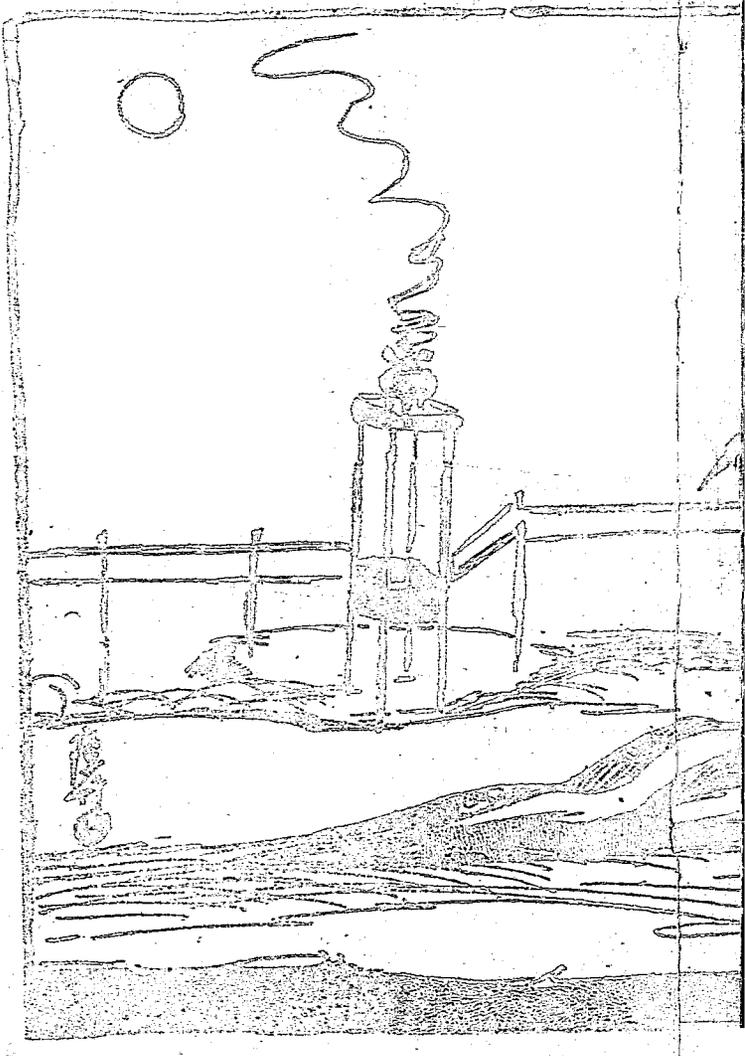


宋宮十八朝演義



上海五權書社發行





857.48

2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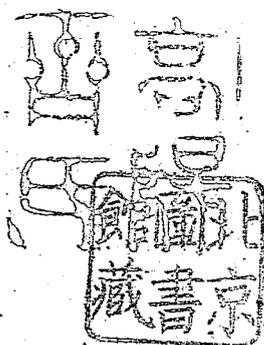
=1



3 0528 0248 9

宋宮十八朝演義

劉涪虞機著



A053442

天意姑斯洵可傷孤
兒寡母劓倉皇崖山
戰敗宗臣死小島公
然殉國殤

右顯宋宮演義

庚午春夢雲

赤子與辜歷劫場貽謀皇祖豈云臧
剔憐宗室三千輩女婢男僮軍大半
一代青樓負盛名驚才絕艷足傾城
祇緣小厖蟲劫佛火蒲團了此生

右兩絕顯宗宮演義 脫沙寧

庚午春 吳門陶鳳子

黃時可題宋宮詩四絕

赤子何辜。歷劫場。貽謀皇祖。未爲臧。可憐宗室。三千輩。奴婢
男。僮事犬羊。
移徙緣何絕。不饒失明。祇爲泣。終宵箏瑟攪。亂雲州道。又首
長途撫爾創。
百年虜運劇。披猖馬上馱。歸宋帝皇公主。如花牽亦去。嬌啼
宛轉。閱滄桑。
天意如斯。洵可傷。孤兒寡母。走倉皇。崖山戰敗。宗臣死。小鳥
也。應視國殤。

劉大白題宋宮詩四絕

禁林並馬撻于飛。錦轡銀靴峽蝶衣。一剎那間人不見。官家懷抱小徐妃。

女真之族狼如羊。歲幣年年費料量。儘有會心誰識得。相公高樂半間堂。

玉女金縉實汗梁。吁嗟十國蟹無匡。報施天理原無爽。血亂終於狩朔方。

不覺朝曦射曉窗。星星燭火在玻缸。癡淫堪笑驢駒媚。肉感香時大體雙。

張處機題宋宮二絕

將軍十盪氣何雄。嘗膽毋忘兩梓宮。叵耐趙家天子在。
小朝廷裏慣和戎。

一代青樓負盛名。驚才絕艷足傾城。祇緣小歷蟲沙劫。
佛火蒲團了此生。

陶序

吾深信寫歷史小說，實在在我們筆墨界中，是一件最喫力而不容易討好的工作；當在落筆時，因為被正史牽拘之故，常常不能揮灑自如；而且剪裁的手腕，如果運用得不怎樣巧妙，全書的情節，最易枯窘散漫，使讀者「昏昏欲睡」。我也曾寫過好幾種關於歷史方面的小說，所以就能深知其中的甘苦。國內歷史小說，寫得最好，并且最膾炙人口的，要算三國志演義一書了；可是在一般所謂通人看來，却還不免有「三假七真，淆惑觀聽」之譏。再以西洋的說壇論，除着法國的仲馬，獨能因寫歷史小說，而特別地享到盛名以外，其他因寫歷史小說，而能得到美譽的，就很少很少；甚至有本來在小說界方面，很負聲望，却因偶寫關

於歷史方面的小說，以致遭到文學批評家的譏彈的。好像波蘭的顯克微支他的短篇小說，是寫得極好的，後來他曾經寫過一部歷史小說，書名你往何處去。有一位著名文藝評論者，却評說：「顯克微支先生，只要寫些短篇，也夠享名了！你往何處去」一作，實在是多事，這是反足以有累盛名的。」照這幾個例子看來，歷史小說的不容易討好於人，可不是格外顯著了麼？那知在近幾年來，中國寫歷史小說者，却特別不少。他們似乎未嘗以為喫力，也未嘗以為不能討好於人。不過我敢不客氣地說一句老實話：「在這車載斗量的作家中，好手固然有，劣筆真不在少數。」吾至可敬愛的讀者們，要是你有讀歷史小說癖的，要是你喜歡看新出版的歷史小說的，我請你們對於你的讀物，不可不用一副「沙裏淘金」的手續，把亂沙淘汰了，把金子拿到你手中去；千萬別把亂沙當做金子看。

我現在新近在亂沙中，掬得一塊好金子，我要獻給全國的愛讀歷史小說的那麼在那裏呢？請看罷！就是這一部李逸侯趙夢雲二君所撰述的宋宮演義了。李趙二君真是一位寫歷史小說的好手。他寫這一部小說，把宋朝一代的朝野史實，竟能運用得這麼巧妙；剪裁得這樣經濟；所寫的人物，又是這樣的生動；所述的故事，又是這樣的豔異；頁頁都能引人入勝，再也不會使人纔讀了數字數行，便昏昏欲睡，把書拋了。這真是國內無數新出版的歷史小說中之一部權威作，而且也是近年來出版界中僅有的一種名貴東西。於是我非但想把這一部宋宮演義，獻給於愛讀歷史小說者，並且還打算貢獻給全國的文藝愛好者。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廿六日，陶塞翠敍于上海辛家花園之小望瀛樓。

席序

自陽翟大賈，以懷孕美人移人宗祚後，雖以祖龍之橫絕一世，其兇鋒暴力，亦祇車裂嫪毐，尸於朝市，而於生身母后，則屬毛離裏，擯之而終於不絕。然而秦宮之史，牆茨不掃，難言之矣！嗣是以降，三漢兩晉，而南北朝，以迄隋唐，宮闈以內，穢德彰聞，幾於史不絕書。其甚焉者，臭漢髒唐，笑枋百出。而如西晉賈后，身爲國母，竟至日選精壯，洩所肉慾。蓋人生遭際，不論性別，飽暖則逸心生，矧茲禁御，玉食錦衣，無往而不適。乃環境之接觸，左右所給事婢妾之外，無非闈寺，月夕花朝，韶華美

滿，如斯沉悶幽悶之生涯，而從而排遣之。故其流蕩不返，荒嬉姿肆，衍爲故實，曠古所希聞，民間尤未有。宋藝祖產生貴族，高掌遠蹠，卓絕當世，其志行無賴，諳練世情，實與漢高皇相類。結合之十弟兄，如石守信、王審琦輩，奴性之重，視韓信、樊噲過無不及。平時計劃，灰盤密謀，乃弟光義，聿總其成。一日，陳橋驛裏，天與機緣，黃袍南面，宰制天下。而開國之初，卽有杜賢太后，陳綱飭紀，惠家治國，力衷一貫。卒賴其力，有宋三百年中，幾更顛沛，且垂簾聽政之舉，數見不鮮。從無一頁宮史，穢褻其間。芳譽昭垂，令聞不替，豈非貽厥之臧，足增食采於四千餘年哉？迨至崖山一役，胡運天開，一時宗臣殉難，白鳥投流。如太皇太后兩宮懷抱，

猶持三尺之孤，併命波臣，與趙宋相終始。昔袁隨園咏史，有趙家天子可憐蟲一語。而宋宮歷史，得陰教之助，坤維之力，後先輝映，不其懿歟！今茲演義書成，有走伴以問序者，爰乘輿載筆，樂得而爲之序。

民國十七年筍鄉老人序于滬北鐵笛樓。

戴序

李逸侯趨夢雲兩君，手著之宋宮演義，甫經脫稿，以序文爲請。捧讀既竟，乃作而言曰：史載漢之呂雉，唐之武曩，均以母后稱制，顛覆宗祚。後有國者，鑒於宮闈匹敵，咸凜凜有戒心。誠有床第燕私，不知其神器大寶之重。宋有天下，享國之久，綿歷三百年。自太祖篡竊之後，稱尊南面。其母杜太后曰：我兒志行觥觥，夙懷大略，今果然矣！厥後攫疾大漸，憑几未命，顧謂太祖諸昆季曰：汝知汝之所以得天下乎？以周氏之無長君也。汝之諸弟，當依序禪位，夫然後及於德昭。太祖泣應曰：諾。而

山陵崩。蓋幼冲踐祚，外庭阿保，雖若姬旦之賢，而國家魁柄，不能不潛移諸中宮，迨至大命由己，生殺予奪，可以崑制，則其禍害有不忍言。而荒嬉穢亂，龍漦燕啄之醜，勢將層出而不已。此即呂武濬兇專政之由來。杜太后識微知著，故有斯遺囑之言。而於宮籙之間，陳飭綱紀，嚴干政之大防，凜不可犯。意者別有心法，垂爲典章，昭示來許。祇以禁闈事祕，內外史官，闕焉而不詳，是以終宋之世，自杜太后爲始，迄崖山身殉國之謝太后楊太妃止，得名位者，幾五十人。其間賢后輩出，接迹於史乘，初無荒亂淫佚之事實，而維持正氣，匡扶社稷之大勳，不勝枚舉。而如宣仁太后者，至稱之爲女中堯舜，中外古今，不持異議，可謂難能已。

徽杜太后建國之初，貽厥之戒，安能及此！本書演義，共歷宋宮一十八朝，首尾一貫，不遺不溢。是李趙兩君表彰之功，不可湮沒。而書中犖犖大端，且一反呂雉武曌之所爲，陰教留遺，栽培國脈，樂書數語，弁厥簡端。

民國十七年六月戴渭清序于民治書店編輯部。

姜序

宋朝的歐陽脩說：五代時候，亂極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算不了一回事。這個亂世計算起來，差不多有六十年，百姓們的痛苦，到了十分。這時候趙匡胤，便在陳橋驛倒戈，自立爲王，把割據的十國，次第削平，中原一統，這叫做應天順人的舉動。因爲當時的百姓們，個個厭亂，這趙家的營業，便建築在民衆心理上，所以能夠成功。

一天，有一個陳搏老祖，騎在驢背上，徜徉散步，聽得夾馬營的香孩兒叫做趙匡胤的登基了。他老人家心中一喜，不覺的一個筋斗，跌

下驢背。他一邊扒起來，一邊說：天下從此太平了！

我們中國的歷史，日本人叫做膿血史。甚麼原故呢？因為四千幾百年當中，都是些同胞殺同胞的事實，充滿着骨子裏面；尤其是常常受制于外族，並不見到向外發展的一頁。我國的歷史批評家講的話，叫做一治一亂。這種理由，大概是太平日久，人口激增，生產上面便發生恐慌，恐慌到極點，便生出攪亂的局面。

亂世殺人既多，經過了一番淘汰，人也少了，生產方面也寬舒了，便不知不覺恢復到太平原狀；可是這個觀念，到了外力侵入，經濟被迫的現在，根本不對了。

這部書演的是宋宮十八朝，便是趙匡胤家裏的事情。當中描寫的故事，正派的，詐偽的，香艷的，醜惡的，形形色色，應有盡有。閱者們感覺的興味，自有定論。在下講的話，是趙匡胤順着時代性，撥亂反正，走他的幸運。說的對不對，我也不管牠了。

民國十七年六月姜俠魂序于振民編輯社。

韋序

貪夫敗類，載諸經籍，爲世詬病者久。乃不謂堂堂帝主，南面稱尊，而大張饞吻，貪以濟奸，無遠而弗屆，有如宋太祖者，是真不可思議！陳橋變起，玉步遂移。彼周廷之孤寡，固已驅之出國，絕其根株。而十國之偏閏，傲岸自若也。高瞻遠矚，延頸爲勞。於是發蹤指揮，芟夷其國都，摠載其寶器，連騎結編，以實汴梁。其他恩赦各小侯，率其族屬，肉袒牽羊，一一歸命就邸第。嗟夫！就表面言之，化家爲國，豈不堂堂正正，大一統之規模乎！論其實質，則寡人有疾，子女玉帛之私耳。孟昶何辜，乃以

衽席間物，一樽酒間，置之死地，其爲不光明孰甚！而花蓋費氏者，賦詩見志，盤馬競伎，一若俠骨冰心，儼然風度。庸詎知嬌啼宛轉，屈體承恩，終老於妃位而不妒；且媚媚柔嘉而維則焉。蓋女子俯仰隨人，而千古有美人，非可責以大義也。夫惟黷貨好色，旣越常度，則其謬種流傳，而至於不忍言。嗣自兩帝蒙塵，六宮奔迸，稽之趙氏天潢玉牒，宗室男女，汰其殘弱，多至三千餘人，一例被俘，袒跣北行，爲僮爲婢，以饜犬羊。即南渡湖上，亦然荒嬉晏樂，無復氣象。卒至錢塘潮落，宗社坵墟，誦故宮禾黍，銅駝荆棘之詩，未免有情，誰能遣此！試揭史乘三千餘禩，前朝失國之情狀，有如茲膠戾者乎？用是而知推遷之理，無往而復，巧取豪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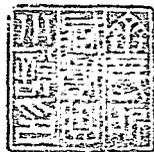
多多不厭。而其大業之成，獲之尤易。故結果之反應，即以其人之道，施諸於後嗣，而罹禍也尤酷。史家之載筆也，上關體制，且以本朝掌故，不免曲爲之諱。後世演義之作，則揮議自由，允宜詳盡。余以宋之開國也，貪，而色荒且無藝，表而出之，以昭炯戒焉。

民國十七年六月韋蘭史序。

宋宮十八朝演義目錄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淡月疎星唐宗禱告 | 紅光紫氣宋祖誕生 |
| 第二回 | 偶求良友跳出樂窩 | 巧遇異僧指明迷路 |
| 第三回 | 從征北漢奮武揚威 | 隨伐南唐披堅執銳 |
| 第四回 | 虎鬥龍爭掃平江北 | 稱臣納土收復淮南 |
| 第五回 | 美女聖君不勝酒力 | 孤兒寡婦莫保皇基 |
| 第六回 | 應天順人法堯禪舜 | 形單影隻帶恨含愁 |
| 第七回 | 綠酒筵前穠歌豔舞 | 紅燈影裏密愛輕憐 |
| 第八回 | 兩孤臣火裏盡孤忠 | 三勇將水邊施勇猛 |



第九回

趙太祖杯酒釋兵權

郝夫人侃言談婚姻

第十回

皇姨招配輕擲彩球

都監賞軍大啖人肉

第十一回

雪夜寒天訪存賢相

蟲雷掣電驚倒美妃

第十二回

月白風清鍊師見鬼

酒酣耳熱蜀主填詞

第十三回

三戰三逃蜀軍敗績

八攻九勝宋將成勳

第十四回

修降表李家成世業

受國俘宋主害相思

第十五回

竇儀學士獨知掌故

花蕊夫人兩顯才能

第十六回

采蠶采旗殿庭奏舞

媚猪媚狗宮院尋歡

卷二

第十七回

漢劉緄與邦見辯才

唐李煜荒政譁舞術

- | | | |
|-------|-----------|-----------|
| 第十八回 | 和尚遊倡昏君作客 | 士人詣闕大將專征 |
| 第十九回 | 白衣紗帽一時待罪 | 斧聲燭影千載傳疑 |
| 第二十回 | 違盟言繼承大統 | 納土地賓服天朝 |
| 第二十一回 | 降漢主詩成平晉縣 | 伐遼邦兵敗高梁河 |
| 第二十二回 | 趙太子捐生橫寶劍 | 楊令公殺舞敵金刀 |
| 第二十三回 | 救妹夫反中奸計 | 陷皇弟獨逞奸謀 |
| 第二十四回 | 歡天喜地頌德歌功 | 發憤成狂操刀執挺 |
| 第二十五回 | 曹彬失律屢戰屢逃 | 楊業敗亡盡忠盡節 |
| 第二十六回 | 君子館邊棄甲喪師 | 王孫亭畔揭竿起事 |
| 第二十七回 | 殺貪吏民衆吐氣 | 立儲君朝野歸心 |
| 第二十八回 | 雀舌龍芽賢后納忠諫 | 魯陽燕角良將退敵兵 |

第二十九回

慈壽宮中叮雷垂誠

潼淵城北踴躍用兵

第三十回

假造天書說神搗鬼

大興土木勞民傷財

第三十一回

謀衣謀食美人奏技

作威作福賊子弄權

第三十二回

諸奸並發丁相徙邊

一病長眠李妃謝世

卷二

第三十三回

結私怨一言罷官

承新寵二美感主

第三十四回

爭獻納使臣識大體

立戰功良將鎮邊陲

第三十五回

定變亂中宵鬧宮禁

運奇謀元夜入崑崙

第三十六回

定大計勸立儲君

陳孝道替旋國母

第三十七回

撤簾歸政退處深宮

變法維新游登臺閣

- | | | |
|-------|----------|----------|
| 第三十八回 | 罷舊臣書生當國 | 與重兵諸將平戎 |
| 第三十九回 | 臨瀛閣神宗聞私議 | 安上門鄉俠鬪流民 |
| 第四十回 | 議疆界失地七百里 | 開邊愛屠民五萬人 |
| 第四十一回 | 曹后憐才免與冤獄 | 神宗盡孝謹守遺言 |
| 第四十二回 | 調兵遣將五路興師 | 棄甲拋戈全軍敗績 |
| 第四十三回 | 築城永樂辱國喪師 | 奮戰蘭州斬關奪寨 |
| 第四十四回 | 獻陰謀走謁高公繪 | 徵政見馳問司馬光 |
| 第四十五回 | 罷奸邪太后任忠良 | 爭意氣朝臣結黨派 |
| 第四十六回 | 樂新婚天子畫眉 | 犯衆怒婕妤丟臉 |
| 第四十七回 | 郝總管相府定奸謀 | 梁押班公堂鑄冤獄 |
| 第四十八回 | 閃電驚雷天良重現 | 殘脂零粉舊愛難忘 |

第四十九回

誣賢妃兩番擬詔

破敵兵八面埋伏

卷四

第五十回

劉賢妃正位中宮

向太后傳旨立嗣

第五十一回

因果循環章惇食報

賢奸混淆蔡京弄權

第五十二回

揮涕淚王后陳詞

隱姓名安民刻石

第五十三回

采花石小人作威福

召神將天師弄元虛

第五十四回

勤政殿進言排異己

太清樓賜宴集羣臣

第五十五回

疑神疑鬼雲氣現樓臺

卽假卽真仙人拋鉢盂

第五十六回

玉華宮劉貴妃作舞

瓊林殿蓀太師題詩

第五十七回

晚香坊裏天子尋歡

神母谷前妖民稱亂

卷五

- | | | |
|-------|-----------|-----------|
| 第五十八回 | 張叔夜截海獲宋江 | 韓世宗搜山擒方臘 |
| 第五十九回 | 外交失策結金攻遼 | 邊將無能喪師納款 |
| 第六十回 | 結綵放燈庶民同樂 | 攻城掠地胡騎逞雄 |
| 第六十一回 | 黜奸邪臨朝除舊惡 | 曠聲伎別院結新歡 |
| 第六十二回 | 情書一紙險羅殺身災 | 和約四條釀成亡國禍 |
| 第六十三回 | 易質請和敵兵北還 | 微服冶遊上皇南幸 |
| 第六十四回 | 荒唐雲雨枕畔吐真言 | 固結恩情神前立私誓 |
| 第六十五回 | 血染皇都忠臣戰死 | 尸橫禁苑宮女捐生 |
| 第六十六回 | 孤臣死節千古留芳 | 二帝蒙塵萬民隕涕 |

第六十七回

軍前就死烈妓殉情

酒邊作歌皇后受辱

第六十八回

忘廉恥入宮獻媚

懷仇恨結黨行奸

第六十九回

沮車駕巧使美人計

遭兵災驟陷廣陵城

第七十回

陷番營輸金贖愛女

劫宮眷塗面扮強徒

第七十一回

救危難梁紅玉殺賊

入宮闈沈昭容承恩

第七十二回

跋扈將軍稱兵犯禁闕

風流天子掩淚出宮門

第七十三回

大將勤王討平逆賊

君王復辟分封功臣

第七十四回

宮中試浴盪漾春情

舌上翻瀾橫肆冤誣

第七十五回

藍宮娥妄施詭計

梁夫人平反奇冤

第七十六回

索宮嬪圍城驚變駕

乘樓船航海避金兵

第七十七回

鐵強敵桴鼓助戰

突重圍火箭收攻

第七十八回

香消玉隕深院發哀音

魄散魂飛孤城聞匪警

第七十九回

斬盜誅囚中途設伏

勤王禦敵各路興兵

第八十回

賣國求榮劉豫稱帝

撒嬌獻媚錢氏受封

第八十一回

百般苦楚席地幕天

萬種淒涼雁聲笛韻

第八十二回

泣楚囚遣使修書

用漢奸引狼入室

第八十三回

投峻劑庸醫殺人

竊高位奸臣誤國

卷六

第八十四回

孤魂何寄火葬遺骸

異域相逢桑悲歷劫

第八十五回

吾謀不用主將乞休

有隙可乘夫妻同惡

第八十六回

承恩寵妙舞媚新君

陷忠良奸謀傾社稷

第八十七回 屈節求和韋后歸國 密謀篡位金主喪身

第八十八回 誅殘暴金邦立新主 驚譁變宋將墜前功

第八十九回 求陵瘞遣使議和親 立社倉及時施仁政

第九十回 壽皇禪位頤養天年 中宮擅權離間父子

第九十一回 怙勢作威玉手貯錦盒 直言極諫碧血染丹墀

第九十二回 立新君趙汝愚定策 殺良相韓侂胄專權

第九十三回 假虎威專權逐朝士 逞狐媚設計惑君王

第九十四回 喪師辱國諸將無能 決策鋤奸權臣伏法

第九十五回 中途避雨巧遇王孫 平地生波擅易帝主

第九十六回 滅世仇班師獻俘 朝天子論功行賞

第九十七回 喪元良僉壬作相 傳捷報飾詞欺君

第九十八回

拘使臣擅開外疊

畏權奸慘殺宮嬪

第九十九回

汪立信舍身殉國

陳宜中上疏除奸

第一百回

虜幼君宗社覆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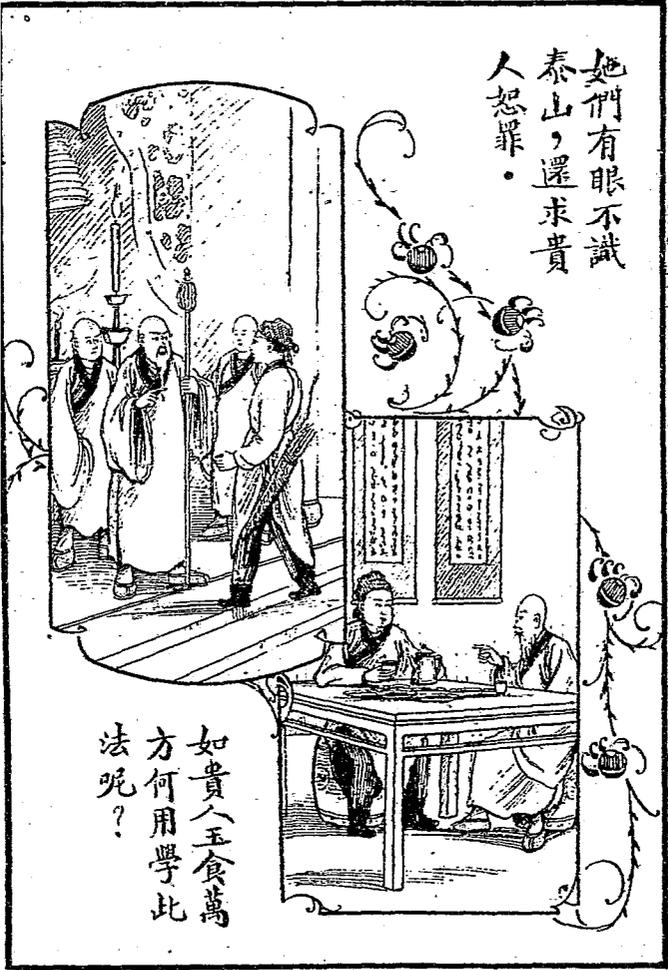
支殘局忠臣教死

凌月疎星，唐宗禱位。



香孩出矣，
滿室生光。

她們有眼不識
泰山，還求貴
人恕罪。



如貴人玉食萬
方何用學此
法呢？

見那旗上繡着一個郭字



祇見他躍馬橫
槍逢人便殺

趙匡胤道：
見不敢奉
父命而擅
開皇城。



你們大家來看！這皮笠
上不是留着劍痕麼？



見他顯的皇嘗花
覽勝樓。

宋宮豔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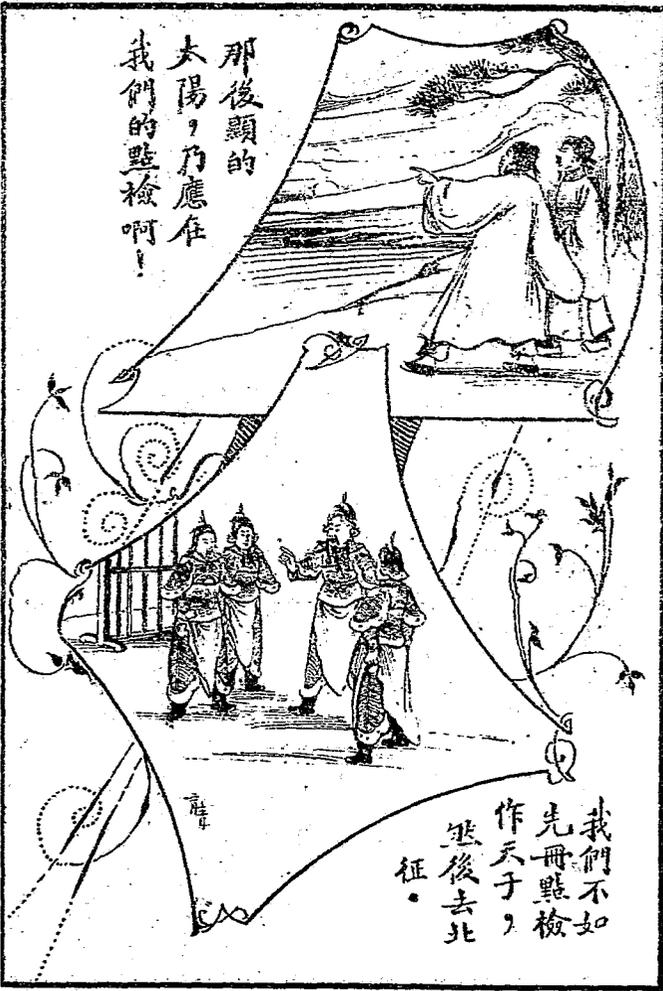
第五回

五



忽見上面携着
點檢作天子
五字。

那後顯的
太陽，乃應在
我們的點檢啊！



我們不如
先冊點檢
作天子，
然後去北
征。



一時祇聞一片
和婉的音樂聲。



她也顧
不得侍
女在旁
就時的
一聲哭
了。

宋宮艷影圖 第八回

石守信早將一個人分作兩段。

他說罷，即
舉火自
焚而
死。



太祖道：
這是不難知。
道個皇帝位
子誰不想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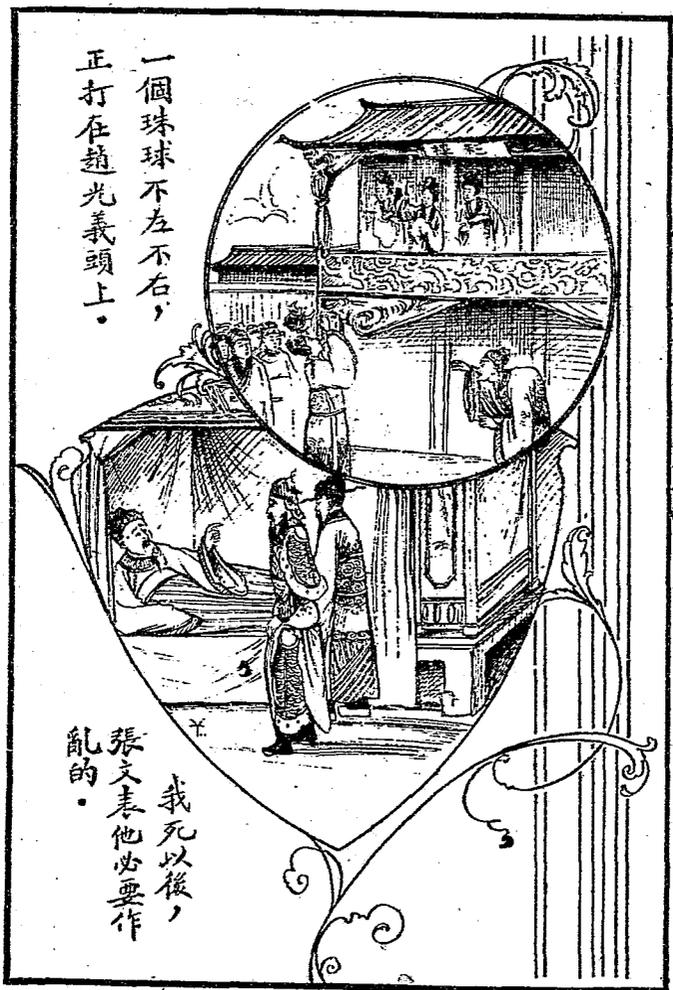


宋宮豔影圖

第九回

忽見太湖石後
轉出個絕代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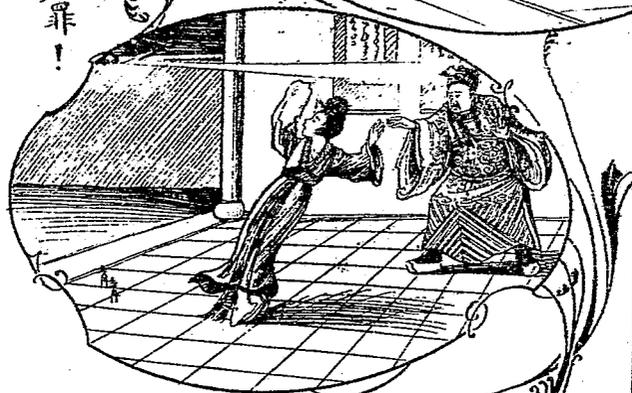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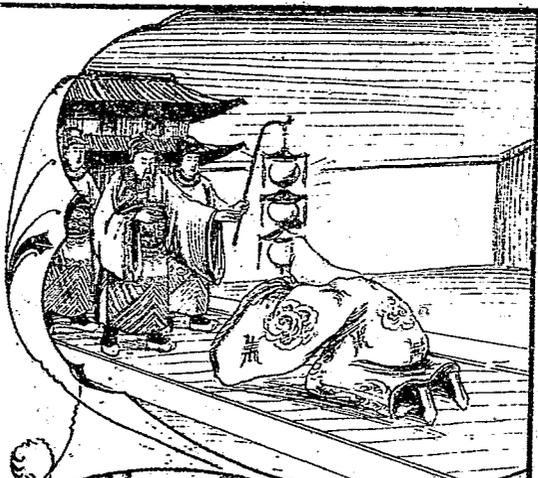
九



一個珠球不左不右，
正打在趙光義頭上。

我死以後，
張文表他必要作
亂的。

臣接駕來遲，衣冠未整，死罪死罪！



祇見一道白光向她頭上擊過來

宋宮艷影圖

第十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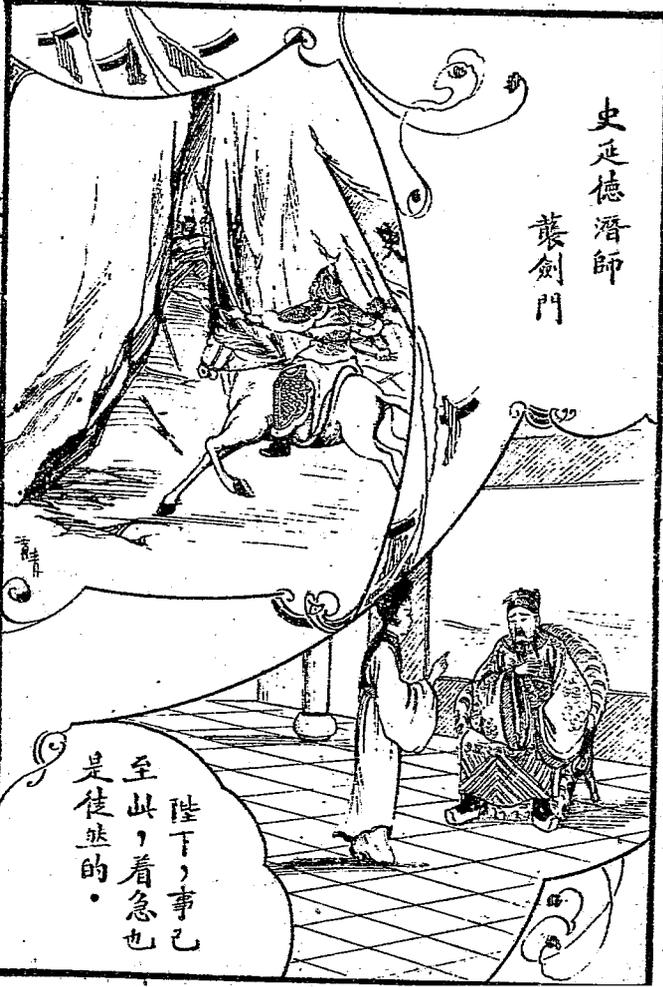
是人呢兒呢？怎這般深
夜在此吟詩？



後主便
同花蕊夫人
在摩訶亭同飲起酒來。

史延德潛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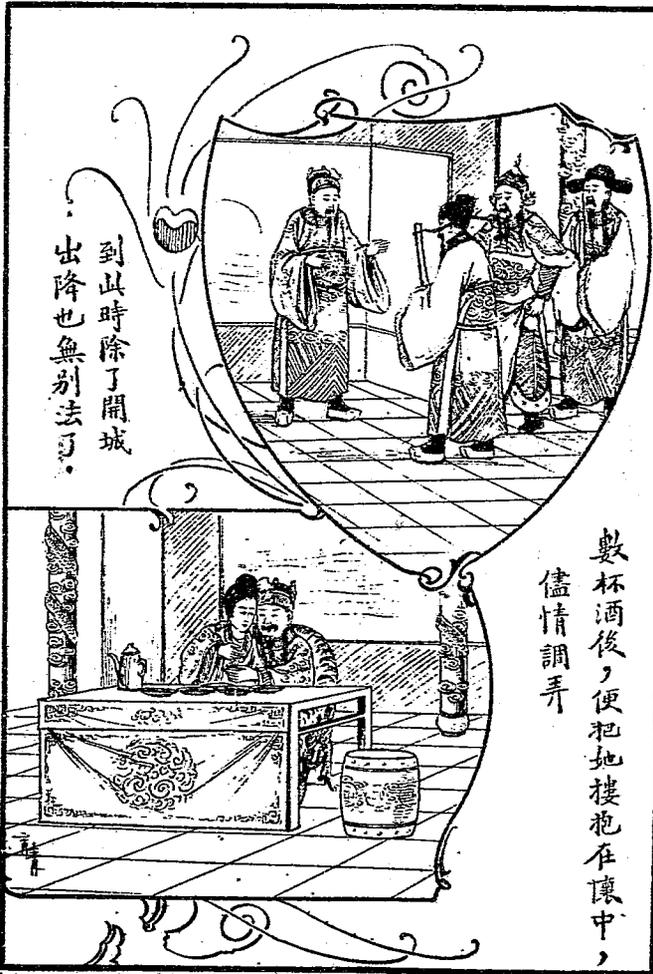
襲劍門



宋宮豔影圖 第十三回

一三

陛下，事已至此，着急也是徒然的。



到此時除了開城
出降也無別法了。

數杯酒後，便把她樓抱在懷中，
儘情調弄。

寶儀便
應聲對
道：「前
蜀王衍當
日曾有此
號。」



花蕊夫人忽然飛騰而起恰
落到太祖馬上。



新后冊立的典禮，想陛下已籌備停妥了。

劉張大加寵幸，賜號給她，叫做媚豬。



至城中無人拒守，
劉錕乃出城投降。

不料皇帝
舞蹈起來
竟比宮裡
的舞女來
得好看。

忽見一僧
擁一妓於懷，用臣觥
的酒為中飲。



太祖鄭重誥誠道：卿去江南
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
使自行歸順。

李煜率領諸臣往曹彬
大營請罪。



但見晉王在燭光影裏
離席，像退避的形狀。





翌晨，晉王趙光義
遂即皇位。

錢留婆呀，歡喜你長成
到這樣子啊。

回御營，
親寫詔諭，
用箭射入城中。

臣教駕來遲，
使陛下受驚，
罪該萬死。



廢兒廢兒！

為何要自尋

短見？

蕭咄咄的好頭顱，
便飛落數丈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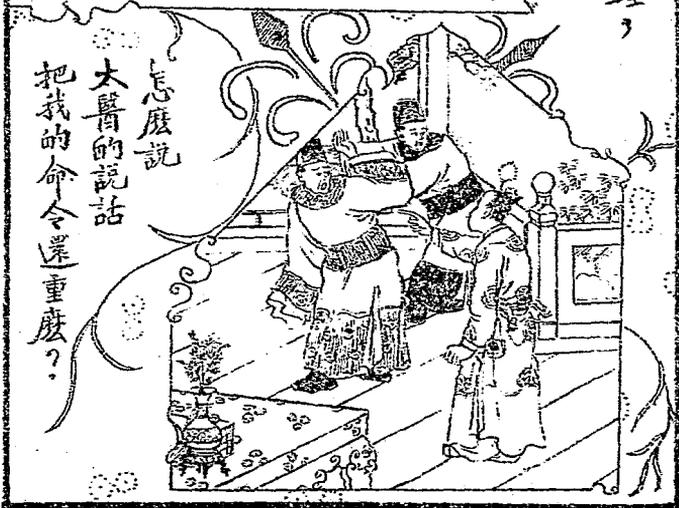


起先與他談論治國家的道理，
陳搏答對如流。



畫坊

怎麼說
大醫的說話
把我的命令還重麼？



我豈是惜死的人麼？



連去
連去！

莫顧慮這些。

爾平常好經度邊事，
而今倒送死來着嗎！

朕得寇準，就像
文皇得着魏徵啦。



我的本心：
原想領尊
大家爭回幸福。



人心歸向太子，
將置朕於何地呢？



幽竹

朕冬夕聽着
卿的說話，
頓開茅塞。



公擁着重兵，
竟爾懼怯至此，
真乃不及一婦人。



不必要號令
一齊跟着跪下。

聖上勅旨雖承認給
到百萬……

宋宮豔影圖

第二十九回

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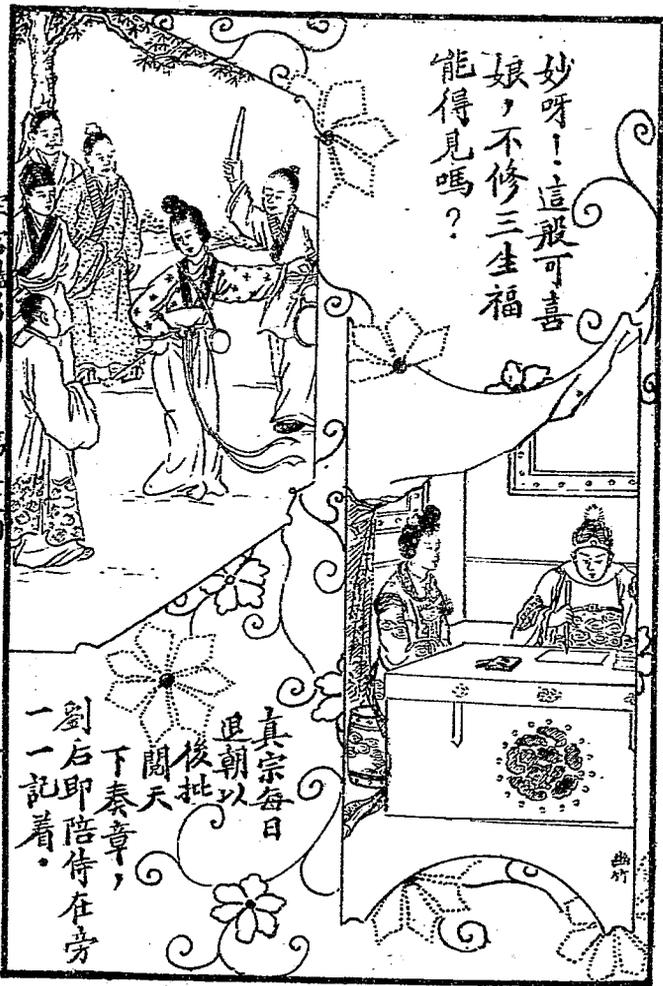
孝回家裏放開

一看，那裏是酒
乃是一尊珠子。

像你這等一
個美人，還愁
沒衣穿沒飯吃？



幽竹



妙呀！這般可喜
 娘，不修三生福
 能得見嗎？

宋宮豔影圖

第三十四回

真宗每日
 退朝以後
 批閱天章，
 下奏章，
 劉石即陪侍在旁
 一一記着。

三一

怎麼這等遲疑爾亦與
了謂同謀嗎？



怎麼這等狂率！
倘然太后加罪，
豈不是累及舉薦人嗎？

呂夷簡忙上前迎着
請教。



兩個尤物於仁
宗前爭妍獻媚，
引得仁宗心迷神昏。



幸得曹后
看護殷勤，才漸
復元了。



富弼將國書呈奏
仁宗道：「樞區想
陷害微臣。」



那裏來這許多
聲音待朕出去
看來。



正說着，忽覺香風
撲鼻，聽得嬌滴
一聲：「萬歲娘，受驚了。」



但見張貴妃从眸緊閉。



曹太后對二人
嗚咽流涕，
具說英宗變態

請陛下早立皇太子以安眾心。



要曉得不誅除異議，
新法便不能行啦。



有一百多人來到
能本帳下投效，能本
一一溫言撫慰收下。

祇聽得那閣子裏有人在
喊：「查」的說話。

正在疑難
莫決，忽銀臺司
呈上急奏。



萬一夫涉無效，凡臣
擬用武力解決。



李乾德乃召集
將兵開緊急會議。





宋宮豔野圖

第四十回

四一

常與田父野老
徜徉山水

今日是甚麼
時日了?!

高太后忙命內
監召官家來。



忽見一騎快馬踏
雪飛馳而來。



請發命令擊他一陣。



天下人才實多，
幸得有司馬光
在着。



那裏有閒
心兒來領畧這
些花香鳥語呢！

從今日起，且暫時閉門深居，
勿再進宮來！

公想改免役麼？



此乃蒙太皇
太后及皇帝特達
之知啊！



哲宗給她畫眉。

咕咚一聲，竟然
跌倒地上。

日後可別怪咱家
沒有給相公留情面。



宋宮豔影圖

第四十七回

哲宗方與劉婕妤
在後苑飲酒

四七

當日給孟后画眉的
那枝柳煙筆，居然
留在這裡。



君可曉得元祐年
間獨不加恩經畧
使的緣故麼？

母后為甚麼事傷心？



看我與你
決一死戰！

宋宮離影圖 第四十九回

四九



躍者便去報告
章停。

不幸夭折了，難道
哭得他活嗎？

皇太后在宮裏
一笑歸天了。



不是這樣講的。





祇見王后正在
伸紙揮毫。



哥！到而今死却
這了。

碑石可毀，奸黨的
姓名萬不可滅。



每日入
宮問安，總是
她代傳報。

就這裏步
行宣和殿去罷。



有事總向徽宗請親
用筆手詔。



抬頭雖見，
嚇得啊呀一聲。



他跪在那鉢前，恭恭
敬敬磕頭不已。



小劉貴妃教那八十名舞女的
化裝舞。



小劉貴妃遵
旨端酒敬茶京。

好呀！今天甚麼好風
免把你吹過來啦？



陛下覺得怪悶的嗎？
臣妾唱個曲兒
侑酒。

既似和雷可親，又覺
威嚴可畏。



輕舒後臂，
把方臘提到馬上，
往原路馳回。

願依台命。



宋宮點影圖 第五十九回

莫着急！
還有一計在此：
祇遣使約金國助攻
南京就成功了。

五九

這金杯是御前
寶物，休得
偷去！



我正受
命來此，宣撫
並非奉命來此守
土呀！

話聲未絕，
忽聞門內有人咳嗽。



剛纔去的是誰？
不妨與我直說。



邦彥邦昌
又在帝前一吹
一唱的恁嚇。

惟有康王入謁長
揖不拜，面不改
色。

這裏向不招
待生客，
對不起。



這位大人物！

宋宮點影圖

第六十三回

六三

見一美貌宮娥
跪在丹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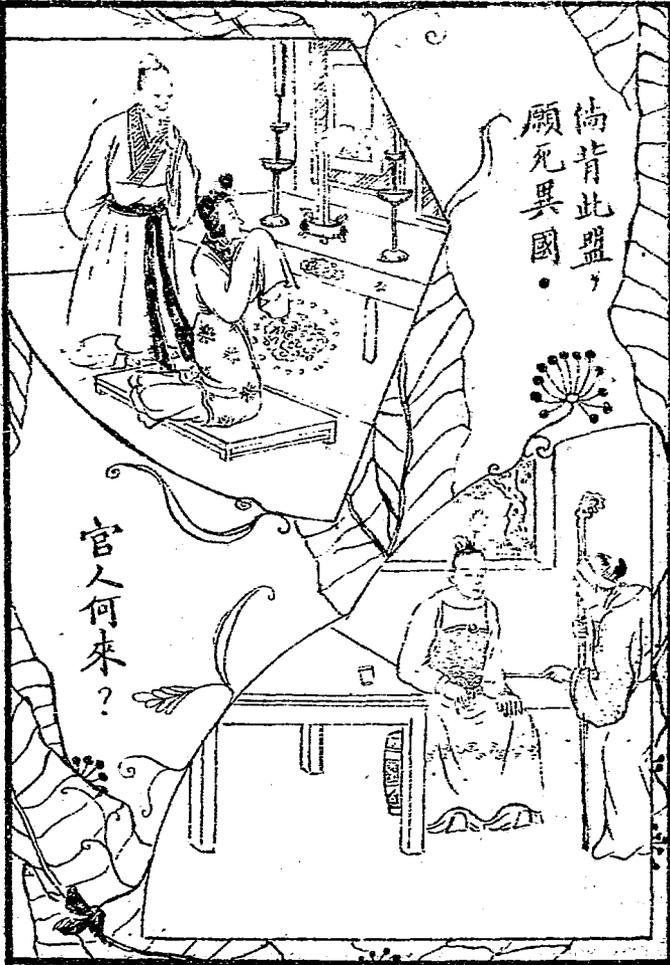
好像發狂似的，
不顧兵戎直
衝。

他相貌堂堂，
因慕名南來
訪你。



你既識得朕本來
面目，也不用瞞你。





倘肯此盟，
願死異國。

宋宮離影圖

第六十六回

官人何來？

六六

久慕你的美名，
正愁找不到你。



澤利石
衣要與她同坐，
未候怒欲格之。

宋宮豔影圖

第六十七回

六七



陛下請
嘗甘蔗老
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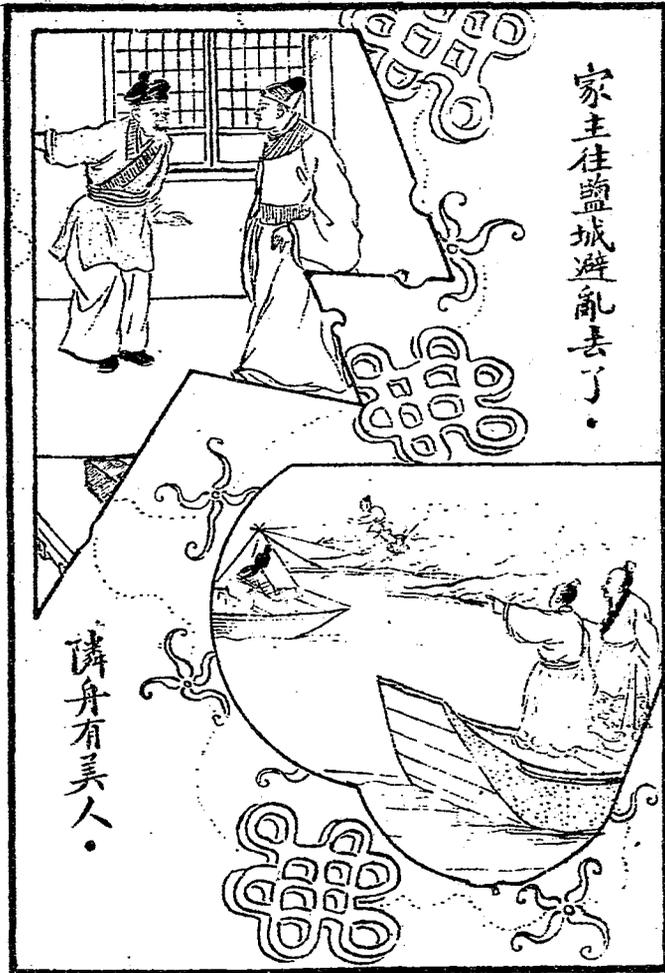
這
是
雪
藕
，
像
不
像
？

只怕你入宮後得
不到聖恩寵眷。



借看講經為
名，打算點醒黃汪
二人。

家主往鹽城避亂去了。



隣舟有美人。

狗強徒！怎敢目無法
紀，強搶良家女子！



宋宮豔影圖

第七十回

這是我送的川資，
祝你此去青雲得路。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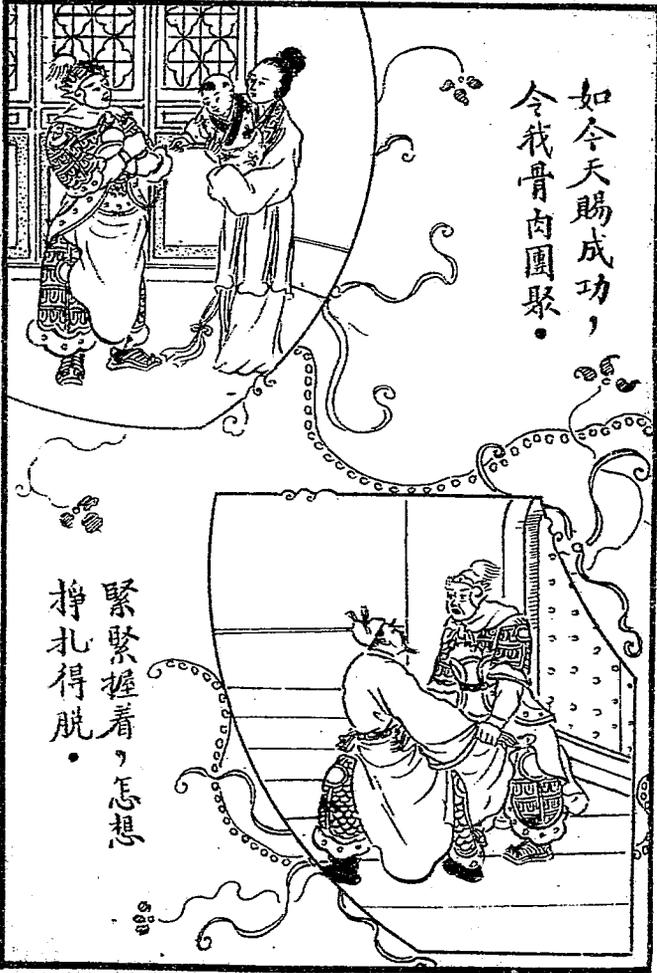
正在玩賞間忽被了頭喚醒。



陛下自有新寵，隨侍何用，臣妾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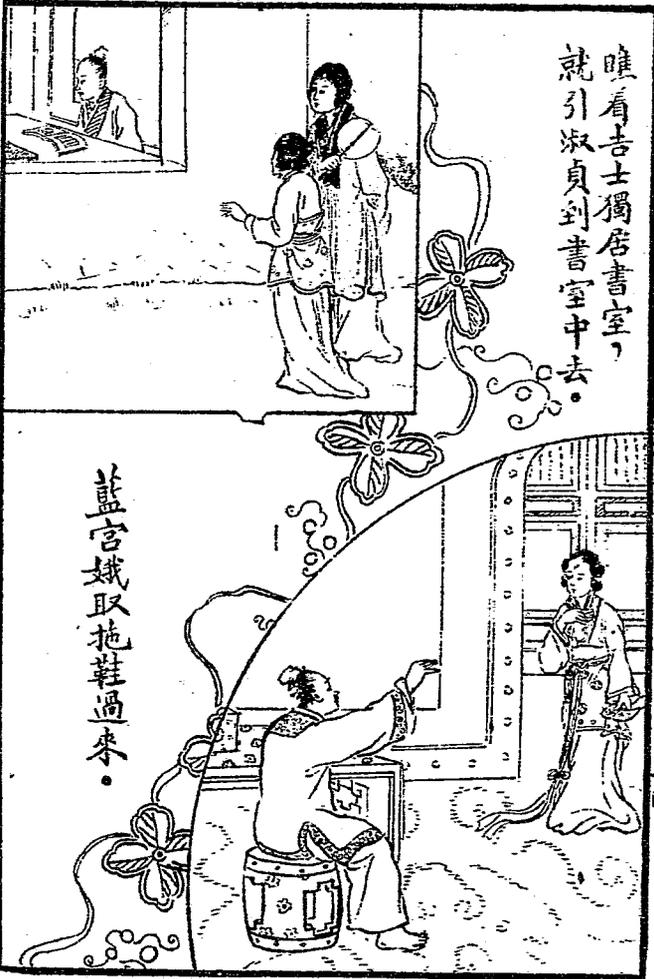


如今天賜成功，
令我骨肉團聚。



緊緊握着，怎想
掙扎得脫。

瞧着吉士獨居書室，
就引淑貞到書室中去。



藍宮娥取拖鞋過來。

這個東西剛從地下
掘起娘，請看。



夫人進宮，
可為拜認義母而來。





她在窗口調
弄鸚鵡。

宋宮豔影圖

畫竹

第七十六回

一尾很大的白魚躍入帝舟

七六



原來詔書中一味褒獎，



他元氣已耗盡。

若得奪回宮眷，便是
你的大官。

張浚勃然大怒，揮之使退。

宋宮豔景圖

第七十九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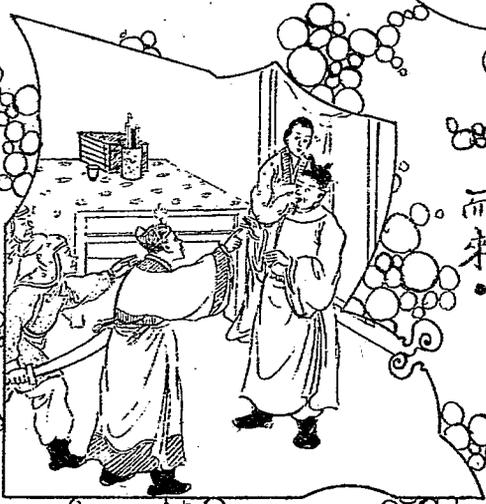
七九



睚見室中
只有個老婦



我為尋錢
而來





我看這個
夫人回特來照料
你們的。

你是北方
胡奴，一朝得志，竟
敢侵凌上國。

宋宮豔影圖 第八十一回

八一



五祖宗
二百年
基業羅外國的腥羶。

此文是你們的
一家呢？

除了你，那個
够得上冊封皇后。



宋宮豔影圖

第八十三回

你能指國家於盤石之安。

八三

這是什麼
神像？

趙公適從何來？





我們倆同病
相憐。

秦檜就把心事直說。



素知你口
才靈敏，它能不負我
的重托。

同你去見
貴妃
娘。



你且耐性安居，歸國
後必替你設法。

不營地願不願
硬先拖着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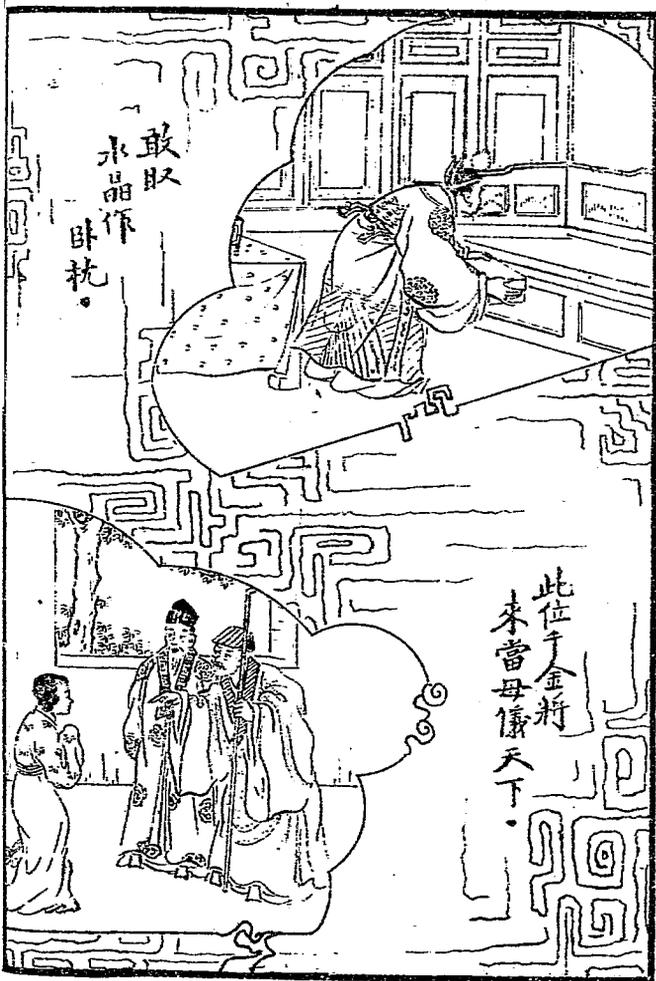
這豈是你的獻
書麼？

豫地的容祝性情
儘可繼位中宮

宋宮豔影圖

第八十四回

八九



敢取
水晶作
卧枕。

此位于金將
未嘗母儀天下。



難道你
是全無
心肝的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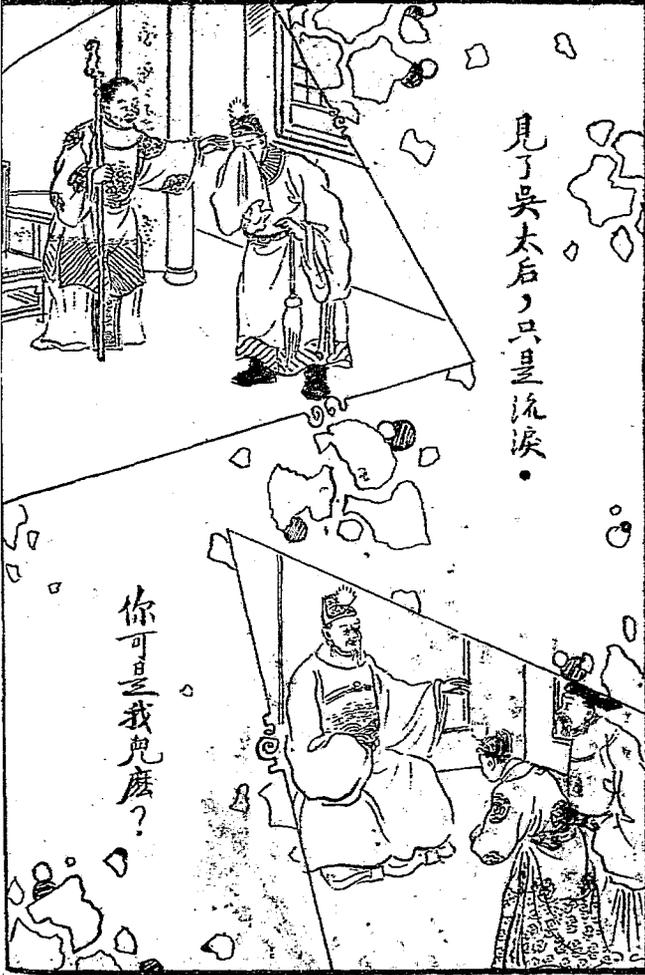
皇上病到如此，你
不在榻上侍疾，往
那裡去了？

宋宮豔影圖 第九十一回

九

見了吳太后，只是流淚。

你可是我兒麼？





處士呂祖泰擊鼓請誅
侂胄。

臣妾備有佳肴，
請陛下臨幸！

宋宮蠱影圖

第九十三回

九三



一手搭着楊妃進寢宮。

帝宗面裏除佞賈
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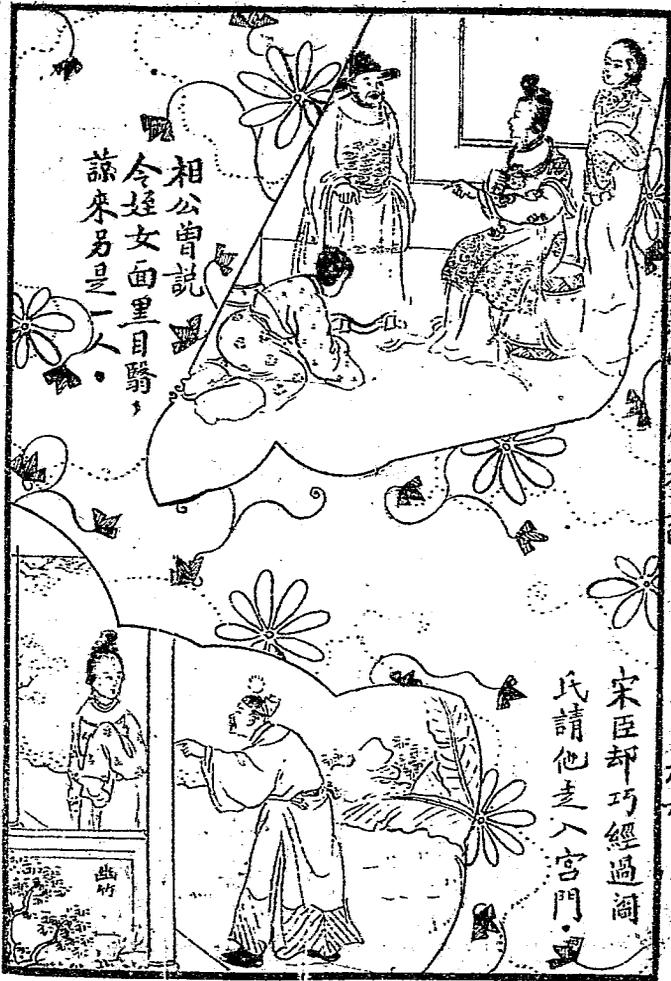


兩位少年，
和是下甚麼稱呼？

竟被萬丈清絲
束縛了。

宋宮豔影圖 第九十五回

九五



相公曾說
 令姪女面里目翳，
 諒來另是一人。

宋宮攝影圖

第九十回

宋臣却巧經過闕
 氏請他走入宮門

九六

石覺觸起情慾，
止步而觀。



宋臣有功於閹妃，
時常乞她賞賜優差。



她年紀輕，
竟能識大體。



正在與羣
妾閒蟋蟀。



有無問道
可趨郢城？

一刹那，變成
白銀世界。

宋宮豔影圖

第九十九回

九九



城將破，你先走！



賈團練吳丞相
何以至此

李漢侯
趙夢雲
合著

嚴獨鶴
評

宋宮十八朝演義

劉涌
盧樾
署



宋宮十八朝演義



劉陽 李逸侯撰

桐鄉 嚴獨鶴評

浮生擾擾古今同，名利空餘兩袖風；
 半夜短檠評俊傑，一樽濁酒數英雄。
 雖然有國分南北，試問何人識佞忠；
 三百餘年宮裏事，閒來都付笑談中。

第一回 淡月疎星唐宗禱告 紅光紫氣宋祖誕生

似煙非煙般的霧，
 烘襯着疎星淡月，益顯得素光流綺，銀漢參橫。
 這時，銅壺玉漏，已報

第一回 淡

唐宗禱告 紅光紫氣宋祖誕生



宋十朝演義

第一回 漢

太宗禱告 越光紫氣宋祖誕生

二

三更三點，正是天
人靜，萬籟無聲。那後唐明宗李嗣源，忙整肅衣冠，與皇后出至御花園中。值日的內監，早社光明亭上，擺設香案，焚起御香。明宗與皇后便同至香案前跪下，對天祝告道：生是胡人，因逢世亂，遂被羣衆推爲中原之主，暫承唐統。自擔負重任以來，日夕兢兢，自願無德無才，實不足以君臨天下。願求上天早生聖人，爲斯民作主，撥亂反正，復歸治平。明宗正在禱告，祇見陡起一片紅光紫氣，霎時間把箇洛陽縣夾馬營籠罩住了。明宗一見，滿心歡喜，曉得自己的誠心，已感格上蒼，呈此異兆，定已產生聖人了。於是與皇后叩頭起來，一同回宮安息不提。原來唐朝末年，王綱不振，一切大權，盡外操於將帥的掌握，皇室日以衰微，天下日以紛亂。起先這些擁握重兵的將帥，不過是左右朝政，專擅一切，挾天子以令諸侯，對於唐朝的正統，還是大家縶繫着。後來朱溫頭一箇大膽自己做了皇帝，把唐朝列祖列宗遞嬗相承的正統斬絕，改稱梁朝，便引起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郭威一班兒，大家搶着來做皇帝了。於是所謂梁唐晉漢周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北漢吳越閩楚荆南這五代十國，便前仆後繼，此爭彼奪各爭，一時一地之雄長。可是這些朝代，這些皇帝，或是



宋宮十八朝義



起於盜賊，或是出自戎狄，都是一時僥天之幸，得做皇帝，南面稱尊，並無一箇能夠澄清海宇，統一中原的。而且剛一立國，便起亡國之禍，享國最長久的亦祇得十有餘年，短促的不過三四年便滅亡了。弄得兵戈擾攘，六十年間，差不多沒有一天寧息的日子，生靈塗炭，達於極點。所以歐陽永叔便稱這箇時代，為天地閉，賢人隱的時代。當時那箇後唐明宗雖然不是箇胡人，却是生性純正，仁愛待人。他看着這種亂離的慘狀，便十分痛心；因為自己沒才能去治平它，故採用祈禱的法子，求天生下聖人來，拯救百姓。真是他一誠格天，萬民有幸，經他每夜在御花園與皇后向天祈禱，夾馬營內趙弘殷府中，果然生下一箇奇異的香孩兒，長大來為世救星，開宋朝三百年基業。怎麼叫做香孩兒呢？因為他誕生的時候，有紅光滿室，紫氣盈軒，洞體現出金色，異香圍裹，旬日不散，所以便叫做香孩兒。這箇應運而生的香孩兒，不但是生的時候有這樣的異徵，而且他的家世也是世代官宦，不同微賤。祖籍涿州，高祖名做眺，在唐朝做過永清文安幽都三處的大令；曾祖名做奭，歷官藩鎮，兼任御史中丞；祖名做敬，亦歷任營衛涿三州刺史，都是很有政聲的。父親名做弘殷，驍勇善騎射，在



宋宮十八朝漢義

第一回 漢月陳星唐宗禱告 紅光紫氣宋祖誕生

四

後唐莊宗時曾留典章軍，甚爲同朝所推重。母親杜夫人，是定州安喜縣杜三翁的女兒，治家嚴毅，極有禮法。杜夫人頭一胎生得一位公子，名做匡濟，不幸夭折了。第二胎生的，便是香孩兒。當香孩兒出生的時候，趙弘殷正在明宗駕下做從軍指揮使，奉着聖命，提兵要隨天雄節度使 石敬瑭 赴閩州 征勦閩州節度使 董璋，忽於出征的前一夕，獲此佳兒，夫妻二人，欣喜自不待說。趙弘殷 就喚香孩兒名做匡胤。自來非常之人，生小就能做非常之事，所以趙匡胤 兒時，也就行徑特異。他每常與羣兒嬉戲，便喜排兵布陣，自爲大元帥，指揮羣兒做些戰守攻取的形狀。及至少長，出入營中，他便專事舞刀擊劍，射箭馳馬，又生成豪傑情性，雅好結交那些勇武少年。不數年間，趙匡胤 豪放之名，就傳聞得遐邇共仰，都想一見爲快。有磁州 的韓令坤，太原 的慕容延釗，這兩個也是豪放不羈，五陵 年少，聽說道趙匡胤 的大名，便不約而同的來到洛陽，拜訪於他。三人相見之下，言投意合，頓時成了莫逆之交。每日約到一處，或是較量技擊，或是比賽騎射，或是對茗講古，或是把酒談兵，甚而呼盧喝雉，鎮日縱博。總之，他們三個，日逐必定要一同弄到大家興盡，纔肯各自散歸。本來在洛陽 不



宋宮八十朝演義

少裘馬少年，趙匡胤一出來，就大家前簇後擁的追隨着他，唯他馬督是瞻，一起遊玩；今又加上韓令坤慕容延釗兩個來幫助着，把個趙匡胤更擡舉得聲名日大，交遊日廣了。就實際講，趙匡胤當時在諸少年中，也着實推他是個出類拔萃的；論武藝是他最爲精絕，論見地也是他獨勝一籌，就是凡百遊戲，也是他能夠層出奇計。所以這班少年推他做爲領袖，原是當之無愧的。然而人類至不齊，所謂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凡是被人推崇的人，同時也就是被人嫉忌的人。趙匡胤既然這等被人推崇，自然也就不能免有人要來嫉忌他了。諸少年中有一個叫做史懷才的，最是個量小好勝的人，因爲每事都不能趕上趙匡胤，心中已是十分的不樂意；又見趙匡胤被衆人推崇得像天神一般，不由得越加氣不過起來，便存着一個嫉忌他的心思，要想設法害他一下，出出自己一肚皮忿氣。碰巧這日史懷才家裏，從塞北得來一匹高而且大的黃鬃馬，甚是劣性，無人能制伏得這匹馬住。史懷才想道：這匹馬倒是趙匡胤的好對頭，我何不就牽牠去騙他乘騎，害他跌一個筋斗，至少也使他受點痛苦，落得大家笑話一場。心中計算已定，便走到馬廄中將那馬牽出，他也不備鞍轡，



就牽着一選往趙匡胤一班人日常會集的地方來。真也湊巧，史懷才牽馬走不多遠，正遇有趙匡胤與韓令坤慕容延釗一班人，都騎着馬並轡爭馳而來。趙匡胤一馬當前，看見史懷才牽着這麼雄壯的一匹好馬，便將自己的馬勒住，含笑對史懷才道：「你這馬是幾時得來的？怎麼不備上鞍轡乘騎呢？」史懷才答道：「此馬是新近從塞北買來的，因為牠十分劣性，沒有人駕馭得牠住，所以不敢去乘騎。適才牠在馬廄中嘶鬧的緊，所以我牽牠出來溜散溜散哩。」趙匡胤便仔細將那馬端詳了一回，又對史懷才道：「果真沒有人駕馭得牠住麼？」史懷才道：「實在是沒有人駕馭得牠住，並不是騙你。」趙匡胤笑道：「你就把牠讓我乘騎一回，如何？」如看我來替你馴伏牠。」史懷才故意道：「我勸你還是不要冒險嘗試的好，跌壞了人不是好玩的。」趙匡胤道：「而今你別說這些話，祇問你到地肯不肯把牠讓我乘騎？」史懷才道：「你要乘騎一回，有何不可？我是怕你駕馭牠不住呢。」趙匡胤道：「區區一馬，尚且不能駕馭，將來怎能駕馭天下人呢？你看我的本領吧。」史懷才又故意道：「如此，且待我去攆得鞍轡來。」趙匡胤道：「不必，不必，騎馬何必定要鞍轡？我就同你換一換馬。」說着，就翻身跳下馬來，將自己的馬交



宋宮十八朝演義



與史懷才，從史懷才手裏接過那馬的韁繩，奮身一躍，又上了那馬。那馬果然劣性，趙匡胤剛一上去，牠也不待鞭策，便四蹄怒張，似風馳電掣一般，向前疾奔。這時韓令坤等，深恐趙匡胤墜馬，便連忙一同策馬趕去。那史懷才卻一心要看趙匡胤跌筋斗，也就上了趙匡胤的馬，加鞭直前追逐。趙匡胤騎的那馬跑得異常快捷，不一會便跑有十來里地。前面恰恰有一城，城圍不甚高大，行人卻十分擁擠。趙匡胤心想飛馬入城，行人閃避不及，必定要鬧出亂子來，忙欲收韁回馬。不料那馬正跑得起勁，不聽約束，仍然向前直闖。趙匡胤不覺着急起來，正在馬上設法如何處置，那馬已馳抵城圍。馬高城低，趙匡胤這一撞，將上去，縱然不死，也要頭破血流。趙匡胤不覺呵呀一聲，把身軀向後一仰，一個倒翻筋斗，便從馬後墜將下來。說也奇怪，趙匡胤剛一墜下，好像有人在暗中攙扶着似的，竟是好好的直立地上，一些兒沒有損傷。那馬也停蹄不跑了，好像等待他一般。趙匡胤定一定神，便將那馬帶轉，聳身上馬，從原路回來。那馬也不似適才的倔強，竟從容緩步，徐徐行走，好像先前使趙匡胤翻了個筋斗，受了驚嚇，而今特意安慰他似的。韓令坤等起先遠遠的望見趙匡胤驟馬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一回 淡月疎星唐宗禱告 紅光紫氣宋祖誕生

八

及城，翻身墜馬，以爲一定受了重傷，禁不住心中着急，大呼壞了。史懷才則恰如心願，私自歡喜。旋見趙匡胤身將及地，忽平地迸起紅光萬道，將他的身軀托住，安然直立。那馬亦停於前邊，大家這才一齊驚喜，幸慶他福分不淺。史懷才反倒吃了一驚，才知道趙匡胤不是等閒之人，把嫉忌他的心思頓時打銷，翻悔不該害他。於是一齊迎着趙匡胤道：大哥受驚了！不知究竟跌傷了那裏沒有？趙匡胤道：我是一毫沒有損傷。可是這馬真是悍劣異常，不是我騰挪得快，這顆好頭顱就平地撞碎了。又對史懷才道：而今這馬也馴伏了，總算符了適才之言，可以證明我不是說大話了。史懷才道：好說，大哥馭馬本領，端的非他人可及。一路說着，不覺已回到原先換馬的地方。趙匡胤與史懷才便各自下馬，彼此便換回了馬匹，大家作別回家。自此，同輩中益加敬愛趙匡胤，史懷才也再不敢存心撮弄他了。又過一日，趙匡胤與韓令坤兩個在一土室中樗蒲作戲，韓令坤連呼成白，趙匡胤五擲皆虛。二人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忽然外面一陣鳥雀聲喧，噪得似千軍萬馬的在那裏鼓噪一般。二人人不勝驚呀，便立時停了博局。韓令坤道：難道鳥類中出了怪物不成？好在我們都攜帶着



弓矢，就與大哥出外一觀，如果真的有甚物作怪，我們就將牠射殺，也就算是替鳥類滅除禍患。趙匡胤道：你言正合我意，我們就出去罷。當下彼此挾了弓矢，一同出室。走到外面一望，並不見有甚麼怪異，祇有一羣喜雀，約千百以上，在空際互相搏鬥，噪個不休。趙匡胤道：這真是雀角之爭了。這些雀兒，原本同類，何必這等爭鬥，同類自殘呢？我們就設個法兒替牠解除爭端。何如？韓令坤道：大哥說得有理，祇是這些兒在空中，我們在地上，怎能替牠解圍呢？趙匡胤道：這不難。大凡兩造相爭，牠兩方定有爲首的梟雄。這等危害同羣，自殘其類的狠戾的梟雄，就是鳥類中的暴雀。現在爲除暴安良起見，就不能不射殺牠以示懲戒。你我且分向並舉；你射左方，我射右方，看那個能射得着哩！韓令坤道：就依大哥之言，我們射罷！於是一同彎弓搭矢，分左右射去。祇見颼颼的幾箭，都是箭無虛發，一並射殺了幾個雀兒。其餘羣雀，便立時解了爭端，飛逃得無影無蹤了。兩人方橐弓戢矢，想回到原處，繼續前局，猛聽得一聲怪響，適才做博場的那間土室，竟無緣無故的坍倒了。韓令坤額手道：真天幸！要是我們不因雀噪走了出來，豈不壓死在裏面了麼？趙匡胤道：總算是我們命不該



絕，所以便突來雀噪，引得我們離開險地，避免大難。不過那羣烏雀爲着要救出我們，反喪了幾條命，我們此時真有些對不住牠了。現在祇好把牠收拾來掩埋了，算是撫卹牠罷。韓令坤聽說，果然把那幾隻射殺的死雀，一起收拾掩埋了。看看時候已經向晚，兩人便分手自歸。後來杜夫人聽道這兩回事，深以爲憂，恐怕匡胤往後或至闖出不能避免的禍患，即便與趙弘殷商議，要他在公退之暇也對着管束兒子。趙弘殷是一向爲國勤勞，在家裏的時候很少，所以對於匡胤在家裏讀書的成績，從來就未曾查問過。今因杜夫人提及，便將匡胤喚到跟前，教他要及時攻讀詩書，以爲後日的應用。匡胤率爾對道：父親嚴命，兒自不敢違，祇是治世用文，亂世用武，亦是當然之理。現在中原紛擾，兵戈四起，正是需用武事的時候，兒甚願嫻習武事，以便他日乘時用以安邦定國，建立不世之業。至若文事，兒祇求明其大旨就夠了。杜夫人道：但願兒用功青燈黃卷，換取紫綬金章，繼承祖業，不辱門楣，就是幸事，還想立甚麼不世之業哩！匡胤奮然道：母親教訓的，乃是太平時候做人的道理，不宜於亂世。兒想天生我於亂世，當然不是生我作太平書生，定必別有使命，所以兒雖不才，很



想效唐太宗李世氏之所爲，用一騎馬一桿槍蕩平天下，也像他這樣做一番大事業！趙弘殷不待胤匡說完，一聲斷喝道：還不住口！自後再不許似這等胡說亂道，也不許專門習武談兵，總要用心攻研詩書，纔是立身大本。胤胤見父親發怒，諾諾連聲，答應道：祇見外面一人龍行虎步的走了進來，口裏一面說道：大丈夫生於亂世，正是要負起撥亂反正的大責任，轟轟烈烈地做它一場，纔算不虛此一生！大哥既有志願要這樣做，我就來幫着你做！這正是：

父母縱然無奢望，

弟兄卻是有雄心！

要知說話的是甚麼人，怎能不要通報就走了進來，下回分解。

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史家都道非宋太祖本意，其實卻被宋太祖欺瞞了；本回書敘述宋太祖少年行事，於馭馬射雀言志各段，隨在把他的本意表出，使讀者不致再受他的欺瞞，真是淋漓痛快之筆，而全篇字裏行間，時蘊蓄名言至理，尤爲文字生色不少。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回 偶求良友跳出樂窩 巧遇異僧指明迷路

二二

第二回 偶求良友跳出樂窩 巧遇異僧指明迷路

趙弘殷與杜夫人忙舉目一看，祇見進來一位佳公子，逕趨依匡胤身旁，長得唇紅齒白，玉立亭亭，正是第二箇兒子匡義。趙弘殷見了，益發怒道：小孩子能懂得甚麼，也這樣跟着妄言大語的！嚇得匡義把頭一低，不敢復聲。杜夫人道：你兄弟兩個回書房裏用心讀書去罷！匡胤巴不得這一聲，忙答應着與匡義退了下來，同向書房裏去。趙弘殷嘆道：有了兒子，也是一樁耽心的事！這兩個小子，匡義還算沉潛一點，匡胤却就專門好動，終有一日要闖出大禍來，連累你我的。杜夫人道：我看他弟兄兩個，都是懷着大志的，大郎更是超羣出衆，所以他便不肯埋首窗下，做書生的功課。你我管束得到，固然好；就是一時管束不到，他任意作爲，鬧出亂子，也是命運使然啊！不過男大當婚，大郎已到授室之年，應該趕緊給他配親纔是。或者他有了妻室，能夠安然一些，你我就可以少耽憂心了。趙弘殷道：正是，前日同寅王指揮曾來給匡胤說過一門親事，是賀家的女兒，我當時沒有答應；而今旣這麼說，待與



王指揮再見時，與他說知，就擇個吉日給他聘定了罷。說着，家人來稟：「老爺着人來請，老爺過去，有事商議。」趙弘殷說聲知道了，家人退出。然後趙弘殷又與杜夫人說了幾句話，便起身出來過王府而去。真是公子有緣，婚姻發動。原來這王指揮請過趙弘殷去，非爲別事，乃是重提前議，一方替賀，府作冰人。趙弘殷不再推辭，當下滿口應允，選日下定。因爲杜夫人急切要給匡胤娶親，所以一經文定，不久就把賀家女兒娶了過來，了却那向平之願。匡胤與賀氏，正是郎才女貌，兩口子恰是一對佳兒美婦。趙弘殷夫妻，自是喜悅。在趙匡胤結婚的這一日，熱鬧非常，門裏門外，結綵懸燈，嘉賓滿坐，賀客盈門，說不盡一團歡喜氣象。尤其是那洞房裏，擺設的齊齊整整，燭輝寶炬，香薰沈檀，翡翠衾溫，鴛鴦帳暖，但覺滿室香氣氤氳，燈光璀璨。韓令坤、慕容延釗、石守信、張光翰、趙彥徽一班與趙匡胤交好朋友，都是一色華冠錦服，到來吃喜酒，賀新房。這一夜新房中，真個是歡聲滿耳，喜氣揚眉，支使得這位做新郎的趙匡胤，眼花撩亂，滿心兒祇有歡喜。那慕容延釗原與趙匡胤最契好，又最是年輕善辭令，他頭一個鬧着匡胤道：「大哥今日作了新郎，益發見得要風流俊俏了！你們來



宋宮十八朝義



第二回 偶求良友跳出樂窩 巧遇異僧指明迷路

一四

看他兩道眉兒都帶着俏哩！韓令坤接着道：「這個是有個新名兒的，叫做豔福上眉梢。」衆人聽說，一齊走上來，望着趙匡胤臉上看個不住。趙匡胤被大家這麼一來，不知怎的竟把往日那種豪放之氣逼住了，頓覺兩頰緋紅，走也不是，立又不安。慕容延釗又道：「從今以後，我們或是坐在屋子裏，或是黑暗的地方，大哥若是到來，我們不要看見人，就曉得是他來了。」衆人聽了不解，同聲問道：「這是怎麼說呢？」慕容延釗笑道：「你們不曉得麼？這是個顯而易見的道理啊！因爲大哥從今日起，天天偎倚着新人兒，兩下裏卿憐我愛，就要把那種脂粉香氣，留存在衣上臉上，他一出來，老遠就香氣噴噴的；我們祇要一聞着香風，自然就曉得是他來了哩！衆人聽他如此一解釋，不由得都望着趙匡胤大笑起來。石守信道：「祇怕此後要想見大哥，就不似先前那麼容易哪！他這一入了溫柔鄉，享着豔福，那裏還肯出來空費那甜蜜的光陰呢？」衆人你一言，我一語，鬧得個趙匡胤莫可如何，祇好裝聾作啞，陪着笑臉兒任他們嘲弄。直鬧到漏盡更殘，纔一同辭去。趙匡胤見衆人去了，便與新人雙雙就寢，成就了夫妻大禮。果然兒女情長，英雄氣短，趙匡胤娶親之後，新婚燕爾，夫妻十分歡愛，就把遠



宋宮十八朝演義



大雄心，暫時開置了。一日，天氣晴和，嚶嚶鶯鳴，趙匡胤聽了，忽觸動求友之心，便憶及韓令坤，慕容延釗，多時沒有會見了，忙去尋訪他們，盡都出門去了，祇得悶悶而歸。於是趙匡胤心下，便又活動起來，也想到遠方去走走。光陰荏苒，不覺已是漢乾祐年間，趙弘殷奉命出征風翔，戰勝了王景，積功擢升爲都指揮使。趙匡胤自思：此時還不出去建功立業，難道要老死兒女子手中嗎？況且父親正在統兵作帥，我何不前去從軍，幫他征戰，藉此建立勳業？想到這一層，立時雄心復壯，便走到裏面稟告母親杜夫人，要即日西去追隨父親取戰功。杜夫人祇是不允。匡胤沒法，默然退出。但是他主意已定，見到必行，待至夜闌，他便換上戎服，揣帶箭囊弓袋，背母瞞妻，連夜離家而去。比杜夫人聽見賀氏稟知夜來匡胤留書於案，私自出門去了，要想挽留，已經無及，祇好聽他前去。趙匡胤是初次遠遊，那裏識得路徑，所以他本意要向西從父，却反遶道南行。後來知道錯了方向，已經走了三日，便索性將錯就錯，往前行去。怎奈所攜資斧，偏又不多，行至襄陽，就全數用罄了。這日走到傍晚，正想似此關山失路，日暮途窮，却向何處安身？猛擡頭見前面有一座壯大寺院，正好投宿，便直向



寺院奔來。進了山門，走上大殿，祇見有十來個和尚，站立在那裏，好像守候甚麼人似的。匡胤便上前向衆僧施禮，告求借宿一宵。誰知這些僧徒，都是長得兩隻勢利眼，生成一個愛錢心，起先見匡胤走上殿去，以爲是來參神禮佛的，所以不曾阻攔；而今聽說是要借宿，把他上下一打量，曉得不是個化錢的施主，是個落魄的征夫，當下便一齊白眼相向，譁聲逐客。趙匡胤生來豪傑性情，又是生長富貴之家，那裏受過這種惡氣，頓時忍耐不住，厲聲喝道：此等所在，原屬方便之地，爾等倒不容我借一宿？須知惹你爺一怒，等等就莫想活着一個！一僧隨口還話道：你又不是當今皇帝，說要怎得，便依你怎得！我今日偏不容你借宿，看你敢奈何我們麼？那僧口裏說着，手也畫着，做出個大模大樣來。不提防趙匡胤早一脚飛起，把那僧踢倒數丈以外。衆僧見趙匡胤動武，恃着人多，想圍困他，便一擁而前，向他拳足交加。不料還沒有近得身時，便一個一個被他踢倒塵埃。登時這大殿之上，橫七豎八的躺下一地的和尚，像狗一般的亂爬，口裏打着唵阿彌陀佛的腔調，一片聲哼着咬啣咬啣。還有幾個旁觀的小沙彌，嚇得魄散魂失，飛也似的奔進裏面去了。一會，衆僧爬得起來，正想



再打時，祇見一個童顏鶴髮的老僧，挂着錫杖，後面跟着兩個小沙彌，款款自內走出。衆僧見了，便垂手站立，不敢復動。趙匡胤是個眼明心靈的，望見就知是個有道高僧，忙趨前幾步，拱手道：「恕弟子放肆了！老僧還禮不迭道：老衲命小徒迎候貴人，不知彼等有眼不識泰山，反倒冒犯尊駕，還求貴人恕罪！」趙匡胤見老僧執禮既恭且敬，又稱他爲貴人，倒弄得莫名其妙，因說道：「弟子一介平庸，怎敢當貴人稱呼！祇因路過寶刹，適逢日暮，故而冒昧趨造，借宿一宵。不料令徒不肯相容，又且惡語相侵，弟子未能養氣，以致爭鬥起來，攪擾師傅，實是有罪！」老僧道：「貴人不必太謙，此乃小徒之過，就請方丈坐地。」又顧謂小沙彌道：「替貴人接過弓箭，去打掃一間潔淨客房，準備貴人休息。」於是便把匡胤讓到方丈裏面，分賓主坐了。小沙彌獻上茶來。趙匡胤便請問老僧原先姓名。老僧道：「老衲自幼兒就出了家，至今已有一百年，姓氏早就忘記了。不過老衲向以空卽是色，色卽是空，這兩句話的是透澈明瞭，就取用其意義，自署做空空，人家也就此喚我做空空和尚。」趙匡胤道：「師傅年高道高，定知過去未來，弟子愚昧，不知將來結局如何，敢請指示迷惑。」空空道：「點檢作天子，是有定數；貴人後



宋宮八十朝漫義



第二回 偽求良友跳出樊籠 巧遇異僧指明迷路

一八

趙正自不淺哩！趙匡胤不解怎樣喚做點檢作天子，便又追問究竟。空空道：此乃天機，未可
 盡情洩漏，待至日後，貴人自知端的。趙匡胤見空空不肯直說，遂起身下拜道：弟子今日有
 緣，幸遇師傅，縱然天機不可盡洩，但弟子目前正在途窮落魄，進退維谷，總求略示進止，俾
 知歸趨。空空連忙離塵走避，合掌為禮道：善哉！善哉！貴人不必心焦，前路正有奇遇，貴人明
 日但向北行便了。趙匡胤道：不敢隱瞞師傅，弟子至此，已是囊空囊罄，莫名一文了，怎能前
 進呢？空空道：這個無庸疑慮，區區資用，老衲自當替貴人措辦。趙匡胤道：造擾上方，已屬不
 妥，怎好復勞厚賜呢？空空道：結些香火緣，原是老衲分內事，請貴人不要放在心上。說着，小
 沙彌捧上素齋，空空讓匡胤吃了。又奉過茶，然後命小沙彌導匡胤去安息。趙匡胤便起身
 辭出方丈，隨小沙彌來至客房，祇見窗明几淨，被褥整齊，不覺欣慰異常。這小沙彌卻也彬
 彬有禮，直待候着匡胤脫衣睡下，纔將門帶攏自去。趙匡胤一來是行路受了辛苦，二來聽
 說前路便有奇遇，心下十分安寧，一倒頭便熟睡了。比至翌晨，一覺醒來，日已當窗，恐怕誤
 了行程，忙披衣起牀。當下小沙彌便捧進面湯來，侍候匡胤盥洗。盥洗畢，空空差小沙彌來

宋宮十八朝義



將他請入方丈，勸進早餐餐畢，趙匡胤便要告辭。空空道：且慢，老衲尚備得有薄酒三杯，權當饌行，待至午後起程不遲。趙匡胤卻之不恭，便復坐下，與空空談論時局起來。趙匡胤道：中原紛亂久矣，生民困苦已極，未知何日可致太平，艾安黎庶。空空道：祇要中原一統，時局便可太平，這時期卻也不遠了。趙匡胤道：目今英雄似都非統一之主，將來不知究竟怎樣一個人出來，纔能平此危亂，統一中原。空空道：這個人也祇遠在千里，近在眼前，但總要依於仁義，克明俊德，不專恃殺戮，方能統一天下。趙匡胤道：這個自然。從來創業垂統之主，就是重在仁德，不專靠武功的。不然，漢高祖何以能最後成功，楚項羽終歸失敗呢。空空道：正是。兩人說着，漸已亭午，小沙彌便擺設桌椅，搬進素肴，並烹上酒來。陳列已定，空空便讓匡胤上坐。趙匡胤謙遜不遑道：師傅錯愛，已是抱慚，怎敢更僭居上位呢。空空道：貴客祇敢請坐。老衲此時因真龍潛德韜光之故，叨居主位，倒是僭越了哩。趙匡胤聽了，覺得空空之言，是隱指着他，曉得空空必定有爲而發，不復推遜，便告了坐。空空就在主位相陪。趙匡胤待看空空執壺給他將酒斟上了，便取過壺來，同敬空空。空空謝道：老衲自入空門以來，便已



宋宮十八朝義



第二回 偶求良友跳出樂窩 巧遇異僧指明迷路

二〇

戒酒除葷，現在祇得用茶當酒相陪，幸請見諒。趙匡胤原是爽快不過的人，聽空空如此說了，便道：「這等弟子便偏領了，也不敢當師傅多多勸進，待弟子自斟自飲罷。」即把壺留在自己面前。空空也祇得依他。一會，止酌進飯，空空祇吃個小半碗，便不吃了，請匡胤且慢慢地吃。趙匡胤見他酒既不飲，飯亦復如此少，便請問是何緣故。空空道：「此乃服氣之法。老衲近年已是辟穀了，適因奉陪貴人，纔破戒吃了這些哩。」趙匡胤道：「不知這服氣的法子易學麼？」空空道：「這是禪門真訣，祇有出家人用得着，如貴人行且玉食萬方，何用學此法呢？」趙匡胤聽空空說他行且玉食萬方，心下私忖道：「此行真能償我夙願嗎？便不多言。」飯畢，小沙彌撤除殘席，獻茶相待。空空便取出白銀十兩，贈與匡胤道：「貴人前行，還有三數日程途，便得好枝栖，些些贖儀，且帶在身旁，以作盤纏，大約足以敷用了。」趙匡胤見空空意甚誠懇，便即收下道：「弟子敬領盛贖，容日後圖報。」空空道：「不當掛齒的。這也是由施主給與敝寺，老衲此時轉贈貴人，不過借花獻佛罷了。」當下小沙彌亦送上箭囊弓袋，交給匡胤。趙匡胤就立起身來，背上弓箭，正待作辭。空空又道：「老衲還有四句偈語，奉贈貴人，作為臨別贈言。」趙匡胤



宋宮十八朝演義



道：弟子敬聽清誨。空空遂合掌說偈曰：

遇郭乃安，

歷周始顯。

兩日重光，

囊木應識。

空空說偈罷，又道：這十六個字，願貴人記取了。趙匡胤聽了這偈語，一句也莫能索解，但又不好問他，祇得緊記在心，以爲後驗。口裏卻答道：承教承教！於是便向空空告別，並問後會之期在何時。空空一面送着匡胤走出，一面說道：待到天下太平，當可重相會了。送出寺門，匡胤請他留步，空空就不再送，道了聲貴人前途珍重，便轉身進去了。趙匡胤依着空空的言語，就往北前進。一路上看些天然景色，山水有情，巒鳥相間，倒也不覺得寂寞。這日渡過漢水，順流而上，祇見前面層山疊嶂，好一座高山，險峻非常。山後隱隱現出營幕，像是據險紮有重兵在那裏。高懸一面大旗，盪動空際，燐燐生出光華。旗上繡着斗大一個字兒，因被風吹得飄漾不已，急切看不清楚。再前行半刻，把旗上的字看真切了。趙匡胤忽然一聲驚呼道：原來就應在這裏麼？便望着這面大旗，搶步前趨，好像得了甚麼奇遇似的。這正是：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三回 從征北漢奮武揚威 隨伐南唐披堅執銳

二五

一朝天子驚心候，

兩代人君會面時。

晏知趙匡胤因何驚呼，是否真有奇遇，下回分解。

宋太祖嘗燕爾新婚時，竟把雄心收拾起，可知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這兩句話，真不是欺人語；然而他有所感觸，主意一定，見到即行，不肯老死兒女子手中，而跳出美滿家庭，創立蓋世事業，畢竟有大志的人，是不甘自棄。

第三回

從征北漢奮武揚威

隨伐南唐披堅執銳

依山靠水紮着一座大營，營前豎起一面大旗，旗上繡着一個郭字，大約有七八尺高大。營門兩側，兩排十六個持戟衛士，分立左右，顯得是威風凜凜，虎視眈眈。趙匡胤來到營門前，不覺又自遲疑，尋思道：旗上雖確鑿是個郭字，但空和尚說的遇郭乃安，不知果是應在這裏麼？原來趙匡胤起先一認明那旗上的字是個郭字，便感想到空空和尚那句偈語，他正在切盼奇遇的當兒，突地見了這個，心裏一喜，所以就心花怒放，歡呼直前。及至到得切



宋 朝 八 十 朝 義

近，再一轉思，恐怕天下事沒有那麼碰巧的，反倒躊躇起來，兩隻脚也不期而然的站定了。那些衛士看見這麼個雄赳赳氣昂昂的人來到營前站定，欲前不前，便喝問道：你這壯士，來到這裏，敢看甚麼？趙匡胤被這衛士一問，倒立時定了主見，且叩見這姓郭的看是如何，便回答道：我特來拜謁郭大帥的，但不知可曾在營裏麼？衛士道：正在營裏，祇是你從何處來？要見我家元帥做甚麼？趙匡胤道：我是從洛陽經襄陽到此，特投拜大帥軍前效力。衛士道：如此，請道姓名來！趙匡胤道：我姓趙，名匡胤，原籍涿州人氏，父親現爲都指揮使，出征在鳳翔。衛士道：失敬了，原是一位貴公子！何以不在家裏享福，反來此投軍，向辛苦的路上走呢？趙匡胤道：凡人不可專藉祖宗基業，倚賴父母福蔭，就優遊放逸空過一世。定要趁少年時候，撇開安樂，吃些辛苦，自己做出一番事業來，纔見得是大丈夫作爲！況且現在，正當世亂，不乘時圖些功業，更待何日再出頭呢？衛士道：可敬！可敬！既有這等大志，請少站一刻，我與你通報便了。原來這座大營的郭大帥，不是別一個，乃是後周太祖郭威。他此時尚未篡漢，還在漢主駕前做樞密副使。因爲隱帝初立，河中永興鳳翔三鎮，相繼抗命，李守貞鎮守

第三回 從征北漢奮武揚威 隨伐南唐披堅執銳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三回 從征北漢奮武揚威 隨伐南唐披堅執銳

二四

河中，尤稱一時的桀驁，被推爲三鎮盟主。郭威受任爲招慰安撫使，領兵西征，所有西面各軍，統歸他節制。此時正進兵至此，紮營暫憩。匡胤機巧碰着，得到營投效，也實在是奇逢了。衛士稟報上去，郭威便將匡胤召入，見他方面大耳，相貌魁偉，堂堂一表，心下早動了三分愛悅之意；及至詢問籍貫世系，曉得是將門之子，又加匡胤應對如流，聲音洪亮，試演武藝，件件精絕，心下便十分滿意，認定他非比凡庸，大可爲己助力，不覺喜溢眉宇，便向匡胤道：「令尊與我原是同寅，你既然有此壯志，效力國家，就屈在營中，同往西征，俟立有功績，再爲保薦便了。」趙匡胤見郭威言語溫和，頗能禮貌相待，也自喜悅，當下拜謝，自是留住郭威帳下，隨赴河中征剿，披堅拔銳，所向有功。後來李守貞敗死，河中平定，郭威移任鄴都留守，待遇匡胤，禮貌益隆，但始終不聞保薦于他。趙匡胤深知郭威的用意，又感他優禮有加，故亦安之。直到郭威篡了帝位，建國號做後周，纔把匡胤拔補東西班行首，並拜滑州副指揮；不久，又調任開封府馬直軍使；及世宗嗣位，因與匡胤最契厚，竟令他入典禁軍。至是趙匡胤，便日見官高爵顯了。世宗姓柴氏名榮，係郭威的妻兄柴守禮的兒子。因爲柴守禮早故，他



正無依靠，郭威恰沒有子嗣，所以便把他收作義兒，隨在營中，與匡胤一同立過功勞。郭威既卽了帝位，就封他做晉王，兼職侍中，掌判內外兵馬事。郭威薨逝，他便承襲了這九五之尊，做了億兆之主。他這種福分，實非他平昔所及料的。當他新立的時候，北漢主劉崇，欺他威望未孚，便乘喪窺周，統率健卒三萬人，又結聯遼兵萬餘人，入寇高平。警報傳來，舉國震驚，世宗却不慌不忙，親率禁軍兼程趕至高平備戰。適遇漢兵大至，這人馬就如潮水一般的湧來，而且人人勇壯，個個威風。世宗見了，毫不畏怯，卽便颺軍直前，迎戰漢兵。方始接戰，周陣內突竄出一支軍馬，向漢陣投降，棄械解甲，北向呼萬歲，聲震山谷。步兵一見，也就有千餘人跟了過去，願同作降虜。其餘的馬步三軍，雖然不肯依樣作爲，却也無鬥志了，看看就要敗了下來。世宗心下大怒，便親冒鋒刃，驟馬突出陣前，身先士卒，奮勇搏戰漢兵。漢主劉崇望見世宗親自衝陣，便一聲令下，監催三千弓弩手，一齊放箭，攢射世宗。世宗麾下親兵，便用盾四面把世宗護住。這時漢陣上真是弓開滿月，矢如飛蝗，像雨點般向周陣射來。世宗麾蓋上，早攢集了有好幾十枝。趙匡胤當時亦在軍中，卽大呼道：主憂臣辱，主危臣死！



現在主上危急如此，我們還不戮力向前，更待何時呢？說着躍馬掉槍，直搗敵陣。諸將士聽說，各亦不甘落後，一擁齊上。他們一以當百，百以當千，舍死忘生，衝殺過去。漢兵便抵禦不住，紛紛後退。戰陣原以勇氣當先，勇氣一落，心膽便怯，任是如何，也莫想與人爭雄了。所以周兵經趙匡胤這麼一振奮，全部隊伍勇氣一加長，戰鬥力就強了十倍，立時把漢兵戰敗。漢兵經這麼一退，全部隊伍勇氣一短縮，戰鬥力就減了百倍，立時被周兵戰勝。那世宗見漢陣一亂，那裏還肯遲慢，便指揮三軍直追過去，擒捉劉崇。劉崇嚇得心碎膽落，沒命奔逃，退入河東，閉城固守。世宗趕到城下，纔下令收軍安營。次日黎明，便又驅兵攻城。城上矢石齊發，周兵不得前進。趙匡胤即督兵用火焚城。劉崇一見，即令弓箭手集射匡胤。當時匡胤就成了衆矢之的，萬箭集於他一人，就有一箭射中他的左臂，血流如注。趙匡胤一些也不在意，下仍舊奮身猛攻。世宗瞧着，深恐折了棟梁，壞了大器，忙召還匡胤，下令停攻。在這個時候，劉崇已曉得周軍厲害，對於防守上，就格外來得嚴謹了，親自檢查部伍，以防內部發生變化。查到昨日從周陣上投降過來的那起馬步軍，見那兩個將弁，一個喚做樊愛能，一



宋宮八十朝遺義



個喚做何徽，都是鼠目鱉頭，不像個有能耐的人；又以為他兩個既然不忠於周，必將不忠於漢，留此城裏，倒是一個禍根；心下尋思道：此等敗類，須及早除去的好，免生後患；祇是他兩個昨日在陣前那樣呼拜於我，我不可無端殺他，且假手於周主罷。想定，即命虎衛士押着兩人，絕下城去，還與周主樊愛能何徽被攆下城，無處投奔，沒奈何仍回周營，來見世宗，自縛請罪。世宗不見猶可，見了頓時怒氣勃發，立命推出斬首，全軍盡覺股票。這叫：

昨日一心降敵陣，

今朝兩命入黃泉。

世宗見漢主守備甚堅，而且匡胤又帶着傷，城必不易攻下，停頓在這裏無益，不如暫且退兵休息，待有機會再舉。乃即日拔隊還汴都，擢匡胤為都虞侯，領嚴州刺史。其餘隨征諸將佐，亦各論功行賞，等級有差。至顯德三年正月，世宗復下詔親征淮南，拜李穀為行營都部署，司空趙弘殷副之。趙匡胤為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韓令坤為正副先鋒，命范質輔理國政，高懷德監軍留守京城，即日發動大軍，浩浩蕩蕩，向淮南進征。那時淮南為李氏所據，國號做南唐，主子名做季瑋。李瑋稱霸一方，威聲也着實不小，而且一向屢擾周師，世宗要



想除了這個大敵，所以便親自領兵來蕩平江淮。李璟接着探報，忙下令命劉彥貞爲統軍節度使，劉仁贍爲清淮節度使，領兵五萬，迎拒周師於正陽淮西。被李重進大殺一陣，俘斬唐軍兩萬多，獲得輜重盔甲不計其數。劉彥貞死於亂刀之下。劉仁贍收拾殘軍，連夜奔往壽州。星速遣人向李璟告急。南唐君臣大震。李璟忙又下令命節度使皇甫暉、姚鳳領兵十萬，扼守清流關，阻遏周師前進。清流關在滁州的西南面，倚山負水，形勢很是雄峻。皇甫暉、姚鳳擁十萬之衆固守在那裏，越顯得堅固萬分，縱有雄兵猛將，也覺難以攻取的了。果然探馬報入周營，世宗便心下作難，以爲此關甚不易破得。趙匡胤卻挺身入奏道：「臣願得二人，奪取此關。世宗道：卿固是忠勇足多，但此關本來就極其堅固，皇甫暉、姚鳳又是南唐健將，如此地靈人傑，恐怕一時攻不下哩。」趙匡胤道：「此關堅固，誠然不錯；祇是謂皇甫暉、姚鳳爲南唐健將，萬歲未免擡舉得過甚了。世宗道：依卿看來，二人是何等樣人呢？」趙匡胤道：「據臣觀察，二人不過是肉食鄙夫，懦怯無能之輩，徒負虛名罷了。似這等一座關隘，進可攻，退可據守，二人如果是勇悍的，怎肯不開關應戰呢？如今祇是逗留關內，這分明是畏怯了。」



世宗道：卿又將如何攻取呢？趙匡胤道：兵貴神速；當出兵驟進，攻其無備，便可一鼓奪關，生擒二人了。世宗道：朕亦思要奪此關，須用襲擊的法子，適聞卿言，正合孤意，知卿前去，定操勝算了！既然如此，事不宜遲，即刻就命卿領兵前去，朕專候成功便了。即撥兵二萬，令匡胤帶領了去。趙匡胤奉了命令，皇夜督軍前進。真是人禁口，馬銜枚，一路上掩旗息鼓，寂無聲響。將及天明，已抵關下。趙匡胤就乘曙色朦朧中，暗暗一聲號令，把座清流關圍得鐵桶相似。關上守兵，尙都在睡鄉裏，好夢正酣，全然不曉得此關已迫至萬分危急的時候，眼見得就不能保了；直到晨鷄疊唱，旭日東昇，纔慢吞吞地各個揉着兩隻矇朧眼，起來繫束布置，命偵騎出關打探軍情。不料關門一開，偵騎未出，突來一員大將，猛吼一聲，躍馬橫刀，逢人便殺，銳不可當。那後面的兵丁，就一窩盞似的跟着湧進關來，人人恐後，個個爭先，趕殺守禦兵卒。那些守關的兵卒，和預備出關的偵騎，直以爲是飛將軍從天而降，嚇得魄喪魂飛，那裏還敢抵抗，祇是鼠竄般的四散奔逃。皇甫暉、姚鳳兩人，方在起牀，聽得周兵已殺進來，畢竟是南唐健將，智見不凡，飛走出室，騰身上馬，疾馳向東奔滁州而去。可憐這十萬唐兵，



宋宮十八朝演義

被周兵大刀闊斧殺得奔逃無路，躲避無門，早死傷了一大半。僅有一小半逃得快的，僥倖留得生命，步着他們主帥的後塵，倉皇奔到滁州城來。皇甫暉、姚鳳進得滁州城，收合潰兵，尙不足四萬人了。登城一望，祇見周兵也漫山塞野地，彤弓一，白旆中央，喊殺追奔過來。皇甫暉向姚鳳道：趕緊把城外吊橋拆毀，遏止敵兵渡壕攻城，再圖良策，退敵罷。姚鳳道：此時也祇有先行這一著。兩下計議已定，當下傳令拆橋抽板。兵士得令，卽忙奉行，拆卸停當。皇甫暉、姚鳳總道這麼一來，濠、渠、廣、闊，周兵急切不能飛越，暫時可以緩兵了。誰知趙匡胤一馬當先，追到濠邊，見吊橋毀去，大怒道：沒智勇的笨兒郎！你道這樣遏制得住天兵麼？言未畢，他把馬鞭一揚，那一騎銀鬃玉兔馬，忽地騰空而起，祇一躍就超過了濠、渠，安安穩穩的到了那一邊。衆兵丁見主帥已過去，也一聲吶喊，盡都擲水而渡。一霎時，全數過了城、濠，把城圍住。皇甫暉、姚鳳早驚逃入城，把四門緊閉，分兵固守。趙匡胤就傳令四面架設雲梯，悉力猛攻。皇甫暉見勢頭不好，連忙令兵士向城下傳呼，請周將答話。趙匡胤聽得，擡頭一望，祇見城上站的正是皇甫暉，對他拱手，便應聲道：有話請快說，遲卽破城進來了。皇甫暉



宋宮十八朝演義

道：將軍想是趙統帥了！我與你私下原無仇隙，祇緣各爲其主，是以相爭。你襲奪我清流關，也就夠了，爲何苦苦的相逼呢？大丈夫臨陣，自當明戰明勝，你爲何暗裏襲擊，攻人無備呢？而今與你一言爲約，請暫行停攻，退出尺寸之地，容我出城列陣，與你槍對槍，刀對刀，決一勝負！我若再敗，願把此城奉獻。趙匡胤道：好好！就依你，橫豎此城已在我囊中，不怕你移到那裏去。我就停攻退步，讓你緩緩整軍出來，我與你廝殺一場，那時好教你死而無怨。說着，傳令停攻，退過城濠，列陣相待。皇甫暉也急下城來，對姚鳳道：而今祇有拚着一死了！姚鳳道：你我且並轡齊出，殺他個措手不及；縱然捉不得趙匡胤，也給他個厲害，使他不敢正視此城。皇甫暉道：正當如此！說着，率領兵卒，大開城門，二人果然並馬衝出，直躍周陣。那時匡胤正等得心焦，要催馬搦戰，忽見皇甫暉姚鳳齊衝出來，暗道：送死的來了！不肯怠慢，驟馬從斜刺裏疾出，舉起倚天劍，向皇甫暉蓋頂直下。皇甫暉倒弄得措手不及，左肩上早擊了個正着，啊呀一聲，擡下馬來。周兵一見，即上前將他綁了。姚鳳急來相救，不提防長戈齊至，馬先受傷，前蹄一蹶，也就撲翻於地。周兵又上前將他綁住。南唐兩名大將，勇力未施，就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三回 從征北漢香武揚威 隨伐南唐投堅執銳

三二

一齊遭擒，死在九泉，也終是一對冤桶哩！唐兵看見，自然不敢當敵，立時全部潰散了。於是潞州城，便不戰而下。趙匡胤入城安民訖，便遣使押解囚虜，向世宗處獻俘報捷。世宗大喜，受俘畢，即命翰林學士竇儀，至潞州籍記庫藏。匡胤一一交付了，竇儀一一籍記明白。忽匡胤欲賞軍兵，要取庫中絹匹。竇儀攔阻道：將軍初入潞州，就是盡取庫中儲藏，儀不敢有異言。而今儀承上命籍記爲官物了，將軍卻不得擅取，必有皇上詔命，儀方可應付。願公明察。趙匡胤聽說，忙改容謝道：學士說的是，我知錯了！心下十分敬重竇儀公忠爲國，作事不苟。過了數日，這日趙匡胤正在與竇儀談論公務，忽聽報：有一人奉聖命來此，要請見元帥。趙匡胤見說是奉旨意來的，疑心或有甚緊急事故，忙命衛士快把那人請了進來。這正是：

歷上原經有國士，

階前忽又來謀臣。

要知來的那人是誰，竟究有何事故，下回分解。

宋太祖初見郭威時，對衛士說，凡人不可專藉祖宗基業，倚賴父母福蔭，優遊放逸，空過一生，要趁少年撇開安樂，吃些辛苦，自己做出一番事業。這真是金石良



言宋太祖佐周以後，所立功績，亦復不少；而本回卻祇詳敘高平清流關兩回事，因爲此兩役是他最顯著的功業，不能不用特寫。婉謝資儀一段，寫宋太祖知過即改，勇於遷善，不失爲英傑。

第四回 虎門龍爭掃平江北 稱臣納土收復淮南

衛士飛步出去，把那人請了進來。趙匡胤一見，竟是個少時相識，舊雨重逢，不覺喜出望外。你道那人姓甚名誰？原來姓趙，名普，字則平。他祖籍幽薊，因避亂移住在洛陽，所以匡胤與他認得。他起先是做永興節度使劉詞的幕僚，劉詞死的時候，就遣表把他薦於世宗，說他有才可用。現在又得范質加章薦舉，世宗就詔用他爲滁州軍事判官。他奉了聖命，不敢遲慢，就即日來到滁州，齊巧與匡胤遇合了。趙匡胤當下與趙普敘過禮，彼此坐下談論起來。趙普本來就很有才識的，近來又加了一番閱歷，見解便愈益超卓了。匡胤聽着，不由得心下大悅，刮目相待。也是趙普合當要顯出才幹，那時匡胤令部下大舉清鄉，適捕到一百多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四回 虎門龍爭掃平江北 稱臣納土收復淮南

三四

個盜匪，照律論罪，盡在處死刑之列。趙普便進言道：「這些盜匪，應該先鞫訊，然後斬決。如果不審問明白，就一起將他殺了，倘若裏面有些是良民，被誣指為盜的，豈不是草菅人命嗎？」趙匡胤笑道：「你正所謂書生之見了！須知此地的人民，原盡屬俘虜，我一律未曾加罪於他們，總算是格外開恩了。而今這班人竟膽敢復行去做盜匪，要是不把他們立正典刑，將何以為衆呢？」趙普道：「明公素懷大志，以統一中原為己任，奈何自分畛域，遺棄斯民呢？」南唐固是敵國，應施討伐，而此地人民，卻不外是中原全體人民之一部，明公來克復茲土，正是弔民而伐罪，怎好把百姓亦看作俘虜呢？自來王道不外行仁，還請明公三思。」趙匡胤聽了趙普這一席話，真是大啓聖聰，頓開茅塞，便道：「這麼說，就煩你去審訊一番，再行定罪便了。」趙普領了言語，即去一一鞫訊，竟有十之七八是良民，遂將審訊所得，稟復匡胤，然後把該殺的鞫出市曹正法，把該放的一齊放了。祇這一樁事，就把滁州百姓，樂得歡聲載道，謳頌匡胤明德。由此，趙匡胤更信服趙普的才情和見地，每有疑議，盡行取決於趙普。趙普也感激匡胤的知愛，格外效忠，凡是他曉得的，見得到的事情，沒有不盡言的。趙匡胤得著趙普料



宋宮八十朝演義

理諸事，一無積壓；自己又勇冠三軍，威名便更加大了。忽一日，趙弘殷亦領兵來到濠州。到時已經半夜了，城門早關閉著，弘殷便命兵士在城下傳呼開城。趙匡胤登城對弘殷道：父子雖係至親，城門乃屬王事，未到開啓的時候，兒不敢接奉父命，而擅開王城。趙弘殷沒奈何，祇得在城外紮住一夜。到次日晨刻，趙匡胤纔開了城，把父親迎接進去。人民曉得這回事，愈謳頌匡胤奉公無私。這時韓令坤亦奉着世宗的命令，領兵克復了揚州，進攻秦州一帶，惟有壽州卻因劉仁瞻守備異常堅固，久攻不下。但是周軍威聲實已大為南唐君臣所震懾。李璟便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請和，獻御服茶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百兩，縉錦二千匹，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一竟來到壽州城下，請朝見世宗。世宗曉得鍾謨、李德明是兩個辯口之士，便把軍兵排的嚴嚴整整，然後召見他們。世宗不等他們開口說辭，便道：爾主自稱是唐室的苗裔，就應該曉得禮義，比別的國度要不同些！怎麼與朕止隔着一條河，從沒有派一個使者來修修好？反倒渡了海去結聯契丹，丟開自己人不服從，要去服從外國人，這禮義在那裏？爾現在想來說我罷兵嗎？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四回 虎門驚爭掃平江北 稱臣納土收復淮南

三六

我卻不是六國那起蠢皇帝，豈是你們藉着口舌所能移動我的心志的！你們回去告訴翻主，趕快來見朕，再拜謝過，便沒有事了。不然，朕想來看一看金陵的城池，借用你們的府庫來犒勞我的軍隊，到了那個時候，你們君臣不後悔麼？幾句話，嚇得鍾謨、李德明戰栗不敢說話了。便回去把話奏知李璟。於是李璟又命李德明、孫晟來見世宗，自請削去帝號，割讓壽濠泗、楚光海六州的土地，仍歲輸金帛百萬，請求罷兵。世宗見得淮南之地，大半已歸掌握，各將帥又日逐告捷，想盡得江北之地，不答應他的請求。李德明回去，盛稱世宗威德，及軍兵之強壯，勸李璟再割讓江北之地。李璟聽了，不歡喜。宋齊立陳覺、李徵古又在李璟面前說德明是賣國求榮。李璟大怒，便把德明殺了，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李景發將兵拒周。又命陳覺為監軍使，邊鎬為應援都軍使。李景達挑選精銳六萬人，即日向江北進發，直趨揚州。韓令坤聞聽唐兵大至，深恐寡不敵衆，飛章求援。世宗便遣張永德往救，命趙匡胤屯六合作聲援。趙匡胤接到命令，便留趙普留守滁州，率領輕騎二千，星夜馳抵六合。忽聽報韓令坤已棄城西走，眼見得揚州要復為南唐奪回。趙匡胤因為揚州是江北重鎮，若真是



宋宮十八朝演義

拋棄了，便前功盡失，忙一面派兵阻住揚州潰軍，下令道：如有揚州兵經過六合的，盡斷其足！一面又遣書責令坤道：兄素忠勇，奈何怯退？如揚州有失，則上無以報主，下無以對友，昔日英威掃地矣！望速返固守。韓令坤得書，適張永德也到了，便復入揚州，堅意固守。次日，唐偏將陸孟俊領兵從泰州殺到。韓令坤鼓起勇氣，不待他歇馬，便領兵出城迎戰。這一陣，韓令坤因受了激刺，勇猛倍常，一匹馬，一枝槍，殺入唐軍陣中，直搗中堅，如入無人之境。橫衝直撞，殺得唐兵大敗奔逃。陸孟俊躍馬來戰令坤，不到七八個回合，韓令坤大喝一聲，將馬一催，向孟俊當胸一槍刺去。陸孟俊正閃身躲避，韓令坤早伸過手去，將他一搥，便生擒活捉過來。唐兵見主將被擒，一齊棄甲撤兵，伏地請降。韓令坤即傳令勿再傷殺，盡行押入後隊，掌起得勝鼓，回城而去。那李景達聽得陸孟俊被擒，急召集部下商議進兵。左右道：揚州韓令坤勇悍異常，難以驟勝，不如先取六合。六合既得，揚州就容易攻取了。李景達全不知趙匡胤在六合，比揚州韓令坤還要厲害，竟聽信左右的計較，率兵向六合而來。距六合二十里下寨，掘堦設柵，不再前進。趙匡胤也就不去擊他，固守六合肅勤。諸將進帳請戰道：唐

第四回 虎門龍爭掃平江北 稱臣納土收復淮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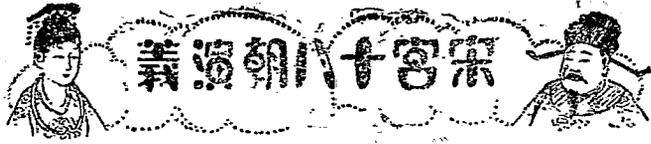
宋宮十八朝漢義



第四回 虎門龍爭掃平江北 釋臣納土收復淮南

三八

兵聽得韓將軍揚州大捷，已經嚇破膽了，所以到了此處，不敢會戰。趁此時前去擊他，定必大獲全勝。趙匡胤道：你們但知其一，未知其二。他如今設柵駐紮，固然是心存恐懼，震懾我們的威聲。但是我軍祇有二千，彼衆我寡，若是前去擊他，他一望就知道我們的兵力單薄。那時他以數萬之衆，奮力來圍擊我們，倒是難操勝算了。不如等待他來，迎頭擊他，那就有勝無敗，必然破他了！不數日，李景達出兵來攻六合。趙匡胤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將要出陣。諸將道：元帥如此，最容易破敵兵認識的。趙匡胤道：我正要他們認識哩！及對陣，趙匡胤奮勇直突，敵兵望見繁纓鮮鎧，認得是趙匡胤，因早已驚畏他的威勇，一個個未戰先怯，這真是先聲奪人了。那一邊李景達也自努力奮鬥，又因兵卒衆多，兩下從辰牌殺到未牌，竟彼此沒有大勝負。趙匡胤便鳴金收軍，李景達也就收軍退回原寨去了。趙匡胤回城徧檢部伍，叫兵卒一齊呈上皮笠。匡胤檢閱一過，卽指出三十餘人，命推出斬了。一時，獻首帳下。衆將兵盡都不解何故要殺那幾十個兵卒，不禁同時顯出懷疑的狀態來，卻又不敢質問。趙匡胤曉得衆人不明瞭那些被殺兵卒的應得之罪，便將皮笠俵示大衆，並宣布罪狀道：



適才推出處斬的那些兵士，所以致死，就是臨陣退縮，犯了軍律。今日我在陣上督戰時，見他們畏敵不前，祇敢退縮，便以劍斫記在他們的皮笠上面。你們大家看看，他們的皮笠上，不是都有劍痕留着麼？衆將兵聽了，纔明白了這個理由，愈加懼服。匡胤執法嚴明，自此，便再沒有不戰不盡死的了。次日，李景達領兵復來，趙匡胤督兵迎戰，那部下的兵卒，便大非昨日可比，一力拼命向前。常言道得好：一夫拼命，萬人辟易。今周營二千健軍，一齊拼命，那南唐的兵衆，那裏抵敵得住，祇得同時敗退。李景達那時，又被趙匡胤殺得他喘不過氣來，也兜回馬奔逃。趁着這種優勢，趙匡胤益發奮起神威，勇往追殺，並大聲呼道：努力殺敵者！於是周軍的兵馬，便越追越緊；南唐的兵馬，便愈逃愈亂。這一陣趙匡胤大獲全勝，斬獲得南唐兵將，約一萬五千人。那南唐餘衆，還有二萬以上，逃到江口，爭舟先渡，又溺死了大半。至是南唐的精卒，就被周軍斬殺殆盡了。南唐君臣到此時，真是膽落氣奪，大有朝不保夕之勢。然而壽州劉仁贍，還是急切破他不得。世宗銳於進取，便想自己到揚州去，從那一方面進取。范質諫阻道：陛下自孟春出師，至今已入盛夏，兵力既疲，糧運又復不繼，恐非萬全。

宋 朝 八 十 義 演

第四回 虎門龍爭奪平江北 稱臣納土收復淮南

四〇

之策，依臣子的愚見，請陛下暫且回駕大梁，少事休息，等兵力復原，糧食充足，再圖南征未遲。世宗起初不允，後見范質苦苦諫諍，繼之以泣，這纔依允了。就即日啓駕回大梁，命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留圍壽州。世宗又念趙匡胤父子勞苦功高，在外出力已久，便別調能將替守滌揚，詔令還朝。趙匡胤奉到詔旨，就交代一切，從六合轉滁州，奉着父親趙弘殷，並帶同趙普，領軍回汴。既返都城，趙弘殷趙匡胤就入朝陛見，世宗慰勞有加。趙匡胤使力奏趙普才能，世宗道：卿所保舉的，定非凡庸，朕重用於他便了。趙弘殷趙匡胤謝恩出朝。次日，世宗下詔，封趙弘殷爲檢校司徒兼天水縣署，趙匡胤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趙普爲節度推官。三人上表謝恩。由此，趙匡胤父子分典禁兵，權重朝野了。到四年春，壽州劉仁贍被李重進固圍不解，城中食盡。李景達從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禎，都軍使邊鏡，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五萬，沂淮往救，紮駐紫金山，一連列着十幾座大營，像連珠似的，與城中烽火，早夜相應；又築甬道輸糧入城，綿亘數十里。將到壽州，李重進奮力督軍截住，斬獲五千人，奪得糧車數十輛。世宗接到奏報，心中大悅，命王朴權東京留守，侍衛都



宋宮十八朝演義

虞候韓通爲京城內外都巡檢，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爲水軍統領，御駕親督戰船，自閩河沿潁水入淮，再征南唐。本來周軍是沒有水軍的，世宗前番征戰，深以缺乏水軍應戰爲恨，返駕之後，費了半年的苦心，也就練出這一枝水軍來，所以這回便有水軍了。這時朱元因被陳覺讒譖，李璟命武昌節度使楊守忠去代替他的職務。朱元憤怒，便舉寨投降於周軍。世宗親環甲冑，與趙匡胤督水軍直薄紫金山。世宗施展如龍，趙匡胤威猛於虎，祇一陣便掃平了紫金山援軍，生擒許文瓚，邊鏞，楊守忠。唐軍餘衆，沿着淮河向東奔逃。世宗更自將數百騎，循北岸追趕，諸將便率領士卒循南岸追趕，水軍從中流而下，三路追擊。這一役，斬殺收降及沉溺南唐兵將殆五萬人，獲船艦糧仗約十萬以上。李景達及陳覺在濠州聞報，嚇得不敢復戰，忙奔歸金陵去了。劉仁瞻聽得援軍失敗，扼腕嘆息，加之又生起病來，對部屬道：大事去了！世宗擊破南唐援兵，便集合各路兵馬於壽州城北，示威旌旗蔽空，厥聲赫赫。那時劉仁瞻已病得不省人事，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制作仁瞻的表章，遣使奉着到世宗御營來降，至是纔得了壽州，遂乘勝定濠州，克泗州。南唐戰船數百艘，盡數退

第四回 虎門龍爭掃平江北 稱臣納土收復淮南



宋宮十八朝義

第四回 虎門龍爭掃平江北 稱臣納土收復淮南

四二

保清口。世宗又親自將兵從淮北進，命趙匡胤將兵從淮南進，諸將督水軍從中流進，共追南唐軍兵。且戰且行，金鼓的聲音，響震數十里。趙匡胤一往無前，直殺得南唐士卒，血流成渠，屍橫遍野，盡燒清口戰艦，生擒陳承詔以歸。南唐戰艦存淮上的，至此全歸於盡了。於是勢如破竹，楚州、奉州、鄂州，相繼克復，大隊人馬，直向金陵殺來。李璟見一敗至此，自知不能復振，乃遣陳覺奉表來見世宗，願傳位太子弘冀，聽命周室，並獻廬舒、蕪黃四州之地，劃江爲界，請求息兵。世宗見他辭意十分哀懇，便道：朕與師本意在取江北的地方，現在爾主能舉國內附，朕還想甚麼呢？陳覺拜謝而退。世宗便賜書與李璟，通好罷兵。至此，江北悉平。世宗遂下詔，奏凱班師。還朝後，重賞南征將士，並及淮南新附的人民，於趙匡胤特別從優，授忠武節度使。南唐主李璟，與羣臣計議貢周物品。宋齊丘奏道：依微臣的愚意，於珍奇泉帛之外，可選美女二名，連同進去。周主固是英明的，倘若天意屬在我朝，使他竟耽於女色，斷喪他英明之質，銷沉他遠大之志，那麼我朝便還有興復的機會。李璟依了宋齊立的主見，果然選了兩名色藝雙絕的美女，連同銀錢茶絹，遣使並獻上去。世宗見於正式貢獻品



之外，加進來兩件活寶貝，不覺默然深思了一會，纔傳旨：朕少時在延和殿召見內監，即將旨意傳知南唐使臣。可憐那位南唐使臣，卻捏着一把汗，不知這位英明的聖主，見了這兩件額外貢品，是喜還是怒，是收受還是拒絕，他滿肚皮裏不住的在那裏胡猜亂想。這正是：

北方還未歸王化，

南國便來進美人。

要知世宗少時，召見南唐使臣，如何發付這兩件特別的貢品，下回分解。

周世宗爲五代英主，拓疆略地之功，確乎不小。本回不憚詳述，非好爲溢美之辭，亦所以紀實也。而每敘戰陣之事，必特寫宋太祖。由此深得將士愛戴，人民歡迎，以爲後文得國章本。趙普後來在陳橋擁立太祖代周時，是一個參與祕密的重要人物，爲宋朝開國佐命元勳，於此際特別寫明他的出身行事，正寓有微意，並非浪費筆墨。

第五回 美女聖君不勝酒力 孤兒寡婦莫保皇基

第五回 美女聖君不勝酒力 孤兒寡婦莫保皇基



宋宮十八朝義

第五回 美女聖君不勝酒力 孤兒寡婦莫保皇基

四四

世宗坐延和殿，文武親臣分班站立。南唐使者拜伏金階，三呼萬歲。這時殿廷的空氣，又嚴肅，又雍和，正是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世宗閃龍目，啓金口，向着南唐使者問道：爾主於正當供獻之外，加進兩名美人，這是甚麼意思？南唐使者見獨指問這個難題目，他方寸中早就三迴九轉的編排好了答案，便不慌不忙，向上朗聲回奏道：臣子感激陛下天恩，原想要入朝陪侍聖駕，圖報萬一，奈適承命守土，不敢擅離，是以選進兩名解文知詩的美人，以供陛下在優暇時捧硯磨墨的使喚，就是代臣陪侍聖駕，圖報萬一的意思。世宗聽了這幾句溫其恭的奏對，當下聖心大悅，即傳旨平身。南唐使者謝恩起來，站立殿角，以俟旨意。忽一大臣出班奏道：陛下明察南唐進獻美色，實別有用心，未必確如使者適間奏對之言。况且美色是萬不可近的，自來君王一近美色，便惹出大禍來。商朝的紂王寵姐，已周朝的幽王寵褒姒，陳後主寵張麗華，隨煬帝寵蕭妃，唐明皇寵楊貴妃，或是身喪國亡，或是身危國亂，無一個得着好處。陛下宜以前王之失德爲戒，勿收受這種美色。陛下幸甚！國家幸甚！世宗一看是趙匡胤諫阻，溫諭道：卿勿過慮，朕自有方略處之。趙匡胤便不復言。於是世宗傳旨：

宋宮八十朝漫義



將二美人宣上殿來！二美應宣而進，羅衣拂地，長袖擺風，花枝招展的並拜於丹墀下，好像

黛色纖纖欺柳葉，

玉顏灼灼粲芙蓉。

跪在東邊的一個啓道，臣女秦蘭蘭見駕，跪在西邊的一個隨啓道，臣女杜文姬見駕，兩個同聲道：願吾皇福壽康寧，萬歲萬歲，祇這囉囉幾聲，語出香生，把金殿的空氣，頓時變香甜了。世宗顏色益加和悅，那高興的神情，比收平南唐時還加添了幾倍。即命內監將二美人領入後宮，命諸陪宴臣南唐使者。世宗退入，諸臣及南唐使者退出，朝散。過了數日，南唐使者辭駕南返，世宗厚加賞賜，並詔李璟不必傳位太子。李璟奉詔，手表謝恩，因為避周諱，更名做景，下令去帝號，稱做國主，除年號，用周正朔，並誦罷奸佞，切實地勵精圖治起來。忽一日，奏報趙弘殷病歿了，世宗不勝哀悼，降詔追贈太尉，並武清節度使，又賜樽儀甚厚，隨復詔封杜夫人爲南陽郡太夫人，諭匡胤爲國節哀。趙匡胤拜表謝恩，自在府守服不提。世宗自得了秦蘭蘭杜文姬兩個美人，宮中便不知比先前歡樂多少，每日裏，不是飲酒吟詩，便是吹彈歌舞。這日，杜文姬偶然說道：倘得在御園中造一樓閣，四圍栽種花木，在樓上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五回 美女聖君不勝酒力 孤兒寡婦莫保皇基

四六

飲酒賞花，不但平添雅興，而且當能增長詩思，怕不做出庾開府那麼清新俊逸的詩來哩！世宗聽得，意緒欣然，向秦弱蘭道：「秦卿以謂何如？」秦弱蘭道：「臣妾亦正這麼想。」世宗道：「二卿所見，真先得朕心！」即傳旨命教練使馮益監工督造，限兩個月在御園內建造一座高樓，以供御覽。馮益領旨，那敢怠慢，即日募集工匠夫役，搬辦木石磚瓦，破土興工，不分晝夜的趕着建築。不到一個半月，已完成一座齊整壯麗的高樓，矗起御花園中，好不美觀。馮益便拜本奏報工程完竣，裝飾整齊，請聖駕臨賞。世宗得奏，甚是欣喜，重賞馮益，傳旨明日幸新樓。

次日一早，內監便先往新樓中再加鋪設，於樓中央設御案，上設八寶盤龍御座，左右置繡馨各一，樓左設絲竹，樓右列歌姬；複壁裏面，焚着龍涎真香，外面一點不見煙氣，但覺香風馥馥，送到鼻孔中來，使人心醉神怡。晌午，世宗攜着秦弱蘭、杜文姬兩個像出水芙蓉似的美人，步至樓前。杜文姬見樓的四圍，果然栽種着許多不知名的奇花異卉，首先歡呼道：「好花！觀玩了一會，便一同登樓。」進入樓中坐定，世宗四望一看，都稱心意，大喜道：「虧得兩位愛卿一提議，使朕得有這麼一座美滿的樓臺！」二卿造福於寡人，這功勞真是不小哩！」秦弱蘭



宋宮十八朝演義

杜文姬齊聲道：這全是陛下下的洪福。臣妾等有甚麼功勞呢？世宗笑道：這麼說，就算卿等與朕湊成的福分罷！顧謂左右宮娥道：捧上紙筆墨硯來！一聲旨意，衆宮娥連忙將文房四寶捧到，安置於御案之上。世宗便向秦弱蘭道：秦卿篆書師法秦漢，朕最心愛，卿且爲朕將此樓題名者。秦弱蘭應聲道：臣妾領旨！提起筆來，一揮而就。世宗一看，乃是題得賞花覽勝樓五字，旁署臣妾秦弱蘭奉旨留題九字的款，寫得筆筆遒勁，字字精神。世宗拍岸叫絕道：題名既佳，書法又妙，可稱雙絕了！又向杜文姬道：度開府的詩思增長了麼？而今該卿題詩了。杜文姬道：臣妾卻是不敢違旨。臣妾從前說的，不過偶然一句戲言，陛下怎麼當真起來呢？世宗笑道：卿想是叫朕親自與你磨墨捉紙，纔肯執筆的好！朕就爲卿當當這個雅差使看。說着，就伸手要磨墨。杜文姬忙站起身來攔阻道：臣妾不敢當！違旨就是。卽揮毫成詩一絕。

樓臺高聳接雲霞，

此日登臨意氣佳。

更喜東風解聖意，

未春吹放一園花。

杜文姬寫就，雙手呈於世宗。世宗連聲稱贊道：卿之清才，果然不亞於度開府了！傳旨開宴。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五回 美女聖君不勝酒力 孤兒寡婦莫保皇基

四八

內監宮娥，忙着進酒列着。一霎時珍珠雜陳，極水陸之盛。飲到半酣，世宗命奏樂作歌。祇聽樓的左邊，箏、笛、琵琶同響，笙、簫、玉笛合奏；樓的右邊，歌聲齊起。兩邊樂聲歌聲，合成一片，抑揚頓挫，高下疾徐，應板合拍，何等悅耳！世宗目視美色，耳聆妙音，口嘗旨酒，不覺心甜意暢，連飲幾大觥。秦弱蘭、杜文姬兩個，原來可以吃兩杯的，何況在此歡樂當兒，又是聖上高興，便也酒到杯乾。這一位明君，合着兩個美人，當時趁着心裏喜悅，祇知酒能助興，就忘了酒能醉人。一杯復一杯的滿飲下去，吃得一齊醺醺大醉，玉山傾倒。衆宮娥忙攙扶回宮而去。明日，世宗便害起酒病來，不能設朝。趙匡胤在府中聞聽聖躬欠安，便入朝直詣宮門請安。世宗道：「朕並無大病，祇爲昨日飲酒過量，以致今日微感不適，卿家可無庸憂心。」趙匡胤乘機諫道：「常言說：酒能亂性，美色宜遠，樂不可極。這三句話含有至理，願陛下明察。」世宗道：「賴卿忠嘉，得聞善言，朕知過了，從此定自痛改前非。」趙匡胤回奏：「陛下果能如此，是宗社之幸了。」果然，世宗病好了，便不像以前那樣沉湎酒色了，每逢宴樂，總是適可而止。到顯德六年，世宗因爲北漢劉鈞尚未臣服，而且遼邦屢助着北漢入寇，爲釜底抽薪計，決見先伐遼邦。



宋宮十八朝義



翦除北漢的助援，然後轉得勝之師討之，那麼北漢就不足平了；遂降詔親征遼邦，命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爲東京留守，宣徽北院使谷居潤爲副，三司使張美爲內都部署，忠武節度使趙匡胤爲水路都部署，待衛都虞侯韓通爲陸路都部署，都指揮李重進以下諸將，一律隨征，自率親軍爲後應。即日啓駕出發，水陸並進。北方州縣，從石敬瑭割讓給遼邦後，好些年不見兵革了，驟聞周兵到來，都嚇得心驚胆落，所有官吏，早逃得不知去向了。大軍一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降寧州刺史王洪，收益津關守將終廷輝，並莫州刺史劉楚信，瀛州刺史高彥暉，長驅直入，會師於瓦橋關。瓦橋關守將姚內斌率馬兵數千騎，出關迎戰，一陣被趙匡胤殺得大敗，逃歸關裏，閉關不出。趙匡胤次日陳兵關下，勒馬傳呼姚內斌答話。當下姚內斌上關遙見匡胤，趙匡胤便高聲對內斌道：天兵威猛，你昨日已見過了，不用我多說。須知王師自出兵以來，所過州關，如瀛州，莫州，甯州，及益津關，莫不畏威懷德，望風歸順。獨你據住此關，想阻遏天兵，直是以卵擊石，徒見碰個粉碎！況且此地原是中國的版圖，你也是中國的人民，你從前爲時勢所迫，被賣國賊所葬送，不得已暫時屈服北廷，算是



宋宮十八朝義

第五回 美女聖君不勝酒力 孤兒寡婦莫保皇基

五〇

無可奈何的事，不來責怪於你；怎麼而今王師到來，還不除垢去污，迎接王師，投歸祖國呢？難道說你竟不怕天下人笑罵，甘心棄了己身所自出的父母之邦，而願終身服事胡虜嗎？你一人不要祖國，便連累你轄下的多數軍民，也斷絕了投歸祖國之路；大軍一打破了關，那時玉石俱焚，更連累他們也冤枉同死，你想這個罪名可是擔當得起的麼？姚內斌聽了，沉吟了半晌道：請元帥寬讓我一日，容我思討思討，待明日復命如何？趙匡胤道：王師原以寬大待人，本帥豈肯遽加殺戮？以明日晌午爲限，專等你圓滿的答復。倘若過午不來降順，我就破關了，那時你休後悔！說罷，收兵回營。到了次日，纔近辰牌，姚內斌內袒牽羊，來到營前，奉表請降。趙匡胤大喜，立時引見世宗。姚內斌跪拜於地，口稱：辱國罪臣迎駕來遲，願吾主格外開恩！世宗嘉他明白大義，效順王師，溫語撫慰，卽授爲汝州刺史。姚內斌叩頭謝恩。隨起引周師入關。世宗置酒大會，徧宴羣臣。席間議進取幽州，諸將奏對道：陛下出師至今，不過四十二日，兵不血刃，便得燕南各州；這都由陛下威靈，所以奏此奇功。惟幽州爲遼南要隘，遼邦聞聽燕南失守，定必集重兵扼守這個重鎮，陛下還宜先機加以審慎，幸勿輕入！



宋宮八十朝演義



世宗聞奏，默然不語。散宴後，召李重進入帳道：朕出師以來，勢如破竹，關南各州縣，垂手而得；趁此雄風，正可掃遼平北，完成朕統一中原，收復南北的志願。奈何諸將便存退志？難道叫朕就此罷手嗎？茲命你領兵萬人，明日前進，朕即統軍後至，不搗破遼都，決不回軍！卿努力向前，毋負朕意！李重進唯唯而退。又傳諭散騎指揮孫行友，領騎兵五千人，即往攻易州。孫行友亦奉旨領兵去訖。次日，李重進發兵先行，到了固安，守吏早經遁去，城門洞開，於是重進遂據住固安。隨後世宗也到了。再進至固安北面，被安陽河阻住去路，無橋梁舟楫可渡。世宗便命李重進督兵採木趕建浮橋，限日告竣，仍率親軍還宿瓦橋關。不料病困英雄，疾撻壯志，世宗忽然臥病，一連數日，不見痊可。又值孫行友攻下易州，擒住刺史李在欽，獻入行在。世宗扶病升帳，問他願降願死，偏他噴目大罵，不肯歸順。世宗大怒，喝命鼻首示衆。因這一怒，愈覺頭暈目眩，病更加重了。諸臣憂慮，不敢奏請返駕。趙匡胤乃入帳婉奏，固請還蹕。世宗不得已，當下照允，傳旨改稱瓦橋關做雄州，留陳思讓居守，改稱益津關做霸州，留韓令坤居守；於是下詔回鑾。途次，世宗病勢稍覺減退，偶從囊中取閱文書，忽得直木一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五回 美女聖君不勝酒力 孤兒寡婦莫保皇基

五二

方，約長三尺，上鐫點檢作天子五字。世宗不勝驚疑，默思：現今點檢是張求德。從前石敬瑭爲明宗婿，後來竟篡唐爲晉。今永德亦尙長公主，莫非也要篡奪我家天下麼？左思右想，滿腹狐疑，亦不詢問左右根究此木來由，仍然收貯囊中。及返京，便免張永德都點檢職，改任檢校太尉，授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加檢校太傅，兼忠武節度使。過了數日，冊宣認皇后胞妹符氏爲繼后，封長子宗訓爲梁王，次子宗讓爲燕國公，命范質、王溥兩相參知樞密院事，授魏仁輔爲樞密使兼同平章事，吳延祚亦授樞密使，都虞候韓通兼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過不幾時，世宗病勢復變，竟益增劇。是年六月，世宗病崩萬歲殿中，享年三十有九歲。可憐這位青春少年的新皇后，正位方纔及匝旬，便遭此大故，這就所謂是佳人多薄命嗎？世宗在臨終的當兒，遺命傳位梁王宗訓，囑范質等善輔儲君，並命召翰林學士王著入相。世宗既崩，范質等便遵依遺旨，奉梁王宗訓卽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改趙匡胤爲歸德節度使，仍充殿前都點檢，兼檢校太傅，以慕容延釗爲副都點檢。趙匡胤與慕容延釗、夙稱莫逆，至是復同直殿廷，更是分外親暱了。兩人平居往來，常密談竟日，外人不得知是談些甚



麼大事。臘鼓催歲盡，轉瞬間已是元旦佳會，范質等奉着這個年方八齡的幼帝宗訓御殿，受百官朝賀，文武諸臣，進爵有差，惟世宗遺命召王著入相一事，竟不見提起。越日，鎮定兩州，忽飛報入京，說是北漢劉鈞結連遼兵入寇，聲勢浩大，請朝廷速發大兵，前去防邊禦寇。那個幼而無知的幼帝，自然不懂得甚麼軍國大事，就是那位深居宮裏的符太后，也不能擊個主張，聽得范質進宮奏報，祇嚇得莫知所云。便由范質定見，奏請以都點檢趙匡胤爲統帥，副都點檢慕容延釗爲先鋒，會集諸鎮將士，領兵北征。凡諸出征將士，悉受趙匡胤節制指揮。符太后當下准奏，依范質所擬傳旨。趙匡胤奉着詔旨，即令慕容延釗領着前軍，先行出發，自己調集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張光翰、趙彥徽等，各鎮將帥，大隊兒續進。都下忽發生一種謠言，說是將冊點檢作天子，市民聽得，驚駭走避。這種謠言究竟從何而起，實在不易打那裏根究。宮廷裏面，並沒有這般消息。那知四日晚間，果然由陳橋遞到警報，說已冊點檢趙匡胤爲天子了，急得符太后及滿朝百官，一個個錯愕不知所爲。這正是：

孤兒方得登龍位，

大將忽傳立帝基。

第五回

美女聖君不勝酒力 孤兒家婦莫保皇基

五三



要知陳橋傳來冊點檢趙匡胤作天子的消息，到底是真是假，下同分解。

周世宗爲英明令主，得了美色，便也迷戀。可見美人關頭，雖才智之士，亦常爲所困。寄語世人，務須留意！

世宗伐遼，勢如破竹，眼見燕雲十六州要收回版圖，而沉河忽發，中道還師，不能克成厥功，這是很堪太息的一件事！然經此一舉，後來突有北漢主結連遼兵入寇之警報。宋太祖欺人孤兒寡婦，攬有天下，明眼人自是遮瞞不住的。

第六回 應天順人法堯禪舜 彤單影隻帶恨含愁

陳橋驛四圍，環列着整千累萬數的營幕，西斜的日光返照在這些旌旗上，發爲異彩，端的是載旆之威，烈烈如火。衆兵士各歸部伍，分守柵寨，沒一個敢亂行亂走的。祇有一片蕭蕭馬鳴之聲，衝破那沉肅的空氣，與晚風響應着。可知是軍令森嚴，三軍懾伏了。你道陳橋驛那裏來這許多軍馬？原來是都點檢趙匡胤領着大兵去防邊禦寇，這日進到陳橋驛，恰是



宋宮十八朝演義

天色向晚時，所以就在此裏紮住營寨，休息一夜，明日再往前行，故而陳橋驛便陡墮了這許多軍馬。那麼四日晚間宮廷內得到陳橋的那個警報，說是已冊點檢趙匡胤作天子了，又打從那裏說起呢？莫着急，這是其中有變呀！閒話少說，且看正文。當下趙匡胤麾下有個親吏名喚做楚昭輔的，他辦完了庶務，正走出營來閒散閒散，祇見前軍散騎指揮苗訓，獨自個站立營外，舉頭望着天空，好像發見了甚麼，在那裏癡思似的。這苗訓，素稱曉暢天文，且是談言微中，軍中都喚他苗先生。所以楚昭輔見了，便走過去問道：苗先生，你在此靜觀甚麼？苗訓見是楚昭輔，答道：你想明白我所觀測的事物麼？你是點檢的親人，不妨說與你知道。用手指着西方將要沉落的斜日道：你瞧！你看太陽下面不是復有一太陽嗎？楚昭輔擡頭順着苗訓的手兒極目一望，果見日下復有一日，一片黑光互相摩盪，好一會，一日沉不見，一日獨放光明，旁有五色燦爛的雲霞擁護着。真個是祥光萬道，瑞氣千條。良久，楚昭輔驚異道：苗先生，這是個吉祥之兆呢？還是個不祥之徵呢？苗訓道：這話却難說了。說是個吉祥之兆嗎？固然是不錯的。但說是不祥之徵，也未始不可以。楚昭輔道：一個徵兆，主吉就說



宋宮八十朝義



第六回 應天順人法義濟弊 形單影隻帶恨含愁

五九

主吉，主兇就說主兇，怎麼好模樣兩可，游移其辭，既說是主吉，同時又說主兇呢？苗訓道：並非是模樣兩可，乃實是有理，因為是有兩個觀察點啊！這個徵兆，便叫做天命！起先沉沒的太陽，是應在當今幼帝；後顯的太陽，乃應在我們點檢。那麼在點檢一方說，正是個吉祥之兆；若是在幼帝一方說，豈不適是不祥之徵麼？楚照輔恍然道：有理！不知應驗當在甚麼時候？苗訓道：上天垂象已顯，應驗就在眼前了！說着已是暮色蒼然，兩人便各歸營。楚照輔到了自己帳內，免不得把適間所見與苗訓所言，轉告別個知曉。這一傳開去，頓時間你告訴我，我告訴你，一傳十，十傳百，就弄得一軍皆知。於是議論紛紛，大家認爲是天大喜事。果然都指揮領江寧節度使事高懷德便聚諸將士相謀道：主上幼弱，又無明輔，我們出死力拚生命去破敵，擲下汗馬功勞，有那個曉得呢？我們不如應天順人，就先冊點檢作天子，然後去北征，各位將軍以爲何如？衆將士原同有此心，聽得高懷德一倡議，誰還肯說句不贊同。大家齊聲道：正該如此！我們就議定個辦法，都押衙李處耘道：這事非同小可，還須同點同胞弟供奉官都知趙匡義商議一下纔好。高懷德道：不錯，正要合他商議，便請趙匡義到來。



速設策除叛退亂，卻站在此地從容說太平話嗎？范質道：我等正在躊躇，不得善策，侍衛有甚麼高見麼？韓通道：而今別無計較，祇有我召集禁軍，登陴守禦；二公去請旨，傳檄各鎮，速令勤王。你我就分道這麼做罷，遲便無及了！言畢，疾馳而去。范質、王溥尚在遲疑，家人跑來報道：大軍已進城了，相爺快走！范質、王溥一聽這個急報，那裏還顧得朝廷的事，祇是自己生命要緊，便一溜烟各奔家門去了。那韓通正走間，劈頭恰撞着趙匡胤前軍都校王彥昇，領着鐵騎馳入城來。王彥昇見了韓通，大聲招呼道：韓侍衛！快去接駕！新天子到了！韓通大怒道：接甚麼鳥勅！那裏來的甚麼鳥天子！你們一班叛黨亂作妄爲，真的不怕天誅嗎？須知我韓通是不甘附逆的，卽刻就要領着禁軍來捉擊你們，你須與我仔細着！你竟膽敢闖到禁城裏來耀武揚威，你真死到臨頭還不知哩！說着，由小道飛向家門馳去。王彥昇本是個性烈不過的人，一聽韓通的說話，直氣得三尸暴跳，七孔生烟，策馬隨後便追。韓通跑入家門，正想闔戶，不料王彥昇驅馬早到，手起一刀，將韓通劈死門內。他見韓通已死，一時殘忍性起，便索性闖進去殺了韓通一家人。然後再往城內各處遶行了一遭。王彥昇這纔返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六回 應天順人法堯禪舜 形單影隻帶恨含愁

五八

身出城來迎接趙匡胤。於是趙匡胤領着大軍，緩緩地從明德門魚貫入城，命將士一律歸營，自己退居於公署中。不一時，軍校羅彥環擁范質王溥諸人來。趙匡胤向諸人流涕道：我受世宗厚恩，被大軍逼迫至此，真是無顏對天地了！范質等正待對答，羅彥環挺劍厲聲道：我們無主，今已推立點檢作天子了！有不從命的，請先試我這寶劍！說罷，拔劍出鞘，向着范質王溥。王溥恐懼極了，降階先拜。范質不得已，隨後亦拜。趙匡胤忙下階，扶起兩人。至是，范質等便誠惶誠恐地拜請趙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趙匡胤即命范質等先行入朝，召集百官。范質等命去了。日晡時，百官齊集，排班已定。石守信王審琦等左右擁護着趙匡胤，從容就廷受禪。但是還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便從袖裏取出一道禪詔來。兵部侍郎竇儀忙接了朗聲宣讀道：

天生烝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揆一也。惟爾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兼檢校太傅趙匡胤，稟天縱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於皇天。遠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討，厥績隆焉。天地



鬼神，享於有德。謳歌頌獄，歸於至仁。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於戲，欽哉！畏天之命。

讀禪詔畢，宣徽使引趙匡胤就北面，拜受制書畢，便掖引趙匡胤登崇元殿，即皇帝位。到此時，趙匡胤完全如了平生志願，確立為宋朝開基的太祖皇帝了。當下文武百官，就金階舞蹈，朝賀如儀。太祖遂降詔，奉周幼帝做鄭王，符太后做周太后，把一雙孤兒寡婦，逼遷於西宮，自此周統斬絕，趙家代興。因太祖前領歸德軍在宋州，遂建國號稱做宋朝。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紀元建隆，大赦天下，遣使徧告鄰國藩鎮。恰巧華山隱士陳搏老祖騎着一匹驢子打從汴京經過，聽說太祖這日已受禪代周，即了帝位，不禁在驢上拍掌大笑道：天下自此定了！說着，加鞭揚長而去。市民聽了他這一句話，益信太祖是天命真主，各個更心悅誠服不提。越日，太祖降詔追贈周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為中書令，以禮收葬，以旌其忠義。又論翼戴功勞，加石守信為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為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為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都指



宋宮八十演義

揮使並領節鎮。其餘領軍的，一並進爵有差。這時慕容延釗領重兵屯在真定，韓令坤領兵巡關北邊，都在外未回。太祖便遣使往傳諭，許他二人便宜從事。兩人都報稱聽命。太祖即詔加慕容延釗爲殿前都點檢，韓令坤爲侍衛親軍都指揮；授弟趙匡義爲殿前都虞候，改名做光義。以趙普爲樞密直學士，范質依周職守司徒兼侍中，王溥守司空兼門下侍郎，魏仁甫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均同平章事。於是一時附鳳攀龍之士，都已取得高官厚祿了。太祖便又追崇祖考，立四親廟，尊高祖文爲億祖，文獻皇帝曾祖斑爲顯祖，惠元皇帝祖敬爲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爲皇后，考弘殷爲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每年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禘祭，五年一禘祭。先廟已定，又尊母杜夫人爲皇太后，扶掖御殿受朝。太祖下拜，羣臣皆行朝賀禮。太后起先見楚昭輔到家，報知諸將擁立太祖事，卻驚喜道：「我兒素懷大志，今果然作天子了！」此時倒全無喜色，反覺滿面愁容，嚇得太祖忙跪拜道：「母后有甚麼言語，臣兒自當遵依，請母后放下憂心罷。」太后道：「我別無言語，祇愁得是爲君難啊！你可知做了萬民之主，一日萬幾，調度得好，原可享着尊榮；若是失道，便求爲匹夫而不可得。這皇帝



豈是容易做得的麼！太祖再拜道：「臣愚謹體慈旨，敬畏圖治，就是。母后總可寬心！太后遂起退殿。太祖轉身臨朝，冊立夫人王氏爲皇后。太祖元配是賀夫人，生一子名德昭，並二女兒，在周顯德五年病歿了。因此續聘彰德軍節度使王饒女爲繼室，就是今后。太祖尙有二妹，一個已經妖逝，追封爲陳國長公主；一個出嫁與米德福，不幸又做了寡婦，卽封爲燕國長公主，賜居宮中。這燕國長公主，主生得蘭心蕙質，明眉皓齒，的是一位美貌佳人。她祇是命運不齊，所以在此青春年少，正當歡樂的時候，把個並肩比翼的丈夫死了，弄得孤單單冷清清一個兒，在含愁帶恨的當中，將春花秋月的好時光等閒度過，真是可憐可惜到極點了。她自住到宮裏，雖是兄皇加憫，母后垂憐，多撥宮娥給她陪侍，而且特別賞賜，珍奇滿室，羅綺盈箱，怎奈這些都博不得她臉上笑，解不得她胸中愁，還是鎮日價蹙蹙雙眉，長吁短嘆，並不身有解頤的時候。太祖是何等聰明聖智的人，見皇妹這等不樂，早揣知她的心病，想替她對症下藥，可是一時還沒有得着對勁兒的藥物，所以隱在肚皮裏，未曾說出。這日，太祖退朝之暇，步到御園裏去賞玩，一回上林花木，祇見好鳥爭鳴，萬花齊放，天桃豔李，各自



宋宮八十朝義

第六回 應天順人法堯禪舞 彤華影帶恨含愁

六一

戲春，不覺龍顏大悅。正想到牡丹叢裏，看一看天香國色，不料舉眼望將去，見一個與花門
麗的美人兒，站立萬綠叢中，益顯得朱唇一點，紅香欲滴，真是愛殺人也！祇見她腰如弱柳，
臨風幌動，伸出一雙纖纖玉手，對着一朵牡丹，默默地注視着；那多情的淚珠兒，像雨點般
的傾灑在花朵上。太祖看了，不由得也自迴腸九轉，頓時止步立住，陪着灑下英雄淚來。這
正是：

萬點淚傾巫峽雨，

九迴腸似浙江潮。

要知這個對花灑淚的美人兒是誰，下回分解。

宋太祖蓄謀代周，處心積慮，已非一日，不過當世宗在位時，憚其英威，未敢即發。
諸將早已窺破此意，所以世宗薨逝未久，便有陳橋之變，回軍逼宮，儼然稱帝。明
明欺人孤兒寡婦，却還有許多假作。本回寫太祖聞人擁立，竟爾從容不迫，欠伸
徐起。杜太后見報擁立事件，驚喜說我兒素懷大志，今果然作天子。此其微意，已
在言表。古今歷史，無非掠奪與亡成敗，都作如是觀。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七回 綠酒筵前穠歌豔舞 紅燈影裏密愛輕憐

太祖當時心下好生爲難，欲前行勸慰，不好怎樣措辭，且恐增加她的悲感，欲退而不顧，不知她這裏一哭，要幾時纔休，豈不哭壞了她。原來那個站立牡丹叢裏對花灑淚的美人，並非三宮六院妃嬪媵嬙之比，乃是金枝玉葉般嬌貴的燕國長公主。她因獨坐在宮裏鬱悶得荒，故出來御花園裏走走，想藉此散散憂心，不想對着明媚的春光，聽着諧和的鳥語，瞧着鮮妍的花色，越發勾起千種清愁，萬般憂恨，反哭泣起來。太祖因他青年寡居，早就存着一個憐憫的心兒，忽又撞見他，在此哭泣，尤其觸動了同胞情懷，兒女肝腸，也就忍不住在一旁淚落了。正在進退兩覺爲難的當兒，恰巧公主擡起頭來，一眼瞧見太祖，自覺不好意思，見兄陳情，惟有假意裝作未曾瞧見，忙把臉兒一回向，腰兒一扭轉，從斜裏閃開，奔避回宮去了。這一來，太祖倒破了難關，但也無心緒再去觀賞牡丹，祇就站立的所在，像磨兒的在那裏亂轉。轉了好一會，猶如做詩的想得了奇句似的，喜得把手兒一拍，突地自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七回 綠酒筵前頌歌鸞舞 紅燈影裏誓愛輕鸞

六四

語道：得了祇消這麼一行，就解除了他滿腔愁恨，給還了他一生幸福！一邊口裏發話，一邊舉步向寧福宮走去。到了寧福宮，見了杜太后，請了安，太祖便奏道：兒適才在御花園裏瞥見妹子在花前垂淚，兒念着她心痛已深，已給她想了個解救的辦法。兒揣想妹子所以抑鬱不樂，當是空園獨守的緣故。而今祇要給她覓一個同心伴侶，配就美滿婚姻，作成一雙兩好，她自然歡暢了。可巧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也因悼亡，每天上朝，總是帶着一副哭臉兒，合妹子正爾同病。這高懷德係真定人，是後周天平節度使高行周的儿子，出身將門，根基不算淺薄了。又生得堂堂一表，豹頭燕頤，虎臂猿軀，忠心耿耿的是一員忠良勇將。現下做到殿前副都點檢，自是位極人臣。兒意欲將妹子下嫁與他，省得妹子這等抱恨終身。杜太后道：自古男得重婚，女無再嫁，經義昭垂。這事恐未便做得。太祖道：經義雖是如此，但這事不能不從權辦理。妹子正當年少，教她就此守到白頭，不令再嫁，豈不使她喪失一生幸福，再無歡樂之時？好端端的把一個人葬送了。兒現在身為兆民之主，就是尋常百姓，家有憂恨，尚且要設法替他們解除，使之同歸歡樂，何況是自己的妹子呢？兒細想這事，定須這



般辦理，總得情天誼恨，缺月重圓。從來慈母疼愛女兒，沒有那個趕得上的。所以杜太后先前的，礙着禮教，不好教女兒再嫁，說了這幾句執經據禮的話，往後聽着太祖那麼一說，便不固執了，立把燕國長公主召來，徵取她的同意。公主私下裏早想徧了主意，她要重得歡樂，再享幸福，祇有再嫁一條路好走；不過禮教束縛了她，有話難說，有口難開，故而一向鬱悶在心，不敢明講出來。現在得這個明達的兄皇，不拘禮教，許她再嫁，又配着高懷德這樣好夫婿，還有甚麼不同意呢？但終究是女兒們常態，臉皮兒薄，嘴巴兒鈍，不肯直捷答應。願意二字，祇說是惟母后兄皇是命便了。杜太后一聽，曉得公主同意了，便對太祖道：就依你的意見辦理罷！太祖領命退出，卽示意趙普竇儀往說婚事。趙普竇儀領着旨意，卽往高懷德處作伐。高懷德正爲斷弦未續，不免憂愁，忽見趙普竇儀到來，說是太祖要把燕國長公主賜婚與他，真是天錫良緣，豈容謝卻？當下滿心歡喜，滿口應允。趙普竇儀見這個媒一說就成，也十分高興，忙入朝覆旨。太祖便詔司天監選擇吉日。當選擇三月三日爲燕國長公主與高懷德結婚佳期。太祖大喜，詔賜高懷德宿興坊第，以備結婚居住，並諭百官幸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七回 綠酒筵歌韻聯舞 紅燈影裏密愛輕憐

六六

執，三衙親王，中貴士俗，屆期均往致賀。這道旨意一下，因為這是太祖登基後頭一件榮耀的喜事，滿朝文武，誰不要來助興，大家紛紛送禮物，效奔走，忙得個不亦樂乎。高懷德就太祖新賜府第，裏裏外外，盛加設施，鋪張得富麗華貴，一時無兩。祇說那新洞房的擺設，已夠奢侈了。甚麼七寶牀，六安枕，金絲帳，銀蒜鉤，合歡雲錦被，如意月華衾，鴛鴦帳，翡翠簾，青玉案，碧紗廚，玳瑁篋，珊瑚箱，芙蓉鏡，孔雀屏，蓮心蓋，桂子杯，懷翠燭，搖紅燈，宜春勝，增媚香，諸如此類，五光十色，炫耀得人眼睛早花了，那裏數得清呢。總而言之，這種器用，這種排場，要不是皇親國戚家，漫說是擺設不出，見也莫想見着哩！到了吉期，高府備了全副儀仗，擁着鳳輿。高懷德解衣肥馬，入宮親迎。到了宮門，高懷德下馬，由司儀官導入錫館。太祖特頒詔書，拜高懷德爲駙馬都尉。高懷德北面謝恩。當下宮裏亦由鹵簿使準備皇家送親儀仗，排列宮門。司儀官引高懷德出錫館，至內東門外，行拜庭禮。一時，翼雁禮成。祇聞一片和悅的音樂之聲，自遠而近，便見宮娥對對，彩女雙雙，簇擁着這個嚴妝盛飾天仙化人似的燕國長公主，從內宮緩步而出。真個是：



宋宮十八朝演義

宮娥彩女兩邊排，

好似百花齊吐豔，

扶出新人再再來，

讓他一朵牡丹開。

公主登輿，高懷德再拜。拜畢，司儀官導出宮門，司儀官告退，高懷德便上馬先行。至府第前，下馬，佇立門次，恭候公主鳳輿。一會，鳳輿已到，高懷德向輿一揖，啓請公主降輿。公主降輿，高懷德復三揖，然後引入，升階登堂。公主向東立，高懷德向西立，行賓主相見禮。易位，公主轉西向立，高懷德轉東向立，行夫婦交拜禮。禮成，導入洞房，合卺，坐牀，撒帳，一一如儀。公主更衣，高懷德退出。至大廳文武百僚致賀，進祝辭，高懷德答謝，致謝辭。於是一切儀禮已畢，大開筵讌。酒三巡，高懷德傳諭歌舞娛賓。祇見東西兩廊樹，低垂的凝霧留香簾，同時高捲。顯出兩座玲瓏精雅的小舞台，鋪着猩紅的氍毹，罩着藍地錦帳，上面懸着大大小小無數明珠，映射着五色燈光，閃閃爍爍地好像明星在天一般。臺的後方，設着碧紗帷幔，隱約地見得裏邊列着諸般樂器樂師，歌姬舞女。隨見帷幔徐啓，每一處台上走出二十個時樣新妝的歌姬舞女，大都不過十五六歲，梅花體態，楊柳枝腰，各個兒堆着俏，一團兒是嬌。忽地



帷幔內樂聲陡作，奏的是霓裳羽衣之曲，那些歌姬舞女，按着樂聲，歌的作歌，舞的起舞。一時樂聲幽揚，歌喉宛轉，舞態翩翩，又好聽，又好看，而且脂香馥郁，流布席間，更增添無限美感。直把滿座嘉賓，聽得一個個心歡意暢，看得一個個目眩神搖，疑心此身不復是在人間的。范質噙噉稱贊道：像這樣的音樂，這般的歌舞，真是盡美盡善，歎觀止矣！王傳道：真個是哩！

此曲祇應天上有，

人間能得幾回聞？

一時，樂聲已歇，歌舞亦止。至是酒闌席散，衆賓告退。高懷德送罷賓客，回進洞房，公主含羞帶愧的起身相迎。高懷德免不得也謙讓不遑。兩個似禮非禮，欲即欲離，讓了一回，纔相對坐下。坐下了，卻又彼此緘口不語，祇就燈光裏互相偷覷着。靜默了許久，高懷德不知怎的，忽然有這般兒勇氣，立起身來趨至公主面前，深深一揖道：時候不早了，請公主安寢罷！罷！公主當高懷德下這個禮數兒，早立起來將他拉住，及聽到請他安寢的話，不覺對他眉兒一逗，頭兒一低，嫣然一笑。就這麼一來，兩人便很自然的攜手同入羅幃共寢了。自此一結



宋宮八十朝演義



合，燕國長公主是重逢如意郎君，愁恨俱銷；高懷德是更得嬌貴妻室，燕居有偶。可說是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了。甜密的光陰，更是過得快，一剎那間，就度過個多月，忘到了麥秋時候。一日，高懷德正與燕國長公主並姬妾們在府中小宴，擊鼓傳花行酒，恰好這花傳在公主手中，鼓聲住了，該她飲酒。高懷德拿個紫霞明月杯，滿滿的斟了一大杯酒，雙手送至公主櫻脣邊，催她快喝。那時公主已飲得多了，不復能勝酒力，祇是推卻。一推一送，難解難分。在這當兒，忽報急旨宣駙馬入朝，有緊急軍情。高懷德聽了，這纔停止不再強勸，放下酒杯，忽地更衣上朝去了。公主因此，這纔解了酒圍；不然，此刻還被這杯酒兒困住哩。可是酒圍解了，忽地把個歡樂夫婿宣上朝去，又聽說是有緊急的軍情，恐怕這個能征慣戰的駙馬爺，免不了要去效力王事，拋却閨房的歡樂，就把她冷淡了，頓時又蹙鎖眉尖，惹上心來，果然一會高懷德回來府中，劈頭就對公主說道：「公主，我明日就要離開你，出征去了！」公主一聽，不幸果如所料，一顆心就像小鹿兒失了母鹿似的，越跳越急了；又在酒後，心腸兒比平時加倍的熱了，那裏還顧得甚麼侍女輩在一旁見笑，未開言回答，就淚流滿面，哇的一聲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七回 綠酒筵前慶歡舞 紅燈影裏愛輕騎

七〇

哭了。高懷德見公主急得如此，忙着百般勸慰。最後又道：「這回出征，並不是去當大敵，急切難平；不過是區區小醜，強抗王命，大軍一去，馬到就可平伏的；奏凱的時期，總不到十天功夫哩！解勸了半日，公主纔覺心裏少安一點，止淚停啼，向着高懷德道：「究竟去出征那裏，是怎麼一回事呢？」你詳細的說給我聽。」高懷德道：「是去征討那潞州李筠。那李筠是太原人，曾歷事唐晉漢三朝，累積戰功，到周朝得擢升檢校太尉，並領昭義軍節度使，駐節在潞州。當聖上受禪登基的時候，遣使加授他爲中書令。聽說那時節李筠便想抗命拒使，因爲資佐切諫，他纔勉強受命。旋即他打發他兒子李守節，齎着北漢劉鈞結連他起兵反抗聖上的蠟書入朝，表示他不受外誘，忠心服從朝廷的意思。聖上嘉許他忠誠，親寫詔書，再遣使者去撫慰他，並留李守節在朝做皇城使。不料李筠派他兒子來朝，並非誠意，乃是試探朝廷的虛實，以謀相機行事。朝使到了那裏，他竟將他羈留不放歸來。聖上聽得這個信息，便召皇城使李守節還歸道：「你父親已著，你原當加罪；朕特加赦宥，可速即回潞州告知你父親。朕未作皇帝時，你父親可任意作爲；朕既已作了皇帝，你父親怎能不讓我呢？」李守節聞



宋宮八十朝演義

去告訴了李筠，他不但不肯悔過，立時就起兵反動起來。於是他把監軍周光遜等執着押送北漢去求助兵，一面又遣驍將詹珪襲破澤州，把澤州刺史張福殺了，據住州城。今日警報傳到，聖上大爲震怒，所以就宣石侍衛與我入朝，詔命石侍衛作統帥。我作副帥，領兵北去，大加征討。像這等小小反叛，不是馬到成擒，立奏厥功，不必曠日持久的麼？公主道：原來如此。這李筠真是可恨，但願你馬到就剿滅了他！可真是明日就要出兵嗎？高懷德道：正是明日就要出兵。一則是聖命嚴逼；一則是兵貴神速，都是耽延不得的。公主道：那麼待我今晚備酒，與你餞行。高懷德道：餞行是不敢當，祇算是與公主辭行罷。到了晚間，公主真個備了酒饌，就擺在內室中，與高懷德餞行。夫妻二人，淺斟慢飲，席間不知說了幾多兒女情話，纔罷宴就寢。次日五鼓，高懷德起來結束停當，公主又叮嚀許多在外珍重的話，方始別了公主，上朝辭駕。到得朝房，石守信早在那裏候他，遂一同上殿，見駕請訓。太祖宣諭道：二卿此去，進兵務取迅速，慎勿縱李筠西下太行要緊。至若後方，朕當自行督兵策應，隨後即發，二卿放胆前進，就是石守信、高懷德叩頭領旨，退下殿來，同出朝門，至交場點起馬步三軍，



傳令出發。一聲令下，旌旗央央，車馬煌煌，師旅翼翼，一齊啓行。太祖隨即又詔命慕容延釗、王全斌由東路出兵，夾擊李筠。那李筠自襲了澤州，有個從事閻丘仲卿便獻計道：「公孤軍舉事，這種情勢，是很危險的；雖有河東的援兵，恐怕靠不住，未必能夠得他的助力哩！大梁甲兵素稱精銳，是難以與他爭鋒的。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淮水，塞住虎牢，據守洛邑，然後東向以爭天下。這樣纔是上策。」李筠自恃是周朝的宿將，以爲他一起兵，凡屬周朝舊將，定然要倒戈助他，取天下可易如反掌，不肯聽閻丘仲卿的計畫。恰好北漢劉鈞親自領兵到來相助，李筠便率隊迎謁劉鈞於太平驛。李筠見了劉鈞，拜伏道旁，十分恭謹。劉鈞即封李筠爲平西王，賜馬三百匹。李筠便向劉鈞表明他此番起兵，是爲着受了周朝厚恩，所以不敢愛死。北漢與周朝，原來是世代讎敵之國，劉鈞聽了李筠的話，甚是不悅，便令宣徽使盧贊去監督李筠的軍隊。李筠回轉潞州，因爲看着北漢兵甚少，而盧贊又來監軍，心甚懊悔，旋以與盧贊意見不合，時相齟齬，心益憤激，乃留李守節居守潞州，自己率領衆兵南出長平，適撞着石守信、高懷德進兵至此，兩下便排開陣勢，鏖戰起來。正戰鬥間，慕容延釗一軍又



殺到李筠抵敵不住，大敗奔逃，退保大會砦，據險固守。這些險峻非常，石守信等連攻數日不下。高懷德大憤，親冒矢石，督兵直前攻砦。石守信恐他有失，與慕容延釗領兵左右策應，自己牌攻至未牌，還是未得攻取尺寸。李筠看見宋軍兵力漸見疲乏，卻鼓着勇氣，挺刀躍馬，出砦來戰高懷德、盧贊、衛融，也趨馬出來助陣。慕容延釗石守信見了，忙上前敵住。怎當李筠等乃是以逸待勞，此時精力百倍於宋軍。看看高懷德將要敗陣了，猛聽砦內一聲砲響，砦內全是宋軍赤幟，一員宋將領軍從砦內殺出。道正是：

鼓聲方向陣前作，砲火忽從砦內生。

知砦內宋軍從何而來，那員宋將又是何人，下回分解。

男得重聘，婦無再醮，這個不平等背人道的名教桎梏，真不知好端端的葬送了幾何青年寡婦。宋太祖初登帝位，竟不怕後世譏議，居然打破名教之防，而令寡妹再醮，使燕國長公主得以情天補恨，重享幸福，太祖真不愧是個非常人了！本回不惜筆墨詳寫特記，作者對於婦女再嫁問題，不是存有深意麼？至若李筠抗



第八回 兩孤臣火裏盡孤忠 三勇將水邊施勇猛

七四

宋在當時思想，也是未可厚非的，像武王伐紂，義士尚且不以爲然，何宋祖代周，乃是取諸孤兒寡婦的呢？宋太祖遣嫁燕國長公主，若在今日，倒一定有人要恭維他，說他是有這個魄力，打破舊禮教的桎梏。

李筠抗宋，無可非議。宋祖代周，不以義取，人心自多不平。史家所謂順逆，都是以成敗論人，轉不如稗官家言，來得公平。

第八回 兩孤臣火裏盡孤忠 三勇將水邊施勇猛

高懷德忙舉目看時，領軍從砦內殺出的那員將官，卻是王全斌，正是自家兵馬，不覺心下大喜，精神復振，把手中一桿槍使得像驟雨打梨花一般，一陣緊似一陣。李筠正驚訝砦內宋軍不知從何而來，把他的據守地破了，現在前後左右都是宋軍，如何還能取勝，忽又被高懷德槍法越逼越緊，便不敢抵死戀戰，一聲猛吼，虛砍一刀，離開高懷德，匹馬衝出重圍，往北奔去。那盧贊衛戰，早就被石守信慕容延釗殺得他二人落荒逃走了。此時砦內外經



王全斌這枝生力軍一陣砍殺，所有李筠的軍兵，除橫尸在地以外，更尋不出一兵一卒。於是高懷德與石守信慕容延釗，合着王全斌，遂一同收兵入砦，暫時休息，再行前進。當下石守信問王全斌道：將軍卻從何處到此，巧合成此奇功？王全斌道：我與慕容將軍分手，原擬潛師襲取澤州，進至中道，因前路多山，道路崎嶇得很，恐防孤軍有失，反損軍威，故爾轉兵向這裏來會合元帥，不想湊巧就助了一臂之力，殺退李筠。說着，忽有殿前侍尉到來，報說御駕祇在五里外了，即刻將至。石守信等聽了，忙率隊出砦迎接軍駕，擁入砦內。參拜已畢，石守信奏明一路軍情。太祖甚喜，便命一律歸帳憩息。石守信等退下，各自歸帳不提。次日，太祖下令親征，率領石守信等一齊拔寨前行。果是山路險峻，亂石塞途，人馬難行，兵士都著負石，立時成爲平坦大道。於是諸軍陸續進發。將近澤州，藍旗來報：前有李筠率兵據住要隘，阻着進路。太祖發付藍旗去了，傳命紮住營寨。安營已畢，太祖傳令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各領三千健卒，前去攻奪險要。高懷德等得令，即忙領軍前去，分三面進攻。王全斌



攻左，慕容延釗攻右，高懷德取中路。那邊李筠見宋陣分三面來攻，亦即分兵迎戰。令盧贊居中迎住高懷德，河陽節度使范守圖居右迎住王全斌，自己居左當慕容延釗。兩陣上六枝兵馬殺在三處，直殺得塵土揚天，血花濺地。戰鬥了半日，祇見高懷德接連幾槍，直上盧贊當胸刺去，盧贊招架不開，高懷德喝一聲下去，就把盧贊刺落馬下，做了戰場之鬼。高懷德得了手，趁勢躍馬趨左面，助王全斌雙戰范守圖。高懷德一馬趕到，對范守圖喝道：「河陽叛賊，你怎得也幫着李筠反抗朝廷？休要逞能，看我來擒你！」說着，向范守圖左七右八，上下五，一槍比一槍緊急刺去。王全斌見有助力，把雙槍一並，變着解數，照范守圖貫頂直刺。把個范守圖就弄得上下左右沒了遮攔，手忙腳亂。高懷德把馬一夾，把槍一逼，伸過後臂，乘范守圖向後一閃時，就把范守圖生擒過馬來了。於是又與王全斌轉右面去圍困李筠。李筠一見，膽顛心慌，撇了慕容延釗，撥回馬就跑。衛融正壓着陣，見李筠已敗走，他也不敢落後，隨着就奔。李筠衛融一氣逃入澤州城內，將城門閉了，這纔住腳。高懷德王全斌慕容延釗三枝兵馬合爲一路，向前便追，把李筠的那些兵卒，殺得尸滿郊原，血流徧地。一直追



宋宮八十朝演義

到澤州城下，見城門已開，便把城圍住，猛力攻打。那時紅旗早傳報太祖。太祖即傳令進逼澤州城。到了城下，見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正攻打東西北三城。太祖便命馬全義攻打南城。李筠見四城被宋軍攻打甚急，忙令僊珪登城督兵守禦。僊珪到了城上，見宋軍愈攻愈急，料得孤城難守，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也顧不得李筠了，就縋城遁去。李筠得報，急得倉皇失措，仰天長嘆道：我死於此地了！便向衛融說道：大會峇失敗後，還得與將軍並盧贊會合，據險以保此城。今險隘已失，盧贊陣亡，范守圖遭擒，僊珪又遁去，祇賸得我與將軍二人，眼見得此城是不能保了。我萬不能待城破爲趙匡胤所辱，即將一死以全我忠義。盡我臣節。將軍不必再顧我了，自尋生路去罷。說了，即舉火自焚而死。衛融見李筠赴火而死，想要跟着投入火裏，卻無有這股勇氣，祇得向南城逃命而去。這時南城已被馬全義率勇士數十人，攀堞進入城中，開了城門，放入宋軍。適遇衛融四馬奔逃，馬全義出其不意，突出其前，喝聲：敗將往那裏走！攔腰一鞭，把衛融打了個躲閃不及，翻身墮馬。衆兵士一擁上前，將他擒住。太祖隨卽進城，傳令諸將勿肆殺戮，收降李筠殘兵，將火救滅。於是檢點府庫，出榜安

宋宮八十朝義

第八回 兩孤臣火裏盡孤忠 三勇將水邊施猛勇

七八

民馬全義解上衛融。太祖向衛融道：李筠已死，城又破了，你還不降順嗎？衛融怒目厲聲道：你能負周，我卻不能負漢！太祖聽了，怒氣勃發，親取鐵搥擊衛融的頭。衛融被擊頭破，血流滿面，依然不屈，大呼道：我得死所了！太祖乃拋了鐵搥，對左右道：真是一個忠臣！便命衛士解放衛融，用好言安慰一番，即命他做太府卿。衛融遂降順。北漢劉崇聽說澤州破了，李筠死節，嚇得不敢接戰，連夜引兵逃回去了。越兩日，太祖再進攻潞州。李守節已探聽明白澤州失敗情形，那裏還敢拒戰，即獻城歸降。太祖見李守節確是誠心順服，便赦了他的罪，並命為潞州團練使。李守節叩頭謝恩。至是潞州已平。太祖下令息馬三日，然後班師回大梁。這時已是七月了。還至大梁，重賞諸將士，並詔撫潞澤兩州之民。又定以大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高懷德回到駙馬府中，燕國長公主含笑相迎，懇勸慰問，忙着備酒接風。這一席酒，夫妻倆有說有笑，不盡歡喜比較送行那番的一席酒，彼此愁眉苦臉，真是有天淵之別。今昔之感了。過了數日，南唐李景遣使齎表入朝賀捷，並附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密書。太祖展閱一過，原來是李重進不願臣服太祖，想要舉兵反抗，乞求李景助他一旅之師。當下太

宋宮八十朝演義

祖便對南唐使臣道：爾主忠誠如此，不爲叛賊所誘動，朕甚嘉慰。爾回去轉告爾主，添兵守住各處要隘，勿使叛賊侵入境內。朕不日就發兵去討平叛賊。南唐使臣領命自去了。太祖即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入朝，口詔道：朕念李重進乃是周太祖的甥兒，屬在周之懿親，且嘗與朕共征伐，故朕討李筠時，嘗遣陳忍誨前去賜他鐵券，優旨撫慰，表明誓不相負。而今李重進不知感恩，膽敢密約南唐，蓄謀圖朕；若不速加征討，便是養癰貽患了。命爾四人分領精兵，間道馳往揚州，翦滅此叛賊。戰陣宜勇，但是不可大意，切記朕語，勿負所望！石守信等四將領旨，即日整軍往江南去了。原來太祖當受禪登位時，即降詔加李重進爲中書令，命他移鎮青州。李重進接到太祖詔命，似爲太祖命他移鎮，是存着忌他之心，很不自安。後來聽得李筠起兵抗宋，他便差遣一個親吏翟守珣往潞州聯盟，協議南北夾攻。誰知翟守珣卻與太祖有舊，他不往潞州，反潛投汴都見太祖，陳說李重進謀叛事實。太祖謂翟守珣道：卿與朕相識有年，今特來以秘密報朕，卿真不負故交了。現在朕當親征潞州，不遑南攻，朕一方遣使賜李重進鐵券，一方便煩卿爲朕善言勸他緩發，免得二難同作，使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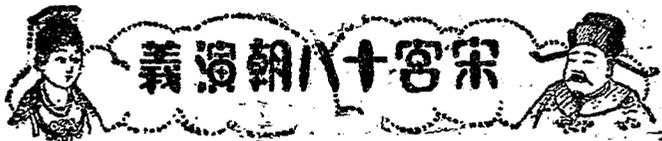
雙方受敵。霍守珣遵旨而退，回到揚州，見了李重進，說了一篇謠話，教他坐觀成敗，不可輕舉。李重進因此，果然按兵不動。太祖也就命陳思誨往揚州，賜李重進鐵券，好言安撫。李重進留住陳思誨，說是待太祖還汴時，一同入朝。等到太祖平了潞州，奏凱之日，李重進殊有懼意，想隨陳思誨入朝。太祖偏將向美湛敬沮阻李重進道：公爲周室至親，終不免遭宋主之忌，不先發制人，等到他來討伐，再謀抗拒，那就遲了！不如拘住宋使，並懇求南唐助力，即行舉義。李重進遂將陳思誨拘住，一面致書南唐，求他助力。不料兵猶未發，宋軍已經壓境。李重進大驚道：唐兵還未出動，宋軍卻已南來，怎麼是好呢？向美道：原已修繕甲兵，預備與趙家一爭雌雄，而今他既已發兵前來，自然要以兵戎相見，還遲疑甚的？湛敬亦道：宋軍乃遠道而來，我軍是以逸待勞，他實犯了兵家之忌，預料一戰就可大破宋軍，管叫他片甲不回哩！李重進道：如此，應怎樣備戰呢？向美道：我請領兵萬人，前去邀擊於他，定須生擒石守信等來見，公祇安坐城中，靜待紅旗報捷就是了。李重進依言，就命向美湛敬領兵一萬，前去迎戰，自己真個居守城中，靜俟戰報。向美湛敬得了命令，得意揚揚的領軍前往，據河擺



成陣勢，以禦宋軍。石守信等到來一見，王審琦便道：「李重進命這等不知兵事的人領兵作兒戲，真是自取敗亡了。」石守信道：「且莫管他這些，請宋將軍守住營寨，你我同李將軍就水邊先掃滅了韓，再去捉李重進罷。」王審琦、李處耘齊道：「願隨將軍，滅此朝食！」於是宋軍守住營寨，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各領敢死士兵五百，向水邊來戰。向美、湛敬接着，五員將殺做一團，戰在一處。兩下裏各趁威勇，奮力戰鬥。不到數十回合，湛敬力怯，漸漸敗退。向美卻被王審琦將雙刀逼住，他雙槍施展不得，給石守信舉起霜花劍，攔腰一揮，把一個人頓時分做了兩半個人。湛敬一見，嚇得三魂渺渺，七魄喪了六魄，氣力益發不濟了，恐怕要合向美一樣，便棄了李處耘，向後飛逃而去。這些兵卒見兩員主將一死一走，大家祇嚇得槍掉刀落，像豕突狼奔的亂竄。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這三個猛將軍，那個還肯刀下留情，一陣趕殺，就如砍瓜切菜一般，殺得一齊身首異處，血肉狼籍。李重進正在等待佳音，忽見湛敬狼狽奔回，心膽兒早寒了半邊，勉強問道：「將軍出陣，勝敗如何？」湛敬此刻還是神魂未定，所答竟非所問，道：「我不能再戰了。」李重進怒道：「我問的是勝敗如何呀？」湛敬被他怒聲一喝，神魂

宋宮八十朝義

倒歸了位，忙答道：「竟是殺得大敗，除我一人外，所有向將軍及一萬兵士，片甲不回了！」李重進不聽猶可，一聽此言，祇聽呵呀一聲，咕咚一響，連人並坐椅翻倒於地。左右連忙上前扶起，擡進帳中，將他救醒。李重進醒過來，頓足道：「一敗至此，銳氣喪盡，我就奮起當年勇氣，親自臨陣，也是無益於事了！」說着，連聲長嘆。正慌急中，忽探馬入報：「宋主已親自到來，行將及城了！」李重進忙命衛士扶着，登城看望。祇見宋軍如潮水一般湧了過來，宋天子全身甲冑，張着黃蓋，乘着駿馬，仗着長劍壓隊。李重進連着又長嘆了幾聲，便即下城，回到帳內，流涕謂左右道：「此城破在頃刻，我爲周朝舊臣，理當一死全節，爾等無麼，且各自逃生去罷！」左右便請殺陳思誨。李重進道：「我而今舉族要自焚了，還殺他做甚麼呢？」正說間，祇聽城外連天礮響。李重進催促左右道：「事急了，爾等各速自爲計罷！」說着，即命家人舉火，全家自焚而死。湛敬等見李重進已葬身烈燄青煙中，即往將陳思誨殺死。城中無主，登時大亂。幸得宋軍這時已攻破了城，太祖並各軍都進城來，撲滅烈火，制止騷亂，收撫敗兵，一時安靜。太祖傳命查問陳思誨下落，並捕治助逆餘黨。一時，兵士入報，陳思誨已殺死獄中。太祖不勝歎息。



宋宮八十朝演義

命厚禮收葬。隨即石守信等解上湛敬等數百人。太祖問明俱係逆黨，盡命梟首。揚州悉平。太祖又命訪得霍守珣到來，太祖慰諭有加，叫他隨駕還朝。霍守珣奏道：臣與李重進相處有年，今已就死，臣不忍見他暴骨揚灰，懇求陛下特開天恩，許臣收拾他的骨灰，葬郊野，臣便死亦無恨了！太祖道：朕於李重進亦甚憐惜，尤當依卿所奏，朕不爾罪。霍守珣謝恩起來，即去收拾李重進骨灰，貯棺埋葬，然後隨太祖還朝。南唐李景聽得太祖御駕親征揚州，今已平定，特遣使臣到來犒師，並遣兒子從鑑代自己朝參車駕。太祖厚加獎慰，遣歸南唐。於是太祖便下詔班師，即日自揚州返蹕。既回朝，乃優賞出征將士，命霍守珣補官殿直。沒有好久，又命霍守珣爲供奉官，不時伴駕飲宴。旋霍守珣見太祖常出朝微行，即進諫道：陛下爲萬民之主，一身繫天下安危。而今天下初定，人心未安，車駕輕出，倘有不測，爲之奈何？太祖笑道：卿不必過慮！自來帝王創業，都屬天命，不能勉強做得到的。如果天降禍患，就是有心避免，也是避免不得的。我生有命在天，宵小怎能奈何我呢？像當日周世宗在的時候，見有方面大耳的將士，便疑心將必不利於他，時常殺死；朕終日陪侍於側，卻到未嘗遇害。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八回 兩孤臣火裏避孤忠 三更將水邊施猛勇

八四

可見天命所歸，任何人都暗算不到的哩！翟守珣又奏道：雖是如陛下所說，一切繫於天命，究竟身為天下之尊，肩荷天下之重，還須多多珍重，常存戒心，爲是太祖道：朕此後不忘禱言便了。忽一日，太祖又輕車出宮微行，正經過市街，從人叢裏擠過，祇見一道白光，爍爍從半空裏直撲過來，撲的一聽，一個鐵彈子正打在太祖車輪上，車輪立時折了，不能進行。接連又是幾道白光飛撲過來，祇聽撲撲撲的幾聲，太祖隨着叫了一聲「阿呀」，往後便翻身倒了。這正是：

祇道沙中錐不利，
彈丸霍地貫珠來。

要知太祖性命有無危險，下同分解。

坐觀成敗，看是聰明人語，其實這四個字，正不知害盡了多少人。李重進不於李筠舉兵之日，當機立斷，奮起響應；直待李筠敗死，大勢已定，再圖反抗，焉得不敗。歷史上類此之事正多。大好機會，奉送與人，纔怪自己太想取巧的不好。



第九回 趙太祖杯酒釋兵 郝夫人侃言談婚姻

太祖往後翻身倒了下去，早有便衣衛士擁上前掖住，一些兒沒有傷損。那幾個彈丸，都是打在車輪上，一個兒也沒有中着太祖。於是那些衛士，便前後左右擁護着太祖，步行而前。太祖一面走着，一面笑着說道：朕是有命在天，那些暗器怎能傷害得朕躬呢？衛士便奏請追緝刺皇犯駕的人。太祖道：不可！我已說過，朕乃生有天命的，如果有人應得天命，朕當任他所爲，不加禁止；爾等萬不可違反朕旨，抗拒天命！衆衛士同聲道：謹遵聖旨！遂不追究刺皇犯駕之人。一路行至趙普住宅前，太祖命衛士退去，獨自進入趙普第中。趙普家人見了，慌忙報白趙普。趙普更衣不及，祇隨手拏一頂朝帽戴上，恩恩地趨出迎駕，把太祖導入廳中，請太祖上面坐了。參拜已畢，趙普奏道：臣不勝惶恐！臣屢諫請聖駕不可輕出，以避不虞，奈何陛下今日復有此行呢？太祖道：卿還不知哩！今日在途，竟有使暗器想傷害朕躬呢！便將適間飛彈擊折車輪之事，並對衛士所說的話，一一說與趙普。早把個趙普嚇得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九回 趙太祖杯酒釋兵權 郝夫人假言談婚嫁

八六

跪倒在地下，叩頭不迭，口稱：陛下受驚了！臣不及護衛車駕，萬死！萬死！太祖忙把趙普扶了起來，說道：卿有何罪呢？且朕並未受着驚。朕所以每常輕出，不怕有人暗算，原就存着聽天由命的心意；縱是泰山崩於前，朕自是目不轉瞬，何況是這區區幾個鐵彈兒呢？趙普奏道：雖說是有天命，但是人心叵測，定說天下人無一個敢逆天而行；臣之愚笨，不敢確信。就現今典兵諸將而論，未必便個個靠得住；萬一有一人乘間竊發，禍生肘腋，那時措手不及，後悔便遲了！所以爲陛下萬全計，依臣淺見，願陛下自加珍重，爲是太祖道：似石守信、慕容延釗、王審琦這些將帥，都屬朕之故人，與朕共患難已久，朕深知都是赤膽忠心的，必不致叛朕生變，卿亦太覺過慮了！趙普又奏道：臣非敢懷疑諸將，妄自揣測他們不忠誠，不過據臣觀察他們，似都不是統御之才，恐或不能制伏部下；如果部伍中有人圖富貴，脅迫他們生變，那時他們欲罷不能，便不得不唯衆人之意是從了。陛下明察，當鑒及此！太祖聽了這一番奏議，連連點首。沈思了半日，復謂趙普道：朕今貴爲天子，豈復在外有甚貪戀嗎？正因國家初立，人心是否悅服，未可斷定，所以微行訪察，以便設法銷弭禍患於未然。若不爲此，朕

宋宮十八朝演義



又何必外出呢？趙普答道：但教權歸天子，他人自無從生心，陛下也可無爲而治；微行察訪，正自不必哩。太祖復又點首。又議論了一回，太祖卽起回宮。轉瞬間，又是建隆二年元旦，太祖置酒大宴羣臣，趙普乘間復奏請太祖早設法收攬大權。太祖道：卿毋急急，容朕緩緩圖之。趙普恐觸怒聖意，不敢再奏，默默而退。自此歷經二三月，太祖對於擁兵諸臣，依然無所變動。趙普心下，私自着急。到閏三月，太祖纔詔調慕容延釗爲山東道節度使，撤除殿前都點檢職官，不復除授。韓令坤亦同時罷侍衛指揮使，改爲節度使。趙普心下，纔少覺安然一點。到七月間，一日微雨，御院梧桐數株，被雨洗去塵埃，枝清葉秀，分外蒼翠可愛，微風起處，葉底涼生。太祖開閣當此，心意悠然，便召趙普縱論天下事。太祖喟然嘆息道：自唐朝末季以來，數十年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兵革不息，生民塗炭，甚麼國利民福都談不到了。朕現在想銷弭天下之兵，樹立長治久安之計，該怎樣辦法呢？趙普答道：陛下講到這兩句話，是國家人民的幸福了！據微臣的愚見，唐末之所以大亂，五季之所以紛爭，弄到當時這個局面，統是由於節鎮的權柄太重所致，而今要想免除以前的禍亂，便當反轉其道，收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九回 趙太祖杯酒釋兵權 郝夫人假言談婚姻

八八

創節鏡的兵權，那麼天下自然安寧了。太祖道：朕已曉得了，卿不必再講。趙普叩頭告退。這日晩朝，太祖設宴於保和殿，召石守信、王審琦、張令鐸、趙彥徽等入宴。飲到大家十分酣暢的時候，太祖忽止酒停杯，屏退左右，向諸人道：朕若不是卿等扶助，也不會有今日；但是作天子亦太不容易，還沒有作節度使那時候快樂哩！朕自從作了天子，總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懷懼耽憂，沒過得一天自在的日子。石守信等站起來敬問道：陛下有甚麼隱憂呢？太祖嘆道：這是不難知道的。這個皇帝位子，那個不想要坐呢？石守信等連忙跪下叩頭，奏對道：陛下何出此言？現在天命已歸陛下，國家已甚安然，那個還有異心呢？太祖道：朕與卿等全是故交，卿等固然沒有此等思想，怎奈卿等麾下要貪圖富貴呢？倘若一旦他們定了計較，把黃袍加在卿等身上，卿等雖是不想做，又有甚麼辦法呢？石守信等哭奏道：臣等愚昧，想不到這裏，惟求陛下哀矜，指示臣等一條生路。太祖道：卿等且起來坐了再說。石守信等忙叩頭謝了，起來坐下，恭聽聖諭。於是太祖說道：朕想人生不過百年歲月，又同白駒過隙一般，過得很快，一忽兒便過了一世。所以要想富貴，不過是想多積些金錢，滿足自己的娛

宋宮八十朝源義



樂，使子孫不致窮苦罷了，沒甚旁的意義。朕爲等卿打算，何不拋卻兵權，出守大藩，買些良田美宅，爲子孫立定個永遠不動的產業，養些歌童舞女，伴着日夜飲酒歡娛，就藉此安安樂樂的終享天年。朕並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忌，上下相安，世世親睦。這樣不很好嗎？石守信等忙又離座拜謝了，奏答道：陛下憐念臣等一至於此，真所謂生死骨肉了。太祖遂命洗盞更酌，君臣大樂，盡歡而散。次日，石守信等都上表稱疾，求罷典兵。太祖卽照准所請，傳詔命石守信做天平節度使，高懷德做歸德節度使，王審琦做忠正節度使，張令鐸做鎮寧節度使，趙彥徽做武信節度使，都罷宿衛就鎮。諸將奉到了旨意，卽日拜表辭朝。太祖又特詔留石守信高懷德在朝伴駕，其餘王審琦等都厚加賞賜，一一用好言安慰了一番。王審琦等感激涕零的去了。石守信高懷德二人雖留着，但典兵的實權卻不在手中了。後來太祖想調取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典禁兵，趙普忙諫奏道：現在符彥卿的名位已經很大了，豈可再委任他以兵權嗎？太祖道：朕待符彥卿很好，豈忍相負嗎？趙普又奏道：天下事未可知，宋何以代周而興，陛下宜取爲殷鑒。太祖默然，這事遂不再提起了。原來這



符彥卿係宛邱人，父名存審，曾任後唐宣武軍節度使。符彥卿幼擅騎射，長益驍勇，歷晉漢兩朝，已累鎮外藩。周太祖卽位，授天雄軍節度使，晉封衛王。世宗朝迭册他二女爲后，加封太傅。至太祖登基，因皇弟趙光義與符彥卿爲翁婿，所以加封他爲太師。真可謂是位極人臣了。怎麼說趙光義與符彥卿爲翁婿呢？說來話長。這樁婚事，還早在太祖未曾代周時哩。一日，冬雪初晴，趙光義帶領從騎數人，在東郭門外射獵消遣，恰見一喜鵲，立在靠牆一株楊樹枝頭亂噪。趙光義彎弓一彈打去，正中喜鵲左翼，卻飛落在符彥卿後花園中。一來是神差鬼使，姻緣有定；二來是趙光義淘氣，幼而無知。他見喜鵲飛落人家園內，也不管三七廿一，就越牆進去尋取。趙光義剛剛跳下牆去，便被兩個侍女瞧見，驚呼道：「有賊！有賊！趙光義猛被這兩個侍女一叫喚，竟把公子認作偷兒，自覺慚愧，心下着急，欲進不能，欲退無路。那時忽從鴛鴦池前，松竹亭畔，太湖石後，轉出一個年方及笄的絕代佳人，祇見她嬌滴滴，向着兩個侍女叱問道：「大驚小怪的，那裏有賊？那兩個侍女偏不肯替人留情面，把手向着趙光義一指道：「這不是賊麼？那佳人把頭一擡，蛾眉一聳，兩道明亮亮地的目光，向着趙



宋宮十八朝漢義

光義直射過來。趙光義也正把兩道目光向着那佳人直射過去，心裏欣羨：怎麼生得恁地美麗呢！當時兩隻眼睛，四道目光，一邊射來，一邊射去，一時都看呆了。原來這趙光義也是個美男子，雖然無子建般才，卻正有潘安般貌。兩下裏，你看我意下垂愛，我看你心上生憐，你憐我愛，所以便彼此看呆了。兩個侍女旁觀着，卻莫名其妙，推着那佳人道：小姐！你祇是看着這賊怎的。趙光義聽着喚的是小姐，就猜定那佳人是小皇姨無疑，因為常聽得說：世宗還有一個小皇姨，就是符彥卿的第六女，生得姿容絕代，正在青年，待字閨中；現在這個小姐，恰是年輕貌美，可不是她嗎？那小姐聽侍女這麼一喚，纔打斷了視線，向侍女道：去罷，他是誰家公子，大膽越牆入園做甚麼？難道真不自尊重，想要作賊嗎？一個侍女走上前問道：你這人，我家小姐問你，姓甚名誰，怎麼這般行徑。趙光義忙作揖道：煩回復小姐，小生是趙司公之子，趙點檢之弟，名喚趙匡義的便是。此時趙光義尚未改今名，所以答話如此稱謂。侍女又道：你且說來此何幹，那一個和你背什麼家譜。趙光義被他一搶白，不覺紅了臉，自覺不好意思，忙掉回臉去，想略靜一靜，待面色復了原狀再答話。那邊小姐見了，甚是憐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九回 趙太祖杯酒釋兵柄 郭夫人侃言談婚姻

九二

惜他，便喚着侍女道：待他慢慢地說，你怎樣專門搶白人？侍女不敢作聲。趙光義纔又回過頭來，續說道：我因雪霽天晴，放馬游獵，偶彈一喜鵲，飛墮小姐園中，一時孟浪，越了範圍，乞恕冒昧之罪。於是那侍女回到小姐面前，一言不增，片語不減，照樣回述了一遍。小姐遂謂趙光義道：令尊與令兄，都和家君同朝，有通家之好，公子可謂不是外人；如果適間取正道入園，侍婢們當不敢語言冒犯，就是他人見着，也自然沒有話說；如今這等，卻礙着禮數了。人言可畏，此地不好讓公子久停，就請從那邊門出去罷。命侍女道：去開了那門，讓趙公子出園。趙光義不敢更去尋拾那隻喜鵲兒了，即向符小姐遠遠地一拱手道：多蒙小姐海涵，謹記高情，就移步隨那侍女從那壁後門中走出。趙光義一出來，侍女就呀的把園門關了。趙光義悵望了一回，纔呼喚從騎牽過馬來騎上，取路回去，一路上心裏好像失落了甚麼似的，忐忑不寧。回轉府內，太祖已下朝回來了，趙光義便把適間的事述與太祖，並極贊符皇姨美貌多才。太祖聽了，笑道：這事不是偶然的，定有天緣在着，待我明日請託范樞密給你說媒去罷。你意下如何呢？趙光義道：不敢請求，實所深願。太祖一笑，翌日，太祖果然去到



范質府中，請託他到符彥卿處，給乃弟趙光義說媒。范質道：真巧得很！符太傅的夫人，與拙荆適有姻誼，少時叫拙荆去爲令弟求婚，當沒有不諧的。太祖喜道：如此，敢請奉勞。尊夫人一行，倘得如願，定當不忘玉成的大德。范質道：這等美事，當得效勞。太祖遂辭出。范質進去，說與夫人郝氏，叫他就入符府說親。郝夫人到了符府，見過符彥卿夫婦，說明來意。符彥卿道：這段婚姻，實是很相宜，本來我很願意要允下的。怎禁昨日聖上會親爲韓節度的兒子作伐。而今若允了趙司空這邊，便顯然違了聖命。許與韓節度那邊，又失了夫人情面。倒是事出兩難了！郝夫人道：不然，擇婿不可以勢位情面爲轉移的。大凡婚姻之事，總要使郎才女貌，兩相匹配，那麼結婚後纔能男歡女悅，夫倡婦隨，造成夫婦男女間一生幸福。如果祇管執着勢位情面，不問兩家的男合女相配與否，就這麼強爲婚姻，碰着好，這樁事便算天假之緣，沒得說；要是不好，就平白地斷送了自家兒女一生幸福了。所以爲女孩擇婿，就當以選擇那男孩子的性情品貌，恰恰與女孩兒相當爲標準；那勢面情面，却是一樁不關緊要的事件了。就現今韓趙兩家的兒子論，趙公子不啻龍鳳，韓家兒乃同犬豕。怎好把自家



宋宮十八朝義

女兒撇開龍鳳，不配，使她嫁與大家呢？就是聖上，身為兆姓之王，當然是很明白這個道理的，不見得強逼人家婚嫁，造就惡姻呢。符彥卿道：話雖這樣說，可是此事實有礙難處；現在我已想定一個主見，也不確許於韓家，也不確許於趙家，竟是聽天主婚罷。我做效古法，於門前高搭彩樓，待我女兒自往樓上高拋彩球，指定韓趙兩家公子到樓前接取，誰家公子接着，就嫁與誰家。如此事取巧合，婚由天定，兩家便無怨言了。郝夫人道：這個辦法，實在亦未必合理；但我不能替兩家硬作主張，祇好把這辦法回復趙府了。郝夫人即辭回，告訴范質，去回復了此事。符彥卿便占了個吉日良辰，在府門前高搭彩樓，命女兒在樓上拋球擇配。先日發帖知照韓趙兩府，屆期命兩公子前去接球。撞婚。韓趙兩府，得着帖書，也祇得依照辦理了。這日，已是符小姐拋球招婿的日子，韓通命兒子吉服盛從，到樓前接球，太祖也叫趙光義鮮衣華服，打扮齊整，並選十六名家丁，擁護前往。那些市街人民，一齊來參觀喜事。這正是：

彩球綰作同心結。

美滿良緣一線牽。



宋宮八十朝演義

要知道彩球是被韓公子接着，還是被趙光義接着，符皇姨畢竟嫁與誰家，下回分解。

宋太祖微行，翟守珣趙普都諫阻以不虞爲戒，他總說有命在天，及至飛彈中車折輪，還說是有命在天，自古英雄好爲大言欺人，真是的而且確。其實當微行之先，左右密護之術，便已安排周備，有恃無恐，並不是無備而行的。觀於飛彈連發，獨中車輪，太祖翻下，便衣衛畢集掖住，事後復不許追緝刺皇犯駕之人，故示寬大，就可知道了。然因趙普一語，悟微微行之無益，斗酒之間，立釋石守信等諸將兵權，太祖的明決果斷，能作能行，也實在有大過人處。至郝夫人談婚姻問題，也是一時名言，可惜還不徹底啊！宋太祖微行，自謂有命在天，此是好雄大言欺人。烏盡弓藏，千古一轍。杯酒釋兵權，較諸誅戮功臣的，畢竟好得多了，郝夫人談婚姻問題，頗有見地。符彥卿主張拋彩球，真是惡俗不堪，遠不及夫人來得高明。

第十回 皇姨招配輕擲彩球 都監賞軍大啖人肉

第十回 皇姨招配輕擲彩球 都監賞軍大啖人肉



一座花兒錦兒攢成的彩樓，盪起於符彥卿府門前，遠遠望去，祇見五顏六色，鮮明燦爛，又像是一堆花朵，又像是一團錦簇。那位天仙般的符皇娥，雙手捧着個彩球兒，端坐樓中，兩行侍女，站立左右，就好像是綠葉扶持着牡丹。樓下人山人海，萬頭攢動，一齊擁擠在那裏，湊熱鬧看喜事。惟有樓前一箭之地，不許他人越雷池一步。祇是那韓公子與趙光義兩個人，各享着特殊權利，在這禁地內，平分占立着地步，等候那綵球兒帶着好姻緣飛下來。這兩家帶來的家丁，就在這特殊範圍外，分東西兩頭，一個個鵠立以俟。這時彩樓上樂聲陡作，符皇娥起離坐位，執着彩球，出至樓前。她那時便顧不得萬目睽睽，集視於她，展動一雙秋水明徹的眼珠兒，照着樓下的韓公子與趙光義兩個，着實瞧了幾眼。趙光義是已經在她家後花園裏見過面，並且看得很清楚，認爲很合意的。那韓公子，是夙昔無緣，雖屬通家，卻未曾識面過，不曉得他是長子矮子，胖子瘦子，生得如何，長得怎樣。所以當時她首先向趙光義瞟了一眼，覺得他今日的打扮，比前日更漂亮了，端的是人品軒昂，儀表出衆，便轉過目光去瞧韓公子。呵呵呀！她不看時，猶可想着他三分，而今一看，便半分兒也不肯想着。



宋宮八十朝演義

他了而且還覺得他這樣面目可憎的人，須得立時離開此地，免得看着他惡心。你道那韓公子的人品，到底生得怎樣，何以使她看了這等不滿意呢？原來他那副尊容，實在生得十分難看，臉兒漆黑，就像一塊黑炭，背兒彎着，却似一張彎弓。祇這兩樣，便已不能入選，其餘可不必說了。當下符皇姨心兒上，眼角邊，就止有趙光義這一個可意人兒，將彩球向上，高一舉，往下輕輕一擲，真好眼力，不左不右，不偏不歪，端端正正，打在趙光義頭上。韓公子一見，心裏一急，氣往上一逆，便不能甘認失敗，靜悄悄地竟自奔過來搶球。符皇姨在樓上看着，心裏又急，可是不好怎麼樣，想道：不要給他搶去，活活的把我坑殺了！說時遲，那時快，趙光義早把雙手往頭上一承接，就把個彩球兒緊緊地移抱在當胸。同時他家丁一圍上，牽到青驄馬，他一躍上去，家丁就簇擁着一陣風回府去了。韓公子祇弄得個望塵莫及，長嘆了一聲，死了這個僥倖心，沒精打采的帶了一班家丁，往他那不幸的家門而去。符皇姨此時，纔放了一顆心，喜孜孜帶領一羣侍女下樓，進入府內，回明父母。符彥卿大喜道：一塊石頭落了地了！原來符彥卿也知韓通的兒子醜陋，不堪匹配女兒，趙光義卻是有龍鳳之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回 皇親指點輕擲彩球 都監賞軍大賺人肉

九八

姿，天日之表，正是女兒的適當佳偶。祇是礙着世宗親爲韓通的兒子作伐，推辭不得，僭於至尊的威嚴，但願不得要把好女兒許給醜郎君。幸遇着兩家同時求婚，效法彩樓招配故事，得以避韓就趙，免了一種爲難。於是符趙兩府，又忙着結綵懸燈，備辦喜事。一邊是女兒出嫁，一邊是公子結婚。直鬧到喜事辦畢，兩府纔復歸安閒。這一段佳話，便是趙光義與符彥卿所以爲翁婿的緣由。過了些時，永興軍節度使王彥超，安遠軍節度使武行德，護國軍節度使郭從義，定國軍節度使白重贊，保大軍節度使楊廷璋等，連袂入朝，同時召見。太祖賜宴於後苑，席間從容謂諸人道：卿等都是國家的老臣，長久鎮守在外邊，公事又繁瑣，殊不是朕所以優禮賢臣的本意。說到這裏，王彥超已明瞭太祖的意思了，忙避席跪奏道：臣本來沒有甚麼功勞，卻一向受着榮寵，心裏異常慚愧。現在年紀又衰頹了，請陛下賜臣歸老田園，這是臣極所願望的。太祖離座，親手把他扶起，着實獎勵了一番。武行德諸人卻不懂得太祖的微旨，還祇管爭着陳述自己往昔的戰功，及所經的艱苦。太祖不悅道：這都是前代的故事，何必談呢！越日，太祖便降詔，詔免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諸人節鎮的



宋宮十八朝義



職權；惟王彥超獨得留鎮。至是，宿衛藩鎮不可除的痼疾，一朝而解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太祖宵旰憂勤，籌策國事粗安，滿想可以高枕而臥，暫能安逸些時，誰知杜太后又生起病來，弄得太祖侍奉湯藥，不敢少離左右，更是一刻不得寧息。杜太后病越加重，自己曉得沒有生理，便命太祖召趙普入內，同受遺命。太祖卽命內監宣趙普進宮，趙普奉召，卽忙來到寧福宮；至杜太后病榻前叩請了安，起來恭謹站立一旁。杜太后便問着太祖道：你曉得你所以得國的緣故嗎？太祖奏答道：這個是蒙着祖考太后的餘福得來的。杜太后道：不是的。你所以得國的緣故，正是由於柴氏使幼兒主持天下呀。若是周朝有了長君，你怎麼能得到今日的地位呢？你百年之後，當把這個皇位傳給與光義，光義傳給與光美，光美傳與德昭，四海固廣大，天下固寥闊，難得治平；但是祇要國家有了長君，不令無知的小兒去主持，就是社稷的幸福了！你須記着我的言語！太祖泣對道：兒敢不遵依母后的教訓！杜太后願謂趙普道：你一同記着我的話，不可違背！趙普忙跪着奏答道：臣當敬記太后的旨命，就在杜太后榻前，把杜太后適才遺囑的言語，寫立誓書，並在末尾署着臣普記三個

宋宮八十朝漢義

第十四回 皇旗招配輕輝彩球 都監賞軍大喚人肉

字，即把這誓書收藏金匱中，交給謹密宮人掌管着。原來杜太后生有五個兒子，長的名做匡濟，太祖居次，第三名做匡義，第四名做匡美，第五名做匡贊。匡濟與匡贊兩個，沒有好大就死了；現在生存的，就止是太祖與匡義匡美三人。這匡義就是光義，匡美就是光美，因為在太祖登基的時候，他兩個避太祖諱的，就把匡字改了光字。這是皇家的規矩，所以杜太后適間也祇得依照今名稱呼。這德昭，係太祖的兒子，是元配賀夫人生的，前面已經敘述過。又推過了兩日，杜太后的病到了絕境，再也推不下去了，即崩於慈德殿。這位賢德的皇太后，便永遠拋棄塵世了。正是：

人生有氣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

當下宮裏宮外，同舉哀聲。這個皇太后的大喪事一下來，朝廷中忙了個人仰馬翻，自不消說的。杜太后享年六十，即諡為明憲。到乾德二年，復改諡昭憲，合附安陵，且不必提他了。不久，太祖命皇弟趙光義為開封尹，趙光美為開元尹。太祖在這時因已定計盡收諸宿將兵柄，削除藩鎮大權了，便注意於選將守邊的事件。於是命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



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寧武，以防禦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維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抗拒北狄。又命郭進控制西山，武守琪戍屯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助鎮昭義，以禦太原。諸將的家族都留在京裏，撫養得優厚。諸將在鎮，所有郡中鈐權的利益，盡給與他們，附帶貿易，豁免徵稅；又命召募驍勇士，以作爪牙。凡軍中一切，概許便宜行事。遇着諸將來朝，必定召對命坐，賜食賚金，優賞有加。因此，諸將在邊，都富有資財，得以募養死士，使作間諜，偵悉外國的國情，以及機密事件。每逢外國要來侵犯，在他還沒有發動，這裏就曉得了，預先作了準備，埋伏掩擊，常占着優勝。自此西北好多年沒有禍患，用不着耽憂。太祖便專心盡力於東南，略取荆湖川廣吳楚的地方。建隆四年元旦，太祖降詔改元為乾德，卽以是年為乾德元年。百官當着這歲朝佳日，改元伊始，正在朝賀，忽武平節度使周保權遣使告急。這周保權，係周行逢的兒子。周行逢在周世宗時，因平定湖南有功，封為朗州大都督，兼武平軍節度使，管轄湖南全境。太宗正統，加授中書令。周行逢受命後，很能戮力王事，克盡忠誠；惟在鎮一切措施，都照舊制，行動自由。未能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回 皇儲招配輕擲彩球 都監賞軍大快人肉

1011

改照宋廷規矩。太祖因初定天下，祇要他不作亂抗命，便也由他，未遑過問。到了建隆三年冬裏，周行逢患病已無可醫治了，即召所屬將校囑咐道：我部下凶狠的，差不多已經殺盡，惟張文表一人存着罷了。我若死去，張文表必定要作亂的。各位好好的扶助我的兒子，莫把土地喪失了。到不得已的時候，寧肯全族奉上歸朝，勿使陷落虎口，同遭禍殃！說罷，就一命嗚呼。諸將校違着周行逢的遺囑，扶植周保權，接着他的職位，一面發喪，訃書傳到衡州。張文表果然奮起道：我與周行逢，都是由微賤而起立功名的，他生時名位在我之上，我還可勉強服從他，而今他已經不在了，我怎能屈在下面服從小孩子呢？便整軍繕甲，厲兵秣馬，準備作亂。適逢周保權派兵到永州去瓜代守戍的軍兵，打從衡陽經過，張文表便把他一起趕逐了，趁勢去襲取潭州。潭州留守廖簡，素來輕視張文表，對他毫不加防備。張文表兵到潭州，一經衝進留守府內，廖簡還在那裏宴客，飲得醺醺大醉，遂被張文表殺了。張文表既占據了潭州，便聲言要進取朗州，滅卻周氏。朗州得到這個驚人消息，不由得恐慌起來。於是周保權便一面遣楊師璠去剿擊張文表，一面打發人向朝廷求援。太祖從前



派遣盧懷忠作使過荆南，當盧懷忠奉命起行的時候，太祖對他道：江陵的人心去就，與夫山川的向背，我想要曉得一個詳細，卿此番前去，務須查察明白回來。盧懷忠到了荆南，加意查察，盡知詳細，回到朝裏，便奏明太祖道：荆南高繼沖兵馬雖然很整齊，可是還不到三萬人，穀米的收穫雖然很豐富，惜乎民困而暴斂，加之南近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四面吃緊，要攻取他，是很容易的。所以周保權來求援助，太祖便對范質道：江陵四分五裂的國度，而今出兵湖南，假道荆南，趁便平服了他，這是千穩萬全的策略，即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李處耘做都監，率領軍兵，假道高繼沖討伐張文表。那高繼沖職任荆南節度使，係高保融的兒子，高保最的姪兒。高保融的祖父名做季興，在唐朝末年，受任爲荆南節度使，歷梁及後唐，晉封南平王。高季興死後，由子高從誨襲爵。高從誨死後，傳位與長子高保融。高保融又傳與乃弟高保最。高保最乃傳於高繼沖。荆南與湖南，境地毗連，至是高繼沖聽得張文表作亂，怕他侵入，也拜表奏聞太祖。這時慕容延釗等已經出發了，太祖便降詔知照高繼沖，叫他莫慌，並命他發水軍助討潭州。高繼沖奉到復旨，即令親校李景威，率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回 皇娥招醜醜彩球 都監賞軍大啖人肉

一〇四

水師三千，出發潭州。這邊慕容延釗到了襄州，便遣了德裕爲使，見高繼沖諭意。高繼沖部屬孫光憲，卽對高繼沖道：中原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的志向，而今宋主規模宏大，遠過周世宗，不如趁早把疆土歸獻與他，既可免得禍害，而公亦不致失掉富貴哩！高繼沖乃遣派叔父高保寅，奉牛酒往荆門犒師，且覘看宋軍的強弱。慕容延釗見了，十分優待。高繼沖聽得，以爲是可保無虞了。這夜慕容延釗召高保寅燕飲於帳中，殷勤勸酒。而李處耘卽率領輕騎數千，連夜倍道前進。高繼沖正等待高保寅回來，忽聽得宋軍已到了，連忙惶怖出迎，在江陵北面十五里路的地方，遇着李處耘。李處耘見着高繼沖，便叫他在那裏接待慕容延釗，自己帶着兵先進城去。等到高繼沖回來，宋軍已盡行據住緊要所在。高繼沖大懼，便繳出版籍，把三十六州縣盡行歸獻朝廷，遣客將王昭濟奉表贊納。太祖甚喜，卽命王仁瞻做荆南都巡檢使，仍授高繼沖爲荆南節度使。高繼沖親屬僚佐，都拜官有差。這時楊師璠已破張文表於平津亭，執住張文表，把他鬻割給軍兵吃了。潭州城府，成了個空的。慕容延釗與李處耘，便乘虛長驅直入，占據潭州。將再進兵至朗州，周保權的牙將張從富等



以爲張文表已經伏誅，而宋軍尚繼續進行不已，恐怕他襲取朗州，便相與拒守，遏止宋軍。慕容延釗的兵到了，不得進去。太祖聽得消息，便遣使曉諭張從富等。張從富等不聽太祖的諭命，竟帶兵到澧江迎戰慕容延釗。慕容延釗便與李處耘兩個分兵接戰，奮勇一仗，把張從富等的軍馬，殺了個落花流水，俘虜無算。張從富等逃得命的，收拾殘潰，一起逃回朗州去了。李處耘大賞所部，擇俘虜中肥胖者，割肉作糜，分啖士兵；又掠幾個少壯的，在他們面上刺些字，縱還朗州。那幾個虎口餘生，逃回城中，便講說宋軍好啖人肉。此傳彼述，弄得通都皆知，全城頓時陷入恐怖狀態之下，個個驚駭，紛紛避逃。及至李處耘攻城，城裏已紛亂得不可收拾了。張從富自知不復能支，即遁往西山。大將汪端便保護周保權並周氏家屬，逃匿江南岸僧寺中。李處耘便一鼓入城，急遣田守奇渡江追周保權。這正是：

幾代版圖全覆沒，

一家骨肉盡奔逃。

要知周保權一家是否能脫逃，慕容延釗李處耘怎樣收拾朗州，下回分解。

宋太祖選將防邊，想固結將帥之心，厚加賞賜，但必以家屬爲質；猜忌之念，依然



無可掩飾。

金匱之盟，杜太后止曉得要國有長君，便思一傳太宗，再傳廷美，三傳德昭，到底因此釀成倫常之變，真是婦人女子的見識。

高周據有荊湖，外不能固結，內不能自治，宋軍一到，相與淪亡，也是咎由自取。

第十一回 雪夜寒天訪存賢相 轟雷掣電驚倒美妃

李處耘進了朗州，隨後慕容延釗大隊也到了。慕容延釗便傳命止住殺戮，一面出示安民。至是城中人心纔安，紛亂始息。張從富纔至西山，收整殘散，想逃亡別處，不料又被李處耘部下追及；一聲喊起，將他困在陵心，弓矢四集，把個張從富就射成刺蝟一般，死於馬下。他那殘部，不是被砍殺做了刀下之鬼，就是被俘虜成爲階前之囚，沒有個能安然逃脫的。田守奇領兵渡江追趕周保權，追至一僧寺中，將周保權合他的家屬，一併獲住；祇有汪端率衆逃走得快，未能一起打盡。汪端得脫，四出擄掠，到處燒殺。慕容延釗遣兵圍勦痛擊，到底



宋宮八十朝演義



將他擊殺了。湖南十四州，一監，六十六縣，悉告平定。慕容延釗與李處耘，遂班師回朝，奏續獻俘。太祖見周保權纔止十一二歲，驟視天威，嚇得混身亂抖，不禁十分憐惜，優旨特赦他的罪，並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即修葺京城舊邸院，賜他與家屬同居，便詔命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自是，荆湘盡歸版圖。乾德二年，范質、王溥、魏仁甫三相一同罷職，任趙普同平章事，命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趙普入相後，太祖異常信任於他，遇有國事，無不咨商。趙普有時朝散之後，太祖或是因日間有政事，未能決斷，或是因臨時生出疑難，常在夜裏親幸趙普宅中，合他計議。弄得趙普每日下了朝，總不敢曠易冠服。一日大雪，地上積了一尺多厚，還是下個不住。北風又括得虎虎價響，吹到人面上，就像是刀割一般，冷得着實難受。漫說身為天子，養尊處優慣了，不肯出來冒這風雪，犯這寒冷，就是尋常小百姓，天天在風裏雨裏過的，此日也就都要藏在屋裏，緊閉着門兒，死戀着火爐，寸步不離。所以這日晚朝下來，趙普回到府第，就放心易去冠服，披上皮衣，合門下土圍爐取暖。門客道：平日丞相下朝回來，惟恐聖上駕臨，不到臨寢時，總不肯易冠服，何幸



宋宮八十朝義

今日下這麼一場風雪，阻住聖駕，萬不能來，使丞相得以放心，即時換易這一套溫煖舒適的衣裳，享這麼一夜瀟灑的清福；看起來這場風雪，實是天公作美於丞相哩！趙普道：可不是嗎？我料定聖上，今夜無論如何，是必不來的！門客道：這是當然的事，就是我們這等的人，今夜也不肯出門去，何況是聖上呢？衆人把這個問題猜議了一回，便又侈談他事。講講說說，不覺早又二更盡了。趙普正想要安寢去，忽家丁恩遞進來稟報道：聖駕已到門外了！趙普一聽，真出意料之外，來不及更易冠服，慌忙趨出，果見太祖立於風雪中。趙普就雪地迎拜道：臣該萬死！接駕來遲，衣冠未整，死罪！死罪！太祖扶起道：今夜這般大雪，卿自料朕必不能來，不及冠帶見朕，正是意中事，卿有何罪呢？說着，已進入宅中。趙普恭奉太祖居上坐定，又參拜了，奏問道：陛下何不珍重聖躬，冒此風雪呢？太祖道：爲國家事訪卿決策，敢畏風雪而惜朕躬嗎？又顧視道：朕約定光義至此，他還未到麼？一言未竟，趙光義已經趨入，冒了一身的雪花，見太祖先到了，忙至座前拜奏道：臣遲到，應該待罪！太祖命他起來道：今夜不比往常，不必如此。卽笑謂趙普道：今夜且破除陳例，卿可就地設榻，備辦羊羔美酒，君臣圍坐。



宋宮十八朝演義

共飲，藉此消寒，且商國事。趙普領旨，就於中堂設榼燼爐，喚夫人林氏親羅酒漿，供獻上來。林夫人卽出來叩拜太祖，並謁見趙光義，然後去司酒炙。太祖呼林夫人道：賢嫂，今夕有勞你了！趙普忙替她謙謝。於是太祖趙光義趙普君臣兄弟，便圍坐對飲起來。酒酣，太祖故意道：朕因國本雖已鞏固，然國內尚有未歸土奉版圖者，而太原尤強悍，朕想先下太原，然後再平他國，卿意以爲何如？趙普答道：太原當西北二面，雖是強悍，尙可藉他以禦契丹；若先取太原，我疆便與契丹接壤，邊患就歸我自當了。契丹比太原，更是強悍；此時他國未平，便直接當此勁敵，似非萬全之策。不如先征他國，待他國悉平，轉得勝之師，取此彈丸之地，直易如反掌了。惟陛下明察！太祖微笑道：朕意原亦如此，前言不過特地試卿罷了。旣同朕心，要平他國，當先從那一國入手呢？趙光義插奏道：臣意以爲莫如先取蜀。趙普隨奏道：臣意亦同。蜀乃天府之國，民殷國富，取之正可增裕國帑，以資國用。太祖點首，接着討論伐蜀的方策。趙光義建議甚多，太祖一一領首嘉納。一時議定，太祖對趙普道：今夜多擾賢卿了，卽起，出離趙普宅回宮。趙光義也隨着去了。趙普送出，退入收拾安息不提。越日，太祖降詔。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一回 雲夜寒天訪存賢相 轟雷掣電驚倒美妃

一一〇

命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都指揮劉光義崔彥進爲副，樞密副使王仁瞻，樞密承旨曹彬爲都監，率大兵十萬，由王全斌指揮分道伐蜀。王全斌等奉詔，即日取齊軍馬，準備器械輜重，入朝辭駕。太祖問王全斌道：卿以爲此去西川可取麼？王全斌回奏道：臣等仰仗天威，此去西川，尤保唾手可得哩！太祖喜道：卿勇氣如此，此去定奏全功！朕先賜卿酒，以爲預賀，且壯威風。卽命侍監王全斌御酒三杯。王全斌領了御酒，舞蹈謝恩。太祖又諭道：卿此去攻克城池，所得財帛，可盡數分賞將士，朕但得土地是了。至蜀都克復之日，王全斌主合他的家屬，卿等切勿傷害一人，好好地護送入都。朕已爲蜀主於汴濱治第，預備給他居住哩！王全斌等叩頭領旨而去，便分兩路進兵。王全斌領崔彥進等由鳳州進，劉光義及曹彬等由歸州進。矯矯虎臣，峨峨髦士，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奔西川。你道現在西川，是何人據着呢？原來是後蜀後主孟昶據着。這後蜀起於孟祥，他在後唐時做兩川節度使，明宗加封爲蜀王。宋王嗣位，復加封爲檢校太師，他不肯受命，卽自立爲帝，建國號做蜀，歷史上稱爲後蜀。他既稱帝，建元做明德，追冊唐長公主李氏爲皇后，夫人李氏爲貴妃。李貴

宋宮八十朝演義

妃係唐莊宗嬪御，賜與孟知祥的，生一子喚名做仁贊，就是今後主孟昶。後主孟昶，鑿着孟知祥已成的帝業，承太平的國度，正好游樂；他便朝歌暮弦，早歡夜樂，專惟聲色是好。上行下效，那些宰官也就同此作爲，荒於政事。後主便著篇官箴，頒給郡縣道：

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改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實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儻爾祿，民膏民脂。爲人父母，罔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

郡縣奉到箴詔，不過看作官樣文章，陽奉陰違，所謂上下互行其欺了。後主便也不去管他，卻自評花間柳，賭酒吟詩，日聚後宮佳麗，教坊歌妓，以及詞臣狎客，君臣一堂笑樂，就像國家真是太平無事一般；又令蒲城上盡栽種芙蓉，每到秋時，芙蓉盛開着，周圍四十里，都同鋪着錦繡一般，高下相照，煞是好看。後主對左右說道：自古稱蜀做錦城，今日看起來，端的是錦城了！後主復在宣華苑栽植無數牡丹，喚名做牡丹苑。廣政五年，牡丹都開着，雙開的十種，黃的白的各三種，黃白相間的四種。花色卻就繁多了：深紅，淺紅，深紫，淺紫，淡黃，鉅黃，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一回 雪夜寒天訪存賢相 轟雷擊電驚倒美妃

一一一

潔白，正量，側量，金合稜，銀合稜，旁枝，副搏，合歡，重疊臺，至五十種。復有檀心像墨的，香氣濃郁，流散五十步外。後主召羣臣開宴後苑，賞牡丹，君臣賦詩，極一時之盛。這時宮裏有一個妃子，名做張太華，眉目如畫，才色雙全。後主寵着她就像唐明皇寵楊貴妃也。正是：

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後主與張太華當時在懽宮裏，放情取樂，夜以作畫，日以繼夜。這懽宮，是孟知祥晚年創造的，用畫屏七十張，連以機括，裝闔而成。每屏配以夾層薄綾：一面天藍色，一面月白色。於屏框的四角，分兩面錯入顆明珠，又羅致國內名畫師，於每屏的天藍色一面，或繪山水人物，或畫花鳥蟲魚。於月白色的一面，即盡作唐宮秘戲圖。裝闔的時候，便把這一面向着裏邊。在外邊瞧看，已覺得很雅緻，很美麗；進入裏邊，更增美感，生歡喜心，真所謂引人入勝的了。孟知祥無以名之，就把牠喚名做懽宮。孟知祥死時，這新奇名貴的懽宮，卻帶不進土裏去，竟是替兒孫作馬牛，給後主享受了。後主於懽宮中央設一四邊等闊的紅玉牀，以黃金錯綠珠作爲牀柱。懸一頂淺紅色的鮫綃帳，縵紋中隱隱約約地顯現着十洲三島的形像，宮



宋宮八十朝義

裏喚他做皇明帳。牀上設一青玉枕，恰好可枕二人。此枕冬溫夏涼，醉後枕着，便可破醉；枕着作夢，便可遊仙。當時喚他做左宮枕。這皇明帳卻不知他的出處，左宮枕是左宮王夫人進獻的。是帳宮裏兩樣希世之寶。張太華又獨出心裁，翻新花樣，繪圖命良工一梭織成一錦被，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蓋，把他扣在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擁覆於肩，蓋着一點也不透風，溫煖異常，遂名做鴛衾。一夕，張太華與後主同睡在鴛衾裏面，張太華恃寵冒奏道：「臣妾雖得陪侍陛下寢處，究竟不見得親熱，實在是椿不美滿的事。後主驚問道：「愛卿怎麼這等說呢？」朕後宮佳麗三千，惟卿一人得以日常隨朕起居，行同步，坐同席，出同輦，寢同衾，這還不算親熱嗎？」朕自認愛卿比較愛甚麼人，要親熱。譬如朕得着珍玩，必定先問你要不要；得着美食，必定先問你吃不吃；得着華美的繒帛，又必定先問你愛不愛；卿若有所求於朕，有的，隨手拏了去，沒有的，設法羅致與你；天氣要冷了，朕就想到怕你受了寒氣，趕緊替你置重裘；天氣熱了，朕就想到怕你受了暑氣，趕早給你備輕紗；這些難道祇好算冷淡麼？」

張大華對道：「臣妾先前的話，不是對這些說的，乃是別有着意處；不過臣妾懼罪畏死，不敢



宋宮八十景

第十一回 驛花寒天訪存賢相 蠶雷擊電登倒美妃

一一四

直陳。後主急道：卿這些之外，還有甚麼不如意的事呢？快些直捷說來！無論甚麼言語，朕總恕你無罪。是了。張太華乃含笑直陳道：臣妾想着那些庶民百姓家，夫妻間親熱的地方，實質要比帝王家來得甜蜜。他們說起話來，一些兒忌諱也沒有，你呀我呀的說個直捷爽快。呼喚起來，一邊一聲聲呼着妹妹，一邊一聲聲喚着哥哥。這樣的何等自然！又何等親熱呢！在帝王家，就萬不能得這樣。未說話便先要顧着忌諱；張開口便先要說句萬死萬死，或是死罪死罪；講起話來便要記着萬歲，陛下，聖駕，臣妾，等等稱謂。像這樣那裏還能談親熱呢？

後主大笑道：愛卿說得真是不錯！朕卻沒有想到這些上去。自今日起，朕特許你可不避一切忌諱，免除你對朕一切尊稱；你就呼朕做哥哥，朕就喚你作妹妹；與朕講話，儘許你呀我呀的說。這樣親熱了嗎？張太華故意撒嬌道：臣妾不敢。後主便伸過手握着張太華的手道：你還不改口！趕快叫我一聲哥哥試試看！張太華把兩道如顰似笑的眉兒逗了逗，把一雙含媚帶嬌的眼兒向着後主一乜，便親親熱熱叫了聲哥哥。後主從來不曾生受過這麼一聲叫喚的，破天荒聽到這一聲，頓覺六神舒暢，一身泰然，把手緊緊地握着張太華，自己還



宋宮十八朝義

不覺得便回喚了一聲妹妹。張太華此時，比受着甚麼優賞還要開心，喜得他四肢都抖動了。後主忽憶起一事，向張太華道：「我們有一椿不可緩辦的事，即日要實行，你可曉得是甚麼事麼？」張太華道：「莫非是去遊青城山嗎？」後主道：「正是。先前生怕路上着寒冷，所以遲遲未去，現在有了這牀鴛鴦，還怕甚的就是明日便去罷！」張太華道：「狠好，再遲，好景色都變換了。」翌日，後主偕張太華同輦往遊青城山，駐蹕九天丈人觀裏。後主每日攜着張太華，步行遊觀，攀崖臨壑，登高眺遠，很覺有一種自然的樂趣，比較在皇宮內苑宴遊，似乎是此優於彼。所以後主與張太華一竟住了有一個多月，還不想回宮去，正是此間樂不思蜀了。一日，後主與張太華，見天色似有雨意，未敢出門，就在佛殿閒坐。張太華起身自去觀壁間字畫，忽然風雨大作，雷電交加。張太華素來就很膽小，怕聽巨大的響聲，今日當此迅雷烈風，還有不變色的嗎？便驚嚇得上脣的牙齒合下脣的牙齒交戰，左邊的手足並右邊的手足同抖。她正想趨依後主，叫他給她護住雙耳，好呆鈍她的聽覺，暫時做一回蒙着鼻子眼睛哄自己的。人。祇見一道白光，向她頭上直擊過來，隨着就是一聲怪響，震得地動山搖，比拚了兩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十二回 月白風清鍊師見鬼 酒酣耳熱蜀主填詞

一一六

天門倒了西眉山，還要厲害。祇聽噯呀，咕咚一聲慘呼，一聲響，張太華便倒在地上。這正是：

連天紫電掣千丈，仆地香軀做一堆。

要知張太華倒在地上，香軀無恙麼，下同分解。

戰征大事，何時不可計議，必待雪夜訪普，然後決策，也不過是有意做作；後世盛稱此事，指為勵精圖治，適成其為書獄之見。

孟昶有國，不知振作，而縱情聲色，卻要用一紙空文，令郡縣奉行，正是己身不正，焉能正人。

張太華對孟昶說帝王家夫妻，拘於繁文，不及平民親熱，確有至理，並非恃寵撒嬌。總之人生處處為繁文縟節所束縛，便在骨肉之間，也竟無絲毫真樂趣。

第十二回 月白風清鍊師見鬼 酒酣耳熱蜀主填詞

後主見電光一閃，猛聽一聲轟雷，不禁也自嚇了一跳；接着又聽背後噯呀一聲慘呼，接着



宋宮八十朝演義



咕咚一響，心下又是一驚；忙掉轉頭去瞧看時，祇見張太華滿面灰白，兩眼緊閉，不動不哼，無聲無息，軟癱癱的躺倒在地。後主頓時急了，也等不得大闊步兒轉身，霍地跳了起來，飛起右腳，把坐的一張盤龍寶飾藤御椅，踢倒在數尺以外；身兒一側，一個蹬步，就到了張太華躺倒的地方。後主也顧不得甚麼人主威儀了，忙蹲下身去，把張太華抱起，摟在懷內，一聲未住，又接一聲的妹妹妹妹，一口氣就喚了十來聲。張太華仍然閉眼不睜，啞口不言。後主更急了，把鼻頭兒湊近到張太華的鼻孔邊嗅了嗅，竟是聲斷氣絕，已經嚇死了。正是：

忍教豔骨遺君恨，

無復嬌容承帝歡。

後主起死無方，回生乏術，祇得痛哭了一場，用紅錦龍褥，裹了張太華的屍身，瘞於觀前的白楊樹下。後主葬了張太華，悲悼不已，遊興全銷，即日回鑾返宮。這觀裏自後主埋豔去後，常常聽得鬼哭，陰氣森森，害得人心寒膽顫，偏身就似冷天裏又灑了一身冷水似的。滿觀的人，不待日落，就把觀門閉上，大家縮着頭不敢出來。過了幾年，有個鍊師李若沖來觀，看見這些人愈嚇愈慌，越鬧越亂，白晝裏也關了門，塞着耳，藏在被窩裏發抖，不像個模樣，便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二回 月白風清鎮師見鬼 酒酣耳熱蜀主填詞

一一八

趁月白風清之後，獨出觀前，預備與鬼講理。一陣冷風起處，忽見一麗人在白楊樹下吟詩。

詩曰：

一別鑿與經幾年，白楊風起不成眠；

常思往日椒房寵，泪滴衣襟翠損鉗。

李若冲叱問道：是人呢？鬼呢？怎得這般深夜在此吟詩？那麗人作禮道：妾身乃是蜀主妃子張太華的便是。因為往年陪駕到此遊覽，被雷震喪命，不得投生，懇求吾師超拔。李若冲道：爾莫再跑出來驚嚇人，我準即為爾誦經修醮，保爾超生便了。那麗人又作禮謝了，又是一陣冷風，便不見了。李若冲就回進觀裏，打坐自修。明日恰是中元節，李若冲不敢有方鬼命，便修長生金簡，超度張太華鬼魂。過不幾時，李若冲睡夢中見着張太華來謝他，說道：蒙吾師恩典，妾身已得上帝敕旨，此去託生人世了，敬來一謝。就把黃土在壁間寫了一首謝詩而去。李若冲一覺醒來，乃是南柯一夢，忙起來向壁間一看，果有一詩，字迹隱約都看得出。

詩曰：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符吏恩恩叩夜扇，
便隨金簡出幽冥；

蒙師薦拔恩非淺，
領得生神九卷經。

後主聽得有這麼回事，便遣人覓着賞賜，重賞李若冲。李若冲拜領了，遂向後主謝恩不提。後主自回宮以後，瞧着張太華，諸般遺物，親物思人，益加傷感。一班佞臣媚子，看見龍心這等不樂，憂思一天深似一天，自古道憂能傷人，惟恐聖躬憂傷過度，若是生起病來，連着他們也不得歡樂了，曉得心病還須心藥醫，便像獵狗入山式的，四出獵取美姝麗姬，進獻宮中，用鬻主憂。果然是天下多美婦人，不止一個張太華，沒有好久，便采得青城女費慧，真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而且雅擅詩文，文成倚馬，詩構八叉。她這才貌，着實更勝似張太華了。後主一見，龍心大悅，眼前有了這等佳麗，就把朝夕哀思張太華的一片心，立時改換了，轉愛作喜，即拜爲貴妃，因她名做慧，便賜號做慧妃。又因見她藻思清逸，恰似前蜀王建小徐妃花蕊夫人，便又賜她也號做花蕊夫人。宮中便爭着稱呼她這一個別號。弄到後來，她就專以花蕊夫人的別號著名，甚麼費慧慧妃的名號，大家都知道了。更有些



人不明白前蜀王建有徐妃號花蕊夫人，後蜀孟昶有費妃亦號花蕊夫人，不攸一致。是王是孟，爲徐爲費，就說費氏是弄錯了。閒話少說。當下後主又把後宮其餘一班愛妃豔姬，賜封昭儀、昭容、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躡、安情、修媛、修涓，左左、右右、十四品位號，分六局二十四司，辦理宮裏的事情，秩比公卿士大夫。花蕊夫人嘗制宮詞道着這事。詞曰：

六宮官制總新除，
宮女安排入畫圖；

二十四司分六局，
御前頻見錯相呼。

花蕊夫人又善騎射，剛健婀娜，戎妝起來，別具一種丰韻。後主本來很喜愛騎馬射箭的，看着花蕊夫人也有這一身本領，喜得他滿心兒生歡喜，滿臉兒堆笑容，向她說道：愛卿真不愧文武全材了！祇可惜不是個男子！花蕊夫人答對道：臣妾正喜得不是男子哩！後主聽了這話很新奇，想道：普通一般女子的心理，總是說生做了女兒身是不幸，怎麼他偏以爲喜呢？便問道：愛卿，這話是怎麼說呢？花蕊夫人對道：這不過臣妾一己的愚見，沒甚意思。可供陛下聖鑒的。臣妾自想，男子合女子，是一個樣兒的。牛做了男兒家，並不見得真是可



宋宮八十朝義

喜；生做了女兒家，並不見得真是不幸。總而言之，世間上可喜與可悲，幸與不幸，不在乎男女之分，全看這個人的造就如何而定。如果生做了男子，不能發奮自強，自立一番事業，祇是隨俗浮沈的度過一世。這樣男子，有甚麼可喜呢？又怎能說是幸事呢？雖然生了是女兒，祇要自己有志氣，有作爲，像木蘭女替父從戎，在萬馬軍中立下大戰功，曹太家續著漢書，在文壇上面放異彩。這樣個女子，怎見得不大可喜呢？又怎見得不大是幸事呢？臣妾固不敢比擬她兩個，卻也未敢忒自菲薄，而今文能備聖意，命詩命賦，武能侍車駕走馬射獵，總也可算是不落人後了。雖然，臣妾要不是生了做女子，那能夠一朝就得親侍威儀，渥承聖眷呢？因爲這樣，所以臣妾就以生得不是男子爲可喜哩。後主連連點首道：愛卿見解，正所謂不凡的了；有卿在側，使朕時常可聽到新奇的議論，朕真得卿恨晚呢！又指着她的戎妝道：卿這一套服裝，樣式兒甚好，可惜顏色太不出色。朕想用綠色輕革，照樣給卿重做一套，配上大紅攢珠之冠，元色長統之鞵，腰間更用紫革錯白玉做一條束帶；這樣是必好看多了。卿意以爲如何呢？花蕊夫人謝道：臣妾敬謝龍恩！後主卽命內監傳匠人卽刻趕製。皇



宋宮八十朝義

帝命令那個還敢遲緩，旨意一出，內監忙着去傳匠人趕製，製成了，內監獻與後主。後主立賜與花蕊夫人，並命即穿着往後花園跑馬。花蕊夫人拜領了，忙穿上，結束起來，自己在鏡子裏照了照，果然格外美觀了。結束停當了，正出來向後花園來見後主，只見小內監牽到一匹銀鬃白馬，傳旨宣道：特賜慧妃內宮騎坐。花蕊夫人謝過旨意，將那匹馬一看，毛色純白如銀絲，身材不高不矮，正合她騎坐。她便從小內監手裏接過韁繩，跨上馬去，蹄聲得得往後花園來。那時後主也戎冠戎服，騎着一匹紫騮馬，立馬在摩訶橋上，遙望待着花蕊夫人出宮來。花蕊夫人來至園中，她以為聖駕當在碧蘆叢，正想循小花徑放馬過去，忽聽後面喚着道：往這壁來。脫在此花蕊夫人聽得，忙勒轉馬頭，舉目一望，聖駕卻立馬在摩訶橋上，忙把韁繩一放，把鞭兒一揚，潑啦啦便往摩訶橋跑去。到了御前，花蕊夫人忙滾鞍下馬，叩謝賜妝賜馬的恩典。後主忙道：愛卿不要如此，快上馬往積翠林馳騁一回罷。花蕊夫人遵旨，復身上了馬，放開韁與聖駕並轡馳騁。花蕊夫人畢竟好身手，來往跑了幾遭，都是她搶了前頭，後主落了後面，直把個後主的連聲稱贊。花蕊夫人因奏道：這樣兩匹馬兒跑



宋宮十八朝義

着，覺得太沒興頭，陛下何不選出幾個人來教她們騎射，人多與致高，不很好嗎？後主朕道：意亦正想如此。既然愛卿有此意興，朕就選出幾個人，教她們即日練習起來。不過這教練指導的職責，必須要卿擔任，卿不憚煩麼？花蕊夫人回奏道：陛下有命，就是赴湯蹈火，臣妾亦不能辭謝；些些小事，豈敢畏勞嗎？當下便住了馬。後主攬着花蕊夫人同步行至綠雲縵小憩。後主遂傳命召集一羣宮女，選了二十個姿色出衆，身手剛健的，教她們練習騎射。這些宮女，看着花蕊夫人這等馳騁有趣，早就私心豔羨，想要請求學習；而今見聖上教她們學習這個，一個個樂不可支，便同聲回奏：謹遵旨意。後主於是命內監傳匠人照花蕊夫人的服式，再趕製二十套戎妝，但服用紫色靴用綠色，帶用紅色，冠用白色，以便與花蕊夫人有個識別；並選進二十四匹青驄馬來。自這樁事一舉行，御園裏益發不寂寞了。那摩訶橋畔，翠林中，鎮日價人鬧馬嘶，好不熱鬧。花蕊夫人又有一首宮詞道着這樁事實。詞曰：

殿前宮女總纖腰，
初學乘騎怯又嬌。

上得馬來纔欲走，
幾回拋鞚抱鞍鞦。

第十二回 月白風清練師見鬼 酒酣耳熱蜀主填詞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十二回 月白風清師見鬼 酒酣耳熱蜀主填詞

二二四

天時又到夏末秋初了，天氣還是十分炎熱。後主因帶着花蕊夫人，住在摩訶亭中避暑。一夜，下了幾點毛毛雨，暑氣頓時減退了一大半。須臾，雨止雲散，皓月當空，花影婆橫，涼風隨起，祇見滿地婆娑不已。對此涼夜，臨此景色，不可無酒，後主便傳旨進酒開宴。酒酣，後主傳命奏樂與歌。祇聽一片樂歌，從水上發出，音韻悠揚，聲調鏗鏘，連池水也似隨着波盪起來。原來這摩訶亭，高建在摩訶池上，四圍是水，南北兩面架着橋，連接池岸。亭下就水面作一浮宅，由亭上開一門達於浮宅，用懸梯升降。浮宅四圍，栽着很茂密的荷花，將她護住，所以外面便看不甚清切。遇着飲宴，就命樂師歌姬，在這浮宅裏奏樂作歌，所以在亭上聽了，就像從水面上發出的一般。後主又飲了幾杯，耳裏聽着和悅的樂歌，席前對着豔麗的嬪嬙，正是酒酣耳熱，笑向花蕊夫人道：「朕這些時想要填首詞兒，總沒有得着好思致，至今未能。今夕與致不淺，取紙筆來待朕寫兩句兒罷。」花蕊夫人忙命宮娥進紙筆。宮娥領命忙取過龍盤硯，研和雲流墨，醮飽花生筆，連同玉鋪箋，一齊進於御前。後主提起筆來就寫一句道：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



宋宮八十朝演義

花蕊夫人看着道：誰當得這一句贊美呢？後主停筆，睨着花蕊夫人一笑道：卿想這裏要

不是，你還有誰當得呢？朕以為這九個字兒，着實也止有，你才當得。說着，又接寫第二句道：

水殿風來暗香滿。
正要接寫第三句，突有親臣來奏報緊急邊情，說是周招討使王景自大散關至秦州，連拔黃牛八寨。後主把筆一擲道：可恨！可恨！敗朕詩興，即命止歌撤酒。一場極樂的事，竟弄個不樂而散，可謂樂極生悲了。後來東坡學士聽得眉州老尼道此二句，遂足成洞仙歌令一詞。

詞曰：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

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

起來搯玉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

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

何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二回 月白風清鏡師見鬼 酒酣耳熱蜀主填詞

二二六

後主當下傳旨，命將往拒周師去了，便算完了大事，仍復與花蕊夫人並衆宮嬪取樂不提。一日復一日，不覺已是廣政十二年。這時正當仲秋時節，芙蓉花盛開，蜀城四面，紅的白的，黃的紫的，相映相照，蔚成一片錦霞。富庶之家，在院花溪夾江創亭立榭，作爲遊觀的場所。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後主與花蕊夫人，並一衆妃嬪媵嬙，王子皇孫，以及宮娥內監，乘坐大小龍舟，於江面觀賞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龍舟上高懸龍旗，齊掛綵錦，設置音樂，羅列歌姬，龍舟到處，光彩耀目，簫鼓盈耳。有宮詞爲證，詞曰：

澆花溪水滑於油，

面面芙蓉映好秋；

下上龍舟簫鼓引，

神仙宛在錦城遊。

後主笑謂花蕊夫人道：曲江金殿鎖千門，還及不上這裏呢！花蕊夫人對道：這未可同日而語。大凡天下名勝，不得其人主持，便歸平淡了。掉過來講，縱是平淡無奇的地方，祇要得其人主持，也就成爲千古名勝呢！即以眼前論，這座蜀城，這條澆花溪，原先還不是平淡無奇



宋宮十八朝演義

麼？自得陛下主持，在城上下隨處種植芙蓉，於江上下應時設着水嬉。這麼一來，就得今日的美盛，不就是個明證嗎？後主笑道：像卿這麼個人，真是一個水晶心兒，不然，怎能得這等玲瓏剔透，事事見得如此透徹呢？花蕊夫人微微一笑，並不答奏，卻顧視着江面水嬉。後主也就停止談話，隨着她的視線觀看。佳日苦短，一剎那便已入暮了。龍舟上掌起各色宮燈，江上江下，岸左岸右，同時亦燃着萬點燈火。遠遠望去，就是一團星斗，聚落蜀城，好不光耀。這樣直鬧了大半個月，纔興盡歡銷，收拾以待來年。轉瞬臘鼓一聲，催殘歲暮，又到次年元宵。後主正合花蕊夫人議論要怎樣結綵棚，怎樣繫鰲山，做一個空前的元宵燈會，與萬民同樂一回，忽侍臣疊進上幾個急報。後主挨次看去，看到最後，啊呀一聲便倒了。這正是：

未能歡樂與民同，
已教悲哀生帝座。

要知後主接着甚麼急報，他這一倒又是死是活，下同分解。

聲色兩字，最能娛人，亦最足誤人。而世人祇知道聲色可以娛人，不計及聲色可以誤人，所以自來以聲色爲娛者，卒之以聲色致誤。後蜀後主孟昶，身爲兆民之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三回 三戰三逃蜀軍敗績 九攻九勝宋將成勳

二二八

主，負一日萬機之重，照他的聰明才智，倘肯親賢遠佞，未始不是個有爲之主，賢聖之君；卻專惟聲色是娛，把國家大事，全丟在腦後，畢竟喪失其國。這就是未看清聲色可以誤人所致。甚願世人，三致意焉！花蕊夫人雖實傾人國，然究是個可兒；她的說話，真漂亮極了！

孟昶身爲人主，縱情聲色，以此亡國，雖不足爲訓；但其行樂處，却還當得風流蘊藉四字，與荒淫無度者，畢竟不同。

花蕊夫人的是可兒，生不願爲男子，的是集妙之論。

第十三 三戰三逃蜀軍敗績 九戰九勝宋將成勳

花蕊夫人當時正與後主同坐，見他啊呀一聲往後便倒，她本是個身手矯健的，還能讓他真個倒下去嗎？當他啊呀一聲驚呼時，她早跳起身趨立御座側面，待他往後倒時，她便不慌不忙的將他扶住了。花蕊夫人一邊護扶着聖躬，一邊喚着道：陛下善保玉體，勿必慌急！

宋宮八十朝演義

一邊又命宮女取到安神定心丹，給後主服下。半日後，後主纔似夢初覺，似醉初醒的，回復過來，睜開眼睛，向着花蕊夫人，發了一聲長嘆。花蕊夫人忙慰安道：陛下保重！天下事任是怎麼大不了的，總得要設策對付牠，似這般乾着急，於事有甚益處呢？况且陛下乃是一國的主體，倘把聖躬急壞了，更望何人來主持國家大計呢？願陛下保重要緊！後主嘆着道：愛卿的話，固是不錯；可是此刻事已不可挽回，國就要破了，朕那能不急呢？你道後主正合着花蕊夫人，縱情歡樂，日日飲宴，夜夜歌舞，好像這太平天下，要享到萬億千年，怎麼忽地說國就要破了，不能不急呢？這是上回已經說過，宋太祖命王全斌督師伐蜀，王全斌分兵兩路，殺奔西川，當日後主得了這個警報，就命知樞密院事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監，韓保正李進爲正副招討使，帶兵去拒宋軍，命左僕射李昊在郊外饒行酒酣，王昭遠起座攘臂大言道：我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直是易如反掌呀！李昊心裏雖是笑他，面上卻不好表現出來，含笑道：像都統之武勇，天下還有甚麼難事呢？說着，王昭遠謝了聖恩，並李昊等，便率領三軍起行，手執鐵如意指揮部伍，自比是諸葛亮。後主命王昭遠去了，又聽到他臨行的



說話，卻以爲他真有此能爲，依舊安心宴樂，一如往日。王昭遠到了羅川，聽說宋軍主帥王全斌已攻克萬仞峯及燕子峯，進拔興州，亟派韓保正、李進二人，領兵五千，前往拒敵。韓保正、李進行至三泉峯，正遇着宋軍先鋒史延德帶着前隊，衝殺過來。李進舞戟驟馬，迎戰史延德。戰不數合，被史延德一槍猛掃，格開李進的戟，輕舒猿臂，便把李進活擒過馬去了。史延德一見大怒，舉起決雲刀，把馬一拍，衝了下來，大喝道：「來將休要趁能，待我來擒爾！」史延德也不答話，接着便戰。韓保正乃是個執袴子弟，雖頗習兵，衝鋒陷陣的勾當，卻是未嘗見慣的；與史延德戰了十數個回合，便殺得上氣不接下氣，吁吁的直喘，要想回馬奔逃。史延德那裏肯讓他逃走，忙把手裏的槍一緊，韓保正祇得勉力架格。不料史延德頭一槍着實，第二槍卻取虛，祇一點，便收回手去。韓保正不知他槍法已變，仍用刀猛力一格，竟架了個空，身軀不由得往前面一撲。史延德叫一聲：「還是我來擒爾罷！」便把韓保正又活擒過去。蜀軍正副兩個招討使，不夠一頓飯工夫，就先後做了被擒之囚。蜀軍陣裏，那裏還有鬥志，便一齊四散奔潰。史延德把槍桿一招，全部士卒，爭先恐後，衝殺過來。可憐五千蜀兵，被宋軍

宋宮八十朝義

刀砍槍刺，一陣殺得片甲不回，還有三十萬石糧米，也作了軍前大贈品，盡歸宋軍得去。王昭遠得到敗信，不再遣兵上前，祇就羅川嚴陣以待宋軍，心想：這一回以逸待勞，定必殺退宋軍無疑了。那史延德雖然一陣大得優勝，張立奇功，他卻能臨事而懼，聽藍旗探明王昭遠大軍在羅川，便不輕進，且屯駐三泉峇，等待後軍。過不兩日，崔彥進領軍到來，纔合兵一同前進，進行至羅川，祇見蜀軍依江靠水，紮下無數營寨，旌旗招展，很覺十分威武。江上有一浮橋，並未拆斷，祇用重兵守護着。崔彥進看着，謂史延德道：「這王昭遠倒不是個膽怯之徒，卻未可輕敵。」史延德道：「或者是個自大的，故意不肯折橋斷渡，以示矜張，也未可知呢。」崔彥進帳下驍將張萬友道：「管他膽怯不膽怯，自大不自大，我軍旣已至此，自不能停軍不戰的。願請將令，撥健卒千人，待末將先奪此橋。」崔彥進聽說，也祇得如此，以覷王昭遠究竟能耐如何。卽撥兵一千，傳令張萬友率領奪取浮橋。張萬友得了將令，領着軍兵，一馬當先，馳上浮橋，舉起大刀，奮勇殺砍。蜀軍那些守兵，好比是一羣犬豕，怎當猛虎，祇見左邊右邊，上面下面，紛紛墜落水中。一泓清澄澄的江水，頓時變作紅色。宋軍一千健卒，隨着齊上，刀揮

宋宮十八朝演義

梁擊銳不可當。須臾間宋軍便奪得浮橋，進逼西岸蜀軍。王昭遠見了，大驚失色，忙傳令退兵。漫天砦三軍得令，好像待死鬼，得了救生符，爭先搶前，惟恐落後，齊奔漫天砦而去。等到張萬友全部登岸追擊，已走得留存沒有幾人了。當下張萬友大獲全勝，收軍到崔彥進帳前報功。那時候崔彥進大軍也過江來了，就蜀軍營址，依樣紮營下寨。張萬友進到帳中，崔彥進嘉獎幾句，記下功勞，便命回營休息。張萬友領命退出。越日，崔彥進傳命分三路進攻漫天砦：自己與史延德爲中路，攻擊漫天砦正面；前軍指揮康延澤爲左路，攻擊漫天砦左面；張萬友爲右路，攻擊漫天砦右面。指撥已定，分路進兵。王昭遠退到漫天砦，即分佈衆兵守住險要；一面飛調各處精銳，合力保守此砦。崔彥進與史延德進抵漫天砦下，在離砦五里地紮住營寨。二人親率十數輕騎，直至砦下觀看地勢；祇見砦在山上，居高臨下，地勢極是險峻。史延德道：此砦仰攻不易，必須引他出戰，用奇兵攻取，纔可奏功。崔彥進道：正是。當下回營，領兵復至砦下，令衆兵在山前做出耀武揚威的模樣，並向山上高聲罵罵。王昭遠按不住心頭火起，仗着兵多，即領砦出戰。崔彥進接着王昭遠戰了幾合，把十分氣力祇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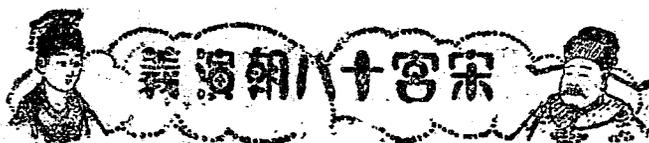


宋宮八十朝演義

三分故作，力怯回馬，敗退王昭遠。遠卻認以爲眞郎，磨軍力追追了。有三五里地，又閃出史延德，讓過崔彥進，擋住王昭遠，辱罵道：「敗軍之將，尚不伏劍自殺，又跑出來，趁甚麼威風！」難道說你這一顆含愧帶羞的頭顱，還值得咱大將軍費神給你去掉嗎？好！爾既然親自送來教我代勞，我就爲爾砍下罷。說着，把手中槍往馬上一橫，轉用左手執着，換空右手，向腰間拔出三尺寶劍，招呼王昭遠道：「來！來！王昭遠，生平那裏受過這等的侮辱，祇幾句話直氣得十七八佛出世，暴躁如雷，也不答話，躍馬直取史延德。戰了約有二十個回合，史延德把手中劍向王昭遠一擲道：「爾自己費神罷！我沒工夫去了！」就撥轉馬頭，連擊三鞭，向原路飛跑。王昭遠怒喝一聲道：「爾想逃走嗎？與我留下首級者！」磨軍又追，不覺又趕了八九里路，王昭遠纔覺得離砦太遠了，忙勒馬想要收兵回去。猛聽人關馬嘶，宋軍右有康延澤，左有張萬友，兩路殺到。崔彥進、史延德，也引兵殺回。二面夾擊蜀軍。這時日已西斜，將近入暮，晚風四起，草木皆兵。王昭遠失機，陷入重圍，祇嚇得三魂走了二魂，七魄掉了六魄，也顧不得大腔兒郎，匹馬往亂山中便逃。幸喜他原是蜀人，深知山川地理，竄出小徑，竟得從容脫出重圍。



而去。最可憐一衆的蜀兵，被宋軍三路一陣衝擊，強半都作了刀下之鬼。宋軍遂乘勝進占漫天碧，獲軍糧器械無算。次日，王全斌督領後軍馳到，便命崔彥進等再往前進。崔彥進等奉令，即一同拔隊向前。那王昭遠昨日逃得生命，收合潰散，更調軍兵，復來迎戰。崔彥進等今日接仗，便不似昨日誘敵式的戰鬥了，鼓起勇氣，努力直前，威猛如虎。王昭遠那裏是對手，幾個回合，便招攔不住，祇得依照老法門，撥馬又逃。如此三戰三北，王昭遠勇氣全銷，蜀軍精銳盡失，乃西渡桔柏江，焚燬橋梁，退保劍門。這劍門乃是蜀中一個最險要的地方，不是等閒可以攻取的。王全斌便傳令暫且紮住，待劉光義等那一路軍情報到，再定進止。那劉光義與曹彬等自歸州出兵，大隊向夔州進攻。夔州地扼三峽，爲蜀西江防頭一重門戶，乃兵軍上必爭之地。當時蜀寧江制使高彥儔與監軍武守謙，聽得宋軍到來，一同率兵扼守於鑿江。蜀軍於江上作浮橋，橋上設敵棚三重，又夾江布列巨礮，守備得十分周密。當劉光義等出兵的時候，太祖曾把地圖給他們看過，並指示鑿江道：我軍溯流到了此處，慎勿用水軍爭勝，當先用步騎從陸上襲擊，待他軍勢稍卻，然後用兵船夾攻。這樣攻戰，定操必



勝的！至是劉光義等引兵攻取夔州，離江三十里，即舍舟登陸，深夜襲擊蜀軍江防軍。蜀軍卻祇管江防，對於陸上防禦，毫末提備。驟被宋軍由陸路攻入，登時潰散。高彥儔與武守謙即退守夔州城內。劉光義等既奪取浮橋，便進薄夔州城。武守謙見宋軍大至，便要開城迎戰。高彥儔出阻道，宋軍遠涉而來，利在速戰；現在大軍驟集，正是勇氣百倍，未可輕當。不如堅壁固守，休與接戰，先銷沈其勇氣。正是千里運糧，士有飢色，必定不能持久。待牠師老糧盡，士無鬥志，然後開城出戰，那時彼竭我盈，自可一戰破敵。武守謙奮然道：我生平最不敢前人此種的計策。殊不知戰陣之事，須要占先為強。現在彼軍初到，安營未定，地勢未悉，既自忙亂，復多疑惑；趁此時迎頭一擊，彼必立脚不住。後至的軍兵，見前軍失利，必然心慌膽落，不戰自破。然後你再分兵擊之，縱不能使牠片甲不回，也當潰亂散亡，不復能成軍了。若待彼安營已定，地勢已悉，擇我弱點，全力來攻，那時弄到應戰不能，守禦難堅，豈不進退不得，束手待擒。所謂以逸待勞的說話，祇是怯懦者解嘲的飾辭，坐以待斃的下策，制使怎麼亦為此言呢？高彥儔道：依我愚見，還是以逸待勞的好。武守謙不聽，獨自率領所部千



餘驍，大開城門，躍馬出戰。劉光義正待親自接戰，騎將張廷翰早一騎馬衝出，直取武守謙。張廷翰愈戰愈勇。武守謙便不免越戰越怯。戰有百餘個回合，竟抵敵不住了，攛回戰馬，往城裏便跑。張廷翰驟馬便追，武守謙馳入城門，張廷翰隨着也搶進去了，竟形成個獨將宋將，並馬入城。守城兵卒忙上前攔阻，張廷翰把大刀幾撥，十幾個便不見了頭腦，祇是熱血直冒，躺倒在地上。其餘的一見，一聲啊呀，四散逃走。張廷翰略一駐馬，把刀往後面一招，宋軍就像黃蠶入洞般齊擁進來。劉光義曹彬看着，同聲喝道：殺上去！督率大隊人馬，盡數衝殺入城。高彥儔一騎飛到，放過武守謙，獨力擋住。劉光義曹彬張廷翰三人同上，刀槍齊舉，圍住高彥儔廝殺。高彥儔毫無懼色，揮戈力戰，鬥了半個時辰，身被數十劍，自知萬不能取勝了，怒吼一聲，撇了三人，奔歸府第，整肅衣冠，望西北再拜畢，舉火自焚而死。劉光義等遂克夔州。過了數日，劉光義在灰燼中收拾高彥儔骸骨，以禮埋葬，表彰他的忠勇，然後整飭部伍，向前再進。所過披靡，連拔萬施開忠四州。遂州知州陳愈，那還敢拒戰，即奉城迎降。至是峽中郡縣悉定。劉光義即將攻取經過情形，馳報王全斌。王全斌得報，曉得東路軍事大



宋宮八十朝義

勝利，卽進次益光。王全斌詢問蜀軍降卒前進路徑。降卒說道：從益光江東面，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做來蘇。本地人在江西置立柵砦，對岸可渡。再從來蘇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驪，卽與官道併合了。若是打此路進兵，那麼劍門便不足恃了。王全斌聽了大喜，重賞降卒。卽進兵至來蘇，在江上作浮橋而渡。蜀人見了，棄砦而遁。遂進次青驪，一面分兵命史延德潛師往襲劍門。果然王昭遠聽到這個消息，大爲震懼，卽留偏將守住劍門，自己引領部衆退屯漢源坡以遏制宋軍。王全斌大軍還未進到漢源，劍門已經被史延德襲破了。王昭遠聽報，嚇得股栗失次，祇聽鑼聲連天，王全斌已從青驪殺到。王昭遠此時，竟僵臥胡牀，不能起來。趙崇韜乃布陣出戰。蜀軍已是驚弓之鳥，見宋軍聲勢浩大，一個個心碎膽裂，那裏還敢對仗。見宋軍衝殺過來，未曾交手，就一閃兒奔潰了。王全斌驅兵砍殺，斬首萬餘級，俘虜無算。趙崇韜支持不得，奔回寨中，將王昭遠掖在馬上，加鞭飛逃至東川，下馬避匿倉舍裏面。王昭遠悲嗟流涕，兩目盡腫了。一會，宋軍追騎四至，入倉舍搜尋，便把個自比諸葛亮的王昭遠，連同趙崇韜，繩綁索縛，活捉去了。這個全軍敗績，都統都監一齊被執的警報傳達後。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三回 三戰三逃蜀軍敗績 九攻九勝宋將成勳

一三八

主，所以就他嚇得死去活來，祇有着急，毫無主張。還是花蕊夫人，具着丈夫夫氣，有點英雄膽，當下勸住後主，看明警報，就奏陳意見道：陛下！事已至此，着急是徒然的；而今宋軍已緊迫而來，時間危急，真是間不容髮啦！陛下須趕快發散金帛，徵募精壯，選命能將，刻日統率前去；一面阻禦敵兵，一面應援守禦諸將。願陛下作速定計！後主聽奏，心神略定，即依花蕊夫人主見，出金帛募兵，令太子孟玄喆爲統帥，李廷珪、張惠安爲副將，率領赴劍門，援應前軍，遏止敵軍。這正是：

祇爲無臣保國家，

遂教太子臨疆場。

要知蜀太子孟玄喆領兵前去，勝敗如何，西蜀得保與否，下回分解。

孟昶臨變倉皇，毫無主見，不及花蕊夫人多矣。

王昭遠自比諸葛，真是可笑。以這樣專講大話，絕無本領的人，去作主帥，當大兵，西蜀安得不亡！

高彥儔倒是一員良將，可謂死得冤枉。



第十四回 修降表李家成世業 受國俘宋主害相思

蜀太子孟玄喆與李廷珪張惠安，奉着後主旨命，不敢遲慢，即日編定募兵，率領開赴前敵。一路但聞笙簫管笛，鑼鼓弦索，歌舞不輟。這種從容整暇的情狀，真個是千古行軍所僅見。可謂是別開生面了。你道西蜀已危急萬分，亡在旦夕，這位太子領兵赴援，怎能一無懼怯，且這等歡娛，莫非他此行早操着勝算嗎？可憐！這位太子乃是個素不習武，而專好聲色的聲色之外，簡直不曉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哩！恰又搭配着這兩員副將，是一個半斤，一個八兩，一對無獨有偶的庸懦無識蠢才。所以湊在一處，竟把軍事當作了兒戲，出兵之日，就把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一併攜帶在軍中，不管軍政，祇是晨夕嬉戲娛樂。聞言少鈺，孟玄喆進兵至綿州，聽說劍門已經失守了，便不敢復前，連夜遁還東川而去。經過的地方，把廬舍倉廩，悉行舉火焚燬無存。後主聽了，更是嚇得惶駭莫名，急忙召集朝臣，詢問救國的計策。有個老將石斌，因奏對道：宋軍遠來，其勢當然不能持久。請陛下聚兵固守，以老其師。

宋高宗十八朝義

第十四回 降陸表李家成世業 受國俘宋主害相屈

一四〇

待輜糧運不繼，軍生怠心，那時開城一戰，便可破敵了。願陛下聖裁！後主嘆道：朕父子推衣解食，養士四十年，及至遇敵，竟不能為朕東向發一矢！今想深溝高壘，以謀固守，有那一個能為朕效命呢？石斌沒得對答了。這個建議，遂成空話。忽又有警報到來，說是宋帥王全斌已到魏城，不日便要到成都了。後主不禁失聲流涕道：這怎樣好呢？李昊前奏道：宋軍入國，所向無敵，現在內無守將，外無拒兵，成都自是不能保全的了。陛下不如見機納土，還可保族全家哩！後主點首道：朕此時已到絕地了，除了開城出降，也更無別法。卿就替朕起草降表罷！李昊領旨，立即草成繕就。後主遂遣通奏伊審徵，賈表詣王全斌請降。王全斌受了降表，允諾後主的請求，遂率兵和平入城。越日，劉光義亦督隊到來，會合王全斌，待遇後主十分優禮。後主便又遣弟孟仁贊，詣闕上表。略云：

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時勢之變遷，為人心所擁迫。先臣卽世，臣方幼年，猥以童昏，謬承餘緒。乖以小事大之禮，闕稱藩奉國之誠。染習儉安，因循積歲。所以上煩宸算，遠發王師。勢甚疾雷，功如破竹。願惟憐卒，焉敢當鋒。尋束手以云歸，將傾心而俟命。當



宋 八 十 朝 義 勇

於今月十九日，已領親男諸弟，納降禮於軍門；至於老母諸孫，延殘喘於私第。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願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慰卹，監護撫安。若非天地之重慈，安見軍民之受賜？臣亦自量過咎，謹遣親弟詣闕奉表，待罪以聞。

太祖接到降表，大喜，即詔授呂餘慶知成都府，並命亡蜀後主孟昶，速率領家屬入京授職。至是蜀中四十五州，百九十八縣，盡歸版圖。後蜀遂亡。計自王全斌領兵伐蜀，至孟昶歸降，不過六十六日，便克奏全功。當王全斌出兵的時候，京城裏正下着大雪，太祖設置氈帳於講武殿，穿戴紫貂裘帽，在帳中親核軍事，忽對侍臣說道：我穿戴如此，還覺得身上發冷；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怎麼當得住呢？便把自己穿戴的紫貂裘帽，遣中使馳賜王全斌，並諭諸將道：一時不及徧賜諸卿啊！王全斌拜受太祖的寵賜，不由得感激泣下，故而所向有功。又當前蜀亡的時候，降表是由李昊起草的，而今後蜀滅亡，降表又是李昊起草的。因為這個緣故，蜀人便趁夜間在李昊宅門上，大書六字道：世修降表李家。這也是樁有趣的事實。六月，孟昶舉族與官屬一併到了京裏，孟昶帶領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太祖御崇元殿，備禮

第十四回 修降表李家成世業 受國俘宋主吉相恩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四回 修降表李家成世業 受國帑宋主害相恩

一四二

召見，卽拜孟昶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孟玄肅爲泰寧軍節度使，其餘從臣親屬，盡都賜官有差。這時太祖爲孟昶所造第宅，早已落成，裝修完竣，太祖卽賜與孟昶及其家屬居住。隨卽又命內監奉着無數金帛，特賜孟昶的母親李氏及花蕊夫人。李氏便攜領着花蕊夫人入宮謝恩。太祖當御安和殿召見李氏並花蕊夫人朝拜畢，太祖傳命賜坐。太祖見李氏面上滿現着憂容，便安慰她道：「國母保重要緊，不必戚戚的掛念着鄉土。等待些時，朕當好好地送國母回歸故土的。」李氏回奏道：「妾身並非思蜀，原先本是太原人氏，倘能得歸老到并州，這便是妾身所願望的。」太祖道：「如此，待朕取得太原，便當送國母歸去。」李氏拜謝了。太祖又道：「國母初到京裏，想必不甚慣居，如生煩悶，可隨時進宮裏來談談，不必拘泥。」李氏又拜謝了。太祖當與李氏問答時，卻祇管偷覷着花蕊夫人，覺得她的姿色，不但在蜀宮列爲首選，就擎現今後宮佳麗合她比較，也覺粉黛無顏。又聞得她另外有一種無形的香澤，暗中傳送到他的鼻孔中，使他全身舒暢，平添十分快感。不禁越看越愛，越愛越看。一霎時把個創世英雄之主，竟弄得眼花撩亂，心緒紊然，魂靈兒早飛去半天了。因聽說她詩



宋宮八十朝義

才清絕，在蜀宮制作宮詞百首，比前蜀王建做的，差不得甚麼，且或有勝似王建處，但據人言，未能徵信。太祖便藉此爲由，質問她的作品。花蕊夫人見問，即時口占一絕奏答。詩曰：

君王城上豎降旗，
妾在深宮那得知？

四十萬人齊解甲，
更無一個是男兒。

太祖聽了，確信花蕊夫人的詩才，心下更添愛悅；要不是被人主的威儀無形的桎梏住了。太祖對花蕊夫人，當時定要說出一番儉寒送暖的話，表示自己一片愛憐之心。雖然太祖當時雖不敢明的說些情話，兩隻眼睛卻是不肯尊重，向花蕊夫人回還往復暗送了無限情波。花蕊夫人何等聰慧，豈不曉得這位宋天子是在垂情於她；不然而然的，也在眉宇間表示她的謝意。這一來，把太祖更累得意馬心猿了。忽然李氏離座起身，花蕊夫人也就站立起來，辭駕退出。太祖不能挽留，祇眼睜睜望着個妙人兒隨着個老婆子去了。自此，太祖一連數日，坐臥不寧，差不多甚麼國家大事，統都不放在心上了；所着意的，就是花蕊夫人行止坐臥，無一刻兒不想到她。幾天之後，竟害起病來。他這個陡起的相思病，御醫院還看



宋宮十八朝義

第十四回 修釋表李家成世業 受國俘宋主書相慰

一四四

做他憂勤過度，所以致此，奏請暫屏聖慮，將息幾日，心裏一靜，自然好了。這那裏道着一些兒病源呢？還是太祖自己心裏明白，不自己對症下藥，靠這些御醫亂撞木鐘，有甚麼用處呢？可是這病又不便明白說出來的。就是明白說了出來，她已羅敷有夫，且甚得夫嬌寵愛，自己身為天子，怎好占人之妻，奪人之寵呢？若說是斷情絕愛，拋卻了這條心想吧，怎奈後宮自繼后王氏在乾德初年崩逝以後，更無一個賂略當意的人。此時恰在擇后的當兒，偏偏遇着她這等一個生平罕見的尤物，如何能拋卻得下呢？這樣躺在病榻上千思萬想，僵臥了數日，忽然一躍而起，自語道：有了我，便不能有他了！這日晚上，太祖即召宴孟昶於大明殿。席間太祖用巨觥豪飲，孟昶亦儘量相陪。君臣直飲至夜半，纔盡歡帶醉而散。越宿太祖又召孟昶飲宴。孟昶自昨夕歸去，便覺酒力太猛，支持不住，頹然躺倒。到了今日，更覺周身血管像要破裂似的，竟是得了酒病，不能起來，因辭謝不赴。太祖聽說孟昶害酒病倒了，嘆道：爲朕豪飲，害得秦國公不適，這是朕的罪過啊！即傳命着御醫前往診治。不料這日晚間，竟報孟昶病卒。太祖不勝哀悼，廢朝五日，素服發喪，追封孟昶爲楚王，賜御葬。孟昶

宋宮八十朝演義

的母親李氏，見孟昶暴卒，卻不哭泣，但以酒酌地道：爾不能死殉社稷，貪生以致今日，我所以也忍死到今日，就祇爲着有爾存在啊！而今爾已死了，我還活着做甚麼呢？遂絕粒不食，數日後亦死了。太祖聽說，益加哀悼，命賻贈加等，並命鴻臚卿范禹偁護理喪事，教與孟昶俱葬洛陽。歸葬已畢，花蕊夫人便入宮謝恩。太祖見花蕊夫人穿着一身縞素衣服，更覺添了半天丰韻，越顯得楚楚憐人，淡淡多姿。即把花蕊夫人留在宮裏，迫她陪侍飲宴。此時花蕊夫人既難一死，上命無可違抗，祇得強抑愁懷，勉爲歡笑，陪着太祖飲酒。太祖在前次召見時對她，一則相隔得遠，二則礙着官家威儀，縱千般有萬種憐愛的心意，實不能盡情地表現出來；此時卻是相挨至近，又無忌憚，數杯酒後，便把她摟抱在懷，儘情調弄。碰着花蕊夫人又是帶羞含嬌，若接若離，滿臉兒泛着紅雲，一陣陣祇是香喘，把個太祖愈弄得神魂飛越，情不自禁。於是罷酒撤肴，把花蕊夫人擁入寢宮，盡其歡樂，達到最終目的。一宿美滿已成，次日即册立花蕊夫人爲妃，仍賜稱原號。當孟昶入京的時候，太祖曾建造廣廈五百間給他居住，供帳俱備。而今孟昶與李氏俱死了，孟玄喆已遣就外鎮，花蕊夫人又經入宮，



宋宮八朝義

第十四回 倭降表李家成世業 受國俘宋主害相屈

一四六

這宅子便沒有人在裏面，一切供帳，都成虛設。太祖因命內監往將宅裏供帳，一齊收歸大內，卻收進一件物事，爲太祖生平所未見的，乃是孟昶的溺器。你道一件溺器，是何等平常的東西，太祖就會生平沒見過呢？這並不是皇宮裏沒有溺器，也並非是太祖生平不曾見過溺器；祇爲孟昶所用的溺器，非尋常；漫說是太祖生平未曾見過這樣的溺器，就是從開天關地以來的帝王算到而今，也指不出一個見過這種溺器的人來哩！究竟那孟昶的溺器，是怎樣一件希世的東西呢？原來孟昶的那溺器，乃用七寶鑲成，式樣精巧，名貴無匹。估估牠的價值，當不止十倍於連城之璧哩！當下太祖歎賞許久，便命衛士把牠撞碎，說道：「一個溺器也用七寶鑲成，更用甚麼東西貯食物呢？奢侈到這樣，那得不亡國！衛士奉命，便擊着鐵錘，當着御座面前，把牠擊碎了。太祖又命這衛士把這些破碎的珠寶收拾了去，就賞他這一擊之功。這衛士也不知是經幾代的宗功祖德，積得這麼富厚的福分，得此重賞。可見人祇要有福分，就是身居卑職，也會得逢上賞的。」花蕊夫人自入宮册立爲妃後，太祖寵愛的像命根子一般，臨幸無虛夕；每一退朝，便不往別處，專來合她作樂。花蕊夫人卻



宋宮八十朝漫義

是迫於主威，勉承雨露的，未免面熱心冷，語蜜情淡。雖經太祖一往情深，極意優寵，稍稍寬轉她的歡心，然而還祇三分向着太祖，七分追想孟昶，因私下繪着孟昶的小像，在太祖不在面前的時候，拏了出來掛着，焚起檀降，對像展拜一回，祝他在天之靈，永享安樂。一日，花蕊夫人正在內室掛着孟昶像，焚着瓣心香，伏地對像默禱，太祖忽然踱了進來。太祖瞧着又不是神，又不是佛，卻繪的是個白面書生模樣，尋思道：她這樣禮拜做甚麼呢？難道是甚麼神仙？便問道：愛卿，這供的是甚麼神仙呀？禮拜他是爲求福呢？抑是求壽呢？花蕊夫人驟然被太祖撞見了她的祕密，面上雖不惶恐，心下卻自是爲難，正想：這該怎樣飾辭纔安？忽然太祖提出神仙二字，便觸動靈心，詭對道：臣妾該死！未曾啓奏陛下，這供的是送子張仙。婦女虔誠祈禱於他，可望賜生佳兒。臣妾未能免俗，因得隨侍陛下，也想生個好兒子，俾將來得母以子貴哪。太祖道：原來如此。爲何平時不見愛卿供奉花蕊夫人回奏道：臣妾固日常供奉，惟恐陛下斥爲異端，每日祇在陛下臨朝時取出禮拜一過，便收貯了，所以陛下未曾看見。太祖竟信以爲真，便道：愛卿乃誠心求子，朕豈忍斥爲異端；此後可把東軒閣作靜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四回 修降表李家成世業 受國俘宋主耨相恩

一四八

室，將神像供奉在裏面，卿好朝夕虔誠禮拜。像這樣一收一掛，未免變演了神仙。花蕊夫人聽說，十分喜悅，連忙拜謝了。自此花蕊夫人把個孟昶像，假充做送子張仙，掛在宮裏，一日三朝的禮拜不輟。不料宮裏一班嬪妃，都想生子抱兒，聽得花蕊夫人有一幀送子張仙神像，聖上特許供奉禮拜，都來依樣葫蘆的圖畫了去，香花頂禮。這真是孟昶死了還走着桃花運哩！又一日，花蕊夫人正在理妝，宮女兩行，分侍左右：有的拿着芙蓉鏡，有的捧着黃金盒，有的執着脂粉缸，有的扶着鳳尾扇。祇見她萬縷青絲，一直垂到地上，根根光可鑑人。尤其是那一股脂粉香，送到鼻裏，頓使人心旌搖搖，發生無限情思。太祖進來臨着，自嘆道：朕南征北勦，這如許年數，所經歷的事著實也不少了，卻那裏領略過此種深味呢？一面就在水晶簾側坐下，看着花蕊夫人慢慢地梳理。太祖默看了一會，又去取瞧各色器具。忽見一綠玉作框，白金爲底的晶瑩手鏡，太祖愛牠精緻，不覺取在手中，仔細端詳。把玩了一會，忽反觀背面，鏤有五字篆文，太祖看着驚疑道：「怎麼也有這五字呢？這正是：

方於脂香識趣味，

又從妝鏡證同文。



要知太祖看着花蕊夫人妝鏡背面鐫着五個字，爲何要驚疑，是五個甚麼字，下同分解。

孟玄喆領兵赴敵，卻不管軍政，把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一併帶在軍中，晨夕娛樂，如此昏昏，可謂有其父必有其子。

孟昶暴卒，其事可知；宋太祖竟納花蕊夫人爲妃，平時稱仁道義的假面具，至此公然揭破。

張仙送子像，說破十分可笑；宋太宗豈認不清孟昶面目，竟會被人瞞過。

第十五回 寶儀學士獨知掌故 花蕊夫人兩顯才能

花蕊夫人正自理着青絲，忽聽太祖在旁邊突發這麼一句驚疑的說話，忙停住梳攏，掉轉頭來問道：陛下怎麼說？太祖指着手中擎的那面鏡子背面鐫的一行字道：怎麼這鏡子也鐫着這麼五個字呢？花蕊夫人是每日要把那鏡子照幾百回的，鏡子背面鐫得是乾德四年鑄五字篆文，她早已明知熟記，當下也用不着再看，便還問道：這不過是鑄鏡的年號罷。

宋宮八十朝義

了，陛下有甚麼驚疑的？太祖道：愛卿想也不知道。因為朕當日改元的時候，曾諭令相臣，年號不得與以前帝王用過的年號相同，所以改了現在的年號。而今這鏡子上鑄的是乾德四年鑄字樣，豈不是與朕的年號正同嗎？蜀宮裏當然是不會用朕的年號，此是一層；這鏡子看起來也不是一兩年間新鑄之物，就是要用朕的年號，又怎能預知朕將改元做乾德，此是二項。據此，這年號定是以前帝王有過的。何以朕的相臣竟會不曉得呢？所以朕見了這個，就着實不免驚疑了。卿可曉得這年號是那一朝的帝王用過的麼？花蕊夫人平時看着這個字，不過是個平淡無奇的鑄鏡年號，卻未曾加攷據；給太祖驟然這一盤問，實在闕答不出所以然，祇得老實對道：這個，臣妾未曾查攷過，不敢妄對。太祖便起身道：卿且自統理罷，朕去叫相臣查攷便了。即出來召問羣臣。滿朝臣子，誰知都祇是半瓶醋，大家不曉得。後來召到翰林學士竇儀，還是他儲着八斗才，讀了五車書。當下太祖一問，他便應聲對道：前蜀王衍，當日會有此號的。而今陛下說是鏡出蜀宮，蜀物紀蜀年，便是現成的證明了。太祖聽奏大喜道：不錯！不錯！卿真不愧是個讀書人！宰相須用讀書人，像卿的才學，正可以作

宋宮八十朝演義

宰相了竇儀退出。太祖便回至花蕊夫人處，把這年號的出處說給她聽，又稱讚竇儀有才學，預備要召他作宰相。花蕊夫人自入宋宮，總不願聞國家大事，所以聽了太祖的說話，祇答應着，不參議論。這時她已梳妝完畢，太祖便攜着她往後苑裏去遊玩散心。那朝中諸臣聽了，適問太祖褒獎竇儀可作宰相，便紛紛傳說竇儀將要入相了。竇儀心裏，也竊竊自喜，以爲這滿腹經綸，會有施展之日。不料太祖過了幾天，把要召竇儀入相的意見咨商趙普。趙普卻覺得自己太沒學問，生平祇讀得一部論語，殊不是竇儀的敵手。他一入相，未免滅了自己的權勢，而且恐怕他瞧自己不起，不如仍然把他壓在下面，倒可鞏固自己的權位。就使他以此懷怨，也不能奈何自己甚麼的。因對道：竇學士文藝果然有餘，經濟卻是不足。陛下用他備文史上的咨詢，是恰稱其職。若是用他理政事，未免不甚適宜哩！太祖默然，把重用竇儀的心意就此打銷了。竇儀聽到趙普對答太祖的話，曉得趙普是存着忌才之心，他若在職一日，自己萬無出頭的希望，便覺中心快快，卒之鬱鬱而死。太祖知道竇儀死了，很是悼惜，傳命厚賻他的家屬。過了些時，忽報蜀兵因王全斌措置失當，在綿州生變，有衆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五回 竇儀學士獨知掌故 花蕊夫人兩顯才能

一五二

十萬，擲文州刺史全師雄爲元帥。王全斌遣朱光緒前去招撫，又不能結之以恩德，臨之以威信，祇一陣把全師雄的家族殺了，更取了全師雄的愛女做侍妾，遂使全師雄無有歸志，率衆攻據彭州，自己稱做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勢力益加膨漲了。兩川的人民，爭着響應他。崔彥進、高彥暉分道去攻討，被全師雄一連衝殺了幾陣，崔彥進竟大敗而回，高彥暉且死在亂軍之中。王全斌又遣張翰去攻討，也不得利。王全斌沒有了辦法，祇得退保成都，向京乞援。太祖卽命密省使丁德裕率兵往援王全斌，詔康延澤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後來經劉光義、曹彬、王仁瞻、丁德裕、康延澤合着王全斌，勦撫兼施，纔把全師雄掃滅，平定蜀亂。太祖因爲蜀亂係王全斌等違法貪污所致，遂下詔將王全斌等召還，謫降王全斌爲崇義節度使，留後崔彥進爲昭化節度使，留後王仁瞻、右衛大將軍、劉光義等因素稱廉謹，並進爵秩。當王仁瞻奏對時，曾歷詆諸將，冀圖自免，惟對曹彬，極口推崇，說道：「清廉畏慎，不負陛下的止。」曹彬一人罷了。及至曹彬還京，太祖檢査他的行囊，除圖書衣衾之外，沒有別的東西，恰如王仁瞻所奏對的話。太祖遂特別優賞曹彬，擢爲宣徽。



宋宮十八朝義

南院使曹彬因入朝見太祖奏道：此次從蜀中回來，諸將都得罪，惟臣一人獲賞，臣不敢奉詔。太祖嘉諭道：卿有茂功，又不矜伐，真是可嘉！懲勸是國家的常典，卿勿必推遜。曹彬祇得謝恩退出。太祖見蜀亂已平，心中甚喜，便在後宮大設酒筵，與花蕊夫人等一衆嬪御團集共飲。席間太祖忽停杯嘆道：朕少年時最喜愛的是馳馬射箭，每日總要騎着馬到郊外去馳騁一回，擎着弓射幾箭纔罷。後來領兵東盪西殺，這馬與箭更是一刻兒也不離了。到而今做了皇帝，倒被禁錮在宮裏，好些時不能得騎馬射箭了。人家都想作皇帝，真不曉得這作皇帝是樁極不自由的事，處處受束縛，受限制的哩！正是：

誰言天子貴，行動不自由。

花蕊夫人奏對道：陛下這個感嘆，發得大沒意思了。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要想怎樣行樂，祇要不是顯違民意，荒棄政事，那一樣不好做得呢？這馳馬射箭，從大的用處說，是練習着應用於戰陣，激敵衛國；從小的用處說，是藉牠活潑筋骨，運動身手，以求強壯身體，卻除疾病；由小由大，都不能說這是件無益有害的事！作了皇帝，固然是很尊嚴的，不可以亂行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十五回 賢儒學士獨知掌故 花蕊夫人兩顯才能

一五四

亂走；但是驕一回馬，射一回箭，活潑活潑筋骨，運動運動身手，臣下們不見得敢說這是有傷盛德呀！大凡臣子們要諫諍君上甚麼事，必定要這樁事件是作皇帝的做得不合情理，有損官家威德，纔好實言指說，斷不能無理取鬧，不依臣子進諫的規矩。如果陛下自己嫌着出郊馳馬射箭，太菲薄了萬乘之尊，不是聖天子自重的道理；何妨命侍臣們牽進御馬，預備弓矢，就在後花園裏馳射一回呢？偌大一個御花園，正是預備着做聖駕暇逸的時候行樂的，臣下們不奉敕召，又不敢進來，陛下不好任情馳驟嗎？太祖聽着大喜道：愛卿所奏，可謂面面俱圓，正是可行！朕卻一向拘泥，未曾想到這一着。不過照卿的辦法，朕雖可在後花園安心騎射，但是還祇得單人獨馬，總不能有十分興致的。花蕊夫人又奏道：這一層，陛下倒不必慮得。如蒙陛下見許，臣妾不才，勉強可以隨侍陛下，做一時的護衛之臣哩！太祖聽得花蕊夫人說是可以陪侍騎射，不禁大樂道：卿還能此道麼？朕一向祇知卿有文才，那知更擅武事呢？舉起大觥來，就滿滿斟了一觥酒，咕都都飲個罄盡；又問道：愛卿在蜀宮時，可曾騎射過麼？花蕊夫人對道：臣妾在蜀宮的時候，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從事於此哩！

宋宮八十朝演義

太祖道：如此，卿想當有戎妝的，可曾帶來嗎？花蕊夫人答道：有的，想都帶來了。因顧問從蜀宮帶來的宮女道：我的戎服可帶來了麼？宮女對道：帶來了。就是侍婢們的也都帶來了哩。太祖鼻問道：怎麼？愛卿帶來的這二十個宮女，也都能騎馬射箭嗎？花蕊夫人奏答道：她們個個都會的。太祖笑道：這便妙極了！朕正想單獨馬沒興趣，得卿也祇是兩個人，還是覺得太人少了。因為這聘馬，是要人多才有興致的。而今她們既是都有此身手，這纔有趣了。願命內監道：去選二十多匹馬牽進園來，看弓箭伺候着內監領命去了。又對花蕊夫人道：卿也就帶領他們去換了衣妝，到後園裏取齊就是。花蕊夫人就領命離席，帶領隨身宮娥去了。太祖即命撤去筵席，自己也去換了服妝，領着一羣嬪御宮娥，往後花園來。到了園中，祇見乘雲亭邊一隊戎妝女子騎在馬上，二十個白帽紫衣綠韉的，一個紅帽綠衣黑韉的，遠遠地望着，一個個又驍健，又嫵娜，端的是一隊娘子軍了。太祖不禁叫好道：這真好極了！從前孫子教練美人兵，不知可有這麼整齊？朕不期就得這等一隊女兵，豈不有趣！將近來到亭前，祇見花蕊夫人將輓兒一指，那二十個宮女便分做兩行，一齊伏在馬上迎駕，口裏一



片聲呼着萬歲。喜得太祖連聲道：免禮！免禮！那些宮女又同聲道：謝主隆恩！伸直腰來把絲韁一帶，就把太祖圍護在中間。花蕊夫人早把太祖的玉兔馬牽到，請太祖上馬。太祖接過韁來，就一躍上了馬，據鞍笑道：今日的樂趣，倒是很難得着的！花蕊夫人對答道：多是陛下恩典，使臣妾等也得沾伴一些餘樂。太祖道：現在先馳馬罷！花蕊夫人及二十個宮女同聲道：遵旨！一齊把馬帶緊，祇待太祖先發。太祖便把鞭一揚道：大家放馬者！就這一聲裏，二十騎馬就潑喇喇追風似的往前直奔。花蕊夫人要顯身手，跑了有數十丈，就把馬一夾，那馬便突地衝出太祖的面前了。太祖一見，便加鞭追去。將要追到，花蕊夫人在前面呼道：請陛下回馬！太祖聽得，連忙回馬時，花蕊夫人早回馬趕至太祖側面，奏道：臣妾與陛下同乘一馬何如？太祖喜道：好！卿能過馬來麼？花蕊夫人道：陛下但打馬前行，臣妾自能過來的。太祖要看她的本領，果然依着她的話，驟馬疾奔。花蕊夫人便也並着太祖的馬同馳。待到跑得最快的當兒，花蕊夫人忽從自己馬上飛騰而起，就像一朵彩霞一般，不前不後，恰恰落到太祖馬上。太祖忙把身軀一扭，把花蕊夫人從馬後，掖到懷裏，稱贊道：卿真可謂身輕如



宋宮十八朝演義



燕了！看卿的模樣，很像個風能吹得倒的柔弱人兒，怎麼竟有這種本領呢？說着，已回到乘雲亭前。太祖便把馬勒住。那些宮女的馬也早到了，一齊圍在四側。花蕊夫人便躍下馬來，啓問道：如今可要射箭了嗎？太祖道：正是。花蕊夫人又問：用甚麼做鵠的呢？太祖想了一想，道：別的沒甚趣味，朕御書房有十個極小的瑪瑙酒杯兒，不如拏了來，把牠一條線擺在這闌干上邊，朕與卿各射其五，誰有一箭不中，罰酒一席，少刻回宮同飲；如果大家都中了，命在此觀射，諸妃備酒歡宴朕與卿等。這辦法如何？花蕊夫人對道：臣妾遵旨。太祖向站在亭上觀騎射的嬪妃們道：諸卿的意思呢？衆嬪妃齊聲道：臣妾等敢不遵旨？當惟陛下之命！太祖便命內監道：將御書房那十個極小的瑪瑙杯取來！內監領旨，飛走去取。一刻，將杯取至，祇見僅有桃核大小，製琢的異常精緻。太祖便命擺在闌干上邊。內監依命忙着擺好了。站在亭內的衆嬪妃也出立亭外。太祖與花蕊夫人並各取弓在手。花蕊夫人請道：陛下先射。太祖便擎弓搭箭，噹，一聲響，那杯便翻了一個。嬪妃們便喝了一聲采。隨後噹，噹，噹，四聲，又翻了四個。衆嬪妃又連聲喝采。花蕊夫人不敢怠慢，連忙搭上箭，扣着弦，向着那杯便射。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十五回 寶儀學士獨知掌故 花蕊夫人兩顯才能

一五八

一連五箭。五隻杯也都翻了。太祖與衆嬪妃都喝采連聲，稱贊不絕。太祖笑道：「現在射箭已畢，朕與卿都不會虛發一矢，應該歸她們備酒了。」就此回宮去罷。於是就一同回宮飲宴不提。次日，太祖召趙普密議，意想立花蕊夫人爲后。趙普回奏道：「花蕊夫人乃亡國之妃，怎能母儀天下呢？依臣愚見，還須另擇淑女爲是。」太祖洗吟半晌道：「那麼左衛上將軍宋偁的長女，是個容德兼全的，卿以爲可立后麼？」趙普對道：「陛下睿鑒，必不謬。太祖乃決意立宋偁女爲后。這宋女苴蔻年華，芙蓉笑靨，樣兒端淑，性兒溫存，允稱是個容德兼全的。太祖會數次召見她，並嘗賜給她冠帔，心裏原很愛她，想要立她爲后的。後因爲有了花蕊夫人這一個尤物，就把愛她的心思擱置了。現在因爲立后，趙普說是花蕊夫人不足母儀天下，太祖一想，除了花蕊夫人，就止她是久映照在心的，所以便提出來問趙普。趙普又復同意，於是立她爲后的意思遂定。當即命趙普往諭宋偁，擬召他長女入宮待冊。趙普遵旨，即往見宋偁，傳諭太祖意旨。皇親國戚，擊錢也買不到；今特地由皇家垂愛，不必先去仰攀，還有那個不願意呢？宋偁當下遵旨，即把女兒送入宮中。這時已是乾德五年歲暮。太祖因爲乾德年號同



宋宮十八朝演義

了前蜀王衍的年號，決意更改。便於次年元旦，降詔改元開寶，以是年爲開寶元年。這日，大家正舉酒慶賀元辰，忽內監奉旨傳司天監入朝。大家猜疑，不知聖上有甚麼事故。這正是：

緣釀正自浮三雅，丹詔忽然下九重。

要知太祖宣召司天監入朝，有甚麼事故，下同分解。

因趙普一言，晉儀便不得爲相。趙普忌賢嫉能，真是小人行徑，但其持論，謂徒有文藝，不足以理政事，却也是見到之談。文臣誤國，歷史上不知多少，都是上了『宰相須用讀書人』這一句話的當。

第十六回 采蘼采旗殿庭奏舞 媚豬媚狗宮院尋歡

一時司天監出來，百官忙着迎問端的。原來太祖以后位久虛，後宮沒有領率的人，深恐或致生出宮闈變亂，補救無及。今既得宋氏，遂想令她早日正位，一則可表率後宮，二則可及時歡樂，故召入司天監，命他占選佳期，以便舉行冊立。司天監領旨，不敢怠慢，當擇定二月

宋宮十八朝義

第十六回 采蘋采旗殿慶奏舞 媚猪媚狗宮院尋歡

一六〇

吉日爲册立良辰。復太祖太祖得奏，卽傳諭禮官籌備册立典禮。及期，太祖降詔册立宋氏爲皇后。是日太祖御乾元殿，受文武百官慶賀，作文舞及武舞。這文舞名玄德，升聞之舞；舞人一百二十有八，分作八行，每行十六人，都著履執拂，服袴褶，戴進賢冠，引舞的一人，各執五色采纛。武舞名天下大定之舞，舞人數額行列，與文舞一樣，都披金甲持戟，引人的二人，各執五色采旗。舞狀文有文容，武有武象，極是可觀。宋后亦御坤元殿，受六宮嬪嬙慶賀，奏新宮舞。這新宮舞，是花蕊夫人制作的，舞狀舞曲樂章，都甚別緻。當太祖既定期册宋氏爲皇后，心裏卻依然寵愛花蕊夫人，生怕花蕊夫人本來有立后的希望，忽被宋氏奪去這個位置，要心懷嫉妬，便格外在花蕊夫人處獻殷勤，以取悅於她。花蕊夫人知道太祖的用心，私自思忖道：若不設法去掉聖上的疑心，現在雖然這等待我，後來將必不免要因此得罪的。莫如就趁新后正位的當兒，制作一種新宮舞，用以承歡湊趣。聖上見我存心坦白，且對此事十分高興，自然不復見疑。我有妬心了。主意已想定，那日，值太祖晚朝回宮，花蕊夫人接着，便置酒與太祖對飲。席間，花蕊夫人因奏問道：新后册立的典禮，陛下想已籌備停



宋宮十八朝義

妥了。太祖聽她奏問此事，以為她是要發洩妬氣了，便含糊答道：朕尚未會著意這個。花蕊夫人復正色奏道：皇后乃是表率宮後，母儀天下的，所以這册立的典禮，自來是很隆重。而今距册立的日期，還不足一個月了，陛下怎說還未曾著意這個呢？這立后乃是國之大典，豈是可草率從事的！太祖聽花蕊夫人說得這等知禮，便曉得她對此事是毫無妬意，不禁心下大喜，乃實說道：先前的說話，是朕特以試卿的見解如何；這事實早已傳諭禮官去籌備了。花蕊夫人見太祖疑心已去，便又進奏道：既如此，臣妾想要作一種新宮舞，預備在新册立的日子，用為後宮慶賀的典儀，敢請陛下旨意准許！太祖聽奏如此，益加喜悅，笑允道：卿既有新制作，朕且喜悅不遑，那有不允的。當下花蕊夫人謝了。明日，便與太祖一同挑選十四五歲的宮女六十四人，以半數改作男裝，配成三十二對男女，都穿新樣舞衣，教以新的舞術。按着樂聲的高下疾徐，一對對，一雙雙，搭着手，抱着腰，為緩急遲慢的舞蹈。宮裏見了，真是見所未見，一齊稱贊花蕊夫人多才多藝。太祖更是樂得心歡意暢，愛悅花蕊夫人的心思，不但不為册立新后少減絲毫，而且愈覺倍增恩愛了。不到一月，已教練得異常

宋宮十八朝漢義

第十六回 采薇采薇殿庭奏舞 媚猪媚狗宮院尋歡

一六二

純熟，所以此日，便居然用爲典儀。是夕太祖與宋后成就了百年大禮。這時，太祖已四十有二，宋后卻方止十七，在年齡上講，正是老夫配少妻，相差幾萬里；在富貴上講，正是養女嫁皇帝，嬌貴無倫比。所以宋后配着太祖，總還算是美滿婚姻。秋七月，接得北漢主劉鈞病歿消息，太祖以爲有機可乘，遂於八月，命昭化軍節度使李繼勳將兵北伐。起先太祖曾遣諜者謂劉鈞道：君家與周朝是世讎，宜乎不肯服他。而今我與爾素來沒有甚麼介蒂處，何必要因此一方百姓呢？若有志中原，便當領兵下太行，以決勝負。劉鈞卽遣諜者報答道：河東的土地甲兵，漫說不足以當中原，並且我的家世本來不是叛逆的，所以守此區區土地，乃是怕漢氏祖宗，成石叅之鬼啊！太祖很哀憫他的說話，便對諜者道：爲朕告訴劉鈞，開爾一生路。故當劉鈞在世之日，太祖不加兵北漢。至是聽得劉鈞歿了，繼立的是他的養子劉繼恩，便乘喪遣李繼勳領禁軍去征伐。劉繼恩正在居喪，忽聽報宋軍已經入境，乃遣大將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扼守北谷。馬峯領兵至銅鍋河，恰遇宋軍前鋒大將何繼鈞，擊破馬峯軍，斬首三千餘級，遂奪取汾河橋，直薄太原城下，舉火焚延夏門。劉繼恩大懼，忙遣使向遼邦。



宋宮八十朝義



乞援。適司空郭無爲與劉繼恩有宿怨，密囑供奉官霸榮殺劉繼恩於喪次。郭無爲又使人從屋上進去殺霸榮以滅口，另立劉繼恩弟劉繼元以嗣位。太祖聽得北漢這種情形，一面促李繼勳猛力進攻，一面詔北漢速降，許封劉繼元爲平盧節度使，郭無爲爲邢州節度使。郭無爲得詔，便去勸劉繼元納款歸朝。劉繼元不從，可巧遼王兀律又發兵救北漢。李繼勳恐怕孤軍難當兩面，反蹈危機，遂收兵南歸。北漢兵便結連遼兵，反寇晉絳兩州，大掠而去。二年三月，太祖以李繼勳師還無功，反招北漢入寇，想要再舉，因問魏仁溥道：朕想親征太原，卿以爲何如？魏仁溥對道：凡事欲速則不達，願陛下慎重爲是。太祖不聽，卽下詔親征北漢。命李繼勳領兵先赴太原，以皇弟趙光義爲東京留守，自將隨後發汴京。太祖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的四面。李繼勳軍於南面，趙贊軍於西面，曹彬軍於北面，黨進軍於東面。北漢將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遁走。太祖又命壅汾水晉水以灌城。北漢人民大恐，郭無爲復勸劉繼元出降。劉繼元仍然不從。一日，劉繼元大宴羣臣，郭無爲痛哭於庭道：奈何苦苦的以空城抗宋朝百萬的大兵呢？引着佩刀，做作要自殺的樣子，以求引

宋宮十八朝

第十六回 采麟采旗殿奏舞 媚稽媚狗宮院尋歡

一六四

動衆心。劉繼元見了，忙降階執住他的手，引他升坐而止。四月，遼主再發兵救北漢。太祖料度他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韓重贇倍道兼行，前去遏住他。不數日，又聽說遼兵分道而來，一路從石嶺關入，太祖乃召何繼筠迎擊，臨行授以方略。何繼筠遇遼兵於陽曲，大敗之，斬首二千級。韓重贇亦先行布陣於嘉山。遼兵從定州西面入，見宋軍旗幟，大駭想遁走。韓重贇急出兵擊之，大獲全勝，擒住他的首領三十餘人。太祖命將所獲遼兵俘虜，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來降。太祖好言撫慰之。但太原仍不能下。太常博士李光贊，因勸太祖班師。太祖乃轉問於趙普，徵取他的意見。趙普贊同李光贊的意見。太祖遂決於閏五月班師，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於山東河南，回駕大梁。當太原圍急的時候，南城爲汾水所陷，郭無爲私謀出降，因請於劉繼元，說要自將乘夜擊宋軍。劉繼元信以爲真，選精兵千人付與郭無爲，還親登七夏門送之。郭無爲行至北橋，值風晦冥而止。至是，閩人衛德貴便把這事告知劉繼元，並說道：郭無爲獻地的陰謀，蹤跡屢露，反狀明白，若赦而不問，將來漢家基業，定必送在他的手裏哩。劉繼元聽了，不能復忍，便

宋宮十八朝義

執郭無爲殺了郭無爲做臣之不能盡忠，謀事又不能謹慎，卒之送掉了一條生命，實是自取的。三年九月，南漢主劉鋹舉兵侵道州。道州刺史王繼勳上書說劉鋹殘暴不仁，屢出寇邊，請朝廷速與王師，弔民伐罪。太祖不想用兵，令南唐主李煜爲書諭劉鋹，勸他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劉鋹不服，因南唐使者，書驛書以答李煜，言甚不遜。李煜沒法，便直上劉鋹的來書與太祖。太祖得書大怒，卽命潭州防禦使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尹崇珂爲副，領兵征伐南漢。這南漢，開基始祖名做劉隱，在後梁時節據有廣州，受梁朝封爲南海王。劉隱歿後，弟劉陟襲位，僭號稱帝，改名做劉龔。劉龔傳子劉玢，劉玢爲弟劉晟所弑。劉晟乃傳子劉鋹。劉鋹性行昏懦，委政於宦者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劉鋹但日與宮人波斯女等，遊戲宮中，專事淫樂。這波斯女豐肥豔麗，最擅長房中術，有不可言傳的妙處。劉鋹大加寵幸，賜號做媚豬。媚豬又選擇宮中體態善淫的宮女九人，盡傳她的技術，使隨自己一同去服事劉鋹。劉鋹一時得了這些孤媚子，益發大開其心，荒淫無度，更將九人各個賜號：一個高大肥胖的，喚做媚牛；一個瘦削雙肩的，喚做媚羊；一個雙目盈盈如水的，喚做媚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六回 采蓮采旌殿庭奏舞 媚豬媚狗宮院尋歡

一六六

狐；一個雙乳高起如楊貴妃的，喚做媚狗；一個香喘細細，嬌啼婉轉的，喚做媚貓；一個額廣面長的，喚做媚驢；一個雪膚花貌，水肥玉骨的，喚做媚兔；一個喜嘯善養的，喚做媚獾；一個聲如龍吼的，喚做媚獅。以媚豬爲首，總稱爲十媚女；一時橫行宮中，肆無忌憚。劉銀更喜觀男女交媾，時常選擇數十美少年，配以宮女，令一對兒一對兒裸體相接，自與媚豬媚狗、媚羊、媚狐、媚狗、媚貓、媚驢、媚兔、媚獾、媚獅等，結隊巡視。見男的勝女，便立予重賞；若女的勝男，這男子便犯了不可赦免之罪，輕則鞭笞，重則宮刑。媚豬又造作燒煮剝削刀山劍樹之刑，進於劉銀以助惡。劉銀甚爲合意，卽用以施於羣臣有罪的。媚狗因發明一種鬥虎之刑，媚獅亦發明一種抵象之刑，同時進與劉銀採用。劉銀立時採用以治罪人。這兩種刑法，鬥虎之刑，是用罪人去鬥虎；抵象之刑，是用罪人去抵象。罪人都是赤手空拳，那能鬥虎抵象，故輒爲虎噬象觸，立時斃命。劉銀與媚狗媚獅等見了，卻以爲笑樂。劉銀又暴斂重征，凡邑民進城的，每人須輸納一錢。瓊州地方，斗米稅至四五錢。更置媚川都，定課稅，令入海五百尺采珠進獻。所居宮殿，盡用珠玉玳瑁以爲妝飾。內官陳延壽，制作諸般淫巧，日費數萬金。宮

宋宮十八朝義

城左右，離宮多至數十處，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戶，以供飲宴驕賞的用費。百姓深以爲苦。太祖在乾德二年九月，曾一度遣潘美尹從珂率兵攻取南漢郴州，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太祖訪問他國內政事，盡行知道這種荒淫暴虐的事實，不禁驚駭道：朕當救此一方百姓。然而那時正謀伐蜀，雖是這麼說着，卻未遽實行。至是，纔復使潘美、尹崇珂帥兵實行伐罪弔民。這時劉鋹正耽於遊宴，一切政事，都由侍監李託與龔澄樞專主。李託是李貴妃與李才人的父親。劉鋹既寵愛他的兩個美麗女兒，就進李託任內太師，爲南漢宮廷裏頭一個有權力的一班宦官宮妾，各執要政。所有南漢的親王舊將，都被讒殺殆盡。城壁壕隍，亦都飾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俱腐，就像天下本無事的一般。及至宋軍入國，這纔內外震恐，莫知所措。不過兵來將擋的一句話，劉鋹倒還記得；時龔澄樞方握兵權，便命他馳往賀州，畫策守禦。龔澄樞心內雖然害怕，但無從推諉，祇好斗膽領兵前去。行至中途，聽得宋軍前鋒已至芳林，龔澄樞嚇得屁滾尿流，那裏還敢向前，連夜遁返廣州。潘美遂長驅進圍賀州。南漢諸大臣，因請起用故將潘崇徹。劉鋹不從，別遣伍彥柔將兵往救賀州。潘



宋宮十八朝義

第十六回 采議柔旌殿庭奏舞 媚猪媚狗宮院尋歡

一六八

美聞伍彥柔援，潘用奇兵伏南鄉岸以待。伍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天明，挾彈登岸，臨
胡牀指揮，旁若無人似的。潘美伏兵卒起，伍彥柔軍大亂，死者十之七八；擒伍彥柔斬於賀
州城下，梟首以示城中。城中頓時氣奪，城遂破了。潘美既破賀州，督率戰艦，聲稱要順流直
下廣州。劉鋹憂迫，計無所出，纔起用潘崇徹爲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潘美乃徑趨昭州。潘
崇徹但擁衆自保，不肯往救。潘美遂又克昭州，連拔桂州、連州，進逼韶州。韶州爲南漢北門
鎖鑰，若此城一失，廣州便難保守了。劉鋹急命李承渥爲都統，率領國中精銳十萬人，及所
有馴象，悉數出發，布陣於蓮花峯下。以馴象致陣前，每象載十人，皆披堅執銳，軍威很是雄
壯。潘美見了，笑道：南漢人把這個壯軍威，我看牠直是兒戲，便命以強弓勁弩，先破象陣。果
然象被射奔蹏，乘者皆墮，反踐李承渥之軍。南漢軍遂大敗，李承渥僅以身免。潘美乘勝，即
攻入韶州。劉鋹聞報，窮蹙不知爲計，令暫廣州東壕，謀守孤城，顧視左右，將沒有一個可使
的人，急得大哭回宮。宮嫗梁鸞真因薦她的養子郭崇岳，說是可以禦敵兵。劉鋹此時，那裏
還來得及查攷他能幹不能幹，聽梁鸞真說可用，亟召郭崇岳命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



宋宮八十朝演義

統兵六萬，出屯馬廛。那郭崇岳全無謀勇，毫不知兵，祇是日夜禱告鬼神，想菩薩差些天兵。
宋天將來退軍。四年二月，潘美又克英雄二州，潘崇徽竟以衆降宋，進兵次隴頭。郭崇岳還報劉錡，劉錡大懼，急忙遣使向潘美求和，且請緩兵。潘美不許，叱退南漢使者，更進兵馬，逕立砦於雙女山下。劉錡益發恐懼極了，便令取船舶十餘艘，載金寶嬪妃，想從海道逃命。未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取船舶先行了。這正是：

欲離險地非容易，
 浮海乘槎願總虛。

要知劉錡最後如何，宋將潘美、尹崇珂等，能收平南漢否，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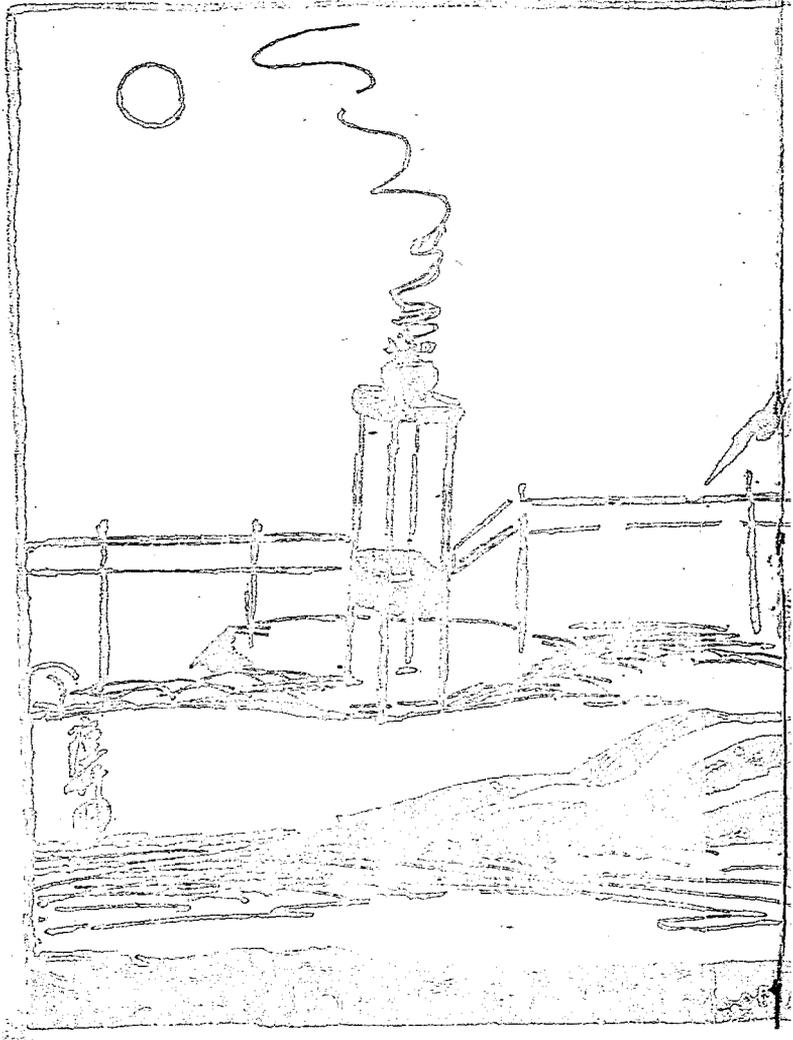
寫劉錡淫樂，語有來歷，與信筆亂塗，造作穢語者不同。

南唐主李煜承宋太祖之命，遣書敦勸劉錡，錡不惟不聽，反拘囚使者，以觸其怒，真是自取滅亡！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天下固有此等妄人。



第十六回
采靈采旌殿
舞舞舞
耀耀耀
宮宮宮
院院院
尋尋尋
歡歡歡







宋宮十八朝演義



上海五權書社發行



3 0528 0299 2

857.48
292.8
12

宋宮十八朝演義

李逸庵
趙夢雲
合著

嚴默鶴評

陶鳳子署



A053443



宋宮十八朝演義



瀏陽 李逸侯撰

桐鄉 嚴獨鶴評

第十七回 漢劉鋹喪邦見辯才 唐李煜荒政講舞術

劉鋹欲逃不成，祇得復遣左僕射蕭灌奉表詣潘美軍乞降。潘美即令人送蕭灌赴汴京，自引兵趨廣州。劉鋹正要再遣弟劉保與率百官出迎，郭從岳入阻道：城內精兵尚有數萬人，何妨背城一戰呢？劉鋹道：既已一敗至此，且經奉表乞降，還戰甚的？郭從岳執意道：不然勝

第十七回 漢劉鋹喪邦見辯才 唐李煜荒政講舞術

宋宮十八朝演義

敗乃兵家常事，最後勝負未必定屬於宋軍。至若已奉表乞降，正是兵不厭詐。就是終不能勝，出降也還未遲呀！劉鋹本是無主張的，見他說得這樣，遂道：如此，聽卿作爲便了。郭從岳領命，乃與植曉復出備戰。劉鋹更遣弟劉保與率領國兵助陣。植曉謂郭從岳道：北軍乘席捲的威勢，這鋒銳實不可當。我們的兵丁雖是衆多，然而都屬傷疲之餘，今不驅策使前，必將坐受其斃了！於是植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留郭從岳殿後。一時，宋軍勇躍渡水，植曉力戰不勝，遂死於陣中。郭從岳一見，不敢向前，即奔還柵內。原來郭從岳依江岸設置一道木柵，以爲堅守之具。潘美謂諸將道：彼編木爲柵，自謂堅固，若篝火焚燒它，彼必擾亂，然後因而擊之，定可破他了！遂分遣丁夫，每人持二炬，乘夜深齊逼柵下，萬炬俱發。值大風，火勢極其猛烈，木柵盡行燒着，救無可救。果然南漢兵大亂，潘美督兵一陣攻殺，把郭從岳擊死於亂軍中，僅劉保與一人一騎得逃回城中。李託龔澄樞相與謀道：北軍之來，不過想我中國的珍寶罷了；今盡焚毀它，使得空城，彼必不能久駐的。乃縱火焚燒府庫宮殿，一夜盡成灰燼。至是城中無人拒守，劉鋹乃出城投降。潘美遂入廣州城，擒劉鋹宗室及官屬，



宋宮十八朝演義

悉押送入都。當潘美入城，有宦者百餘人，盛服詣軍前請見。潘美道：「我奉詔伐罪，正要殲除此等人，尙想和我抗禮麼？」命衛士悉行執住，一一斬首示衆。至是，南漢滅亡，計自劉隱創業至今日，凡傳五主，共六十五年。廣州悉平，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潘美、尹崇珂遂全功而還。太祖大喜，授潘美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尹崇珂以次諸將士，盡都進爵加賞。三月，劉鋹等押至汴京。太祖御明德門，親受漢俘，命刑部尙書盧多遜宣詔責劉鋹。劉鋹此時，倒能言語，叩首對道：「臣僭位年纔十六，龔澄樞、李託等都係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自尊，全是他們把持着。所以臣在國時，臣倒作了臣子，龔澄樞等反實是國主哩。」奏對畢，伏地待罪。太祖聞奏，立命大理卿高繼申審訊龔澄樞、李託等罪狀，果得實在。遂將龔澄樞、李託斬於午門外，乃特詔赦劉鋹罪，賜襲衣冠帶器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劉鋹謝恩退出，留居賜第中。劉保興亦受封爲右監門左僕射。蕭灌及各官屬，俱授職有差。劉鋹有口辯，性絕巧，甚爲太祖所喜悅。一日，劉鋹用美珠給勒鞍爲戲幘之狀，極其精妙，進獻太祖。太祖歎息向左右道：「劉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移以治國，何至滅亡呢？」又一日，劉鋹從太祖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七回 漢劉寵裴邦見辯才 唐李煜荒政謀舞術

四

幸講武池，從官未集，劉鋹一人先至，太祖因賜酒一卮。劉鋹在國的時候，常用醜酒殺臣下，便疑太祖亦用他待人的法子待他，接而不敢飲，泣道：「臣承祖父基業，遠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本當誅，但陛下既待臣以不死，臣願做個大梁百姓，觀看太平盛世，卻未敢飲此酒。」太祖笑道：「卿懷疑此酒有毒嗎？朕推赤心於人腹中，怎肯作此暗刀殺人之事。朕且自飲與卿看說着，命取過劉鋹酒來，一飲而盡，再行另酌賜劉鋹。」劉鋹大慚，忙飲了賜酒，叩首謝恩。其實太祖此時，不但沒有要加害劉鋹的心思，且因他會說話，更加喜愛他，所以賞賜劉鋹，還更重厚了。十一月，南唐主李煜因南漢已亡，大為震怒，遣弟李從善入朝，奉方物進貢，並上表乞去國號，收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印爲江南國主印，且請賜詔呼名。太祖允許他的請求，並授李從善爲奉寧軍節度使，賜第留住京師。南唐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其餘官稱亦多所更定。從前李煜曾以白銀五萬兩遺贈趙普，趙普不敢受，卽入白太祖。太祖道：「這是不受之卿，但作書答謝，少贈他的使者便了。」趙普推辭道：「人臣無有私餽，亦復無有私受，臣竊不敢奉旨。」太祖道：「大國的體面，不



宋宮八十朝

好自己削弱的，當使他不能測度，卿祇自收受了，朕自別有區處。趙普遵旨，便盡數受了。至是李從善入朝，太祖除授官並照常賞賜外，特密賜白銀，仍如李煜贈趙普的原數。李從善見此厚賜，深爲驚異，乃作書告李煜。李煜得書，君臣盡皆震駭，佩服太祖的偉度。於是李煜乃手疏求遣李從善歸國。太祖優詔不許。五年二月，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書向李煜陳規復江北舊境的計劃，略說：淮南戍守的兵丁太少，宋朝前已滅蜀，而今又滅嶺南，道遠師疲，當不堪再戰，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規復江北舊境。他縱發兵來援，臣當據淮捍禦，與他周旋於疆場之上。要是怕勢不能敵，當起兵之日，請以臣叛命奏聞北朝。那麼，事成則國享其利，失敗便可戮臣全家，以明陛下實無二心。李煜不聽。林仁肇乃沿江巡檢盧絳亡命的人，練習水戰，屢次擊破吳越兵於海門。因又奏請李煜遣吳越是仇讎，他日定必爲北朝犄角，協力以謀我。臣謂詐以宣歙叛命，陛下便宣言討臣，臣便往乞兵吳越。等他到來，蹏而攻之，便可取得吳越國度了。李煜亦不聽。林仁肇本是江南名將，多智足勇，太祖很想先去掉他，好取江南地方。至是諜者又密報林仁肇請李煜規復江北詐取吳越的兩計劃，太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十七回 深劉銀裝那見辭才 唐李煜荒政誇舞術

六

祖暗道：若不趕緊去掉他，他必使朕不易收拾江南的。於是太祖圖去掉林仁肇，越加急切。恰巧留得李從善在朝，江南不時有使者往返，便乘間重賂江南使者，竊取得林仁肇畫像，懸諸別館，授意侍臣，故意引李從善看見。李從善看見懸着林仁肇畫像在這裏，驚異道：『他的畫像怎的懸在此地呢？』侍臣故意質問李從善道：『足下見了這畫像，爲何如此驚駭呢？』莫是錯認此公麼？李從善道：『這是下國江都留守林仁肇的畫像，我怎會錯認呢？』不過我素知他與朝中人士無往來，爲何他的畫像卻懸在這裏！以是不明，所以驚異。侍臣故遲延半晌道：『這是有個緣故的。』說了這一句，卻又停住不說。李從善忙追問道：『有甚麼緣故呢？』侍臣又遲延半晌道：『足下現今與我已一殿爲臣，不妨直告。』林仁肇已輸誠朝廷，待時來歸，先奉此畫像爲信物。聖上愛他才勇，特備此館舍，待他到來賜與居住。今人未至，故先懸着他的畫像，以表示朝廷重賢的寓意。』李從善聽了將信將疑，回到私第，忙作書馳告李煜。李煜得到這個報告，不知是太祖用的反間計，便以爲林仁肇果有異志，即召林仁肇至，賜宴置醢，把他毒死。可憐林仁肇一生忠心爲主，就是這樣一語不明冤死了！正是：



宋宮十八朝演義



忠誠未上凌煙閣，

魂魄先登枉死城。

太祖聽得林仁肇已被毒殺，江南更無能將，不勝歡喜，祇待有名，便好命將遣兵征伐江南。李煜卻不知中計，反以既除去林仁肇，國內不復有謀爲不軌的人，可以高枕無憂，便放情聲色，不理國事。這李煜是李景第六子，聰悟好學，善屬文，工詩畫，明音律。李景最爲喜愛，故傳位於他。李煜嗣立，史稱南唐李後主。李煜后周氏，美姿容，通書史，亦明音律，尤工琵琶。李景極賞她的藝術，曾取自己用的琵琶，時人稱爲燒糟的，賜給與他。李煜時常合她制作詞曲以取樂。李煜演念家山舊曲，她便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風行於時。一夜值大雪，宮殿園圍，都變成銀蓋的一般，四望皎然。周后雅興勃發，便於後苑集瑞亭置酒張樂，合着李煜一同賞雪。酒酣興高，周后舉杯請李煜起舞。李煜笑道：卿倘能創爲新聲，朕便舞蹈。周后即命箋綴譜，口裏一面歌，手裏一面寫，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一忽兒便譜成了。這就叫做邀醉舞破。李煜聽了，音詠悠然，十分樂意，果然起而舞蹈。李煜的舞術，不獨宮人未曾見過，就是周后常與他同居，也未會見過的。周后起先要他舞蹈，原想這是他所難能，所以特意以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七回 漢劉寵復邦見辭才 唐李煜荒政講舞術

八

此尋他開心。不料李煜此時舞蹈起來，竟比宮裏日夕事此的舞女，還舞得好看了，竟像是日常慣技一般。而且他所舞蹈的，更有種種新奇姿勢，是舞女們沒有學習過的。把周后並一衆嬪御宮女，看得眉飛色舞，嘖嘖贊歎。周后更把兩個手掌，連連拍着作響。她的手掌原是染有異香的，每一拍動，香風四逸。這時衆人，目觀李煜新舞，鼻觸周后異香，一個個感覺到平生未有的愉快，各人情不自禁，竟一同舞蹈起來。周后見了，更覺有趣，不想一個兒作壁上觀，即起身加入舞隊，與李煜合着，兩個人搭肩抱腰的舞蹈。衆人一見，便繞成一箇圓圈，把李煜周后備圍在中間。此時的李煜與周后暨衆人，就做天上神仙，恐怕還沒有這等樂趣哩。這樣同舞了一回，纔停舞復行飲酒。周后便啓問道：陛下這舞是幾時從何處學得的？怎麼就一向不知陛下有此長技呢？李煜反問周后道：卿若不知朕會舞，怎麼又強朕作舞呢？周后一笑道：臣妾實在不曉得。不過竊想陛下當無所不能，故而作這樣的要求。請陛下莫追問這個，祇告訴臣妾這舞到底是怎樣學得的。李煜道：朕這舞學得很奇異，所以舞得也奇異。但要朕說明底細，須先奉行朕的命令。周后道：陛下的命令，誰敢不遵呢？陛



宋宮八十朝演義

下且發命令。李煜便發命道：朕今所發的是酒令。須知酒令重如軍令，如有違令的，便以違旨論。現在這裏的人，無分尊卑，無分貴賤，各個須用巨觥滿滿的飲酒三杯，不許賸存一滴，亦不許請人代飲。這些嬪御，多少總能飲一觥半觥。這些宮女，卻大半是未嘗點酒沾唇的，怎能一旦勝此，聽了這箇酒令，便都嚇得面面相覷。李煜催促道：怎麼？難道說可不依令嗎？周后請道：倘衆人酒後失儀，陛下不加罪麼？李煜道：奉令而醉，因醉失儀，決不問罪。周后乃持巨觥斟滿，先飲三杯道：爾等趕快奉令，就是醉死了，也樂得做個酒中勇將，駕前忠臣啦！衆人聽說，便同聲道：遵令！於是各個飲了三巨觥。李煜大喜，便笑說道：好好！好好！爾等都是勇將忠臣！而今朕講說舞術了。朕對於舞蹈一事，實在未曾學習，不過很用了一番心。朕日常看看宮裏的舞女作舞，很留心用意的看着，記下某種舞的譜曲如何，步伐如何，姿色如何。然後彼此相參考，相融會，變而通之，神而明之，依照朕的意思，制作新的舞曲，演成新的舞術。朕因在制作期間內，恐怕制作不成，反添笑話資料，所以每日祇於御書房，在獨自無人時，演習一會，回到了宮裏，便不提。原想多制作幾種，待演習純熟，纔教卿等知道。不想今



日被逼，再隱藏不住，就在卿等面前獻醜了。周后笑道：「說甚麼獻醜，正是神明制作哩！明日就請陛下將譜曲授與樂工，將舞式教與舞女，新新宮內耳目。陛下肯允許嗎？」李煜笑道：「既是卿歡喜，明日教與他們便了。」正說着，祇聽咕咚咕咚，又是墮啞啞，接連參雜響着。李煜周后忙看時，原來衆宮女飲得醉了，有幾個支撐不住，已倒在地上，手裏掣的東西碰個粉碎，所以有此響聲。李煜不禁大樂道：「真有趣！風雪的夜裏像如此過法，實在好極了！」周后因請道：「不勝酒力的人還多着，再遲一會，便要大家掙持不起哩！請陛下且回宮安寢，讓她們早些自去歇息罷！」李煜便命住酒，與周后回宮安寢。次日，李煜果依周后的請求，把所制作的舞術，教與樂工舞女，令他們習練。時宮嬪隊裏有個名做窅嬪的，纖而善舞，素爲李煜所愛悅。她對李煜這種新制作，一夕便學會了。李煜歡喜得稱賞不置，因作金蓮高六尺，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嬪以帛纏足，織小屈上，像新月形狀，著白色羅襪，在金蓮中作舞。窅嬪於蓮中回旋舞蹈，真有凌波的態度。唐鑄嘗有兩句詩詠歎着窅嬪道：

蓮中花更好，

雲裏月常新。



宋宮八十朝演義

周后有個妹子，姿色才華，比阿姊更甚幾分。不時進宮來看候阿姊。這幾日，周后因爲偶感寒疾，身體不甚舒暢，她又進宮來望候。李煜一向呼她爲小姨，久存着一箭雙雕之心，祇是不敢告知周后。現在恰巧周后病了，正是有機可乘，便將小姨留在宮裏，祇說請他陪侍阿姊疾病。周后也不疑心有他，便任李煜把妹子留住。祇是怎麼勾搭成事呢？李煜真是探花妙手，被他想出一個又新奇又周密的法兒來。這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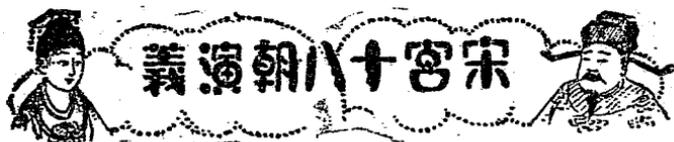
安排金屋藏嬌豔，
整備錦亭引美人。

要知李煜怎樣與小姨勾搭，能成美事，壓下回分解。

林仁肇亦心謀國，卻因一條反間計，便遭斃殺，真是可歎！但不是李煜昏闇，何至於此甚矣。昏君之下，固不易作忠臣也。李煜與周后相抱而舞，其樂無藝，可說真是中國跳舞的老祖師，一笑。

第十八回 和尙遊倡昏君作客 士人詣闕大將專征

第十八回 和尙遊倡昏君作客 士人詣闕大將專征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八回 和尚避借晉君作客 士人詣闕大將軍征

二二

翠花中間一小亭子，幕以紅羅，押以玳牙，鏤銀雕金，又華麗，又精緻。裏面僅容一榻一檯，可供二人起坐。檯上置一荷葉式的白玉盤，盛着各色名香，約數十種。香氣郁馥，使人心醉體酥。榻上鋪着鴛綺鶴綾，錦簇珠光，生輝煥采。李煜擁着一麗人，坐榻上，喁喁私語，大有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的情態。你道這麗人是誰？原來就是李煜的小姨呢。李煜既把小姨留住，即時命人造作這個精巧嚴密的小亭子，故窩引着小姨到此看花。小姨瞧見這小亭子，便問：這所在是做甚麼的？李煜哄驅她道：是朕用以貯藏各色名香的小姨是個愛香成癖的，聽說裏面貯藏着名香，連忙走進去看。不料李煜把機括一轉動，就把她關在裏面，莫想得出來。小姨急了，便要叫喚。李煜忙止住她，溫言軟語，說了一大串相思相愛的話。小姨初時不肯依從，後來漸漸被香氣薰得心醉了，被柔辭逗得情動了，也就成了美事。

願把潔身酬密愛，

情甘白壁染微瑕。

李煜與小姨既成密好，二人乘周后病着，每日價雙宿雙飛在這小亭裏，日復一日，二人情意愈深，歡興益濃，蛛絲馬跡，不時顯露在周后眼睛裏。周后不覺懷疑起來，便把宮人寅一



宋宮八十朝演義

個卵一個的喚到病榻前，多方查問，盡得二人的秘密。周后不知道猶可，知道了直氣得肝腸寸裂，病勢陡增，幾日便玉碎香銷了。李煜痛哭了幾場，雖然有小綾放在心頭，可少減悲慟；但每追念舊情，不免淚落。因為李煜是個深情的主兒，非是得新便忘故的。過了些時，周后喪事已畢，便實行納小姨為繼后。小姨先期辭歸，靜候冊立，以掩人耳目。當納采的時候，李煜先用靈鵝代白雁，被以文繒，使他銜書。及至親迎，儀仗十分齊整，百姓夾道觀禮，竟有立在屋頂上去看，因而墜瓦斃命的。就是撒帳的錢，亦都是新鑄的。錢文都取四字吉利語，有長命富貴，金玉滿堂，忠孝傳家，五男二女，封侯拜相，天下太平等類。這一夕，李煜與小姨正式成了禮。由秘密的結合，成為公開的婚姻，這歡愛自不消說的。從此，李煜一則傷感故后，一則陪伴新寵，哀樂不時，常深居宮中，臨朝的時候益加減少，國事如何，竟全不問了。有時極愛悶，卻微行到倡樓伎館去散心。一日，李煜微行到一倡門，正有一僧在裏張筵設樂，那僧獨坐中間，擁一伎於懷抱，用巨觥酌酒為牛飲，羣伎環繞作歌舞。假紅倚翠，鶯姪燕嬌，煞是有趣。李煜見了，異常高興，大步直入，一邊說道：有不速之客一人來！那僧原本豪放超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十八回 和尚遊倡管君作客 士人詣闕大誇專術

一四

脫，又見李煜雍容華貴，且舉止不類尋常，雖不認得他是國主，卻以為總是貴介公子，便請他入席，一同飲酒。李煜還有甚麼客氣，即高踞上座，暢飲起來。這些伎女見他這般模樣，便錯認做那僧的上客，爭着執壺把盞，相勸李煜直飲得酩酊大醉，纔放盞離座，提筆在右邊壁上大書道：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持傳風流教法。寫罷，擲筆轉向那僧一拱手道：少陪了！即揚長而去。那僧乃問羣伎道：這是那位姑娘的貴客？真是瀟灑極了！羣伎嘩笑道：大師醉了哩！怎麼說是我們的貴客呢？我們是沒有一個認識他的。那僧亦拍掌道：如此說來，你我與那人正都不相識了。那人真真有趣！快着人去問個姓名住址，下次好請請他來一同尋樂。正待差人趕去，忽有一個老婆子跑進來道：大師怎地認識國主呀？今日大師這一席酒，真個使蓬壁生輝了！那僧奇怪道：你是怎麼說？那一個是國主啦！老婆子道：適纔在此飲酒的那人就是國主。我剛在街頭看見許多帶金盃的迎着那人，齊說原來聖駕在此。說着，就擁他上馬，一窩蠶去了。難道大師真個不認得嗎？大師道：我那裏認得呢？於是一齊吃驚道：險哉！幸得沒有得罪他，不然，我們都犯這天大的罪了！怪不得他有這等豪行！



你言我語，紛紛談論此事。李煜回到宮裏，小周后正在那裏焦急懸望。這小周后就是小姨，因為別於她的阿姊，所以稱做小周后。小周后因等李煜好半天不同，恐怕他在外面或遇不測的事件，所以着急，速派護衛分道去尋覓。現在看見李煜安然回宮，且面帶春色，曉得他在外飲酒而來，便放了心。李煜卻飲得心酣意暢，此時回來，餘興猶高，因命宮人取到筆墨，要乘醉作書。見宮人慶奴手持一柄黃羅扇，李煜便就扇頭賜書一絕。詩曰：

風情漸老見春羞，

到處魂銷感舊遊。

多謝長條似相識，

強垂煙態拂人頭。

李煜自周后歿後，見她這麼一個美人，竟以病死，以為是她前生孽障所致，益信浮屠法，常與小周后同服僧衣，跪誦佛經，為要超度周后，手書金字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百零一卷，焚燒了百卷，餘一卷賜與宮人僑氏。因為這僑氏信佛最誠，日常為周后誦經，所以李煜便以此報答她。又廣集僧衆在後苑談佛法。凡僧人獲罪，祇命他禮佛誦經，便釋去他的罪名。又擊出宮裏的金錢，募人為僧。一時都下的僧衆，多至萬人，都仰給於李煜。太祖聽得李煜迷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八回 和尚遊借昏君作客 七人詣闕大將專征

一六

感佛法，至於如此，乃選一個有口辯的少年，南下見李煜，談論性命的說理。李煜不知是太祖故意遣來，極端的信重他，由是，更加不把治國守邊爲意了。小周后又喜種植花卉，李煜要得她歡心，多方物色，致諸後苑，供她采種。聽得廬山僧人有躡蓮花一翥，色正紫，像是丁香一般，號做紫風流。李煜卽遣人賫詔取來，種植於移風殿，賜名做蓬萊紫。小周后見了，甚是喜悅，時常手自灌溉。每當春盛時，李煜把梁棟窗壁，柱拱階砌，並作隔簾，密密的插着各種花枝兒，榜書做錦洞天。於是與小周后並一衆宮嬪，不分晝夜，在裏面歌舞飲宴，照這樣銷磨一刻千金的日子。這時太祖知道李煜不振到這樣，便想發兵取江南，祇是沒有名義。因固留李從善不遣歸國，且徵李煜卽日赴闕。李煜怕太祖又留住他，奪取江南土地，稱疾推辭不赴。太祖遂說他抗命，將要加征伐。恰巧遜周幼主遷居房州病歿，太祖素服發喪，輟朝十日，謚做周恭帝，還葬周世宗慶陵左側，號稱做順陵。葬事甫畢，朝內又更動要官，趙普相罷，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盧多遜擢用爲參知政事。因此種種，太祖謀取江南的心意，遂暫擱置。不久，盧多遜丁憂去職，起復趙普，加封皇弟光義爲晉王，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



宋宮十八朝義



章事。朝內事部署得很停妥了，乃復謀取江南。因遣知制誥李穆諭李煜，命他入朝。李煜仍稱疾固辭，且說道：所以敬謹奉事大朝，原是想保全宗祀，而今像這等相逼，有死罷了。李穆道：朝與不朝，聽國主自決，不過朝廷甲兵精銳，物力雄富，實在不易抵抗，應該仔細着想着想，不要到後來反悔哩。李煜不聽，但遣使求封冊。太祖不許，命梁迥復使諷李煜入朝。李煜不答。梁迥還報太祖。太祖道：江南主屢徵不至，顯見抗違朕命，而今出兵征伐，不能說是師出無名了。七年九月，太祖遂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領大兵十萬，往伐江南。前次王全斌伐蜀，多殺降卒，太祖對這事深爲痛恨，所以此次命曹彬伐江南，太祖便鄭重誥誡曹彬道：江南的事件，全權委卿辦理，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行歸順，不必急急攻擊。又道：金陵城陷之日，慎勿殺戮，設若困鬥，那麼李煜一門，千萬不可加害。且取佩劍授曹彬道：卿將此劍去，副將以下，倘有不服從命令的，卿以此劍斬決之。曹彬領命受劍而出。潘美等聽了太祖最後囑咐曹彬的言語，無不失色，相戒同守軍律。明日，曹彬取齊衆將，督兵從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的屯戍，都當作朝廷每年所遣的巡兵一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十八回 和尚遊僧督君作客 士人詣闕大將軍征

一八

般看待，但閉壁守着，牽牛酒犒軍，而不加攔阻。等得發覺是遣來征伐江南的大軍，已經遲了，宋軍早到達池州。池州守將戈彥措手莫及，便棄城逃走。宋軍兵不血刃，遂得池州。曹彬再由池州進兵，大敗江南兵於銅陵，占領采石磯。起先江南池州人，有一個名喚樊若水的，因在國內舉進士沒有得中，遂謀歸順朝廷，以取功名富貴。他便假借漁釣的名義，駕一葉小艇，載着絲繩，在采石江上，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往返數十次，把江面的廣狹，測量得不差一絲半黍。乃作爲圖說，詣汴京上書，道江南可取，主張作浮梁濟師。太祖甚以爲是，賞樊若水爲右贊善大夫，立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運巨竹，自荆渚而下。發兵南下之日，即用樊若水爲嚮導。既得池州，便以他知池州。至是樊若水請試船。先試於石碑口，乃移至采石磯，三日而成浮梁，果如先前樊若水所進圖說，不差毫髮。潘美因率步兵渡江，就像在平地上行走一般。此時江南已長久不用兵了，老將帥多亡故，領兵的都是些新進，盡以功名自負。聽得戰事起了，踴躍陳說利害的數十人。李煜便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師萬人，都虞侯杜貞領步軍萬人，同禦宋軍。臨行，李煜誥誡道：「二卿兩



宋宮八十朝演義

軍水陸相濟，沒有不勝的。鄭彥華領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滿想一口氣便打退宋軍。潘美見江南水師漫江而來，指揮弓弩手夾岸集射之。一時箭如驟雨，鄭彥華祇得敗退回去。及杜貞步軍馳到，鄭彥華已不能相濟助。杜貞兵單力薄，亦歸失敗。消息傳到金陵，李煜方下令戒嚴，令去開寶年號，招募人民爲兵，凡人民以財粟進獻的給官爵。無奈江南人民習於文弱，又專顧私儲，沒有人有勇氣敢服兵役，更沒有人肯以私儲助公家，文告迭頒，竟無人應命。八年二月，曹彬遂連破江南兵於白鷺州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道：今宋軍已深入，威聲甚是雄壯，我軍斷不是他的敵手，這一回我定死於國難。爾等各自勉罷。諸子齊對道：兒子輩當矢志隨父師共赴國難，決不敢畏縮的。於是李雄父子八人，一齊出兵力戰，不勝，同死陣上。田欽祚克溧水，曹彬大軍即進次秦淮。秦淮河在金陵城南面，水路可達城中。江南兵水陸十萬，列陣於城下，扼河守禦。這時宋軍舟楫還未準備齊集，潘美率兵想先渡河，大聲道：我提雄師數萬人，一路戰必勝，攻必取，豈被此區區衣帶水限住，便不能徒涉而渡嗎？說畢，奮身先自涉水。大軍隨後跟了過去。鼓勇一陣，殺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十八回 和尚遊借昏君作客 士人詣開大將專征

111

得江南兵大敗奔逃。馬軍都虞侯李漢瓊，率領所部用大船載葦葦，直抵城南水寨，乘風縱火。水寨內兵大亂爭走，溺死數千人。城南水寨又入宋軍掌握。這時江南國政，完全由樞密副使陳喬、清輝殿學士張洎、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保徐遊等主持。李煜但日在後苑聚僧衆誦經談禪，外事概不過問。軍書告急，非徐元耦等不得上達。軍政盡委屬神衛軍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皇甫繼勳素驕貴，全無爲國效死的心志。但想他的主子速降，祇是不敢啓口奏請，所以每常與衆人談話，輒道：北軍強勁，有那個抵敵得住呢？聽得兵敗了，且喜道：我早知不能得勝啦！裨將有忠心爲國的，募死士想夜出邀擊宋軍，被反杖背把他拘囚。所以宋軍駐城下累月，李煜還不知道。一日，李煜忽親自出到城上巡視，祇見宋軍在城下設立柵寨，旌旗徧野，纔曉得一向被左右所蒙蔽了。方始大驚懼，立收皇甫繼勳處以斬刑，遣使召神衛軍都虞侯朱令贊以上江兵入援。十月，都虞侯劉澄，竟以潤州降宋，江南益加危迫。李煜乃遣學士承旨徐鉉赴京請求緩兵。徐鉉至汴都，奏謂：太祖道李煜實沒有罪，陛下遽加征伐，未免兵出無名啦！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便不相容呢？至若講



宋宮十八朝漢義



到陛下屢次徵召不朝，並非有意逆命，實因疾病纏綿所致。這個已一再奏聞陛下，當蒙陛下鑒諒。陛下愛李煜，亦當如慈父愛子。還望格外矜全，賜詔罷兵。太祖道：爾謂李煜事朕如父，朕當愛他如子，那麼父子應作一家，怎好南北對峙呢？徐鉉不能對答，祇得辭駕還白。李煜。李煜復遣徐鉉請求緩兵，以保全一邦生命。徐鉉見着太祖，頓首哀懇道：陛下就不念李煜，亦當顧念江南子民。大軍所至，玉石俱焚，豈不是失掉陛下恩沾黎庶的意思嗎？況且李煜乃是個恭順不過的，陛下竟堅決不肯網開一面，陛下就未免太寡恩了。太祖取江南的心腸，本無可回，又聽徐鉉這等冒瀆，不禁大怒，拔劍而起，指着徐鉉厲聲叱道：你再多講！江南果沒有甚麼大不了的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旁，豈可容他人鼾睡？這正是：

爭城奪地尋常事，談義說仁是腐儒。

要知徐鉉怎麼對答，太祖究肯罷兵與否，下回分解。

大兵壓境，而李煜猶深居後苑，聚僧衆誦經，正所謂虎狼屯於階陛，尚談因果，此安得不亡？



昧至周幼主病歿，宋太祖爲之素服發喪，輟朝十日，真會做作，

徐鉉兩次奉使汴都，見太祖，侃侃能言，總算不辱君命，但大勢已去，無可挽回，有強權，無公理，自昔已然，外侮既迫，豈能以口舌爭功。

第十九回 白衣紗帽一時待罪 斧聲燭影千載傳疑

徐鉉見太祖如此震怒，辭旨決絕，曉得江南戰事，不是可能請求罷息的，便頓首道：請陛下息怒。臣同白李煜便了。卽辭歸江南，將太祖的語意陳復明白。李煜聽得太祖不肯罷兵，定要取江南土地，越加惶急。那時朱令贊已奉到李煜詔令，領軍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直下，將焚燒采石磯浮梁。曹彬聞報，令戰權都部署王明率兵前往防堵，授以密計，遣人樹長本於洲渚間，作爲帆檣的形狀。朱令贊遙望前面一帶，帆檣林立，疑是伏兵，停撓不敢再進。王明就移檣諸將，犄角襲擊。朱令贊乘着大戰，建起大將旗鼓，暫泊浣口。王明連合步軍將劉遇，火急進攻。朱令贊勢促，乃縱火拒戰。碰着北風忽起，吹着火反向自己方面燒



宋宮八十朝演義

來軍兵一見，那裏還顧得到戰鬥，連避火都來不及了。於是朱令贊軍遂大潰敗，朱令贊遂被宋軍擒住。金陵所倚靠的，全仗此一枝援兵，朱令贊一敗，金陵便成了一座孤城，勢更迫蹙。曹彬因遣人謂李煜道：事勢已窮，感到此地步，還想抗拒大兵麼？我所以不卽刻攻城，乃是愛惜一城百姓。若能及早歸命朝廷，這便是很好的策略。不然，日內就要破城了，趕緊自己打算罷。李煜不聽。明日，曹彬忽然說是有病，不理事務。諸將便都來看病問疾。曹彬道：我的病不是藥石所能醫治的，祇要諸君誠心自誓，攻破城池的日子，不妄殺一人，那麼我的病自然就好了。諸將許諾，一齊焚香宣誓。又明日，曹彬的病果然好了。再明日，遂破金陵城。起先，陳喬張洎約着同死社稷，然張洎實在沒有決死的志願。到那日，陳喬徑入宮對李煜道：今日亡國，乃是臣的罪愆，願加臣顯戮，以謝國人。李煜道：此是懸數使然，與卿無尤，死了有甚麼益處呢？陳喬道：陛下縱不殺臣，臣那裏還有面目見國人呢？當退歸私宅，引帶投環而死。這陳喬本來是個柔懦畏怯的人，不料今日却有此勇氣，一死報國，勤政殿學士鍾倩，卻穿着朝服坐在屋裏，聽得宋軍到了門前，也與家人一同服毒死了。李煜即率領未死諸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九回 白衣紗帽一時待罪 斧聲劍影千載傳疑

二四

臣往曹彬大營請罪。曹彬待以上賓之禮，好言安慰一番，請他回宮，整治行裝，以便進京。曹彬帶領幾騎馬在宮門外等候。左右私下謂曹彬道：倘若李煜進去，或竟尋死，那怎麼辦呢？曹彬笑道：無庸多心。李煜素來怯懦無決斷，今既到來投降，必不會再自己尋死的。果然，李煜整裝已畢，與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一同走出宮來，會合曹彬起行。曹彬遂班師回汴。曹彬自出兵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恣肆，破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江南遂歸版圖。江南自李昇篡吳，自謂係唐太宗子吳王李恪的後裔，建國號做唐，稱帝六年；傳子李璟，潛襲帝號十九年；嗣改名景，去帝號，又四年；傳子李煜，嗣位十九年。共歷三世，合計四十有八年。捷音到汴，京羣臣都向太祖慶賀。太祖卻泣下道：宇內分割，百姓實受了不少的禍害，攻城的時候，更多有橫羅鋒刃者，正是可哀得很，有甚麼可喜呢？即詔命出米十萬，賑卹江南的百姓。江南黎庶，莫不感戴。九年正月，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抵汴。太祖御明德門受俘。因李煜嘗奉正朔，命勿宜露布。止命李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李煜已做了亡國之君，如同喪家之狗，即到樓下叩頭引咎。太祖乃宣詔道：



宋宮十八朝演義

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爲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漢，致跨據之相承。諭文告而勿賓，申弔伐而斯在。慶茲混一，加以寵綏。江南僞主李煜，承奕世之遺基，據偏方面，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朕方示以寬大，每爲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駢奔之禮。聚兵峻壘，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間，雖願召節，亦冀來朝。庶成玉帛之儀，豈願干戈之役？蹇然勿顧，潛蓄陰謀。勢銳旅以徂征，傳孤城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攜。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撥！昔者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有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驟車出蜀，青蓋辭吳。彼皆闔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乃殫爵命，方列公侯。爾戾我恩德，比禪與酷，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舍愆尤。今授爾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爾其欽哉！毋再負德！

李煜受詔，惶恐謝恩。太祖既詔釋李煜的罪，授官加封，復賜冠帶器幣鞍馬。小周后亦賜封爲鄭國夫人。其餘子姓從宦，並皆釋罪錄用。獨召張洎責問道：完全由爾勸李煜不要降，

宋宮十八朝義

第十九回 白衣紗帽一時待罪 斧聲燭影千載傳疑

二六

使他今日弄到這個樣子！因舉出張洎所草召上江援兵的蠟丸書給他看。張洎對道：這書實在是臣作的。然大吠非其主。官既食人之祿，自當忠於其事。而今若蒙賜死，這是臣應該的。太祖以為他有異於常人，用爲太子中允。二月，授曹彬爲樞密使。當曹彬受命往伐江南的時候，太祖會謂曹彬道：侯克李煜，當用卿爲使相。潘美聽得，卽向曹彬預先作賀。曹彬道：不會這樣的。此番出兵，須是仰仗天威，遵守廟謨，乃能成事。我怎敢居爲己功呢？況是使相極品的位置嗎？潘美道：這是怎麼說呢？曹彬道：太原還沒有平服哪！及至曹彬回來，陛見太祖，太祖果然對他說道：本要授卿使相，但是劉繼元尙未平服，卿少等待些時罷。潘美當時亦在旁邊，回憶前言，望着曹彬微笑。太祖瞧着，問是甚麼緣故。潘美不能隱瞞，祇得老實奏對。太祖大笑，乃重賞曹彬，賜錢五十萬。曹彬拜謝退出，對潘美道：人生何必定要做使相呢？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罷了。太祖因卽便拜曹彬爲樞密使，潘美升任宣徽北院使。曹翰因江州未平，移師往征。此時江南都都悉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不奉朝命。曹翰往攻四月餘，胡則力屈被擒，遂平江州。曹翰殺胡則，且縱兵悉取財寶而屠殺。



衆民所掠金帛以億萬計，用巨艦百餘艘，載歸汴都。太祖敘錄曹翰功勞，遷桂州觀察使，判知潁州。未幾，吳越王錢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先是太祖遣兵伐江南，詔加吳越王錢俶爲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吳越王錢俶奉詔，即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親自率兵五萬助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道：「江南乃是我國的藩蔽，而今大王往助宋攻取江南，正是撤去我國的藩蔽，更拿甚麼來保衛社稷呢？」錢俶不聽，竟進攻江南關城，又大敗江南兵於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都取了，遂拔常州。江南主李煜遺書與錢俶道：「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嗎？」且明天子易地酬勳，大王亦大梁一布衣罷哩！錢俶不答，以李煜書轉上太祖。太祖乃優詔褒獎錢俶。錢俶乃遣使者入朝。太祖對使者說道：「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定江南，可暫來京與朕一見，慰朕渴想，即當令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肯食言嗎？」至是錢俶遂與妻子入朝。太祖賜禮賢宅給他居住，親幸宴地，賞賚甚是豐厚；又賜錢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復命與晉王欽昂弟之禮。錢俶固辭始罷。留居兩月，遣令還國。臨行，再賜一黃袱，密密的封識着，鄭重戒錢俶道：「途中宜祕密觀看，勿使他人窺見。錢俶行到中途，把袱打開來一看，統是



宋宮十八朝漢義

第十九回 白衣紗帽一時待罪 斧聲燭影千載傳疑

二八

羣臣請留錢俶的奏疏。錢俶不勝感懼，事奉朝廷，益加小心。八月，太祖又謀取北漢，命黨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領兵分五路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劉繼元急求救於遼。遼主卽遣宰相耶律沙領兵救北漢。忽得朝廷急報，說是太祖病重，促令班師。黨進等遂回兵還朝。這時已是十月了。在九月的時候，太祖幸晉王第，與他談國事。太祖甚友愛晉王，數幸臨他的宅第，恩禮有加。有一次，遇着晉王有病，太祖因親爲灼艾。晉王痛覺，太祖便取艾自炙。每對近臣說道：「晉王龍行虎步，日後必爲太平天子；他的福德，非朕所能夠及得上的。是日兄弟忽談到建都上面，太祖道：『我的意思，想要遷都於長安。』」晉王問道：「現在建都汴梁，不是很好嗎？怎麼要遷到長安去呢？」太祖道：「汴梁地居四戰，無險可守。遷都關中，倚山帶河，所謂得地利了。然後裁汰冗兵，復依周漢故事，爲長治久安的根本計畫，豈不是一勞永逸嗎？」晉王道：「自古在德不在險，旣已建都定了，何必去遷動呢？」太祖長太息道：「今日依了你，恐怕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盡歸疲敝了！乃悵然返宮，甫進入宮門，祇見宮人亂紛紛的，好像出了甚麼變故似的。太祖心裏一



宋宮十八朝遺義

驚，正要查問。忽花蕊夫人宮裏一個宮女迎着太祖啓奏道：萬歲回宮了嗎？快請駕到玉真宮。花蕊夫人忽得暴疾，已經不省人事啦。太祖一聽，好像憑空地響了一個霹靂，嚇了一大跳，卽忙奔向玉真宮去。進到裏面，祇見烏壓壓地塞滿一屋子的嬪妃宮女。宋后也在牀前，親手調藥哩。原來花蕊夫人在宮裏，多才多藝，既居首選，和藹可親，復過衆人，雖很得聖眷，卻總是受寵若驚，待人更加小心翼翼，所以上至宋后，下至宮女，莫不敬愛於她。當太祖將納宋后的時候，起初太祖還怕她要生妬懷怨，及至宋后正位，花蕊夫人事她竟十二分恭謹，宋后對她也便十二分憐愛。到了後來，宋后與花蕊夫人，親熱得更甚過自家姊妹，無時無地不同在一處。每逢宋后有疾，花蕊夫人便整日整夜守在病榻旁邊，侍奉湯藥，花蕊夫人有疾，宋后亦照樣看待。真是行事相輔助，疾病相扶持，兩個人一些兒嫌隙也沒有。太祖見是這樣，自是十分歡喜。這且無庸多談了。當下宋后暨一衆嬪妃見聖駕到來，連忙一同接駕。太祖忙道：一概免禮，但是花蕊夫人竟是怎樣了？宋后回道：現在還是不省人事。太祖又問道：她這病是怎麼起得呢？宋后又回道：適纔與臣妾同在後苑賞觀菊花，她還是好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十九回 白衣紗帽一時律罪 斧聲燭影千載傳疑

三〇

的，並且高興得很，對着花略一思索，便成了一首詞兒，念與臣妾聽着，句工字練，比諸宿構的還要好哩。不知怎的回到宮裏，忽然說是肚裏急痛，面色也頓時改變，咕咚便倒在地上，昏迷過去了。臣妾忙令宮女把她扶臥榻上，親取九轉回生丹灌服下去，不應，又取各種靈丹灌服，還是一無應驗。臣妾等正在沒主張。如今陛下回宮了，就請陛下主見。太祖一邊聽着宋后的說話，一邊早趨至牀前，用手撫摩着花蕊夫人的香軀，祇覺渾身冰冷，不禁淚落兩行道：怎麼忽然致此呢？即命內監飛傳御醫進宮診視，是甚麼症候。御醫診視畢，啓奏道：這是個卒然腸斷之症。這個症候非是藥石所能救治的。太祖命御醫退出，復視花蕊夫人時，已是玉殞香銷了。太祖忍不住嚎啕起來。宋后也便撫屍大哭。衆嬪妃和一衆宮女們，亦各淚下。花蕊夫人既歿，太祖命用貴妃的禮儀安葬，並諭侍臣道：貴妃葬事，寧重厚而失之過禮，決不可菲薄，而益增朕心悲哀。花蕊夫人歸葬後，太祖想念前情，仍是不免傷感。至十月，太祖便憂鬱成病了。也是太祖壽數將終，病倒之後，不但無有起色，且日見加重，精神一天不如一天。於是一切國政，均委交晉王代理，一面召回征伐北漢的軍隊。晉王既代理國



政，便進居承德殿，查理朝事。夜侍兄疾，十分忙碌。有時竟與趙普密談終日，廢餐忘食。一夕大雪，晉王不知與趙普討議甚麼問題，直到夜午未決，以故遲遲未能進內奉侍。太祖疾病，忽內監忽忽的走到承德殿，諷道：「聖上急諭，傳晉王速入宮，聽囑咐大事。」晉王聞旨，目視趙普，面上頓時現出慌急的情狀，半晌說不出話來。趙普也慌急道：「萬歲就一病至此嗎？」又催促晉王道：「千歲勿乾着急，火速入宮看視要緊。」晉王這纔諷內監道：「爾先去復旨，孤即刻就進宮來。」內監見諷，飛也似的去了。晉王又與趙普談說了幾句，因命趙普留在承德殿聽候宮內消息，自己疾忙起身進宮。到得太祖病榻前，祇見太祖喘急異常，目已無光，祇是眼睛睜的瞧着外面。晉王忙跪下撫問，並敬聽願命許久。太祖不傳諭旨。晉王低頭自己想了想，忽立起來，揮退左右內侍，命一律在外侍候着，無論何人，暫時不許放入，恐怕太祖或有密旨。內侍等不敢違抗，便一齊退出寢門，於門外遠遠的待着。又許久，好像太祖在那裏囑咐晉王了，語音若斷若續，但異常低微，一句聽辨不出是說得甚麼。止遙見燭影搖紅，晉王在燭光影裏，時或離席，像遜讓退避的形狀。再又許久，忽聽得太祖引柱斧着地的聲音，且高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十九回 白衣紗帽一時待罪 斧聲樹影千載傳疑

三二

聲道：就讓你好好的去幹罷，這一句話，音激而慘。俄頃，晉王到寢門傳諭，太祖駕崩了。這時玉滯已經四下。這正是：

大業從今難顧問，
雄心到此化灰煙。

要知太祖崩逝後情形如何，果依照金匱之盟，由晉王趙光義繼位否，下同分解。

五代士風日靡，祇工文詞，不尙氣節。但南唐亡國，尙有李雄父子八人戰死疆場，鍾情滿門服毒畢命，像陳喬那樣懦怯，亦憤而自經。疾風勁草，江南不能說是無人。曹彬自是良將，約束部下，不許妄殺，卽是行軍取勝之道。因爲天下決無軍紀不嚴明，而可以成大事者。

花蕊夫人之死，明眼人自知之，娥眉見妬，鬢起宮闈，可憐亦復可歎。

獨影斧聲，原是千古疑案。昆弟之間，至於如此，晉王又何以對其兄。趙普更何以對故主，讀得半部論語，祇會學做小人。



第二十回 遵盟言繼承大統 納土地賓服天朝

宋后及皇子趙德昭趙德芳，皇弟趙光美，此時俱環立寢門，因晉王命內侍阻住，都不得進去，正在焦急。猛聽晉王傳呼太祖駕崩，一齊奔入，同放悲聲。內侍王繼恩入勸宋后少抑悲慟，並奏請道：先帝生前奉昭憲太后遺命，傳位晉王，作誓書密藏金匱，就請娘娘傳旨諭晉王嗣位，纔好準備喪事。宋后聽說更加擗踊大號。適趙普奉晉王急諭進宮，復奏請宋后道：金匱誓書，是臣筆記的，並列臣名於誓後作證，可以覆視。國不可一刻無主，還乞娘娘暫止悲哀，先傳懿旨，命晉王即刻嗣位，好料理大事。宋后沒奈何，祇得傳旨命晉王嗣位。並泣謂晉王道：我母子的生命，都付託官家啦。晉王亦泣對道：當共保富貴，無庸憂慮。皇子趙德昭，是賀夫人所生，前面已經說過。趙德芳乃是宋后所出，當太祖生時，宋后嘗請立他為太子。太祖孝友性成，誓遵金匱遺囑，不肯背盟，曉諭宋后以大節。宋后因奏道：倘若後來發生慘變，那時臣妾孤兒寡婦，卻怎樣結果呢？太祖寬慰道：金匱的盟誓，皇天后土，實所式臨。晉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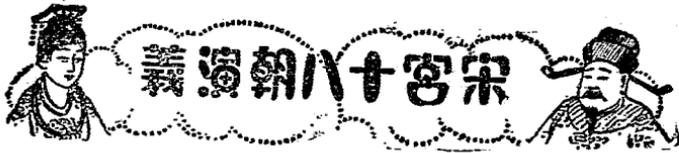
縱是不肖，未必敢違背！如果晉王果存壞心，就是今日立定德芳做太子，到朕死而無知的時候，他便不能出來爭奪此位置嗎？而且那時他執着昭憲太后的遺命以誓天下，那麼他倒不是叛臣逆子，朕反取得不義不孝的罪名了。宋后見說如此，祇得罷了。現在處此大無可如何的當兒，想到她母子以後的生存問題，所以復哀啼而重囑晉王。晉王此時大位尚未繼承自然，和藹可親，因此滿口答應。這所謂且敷衍目前，再計將來。翌晨，晉王趙光義遂即皇帝位，是為太宗。大赦天下，改名做昞，改元做太平興國，即是以年為太平興國元年。號宋后為開寶皇后，把她遷居西宮。授皇弟趙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趙廷美即是趙光美，至是避太宗諱，故又改光做廷。授兄子趙德昭為永興軍節度使，封武功郡王；趙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與元尹。改趙普為太子太保，旋被盧多遜攻毀，命奉朝請，拜辭居正，為左僕射，沈倫為右僕射，盧多遜為中書侍郎，曹彬仍樞密使，同平章事，潘美為宣徽南院使，內外官俱進秩有差。並加封劉錡為衛國公，李煜為隴西郡公。太宗即位授官已畢，乃素服辦理太祖喪事。越年孟夏，歸葬太祖於永昌陵，喪事亦了。總計太祖皇帝，在位改元三



次，共十有三年。一生創成基業，至斧聲燭影的一夜，便完全舉付與太宗了。太宗安葬太祖後，追念太祖，因詔太祖及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不久，又議立皇后。太宗元配尹夫人，爲潞州刺史尹廷勳的女兒，結褵未久，便病歿了。繼配魏王符彥卿的第六女，亦在開寶八年染疾歿。此時因追冊尹氏爲淑德皇后，符氏爲懿德皇后。中宮正在虛位，有立后資格的，祇有李妃一人。這李妃姿容秀麗，性情端淑，與太宗極相親愛，生二女二子。二女以次天殂；二子一個名做元佐，後封楚王，一個名做元侃，就是後來的真宗皇帝。李妃在開寶時爲隴西郡君，太宗即位初進封夫人，此時便擬冊立爲皇后。偏李妃生起病來，纏綿牀褥，一病不起，竟爾去世。立后的事，祇得暫爲擱置。不覺又到了三年三月，吳越王錢俶，平海軍節度使陳洪進，相繼入朝。這陳洪進，係泉州人，爲清源軍節度使留從效牙將。留從效受南唐冊命，節度泉漳等州，號做清源軍，並封鄂國公晉江王。留從效歿後，無有子嗣，由兒子留紹鉞繼立。陳洪進欺留紹鉞年幼，因誣他將附吳越，把他執着送與南唐王，另推副使陳漢思爲留後，自爲副使。沒有好久，又追陳漢思繳出印綬，把他遷居別墅，遣人請命南唐主，



祇說陳漢思老耄不能治事，自己爲衆所推，權爲留後。南唐主信以爲眞，卽命他爲清源軍節度使。嗣因太祖東蕩西征，北討南伐，威震中原，旁遼海南，陳洪進大懼，忙遣牙將魏仁濟赴闕，上表陳情，自稱係清源軍節度副使，權知泉州軍事，因陳漢思昏耄無知，暫攝節度事宜，請求朝廷詔旨恪遵。太祖因遣使優詔撫問，命他安心治事。自是朝貢往來，使問不絕。到乾德二年，太祖乃詔改清源軍爲平海軍，卽以陳洪進爲節度使，賜號做推誠順化功臣。開寶八年，陳洪進聽得太祖平定江南，恐將及己，甚不自安，因遣子陳文灑入貢，且探聽朝廷動作。太祖卽詔令陳洪進入朝。陳洪進奉詔，心裏雖然更加惶懼，但又怕蹈李煜覆轍，不敢託疾推辭，祇得勉強啓行。行至南劍州，因得着太祖駕崩的消息，乃轉回鎮地發喪，暫止赴朝。太宗卽位，賜詔加陳洪進檢校太師。陳洪進旣感恩，且知懼，至是遂親來覲見。太宗禮遇優隆，賜錢千萬，白金萬兩，絹萬匹。陳洪進揣知太宗深意，卽獻漳州泉州二處土地。太宗受了，授陳洪進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府第留居京師。錢俶見陳洪進納土，慄懼萬分，卽上表請求罷免吳越國王的封號，及解除天下兵馬大元帥的職務，並收回詔書不名的。



詔命，情願解甲歸田，太宗不許。錢俶的臣子崔仁翼道：朝廷的意旨可以曉得了，大王不速即獻土地，大禍就要到來的！其餘諸臣，卻爭說不可納土。崔仁翼厲聲道：而今既處在人家掌握中，又且去國千里，若不納土，除非是生有羽翼才能飛得回去哩！錢俶遂決策。次日，上表道：

臣俶！慶遇承平之運，遠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斗筭之量，實覺滿盈。丹赤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宗以來，親提義旅，尊戴中京，略有兩浙之土地，討平一方之僭逆。此際蓋隔朝天之路，莫諸請吏之心。然而稟號令於闕廷，保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濱之內，悉臣輿地之圖。獨唐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蒞家；春聲說發，不爲聳俗。則臣實使然也。罪莫大焉！不勝大願，願以所管十三州，獻於闕下執事。其間地里名彩，別具條析以聞。伏望陛下，念弈世之忠勤，察乃心之傾嚮，特降明詔，允茲至誠。謹再拜上言。



宋宮十八朝演義



錢俶上表退朝後，他的將吏纔曉得錢俶此舉，於是一同慟哭道：「我們大王不回去了！太宗既得錢俶上表，獻吳越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土地，龍心大喜，即下詔褒美，封錢俶爲淮海國王，授錢俶弟錢儀儀錢信並爲觀察使，子錢惟濬錢惟治並爲節度使，錢惟演錢惟灝及族屬僚佐，都授官有差。又授錢俶的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冀，亦並爲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不久，又令兩浙遣發錢俶總麻以上的親屬，及管內的官吏，悉數用船載運至汴京，統共一千零四十四艘。於是命范文權知兩浙諸州的軍事。吳越的創業主爲武肅王錢鏐。錢鏐父名做錢寬。當錢鏐誕生的時候，錢寬方在他處，他的鄰人奔往告訴道：「我家的後舍聽得有甲馬的聲音，異常嘈雜，不知是甚麼緣故？」錢寬見說，以爲出了變端，連忙馳歸及入家門，並沒別的亂子，祇是生了錢鏐。滿室發現紅光。錢寬便以爲是生下怪物，將要把他拋棄井裏。錢鏐的大母，卻曉得錢鏐生有異兆，長大來必是個非常之人，堅執留着，所以錢鏐的小名，便喚做婆留。後來錢鏐長大，果有吳越，始封武肅王，繼改吳越王。錢鏐改吳越王，是在梁開平元年，因他是臨安縣人，遂改臨安縣做臨安衣錦軍。是年錢鏐已大富貴，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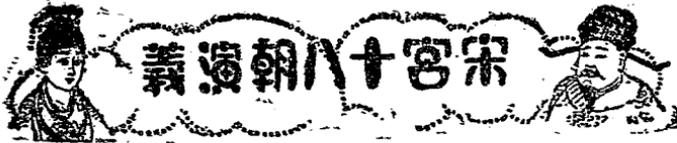
宋宮八十朝演義

回鄉省視莖，宴請父老，旌鉞鼓吹，照耀山谷。從前釣遊的地方，盡行蒙以錦繡。卽一樹一石，甚至有封官爵的。他舊時賣鹽的肩擔，亦裁錦繡把牠包藏着。當時有一九十餘歲的白髮老婆子，攜着壺漿角黍，遮道歡迎於他。錢鏐忙下車向那老婆子下拜。那老婆子便用手撫着錢鏐的背，仍舊呼喚他的小名道：錢留婆呀！我歡喜你長成到這樣子啊！你道這老婆子是誰？原來就是當初錢寬要拋棄錢鏐的時候，她堅執要留養錢鏐的那個大母。她對錢鏐不啻有再生的恩德，所以錢鏐知恩報恩，便這樣敬謹對待她。於是錢鏐便陳設牛酒，大宴鄉老。更張蜀錦爲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歲以上的，用金杯，百歲以上的，用玉杯。這時節頭髮已枯黃着，而用玉杯飲酒的，尙有十數個人。錢鏐看着許多鄉老鄉婦集聚一處飲酒，滿心喜悅，自起執爵酌酒，唱還鄉歌以娛賓衆。歌曰：

三節還鄉兮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

蒼天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

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女光起兮會無欺。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二十回 遊盟言繼承大統 納土地賓服天朝

四〇

席間那些鄉老鄉婦，雖聞歌進酒，卻不曉得歌辭意味，一個個恭敬肅穆，好像泥塑木雕的一般。錢鏐見是這樣，便知這文皺皺的歌辭，不能引起衆人的歡興，使他們淡洽，乃再酌酒，高揭吳喉，唱山歌以見意。歌曰：

你輩見儂底歡喜，

別有一般滋味，

永在我儂心子裏。

果然，那些鄉老鄉婦，聽了錢鏐此一闕俚歌，大家合聲廣贊，有的喜躍，有的叫笑，一片歡聲，達數十里。錢鏐使得鄉老鄉婦歡樂若是，眉頭眼角，都帶笑容。他心裏喜悅，是不消再道的了。這是錢鏐錦衣還故鄉的佳話。錢鏐居國，禮賢下士，嘗取周公吐哺握髮的意義，把他接待賢士的殿宇，親題做握髮殿。又選擇名畫手數十人，隨侍於左右，號做鸞手校尉。凡北方士子有流移到吳越的，便圖畫他的像貌稟白上去。錢鏐擇着眉宇清修而有福相的，即引用爲官吏。有個姓名喚做胡岳的，渡江到來，畫手即畫像進呈。錢鏐見畫像，驚歎道：此人面

宋宮十八朝義

有銀光，真是個奇士！鏐即日召見，任以要職。鏐一生，自奉是異常儉薄的，而對待賢士，卻極取豐厚，所以吳越賢士，都樂爲鏐用命。因是吳越便得賴以致於治平。鏐薨逝，一傳於兒子文穆王錢元鏐，再傳於穆文王子忠獻王錢宏佐，三傳於忠獻王弟忠遜王錢宏鏐。錢宏鏐立，胡思進起作亂，乃由忠遜王弟忠懿王錢俶繼位。凡歷五主，共有國九十八年。至是納土歸宋，吳越遂亡。四年正月，太宗以東南一帶盡歸版圖，惟太原尙負固未下，遂集廷臣，議伐北漢。薛居正等多以爲不可，獨曹彬極力主張，太宗的意見遂決定。卽命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統率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各軍，分四面攻太原。又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阻斷燕薊援兵。二月，太宗復又御駕親征，藉壯士氣。北漢主劉繼元已被潘美率大軍圍困，得十分緊急，至是又聽太宗親征，不由得更慌了手脚，忙遣人求救於遼主。遼主接到北漢乞援書，立命耶律沙爲都統，敵烈爲監軍，領兵星夜馳救。至白馬嶺，適與郭進軍相遇。耶律沙見前面有宋軍扼守，知道宋廷準備甚是周密，便不想輕進，意思要阻澗立營，申報遼主，等到遼主添遣將兵到來，然後作戰。因把這個計徵詢敵烈的同意道：

宋宮十八朝演義



都監以爲怎麼樣？烈奮然道：丞相未免大怯懦了！你我奉命赴敵，自然遇敵就當上前戰鬥。戰不能勝，請求主上添兵，這是可以的；如今戰還未戰，就請主上添兵，這話那能說得出口呢？縱然主上不責我，我爲無用，同朝的人士，那有不在後頭竊笑的嗎？而今未經戰鬥，決定勝負，倒先惹人笑話，這是何等失策的事呀！說一句不怕丞相見氣的話，倘若遇一次敵兵，丞相便請增兵一次，倘若屢進屢遇敵兵阻攔，那麼主上爲應丞相的請求，倒要起動傾國的兵哩！還有一層，北漢主待援救，比火燒了眉毛還要急切，又豈是可遲待後兵的麼？如果丞相畏懼宋軍，就請丞相等待在後面，看我一人破敵便了！說着，徑領兵渡澗。耶律沙沒奈何，祇得一面打報告回報遼主，一面隨敵烈進兵。那遼兵還未列成陣勢，宋軍早衝殺過來，兵強將猛，勢不可當。遼兵遂大敗，敵烈死於陣中。幸而遼主得到耶律沙打回的報告，命耶律斜軫領兵到來助戰，耶律沙纔得了生命，引兵退回。郭進得勝，亦不窮追，轉駐石嶺關，馳書奏捷。這時太宗御駕方抵鎮州，接到郭進捷報，大喜道：遼兵已破，石嶺關外無足憂，劉繼元外援既絕，這一回太原穩取得了！遂進次太原。這正是：



幾度興師未奏績，一番征戰竟成功。

要知太宗這一回果能取得太原否，下回分解。

太祖說如果晉王果存異心，就是立定德芳做太子，死而後他豈不能爭奪大寶，這幾句話，蓋已深知某弟不是好人，但無可奈何，祇能結之以恩耳。

宋太祖欺人孤兒寡婦，而身死以後，孤兒寡婦，亦爲人壓逼，兩相對照，可爲浩歎。宋室所以受制夷狄，由於不能收復燕薊，所以不能收復燕薊，由於先下太原，轉失屏蔽。太宗不明天下大勢，鑄此大錯，真是自貽伊戚。

第二十一回 降漢主詩成平晉縣 伐遼邦兵敗高梁河

那時潘美指揮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各軍，已屢敗漢兵，襲着先前太祖攻圍的計畫，進築長連城圍攻太原，晝夜攻打，矢石交下。北漢待外援總不見到，糧道又被宋軍斷絕，正是糧盡援絕，力竭勢窮，太宗御駕既至，督戰益緊，更把一座太原城，弄得城無完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一回 陳洪去時成平晉縣 伐遼拜兵敗高麗河

四四

堞，兵無整隊。城中百姓，一個個驚慌駭懼，劉繼元尤其寢食不安。於是再遣急足，齎蠟丸密書，從間道赴遼，催請救兵。這急足行至石嶺關，恰被郭進部下邏卒攔住，搜出蠟丸密書，連人帶證，一併送到郭進帳下。郭進復轉解至太原，請太宗發落。太宗即命斬決於太原城下，懸首示衆，並傳呼城上道：遼邦遣來的救兵已經在白馬嶺殺得個片甲無存了！縱是再發幾個急足去請援，我們就不捉住把來殺戮，好好地讓他到遼邦去，遼邦也再沒救兵了！如果趁早歸降，還可保全一城生命，赦宥爾等罪惡。倘仍然負固困鬥，城破的日子，定不免玉石俱焚哩！劉繼元適在城上親自督兵守禦，看見宋軍殺戮他所遣的急足，又聽得宋軍傳呼的話語，曉得遼兵已敗，外援真個沒了指望，一座孤城，怎能久當宋軍傾國的精銳連連攻打，進不能進，退無可退，嗒然嘆道：朕今日有死無疑了！說着，眼淚隨聲而墮。那些守兵見着，各自悽然。這麼一來，北漢兵守禦力立時低降，宋軍卻又攻擊加緊，直到了千鈞一髮的時機。劉繼元正在萬分憂急，忽見前面宋軍紛紛辟易，兩員大將，一先一後，領着一枝如狼似虎的兵馬，衝開宋軍戰壘，直趨向城門而來。到得近時，劉繼元看得親切，不是別人，乃是

宋宮十八朝義

健雄軍節度使劉繼業。父子原來劉繼元切盼遼邦救兵不到，乃詔調劉繼業引兵入援。劉繼業奉到急詔，知太原緊急，即與兒子劉延郎領兵星夜馳援。當下劉繼元喜慰道：劉繼業父子到來，朕得生望了！即傳令開城放入。劉繼業參見劉繼元已畢，即分兵助守城池，親自往來指揮。兵氣復振。宋兵見有兵入城去了，忙報與太宗。太宗問明情形，謂潘美道：這真是兩員忠勇良將！卿等破城時，務要爲朕勸他生降，勿傷害了他！潘美對道：敬當爲陛下致此忠良勇將。太宗便又傳令猛力攻城，且親自領馬軍都軍頭輔超，鐵騎軍指揮呼延贊，直至城下督攻。衆將見聖駕親冒矢石，大家那還敢愛惜生命，悉力猛撲。一霎時，毀去城堞多處。宋軍正待擁進，那邊劉繼業早指揮弓弩手，萬箭齊射。宋軍透不得入城。劉繼業即時督兵挨處修築，復原。輔超憤極了，架梯親登，手執刀盾，冒死直上。劉繼業見了，命長槍手攢刺輔超。輔超不能復上，祇得退歸城下。解甲審視，身受十餘創，血透重衣。太宗嘉他忠勇，即賜錦袍銀帶，命他回營休息。太宗見劉繼業守禦如此盡力，恐怕攻得城破，殺傷必定不可勝計，非是王者之師所忍做的，因令暫停攻城。回御營親寫詔諭，用箭射入城中，復招劉繼元降。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二十一回 降漢主詩成平晉縣 伐遼邦兵敗高粱河

四六

願許他得保始終富貴。先前太宗曾遣使詔諭劉繼元來歸，使者到城下，守陴的將兵不納，所以此次便不遣使，用箭射入城中。這時已是五月。劉繼元得到箭頭詔諭，心意已動，但還在猶疑。翌日，指揮使郭萬超竟踰城出降，親信的臣子亦多逃亡而去。雖劉繼業堅守不懈，部下將士盡已離心，城中實有岌岌不可終日的趨勢。劉繼元乃決計出降。是日夜間，劉繼元遣客省使李勣，奉表見太宗，乞請降服。太宗立詔允許，並麾兵退一箭地，以示不復逼迫。太宗因轉至城北，登城臺，張樂設飲，大宴從征諸臣。明晨，劉繼元率百官出降，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太宗特詔赦免他的罪，賜襲衣玉帶，召他升臺。劉繼元升臺，叩首謝罪。太宗又詔授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給賜甚厚。劉繼元復叩首謝恩。太宗即命導引軍兵入城。劉繼元領旨下臺，先行導引潘美等軍入城。將近城門，城上劉繼業大聲道：「勿再進！我主雖然歸順了，我卻不願生降！願開城與你們一戰，拚個你死我活！」潘美見是劉繼業，即止住各軍暫停勿進，回報太宗知道。太宗即御駕親臨，命劉繼元單身入城，好言撫慰。劉繼業歸降，劉繼業不得已，大哭一場，解甲開城。至太宗駕前投順。太宗大喜，要厚結其心，忙下車親



宋宮十八朝漢義



手把他扶起，面授爲右領軍衛大將軍，並解腰間玉帶賜給與他。這劉繼業，乃太原人氏，本來姓楊，單名做業，在劉崇時，因愛他忠勇，賜姓劉，更名做繼業。至是太宗遂命劉繼業復姓楊名做業。後爲宋朝名大將，稱呼爲楊令公。當下楊業即親導太宗並潘美等軍兵入城。太原遂屬宋。這正所謂：

請看今日之城，

竟是誰家之天下。

北漢始祖劉崇，係後漢高祖劉知遠弟，受封太原。郭威篡漢，劉崇遂僭立稱帝，號做北漢。劉崇傳子劉鈞。劉崇有甥二人，一名薛繼思，一名何繼元。都是劉崇女所生。因爲劉崇女嘗兩嫁，初嫁與薛劍，生薛繼思；再醮與何家，生何繼元。二子都幼孤，劉崇因劉鈞無子，命俱收爲養子，同改姓劉氏。劉鈞歿後，劉繼思立。旋劉繼思被弑，劉繼元因郭無爲固擁，遂得入繼。劉繼元妻段氏，常因小過，被劉鈞后郭氏所責，不久病死。劉繼元疑是郭氏毒殺，至是便弑郭后。宮中嬪御，多遭冤死。劉鈞十子中，劉鎬、劉鏡、劉錫三個最有賢行，劉繼元便先幽殺三人。劉繼元性情極是殘忍，臣下少忤他的意旨，便誅戮這個臣子的全家。自太祖親征北漢，或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一回 陳漢主詩成平晉縣 伐遼邦兵敗高梁河

四八

是遣將攻伐，劉繼元因而殺傷自己的臣子，不可勝計。大將如張崇訓、鄧進、衛儔、樞密使如高仲隱、舊相如張昭敏等，都先後被他殺死。故當他窮蹙歸降，諸臣便請太宗將劉繼元治罪，加以顯戮。幸而太宗道：大凡亡國的君主，不是失之關弱，就是失之殘暴。不然，他怎麼會弄到亡國呢？似這等的人，祇該憐憫，不可問罪。所以太祖皇帝從未殺一降君，即是這個道理。朕今日處國，怎好便不依照先例呢？遂不加罪劉繼元。總計北漢自劉崇僭立起，至劉繼元歸降日止，共歷四主，凡二十九年，始被宋朝滅亡。太宗既入城，命毀太原舊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并州，遣使分徙太原的百姓往居。又命縱火焚燒太原廬舍，居民趨避不及，燒死的很多。這一役總算達到目的，幸獲全功，共得十州一軍四十一縣土地。太宗因作平晉詩，命從臣唐和又授北漢宰相李揮以下官爵有差。即遣康仁寶監送劉繼元等往汴京。次日，太宗要轉得勝之兵伐遼，想鼓餘勇，奪回幽薊。潘美諫阻道：我軍苦攻太原，經四月有餘，雖仗天威，得到最後勝利，平復北漢，實已兵罷餉匱，不堪再戰。願陛下且暫回師，蓄養兵力，取齊糧草，然後舉而伐遼，這纔是萬全的計策。其餘諸將亦都贊附潘美的奏議。崔翰獨



宋宮十八朝義

抗衆議道：不然。兵家最難得到的，正是時與勢。所以得勢當乘，遇時便不可失。今轉兵伐遼，正是乘勢因時，臣可保必勝，願陛下明斷，勿失時勢！太宗遂決意伐遼，即日由太原起行。六月，兵到東易州，遼刺史劉宇獻城出降。太宗留兵千人守城，引軍進攻涿州。遼涿州判官劉厚德，亦獻城出降。太宗乘勝，即進次幽州城南。那時遼將耶律奚底，駐兵城北。太宗親自麾兵向前攻擊，耶律奚底大敗逃走。太宗乃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幽州城，設圍三周。又命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復另遣兵將分道往徇各地。七月，薊州、潁州，次第歸順，遼將多請降。但幽州仍攻不下，守將耶律學古，死力守禦，毫不懈怠。太宗憤怒，親身督戰，不分晝夜，勇猛攻打。守兵漸漸不能支持，眼見城要破了。忽藍旗馳報，遼主遣丞相耶律沙領兵來救幽州，那枝兵已到高粱河那邊。太宗謂諸將道：遼國既發救兵到來，且先行迎戰。牠的救兵，祇要牠救兵一敗，幽州城便可不戰自破了。於是傳令拔營齊進，統向高粱河迎擊遼邦所遣救兵。將到河邊，祇見遼兵正紛紛渡河，人數約有數萬。太宗頭發攻擊令道：勿讓牠列成陣勢，趕快一同努力進攻！諸將得令，各個奮勇直前，長槍大戟，快刀利劍，一齊殺將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二十一回 降漢主詩成平晉縣 伐遼邦兵敗高粱河

五〇

過去。耶律沙乃是前次敗軍之將，見宋軍這等威猛，便覺心膽早寒了，但是不能不戰而退。又想此番幸而打個勝仗，可掩飾昔日之羞，即指揮衆兵接戰。這時節，兩邊陣上，金鼓齊鳴，刀槍並舉，喊殺的聲音，震動山岳。約莫戰鬥了有四個時辰，殺得遼兵傷亡枕籍，漸漸抵敵不住，步步往後退卻。太宗見得着優勢，便親自突前，驅兵衝殺。耶律沙見己軍又要戰敗，立時手殺數卒，以制止退卻的兵丁。正在這個當兒，忽聽轟雷般聲，兩枝遼兵，分左右翼殺到。耶律沙見是自家軍馬，而且又是兩員名將：左翼是耶律斜軫，右翼是耶律休哥。尤其是耶律休哥，智謀深遠，勇武超羣。他部下的士兵，亦是教練有素，精悍無匹的。你道遼兵怎得忽然來這兩枝精兵？原來遼主發遣耶律沙起行後，恐怕宋軍兵強將廣，他這一枝兵不能濟事，連忙又遣耶律休哥與耶律斜軫，各領所部精兵二萬，隨後趕來助戰。耶律休哥與耶律斜軫領旨，即行提兵，兼程趕來。到了中途，耶律休哥道：我料宋軍，必定迎戰我前軍於高粱河一帶，頭一陣必不易當，我前軍恐不免少受挫折。我與將軍而今可分作左右兩路，從側面進擊，定可殺敗宋軍，解了幽州的重圍。耶律斜軫道：將軍所料度的，決然不錯，謹



宋宮八十朝演義

當依計而行。二人遂分道進行。至高梁河，果然宋軍正與遼軍混戰，二人遂各鳴放號礮，同時奮勇殺出。這便是那兩枝遼兵的來歷。當下耶律沙有了助力，精神一振，雄心陡起，思想道：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我何不直搗中堅，捉住這個宋朝皇帝？即躍馬挺槍，直驟中軍，來捉太宗。那時潘美等諸將被耶律休哥、耶律斜軫兩員勇將，兩枝生力軍，衝殺得自顧不暇，那裏還顧到太宗？所以耶律沙疾馳過來，竟沒人抵擋。太宗直急得三魂出竅，七魄離身，連聲呼道：護駕！護駕！呼延贊與輔超聽得，呼延贊便舞動雙鞭，輔超亦舉起罩刀，齊來護駕。同戰退耶律沙，保護太宗，南走涿州。潘美等諸將，先後奔至，都弄得十分狼狽的形狀。檢査軍兵，這一陣喪亡至萬餘人。宋軍自太祖創國至於太宗，大小數十百戰，此一役實在是第一次的敗仗。太宗到得涿州，已是黃昏時候。正待與諸將入城休息，耶律休哥竟又引兵追到，一聲喊，直向宋軍衝來。宋軍此時，喘息未定，那裏還能抵敵，紛紛的逃散四方，各尋生路。太宗沒奈何，也祇得隨着奔走。不料逃來逃去，竟無一人一騎追隨左右，太宗竟做了一個孤王。偏又山路崎嶇，天色昏暗，心愈慌忙，路越難行。正亂竄間，塌的一聲，連人帶馬，陷入洩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一回 降漢主詩成平晉縣 伐遼邦兵敗高梁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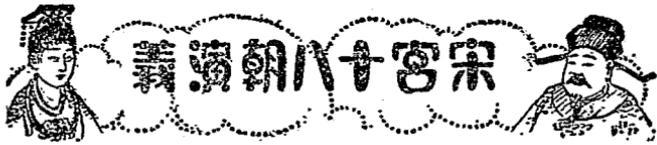
五二

澤中，馬不能行，人不能起，真是苦也！太宗在泥淖中，悔道：「崔翰誤朕，使一敗至此，斯乃」

當機獨斷心何壯？

棄甲曳兵悔已遲！

太宗正自着急，忽聽兵車磷磷，戎馬蕭蕭，自遠而近。忙擡頭一看，祇見無數人馬，推着車兒，燃着火炬，直向這裏奔來。太宗早不辨東西南北的方向了，便以為是追兵到來，越發着急。道：「追兵又到，朕今番休矣！」看看來得切近，一員大將，頭頂銀盔，身披金甲，腰圍一條瑩瑩生光的玉帶，橫刀催馬，當先開路。太宗認得是楊業，乃押解糧餉軍械到來，頓時把滿天愁拋開，喜極而呼道：「楊卿救駕！」楊業斷不料太宗兵敗，驀聽一聲楊卿救駕，不禁幻起疑雲，以為是劉繼元中途逃走，想投到遼邦去，晝夜遊行，慌不擇路，故而失陷於此，忙勒住絲韁，止住軍馬，舉目四望。他看得高，望得遠，竟沒有瞧着太宗，因又懷疑道：「莫非錯聽麼？」太宗見楊業瞧不着他，在馬上遲疑，又呼道：「楊卿，朕在此！」楊業循聲一瞧，不是劉繼元，乃是太宗，連人帶馬，陷在洑澤裏，慌忙跳下馬，用繩索把太宗引出，跪在地上請罪道：「臣救駕來遲，使陛下受驚，罪該萬死！」太宗扶起楊業道：「卿來救朕出險，正有絕大功勞，有甚麼罪呢？」君臣方在互讓，



宋宮八十朝義

忽前面大叫：休走！我來擒爾了！原來耶律休哥又引兵追到。楊業呼道：延朗！上前來護駕！待我退敵也！說着，一躍上馬，舉刀直前，攔住來將便戰。祇見他金刀舞動如飛，金光閃閃，炫得人眼花心寒。耶律休哥固是遼邦名將，但怎敵得住天朝楊業呢？三百合後，耶律休哥便氣力難加，楊業卻精神越振，耶律休哥乃大敗退去。楊業便也不追，即回馬至太宗面前請安。那時楊延朗早脫下自己的戰袍，換下太宗被泥滯濕污的龍服，並把自己乘的銀面駒讓與太宗騎坐，一切都安排停當。楊業遂傳令回軍，父子一同護着太宗奔向定州去。這正是：

自古驕兵多致敗，
天家自此畏強胡。

要知太宗到了定州，又將怎樣，潘美等諸將能否生還，下回分解。

北漢主劉繼恩乃薛氏兒，劉繼元亦何家子，故論北漢宗廟，自劉鈞殂謝，便已不血食了。劉繼元幸承大位，而一味誅夷劉氏本支，殺戮漢室老成，昏暴殘忍，至於此極，要想國不滅亡，還能夠做到嗎？講到太宗伐遼，主旨是不错的，但是時機錯了。何以說呢？因為燕薊在所當取，要取燕薊，就當伐遼。太宗伐遼，不在伐太原之



前，乃於得太原之後，轉老弱軍兵順道往伐，不以時機，驕兵輕敵，真是大大錯誤。卒之高梁河一戰，險些身亦不免；百戰雄師，遂一蹶不振。太宗的錯失，豈是小麼？太宗繼承帝業，戰無不勝，乃獨爲遼軍所破，身陷淖中，幾乎不能生還，雖屬輕敵致敗，亦足見夷狄之患，真是自古已然。寫楊業死戰救駕，筆下也虎虎有生氣。

第二十二回 趙太子捐生橫寶劍 楊令公殺敵舞金刀

太宗到了定州，潘美等諸將亦隨後馳到。太宗見諸將未有喪亡，心意少慰。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自引其餘兵將還汴。這一役征漢伐遼，齊王 趙廷美、武功郡王 趙德昭，都隨駕在軍。當伐遼敗潰時，諸將因與太宗相失，便疑是太宗被難，有建議要立趙德昭作皇帝的。及太宗歸來，親臣把這事實告訴太宗，太宗大爲不悅，連諸將取北漢的功勞也不置議了。趙德昭那知道太宗心事，自己被嫌，因是太原之賞，許久未



宋宮十八朝演義

行，諸將又在怨望，便入宮奏請太宗，即日敕功行賞。這正是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太宗聽奏，勃然大怒道：爾着急的甚麼？賞賜又跑不掉的！等爾自己做了皇帝，行賞也不遲呀！趙德昭見叔皇這等怒斥他，不曉得是存着甚麼心，他自己又是個性氣剛烈的人，便不復奏答，也不辭駕，轉身出了宮門，回到私第，向壁間抽出項莊在鴻門宴上舞過的寶劍，往頸上一橫，登時頭斷身亡。可憐！

三魂渺渺歸仙闕，

七魄悠悠赴鬼門！

太宗聽得趙德昭自刎死了，很是驚悔，亟忙跑去抱着他的屍體大哭道：癡兒呀！癡兒呀！爲何要自尋短見呢？即命用親王禮儀安葬，詔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諡做懿。這時正是八月。至十月纔論平漢功勳，因加封弟齊王趙廷美爲秦王。又因楊業父子二人救駕有功，除優賞外，特授楊業爲代州刺史，楊廷昭爲供奉官。楊廷昭即楊延期改名。楊業父子入朝謝恩訖，即同往代州去了。話分兩頭，那遼將耶律沙等擊敗宋軍，領軍回見遼主，奏明端的。遼主賞功後，仍要報圍燕之怨，即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等，領兵十萬入寇鎮州。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二回 趙太子捐牛橫寶劍 楊令公殺敵舞金刀

五六

布陣於滿城西面。都盼轉劉廷翰得到警報，忙邀集崔彥進、李漢瓊、崔翰、趙延進等，商議應敵的計畫。崔彥進因建議用詐降的計策，誘他入城，再用埋伏的計策，掩擊於他，定可大敗遼兵。李漢瓊亦附此議。劉廷漢道：我素來聽得講，耶律休哥智略宏遠，善能料敵，這詐降的計策怎能騙他呢？李漢瓊道：將軍但知其一，不知其二。這計策果然騙不得耶律休哥，卻正可以騙得韓匡嗣。這個韓匡嗣，最是個好大喜功，剛愎自用的。這回恰是他做主將，他全權在握。耶律休哥雖有智謀，不歸他用，雖善料敵，韓匡嗣必不肯聽。而且他這回領軍攻我，又正當我兵新敗之後。我軍而今去詐降，他必不疑心是詐降，定以爲我軍是不堪再戰，驚懼他的威名，故而望風歸降哩。如果將軍恐怕他不見信，還有一個使他進信不疑的法子。就是一面約他進城，獻城降他；一面賚獻糧餉，以表示實出至誠；他斷沒有不信爲真實的。劉廷翰道：既如此，就依兩將軍的計畫行事便了。當下劉廷翰便遣使者賚糧赴遼，營請降。韓匡嗣果信以爲真，受了糧草，卽詢問使者道：爾主帥定於何日獻城歸降呢？使者答道：我家主帥曾說過，如果元帥見許，俯賜容納，事不宜遲，卽定期在明日歸降。韓匡嗣大喜，卽滿口



宋宮八十朝義

許諾，並重賞使者。使者遂辭回。耶律休哥進帳諫阻道：「宋軍未曾交鋒接仗，便來請降，定有詐謀，萬不可輕信。」韓匡嗣道：「牠此舉實出誠意，並不是詐降。須知糧草是主要軍需，如果它是詐降，牠怎肯把糧草先行送獻呢？」耶律休哥道：「這不然。牠先獻糧草，正是牠欲取姑與的計策。」韓匡嗣道：「將軍未免太過慮了。慢說先獻糧草來詐降的必無是理；即以我軍的軍威論，前次在高梁河殺敗宋軍數十萬雄兵，理應使牠人人氣奪，個個膽寒，而今我軍復出，牠怎得不畏威先降呢？」耶律休哥道：「雖然如此，還請元帥審慎爲是。」韓匡嗣道：「將軍勿必多慮，就令牠是詐降，我以銳氣方盛的兵丁，敵彼殘敗賸餘的士卒，當然也不怕牠。」耶律休哥沒法，祇得退出帳來，號令自己一部分軍隊，不許妄動。韓匡嗣與耶律沙，便整頓兵馬，預備明日入城受降。這裏劉廷翰得使者回報，卽分撥軍馬，五方埋伏：自己領兵一萬，埋伏城西；崔彥進領兵一萬，埋伏城東；崔翰領兵一萬，埋伏城北；趙廷進領兵一萬，埋伏城南；李漢瓊領兵一萬，離城十五里埋伏大路兩側。分撥已定。到了次日，韓匡嗣與耶律沙，率領兵馬，欣欣揚揚，直向鎮州城來。到得城下，祇見城門大開，卻無一兵一卒在着。韓匡嗣還不知是中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二回 趙太子指生橫發劍 楊令公殺敵鋪金刀

五八

計，謂耶律沙道：劉廷翰昨日遣人約定今日獻城歸降，怎麼他倒帶着兵馬逃走了，留這一座空城與我呢？耶律沙總算是個有些兒見地的，忙道：元帥不妙了！他並不是逃走，是埋伏到那裏去的，而今正是中着他的詭計啦！韓匡嗣這纔明白過來，驚惶道：「喂！倒中着豎子的奸計！火速退兵罷！說猶未了，嘩，嘩，三聲砲響，震得山搖岳動，膽顫耳聾。」韓匡嗣與耶律沙拍馬正想返奔，劉廷翰早從西方殺到，崔彥進從東方殺到，崔翰從北方殺到，趙廷進從南方殺到，李漢瓊又截住歸路，五方兵馬，一霎時把遼軍包圍着，奮勇砍殺。遼軍兵將，出其不意，直嚇得魄喪魂飛，那裏還能兵對兵將對將的戰鬥，祇是東西竄南北奔的四散潰遁，宋軍的兵丁，也便四面趕殺，就像猛虎趕羊，餓狗追兔，一點兒不肯放鬆。劉廷翰、崔彥、崔翰、趙廷，更把韓匡嗣、耶律沙困在垓心，圍得鐵桶相似，而且越逼越緊。韓匡嗣數番衝突，祇是衝突不出。韓匡嗣仰天長嘆道：「不聽耶律休哥的忠告，竟至受困於此，真個是後悔已遲了！」韓匡嗣正在懊悔嗟嘆，祇見李漢瓊揮刀躍馬，把遼兵劈瓜破竹似的亂砍，直取中間，像是要擒捉於他。韓匡嗣又是心痛，又是慌急，忙令左護騎衛劉雄武，右護騎衛耶律明，並馬



宋宮八十朝演義



上前迎住。李漢瓊雙戰二將，毫無懼色，且愈戰愈勇。戰到八十餘個回合，李漢瓊陡的一聲猛吼，把刀突然一高舉，一個太公釣魚式，就把劉雄武的一顆頭釣去了。耶律明不由得心頭上一驚，手裏槍一慢；李漢瓊把刀一回轉，向耶律明攔腰一橫掃，耶律明一個人登時分做兩半截，下半截還騎在馬上，上半截早仆入塵埃。韓匡嗣沒奈何，便拌着生命來接戰李漢瓊。看看要戰不住了，恰巧耶律休哥自北面殺入中間來救應，纔幫着略略把李漢瓊戰退了幾步。趁這個勢兒，韓匡嗣與耶律沙，方得隨着耶律休哥，三騎馬殺條血路，衝出重圍去。劉廷翰等隨後追趕，直至遼城西，方始收兵。這一役宋軍大獲全勝，計斬首級萬零三百顆，生擒遼將三員，獲戰馬一萬匹，奪得輜重無算。捷書奉報到朝，太宗大喜，優賞有加，並諭邊將此後還當小心提防，以防遼兵復出。那邊韓匡嗣耶律沙雖幸不死，但兵丁喪亡逃散殆盡，大將旗鼓也丟了，祇有耶律休哥一部未有損失。遂一同回見遼主。遼主報怨不成，反喪兵折將，很不喜悅。時已入冬令，日趨寒冷，不宜行兵，遂主祇得暫爲忍着。到五年三月，天氣漸見和煦，遂主乃復遣兵入寇，命耶律沙爲統帥，耶律休哥爲副，耶律斜軫爲監軍，起大



兵十萬，徑取雁門關。耶律沙領兵到了雁門關下，一條線紮下無數營寨，旌旗央央，車馬煌煌，好不威風。代州刺史楊業探明遼兵軍情，即令兒子楊延昭守住州城，自己率領麾下驍騎數百人，潛師夜起，從西陘關出去，透至雁門關北口，往南向襲擊遼兵。這時正深夜，更鼓沈寂，星斗黯淡，遼兵方在匪夢裏，酣然自得。楊業便發一聲喊，手揮金刀，驟馬直躍。耶律沙中軍大營，等到遼兵驚醒，楊業早覺得牠滿營屍橫，徧地血濺。遼附馬侍中蕭咄李適隨在中軍，自恃驍勇，執斧從後帳出戰楊業。楊業奮起神威，催馬迎上，把金刀用力一劈，咄那蕭咄李的好頭顱，便飛落數丈以外，還打倒一個遼兵。耶律沙直嚇得混身發抖，也顧不得自己是主將，當竭力禦敵，鎮壓軍心，使勿潰散。他把馬連打幾鞭，先行逃命去了。耶律休哥見是楊業，他是上回已領教過他的武藝的，知道他的厲害，不敢接戰，也策馬逃走了。耶律斜軫見正副統帥都爭先恐後的各自飛奔，他怎敢便不惜死，於是亦跟蹤尋生路而去。那些遼兵既值慌亂，又見主將個個先逃，那裏還肯拚死，也就一齊潰散。楊業手下的數百驍騎，在這個時候，乘這個聲勢，莫不一以當百，百以當千，追殺將去，直追到數十里外，楊業纔傳



宋宮十八朝演義

令勿再窮追，回旌返鼓，全勝還關。這一陣，遼兵被殺死的近萬人，黑暗中自相踐踏斃命的，又八九千人，負傷殘廢的更不計其數。楊業手下，卻未曾傷折一人一騎。自此，遼兵被楊業嚇破了膽，把楊業稱號做楊無敵，每望見楊字旗號，便不戰而退。捷書奏達朝廷，太宗適當早朝，見了捷書，喜動天顏，因謂羣臣道：朕有楊家將，邊患可不復用憂了！於是即頒詔重賞楊業，而楊家將的威名，遂又洋溢乎國中。耶律沙等收集殘散，含羞帶愧，回見遼主。遼主見兩次動兵俱歸失敗，既怒且憤道：怎麼兩遭都敗得如此呢？待朕親自統軍前去，決個勝負！即簡選精兵二十萬，親自統率，命耶律休哥爲前戰先行，復舉侵宋，入寇瓦橋關。瓦橋關守關將士，因爲遼兵兩次大敗虧輸，楊業數百騎，便破牠十萬兵，決定牠沒甚能爲，竟開關迎敵，面水列着陣，待牠來打。耶律休哥，率領所部精騎，渡水攻擊宋軍，等到交鋒，宋軍纔曉得乃是勁敵，然而已經遲了，遂大敗。那遼耶律休哥，越發鼓着勇氣，督着部衆，直闖過來，把宋軍殺了個落花流水，棄甲曳兵，拋關去寨，紛亂亂地向南逃奔莫州城內。耶律休哥隨後追趕，也到莫州城下，傳令圍攻城池。剎那間，竟把莫州城四面圍住。告急表文申奏太宗，太宗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二回 趙太子捐生橫寶劍 楊令公殺敵舞金刀

六一

卽自將來禦遼。遼主卻因獲得勝利，心意已快，圍攻數日，顯顯威武，便引兵退去。這時太宗方到大名，聽說遼兵自行引退，便想復伐幽州。李昉諫道：幽州固所當伐，但此時還未有可伐的機會。願陛下暫息雷霆，以待時機。太宗道：朕心意已決，卿勿得強阻。李昉力諫道：陛下雖具決心，但仍當審時度勢。一則我軍新敗，士氣墜落，未可遽舉；二則遼國正強，上下一心，悉力對我。此時萬不可冒險犯牠的堅銳。如果陛下不熟計利害，但憑一往的憤怒之氣，輕舉往伐，倘不幸而再蹈高梁河一役一般的危機，那就噬臍莫及了！還願陛下慎重從事！太宗聽到高梁河一回事，想起當日陷身澤中的危險，自覺毛骨聳然。乃命劉遇曹翰爲幽州部署，自還汴京，可笑那太宗一回汴京，忽又想伐幽州，朝裏的臣子，且多迎合他的意旨，說幽州薊州宜急速攻取，左拾遺張齊賢，乃獨排衆議，上表諫阻。表云：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闕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尙衆，幽燕未下，輦運矧勞？臣恐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粟典吏，皆云自山後轉頭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



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忤代，未有軍器，入寇則田牧頓失，據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雁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金，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將，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甯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擢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甯，邊鄙甯，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勸民，內治既成，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表上，太宗嘉納張齊賢的議論，又暫停止不伐幽州。這張齊賢，係曹州人，素有膽識，遠近多曉得他的名字。太祖在日，一次駕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見太祖獻策，條陳十事。這條陳有四說稱旨，有六條太祖以爲未合，張齊賢卻堅稱可行，與太祖爭論。當時太祖大怒，命武士把張齊賢推出去，不加錄用。太祖還到汴京，告訴太宗，道：朕幸西都，獨止得了一個張齊賢。



他日可以輔爾作宰相，爾莫忘懷了！太宗違旨謹記着。至太平興國二年，致進士張齊賢，竟被試官將他置諸下第。太宗乃特開創例，命將一榜盡賜京官。因此，張齊賢方得出來做官。起先任知州，不久便遷左拾遺。這且休提。朝裏忽然又掀起波浪來。這正是：

國事紛紜未易定，一波纔息一波興。

要知朝裏忽然又掀起甚麼波浪來，下回分解。

趙德昭自刎，明明出於太宗的逼迫，撫屍痛哭，愈顯其偽。此時方寸中，已無絲毫骨肉恩，何必更多一番做作。

張齊賢諫阻用兵，說的全是極平常而近於迂闊的話，未見有何特識。

第二十三回 救妹夫反中狡計 陷皇弟獨逞奸謀

這時朝裏是盧多遜專政，趙普奉朝請累年，鬱鬱不得志，日夜圖謀去掉盧多遜，復入朝執政。偏是盧多遜防備周到，凡事先料到趙普的陰謀，設法及早制止，又在太宗前說明趙普



當初實無立太宗的誠意。於是太宗更加不喜歡趙普，趙普便更加不得志，盧多遜的位子倒更加鞏固了。趙普有個妹夫侯仁寶，本來在朝裏做供奉官，盧多遜因着嫌惡趙普的緣故，便把侯仁寶遠調到南嶺外邕州去做知州，竟像是充軍似的。趙普雖是心痛，卻無力救護他。侯仁寶到了邕州好幾年，朝廷竟不調動他，簡直把他忘懷了。趙普見這樣子，恐怕朝廷終不見調，侯仁寶不免老死嶺外，幾根骨頭都不能歸葬中土，便表奏太宗，力陳交州可取，可召侯仁寶備訪問。交州即交趾地，與邕州相接近，故趙普用此計策使召調侯仁寶回京。太宗閱奏，果然意動，將召調侯仁寶面詢一切。盧多遜知道此事，忙入朝面奏太宗道：交州現在正值內亂，實可乘機取牠。但祇宜襲取；若明加征伐，便費事了。陛下若先召侯仁寶還朝，機謀定必洩露。機謀若一洩露，交州便預作準備，不易得成功。不如密令侯仁寶就近潛師往襲，攻其無備，倒是萬全必勝的計畫。太宗聽奏，嘉許盧多遜深謀遠慮，比較趙普高超得多，即依照他的奏議，密旨命侯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劉澄賈湜並爲部署，同襲交州。侯仁寶奉到密旨，即時會同孫全興等，整備軍隊，先後出發。侯仁寶軍先行，殺入



宋宮八十朝義

第二十三回 魏姝夫反中殺許 陶皇弟獨逞奸謀

六六

交州境內，勢如破竹。孫全與劉澄、賈湜軍至交州界，卻按兵不進。侯仁寶遂弄成個孤軍深入。這時交州執政主軍的名做黎桓，也是一個小小的梟雄。在五代的時侯，交州是附屬於南漢。南漢既平，交州主帥丁璉，便遣使入貢宋廷。丁璉死後，由弟丁璿襲着職位。丁璿時尙幼稚，部將黎桓遂把他拘禁着，奪了他的職位，自稱權知軍府事，停止宋廷賦貢。至是侯仁寶孤軍深入，黎桓假託做出降，趁着侯仁寶不甚戒備，於深夜領兵劫營，把侯仁寶殺死於亂軍中。盡收降侯仁寶敗殘的兵卒。轉運使許仲宣據實奏聞。太宗大怒，立時詔令班師。將孫全與劉澄、賈湜等進京去，一同問罪斬決。黎桓亦遣使入貢，並呈上丁璿的護表。太宗因正惱着師出無功，得他自來朝貢，便依允了。馬馬虎虎了卻這回事。祇有趙普，本爲要想弄巧取回妹夫侯仁寶，不料反倒害得侯仁寶一命喪亡，不禁又生嗔，又自羞。正是：

原爲弄巧翻成拙，

不禁含悲又帶羞。

趙普遂把盧多遜越恨入骨髓。盧多遜也曉得趙普恨他愈深，所以隄防趙普，謀害他亦愈周密。他便想出個法子，凡羣臣奏章，概須先行給他閱過底稿，又須至園門署狀，親書不敢



宋宮八十朝演義



安陳利便希望恩榮十字。這麼一來，趙普便不能得買囑朝臣妄行彈劾了。然而趙普謀去盧多遜的心志，卻一時片刻也不肯拋開。這時又是六年三月了。與元尹趙德芳，不幸病歿。太宗哭了幾聲，即詔贈爲中書令，追封岐王，諡做康。秦王趙廷美見皇子趙德昭和趙德芳相繼死了，心內極不自安，爲避禍計，因在邸中寄情聲伎，深居簡出。於是晉邸舊臣柴禹錫、趙懿、楊守一，便掀波作浪，直入內廷，密告太宗，謂秦王趙廷美驕恣不法，將有陰謀竊發。太宗私忖道：盧多遜事事爲朕周籌密畫，有奸必告，何以秦王有這等陰謀，他不入告呢？莫非他與秦王同謀麼？半晌，決然自語道：這事不可問盧多遜，惟有問趙普。遂召入趙普，與他秘密討論這件事。趙普遂自薦，願備樞軸以察奸變，且頓首自陳道：臣忝在舊臣，得與開昭憲太后遺命，不幸因鱗直緣故，權倖輩竟在太祖皇帝駕前，肆行沮毀，蒙蔽聖聰，耿耿愚忠，無從告懇。當時竟有誣臣訕謗陛下的。故臣在外遷時節，當上表自訴，表明心迹。陛下一查核臣表，便可明證臣心了！原來太祖晚年，太宗威望日高，羽翼日盛，太祖自己尚怕他威逼，曉得皇子德昭，必不能保存，精神上很感痛苦。趙普探知太祖的心志，便秘密獻謀，請除太

宋宮八十朝義



第二十三回 殺妹夫反中掖計 昭皇弟獨逞奸謀

六八

宗太祖不忍殺弟，且遵母志，不從他的計議。慮多遜窺見這件隱事，便力斥趙普的不是。太祖不得已，祇得把趙普調出外。趙普見密謀不用，爲後日打算，到了河陽，卽上表自訴。表上說：

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與聞顧命。知臣者，願賜昭鑒！

太祖把趙普這個表章，親手封着，亦藏於金匱裏面。至是太宗啓視金匱誓書，並得趙普前表，乃復召入趙普，對他道：「那一個人沒有過失呢？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之非了！而今而後，朕知道卿實是忠臣，卽面授趙普爲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並命密察秦王陰謀事。趙普領旨謝恩，當卽辭出，自去密行攷察。七年三月，太宗將幸西池，於是又有人密告秦王趙廷美謀在聖駕幸西池時作亂，亟宜預防。太宗遂罷趙廷美，開封尹，改西京留守，賜襲衣犀帶，錄千萬緡，絹綵各萬匹，銀萬兩，西京用第一區。詔樞密使曹彬，在寶林苑與趙廷美餞行。以大常博士王適判河南府事，開封府判官閻舉判留守事，進柴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



宋宮十八朝演義

密都承旨趙容東上閣門使：這是賞他們告發趙廷美的密謀的功勞。貶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龍爲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爲右衛將軍，弓箭庫使惠延真爲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爲汝州馬步軍都指揮，王榮爲濮州教練使。這是貶他們交通趙廷美，或是受着他的燕餉犒賜的罪過。一時賞功罰罪已畢。但這時趙廷美雖罷爲西京留守，因先前會受昭憲太后遺命，當繼太宗位作天子，太宗尙未敢明議他的罪狀，因訪問於趙普。趙普此時要恢復自己的相位，也就顧不得昭憲太后的遺命了，答奏道：陛下明察太祖皇帝已經失誤了，陛下容豈再誤呢？於是趙廷美遂得罪，趙普遂得復爲相。趙普既得勢，便要爲趙廷美的罪案，攀連盧多遜，明察暗訪，以搜羅他的罪案。盧多遜也明知趙普得勢，禍必及己，但是總想保住高位，好慢慢的設法救趙廷美。也是盧多遜合當倒霉，趙普竟說查得他有違堂吏趙白交通趙廷美事，即時奏白太宗。太宗大怒，責授守兵部尙書。越二日，又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堂官趙白，秦王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等。命翰林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一同鞠訊。得供：盧多遜累遣趙白把中書機要事件密告秦王，且說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二十三回 致妹夫反中狡計 昭皇弟獨逞奸謀

七〇

願得宮車早日冥駕，盡力事奉大王。秦王亦遣小吏樊德明答報盧多遜說，承旨所言，正合我的心意，因贈遺盧多遜弓矢等物。盧多遜受了，閹密恣橫不法，講話每指斥朝廷。王繼勳嘗替秦王求訪聲伎，藉勞贓污。李昉等審訊明白，卽把這供狀奏復太宗。太宗詔文武官員會集朝堂，公同擬議處分。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聯名擬議復奏。議云：

謹案兵部尙書盧多遜，身處宰司，心懷恩望，密遣堂吏，交結親王，通達語言，咒詛君父，大逆不道，干紀亂常，上負國恩，下虧臣節。宜膏鈇鉞，以正刑章。其盧多遜，請依有司所斷，削奪在身官爵，准法處斬。秦王廷美，亦請同盧多遜處分。其所緣坐，望准律文裁遣。謹議。

議上，太宗略有更改，詔削奪盧多遜官，流崖州，並徙其家屬期親於遠裔。趙白樊德明閹密王繼勳等，悉斬於都門外，籍其家財。趙廷美勒歸私第，所有子女，復正名稱，子趙德恭趙德隆等，仍爲皇姪，皇姪女適韓宗業，除去公主駙馬的名號，並發遣西京，就趙廷美居止。又因趙廷美屬官閹矩孫嶼二人輔導無狀，貶閹矩爲涪州司戶參軍，孫嶼爲融州司戶參軍。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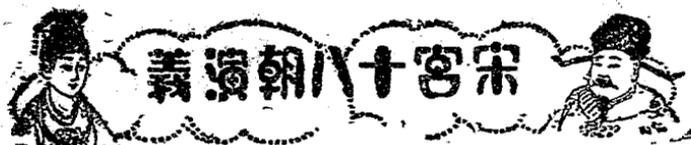
宋宮八十朝演義

普心裏，還以為趙廷美的處分大輕，恐怕他死灰復燃，自己不但位置保不住，而且這條老性命也保不住了，便又捏造事故，陷害於他，務要置他於死纔罷。於是趙普乃嗾使開封府李符，上奏趙廷美居西京，未肯悔過，反多怨望，乞徙居邊郡，以防他再生變端。太宗得奏，詔降趙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妻楚國夫人張氏，削奪國封，命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監視趙廷美的行動。趙廷美至此，連舉動也不得自由了，思前想後，既氣且憤；一日，泣謂妻張氏道：「你我倘不生帝王家，而生在平民百姓家，你我夫妻，或耕田，或種地，或漁釣，或樵採，當着現在的年紀，豈不過着很愉快美滿的生活麼？可見人生要麼求得真樂趣，享受真幸福，斷不可生做貴族的子弟，處在是非的地位哩！張氏亦泣對道：「可不是嗎？千歲有甚麼罪過呢？所以使千歲到現在這個地步，就是爲着千歲有繼承大位的資格啊！然而千歲也無須自怨自艾；自從有君主以來，與千歲同遭際的，豈是少數嗎？總而言之，人世上若有這君主的位子一天，同時就有與千歲一樣遭際的人。如果要希望天下後世，再不要有與千歲一樣遭際的人，正本清源，必須廢掉這君主的位子纔能夠。正說着，聽得外面有

人走動，二人遂停止不談說了。因為這時閻彥進袁廓監視趙廷美的言動，異常嚴厲，若是二人這種說話給他們聽到一言半語，更要加重罪名，增添苦楚哩。自此趙廷美日處鬱愁中，不久，竟憂悸成疾，長在牀褥間度他可憐的歲月。趙普把盧多遜趙廷美等一併打倒，或殺或貶，自己穩穩地復得相位，真是如心樂意，說不出的愉快。不料太宗因他權位太重，又好修小怨，不免猜忌起來，要罷免他的相位。真個是：

萬事不由人作主，
一心難與命爭衡。

太宗想定了遣去趙普的主意，因謂羣臣道：趙普乃開國元勳，與朕多年故交，朕倚賴他的地方很多。他如今已衰邁，頭白齒落，朕還把樞務相勞，使他晝夜不得停息，殊失卻朕待老臣故交的禮節，朕心實不安能。應當選擇一個良好的地方，早日使他去享享清福，頤養天年纔是。當即作詩一首，命刑部尚書宋琪持賜趙普。趙普拜受了，宋琪自問趙普細玩詩意，竟是太宗諷他自請辭職，不禁流淚自嘆道：我這番作爲，竟是爲他人忙了！唉！沒奈何，祇得遵着賜詩意旨，寫下辭表，翌日早朝，便當駕親遞上去。太宗覽表，撫慰了幾句，當即准



宋宮十八朝演義

奏罷趙普出任武勝軍節度使，賜宴長春殿，親與趙普餞行。席間，太宗復作詩一首，贈別趙普。趙普捧詩泣拜道：「蒙陛下賜臣詩章，臣當刻石，他日與臣朽骨同葬泉下，生死不忘陛下恩德。」太宗聽了趙普的話，亦爲感動，又好言撫慰了數語。於是趙普便叩辭聖駕，一徑赴武勝軍去了。起先趙普因佐命的功勞，代范質等作宰相。太祖傾心信他，事無大小，盡行咨詢。趙普取決。趙普嘗薦某人作某官，太祖不允，明日趙普復奏請任用，太祖仍不允。又明日，趙普仍復奏請任用，太祖大怒，把奏牘撕碎擲於地上。趙普顏色不變，跪着把牠拾起，帶回家去，補綴完整，過了幾日，又進於太祖，同先前一樣奏請。太祖乃悟，卒之任用這個人。又有某臣子嘗遷官，趙普奏請於太祖，太祖因素來厭惡那人，不許所請。趙普堅決請求，太祖發怒道：「朕固執不給他遷賞，看卿怎樣麼？」趙普對道：「刑賞乃是天下的刑賞，陛下豈得把喜怒把持着嗎？」太祖怒甚，起身往裏面走。趙普亦跟着後面走去。太祖便走進宮裏，趙普即佇立於宮門外邊，一竟不出去。太祖沒法，卒之依允了他。他行事的剛果態度，大概都像這個樣子。但是趙普居心異常忌刻，屢屢的把微賤時節得罪了他的人，奏知太祖，要圖報復。太祖因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三回 救妹夫反中狡計 陷皇弟獨逞奸謀

七二

人走動，二人遂停止不談說了。因為這時閻彥進袁廓監視趙廷美的言動，異常嚴厲，若是二人這種說話給他們聽到一言半語，更要加重罪名，增添苦楚哩。自此趙廷美日處鬱愁中，不久，竟憂悸成疾，長在牀褥間度他可憐的歲月。趙普把盧多遜趙廷美等一併打倒，或殺或貶，自己穩穩地復得相位，真是如心樂意，說不出的愉快。不料太宗因他權位太重，又好修小怨，不免猜忌起來，要罷免他的相位。真個是：

萬事不由人作主，
一心難與命爭衡。

太宗想定了遣去趙普的主意，因謂羣臣道：趙普乃開國元勳，與朕多年故交，朕倚賴他的地方很多。他如今已衰邁，頭白齒落，朕還把樞務相勞，使他晝夜不得停息，殊失卻朕待老臣故交的禮節，朕心實不安能。應當選擇一個良好的地方，早日使他去享享清福，頤養天年纔是。當即作詩一首，命刑部尙書宋琪，持賜趙普。趙普拜受了，宋琪自問：趙普細玩詩意，竟是太宗諷他自請辭職，不禁流淚自嘆道：我這番作爲，竟是爲他人忙了！唉！唉！沒奈何，祇得遵着賜詩意旨，寫下辭表，翌日早朝，便當駕親遞上去。太宗覽表，撫慰了幾句，當即准



宋宮八十朝演義

奏罷趙普出任武勝軍節度使，賜宴長春殿，親與趙普餞行。席間，太宗復作詩一首，贈別趙普。趙普捧詩泣拜道：「蒙陛下賜臣詩章，臣當刻石，他日與臣朽骨同葬泉下，生死不忘陛下恩德。」太宗聽了趙普的話，亦爲感動，又好言撫慰了數語。於是趙普便叩辭聖駕，一徑赴武勝軍去了。起先趙普因佐命的功勞，代范質等作宰相。太祖傾心信他，事無大小，盡行諮詢。趙普取決。趙普嘗薦某人作某官，太祖不允，明日趙普復奏請任用，太祖仍不允。又明日，趙普仍復奏請任用，太祖大怒，把奏牘撕碎擲於地上。趙普顏色不變，跪着把牠拾起，帶回家去，補綴完整，過了幾日，又進於太祖，同先前一樣奏請。太祖乃悟，卒之任用這個人。又有某臣子當選官，趙普奏請於太祖，太祖因素來厭惡那人，不許所請。趙普堅決請求。太祖發怒道：「朕固執不給他選賞，看卿怎樣。」趙普對道：「刑賞乃是天下的刑賞，陛下豈得把喜怒把持着嗎？」太祖怒甚，起身往裏面走。趙普亦跟着後面走去。太祖便走進宮裏。趙普即佇立於宮門外邊，一竟不出去。太祖沒法，卒之依允了他。他行事的剛果態度，大概都像這個樣子。但是趙普居心異常忌刻，屢屢的把微賤時節得罪了他的人，奏知太祖，要圖報復。太祖因



曉諭他道：若風塵中能夠分辨得天子和宰相出來，那麼誰都會來巴結了！然而趙普私下裏，畢竟因私怨害死了不少人。像馮瓚、李美、李穰的死，便是他所誣陷的。因此朝臣無一個不忌憚他。後來因為盧多遜常在太祖面前攻擊他，太祖亦親自發覺他受賄貪贓的事件，遂罷了他的相位。後來雖然起復，但信任他不像前此之專誠了。太宗既立，盧多遜又在太宗面前攻擊他，於是趙普又奉朝請。這回因為構陷趙廷美，推倒盧多遜，遂得復相。至是又罷為武勝軍節度使，一場辛苦，為他人忙了。趙普既罷去，太宗乃命李昉、宋琪同平章事，且因參知政事竇稱病歿，另選李穆、呂蒙正、李至三人參知政事。隨詔史官撰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以供御覽。九年，下詔改元做雍熙，羣臣一齊拜表入賀。太宗為要粉飾太平，賜滿朝文武百官歡宴三日。這日太宗正與羣臣歡燕，忽房州知州閻彥進馳驛入奏。太祖聽奏，掉下眼淚來，大放悲聲。這正是：

表章入奏緣何事，

剩有餘情又淚零。

要知閻彥進馳奏的是甚麼大事，太宗為甚麼大放悲聲，下回分解。



趙普爲爭位固寵計，竟構成冤獄，欲置趙廷美於死地，真是小人之尤。

太宗十分忌刻，趙普異常陰險，如此君臣，可稱得半斤八兩。然而趙普縱用盡了心機，害盡旁人，依舊不能見容。天下事往往類此，可惜心勞日拙者，終不能覺悟。

第二十四回 歎天喜地頌德歌功 發憤成狂操刀執挺

原來涪陵公趙廷美在房州病歿了。當下太宗泣謂宰相李昉、宋琪並羣臣道：「朕廷美在小時候，就很剛愎，長大着越加凶惡起來。朕因同氣至親，不忍把他依法重辦，暫時把他徙往房州，望他閉門思過，痛改前非。正想恢復舊日的恩愛，誰料他就病歿了！朕兄弟四五個人，而今竟止存得朕躬一個，思想起來，怎不教朕傷感呢？說着，又大悲傷。李昉忙勸奏道：「人死不能復生，願陛下少抑悲哀，善保龍體，爲天下珍重。」太宗遂命罷止飲宴。翌日，降詔追封趙廷美爲涪王，諡曰悼。即日發哀成服，在死人面上獻殷勤。趙廷美所以得罪而死，固然是爲着那個皇帝位子，然而也是趙普構陷的。所以後來眞宗即位，即追復爲秦王，妻張氏爲楚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四回 獸天善地頌德歌功 憤發成狂操刀執挺

七六

國夫人到仁宗，又贈封太師尚書令，徽宗改封爲魏王。這都是知他生前冤抑，聊爲榮寵於死後哩。太宗旋即又詔命趙廷美長子趙德恭爲峯州刺史，次子趙德隆爲襄州刺史，女婿韓宗業爲靖難行軍司馬。這件喪事方畢，忽朝中大臣參知政事李穆又死了。太宗聞喪，更加嗟悼，卽親往賜奠，並謂侍臣道：李穆爲國家的忠良，操履純正，作事一出至誠，真是最難得的人材！朕方賴他謀畫，遽爾亡故，喪失國家柱石，朕能不悲悼麼？這並不是李穆的不幸，實是朕的不幸啊！說罷，甚覺慘然。又對靈痛哭了一場，纔啓駕還宮。一日，太宗忽想起在晉王邸時，太祖與他論建都一椿事，覺得太祖的說話，很有深意，而今爲自己的子孫打算，便也想擇個好都城，替後人立個鞏固的根基。於是便想到華山隱士陳搏，精於數學，預知未來之事，不如問他一間，好決定這事，免得自己瞎撞鐘，白拋一片心機。卽遣一親臣，背着手話，至華山雲臺觀少華石室，把陳搏宣入朝來。太宗因他爲高潔的隱者，當下待以殊禮，賜錦墩命坐。起先與他談論治國家的道理，陳搏奏對如流，所談悉中肯綮，甚合太宗的心意。太宗乃問道：朕立國以來，總算還是順遂的，但未知將來的運祚是怎樣？陳搏奏對道：太

宋宮八十朝義

祖皇帝以至仁得天下，以厚義服人心，運祚不患不長久的。太宗又問道：那麼建都的地方，應該選擇在那一處地方纔穩固呢？陳搏又奏對道：建都的地方，必須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太宗聽了不解，詰問道：這話是怎麼說呢？陳搏但唯唯，不說明。太宗又再三詰問。陳搏還是唯唯，不解答。太宗曉得他必不肯直陳的了，便不再問。命侍監把陳搏送至中書省。李昉、宋琪等迎着，既見，慕陳搏的玄修，又見是太宗的上賓，敢不恭敬。真是款接殷勤，執禮謙恭。座間問道：素仰先生玄學精深，今日有幸，得接光儀，願請賜教一二。陳搏答道：鄙人對於玄學，實在亦欠研究，不過是得着一知半解罷了。但這種玄學，未必有益治道，所以現承諸公辱賜下問，並非鄙人不肯把所知道的盡情貢獻，乃是無補國家，不當淆亂諸公的聽聞。今皇上乃聖智的君主，諸公亦賢明的臣子，而天下合當太平的時候，正該君臣一心，與化致治，又何必研究到這個呢？愚實的見解，還希原諒！大家聽了，肅然起謝。明日早朝，李昉便把陳搏的說話述奏太宗。太宗歎道：真是明達的隱者！即詔賜陳搏號做希賚先生，並給紫衣一襲，又命有司給陳搏墳墓雲臺觀，暫時把他留居闕下。陳搏且擅詩才，太宗暇時與

宋宮十八朝漢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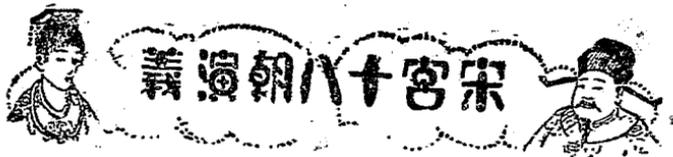
第二十四回 歡天喜地頌德歌功 發憤成狂操刀執鋸

七八

他談詩論賦，陳搏奏對悉稱上旨，太宗益喜。過了些時，有司奏報雲臺觀已修葺竣工，陳搏遂辭駕要行。太宗不好強留，乃厚賜金錢絹帛，送他啓程。陳搏概辭不受。太宗遂用着秀才人情，命紙筆親書華山石室四字，作為贖儀。陳搏這纔拜受了，辭返華山去。太宗因問不出端的，祇得把卜都事去開。這時太宗中宮的位子久空着，頗感內助乏人的苦處，便又重提立后事。先是李妃既病殞，太宗想册立她的心思成了空想，因聽得潞州刺史李處耘第二女，容德俱茂，極有賢名，於太平興國二年選入後宮，察看她果否幽嫻真靜，以便册立。那李氏生得圓姿替月，嫩臉羞花；而身材更是肥瘦得宜，修短適中。可稱：

略減半圍微覺瘦，稍添一粟便爲長。

太宗見了，甚是喜悅，極加寵愛。李氏入宮數年，總是和順恭謹，從無恃寵而驕的狂態。後宮的人，莫不稱她賢德。至是，太宗遂册立李氏爲皇后。儀文的周備，典禮的喬皇，視當年太祖册立宋后的一回，可謂有過之無不及。太宗在鋪張上面，更是特別。內宮外廷，徧賜大宴五日，京城人民，亦徧賜大醮三日。真個是人人吃喜酒，個個有歡顏。又在後苑裏面搭彩臺，



宋宮八十朝演義

座，傳集供奉皇家的戲班，日夜演唱戲劇，以娛羣臣；在午門外邊，亦搭彩臺兩座，傳集圍城的戲班，日夜演唱戲劇，以娛百姓。把一個京城，竟弄到鬧熱的像過元宵一般。那些百姓，又有酒吃，又有戲看，樂得歡天喜地，異口同聲，歌功頌德，說是自亂離以來，到今日纔得過着堯天舜日。太宗聽到百姓這種贊揚的話，更是樂得心花怒放，還想要宣詔叫他們多樂幾天兒。李后諫奏道：自古道，樂不可極。如今歡樂已經屢日，正可以休止了。而且爲君父的人，是要無時無刻不懷念民間的疾苦，在歡樂的時候，尤其要想到民間必有多數不能得歡樂的人。而今像這樣的歡樂，固然是陛下的恩典；但臣妾的意思，總以爲要適可而止。爲是俗語還有兩句最耐尋味的話，就是高樓一席酒，窮漢半年糧；願陛下深求廣衆的民隱，勿好局部的頌揚。區區的愚衷，敢請明察。太宗允奏道：卿所奏議，意誠語當，朕那有不聽的。因此，便沒有宣詔繼續歡樂了。太宗的長子趙元佐，是已故的李妃所生，自幼便極聰慧，相貌很像太宗，甚得太宗歡心，及長，博覽羣書，且善騎馬射箭。太宗征太原，伐幽州，趙元佐都隨侍在軍，凡所策畫，能先得太宗的意旨，太宗更加歡喜他。所以班師之日，即拜檢校太傅，加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四回 歡天喜地頌德歌功 憤憤成狂操刀執挺

八〇

職太尉，晉封楚王。太宗爲特示榮寵，命有司新造一座楚王府，建築得宏大壯麗，極是華美，賜給他居住。當趙廷美得罪之日，趙元佐盡力營救，再三請求太宗，赦免他的罪過。太宗不聽，反重重的呵斥了幾頓。及至聽得趙廷美受辱成疾，他又請求太宗赦罪召還。太宗仍是不聽，又呵斥了一頓。後來聽得趙廷美病歿，他憤極發爲狂疾，每因小事，便操刀執挺，擊傷侍者。太宗命御醫用心給他醫治，症勢稍覺好了些。太宗殊爲喜慰，因大赦天下，想藉此替他鎗災解孽，好使他病恙早日痊可。不料在重九的那一日，太宗召諸王賜宴後苑，較射取樂，因他病體羸瘠，沒有召他參與。及晚，諸王宴射完畢歸去，從楚王府前走過，被他看見，問明端的，大恚道：「他們都得與宴，我獨不得預宴，這明明是棄我了！」又命左右道：「他們有聖上召宴，我不能得聖上召宴，難道我不會自家開宴嗎？」快與我備酒着來！左右解勸道：「殿下勿誤會！聖上不召殿下與宴，乃是見得殿下病體新痊，形神未復，一則尙宜靜養，二則不勝酒力，是以不召殿下。這正是愛惜殿下哪！要是在往常時，凡有飲宴，不是頭一個就宣召殿下嗎？願請殿下詳察此意！再者太醫說過，殿下此時最所當戒的便是酒，今日開宴，請多進珍



宋宮八十朝演義

美肴饌，請勿用酒。趙元佐道：「既開宴，怎說不用酒呢？」左右又勸道：「實在是太醫說過，殿下此時萬不可用酒。殿下當以身體爲重，莫爭閒氣，還是依着太醫的話不用酒的是。」趙元佐拍案怒呵道：「怎麼說！太醫的說話比我的命令還重大麼？爾等要聽着太醫的話來制住我，我不聽我的命令了嗎？豈有此理！還不快快與我備酒來！」左右大懼，不敢再勸了，忙備上酒肴。趙元佐便左手執壺，右手把杯，滿斟痛飲起來。一壺盡了，又命添上一壺。如此更番添酒，連下數十大觥，直飲至夜涼如水，更深人靜，醉意十足，纔停酒就寢。左右見他酒後不發怒氣，不聲不響便去睡了，大家謝天謝地道：「天幸地幸，今日不使酒性！於是大家收拾一切，各自去睡了。誰知趙元佐並不是真的安寢，乃是假裝睡眠，聽得衆人沒有了聲響，知道都入了睡鄉，即起來放起火來，想要自焚而死，免得活着洩氣。一片時煙霧騰騰，火光烈烈。左右驚覺，慌忙奔入，把趙元佐並他的眷屬，救離火窟。但這火已是無法救得息滅，祇好瞧着把一座壯大華麗的楚王府化爲焦土。太宗聽得並非失火所致，乃是他自己放火焚燒的，不禁大怒道：「不肖子怎的這等作爲！不如廢了他，倒安靜！即詔廢爲庶人，安置均州。」宋琪率百官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四回 歡天喜地頌盛歌功 憤成狂採刀執挺

八二

上表請恕他病狂，留居京師。太宗不許，並切詔趙元佐即日出都，不得延滯。趙元佐得詔，攜同眷屬，即時出離都門。宋琪等再三奏請，太宗無奈，始又下詔召還。這時趙元佐已行至黃山，奉到詔書，乃回車返京。太宗恐他住在外面又要生事，即把他幽居南宮，使他行動不得自由。趙元佐並不把譴廢禁幽爲意，竟處之泰然，還好像釋卻了甚麼重負担一般。這且不提。在這年的二月裏，西夏叛逆李繼遷襲據銀州，復破會州，焚城廓而去。這事奏聞朝廷，太宗即詔命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去征討。這西夏在秦隴以北，共有銀夏綏宥靜五州的地，世爲拓跋氏所占據。唐朝初年，拓跋赤辭入朝，賜姓李。中間又斷絕了些時。至唐末，黃巢作亂，僖宗奔蜀，拓跋思恭率番衆來助討賊，封定難軍節度使，復賜姓李。歷五代，據地境如故。周顯德年間，李彝興嗣立，封西平王。太祖建隆元年，李彝興入貢，加太尉。乾德五年，李彝興死，子李克睿嗣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克睿又死，子李繼筠繼立。五年，李繼筠亦死，由弟李繼捧承襲着。七年五月，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的土地，並自陳願意留居闕下。太宗即遣使至夏州迎接李繼捧親屬入京，授李繼捧彰德軍節度使，賜他的昆弟李克信

宋宮八十朝演義

等十二人官有差。另派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獨有李繼捧的族弟李繼遷，不肯至汴，於六月叛走入地斤澤，號召部落，謀抗朝廷。八年，曹光實見李繼遷的聲勢漸大，恐怕不早勦滅，終爲大患，遂領兵馳往襲擊，斬首五百級，焚燒四百餘帳，獲住他的母與妻子。李繼遷隻身脫逃。李繼遷既逃得生命，東西轉徙，連聚豪族，漸漸又強大起來。那西夏的人民，因爲李氏世著恩德，所以多肯歸順他。李繼遷因謂衆豪族道：我李家守有此處的土地，已不是一朝一夕了；而今一旦讓與他人，我實不甘心。爾等既然不忘記我李家，可肯從我舉兵謀與復嗎？衆豪族齊響應諾。至是李繼遷乃率衆赴夏州詐降，誘殺曹光實於葭蘆川，遂襲據銀州。那時田仁朗奉到命他征李繼遷的詔旨，卽檄調軍隊，開拔前往。行到綏州，所檄調的軍隊尙未齊，乃上表請求增兵。這時李繼遷圍攻三合砦。砦將折遇乜把監軍使者殺掉，與他合兵一處，乘勝進攻撫寧砦。田仁朗得到探報，喜道：蕃人時常烏合擾邊，勝了就進，敗了就走，不能夠掃除他的巢穴。而今李繼遷嘯聚數萬，盡所有的精銳出攻孤壘，撫寧砦雖是個小區處，地勢卻很是險固，斷不是五日十日能夠攻破的。我待他疲敝了，然後用大兵去擊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二十四回 歡天喜地領德歌功 碎腹成狂操刀執挺

八四

他分派強弩三百人，截住他的歸路，那麼便一網打盡了。安排已定，田仁朗要故意做出上緊的樣兒以誘敵兵，因縱酒樗蒲，好像不理兵事似的。副將王侁想奪取他的位子，便藉這事做成他的罪案，密奏朝廷。太宗得奏大怒，召還田仁朗，下御史獄，劾問他無故奏請增兵及失陷三族砦的罪狀。田仁朗奏對道：「臣奉命征討李繼遷，檄調銀綬夏三州兵將，均託辭要守城池，不肯出發，所以奏請增兵。至三族砦失陷，因距離綏州大遠，不是臣趕救得及的。若擒捉李繼遷，臣已定下計策，恰又奉詔還朝，不能做到臣的計畫。臣看李繼遷頗得人心，願陛下或是優詔召他歸順，或是用重利買動該地的酋長，使圖害他。不然，將來定是個大大的邊患哩。」太宗大怒，貶竄田仁朗於商州。王侁等領兵出銀州北面，連破悉利諸砦，斬蕃酋折羅遇。於是麟、鳳諸酋請納馬贖罪，協討李繼遷。王侁遂統率所部入濁輪川，大破李繼遷，斬首五十餘級。李繼遷與折遇也落荒遁去。王侁遂奏凱旋。恰逢朝廷詔命郭守文到邊，與王侁同領邊事。郭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共擊鹽城諸蕃，大獲全勝，焚燒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衆百二十五族，悉行內附。西北一帶，暫告平定。忽三交屯將賀懷浦，與子知



雄州監令圖，上表奏議邊事，說是遼邦新年幼，由母后蕭氏專政，寵幸用專，請朝廷乘此機會，伐取幽薊。太宗見說遼邦有可伐的機會，又生雄心。這正是：

勞師動衆尋常事，

擾攘干戈何日休。

要知太宗這次又生雄心，還是御駕伐遼，還是命將伐遼，下同分解。

陳希夷原是個有道之士，迥非談仙搗鬼者所可比擬。

趙元佐目擊骨肉間種種慘變，不直乃父所爲，至於佯狂求死，用心甚苦。

王侁此時既讒害田仁朗，後又逼陷楊家父子，真是奸人。

第二十五回 曹彬失律屢戰屢逃 楊業敗亡盡忠盡節

三年正月，太宗遂命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爲副，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爲副，出兵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兵飛狐，潘美爲雲應朔三州都部署，楊業爲副，出兵雁門關，征伐遼國，以取幽薊。這時遼主賢已在三年前病故，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



宋宮八十朝義

第二十五回 曹彬失律監嚴藤寇 楊業敗亡盡忠盡節

八六

繼位。隆緒小名喚做文殊奴，即位的時候，纔祇十二歲。謚賢做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專理國事。復國號做大契丹，改元做統和。遼蕭太后係尙書令蕭守與女，名做燕燕，美才色，通韜略。自景宗立地爲皇后起，便干與國政，通國知名。至是因隆緒年幼，遂完全專掌國事，用韓德讓爲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耶律勃哲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哥爲南面行軍都統。怎麼說是復國號做大契丹呢？這卻要追溯遼國的源流一下。遼國的種族，係鮮卑別種，起先居住黃河附近，自稱是神農的苗裔，聚成個部落，號做契丹。後梁初年，契丹主兒耶律阿保機併吞諸部落，僭稱帝號，遼國稱他做太祖。耶律阿保機死，傳子耶律德光，助晉滅唐，得着幽薊十六州的土地做報酬，所以幽薊十六州的土地遂歸了遼國。後耶律德光又舉兵滅晉，纔改國號做遼。耶律德光遼國稱他做太宗，死於殺狐嶺，傳姪耶律兀欲，改名做阮，遼國稱做世宗。不久，阮被弑，由耶律德光子耶律兀欲繼位，改名做璟。遼國稱做穆宗。又不久，璟亦被弑，復由阮子賢繼位，就是隆緒父皇宗了。明白了這一路的源流，就可以明白復國號做大契丹這句話的復字，是下得不錯了。現講正文。當下曹彬等諸將



宋宮十八朝海義

入朝辭。太宗面諭道：潘美可先行引兵趨雲朔，卿等領十萬兵，但宣言取幽州，卻緩緩的進兵，務宜持重，不可貪利。遼國聽得大兵到了，必盡發兵丁救范陽，不暇救援山後，那麼取山後直易如反掌了。曹彬等領諭，遂領兵分道並進。三月，曹彬趨涿州，遣先鋒李繼隆大破遼兵，取固安新城，遂乘勝進克涿州。田重進趨飛狐南面，連破遼兵，生擒遼國西南招討使大鵬翼、飛狐靈邱等處皆降順。潘美從西陘關攻入遼國，屢戰屢勝，寰州刺史趙彥章、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先後舉城歸服，旋即攻克應雲諸州。朝裏連得捷報，太宗大喜，不過有些驚訝，進行得太速了。趙普因上疏奏請乘勝班師，疏略云：

伏觀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慰輿情。然晦朔屢更，已及初夏，尙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繁，戰鬥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伏念陛下，自翦平太原，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廣濟。遠人不服，自古帝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竊念邪詔之輩，蒙蔽聖聰，致與無名之師，深蹈不測之地。臣載披典籍，領識前言。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事，忠言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五回 曹彬失策屢戰屢逃 楊業敗亡盡忠盡節

八八

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暇，一賜觀號。其失未遠，雖悔可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動搖百萬之衆，所得者少，所喪者大。臣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於不戢。前書有兵久生變之意，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風，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漸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於此際，或誤指縱。伏望速詔頒師，無容玩寇。

疏上，太宗不聽，仍銳意用兵。五月，曹彬軍居涿州，糧食盡，乃一面急奏朝廷，一面引兵退雄州，等待餉糈。太宗得奏，失驚道：豈有此理！敵人在面前，怎麼可以退兵等待餉糈呢？真是失計算到極等了！亟遣中使阻止曹彬勿再前進，速引兵緣白溝河與米信軍連接，靜俟潘美軍盡略山後的地方，然後會田重進軍東下，集合兵力以取幽州。曹彬部下諸將，因聽得潘美、田重進兩軍屢戰屢捷，卻把跟隨曹彬帶領重兵，不能有所攻取，引爲羞恥，紛紛議論。迫請曹彬進兵。曹彬不得已，祇得與米信軍各裹糧食，重行趨涿州。遼國南京留守耶律休哥起先因兵少不出戰，但令銳卒阻截宋軍糧道，至是乃率領輕騎來迎戰宋軍，俟宋軍麇食



時，便來攻擊，稍戰便退，一日數次，攪擾宋軍。因此曹彬軍不得安寧，祇好結着方陣，緩緩地進行。偏是這時恰當天氣酷暑，軍士在炎炎的赤日下行走，大郡口渴舌乾，沿途又無井泉，見着澆淖，便取來當做解渴的上品。這樣直經四日，纔到得涿州，但已經弄得人困馬乏，而糧食又要盡了。正在困難，遼主隆緒與蕭太后，又從駝羅口領大軍應援耶律休哥，徑向涿州殺來。曹彬米信得信，即行引兵再退。耶律休哥便出兵追擊。兩軍大戰於歧山關。曹彬米信軍大敗，不復能成行列了。夜渡扼馬河，耶律休哥引兵追到，宋軍不能抵敵，祇是爭着渡河，溺死的不可勝計。曹彬米信乃引殘部南趨易州，好容易奔到沙河的地方，大眾纔得稍稍休息。正在灑河埋鍋造飯，準備晚食，耶律休哥追兵又到。宋軍祇驚嚇得沒命潰逃，被耶律休哥一陣猛擊，殺得宋軍屍首填滿沙河，阻着水都不能下流了，拋棄的戈甲，頓時積成一堆小小的山丘。曹彬米信軍，經三戰三敗，差不多喪失殆盡了。耶律休哥便請求蕭太后乘勝略地至黃河為界。蕭太后不從，引兵幽州，封耶律休哥為宋國王。太宗接到戰敗的奏報，下詔召回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軍，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徒雲應朔，寰四州的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五回 曹彬失律屢屢屢逃 楊業敗亡盡忠延節

九〇

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各路布置，還未曾停當。遼國又遣耶律斜軫領兵十萬，至定安西邊，知雄州賀令圖出兵與戰，大敗南奔。耶律斜軫引兵追趕，追到五臺，趕上了賀令圖的軍隊。這仗，耶律斜軫又戰勝了，殺死賀令圖軍數萬人。明日，耶律斜軫便圍攻蔚州。賀令圖與潘美，乃合兵往救，與耶律斜軫戰於飛狐。宋軍又大敗。於是渾源、應州諸守將，都棄城逃走。耶律斜軫乘勝攻入寰州，殺死守城的吏卒千餘人。潘美既戰敗於飛狐，副將楊業，即領兵保護雲、應、朔三州的吏民內徙。那時耶律斜軫已攻陷寰州，兵勢異常浩大。楊業遇着，想要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暫爲引避。耶律斜軫的銳鋒護軍王侁等說他是畏怯懦弱，要從雁門關北進行。楊業極言不可。王侁道：「君侯素來被遼國稱做無敵將軍，而今當着大敵，乃引避不戰，莫不是懷着別的意志麼？」楊業道：「天日在上，我那裏敢懷異心呢？王侁道：「那麼君侯遇敵不肯直前，乃是愛惜一死了楊業，不禁憤然道：「我豈是惜死的人嗎？因爲時有未利，徒然殺傷士卒，而建立不着功業，於國家一點無有貢獻，所以不肯急急的戰鬥。大凡領兵的人，總要善知進退緩急，故古人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若祇曉得領着兵，遇



敵便要戰鬥，而不知進退緩急，一味亂衝亂撞，這簡直不是保國破敵的作爲，乃是要多送人命哩！做這等無意義的戰鬥，就是勝了，也不能說他有勇，祇能說他是幸運。須知戰陣要有勇的勇字，並不是浪戰的說法，就是要善知進退緩急，可進就決定進取，當退就決定退守，該緩就不可妄行急進，應急就不可猶豫遲緩。然而此時已逼我到不能違依戰律的地步。君既責我不肯死，我就替諸君先死罷！便召集自己的部下，並兒子楊延昭楊延玉傳令膺兵秣馬，準備從石跌路趨朔州。臨行，楊業泣謂潘美道：此行一定是不利的。我是太原的降將，早就該死。皇上不肯殺戮，更寵我以連帥，授我以兵柄。我此番要暫且引避敵兵的銳鋒，並不是縱敵不擊，乃是要乘便建立尺寸的功勞，以報國家呢！今諸君責我躲避敵兵，我尙敢自己愛惜麼？指着陳家谷道：請諸君在那裏布置步兵強弩，援助我一下！我轉戰定當，回到這裏，以便夾擊敵兵。不然，我這枝兵便完全要銷滅了！楊業一聲令下，他的部隊便隨着他拔隊啓行。潘美與王侁遂布陣於陳家谷口。耶律斜軫聽報，楊業領兵快要到了，遣副部暑蕭撻覽伏兵路側。楊業軍既至，耶律斜軫領衆兵列陣迎着。楊業便指揮部下，向前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五回 曹彬失律屢戰屢逃 楊業敗亡盡忠盡節

九二

攻擊。耶律斜軫伴敗退走。楊業卽猛進追擊。正追趕間，耶律斜軫忽回兵接戰，祇聽他中軍一聲礮響，大路兩側，伏兵四起，頓時把楊業圍困住。楊業兵少將寡，那裏當得住他十萬大兵合圍起來，祇得命兒子楊延昭、楊延玉兄弟二人斷後，自己奮勇當先，殺開一條血路，引兵退趨狼牙村。王侁從寅牌至己牌，不得到楊業戰報，心中好生焦急，便使人登進邏臺去瞭望，沒有看見甚麼，以爲是遼兵敗走了，於是要想爭奪楊業的功勞，卽時領兵離開谷口。潘美不能制止，乃緣交河西南進行。進行約莫有二十里地，聽說楊業敗了，便麾兵退走。遼兵一擁追來，賀懷浦遂戰死。楊業從狼牙村且戰且行，自午牌至申牌，果然到了陳家谷口，望見無有一人，不禁撫膺大慟。流涕謂楊延昭、楊延玉兄弟道：「我被王侁等逼迫，使我一敗至此，而今既不能求勝，也不當求生了。且返身再戰，拚一個戰死沙場，馬革裹尸罷。」楊延玉道：「兒謹遵父帥命令。但可教哥哥問道去尋覓潘帥請援。倘得援兵早到，或者還可望轉敗爲勝哩。」縱不如此，留得哥哥在，他日面見聖上，還可痛切陳白今日戰敗的實情，不致死後還被奸人肆加罪名啦。」楊業卽命楊延昭道：「兒速去見潘帥請援罷。」楊延昭領命，駢對道：「父帥



宋宮十八朝義



有命兒敢不行！但恐人馬來遲，既不得與父帥兄弟同生，復不及與父帥兄弟同死啊！楊業擎馬鞭擊着楊延昭的坐馬道：「速去！速去！莫顧慮這些！」那馬被鞭，早飛一般向前奔馳。楊延昭回首呼道：「父帥保重！兄弟善保父帥！祇聽得這兩聲，楊延昭已去得不見人影了。祇見那遼兵已像湧潮般的追到。楊延玉挺槍爭先，迎上去道：「父帥且休息片時，待兒先行迎戰。」遼將便圍住楊延玉，斃。楊延玉身被數鎗，熱血流灑得把匹坐的白馬染成了紅馬。又戰了約半個時辰，楊延玉實在不能復戰了，泣呼着道：「兒不能助父帥殺敵了！兒去了！說了這一聲，便撞死於馬下。」楊業一見，不勝悲慟。遼將便又來包圍楊業。楊業苦戰了數日，此時雖已戰得人困馬乏，力弱神疲，但每一奮勇，遼將便紛紛退避。金人一揮，遼兵便死數十人。不過遼兵數目衆多，殺了一個，倒添兩個，殺了一雙，反添兩雙。楊業雖然勇武，一時那能斬盡殺絕呢。戰到最後，楊業亦身被數十創，馬復傷重，不能任乘騎。楊業祇得下馬步戰。這時部下有的兵丁，被遼兵殺傷的祇剩百餘人了。楊業沒奈何，祇得引避林中，暫作休息。耶律奚底望見袍影，發矢射中了他。楊業倒於地上，遂被蕭撻覽搶到擒住。楊業大聲謂部下：「蕭撻覽等都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二十五回 曹彬失律屢戰屢逃 楊業敗亡盡忠盛節

九四

有父母妻子倚門望爾等，與我同死，沒有益處的！趕緊還走報天子，說楊業不能再替天子效力了！部下同聲大呼道：將軍即是我等的父母，將軍不能得生還，我等敢生還嗎？我等情願與將軍同死，都不願留這一條命，受奸臣的欺辱了！蕭撻覽聽了，甚是愛敬楊業部下諸人的忠義，因遙呼道：爾等既爲奸臣陷害，敗得這等狼狽，又不能還朝，何不投降我國，我保爾等共得富貴！諸人答道：你真是錯愛了！你我既爲敵國，你就當敵對，我等怎能因爲自己國內有奸臣陷害，便投降自己國家的仇敵呢！至若講到富貴，富貴算甚麼呀！況且還是不義的富貴嗎？我等此時，惟有一死是歸宿地，別的都非所願了！耶律奚底亦呼道：生死乃是一件大事，惡好就這麼白白地死了呢？依我相勸，還是歸降我國，重新建立一番事功，倒是可以發洩發洩爾等今日被奸臣逼陷的冤憤啦！諸人道：更無是理了。我等爲國家禦敵而死，爲戰鬥盡力而死，正是得其死所，怎說是白白地死了哪？若爲着自己國內有奸臣，便投到敵國去立功業，忘了國家的大仇，發洩自己的小怨，那更是大大的奸臣了！不要再把聽不進耳朵的話來相勸，快快命你們的驍勇上前戰鬥罷！耶律奚底見諸人定不肯降，便命



兵丁圍裏數重，盡力砍殺。於是楊業部下的餘衆，一齊苦戰而死，無有一人生還的。遼國擒了楊業，想他生降，極加優待。楊業仰天長嘆道：皇上待我甚厚，本想討賊捍邊，以報答皇恩。今被奸臣逼迫，致兵敗遭擒，尚有甚麼面目求活着在世呢？乃絕食絕飲，經七日七夜，便餓死了。那雲應、朔三州及各城將吏，聽得楊業已死，便一齊棄城逃走。耶律斜軫遂長驅直入，復行占領這些地方。楊延昭馳至代州，見了潘美，潘美不肯發兵，旋聽報他父親兄弟都死了，痛哭一場，乃寫哀表奏聞朝廷。這正是：

賊子奸臣弄權勢。

忠臣良將一時休。

要知太宗得奏，怎樣昭雪楊業，以後兵事，又是怎樣了局，下回分解。

寫楊業兵敗，全軍俱效死不屈，忠義之氣，躍然紙上。

太宗好用兵，而又偏信奸佞，使爲主帥，真是取敗之道。

第二十六回 君子館邊棄甲喪師 王孫亭畔揭竿起事

第二十六回 君子館邊棄甲喪師 王孫亭畔揭竿起事

宋宮十八朝義

第二十六回 君子館逃難 王孫尋蹤

九六

太宗得表，知道楊業與子楊延玉俱敗死，深為悼惜，即詔贈楊業為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楊延玉亦追贈官爵，並撫卹他的家人，賜帛千匹，粟千碩。翌日，又詔調楊延昭還朝，任為崇儀副使。楊業還有五個兒子，楊延浦、楊延訓俱授供奉官，楊延環、楊延貴、楊延彬並為殿直。因這回伐契丹失敗，由於曹彬等違詔失律所致，降曹彬為右驍衛上將軍，米信為右屯衛上將軍，崔彥進以下，貶黜有差。而陳家谷折損良將精卒，乃是潘美信讒，王侁貽誤戎機使然。削潘美的官，除王侁的名字。惟有李繼隆軍成列而還，田重進軍亦未失敗，加田重進為馬步軍都虞侯，李繼隆知定州。賞罰已畢。不久，張齊賢因奏事忤太宗意旨，太宗遂貶張齊賢知代州，與潘美同領防魯兵馬。十一月，契丹主隆緒與蕭太后，親統兵馬十萬，用耶律休哥作先鋒都統，又復南寇。瀛州部署劉廷讓，即劉光義，因避太宗諱改名，聽得契丹出兵，約同邊將李敬源與楊重進等，亦集合兵馬十萬，沿海北赴，想乘虛襲取幽燕。耶律休哥着偵騎探聽明白，即領兵扼住要害，阻他進行。劉廷讓等軍來到君子館地方，恰好遇着耶律休哥軍。耶律休哥是有備在先，一遇着宋軍，便一聲令下，大隊兒衝殺過來。劉廷讓等卻不料他



有這麼一着，驀撞見契丹勁兵，不由得大吃一驚。這時又是隆冬時候，地凍天寒，霧氣漫着天空，就像張着個黑幕似的，北風刮得虎虎作聲。宋軍兵士冷得指墮膚裂，連弓也開不來了，那裏還有鬥志呢？所以當時劉廷讓嚷着要兵士前進迎戰，兵士偏後退避逃。契丹兵是生長朔方，受慣了苦寒，瞧見宋兵潰散，便鼓着勇氣，重重圍裹上來，把宋軍困住斃殺。況且劉廷讓又把精兵分給李繼隆，留在後路作援兵。李繼隆不來救助，竟退保樂壽而去。於是劉廷讓力不能敵，一軍盡沒。李敬源、楊重進都死在陣上，僅自己帶着數騎，突圍脫走，僅保得生命。耶律休哥既得勝，遣譯者遣賀令圖、重錦十兩，並給他道：「我得罪本國，情願歸順南朝，求使君爲我先容，敢請使君即賜見。」賀令圖信以爲真，即諭譯者回覆耶律休哥，約在雄州相會。耶律休哥便領兵趨雄州，宣言特地來叩見賀使君。賀令圖當作耶律休哥真是來降，自己想要居功，便不與將校計議，即引數十騎往迎。及至到了耶律休哥營裏，耶律休哥卻據着胡牀，罵道：「爾平常好經度邊事，而今倒送死來着嗎？」命左右把賀令圖帶來的數十騎，一頓飯功夫都殺了，把賀令圖執住，解送幽州也殺了。耶律休哥遂進占雄州，乘勝南驅。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二十六回 君子館逸奪甲喪師 王孫亭醉揭竿起事

九八

連陷深州，邢州，德州，殺官吏，俘士民，盡掠取城中金錢財帛而去。河北的人民所感受的苦痛，至此真不堪言狀。那律休哥見所到必克，於是又進薄代州。代州副部署盧漢賊，畏懼他的威聲，懦怯不敢出戰，祇是堅壁固守。張齊賢乃選健卒二千，慷慨誓師，親自督領出戰。那二千健卒，被張齊賢激勵着，一個個奮勇力戰，竟是一以當百。契丹軍抵當不住，退卻十餘里。張齊賢又遣使者往約潘美發并州的兵馬來夾擊契丹軍。使者見了潘美，潘美許諾，命使者先回復命，自己隨後調集并州兵馬，開赴代州。行至柏井，忽奉太宗密詔，謂東路軍失敗，并州兵馬祇宜堅守，不許出戰。潘美遵詔，即退回并州，就遣使者馳告張齊賢。張齊賢見了潘美使者，備知一切，料想自己所遣的使者，必是在歸途中被契丹捕去，便道：那麽契丹止曉得潘將軍發兵前來，卻不曉得潘將軍退回去了，我自有破敵的法子；於是把潘美使者留住，即發兵二百人，每人持一面旗，負一束芻，乘夜馳往州城西南三十里地，到四更時分，鳴放巨礮，列燧燃芻，虛張聲勢，又令步兵二千人，先去土鐘砦埋伏，俟契丹軍敗走，出而掩擊。兩路各奉令去訖，布置已定。張齊賢復選健卒千人，自己統率，待至四更，一齊發奔契



丹軍營寨。耶律休哥忙擊鼓警醒全部兵馬應戰，宋兵早衝進寨中，像是一羣生龍活虎，銳不可當。又聽連天礮響，西南角上，火光燭天，旗幟隱隱搖動。竟不知有多少兵馬。契丹軍疑是并州兵到，當即駭走。宋軍乘勢追趕，追到土鏡砦，張齊賢又放起連珠號礮，伏兵齊出，截住契丹兵射擊。耶律休哥此時，也弄得頭腦暈亂，猜不透宋軍怎樣堵了兵馬，但祇催兵急遁。契丹國舅詳隱撻烈哥，宮使蕭打里，同死亂箭中。這一陣宋軍大勝，斬殺契丹兵百數，獲戰馬二千，器械無數。耶律休哥不復敢小覷代州了。太宗屢得邊報，擬大發兵馬討伐契丹，於四年二月遣使繕治河北諸州軍城隍，並下詔募兵於河南河北四十餘郡，八丁取一，充作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嘆道：此詔若行，天下無人耕種了！乃三次上疏力諫。李昉等亦諫奏道：河南的人民，素來祇知道耕田，不曉得戰鬥的。倘若畏懼來服兵役，人心搖動，因而去做強盜，這是反倒失計了。請陛下收回成命，以保安全，天下幸甚。太宗因再頒詔，獨選河北，不選河南。這年底，太宗想要刷新政治，復又降詔改元做端拱，即以次年為端拱元年。是年正月上元節，太宗遂大赦天下，親耕籍田，倡導耕種。趙普因入朝稱賀，恰值李昉自請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六回 君子館邊襲甲喪師 王孫亭畔揭竿起事

100

解職，罷爲右僕射。太宗卽留趙普爲太保，兼侍中，授呂蒙正同平章事。不久，宋琪亦罷相職，降爲吏部尙書。八月，太宗因錢俶生長，賜錢俶宴。是夕，錢俶竟發暴疾而死。算來幾個降王，李煜劉錡都早已病死，至是錢俶又死，留在朝中的，祇有一個西夏李繼捧了。這時因李繼遷敗投遼國，受封夏國王，並把義成公主嫁他，助以兵馬，屢擾邊境，不得安寧。於是從趙普計，復命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賜姓名做趙保忠，使鎮夏州，招撫李繼遷。十一月，契丹軍連陷涿州，祈州，新樂三處；二年春，又陷易州。太宗十分憂慮，詔羣臣討議北伐事件。張洎請於沿邊建設三個大鎮，各統兵十萬，鼎峙拒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控禦要害。宋琪、李昉、王禹偁，亦主張修好弭戰，以息民力。太宗乃不北伐，但命邊將固守要害，以守爲戰。契丹軍聽得宋軍不出動，但取守勢，又復進兵。太宗得報契丹軍復出，卽命李繼隆發真定兵萬餘，護糧赴威虜軍。耶律休哥偵悉，率領精騎數萬，馳往中途邀截。北面都巡檢史尹繼倫適領兵巡路，遇着耶律休哥軍隊，因人數大少，不敢接戰，避入林中。耶律休哥也不去擊他，仍驅兵南下。尹繼倫激勵部下兵士道：契丹軍明明瞧見我軍，牠竟不顧而去，牠眼睛裏真輕視我



軍到極點啦！牠此一去，要是戰勝而還，便乘勝驅逐我軍往北邊，不勝呢，也要擊着我軍洩怒的。總之，無論牠戰勝戰敗，牠回軍的日子，我軍定必無這類了！我軍今日打算，當要捲旆銜枚，潛潛的追逼着去。牠而今憑着銳氣，一往直前，斷不慮到我軍跟蹤在後面。我軍乘牠不備，殺牠一陣。勝了，我軍便可威震邊疆；敗了，亦不愧是忠義的軍隊！不然者，直等牠來殺我，那時束手待斃，豈不是空做胡地之鬼麼？說時，聲淚俱下。兵校聽了，莫不憤激，同呼道：願隨將軍努力殺敵！尹繼倫即命部下秣馬蓐食，待到夜間，每人各持短兵，靜悄悄地趕去。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已是月落星稀，天色向曙時了。尹繼倫勒馬遙矚，見契丹軍紮營河濱，炊煙繚繚，起自它的營中，散漫在空際，與曉霧混作一起。再前面三四里，又有大營紮着，營前布着陣勢，士卒像螞蟻一般，集合在那裏，料定是李繼隆大軍，準備着迎敵。尹繼倫即下攻擊令道：時機到了，大家努力殺上去！部下答應一聲，各挺短兵，一擁上前，搗入契丹營。契丹兵正朝食，見宋兵殺到，拋盔擲還來不及，那裏還來得及禦敵，祇得四散奔逃。契丹大將皮室奔出接戰，恰碰着尹繼倫，像一朵黑雲飛到，手起一刀，皮室頭已落地，一命喪亡。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二十六回 君子館邊裝甲喪師 王孫亭畔搗竿起事

一〇二

契丹兵瞧着，越發大驚，呼道：「黑面大王來了！快逃命！」這一聲驚呼裏，契丹兵更是亂竄得慌了。尹繼倫卻趁着威勢，奮起勇力，舞動手中大刀，左斫右剗，越加斬殺得凶。耶律休哥在後帳喫飯，聽報宋軍這等厲害，嚇得筷子也掉了，忙起身要走，右臂早被宋兵斫了一刀。耶律休哥負傷，自亦不敢爭鬥，疾忙上馬逃走。李繼隆得報，又驅兵趕來助戰。雙方夾擊，一陣把契丹軍殺得不贖一人一騎。自是契丹氣奪，不復敢大舉入寇，相戒道：「當避黑面大王啊！」因為尹繼倫生得面目黝黑，又好穿戴黑盔甲，故契丹如此稱呼他。越年，太宗又下詔改元做淳化。趙普因漸窺太宗再使他入相的意思，乃是要位置呂蒙正，恐怕他資望低淺，不洽輿情，特借他來作幌子，便不願久任。三次上表乞休。太宗乃出趙普為西京留守，仍授太保兼中書令。趙普又三次上表懇辭。太宗固不許，趙普祇得赴任。二年，趙普因病，復上表哀求致仕，乞賜骸骨。太宗仍不許，遣中使馳往撫問，並加授趙普為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俸。趙普感激涕零，勉力扶病從公。可是年力已衰，強振不來，由是病益增劇，卒之臥病牀褥。到了此時，趙普竟是精神恍惚，好像有冤孽纏擾似的，一睡覺即便夢魘，嘴裏太后娘娘，秦王殿下

宋宮十八朝義

的呼喚不絕，有時又做出爭辨哀求的情狀。於是請了道士來設醮誦經，拜章禳籙，但醫藥用盡，法術使完，終不能減病。趙普嘆道：「看來我的病不是醫藥禱禳所能治好的了！我有甚麼罪孽，竟至於此呢！」况且秦王的死，說到這裏，忽然喉間哽塞，再說不出話，祇是淚如湧泉，一霎時便氣絕而死。家人不免同舉悲哀。太宗接到哀訃，亦甚痛悼，因輟朝五日，贈趙普爲尚書令，追封眞定王，賜諡做忠獻。太宗又親撰神道碑銘，作八分書以爲賜，並厚贖他的遺族，絹布各五百匹，米麵各五百碩。這時趙普子趙承宗爲羽林大將軍，出知澤州，趙承煦爲成州團練使，都頗有政聲，總算是有子了。惟二女矢志不嫁，送父歸葬後，同請祝髮爲尼。太宗因她們志不可奪，乃賜兩女名號：長的賜名做志願，號做智果大師；次的賜名做志英，號做智圓大師。二女遂出資建造庵堂，奉佛終身。趙普既歿，太宗乃用張齊賢、陳恕、王沔爲參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爲樞密副使。不久，因陳恕與王沔互相猜忌，並罷官。且及呂蒙正更任李昉、張齊賢爲同平章事，賈黃中、李沆爲參知政事。嗣又用呂端參政。又不久，復罷張齊賢，仍用呂蒙正。呂蒙正少時落魄，備嘗艱難困苦，所以居官秉正敢言，很能顧惜。



民間的困苦。李昉也是個善諷諫的。太宗嘗問侍臣道：朕比唐太宗如何？李昉即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道：

怨女三千放出宮，

死囚四百來歸獄。

太宗聽了，遽起座道：朕不及他，朕不及他。卿的說話警醒朕了。寇進奏事，亦能盡言。太宗嘉許他道：朕得寇進，就像文皇得着魏徵啦！故評論當時朝裏的大員，總算一個個還是得人哩。不過談到外邊，就難說了。即把蜀中的官吏講，便多是競功尚利，不惜民艱的。往往在常賦外，肆加徵求，苛稅雜捐，真不知多少。小民貧困，日甚一日。西蜀青神縣縣令齊元振，更是貪酷，專門剝削民脂民膏，弄得十室九空，怨聲載道。四年，青神縣民王小波，遂於縣屬王孫亭地方，聚集一班被壓迫受痛苦的貧民，對衆演說道：列位鄉鄉們呀！我們的痛苦真受夠了啦！我們這種痛苦是誰給我們受得呢？就是這班貪官污吏啊！我們要有這些官吏，乃是來安撫我們的。而今像齊元振等的作爲，把政治弄得愈加不清明了，不要去說他；把公家產財盡行掏挖到自己少數人的荷包裏去，也不要說他；把地方事業完全停頓了，還不要



說他，祇是又興出種種苛捐雜稅，把我們辛辛苦苦，在熱烈的太陽底下，在寒冷的風雨當中，拼着血汗，換來的幾個喫飯穿衣的錢，一起要剝削了去。這簡直是來逼迫我們到死地了！列位鄉鄰們呀！這樣的官吏，我們還能留他嗎？列位試想！留着他們少數幾個人，就逼得我們民不聊生；這是何等失算哪？所以我們應該起來同心協力，和他們拚命。那些貧民聽了，同聲贊成，願揭竿共起。幾日間，就聚有數萬人。王小波遂率領進攻縣城。這正是：

民怨沸騰終釀禍，
揭竿斬木起風波。

要知王小波進攻青神縣，畢竟是怎樣，齊元振能否抵禦，下同分解。

賀令圖不顧利害，不知輕重，等於自己送死，真是可笑。

趙普臨死時見神見鬼，自謂冤業牽纏，其實祇是良心譴責。

王小波揭竿起事，足見民怨沸騰，終於橫激，雖有暴力，豈能永永壓迫。

第二十七回 殺貪吏民衆吐氣 立儲君朝野歸心

第二十七回 殺貪吏民衆吐氣 立儲君朝野歸心



青神縣城離王孫亭祇得三十餘里，一霎時就到了。縣城裏卻無有一兵一卒，王小波領着大衆，不費吹灰之力，就一擁進了縣衙。凌巧那貪官齊元振與一班污吏，又正在衙裏會議稅捐的事情，遂盡數執住，不會走了一個。你道青神縣怎麼竟無有一兵一卒呢？原來齊元振是利令智昏了，把縣城所有的兵卒，悉行遣散到四境去徵收稅捐，以爲這些小百姓是始終願受他的壓迫，決不敢犯上反抗他的，所以把座縣城，便毫不加守備，也不留一兵一卒。當下王小波即宣布齊元振的罪狀，把他殺了，並剖腹挖心，用金錢塞滿他一肚子，表示他是爲平日貪愛金錢而死。其餘一衆污吏，亦都處死刑，表示凡是助桀爲虐，幫着來壓迫小百姓，啣嚙民脂民膏的，概當給他一行死罪，不容生赦。王小波且對衆民解釋道：古來的聖人立法，寧失之寬大，而不肯過於苛厲。我今日處治這些貪官污吏，偏又斬殺無赦，是甚麼道理呢？難道是好殺人以示威嗎？因爲徒然殺人，是不能示威的；而且我們今日舉事，還要求少殺人爲好。所以我盡殺這些貪官污吏，是爲他們已經壞透了，無論如何，不能望他們洗心滌面的。若是擎着婦人之仁，姑息留着他們，倒是留着一樁大害。故採取決然的手



宋宮八十朝演義

段，把他們徹底剷除。這乃是除惡務盡的意思。衆民大說道：有理。有理。這一班貪官污吏是應該斬絕殺盡的。於是王小波遂佔着青神縣，作爲根據地，進兵攻彭山。西蜀的縣屬，聽得王小波起兵，剷除貪官污吏，便四起響應。王小波的聲勢，乃日益擴大。十二月，西川都巡檢使張玘，領兵與王小波的衆民戰於江原。張玘張弓發矢，射中王小波左目。王小波負痛大憤，奮勇努力衝殺，把張玘的部衆殺得片甲無存。張玘亦被殺死於亂軍中。王小波被箭，創痛甚劇。收兵之後，卽泣謂衆民道：我的本心，原想領導大家爭回幸福，掃除障礙，建立一個新西蜀。不料而今受着重傷，已無生望，不能再成就大事業，這真使我痛心極了！但願你們大家莫變初心，繼續努力做去！縱是失敗，也死得有名目！尤其要確守道義，纔不致被後世指爲亂賊！說罷，哀號一聲，就撒手死了。衆民同聲大哭，如喪考妣。衆民擁護王小波後，推舉王小波妻弟李順爲首領。李順遂領衆攻州縣，陷卬州永康軍，歸附的達數十萬。五年正月，復又陷漢州彭州，遂攻入成都。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李順既據有成都，遂改變王小波的方鍼，僭號做蜀大王，遣衆四出攻掠。由是兩川大震。太宗聽報蜀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七回 殺貪吏民衆吐氣 立儲君朝野歸心

一〇八

亂至此，卽召集羣臣，會議處置的方策。這時朝裏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均已罷職，任用蘇易簡、趙昌言爲參知政事。當下趙昌言便極力主張遣兵急勦，勿使牠蔓延。太宗依趙昌言的計議，卽詔命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領兵西討。又命雷有終爲陝路轉運使，經理餉糈。王繼恩大兵還未到，李順急遣楊廣領數萬衆攻劍門。劍門都監上官正集合疲卒數百，勉勵他們以忠義，一個個勇氣百倍，力戰守禦。正在危急，適逢四川監軍宿翰領兵到來。上官正遂與宿翰合兵一起，出擊楊廣，斬首數萬。楊廣祇賸得三百人奔回成都。李順怒他折挫銳氣，把楊廣並三百人盡殺了。李順氣沮，不敢再出劍門，自領二萬人圍梓州。梓州知州張雍號令城中三千兵卒，盡他的能力守禦着，被圍八十日，城竟能保全不破。王繼恩領兵到了劍門，聽說梓州被圍已久，先遣石智顯領兵往援。李順見城既攻不破，援兵又到，便退回去了。王繼恩遂從劍門長驅直入，連破綿州、老溪、閬州、巴州、蓬州、劍州。五月，進至成都，與李順大戰於城下，斬首三萬級，生擒李順，遂復成都。太宗得到捷報，詔降成都府做益州，授王繼恩爲宣政使。王繼恩既復成都，便停兵不進，專務宴飲博奕，縱令部下恣橫剽掠，把

宋宮八十朝義

討賊的事情完全拋置不顧了。李順的餘衆張餘，見王繼恩這等，復行猖獗起來，又攻陷嘉戎瀘渝涪忠開萬八州。太宗訪知此事，亟命張詠往知益州。張詠既至，疊勉上官正宿翰即日進勦李順餘衆。隨行張詠舉酒囑咐軍校道：爾等受着朝廷的厚恩，此去當要盡心竭力，蕩平醜類，纔不愧食君的祿，忠君的事啊！如果勞師曠日，坐誤戎機，那麼爾等回到此地，按法議處，爾等還是不免一死啦！上官正宿翰由是決計深入，所至克捷。張餘勢漸蹙，退據嘉州。冬底，太宗降詔再改元做至道。以次年為至道元年。正月，太宗因蜀亂漸平，求和協民心，下詔罪己略云：

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憲和為政；管權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擿我蒸民，起為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二過。

蜀民聽得皇帝這等自責，莫不感悅。加之張詠知益州，又能廣求民隱，改善風俗，凡脅從為亂的人民，概不加罪，諷以恩信，使歸田里，說道：前日李順脅迫良民，去作盜賊。今日我勸化盜賊去作良民，不很好麼？於是蜀民便不願意從亂了。張餘勢益蹙，威聲銳減。二月，宿翰遂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二十七回 殺食吏民衆吐氣 立儲君朝野歸心

一一〇

大破張餘於嘉州，擒斬張餘。蜀亂悉平。太宗所召還王繼恩，而以上官正雷有終爲四川招安使，歲月忽忽，不覺又是二年四月了。忽警報到朝，說是洛苑使白守榮奉命護送芻米四十萬赴靈州，在浦洛河地方被李繼遷邀截劫去。太宗大怒道：「反復無常的賊子，膽敢攔劫糧餉，決不可再予姑容了！」即命李繼隆爲環州等州都部署，領兵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靈府。五路進討李繼遷，直趨平夏。先是在端拱元年，詔命李繼捧還鎮夏州。招撫李繼遷後，經李繼捧戰敗李繼遷於安澤澮，李繼遷被流矢射中，轉攻夏州，朝廷遣翟素出兵援助李繼捧，李繼遷不能得逞，遂於淳化二年七月拜表請降。太宗允許着他，授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做夏保吉，並把他的兒子賜官爲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不久，李繼遷又叛命，率領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被他擊敗，遂轉攻靈州。太宗聽得李繼捧有與李繼遷通謀的情事，即詔命李繼隆領兵馳往征討。李繼隆至夏州，李繼遷遁走，執李繼捧解入汴京。太宗赦免李繼捧的罪，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侯有罪，賜第留住都中，即削除趙保吉的姓名，墮夏池州城，遷市民於銀綏兩州，派兵固守着。李繼遷



宋宮八十朝演義



乃又遣使賈馬謝罪。到至道元年六月，復又遣押衙張浦以良馬囊駝來獻。太宗留張浦於京師，遣使拜李繼遷爲鄜州節度使。李繼遷不受命，七月，竟寇攻清遠軍，被守將張延擊敗。至是又有在浦洛河劫奪糧草的事件。當下李繼隆奉命，即督諸將分道進兵，約着會師於烏白池。八月，李繼隆遣弟李繼和馳奏，因環州道路迂迴，想改從清岡峽直趨李繼遷的巢穴。太宗怒道：爾兄必敗朕事了！朕所以命他出兵環州，是因李繼遷現任正圍攻靈武。環州與靈武相近，李繼遷容易聽到朝廷出兵的信息，好使他棄了靈武而馳還平夏。那麼靈武的圍，便可以不救自解了。趕緊回去傳諭爾兄，勿得違背朕先前意旨，定要從環州進行。李繼和領旨，星速馳返。等他到時，李繼隆早合做丁罕一路，發兵從清岡峽去了。李繼隆與丁罕行了十餘日，不見一個敵兵，遂領軍退回。張守愚遇着敵兵，又不戰即走。獨有范廷召與王超兩路進至烏白池，見賊衆銳銳，亦即持重，不復再進。范廷召王超紮住營寨，但令部下堅守，不許妄動，持用弓箭射敵。因此，李繼遷領兵來攻擊數次，均被亂箭射回，相持一晝夜，未有勝負。這時王超子王德用年十七歲，王超命爲先鋒，瞧着賊衆銳氣漸減，入帳稟請王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七回 殺食吏民秦吐氣 立懿君初野歸心

一一一

超道：父帥！此時可出戰了。兒請領兵乘勢把賊兵殺退，然後好緩緩退兵。王超依允。王德用即領兵衝殺過去，與李繼遷激戰三日，殺得李繼遷身疲兵敝，李繼遷纔敗退而去。至是范廷召王超遂收兵。王德用又稟請王超道：歸兵遇險必亂，更要整齊隊伍而行，賊兵纔不敢相逼。王超點首，傳令道：歸途中如有敢亂行伍的，定斬不赦！令既下，一軍肅然。王德用且先行領兵開路，每經險阻，偵而後進。果然李繼遷看他步伍整肅，不敢來追，所設伏兵，亦不敢出戰。范廷召與王超，乃得安然退回汛地。不過這一次，因諸將失期，徒是空勞師旅，卻未曾破得李繼遷。太宗原想再舉征伐，因聖躬不豫，祇得暫從緩議。先是朝臣因太宗在位許久，儲貳還未立定，不免愛人之憂，馮拯遂上疏請立儲君，以定國本。太宗見奏，勃然大怒，呵斥馮拯爲多事，貶置馮拯於嶺南。由是建儲的事，內外無有復敢奏請的。到淳化五年九月，太宗從青州召回寇準爲左諫議大夫，見了太宗，即陳請建儲。太宗因問：卿看朕諸子當中，那一個可付託大位呢？寇準奏答道：陛下爲天下擇君，不當問於近臣及婦人中，唯陛下自擇能夠副天下之望的。宸衷獨斷，就是太宗俯首思索良久，屏左右復問寇準：那麼襄王好



宋宮八十朝義

廢寇準又奏答道：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爲可以，願卽決定！於是太宗的意思遂決，卽詔命襄王趙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到去年八月，明詔立壽王趙元侃爲皇太子，更名做恆，並且大赦天下。自唐朝天祐年間以來，中原多故，立儲的典禮廢止已及百年了；至是舉行，朝野大悅。故當太子廟見還宮，都人士女，遮道喜躍；又見太子儀容俊秀，益加歡呼道：真是個少年天子啦！太宗聽得，意卻不憚，召見寇準道：人心歸向太子，將置朕於何地呢？寇準再拜稱賀道：這正是社稷的幸福啊！太宗乃悟，卽入宮告訴皇后嬪妃。宮中亦都像寇準一般的稱賀。太宗大喜，復出宮賜寇準宴。君臣直飲至盡歡纔罷。太宗遂命李至李沆爲太子賓客，並諭太子以師傅禮數敬事二人。太子領着父皇旨意，對待李至李沆，禮數十分崇隆，每見必先下拜。李至李沆倒覺太子禮重了，上表辭不敢當。太宗覽表，卽手詔賜答。詔云：

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謙調。蓋將勗以謙沖，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遇之心。

李至李沆得詔，復相偕入謝。太宗又面諭道：太子賢明仁厚，國本是已鞏固的了，但卿等宜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七回 殺食吏民衆吐氣 立儲君朝野歸心

一一四

盡心規誨的太子舉動如不合禮，必須贊使合禮；太子作事若欠妥當，必須勸使妥當。至若禮樂詩書的義理，凡屬有裨益的，這乃是卿等素所熟習，無庸朕再絮囑。李至李沆叩首而退。悉心輔導太子。太子生稟慧質，每受書史，教讀一過，便能背誦。講尋經義，亦能舉一反三。李至因謂李沆道：太子他日，定是個賢明的主子哩！三年二月，太宗偶疾，醫藥罔效，漸即彌留。宦者王繼恩，深知道太子英明，恐怕太子一接位，自己的這個額外榮寵的宣政使，便保不住，因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密謀擁立已廢楚王趙元佐。胡旦設策道：而今朝裏朝外，誰不知楚王是奉明詔廢了，而壽王是奉明詔立定的，你我若想推翻兩重成案，實是樁大難的事體。然而祇要得娘娘作主，就容易辦了。但娘娘也是個很賞明的，必得尋出個大道理來，纔能煽得動她。喜得楚王恰是居長，我們就拏立嗣以長爲順的道理，去說娘娘罷。王繼恩道：不錯，不錯。準照你的意思，啓奏娘娘。計議已定。王繼恩便乘機密奏與李后。李后聽王繼恩所奏議的層層有理，很像是一片忠誠謀國，倒也有三分意動。祇是她素來不肯輕與國政，故當時祇含糊聽着，不置可否。三月，太宗駕崩。王繼恩即請李后召楚



宋宮十八朝演義

王入繼。李后道：這等大事，豈可不先咨詢大臣嗎？即諭王繼恩道：速去召呂端進來，我自有主張。王繼恩領命，急急往召呂端。呂端早風聞得王繼恩有擁立楚王的密謀，至是見王繼恩傳李后懿旨召他，心知有變，即把王繼恩給進書閣，鎖閉他，在裏面，然後趨見李后。李后見了呂端，即問：現在宮車已經宴駕了，自古立嗣以長為順，而今應該怎樣傳位呢？呂端奏答道：先帝所以立定太子，就是為的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嗎？李后意遂定，立傳諭召太子入宮，奉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呂端不遽下拜，先升殿請侍臣捲簾審視明白，然後降階導羣臣，舞拜呼萬歲。是為真宗皇帝。總計太宗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五次，享壽五十九歲，不失是個英明之主，惟一生心事，有些難言罷了。這正是：

千古英明今定論，
一生心事卻難言。

要知真宗即位後，朝事是怎麼樣，下回分解。

王小波起兵，抱着剷除貪官污吏的目的，頗富於革命精神，所以四方響應，可惜繼起不待其人，自立為王，四出攻掠，變成打家劫舍的盜賊行徑，真是可嘆。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八回 雀舌龍芽賢后納忠諫 魚腸燕角良將退敵兵

一一六

太宗建儲，得寇準一言而決。寇準能持正義，識大體，後人雖譏其不學無術，但較諸胸中祇有半部論語之趙普，已是相去霄壤。

呂端臨變不亂，扶真宗即位，天下以定，真是大事不糊塗。

第二十八回 雀舌龍芽賢后納忠諫 魚腸燕角良將退敵兵

真宗既即位，改元做咸平，詔以明年為咸平元年。尊崇母后李氏為皇太后，追封生母李氏為賢妃，進上尊號做元德皇太后。葬先考內行皇帝於永熙陵，廟號叫做太宗。復封兄趙元佐為楚王，加授同平章事。晉封弟越王趙元份為雍王，吳王趙元傑為兗王，徐國公趙元偃為彭城郡王，涇國公趙元偁為安定郡王，季弟趙元儼為曹國公，姪趙維吉為武信軍節度使。追復叔涪王趙廷美為秦王，追贈兄魏王趙德昭為太傅，岐王趙德芳為太保。拜呂端為古僕射，李至、李沆並參知政事。乃議討謀立楚王的罪臣，貶李昌齡為忠武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為左監門衛將軍，安置均州。胡旦除名，永遠流放潯州。賞罰已畢，於是册立繼妃郭氏。



爲皇后。真宗元配潘氏，係潘美女，在端拱元年病歿了，至是亦追加后號，諡做莊懷。繼聘郭氏，係官徽南院使郭守文第二女。在王邸的時候，郭氏處理內事，很有賢德的名譽，至是遂受册立爲皇后。元年正月，翰林學士王禹偁上疏奏議五事：一、謹邊防，通盟好；二、減冗兵，併冗吏；三、艱難選舉；四、淘汰僧尼；五、親賢臣，遠小人。這五事的目的：其一，是要使得避免戰事，俾供役的人民有所休息，不致疲於奔命；其二，是要使得山林川澤的利益，不盡被冗兵冗吏銷耗了，稍微給民間分沾一些；其三，是要使得有真才實學的人士，能夠被選，免得市儈小人，濫竽作官；其四，是要使得社會上那班不蠶而衣不耕而食的寄生蟲，日即淘汰，不致蠶食百姓；其五，是要使得清濁殊途，流品不雜，忠良蹇諤的賢臣，放心進取，奸險弄巧的小人，恐懼退避。總而言之，是要使得國得治平，民得安樂。十月，知代州柳開亦上奏建議政事，請求更變不良舊規，創立新法。不久，右司諫孫何又奏獻五議：一、請選擇儒臣，明方略的統兵；二、請命世代閥閱的人家，遣子弟入大學讀書，貧寒有志的子弟，由州郡推薦，而禁止投贖自妓的；三、請復制舉；四、請行鄉飲酒禮；五、請按照才能授官，勿因着恩寵例遷。二年正月，



復上疏奏請把三部使額給還六卿。疏云：

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辨攷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主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承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使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網在。唐之盛時，亦不聞分別利權，創使額而軍需取足。及玄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他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殆開利孔，以構禍階。至於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操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足，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二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泊判官，雖省猶不



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旬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掙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代，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

真宗此時正是全副精神，勵精圖治，對於王禹偁、柳開、孫何諸臣所奏議的，都有嘉納。諸臣因此對於當時政事，凡屬應興應革的，也就直陳無隱。忽呂端因老而多病，李至患着目疾，同時奏請辭職。真宗准奏，罷免二人，進任李沆、張齊賢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一日，真宗退朝後，與郭后談論朝事，直到夜闌，還是滔滔未歇。真宗忽發酒興，命內監傳宴與皇后共飲。郭后忙諍阻道：「陛下今日不比在王邸時了，宜爲天下珍重聖躬，不可非時進酒，致損容神。」真宗道：「朕因與卿談得興高，略飲幾杯，又有何妨呢？」郭后又奏道：「深宵飲宴，究不是聖明的主子所宜有的。陛下如果要藉酒以助興致，那麼把茶當酒便了。」真宗笑道：「卿的誠懇如此，朕還得不聽嗎？」即止內監不必傳宴，烹上龍芽雀舌來。郭后因進奏道：「陛下而今一肩擔當天下的重任，做了萬民的主子，地位既屬至尊，事務尤爲繁劇。人們每說作皇帝是有一日萬幾，臣妾看來，卻還不止一日萬幾哩。所以陛下便當宵旰勤勞，一日了一日的事件。縱



不求牠有功，亦當求牠無過。必然要這樣子，方不上辜大行皇帝俯託陛下的遺意。纔能下慰率士子民仰期陛下的盛心。就把國家的現狀來講。講外爭：在北方有契丹，時時南向侵略；在西鄙有李繼遷，尙未誠心歸命，往往東來騷擾。講內治：從創業到現在，雖然已經四十年了。但一向是用兵征戰的時候多，與民休息的時候少，在形式上，天下很像早躋太平，而實際上人民依然還在痛苦，待陛下蘇解至急。即是凡百政令典章，亦尙多因襲五代，暫爲救濟一時的方策，未能更定長治久安的大計。凡此等等，都是最關聖慮的。陛下試一想念，行且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再不願一刻稍自暇豫了。先前陛下命酒，臣妾所以勸阻的緣故，亦就是爲的陛下，還有重大的要緊的事件在於當前；不然，臣妾敢阻撓陛下的興致嗎？區區微忱，願陛下鑒察。真宗聽了，改容起座道：朕知過了！而今而後，朕當記着卿的忠言，謝絕飲宴，先把國家大事做好。若不然，在卿固能諒朕是一時與到，未遑細想，天下後世，必將議朕是昏而無道啦！郭后致賀道：陛下能夠如此，國家保可立致太平，請爲陛下預賀。說着，起座端茶當酒爲敬。真宗接過，把來當酒飲了。隨即也倒了杯茶，還敬郭后道：朕今夕聽着卿



宋宮十八朝義

頓開茅塞；而且糾正朕的過失於未然，朕實獲益不小，特此還敬愛卿一杯，聊答卿意。郭后拜受着飲了。在這一個一預賀，個謙答的當兒，正是兩兩帶着笑臉，雙雙懷着歡心，况又夜色已深，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於是真宗遂攜着郭后的手，郭后亦並着真宗的肩兒，相偕步入寢殿。解意的宮娥，早已展鋪衾枕，熏濃檀降，安置諸般停當。聖君賢后，乃寬衣解佩，並頭同寢。

歡情共給鴛鴦枕，

密愛互酬龍鳳衾。

過了些時，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太子太保呂端，先後病歿。真宗不勝痛悼，就追贈曹彬爲中書令，封濟陽王，諡做武惠；呂端爲司空，諡做正惠。十月，契丹主隆緒，復大舉入寇。時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兵騎兵八萬餘，畏懼遼軍勢大，不敢出兵迎戰，祇是閉營自守。將校入帳請求出兵，傅潛堅執不肯，詈罵諸人不知進退。朝廷間道遣使督責出兵合擊，傅潛仍然不動。副將范廷召心中大忿，入帳怒詆道：公擁着重兵，竟爾恇怯至此，真乃不及一老婆子哩！公既是怕死，請發兵數萬給我，讓我領着去破敵兵，都鈐轄張昭允，亦入帳勸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八回 雀舌龍芽賢后納忠諫 魚腸燕角長將退敵兵

二二〇

不求牠有功，亦當求牠無過。必然要這樣子，方不上辜大行皇帝俯託陛下的遺意。纔能下慰率土子民仰期陛下的盛心。就把國家的現狀來講。講外爭：在北方有契丹，時時南向侵略；在西鄙有李繼遷，尙未誠心歸命，往往東來騷擾。講內治：從創業到現在，雖然已經四十年了。但一向是用兵征戰的時候多，與民休息的時候少，在形式上，天下很像早躋太平，而實際上人民依然還在痛苦，待陛下蘇解至急。即是凡百政令典章，亦尙多因襲五代，暫爲救濟一時的方策，未能更定長治久安的大計。凡此等等，都是最關聖慮的。陛下試一想念，行且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再不願一刻稍自暇豫了。先前陛下命酒，臣妾所以勸阻的緣故，亦就是爲的陛下，還有重大的要緊的事件在於當前；不然，臣妾敢阻撓陛下的興致嗎？區區微忱，願陛下鑒察。真宗聽了，改容起座道：朕知過了而今而後，朕當記着卿的忠言，謝絕飲宴，先把國家大事做好。若不然，在卿固能諒朕是一時興到，未遑細想，天下後世，必將議朕是昏而無道啦！郭后致賀道：陛下能夠如此，國家保可立致太平，請爲陛下預賀。說着，起座端茶當酒爲敬。真宗接過，把來當酒飲了。隨卽也倒了杯茶，還敬郭后道：朕今夕聽着卿



的說話，頓開茅塞；而且糾正朕的過失於未然，朕實獲益不小，特此還敬愛卿一杯，聊答卿的盛意。郭后拜受着飲了。在這一個人預賀，個謙答的當兒，正是兩兩帶着笑臉，雙雙懷着歡心，况又夜色已深，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於是真宗遂攜着郭后的手，郭后亦並着真宗的肩兒，相偕步入寢殿。解意的宮娥，早已展鋪衾枕，熏濃檀降，安置諸般停當。聖君賢后，乃寬衣解珮，並頭同寢。

歡情共給鴛鴦枕，

密愛互酬龍鳳衾。

過了些時，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太子太保呂端，先後病歿。真宗不勝痛悼，就追贈曹彬爲中書令，封濟陽王，諡做武惠；呂端爲司空，諡做正惠。十月，契丹主隆緒，復大舉入寇。時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兵騎兵八萬餘，畏懼遼軍勢大，不敢出兵迎戰，祇是閉營自守。將校入帳請求出兵，傅潛堅執不肯，詈罵諸人不知進退。朝廷間道遣使督責出兵合擊，傅潛仍然不動。副將范廷召心中大忿，入帳怒詬道：公擁着重兵，竟爾恇怯至此，真乃不及一老婆子哩！公既是怕死，請發兵數萬給我，讓我領着去破敵兵，都鈐轄張昭允，亦入帳勸

宋宮十八朝義

第二十八回 雀舌龍芽賢后納忠諫 魚腸燕角良將退敵兵

一一二

促。傅潛不得已，撥騎兵八千，步兵二千，付與范廷昭道：爾要去送死，就差這一萬兵，送着你去死罷。范廷昭得了一萬步騎，卽領着出扼險要，一面馳書向并代都部署康保裔乞援。這個康保裔，係洛陽人，世代將門，他的祖若父，都戰歿於王事，他因承襲着世蔭，自少便充任武職，開寶中積功擢任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真宗卽位，乃調任并代都部署。他生成赤膽忠心，矢志報國，屢經戰陣，祇是戮力向前，未嘗畏怯退縮。當下得着范廷昭書，卽領兵萬人，兼程赴援。因契丹軍已攻破狼牙砦，遮斷鎮定路線，康保裔至途中，乃決計進攻契丹軍後面。於是康保裔遂一面直趨瀛州，一面約范廷昭夾擊。抵瀛州，范廷昭召兵還未到，契丹軍已四面逼來，將康保裔圍裹數重。時候已經入暮，康保裔紮營堅保着，待明日再戰。翌晨，康保裔出營一望，契丹兵益發加多了，前後左右，悉是敵騎，看起來有十餘萬。康保裔失驚道：我此番被賊虜所算了！左右因獻計道：主帥何妨趁此時易甲改裝，突出敵圍，調集大兵，再與決戰。康保裔道：我自從領兵以來，身經數百戰，爾等那一回看見我退避過呢？古人說，臨難毋苟免。今日既陷重圍，正我爲國效死的日子到了，說甚麼改裝逃遁哩！左右聽了，



宋宮十八朝漢義

一齊感奮道：主帥既決意死戰，我等不敢不盡死嗎？就請與主帥一同出戰，縱是不能取勝，也把牠殺個落花流水，使牠曉得中國不是沒有健將勇卒呀！康保裔大喜道：這纔不負國家養軍千日了！即率領三軍，衝圍契丹營。苦戰一日，直殺得天昏地暗，鬼哭神號。怎奈契丹軍多至十餘萬，康保裔軍祇得一萬，契丹兵殺一個便增添一個，宋兵殺一個却減少一個。殺來殺去，契丹兵祇是加多，宋兵逐漸減少。到得最後，康保裔滿身受着創傷，部下止贖得數百人，而且矢枝又盡。康保裔大呼道：殺身成仁，在此時了！數百殘兵亦激應道：殺！殺！與主帥偕死戰場！扶傷奮臂，爭着殺入契丹兵多處。又殺死契丹兵整千，康保裔與殘部也同時戰死。那時高陽關路鈴轄張凝，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李重貴，爲范廷召先驅，往援康保裔。正遇着契丹兵，二人合力殺退契丹兵，回報范廷。范廷召纔進至瀛州西南，聽報康保裔已死，全軍覆沒，便不再進，據險紮住營寨。契丹軍被挫於李重貴張凝，乃轉攻遂城。緣邊都巡檢使楊延昭，適駐節遂城，見契丹軍大至，召集部衆，登陣固守。恰巧碰着北風怒起，天氣倍增寒冷，楊延昭便想得一個利用天時的法兒，命兵士搬取庫藏中魚腸燕角，徧插環口。

宋宮十八朝漫義



第二十八回 卷舌龍芽賢后納忠諫 噴腸燕角良將退敵兵

二二四

復命兵士汲取冷水灌注城堦，及至天明，水凝成冰，既堅固，又滑溜，頓時變作一座很堅固的城堦。契丹軍在城下望着，祇見昨日一座破碎不完的城市，今日全然改觀，就像是瑤瑤砌的，又像是瑪瑙築的。堦口裝着無數刀劍，好似劍樹刀山一般，令淡淡的日光照在上面，互相映射，寒森森地不可逼視。契丹主嘆道：天助着楊家將，朕那能與他爭得呢！傳令退兵，離遼城，去攻掠祁、趙、邢、洛各州。十二月，真宗聽得契丹軍深入，猖獗異常，命李沆留守東京，下詔親禦契丹軍。至檀州，親幸浮橋，登臨河亭，賜近臣甲冑弓箭，賜檀州父老錦袍茶帛，軍民大悅。忽康保裔陣亡的噩耗遞到行在，真宗大為震悼，追贈康保裔為侍中，並授他的兒子康繼英為六宅使、順州刺史，康繼彬為洛苑使，康繼明為內園副使，康繼宗為供奉官，孫子康惟一為將作監主簿。這時康保裔的妻室已經亡故，惟老母尚健在，真宗遂又追封康保裔妻為河東郡夫人，封他的老母為陳國太夫人，並遣使撫問，賜白金五十兩。於是康保裔一門，都得旌賞。他捨身報國，總算死的不冤枉了。真宗遂啓躡進次大內，召傅潛至行在，責問他坐觀成敗，逗撻縱敵等罪，削職流放於房州。張昭、允亦連帶免官，流放於道州。三年



正月，契丹軍聽得真宗御駕親征，乃大掠州郡，引兵退去。范廷召等追至莫州，斬首萬餘級，盡奪回所掠取州郡的財帛，其餘契丹遁出境外。捷奏到達，真宗大喜，擢陞范廷召爲并代都部署，楊延昭爲莫州刺史，李重貴知鄭州，張凝爲都虞侯。卽班師返駕回汴。中途又接四川急報，說是益州兵變，趙廷順等八人主謀，推都虞侯王均爲首領，僭號做大蜀，建元做順化，署置官稱，儼然一小朝廷。兵馬鈐轄符昭壽被戕殺，都巡檢使劉紹榮自經死。真宗卽詔命戶部使雷有終爲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爲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益州亂兵。所有在蜀軍官如上官正、李繼昌等，均歸節制。雷有終等奉詔，領兵倍道馳赴。二月，遂至益州。王均聽得雷有終領兵到來，暗設埋伏於城中，開城假裝逃走。雷有終等不知是王均使得奸計，乃率兵入城。不料猛然一聲礮響，城中伏兵齊出，城門早已閉着。雷有終等的軍隊，竟被王均關做籠裏的雞了。雷有終慌忙與石普跑上城頭，緣堞墜下走了。李惠遲了一步，遂被亂軍殺死。雷有終石普既脫險，奔至漢州，重整軍馬，再攻益州。王均開城迎戰，被雷有終一陣，殺得他片甲不留，祇賸得單騎逃回城中。雷有終麾兵圍住，晝夜攻打。十月，王均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八回 雀舌龍芽發后納忠諫 魚腸燕角良將退敵兵

一二六

守禦不住了，乘夜領二萬人遁走。雷有終遂收復益州，領兵追殺王均於富順，招降亂黨六千餘人。益州亂事遂平。真宗得報，詔進雷有終等官階，流徙益州知州牛冕等。六年，復命張詠知益州。張詠至，益州大治。真宗訪知張詠治狀，下詔褒美，並傳諭張詠道：得卿在蜀，朕無西顧的憂慮了！翌年元旦，下詔改元做景德，稱是年做景德元年。朝野祝賀畢，正各慶安樂，忽慈壽宮又生悲哀。這正是：

朝野欣然進歡頌，
宮幃倏爾起悲歌。

要知宮裏發生甚麼悲哀，下回分解。

王禹偁孫何迭進奏議，可謂深切時弊。真宗都能嘉納，所以自成平以至景德，這兩個時代的政治，可稱為宋室極盛時期。

郭后諫阻真宗飲宴，一番說話，將宋朝創業四十年來的政治狀況，以及人民所受的隱痛，講得極為透澈，不愧賢后。

康保裔忠勇雙全，讀其戰史，令人神往。宋史忠義傳將他的名字，列在當頭，允稱



適當。

第二十九回 慈壽宮中叮嚀垂誠 澶淵城北踴躍用兵

慈壽宮是李太后起居的地方。李太后在歲尾年頭，因着守舊歲，過新年，賞元宵，接連歡樂了幾天，稍微失於調護，遂感不適，精神疲倦，飲食懶進。起先宮人看了，都很大意，以為是個不要緊的小疾，靜養兩日便好了。偏偏不如她們意料，李太后的病勢，祇日見牠增重，卻不見牠減輕，宮人纔慌了，忙去啓奏真宗。真宗聽得母后不豫，即與郭后同到慈壽宮省問，並召太醫入診。太醫診斷了，奏復真宗道：陛下請放心，國太的症候，乃是劇勞失調所致，稍進藥石，略加調攝，就可安痊了。奏畢，開了藥方，退出宮去。李太后卻自知病實難好，太醫的奏語，乃是安慰上心的，不是實話，諷真宗道：我這病究竟能好不能好，且莫說牠祇是趁我而今尚清醒，我有幾句話要囑咐皇兒，皇兒須得聽着。真宗忙至楊前跪下。郭后也就跪下，宮人內監見了，不必要號令，一齊跟着跪下。李太后繼續道：皇兒作天子已六年多了，對於國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二十九回 慈壽宮中叮嚀垂誡 涇陽城北踴躍用兵

二二八

家用行政，總算無甚錯失，這是很歡慰的。不過作好事，千日不足，作壞是一朝有餘。皇兒當要永遠保持現在的態度，不要突然改變，把以前的令名令績，一古腦兒拋棄了。國家的根本就是庶民，所以孟子說民爲貴，君爲輕。皇兒施政，就要以民生爲本。凡發一政令，建一事功，就要求有利於民，有益於民爲本。縱不然，亦當求不損民，不擾民爲本。至於用人，更要親賢遠佞。倘若任用小人，那麼他們便一手遮天，蒙蔽於上，誅求於下，下民已弄到妻離子散，痛苦萬分，上面還當做太平郅治，黎庶乂安；等到發覺，已來不及救治了。歷來亡國的君主，大多就由於這個緣故。皇兒原是個賢明的，餘外的事，無容我多囑了。真宗敬謹答道：兒臣一切，當謹遵母后的意旨。李太后不勝喜悅，命真宗郭后暨宮人內監一齊起立。真宗郭后又侍着李太后服了藥，安睡着，纔退出慈壽宮。一日，李太后病益沉重，延至春盡夏初時候，竟溘然崩逝了。

貞魂永返蓬瀛島，

懿訓長留慈壽宮。

真宗舉哀發喪，歸葬已畢，尊諡做明德。倏忽又到新秋，丞相李沆病歿私第。真宗聽報，親臨



宋宮八朝遺義

弔奠，痛哭了一場；且謂諸臣道：丞相忠良謹厚，正直立朝，遇事敢言，實在是不易得的賢臣！而今一旦棄朕而去，朕怎能免得悲傷呢？因追贈李沆爲太尉中書令，賜諡做文靖。八月，命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先是畢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朝謝恩，真宗道：謝的時候未到咧！少緩，我還要使卿作宰相啦！因問道：到卿作宰相時，那一個可以與卿一同進用呢？畢士安奏答道：寇準很可以的。他兼資忠義，能斷大事，臣實不及他。真宗道：朕聽得人們議論寇準好，剛使氣，恐怕不好任用吧？畢士安又奏答道：人們的議論是靠不住的。寇準是個忘身殉國，秉道嫉邪的人，所以平常一班人便不喜歡他。而今內地的人民雖蒙聖德涵養，成爲馴民，但是北方的胡虜，還是不會服王化，屢屢的侵擾邊境。像寇準這樣的人，正該任用哩！真宗點首道：不錯。所以今日寇準便得與畢士安同時入相。九月，契丹又大舉入寇，告急本章，像雪片一般，飛上朝廷來。這一次契丹入寇，不比往常，契丹主隆緒與蕭太后，竟親被甲冑，督大兵三十萬，自爲先鋒，深進入內地。因此朝野震驚，通國惶怖。真宗乃召集羣臣，詢問應付的方略。當下都是主退讓講和的，且各自爲計。參知政事王欽若，係臨江人，便請真宗出幸

宋宮十八朝義

金陵知樞密院事陳堯叟，便請真宗出幸成都。議論紛紛，各執一辭。真宗不能取決，更召寇準詢問。寇準奏對道：是甚麼人替陛下畫這兩個計策呢？真宗道：卿但替朕決斷那一個計策可行，勿必問這畫策的人。寇準奏答道：臣所以問這畫策的人，是想要先把他殺了，取血盪鼓，然後議北伐啦！像陛下下的神武，將臣和協，若是御駕親征，敵軍還有不聞風自遁的嗎？縱不然，出奇兵以阻撓敵軍的計謀，堅守着使疲老敵軍的師旅，彼勞我佚，我方已操着勝算呀！怎麼想棄了宗廟社稷，出幸楚蜀呢？陛下乃是萬民的主體，若一移徙，人心就跟着動搖了！那時敵軍乘勢長驅深入，天下還能保得住麼？真宗遂決意親征，因又問道：而今敵軍內侵，天雄軍乃是個重鎮，萬一陷沒，那麼河朔的地方，盡歸到敵軍的勢力範圍下了，須派個大臣去守着纔是。朝裏的大臣，那一個可去守呢？寇準又奏答道：依臣愚見，參政王欽若可當此任。真宗即召王欽若至，命判天雄軍兼都部署，授勅限即日啓行。王欽若面有難色，想要推辭不去。寇準亟道：主上親征，不是臣子推辭的時候。參政乃是國家的重臣，當要深體此意。王欽若嚇得不敢辭了，祇得叩首受勅，辭駕勉強前往。十月，真宗下詔親



宋 徽 宗 八 十 年



征契丹，命雍王 遼元 份爲東京 留守，李繼隆 石保吉 爲駕前左右排陣使，將相一概從征。即日出發京師，趨赴前敵，一路浩浩蕩蕩，四牡翼翼，八鸞鏘鏘，矯矯虎臣，峨峨髦士，鼓人伐鼓，鉦人伐鉦，好不威武。適值天氣嚴寒，朔風凜冽，左右侍臣因進貂帽裘裘。真宗 推卻道：「臣下都受着寒冷，朕獨不能受寒冷嗎？」速拏去！朕不用！將士聽得，大家感動道：「聖上這等體念我們，此行敢不拼死報國麼？」前軍到達澶州，契丹 軍統軍蕭撻覽，領兵直犯宋 軍，壓營列陣，尙未接戰。蕭撻覽 帶數騎出陣審視地形。宋 軍正把牀子弩裝在營前，李繼隆 命部將張環 守着。張環 見蕭撻覽 出陣，驀地扳動弩機，百矢齊發，把個蕭撻覽 就射成一個刺蠟，立時斃命。其餘從騎，也一齊帶箭身亡。契丹 陣上望見，慌忙把屍首搶回，退步紮營。這蕭撻覽 素有機勇，所部的兵卒，亦盡是契丹 精銳，今被射死，契丹 軍大爲挫動。這時楊延昭 守廣信 軍，駐紮遂城，魏能 守安肅 軍，駐紮梁門，兩軍最接近契丹 境地，契丹 軍屢次圍攻，百戰不能得破，楊延昭 且追擊契丹 軍，無一次不大獲勝仗。當時的人便把這兩軍，稱做銅梁 梁門 鐵遂城。惟有王欽若 守着天雄 軍，卻是束手無策，鎮日閉着門，噙着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忽報東京 留守



趙元份得着暴疾，真宗即命王旦馳回東京，替代趙元份職務。真宗將至澶州，又有張大契丹軍勢，請駕轉幸金陵。真宗聽了，遲疑不進，召寇準詢問究竟如何是好。寇準奏答道：陛下此時，一舉步就關繫天下的安危，惟可以進一尺，不可以退半寸。河北諸軍聽得御駕親征，莫不士氣百倍，現在正日夜盼着鑾輿早到。倘若陛下回轅數步，萬眾失望，那麼便頓時瓦解了。於是敵軍又隨後追躡，眾將奔逃還來不及，還想保陛下到得金陵嗎？真宗聽了，還在猶豫，說道：卿且退容朕仔細思索一回再議。寇準退出，撞着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寇準呼謂高瓊道：太尉受着國家的厚恩，今日拏甚麼報答呢？高瓊慷慨答道：願效死力。寇準復引高瓊入見真宗，奏請道：陛下不把臣所奏對的話爲然，何不問問高瓊呢？高瓊即奏道：寇準說的話是很對的。真宗點首。寇準又奏促道：時機不可錯失，請陛下速即啓駕前進。真宗乃趣駕，進至澶州南城，衆人望見契丹軍隊甚多，遂請駐蹕。寇準復奏促道：陛下雖至此，若不趕快渡河，那麼還是不能使敵氣震懾，而且人心愈加危懼了，殊不是取威決勝的辦法。而今王超領着勁兵屯紮在中山，足以扼住敵軍的咽喉。李繼隆石保吉列陣於兩邊，可以



宋宮八十朝義

扼住敵軍的左右肘，四方鎮將領兵來援助的，又日見加多，還有甚麼疑慮不前進呢？高瓊亦奏請道：陛下放心前進，有臣保駕，決無妨礙！真宗見二人固請，說道：既如此，朕渡河便了。於是麾衛士進登，遂渡河，前進至澶州北城。高瓊護真宗御北城門樓，張黃蓋，召諸將至樓下撫慰。遠近宋軍望見御蓋，曉得御駕已到了，一齊歡躍呼萬歲。一片聲雄氣壯的萬歲萬歲聲，直聞達數十里，把契丹三十萬兵卒，震得耳都聾了。

萬歲聲聲寒敵膽，

三軍個個起雄心。

契丹軍見是真宗親到督戰，益覺氣沮。蕭太后乃派大將兩員，選精騎五千，傳令道：宋軍中因為他們的主子到了，威勢陡然振作起來，爾等快去攻打一陣，殺落他們的威勢！那兩員將領命，即率領五千精騎，馳來攻城。真宗命李繼隆開城迎敵。李繼隆領旨，率領三軍，放礮出城，迎擊契丹軍。李繼隆本來是勇冠三軍，威猛無敵的，今又聖駕在上，大敵當前，越發抖擻精神，身先士卒，奮力戰鬥。祇見他們到處，契丹軍隊退避，槍起處，契丹軍紛紛落馬。常言道：強將手下無弱兵。他那些部下，也都是百夫之良，有力如虎，一齊向前，拚命斬殺，頃刻

宋宮十八朝漢義

第二十九回 燕壽宮中叮嚀垂誥 滄瀾城北踴躍用兵

間，就把契丹軍殺得七零八落，非死即傷。直殺到契丹軍祇賸得百餘騎逃走已遠，纔拿起得勝鼓，回城至真宗駕前繳令奏捷。真宗嘉獎道：「卿真是國之干城，哪李繼隆謙謝道：「臣有甚麼能耐？此番得勝，乃是仗着陛下下的洪福啊！」於是真宗乃還行宮，悉以軍事付寇準裁處，留他居北城上。真宗回至行宮，又放心不下，遣侍臣密覲寇準態度是怎樣。一會侍臣復奏道：「丞相正與楊億在那兒飲酒作博戲哩。」真宗欣喜道：「寇準整暇到這樣子，朕還憂慮甚麼呢？」寇準承制專理軍事，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十二月，契丹遣韓杞爲使者，與曹利用同來講和。起先契丹聽從王繼忠的建議，遣使賫書請和議，真宗命曹利用至契丹議和。曹利用至契丹軍，因蕭太后定要關南地，曹利用拒絕，和議遂停頓。至是契丹軍所向不利，軍氣日墜，乃遣曹利用歸，並命韓杞回來復議和平解決。曹利用回奏道：「契丹的意思，想要割取關南的土地，是臣嚴辭拒絕着。就是賠款一層，臣亦未曾承認。」真宗道：「割地一事，是萬不能承認的。如果契丹恃強挾制讓土地，朕決意用武力與牠解決。若要賠款，從前漢朝也會把玉帛賜單于，是有舊例的，可以承認牠。當下寇準卻不願意賠款，而且想要契丹稱臣，盡款還



幽薊十六州土地，聽得真宗要承認賠款與契丹議和，忙畫着策略進奏道：「如果陛下要想保住百年間不再發生戰事，定要令契丹稱臣，把幽薊十六州土地盡還我國，賠款的事，你要提起。如不然者，數十年後，契丹又要謀我了。」所以依臣愚見，定要契丹照此計議，纔許和議。牠要恃強，就用戰爭與牠解決。我軍自陛下御駕到來，軍氣日壯，戰將雲集，正可一戰大破敵兵哩！真宗道：「數十年後，契丹再來侵略，那時自有扞禦的人，卿不必慮得太遠了。」朕實在不忍百姓受戰爭的苦困，如果賠款能和議，朕意姑且與他議和，兩下罷兵了事。寇準奏答道：「這樣不是永久的計畫，待臣去詰問契丹來使，看他情形如何，再從長計議罷。」於是即退出。當時從征諸臣，大多數是全家保妻子的臣子，他們那裏肯顧到國家後日的利害，祇想早日和議成功，好回去喫安樂茶飯，因見寇準堅執主戰，便橫生蜚語，說寇準「所以要主戰，是要挾主邀功，未必是爲的國家安全。」寇準聽了，嘆息道：「忠而被謗，還有甚麼話說呢？」復入啓奏道：「聖意既決定和議，臣不便固爭了。」真宗遂復遣曹利用詣契丹軍，議賠款事宜，且諭道：「必不得已，就是賠款每年百萬，朕亦願給。」曹利用領旨退出。寇準聽得真宗勅旨竟

宋宮十八朝義



許給每年賠款至百萬之巨，忙召曹利用至自己行幄，吩咐道：「聖上勅旨雖承認給到百萬，但爾若承認過三十萬，我便要殺爾以徇辱國的罪。」曹利用答道：「敢不依丞相的命令辭了寇準，逕赴契丹軍。」蕭太后對曹利用道：「晉朝把關南的地方給了我國，周世宗恃強取了回去，而今要還歸我國了。」曹利用道：「晉周兩朝的事件，我朝不曉得。若想每年得些金錢財帛以佐軍食，我可以酌量承認，講到割地，是決難如命的。」契丹政事舍人正始爭論道：「我國出兵至此，原是要謀恢復土地，現在止得金錢財帛而歸，豈不是大違本意嗎？」曹利用駁回道：「君當替貴國仔細計畫計畫呀！倘若貴國聽信君的說話，恐怕從此兵連禍結，也未必於國家有利益呢？」如此爭執數次，纔議定常年賠款，每年給契丹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由曹利用簽定草約回來。真宗大喜，復遣李繼隆往契丹軍正式簽定和約。契丹亦遣使丁振來繳和約，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真宗御行營南樓，大宴羣臣，並契丹來使。宋與契丹遂訂爲兄弟之國，兩下罷兵。契丹軍全部撤退出塞，真宗亦班師返京，並錄契丹和約，頒告兩河諸州。二年正月，真宗因與契丹和議成功，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撤諸路行營。



以馬知節守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守鎮州，自是河北大定，烽燧不驚。忽畢士安病故，真宗大震。這正是：

邊疆方得烽煙息，朝裏遽傳梁棟摧。

要知畢士安死後，寇準的相位不致動搖否？下同分解。

明德太后認定國家根本，就是庶民，遺囑真宗施政，要以民生爲本。此種見解，何等明確，後謂宋朝多賢后，確乎不錯。

契丹世爲邊患，真宗不從寇準之言，憤款議和，遂貽後日以無窮之害。真是一個庸主。

真宗朝除寇準外，都是些全家保妻子之臣，苟安誤國，可慨可殺。

第三十回 假造天書說神搗鬼 大興土木勞民傷財

畢士安立朝，恭謹畏懼，有古人風。真宗對他十分倚重，深信不疑，而今病歿，爲他輟朝五日，

宋宮八十朝義

第三十回 假造天書誑神搗鬼 大興土木勞民傷財

一三八

親臨哭奠，賜諡文簡，畢士安既死，寇準遂獨相。真宗因他在澶淵之役有大功，倒不嫌他好剛使氣，且很是優禮他。這時王欽若已召回任資政殿學士，異常嫉忌寇準，總想要借個事由譖奏真宗，把寇準的相位攀倒。一日朝議，寇準先退，真宗閃開龍目，睜睜地直送他出去。王欽若因奏問道：陛下敬重寇準，是爲他有功社稷嗎？真宗道：是的。王欽若又奏問道：澶淵這一役，陛下不以爲是恥辱，反倒謂寇準有功社稷，是甚麼道理呢？真宗愕然道：怎麼說？土欽若奏答道：城下議和，自古認爲是恥辱的。澶淵之役，陛下以萬乘的尊貴與夷狄議和於城下，這是何等恥辱的事呢？真宗聽了，愀然不悅。王欽若見真宗意動，進一步奏道：陛下聽講過賭博的事嗎？賭博的人，輸錢將盡，儘所有的金錢下作孤注，這便喚做孤注。寇準請陛下至澶淵，就是把陛下作他的孤注啦！這一回真危險呀！真宗益加不悅。王欽若知真宗已全然入彀，便不再奏，隨即退出。自是真宗對寇準，禮貌日衰。三年二月，遂罷寇準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不久，移知天雄軍。寇準罷出後，擢參知政事王旦平章事。九月，李繼遷子李德明奉表歸順。在咸平五年三月，李繼遷大合蕃部，攻陷靈州，改做西平府，就竊據着。六年六

宋 八 十 朝 義 漢

月，又圍攻麟州。麟州知州衛居實出奇兵突戰，李繼遷措手不及，拔營遁走。八年十月，乃轉攻西涼，占領西涼府。六谷會長潘羅支知已受朝命爲朔方節度使兼靈州西面巡檢使，領兵欲降，密召六谷蕃部合擊李繼遷。李繼遷大敗，被流矢射中，奔回靈州便死了。李繼遷死後，子李德明嗣立。環慶邊臣因李德明新立，上表請朝廷降詔撫慰李德明，命他歸降，免得動兵征討。真宗很以爲然，頒詔靈州，令李德明自審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不贊成招撫，上表請命往代。略云：

李繼遷擅河西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

表上，真宗正想不用兵，廷臣又引春秋不伐喪的義理進奏，謂祇宜用恩信招致。真宗遂把牠擱置着不報。至是，李德明乃遣牙將王晏奉表投順朝廷，旋即又遣劉仁勛進誓表，表示竭誠歸附。至十月，真宗即授李德明充定難軍節度使，統轄夏銀綏宥靜五州，封西平王。自此李德明年年朝貢不絕，西夏暫且無事。四年四月，郭后崩逝，諡爲莊穆。真宗自聽了王欽

宋宮八十朝通義

第三十回 假造天書說神禍 大興土木勞民傷財

一四〇

若讒言把澶淵議和的事引爲奇恥大辱，日常祇是快快不樂，而今又因郭后死了，新愁舊恨，湊在一起，更加鎮日鬱鬱。王欽若深知真宗心病，又曉得真宗很厭兵，故意奏請道：陛下要想洗滌這回恥辱，祇要發兵取回幽薊，就彌縫了。真宗道：河北人民方纔免得兵爭的禍患，朕怎忍又生戰爭，復使他們受苦呢？這個決不可行，卿爲朕另外想個法子罷。王欽若奏答道：那麼止有封禪，因爲封禪，纔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真宗道：更是不可行的了。自古封禪，都是靠有天瑞，總要得着希世絕倫的瑞徵，方可行得。這天瑞，豈是容易得着的嗎？王欽若又奏答道：天瑞當然是不容易得着的，不過可用人力造成。前代載在史書上的種種天瑞，就多是用人力造成的。祇要人主尊信崇奉，把牠明示天下，就同真正的天瑞一樣了。譬如那河圖洛書，誰敢說不是天瑞呢？陛下以爲真是河能出圖，洛能出書嗎？這乃是聖人用神道設教，假造出來，誘服天下人心的哪！真宗沈思了一會，說道：王且恐怕不贊成吧？王欽若奏對道：臣把聖上意旨，曉諭他當無不贊成的。真宗道：慢慢地謀畫罷。王欽若乃退出，乘間對王且說明這事。王且當下含糊答應了。真宗想了幾天，遲疑不決，於是親幸祕閣，



驟然詢問直學士杜鎬道：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然實有這事嗎？杜鎬是個老儒，驟然被真宗這一問，測度不出聖上的意旨，祇得率直奏對道：這不過是聖人神道設教罷咧！誰知這一句話，恰稱聖旨，於是真宗遂決意照王欽若的建議實行。即召王旦入朝賜宴便殿，宴畢，復賜酒一尊，說道：擊回與妻孥共飲。王旦拜受了，擊回家裏，啓開一看，那裏是酒，乃是一尊珠子。王旦悟徹真宗的意旨，對這事便不持異議。五年元旦，真宗正御大明殿受羣臣朝賀，忽皇城司進奏道：而今左承天門南鴟尾上，有黃帛曳在那裏，不知是甚麼徵兆，特奏啓陛下。真宗立命中使往觀。少頃，中承復奏道：承天門上果是有黃帛曳在那裏，約有二丈許長，好像是絨着書卷似的，用青縷纏着封處，隱隱的有字迹哩。真宗竦然道：莫非真是降着天書麼？因對羣臣說道：在去年十一月庚寅的夜半時候，朕方就寢，忽然滿室生光，蔭有一神人，星冠絳衣，降於朕前，謂朕道：來月宜於正殿建黃錄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正想起來對答，神人卻不見了。朕自十二月朔日，便虔誠齋戒，在朝元殿建設道場，俟神貺。如今果有帛書，莫非就是神人所賜嗎？王欽若首先稱賀道：無須疑慮。陛下盛德，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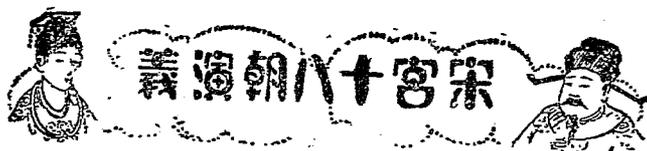


宋宮十八朝演義

當天降賜書王旦等遂亦再拜稱賀。真宗起座道：果係天祐朕躬，錫降符瑞，朕須親往拜受。纔是說畢，即步出殿廷，諸臣隨在後面，直至承天門，瞻望再拜。命二內侍設梯登屋，敬謹取下，授與王旦。王旦即跪進真宗。真宗再拜受了，親置輿中，導至道場。真宗復從輿中取出，授與陳堯叟啓封。陳堯叟跪接着，戰戰兢兢的把牠啓開，祇見那帛上寫着二十一字。文云：

趙受命，與於宋，付於春。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

真宗又向書跪拜。有書三篇，全係黃字，辭語類似洪範道德經。書中大意：頭篇講真宗能用至孝至道紹世，中篇諭真宗要清淨簡儉，末篇述宋朝的世祚永久。真宗命陳堯叟讀訖，重行拜受着，仍將原帛裹好，鄭鄭重重貯藏金匱中。於是羣臣入賀，真宗賜宴崇政殿，並賜京師醮五日。真宗與輔臣皆茹素齋戒，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於是大赦天下，改元做大中祥符，改左承天門做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持使。王欽若的鬼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等，更取經義相附和，弄得朝野紛紛，爭着講說祥瑞。獨有龍圖閣待制孫奭不肯跟着瞎奏，啓真宗道：像愚臣所見所聞的，天那裏會講甚麼話呢？豈得有書嗎？真宗默然不答。



三月，王旦等強奸民意，挾着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藩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人，五次上表，奏請真宗封禪。真宗許可，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四月，命王旦爲封禪大禮使，王欽若爲經度制置使，馮拯、陳堯叟爲分常禮儀使，丁謂等計度財用。六月，王欽若先赴泰山，籌備封禪的事件，抵乾封，拜表上奏：泰山醴泉出，錫山倉龍見。不久，王欽若又遣中使捧帛書馳詣闕下，奏稱是在醴泉亭北發見的。真宗亟御崇正殿，召集羣臣，說道：朕在五月丙子的夜裏，復夢先前的神人來告訴說，來月上旬，當更賜天書於泰山。朕乃密諭王欽若，到了泰山，凡有祥異的徵兆，卽行上奏朕知。王欽若先奏稱有醴泉出在泰山，有倉龍見於錫山，而今果又得着帛書，符合朕的夢兆。上天眷祐朕躬，真是無以復加了，惟懼朕躬受當不起啊！王旦等聽了，祇是稱賀。於是迎奉天書於含芳園正殿。真宗齋戒沐浴，備法駕，詣殿拜受。真宗拜受畢，又授與陳堯叟啓封宣讀。陳堯叟依樣戰戰兢兢，把牠啓開，朗聲宣讀。文云：

爾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



還歲。

真宗暨百官，均恭敬聽了。陳堯叟讀畢，復由真宗敬謹捧升殿上。於是羣臣三呼舞蹈，一片同聲稱賀。遂表上尊號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不久，王欽若又上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郡縣獻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等瑞物，不可勝記。十月，真宗遂親赴泰山封禪。王欽若等迎着，又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真宗大喜，慰勞有加。齋戒三日，真宗遂率羣臣登泰山，行封禪禮。禮成，真宗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百官，一並進秩加祿，賜通國大脯三日。乃改乾封縣做奉符縣，大宴羣臣於穆清殿，賜泰山父老宴於殿門。這種興高采烈的氣象，真一時無兩。歸途過曲阜，進謁孔子廟，酌獻再拜。遂遊孔林，加謚孔子做玄聖文宣王。十一月，還至京城，御朝元殿受尊號。羣臣要迎合真宗旨意，益加爭起獻頌贊，奏符瑞。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及大中祥符封禪記集賢校理晏殊，獻河清頌。真宗見了，喜得眉飛色舞，乃御撰奉天庇民述，頒示羣臣。羣臣又歌頌了一番。真宗至是，又往封祀西嶽，依樣鬧了一回。還宮後，又大宴羣臣，宰



宋宮十八朝演義

相親王以下，又進秩有差，遂遣向敏中爲五嶽奉册使，加上五嶽帝號。至五年八月，又作會靈觀，奉祀五嶽。命陳堯叟王欽若並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林特爲三司使。王欽若丁謂林特三人，互相勾結，專言符瑞，更與經度制置副使陳彭年，內待劉承珪，認講邃典，廣修宮觀，極意迷惑真宗。真宗入了迷途，便弄假成真，把那些鬼魅的事，竟違信起來。因此，睿遇王若欽等五人，日見隆優，簡直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了。五人乃大作威福，朝中因之目爲五鬼。真宗聽了五鬼的謬妄，又大興土木，敕建景靈宮大極觀於壽邱，奉祀聖祖聖母，築玉清昭應宮於京師，奉祀玉皇聖祖太祖太宗。那裏忽然有個聖祖聖母呢？因爲劉承珪奏稱汀州王捷在南康遇着個道人，自稱姓趙，名做玄朗，卽司命真君，授他丹術及小鑲神劍，忽然便不見了。真宗不久就夢有神人傳玉皇命令，謂令他的始祖趙玄朗，授他的天書。次日又夢神人傳他的始祖命令，在他的神位西偏，應設六個坐位候着。真宗卽在延恩殿建道場，在五更時候，忽覺異香滿室，便見黃光徧殿，他那個始祖趙玄朗居然光降了。真宗乃再拜殿下。旋卽有六人到來，揖見趙玄朗，各各就坐。趙玄朗命真宗道：我乃人皇九人中間的一個，



宋宮十八朝漢義

第三十回 假造天書說神搗鬼 大興土木勞民傷財

一四六

是趙氏始祖，再生爲軒轅皇帝，後唐時復降王趙氏，而今已百年了。願爾後嗣好好地撫育庶民，勿怠惰了先人的志向。說畢，各各離座，乘雲上天而去。因此，眞宗就把他那始祖公，喚做聖祖，始祖婆喚做聖母，更上尊號，尊聖祖做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尊聖母做元天大聖后。把個朝廷裏面，弄得每逢朝議，祇是談神說聖，講得有聲有色，把天下萬民的疾苦，一起放在度外，不復置議。又把天書刻於玉石，謹藏玉清昭應宮中，就加王旦爲玉清昭應宮使，掌管玉清昭應宮一切祀事。王旦此時，雖然心裏曉得些是個荒謬絕倫的事，徒是勞民傷財，於國無補，且有大害；但是因爲自己已經附和這件事，不好諫靜的，祇好妝聾作啞，悉聽眞宗與王欽若等搗鬼胡鬧。這個且莫提了。此時宮裏，郭后早經崩逝，能夠邀眞宗寵眷的，止有劉德妃與楊淑妃二人。二人當中，又讓劉德妃最能伺眞宗意旨，得他的歡心。這劉德妃，是虎捷都指揮使劉通的女兒。太宗皇帝伐太原時，劉通因從征死在途中，那時劉德妃方在襁褓中，被養育於外家，少長，窮得不能生活。有個四川銀匠喚名做龔美的，見她生得豔如桃李，麗比芙蓉，直有太眞西子之姿，閉月羞花之貌，對她道：像你

宋宮十八朝演義

這等一個美人，還愁甚麼沒衣穿沒飯喫呢？她答道：我而今正是沒衣穿沒飯喫，你怎麼還這樣說呢？難道你有意笑我呢？龔美美道：我而今一樣是個窮小子，怎樣好笑你呢？她又道：那麼你這話是怎樣講的呢？龔美美道：這是有個辦法的。祇要你能夠暫爲忍些屈辱，喫點辛苦，我保你日後大富大貴，吃著不盡。她道：從來做人的道理，都是要能屈纔能伸，所以說要喫得苦中苦，才爲人上人。我正要這事是可以作得的，我便喫苦忍辱去作，你且說是作甚麼事。龔美美道：你若學習鼗鼓，同我上京城裏去，暫時混住日子；碰着好機會，待倒王子皇孫的賞鑒，豈不就交好運了嗎？她低頭想了想道：這事倒易爲，祇是這樣迢迢關山，我身無半文，又是個弱女子，怎能得到呢？龔美美道：正要你日後富貴了，能周濟我一二，我總儘我的力量護你到京去。她聽了便向龔美美下拜道：如此我就拜你爲兄，日後謹當不忘大德！於是龔美美遂攜着她往京城來。這正是：

此時甘喫苦中苦，

他日果爲人上人。

要知龔美美把劉氏帶到京裏，怎樣得與真宗遇合，下回分解。



李繼遷侵擾西陲二十年，朝廷受他的禍害是怎麼樣，真宗應該曉得很明瞭的。及李繼遷中流矢死了，他的兒子李德明新立，曹瑋上表請命，願假精兵，趁他國危子弱，掃除他的巢穴，收復河西土地，把李德明擒送闕下，永除後日的禍患。真宗卻擱置不報，要用恩信招致。唉！真宗但慕春秋不伐爽的義理，遂忘了太祖臥榻鼷睡的明戒，真失策達於極點。真宗初踐帝位的時候，不愧是個英悟的君主，自從聽信着王欽若的讒言鬼計，貶寇準，進小人，棄人事，崇鬼魅，行封禪，與土木把個好朝廷，弄得烏煙障氣，把些好政治，弄得一榻糊塗，便變成個純粹的昏君了。古人所謂鮮克有終，正可爲真宗寫照哩。王旦實是個好人，但受納美珠，不諫封禪，終貽後悔，世間美滿的人，可見不易得啦！

真宗輕信讒言，罷免寇準，而朝事遂不可問。與范增不能用，可謂千古同慨。總之，忠臣不遇明主，真是無可奈何之事。

王欽若勸真宗舉行封禪，因此大興土木，耗財病民，謬妄已極，但河圖洛書，全屬



神道設教，一言道破，却也是聰明人語。

五鬼立朝，真宗自然要被鬼迷，所以一味搗鬼，可笑。

第三十一回 謀食謀衣美人奏技 作威作福賊子弄權

龔美一路上便把這玩藝鼓的技術與曲詞，朝斯夕斯的教授她；在行路的時候，就教鼓兒詞；在住宿的時候，即授玩鼓術。原來龔美小時本是個玩鞞鼓的，後來纔改做銀匠。他的鼓詞鼓術，都經他細心改良過的，格外來得新鮮別緻。她又是個心靈手敏聰明人兒，天生慧性，這玩意兒一學便會。她還嫌龔美的詞調兒，盡美未盡善，拏出她自己的才調，又特別改良一次，這真所謂青出於藍了。不一日，到了京城裏，龔美在熱鬧的場合，揀一家客店住下。翌日，她便在店房裏的廣庭中，犧牲色相，現身說法，呈獻她的新玩藝於都人士。當下京城裏那些閒人，見了她這等美色，瞧了她這副手段，聽了她這種新腔，那一個不自眩心迷？你贊一句，我說一聲；不到三五日，就弄得街談巷議，把她擡舉得身價十倍，鬧動得名滿都門。



真宗這時尚在王邸，正是飽食暖衣，逸居無事，長日人困，免不得易服微行，跑到熱鬧場裏尋開心。這日恰到街坊遊散，一路行來，祇聽上中下三等，都在贊揚鑿鼓孃。有的說：我聽了她的鼓兒詞，真是餘音繞梁，三日不絕！有的說：我鑿鼓兒聽得多，像這等字正腔圓，韻味深長的，卻從來不曾有過。從前孔聖人在齊國聽了韶樂，弄得三月不知肉味；而今我聽了她的鑿鼓，竟要九月不知肉味啦！有的說：人生不過百年歲月，就是天天過着快樂日子，也不過享一百年快樂。而今聽了她的鑿鼓，這快樂一天就勝似兩天，祇銷活到七十歲，便算得享着一百四十年快樂哩！這是贊美她的藝術的。又有的說：她這容貌兒，莫說在鑿鼓孃裏面沒有見過第二個，就是在京城裏許多姑孃小姐奶奶太太裏面，又幾曾見過像她這般嬌好齊整的呢？又有的說：我讀古人書，最不信那些載詠美人的話，甚麼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回眸一笑百媚生，以為全是詩人筆底故意弄狡獪，使讀他的書的人發生癡想。現在見了她，纔知古人這一類的辭句，確是寫實的；而且還覺得止寫到七分，還有三分寫不出來。又有的說：我是好些時便感着精神不愉快，醫生瞧過多少也不能治好；今日被她兩道



和悅甜美的眼光，微微的一射，陡的宿疾霍然，精神倍長。就這一點，可曉得她的美，當世無雙了。這又是稱揚她的姿色的。真宗心裏詫異道：真有這麼一個發鼓孃嗎？怎麼就美好到如此呢？於是一逕走向她獻藝的店中來。夥頭，塞滿了一屋子的人。奇怪！人數是多到再不能多了。卻是一個個凝神屏氣，鴉雀無聲。祇聽人叢裏瑟瑟簌簌錫鈴，間雜多響了幾響，隨着就像新鶯出谷，乳燕歸巢，發出一種妙音，抑揚宛轉，澹盪盤旋，入耳動心。真宗頓時周身百脈，全感舒暢。即從人縫裏擠到中間，瞧着這發鼓孃的姿容，究竟怎樣妙呀！這般可喜，嫌不修三生福能得見嗎？真宗不禁神魂顛倒，滿心傾戀。當日回去，即命侍從把她喚入王邸，留住不遣。因為懼怕太宗斥責，暫時把她屈在侍女班裏，待遇上卻與妻妾一樣。後來問明她係將門之女，更加由愛生敬了。到得即了帝位，諸事有了自主權，乃拔封她爲美人，隨即又進位修儀。不久，便冊爲德妃。郭后既崩，後宮專寵的頭一人，自然就是劉德妃。這時真宗還無子嗣。故郭后生三子，俱早殤了。楊淑妃生二子，亦都夭折。劉德妃便想生個兒子，好的真宗要，求繼承后位。怎奈祈禱多時，熊熊不來入夢，肚皮裏沒有趙氏一塊肉，乃想出個移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三十一回 謀衣謀食美人委技 作威作福鬪爭弄權

一五二

花接木的妙計，命自己的侍兒李氏，爲真宗司寢。這李侍兒生長西子湖邊，得山水之清，爲秀氣所鍾，伴真宗一夕繾綣，便結珠胎。三年四月，瓜熟蒂落，竟一舉得男。真宗大喜，取名受益，進封李侍兒爲才人。這受益後來就是仁宗。劉德妃即取爲己子，商同楊淑妃合力保護，戒宮人不得洩漏外廷，祇說皇子是她生的。李才人一向莊重寡言，恭謹守己，見劉德妃要搶着去做嬪，樂得自在，便不說甚麼。宮裏的人見李才人尙不爭論，誰還肯這個不贊成呢？而且誰敢不贊成呢？劉德妃第一個心願已償，便進行第二心願，請求真宗立她做皇后。真宗原早要冊立她，祇爲沒有因由，恐惹羣臣諫議，無辭折服他們，故而緩着；而今有了個好題目，當下她一請求，卽笑允道：「這個自然。舍卿還有誰呢？」次日，真宗召諭羣臣，說要冊立德妃爲繼后。翰林學士李迪，不知上意已堅定，諫阻道：「劉德妃出身微賤，不當立爲皇后，願陛下睿鑒。」真宗變色道：「劉德妃祖劉延慶在晉漢的時候，做過右驍衛大將軍，父劉通在太宗皇帝駕前，又官虎捷都指揮，正是世代將門，怎說是出身微賤呢？這是一層。就令實是微賤，微賤的人就不許有貴顯的日子麼？不要說是作皇后，就是作皇帝，自古以來，難道沒起



身微賤的嗎？這是二層。朕因已故郭皇后與楊妃所生數子，都不幸短命死了，曾在宮裏宣諭，無論那一個嬪妃，誰先生得兒子，即立誰爲后；而今劉德妃生下皇子已經三歲，朕怎能食言不立她呢？這是三層。朕要立劉德妃，是無更改的可能，卿不必諫阻的。羣臣聽着，再無人敢多瀆了。真宗卽命了謂傳諭學士楊億草制。楊億以爲這事終不妥，不肯奉旨。丁謂勸道：學士勉強作了此詔，不愁不富貴啦。楊億搖首道：像此等富貴，我也不願要。丁謂沒法，乃命他學士草成。五年十二月，真宗竟冊劉德妃爲皇后，繼位中宮。冊立的典禮，格外隆重，不必細說。劉后既立，因無宗族，把義兄龔美更作爲親兄，改姓龔，做姓劉，賜以官爵。這事實是一舉兩得：劉后在對自己，有了宗族；在對劉美，踐了富貴不忘的宿約。劉美既做了皇親國戚，又得了高官厚爵，立時尊貴起來，不但不似做銀匠時節被人輕視，而且還有人來巴結他。便有翰林學士錢惟演訪知劉美無妻，忙將自己的妹子嫁與他，做個間接的皇親國戚。李才人呢？劉后見她祇是恭順，又由真宗加恩授爲婉儀；不久，復進爲順容。劉后自此，第二個心願也償了，又生第三個大心願。甚麼大心願呢？她心裏想道：望不到而今的地位，倒罷。

宋宮八十八朝義

第三十一回 謀衣謀食美人夢我 作威作福賊子弄權

一五四

了；既到了今日的地位，不拿出才調來干與干與國政，替女子們吐吐氣，千古以後，將以爲女子止能仰男子的鼻息，不懂得國家大事。我心要做作一番，給男子們看看，女子果然是不懂得國家大事的麼？於是便極意留心時事。真宗每日退朝以後，批閱天下奏章，劉后即陪侍旁邊，一一記着。不到好久，劉后把朝廷的大事，盡行曉得牠的原本始末。真宗關於宮闈的事件有所詢問時，她撮引故實，逐一答對，莫不稱旨。真宗因此，更加愛重劉后。劉后因，便漸漸的干與外政。這時太子太師呂蒙正，司空張齊賢等，已先後凋謝。呂蒙正諡做文穆，張齊賢諡做文定。王旦亦衰邁多病，累求解職，真宗不許，祇得勉力報國。真宗自己仍舊見神說鬼，東禱西求，無理取鬧。六年六月，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詣闕請真宗往謁太清宮。這太清宮，是祀奉老子的。八月，真宗詔答亳州官吏父老定於明春親謁太清宮，並加號老子爲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亳州官吏父老，接奉詔旨，忙着籌備明春迎駕典禮。孫奭因又上疏切諫。疏云：

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祀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



皇，且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奸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僭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己之言，覺悟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悟，抑省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

疏上，真宗不聽。但因孫奭是個樸忠的臣子，容忍着不加申斥。七年正月，真宗遂命駕往陞州謁太清宮。命王旦兼大理使，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爲副。至亳州，丁謂獻白鹿一頭，芝草九萬五千餘本。謁祭畢，賜亳州官民酺三日。二月，返駕還京。十一月，玉清昭應宮落成。修宮使就是丁謂，起初預計工程，須得十五年纔可造成。丁謂命工匠晝夜工作，故七年便造成了。這宮共二千六百一十楹，建築宏麗，耗財無算。所以八年九月，知陳州張詠死時，便遣表痛陳不當建造宮觀，竭天下的財用，傷萬民的生命。這都是賊臣丁謂誑惑聖聰所鑄成的錯失，請斬了丁謂的頭顱，懸諸國門，以謝天下，然後再斬張詠的頭顱。懸諸了家



門口，以謝丁謂。真宗見了這篇遺表，雖是極歎張詠的忠誠，然因信任丁謂，竟不加罪。丁謂九年年底，又下詔改元做天禧，從明年起始。元年元旦，真宗親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大帝寶冊袞服。越日，上聖祖寶冊。十一日，謝天地於南郊，御天安殿受冊號，作欽承寶訓，昭示羣臣。羣臣又歌頌一番。三月，真宗命參知政事王曾兼會靈觀使。王曾不願附和怪誕，轉推王欽若，固辭不受。真宗不悅道：卿爲大臣，當然要傳會國事，何以獨自立異呢？王曾奏答道：從來君從諫就稱做明，臣盡忠便叫做義。陛下不嫌臣駑鈍，使臣參政。臣止知道向着義的途轍去作，不曉得甚麼是立異。王欽若本與王曾不合，聽得這事，更於真宗前譖擠王曾。真宗遂罷王曾參政事。九月，王旦的老病越增，真宗親幸王旦私第，撫問他病體。真宗見王旦形色清癯已甚，黯然道：朕正想託卿重任，不意卿病到如此，真使朕不勝其愛了！因又問道：卿萬一不諱，朕把這國事付託何人呢？王旦答道：知臣莫若君，陛下到時自擇便了。至若愚臣，曉得他事君無隱，謀國盡忠的人，止有寇準一個，別一個臣卻不知道。真宗點首，安撫了數語，卽啓駕還宮。是夕，王旦召諸子弟面囑道：我任政事二十年，聖上優禮日加，真是



極盡主恩了。我自認奉事聖上也無甚錯失，止是不會諫奏，得天書虛妄，實是我百死莫贖的大過。所以我自大中祥符以來，每有大禮，在聖上必首先加恩於我，在我私心，輒益增慚悔。我死了以後，可替我削髮披緇，依僧門喪例斂葬，或可稍減我這一樁愆尤。說罷，瞑目而逝。真宗聽得王旦已死，不勝哀慟，輟朝三日，追贈王旦爲太師尚書令，封魏國公，賜諡做文正。真宗遂命王欽若問平章事。王欽若狀貌短小，項上長着個贅疣，當時人稱他做癩相。是時真宗因自己常多疾病，見皇子趙受益年已漸長，便降詔立皇子趙受益爲太子，大赦天下。三年，永興軍巡檢朱能與內侍都知周懷政，假造天書，降於乾祐山。寇準時判永興軍，竟取僞書，上奏朝廷。真宗大喜，降詔迎入禁中。魯宗道孫奭，都諫奏這天書是奸臣誕妄造作，以獎惑聖聽的，請捕斬朱能等。真宗不聽。恰巧王欽若坐交通商州道士譙文易罪案，罷判杭州。真宗遂召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丁謂本與寇準相投契。李沆作宰相的時候，寇準嘗薦丁謂於李沆，李沆不用。寇準問道：「丁謂不算無才能，還不堪用麼？」李沆道：「丁謂固然是有才能，但是這等人可使他在人上嗎？」寇準道：「像丁謂的才能，相公終能壓抑他。」

宋宮十八朝義

第三十一回 謀衣讓食美人裝技 作威作福驕子弄權

一五八

使在人下嗎？李沆笑道：而今不必辨論，日後你自然記得我說的話。寇準終不以爲然，至是不久，丁謂果傾軋寇準。四年六月，真宗患着風疾，政事多委決於劉后，寇準李迪以爲憂慮，乘間請真宗詔諭皇太子監國，罷免了謂、錢惟演。真宗認可，寇準密令楊億草表，因酒後說出，遂被丁謂轉而譖他，力請真宗罷免寇準。真宗不記得先前與寇準的說話，竟罷寇準爲太子太傅，命李迪丁謂馮拯參同平章事，任中正王曾並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副使。周懷政是東宮宦官，遂往商寇準，謀奉真宗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與政，處死了謂，使寇準復相。寇準阻止不聽，竟謀實行。事機不密，又被丁謂知道，夜奏真宗，並與劉后舉發朱能、天書妖妄事。真宗大怒，立斬周懷政，貶寇準爲太常卿，出知相州。因遣使捕治朱能，朱能殺王使，擁衆反叛，未幾朱能衆潰自縊。坐這項罪，再貶寇準於道州。自是丁謂專政於外，劉后專政於內。五年十一月，竟加丁謂爲司空，馮拯爲左僕射，曹利用爲右僕射。於是丁謂威權更大了。是年過了，又改元做乾興。二月，封丁謂爲魯國公，馮拯爲魏國公，曹利用爲韓國公。都人士雖疾惡三人，朋比爲奸，恨不得立時去掉，但是聖眷方隆，沒奈何他們，忽而傳下哀



晉真宗皇帝已經駕崩了。這正是。

僉王弄權朝政亂，九重哀詔又驚傳。

要知真宗死後，國事是怎樣處置，是由太子即位親政，還是劉后垂簾當國，下同分解。

劉后未嘗無才，至於立黨弄權，全爲奸佞所蔽，幾乎鑄成大錯。

丁謂真是卑鄙小人，寇準不辨賢奸，一心引進，以致身受其害。足見任大事者，不可不有知人之明。

第三十二回 諸奸並發丁相徙邊 一病長眠李妃謝世

真宗既崩，遺詔太子趙受益，靈前即位，更名做禎。皇后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劉后即召王曾入殿，草制。王曾奉詔，援筆直書，於皇后處分軍國事一句，在處分二字上加一權字。丁謂見了，爭道：適才諭旨，明明說處分軍國事，你怎麼增改爲權處分軍國事呢？這個權字須要去了。王曾正色道：皇帝年幼，太后臨朝，這已經是國家的否運，加入個權字，庶幾還可。

第三十二回 諸奸並發丁相徙邊 一病長眠李妃謝世



以昭示後人啦！況且增減制書，本是相臣的權衡，處身表則之地，豈可不鄭重將事？先自混亂典型嗎？丁謂不覺悚然，不敢再爭。制書草定，呈入中宮，劉后看過了，即時頒發中外。遂奉太子趙禎，就真宗樞前即位，是爲仁宗皇帝。尊劉后爲皇太后，楊淑妃爲皇太妃。因宋朝由太后臨朝，這是頭一次，中書樞密兩府，乃會集合議儀制。王曾請依東漢故事，太后與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於皇帝右側，垂簾聽政。丁謂想要擅權，不想與同列與聞機要政令，不贊成王曾的建議。會議便無結果。丁謂不待覆議，潛結內侍押班雷允恭，用私意擬定一種儀制，密奏劉太后。劉太后不察，丁謂是爲自己要弄權，以爲是忠心附她，就依着了謂私擬的儀制，降手勅頒給羣臣遵照。手勅云：

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盡可以下。

王曾嘆道：兩宮異處，把權柄歸宿在一個宦官手裏，禍端隱兆於此了。於是雷允恭便由此恃勢專恣，而丁謂更是權傾內外。兩人的氣燄，真是炙手可熱。滿朝諸臣，都不敢與兩人



抗爭，還虧得王曾一個人正色立朝，兩人尙有所忌憚，不會生出大變禍來。當下封溼王趙元儼爲定王，贊拜不名。定王係太宗第八個兒子，素性嚴毅，沒有人敢侵犯他，都尊稱他爲八大王。命丁謂爲司徒，兼侍中尙書左僕射；馮拯爲司空，兼侍中樞密尙書右僕射；曹利用爲尙書左僕射，兼侍中。真宗臨崩的時候，對劉太后說：惟寇準、李迪兩人可託大事。劉太后含糊應了。至是，劉太后因深憾李迪，當日諫阻真宗不要立她爲后，丁謂亦切恨寇準，嘗奏真宗說他是佞臣，遂不聽真宗遺命，誣兩人是朋黨，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朝論雖多替兩人呼冤，可是沒法挽回了。這時丁謂奉命爲山陵使，雷允恭爲都監，一同營辦真宗葬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雷允恭道：而今山陵上百步的地方，實是個好地穴，照地理的法則判斷，一定宜子孫，像汝州秦王墳一樣；但下面不免有石頭有水。雷允恭道：先帝止得一個子嗣，倘得似秦王墳，使後世多子孫，何妨移築陵寢呢？邢中和道：山陵的事體很重大，踏勘覆按，必費許多日子，恐怕趕不及七月的葬期。雷允恭道：你儘可移改上去，我走馬入見太后，奏明就是。雷允恭一向很驕橫的，無人敢違拗他，邢中和祇得

宋宮十八朝義

依他雷允恭即日回朝，見劉太后奏明改築陵穴事。劉太后不勝駭異道：這是樁很重大的事體，怎麼可以輕易更改呢？雷允恭答道：能夠使先帝宜子孫，有甚麼不可以？劉太后意甚不然，諭令出宮與山陵使商議再處。雷允恭便出宮與丁謂說知。丁謂正要在他跟前討好，連忙贊可道：都監說是可以的，這當然是可以的。雷允恭又入宮奏復劉太后，山陵使無異議。劉太后這纔照准了。雷允恭遂命監工夏守恩領工徒數萬開挖。起先兩日，挖出多半是石頭，到第三日，正挖間，忽湧出一泓清水，把地穴頓時變成一口池塘。工徒大譁。夏守恩見了，恐怕不能成功，命工徒中止工作，奏請朝廷旨意。丁謂庇護雷允恭，依違不決。恰好內使毛昌達從山陵回來，見丁謂把事遷延着，便直接啓奏劉太后。劉太后即詔責問丁謂。丁謂不能再隱瞞了，纔奉請遣使踏勘。使臣回奏，請復用舊地。劉太后乃詔王會覆視。王會覆視回來，請求單獨奏對。劉太后即召王會入內。王會奏道：臣奉旨覆視山陵，果是不能移改。上穴實不可用。丁謂包藏禍心，使雷允恭抱皇堂移入絕地，這計謀真乃很毒極了！劉太后大驚，怒甚，立召馮拯，命即捕拏丁謂。雷允恭等一併治罪。馮拯聽諭，嚇得目瞪口呆，心想庇



謹丁謂，不由得遲疑起來。劉太后愈怒道：「怎麼這等遲疑？爾亦與丁謂同謀嗎？」馮拯忙叩頭不迭，回奏道：「臣怎敢與丁謂同謀？祇爲皇上初承大統，先帝還未奉安，遽誅大臣，恐驚駭天下視聽，是以少加思維，想籌得個較寬大的辦法呢。」劉太后怒意稍解道：「如此，且先去拏下雷允恭等再議。」馮拯遵旨退出，發衛士拏下雷允恭、邢中和等，即時鞫定讞，一同伏誅。隨即抄沒雷允恭家產，竟抄出丁謂委託雷允恭，令後苑工匠打造金酒器密書，及雷允恭請託丁謂薦保管轄皇城司暨三司衙門畫稿，併呈中宮。劉太后見了這些證據，決然道：「丁謂實在是個賊臣！如果是個正直忠純的，怎肯交結宦官，作此等不法的事呢？若不即行重辦，不能整肅朝綱了。」次日，宣諭近臣道：「丁謂身為宰相，乃與宦官交通，人格卑污已極。他前附雷允恭奏事，都說已與卿等討議停妥，所以一概照允，而今對證起來，竟是他一人作爲的。且營辦先帝陵寢，擅行改易，若非王曾按視明白，幾誤大事。這等賊臣，真乃罪不容誅了！」馮拯曹利用等，恐怕罪將及己，俯伏奏對道：「自從先帝登遐，政事統由丁謂、雷允恭兩個議定，說是得旨禁中，臣等莫敢爭辨虛實，所以一概照行。幸賴聖明燭察奸狀，這真是社稷的幸。」

宋宮八十朝義

第三十二回 諸奸並發丁相徒邊 一病長眠李妃謝世

一六四

福啊任中正猶恐保全丁謂，進奏道：「丁謂雖是有罪，但是受着先帝顧託的重任，還是要請求援律議功才是。」王曾駭斥道：「丁謂真忠，應不得罪宗廟，尚可議功嗎？當下即召中書舍人草諭，降丁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並罷任中正，出知鄆州。」擢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樞密使。這呂夷簡，乃呂蒙正子，曾官開封府，頗有政聲；錢惟演係吳越王錢俶子，博學能文，與楊億劉筠齊名，曾任翰林學士兼樞密副使。於是劉太后垂簾聽政，改命馮拯爲山陵使。真個禍不單行。先前有女道士劉德妙出入丁謂家。真宗崩後，丁謂引入禁中，侈談禍福。劉太后頗有幾分信她。丁謂既敗事，劉太后疑心是丁謂教使，便拏問劉德妙，盡吐了謂奸計。劉太后大怒，遂再貶丁謂爲崖州司戶彥軍。丁謂爲人，機敏有智謀，且善文章，與孫何齊名，王禹偁稱贊他是韓柳以下不可多得的文才。徙居崖州三年，但事浮屠，不談朝事，因得劉太后憐念，轉徙雷州。又五年，復徙道州，後致仕，病歿於光州。總算是還得着善終，不必提了。十月，安葬真宗於永定陵，以天書殉葬，廟號真宗。總計真宗在位，改元凡五次，共二十六年，享壽五十七歲。十一月，罷錢惟演爲保大節度使，知河南府。殘年已過，

宋宮八十朝義

乃改元做天聖。元年五月，議定皇太后儀衛，與皇帝一樣。一日，劉太后問魯宗道道：「唐朝的武后，人做怎麼樣？」魯宗道奏對道：「武后是唐朝的罪人，險些兒弄得把唐朝的社稷傾覆了。劉太后默然。又一日，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劉太后召問諸輔臣，大家不敢對答。魯宗道獨奏答道：「劉氏若立七廟，將何以處趙氏嗣皇呢？」劉太后悚然改容，乃停止前議。復一日，劉太后與仁宗同幸慈孝寺，想乘輦先行。魯宗道趨前挽住，諫奏道：「夫死從子，經義昭然。國太母儀天下，不可以亂大法，貽後世譏議。」劉太后忙命住輦，待仁宗車駕先行，自己隨在後面。自是劉太后左右用事的人，都畏懼魯宗道，稱呼他做魚頭參政。這時馮拯早因病罷休，復召王欽若入相。兩年，劉太后不信怪誕，王欽若便毫無建白，未幾病歿。仁宗謂王曾道：「朕觀王欽若作事，實在是奸邪，講不到忠正兩個字。」王曾奏對道：「正如聖鑒。」乃擢參知政事。張知白同平章事，知河陽軍。張昞為樞密使，晏殊為副樞使。六年，張知白魯宗道相繼去世。劉太后因兩人是朝裏正道忠誠的臣子，不勝嗟悼，都親臨吊奠。張知白賜諡做文節，魯宗道賜諡做簡肅。曹利用舉薦尚書左丞張士遜，同平章事。不久，聽得趙州兵馬監押曹筠，辭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三十二回 請好並發丁相從遜 一病長眠字妃謝世

一六六

後竟身著黃衣，令人呼萬歲。朝廷震怒，把曹汭鎖繫到京，立斃杖下。這曹汭係曹利用的姪兒子，內侍羅崇勳遂譖曹利用附他姪兒爲逆，不可不問。劉太后命捕曹利用，發交廷議。張士遜爲曹利用辯護，進奏道：「這事完全是曹汭的不肖行徑，實與曹利用不相干。」劉太后怒道：「爾感激曹利用薦舉的恩德，當然是這麼說啦！」張士遜語塞。王曾因奏道：「這事着實與曹利用無涉，願國太明察。」劉太后道：「卿誓奏曹利用驕橫無狀，怎麼這事忽又替他辯護呢？」王曾奏對道：「臣而今替曹利用辯護，乃是就事論事，不敢苟同。曹利用素日恃寵矜功，作事每多不循朝典，所以臣奏請聖明詰誅，使他知過改過。現在要牽連他姪兒曹汭的罪案，說他爲逆，臣倘附和此議，臣亦不免藉故行奸，臣怎能逃得國太聖上的神明呢？」劉太后顏色少霽道：「卿的忠誠實是可嘉！但曹利用身爲國家大臣，又且受國厚恩，有姪不能教訓，使他戮力報效，反生出此等逆迹，處曹利用一個治家不嚴的罪名，這總算是應該的吧？」王曾奏答道：「聖諭允當。」乃罷曹利用爲千牛衛將軍，出知隨州。張士遜亦連帶罷職。曹利用出都，復坐私貨官錢的罪案，改徙房州。曹利用甚是氣憤，至襄陽驛，遂自縊死了。遂任呂夷簡同平章。



事，夏竦辭金參知政事，姜遵范雍陳堯佐爲樞密副使。七年六月，忽大雨震雷，玉清昭應宮竟被雷火燒成一片瓦礫場。劉太后聽報，傳旨把守宮的官吏，繫置御史獄，流淚對輔臣道：先帝尊天奉道，竭力造成此一座宮，而今一夕燒燬得止，贖長生崇壽兩個小殿，如何對得住先帝的遺旨呢？范雍抗聲道：臣意不如一起燒了牠。先朝盡天下的財力，纔得造成；電火一夕，便化灰燼。可見非關人事，實是天意。若是因爲還有兩殿存在，又去修葺，那便民不堪命了。殊不是敬懼天戒的辦法。王曾呂夷簡同奏道：范雍的奏議很對。中丞王曙亦奏道：玉清昭應宮的建築，本來就不合經義，所以天變來致警告。願國太把這地方廢除了，並且罷撤這種祀事，以順天變。右司諫范諷又奏道：這事真個是天變。守宮的官吏着實無罪，不當置獄，敢求國太寬貸。劉太后與仁宗聽了，同時感悟，遂減輕守宮官吏的刑罰，罷除諸官觀使，二殿不復修治，改爲萬壽觀。七年冬至節，仁宗率百官上劉太后壽於會寧殿。劉太后遂與仁宗同御太安殿受羣臣朝拜。秘閣校理范仲淹因上疏諫諍，謂天子奉親於內宮，自有家人的禮則；而今與百官同在一起，北面去朝拜，未免有虧君體，低損主威，不好垂法後世。



宋宮八十朝源義

第三十二回 請好並發丁相德邊 一新長眠李妃謝世

一六八

仁宗不報。八年二月，范仲淹又上疏請求劉太后歸政。疏略云：

陛下擁護聖躬，聖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賢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

疏上，劉太后亦不報。范仲淹做秘閣校理，乃是晏殊舉薦的，而今聽得范仲淹上這等奏疏，不禁大懼，召范仲淹詰責道：「怎麼這等狂率？倘然太后加罪，豈不累及舉薦的人嗎？」范仲淹正色答道：「我范仲淹認承公薦，總怕不稱，羞辱了知己的人，不想反倒因忠直得罪於門下。」晏殊大慚。於是范仲淹遂請求外補。劉太后照准，出判河中府。越年，改元做明道。元年二月，李順容病劇，劉太后心裏很明白她受了委屈，便把她進位宸妃。仁宗雖然年紀已長，因為李宸妃默處先朝嬪御中，不肯說出自己實生仁宗，而宮中的人，又沒有敢說明的，所以還當做劉太后是他親生之母，不曉得是李宸妃。是月，李宸妃竟一病薨逝了。劉太后想用宮人禮治喪，移棺出外。呂夷簡進奏道：「臣聽得說李宸妃薨逝了，怎麼沒聽得內旨發喪呢？」劉太后道：「宰相亦干與宮中細事麼？」呂夷簡奏對道：「臣待罪宰相，宮裏宮外，事無大小，均當



與聞。劉太后不悅，遽引仁宗退入少刻，劉太后復出，立簾下召呂夷簡問道：「死了一個宮人，相公卻這等鄭重其事，是何道理？」呂夷簡奏答道：「他宮人死，臣還可不問；李宸妃薨逝，臣萬不能不問。劉太后怒道：相公想離間我母子麼？」呂夷簡答道：「臣怎敢？但國太不想保全劉氏麼？」如果還想保全劉氏，那麼李宸妃的喪禮非從厚不可。劉太后想了想道：「卿言很是。」呂夷簡又謂羅崇勳道：「李宸妃誕育聖躬，而今喪事不能成禮，他日定必有因此事得罪的。莫謂呂夷簡今日沒有直說。」李宸妃必須用后服妝殮，用水銀實棺，方保得安全。羅崇勳把這話入白劉太后。劉太后大悟，乃依照呂夷簡的辦法，用一品禮成殮，殮於洪福院中。這正是：

身後哀榮誰管得，
宮闈秘事總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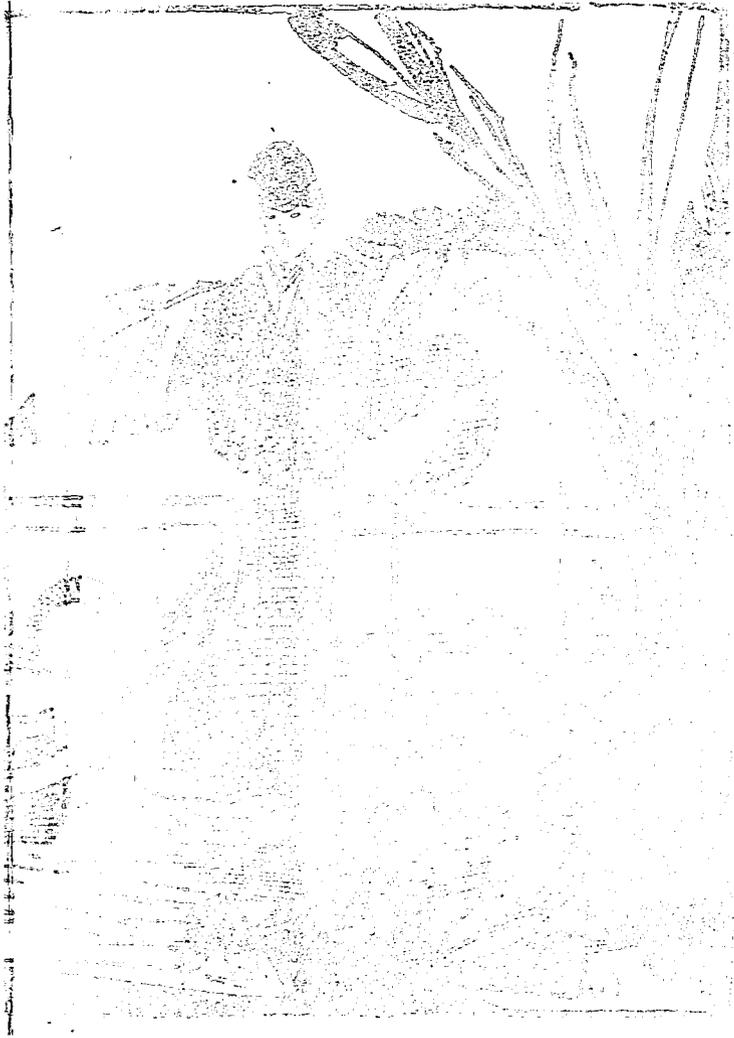
要知後來有人奏明仁宗，李宸妃是他的生身之母，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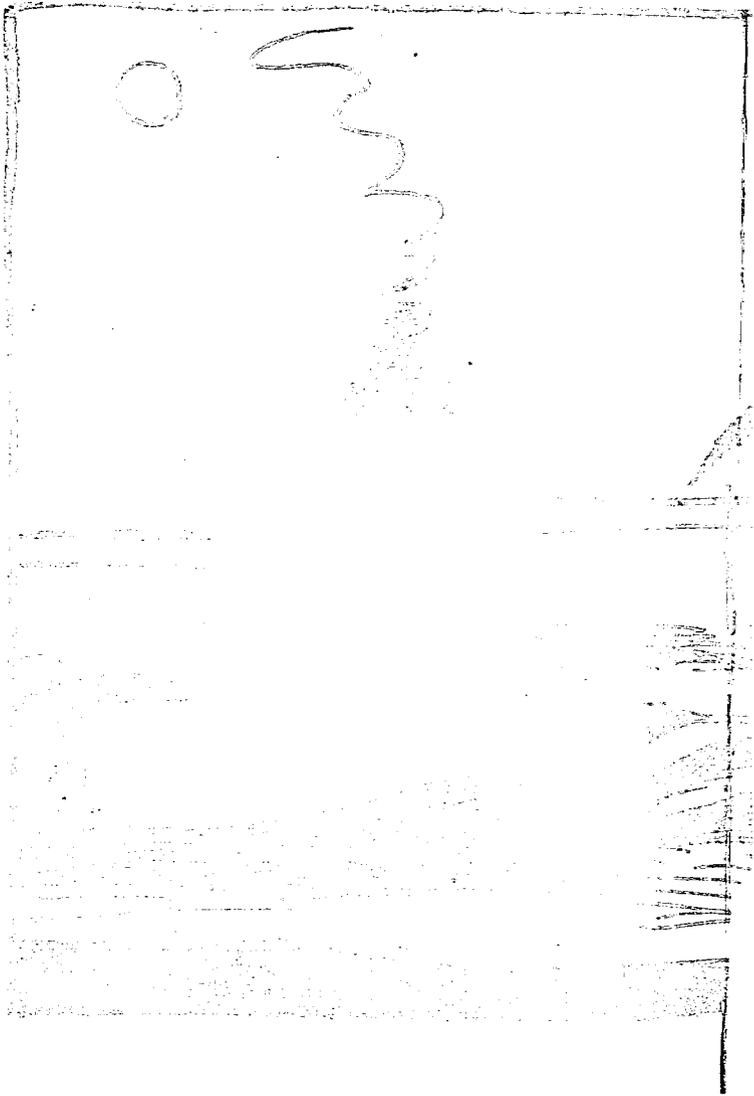
王曾正直立朝，終能鋤奸去惡，奠定邦家，真不愧為社稷之臣。

呂夷簡堅請厚殮李妃，確有遠見；劉太后立時覺悟，也還不失為聰明人。



第三十二回 諳好並發丁相從邊 一病長眠李妃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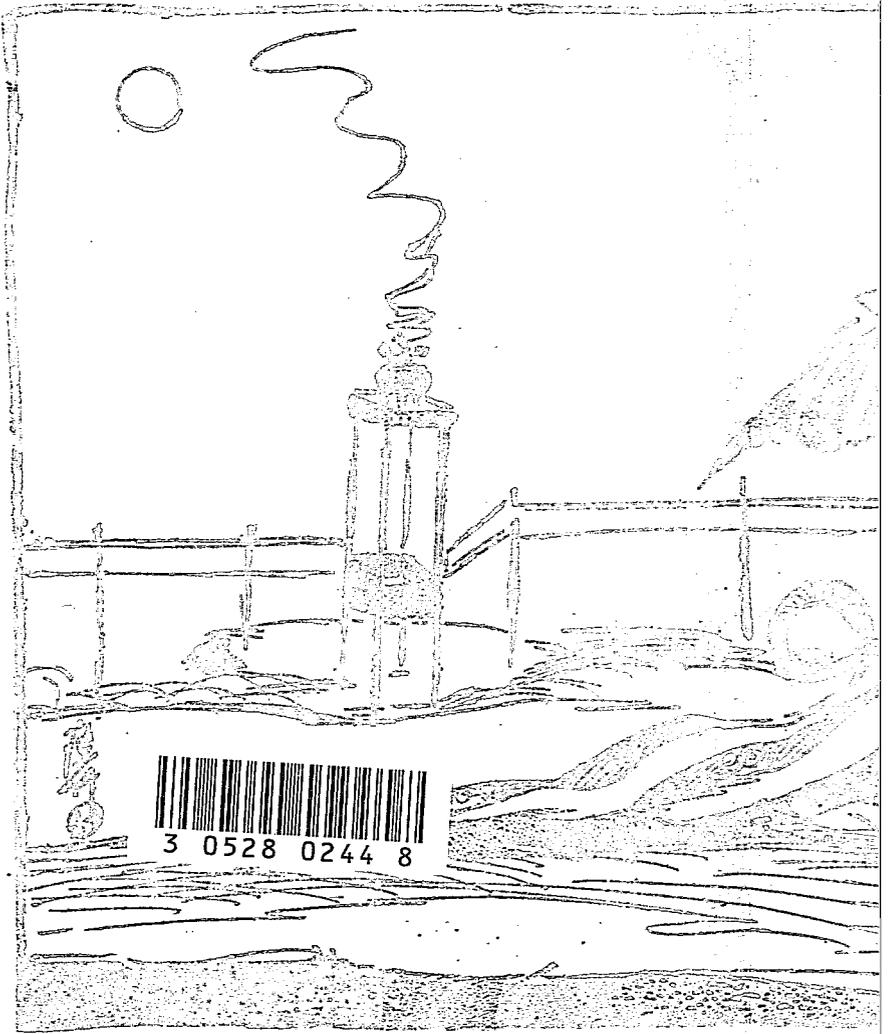






宋宮十八朝演義

上海五權書社發行



3 0528 0244 8

857.48
293.8



劉陽 李逸侯撰

桐鄉 嚴獨鶴評

第三十三回 結私怨一言罷官 承新寵二美惑主

歲月像白駒過隙般的恩恩過去，眨眨眼又是二年二月了。劉太后垂簾聽政，到此已經十有一年，忽然想着：女子被服天子袞冕，享祭太廟，是歷來皇家制度所不許的，這實在太卑視女子的人格了？怎麼男子便能衣冠享祭太廟，女子便不能衣冠享祭太廟呢？我必須開

第三十三回 結私怨一言罷官 承新寵二美惑主

一

053444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三十三回 結私怨一言醜官 承新寵二美嬌主

二

個創例，以示女子與男子實是一樣。主見已定，傳旨知照朝臣，春祭皇太后，用天子冠服親享太廟。薛奎聽得這道詔旨，進諫道：「國太穿戴天子衣冠享祭太廟，用甚麼拜禮呢？將何以垂法後世？」劉太后決然說道：「此事不是卿想見得到的，勿容諫阻。」千百年後的人，未必仍如卿今日一般固執。薛金不敢再諫，祇得遵旨。到期，劉太后竟戴起儀天冠，穿了袞龍袍，偕同楊太妃、郭皇后，至太廟祭享。於是劉太后初獻，楊太妃亞獻，郭皇后終獻。禮畢，羣臣敬上劉太后尊號爲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皇太后。還宮後，三司使程琳見劉太后這等，以爲她將效法唐朝武則天的作爲，因獻武后隔朝圍。劉太后接着，把牠擲在地上道：「我不作此等負祖宗的事，須知我所以定要參與朝政，自有我的見解，爾休生妄想。」程琳嚇得戰慄而退。沒有幾日，又有漕使劉綽從京西還都，見劉太后奏道：「現在水漕倉儲積的穀粟，臣查得有出贖餘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劉太后斥道：「卿認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嗎？他四人豈是因着獻羨餘進用的麼？」劉綽亦戰慄而退。由是宮廷內外，都畏憚劉太后嚴明，作事不敢不奉法盡忠，真是朝綱肅然。怎奈昊天不憫，劉太后忽染沈疴，仁宗徵召天下名醫診



治，並大赦天下，不過徒盡人事，全無益於病症。劉太后自知必死，乃遺詔尊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至三月，遂溘然而逝。劉太后既崩，仁宗痛哭悲號，十分哀戚，泣謂羣臣道：太后臨終，嘴裏說不出話，還幾次用手拉着衣服，像有什麼遺囑，不知是何緣故。薛奎奏道：這就是爲着身上穿戴的袞冕。穿戴這個，怎好見先帝於地下呢？仁宗乃悟，即用皇后的冠服妝殮，發喪告哀。一面仁宗便要遵照劉太后遺詔，奉楊太妃同議軍國事。御史中丞蔡齊亟白執政道：皇上春秋已長，且熟曉天下的情僞，而今應該親攬朝政了，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呂夷簡不能決斷，正在爲難，忽燕王入宮，臨喪，呂夷簡忙上前迎着請教。燕王道：這有甚麼難決的？太后乃是國母的尊號，那有因着保育的緣故而代立的呢？若是一太后崩逝，又要立一太后，天下的人豈不要懷疑皇上不可一日無母后的佐助麼？這事且慢提，還有大事當前哩。自古治天下莫大於盡孝，皇上作萬民的主子已十多年，連本生母還不懂得是那個，能夠講得到盡孝嗎？即進奏仁宗道：陛下是李宸妃所生，劉太后與楊太妃，都止是保育聖躬的人啊！仁宗驚詫道：皇叔何以向無一語呢？燕王惻然復奏道：劉太后雖非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三十三回 結私怨一宮驚官 承新寵二美感主

四

親生陛下，而愛護聖躬，實與親生的一樣；先帝在日，亦無一語，臣那敢冒奏？至陛下登基，又值凶當道，專制朝政，內外交相蒙蔽，臣惟恐急急啓奏，或被奸人構陷，臣軀固不足惜；萬一自礙聖躬，並及李宸妃，臣豈不成了千古罪人，而此事終不得明白嗎？是以臣十年以來，深自隱諱，使今日得以面陳於陛下。區區愚衷，乞求陛下鑒諒！仁宗聽了，淚皆熒熒，瞧着呂夷簡。呂夷簡忙跪奏道：燕王所奏，句句實言。陛下係李宸妃所生，宮中個個知曉，不是虛妄的。仁宗至是，不由得放聲大哭，卽要命駕至洪福院，親視李宸妃遺骸。呂夷簡復奏道：陛下當先全大義，後及私恩。劉太后與楊太妃撫養調護聖躬二十餘年，恩勤備至，陛下自亦當仰報哩。仁宗乃仍遵劉太后遺旨，遵楊太妃爲皇太后，惟刪去參決軍國事一語。燕王又奏道：楊太妃既可尊爲皇太后，李宸妃尤當追尊爲皇太后。仁宗點首，又追尊李宸妃爲皇太后，諡做莊懿。於是一面下詔責躬，幸洪福院祭告莊懿皇太后靈柩，換易梓宮，一面治辦劉太后喪事。仁宗看了莊懿皇太后的遺骸，是用皇后冠服妝殮的，且棺中滿貯水銀，面色如生，感嘆道：可以稍減朕的罪過了！因此敬奉劉太后一如當日，而治辦喪事更是加厚，諡做



宋宮八十八義



莊獻明肅十月，遂安葬莊獻明肅太后與莊懿太后於永定陵，援春秋考仲子之宮與唐坤儀廟故例，別築奉慈廟以奉二神主。莊獻明肅太后自與政事至崩逝，有爲有守，雖然政出宮闈，卻是號令嚴明，恩威加於天下，左右近臣，少所假借，宮闈間未嘗改作甚麼，內外賜予，都有節制，到晚年稍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用以訪求外事，羅崇勳、江德明等固不免藉此弄權，但不深信，所以終不會生出大禍來。至是仁宗親政，遂放黜羅崇勳、江德明等，召還范仲淹、宋綬，罷修寺觀，裁抑僥倖，內外政令一新。有些朝臣，當莊獻明肅皇太后在日，縮首歛翼，隨班恭順，到此時卻於仁宗前追詆往事，嘵嘵不休。范仲淹進奏道：「莊獻明肅太后，受着先帝遺囑，調護陛下十有餘年，雖有小過，宜加掩飾，以全大節。」仁宗道：「這等議論，原是我所不忍聽的。」卽下詔戒飭內外，毋得輒議莊獻明肅皇太后垂簾日事。諸臣奉詔，纔不敢再追議了。呂夷簡揣摩時政，手疏條陳八事：一、正朝綱；二、塞邪徑；三、禁賄賂；四、辨佞壬；五、絕女謁；六、疏近習；七、罷冗費。仁宗見他辭語懇切，卽召呂夷簡入商，擬將前日依附莊獻明肅皇太后諸臣，如張旻、夏竦、晏殊、范雍等，盡行罷職。呂夷簡奏對道：「聖見甚當，像張旻、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三十三回 藉私怨一言罷官 承新寵二美感主

六

等，早該罷免的。仁宗回宮，將這事告訴郭后，並謂惟呂夷簡忠誠。郭后道：呂夷簡豈獨是不附莊獻明肅皇太后的，不過他多機巧，善應變罷咧。仁宗道：如此，朕便一併罷了他。翌日，黃門宣詔，罷免張旻等。呂夷簡正在押班，最後忽聽唱着他的名兒，好像晴天忽來一個霹靂，嚇得他驚懼無措，掩耳不及，祇得隨班領旨下殿。後來託內侍都知閻文應打聽，纔知道是因爲郭后一句話使然。於是呂夷簡遂深憾郭后，私誓道：我若再得志，定當使她離了中宮，出這一口怨氣。這個暫按不提。仁宗既並罷呂夷簡，乃復召李迪入相，命王隨參知政事，李諮樞密副使，王德用僉書樞密院事。忽一日，仁宗偶翻得了謂當國時，謫貶寇準李迪詔稿，閱到了謂親筆添改的，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懼此震驚，遂致沈劇四句，拍案道：謂賊臣這等鍛鍊周內的語句，下得很毒已極，冤殺寇準李迪了。這時寇準早已病死雷州，歸葬西京，天下人士，尚有餘哀。仁宗卽降詔追復寇準官爵，賜諡做忠愍。過了些時，仁宗又想念呂夷簡，以爲郭后的話未足憑信，詔命還職。擢諫官劉渙爲右正言，命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爲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爲樞密副使。呂夷簡再邀恩寵，重秉政樞，乃命閻文應日



宋宮八十朝演義

伺郭后間隙，以謀報復。郭后係平盧軍節度使郭崇的孫女，與石州推官張堯封女張美人先後入宮，於天聖二年十一月受冊爲后。當時張美人甚得仁宗寵愛。仁宗原是要冊立張美人的，因莊獻明肅皇太后不贊成，纔改冊郭后，所以郭后雖然得立，究竟不甚見親。也是合當有事，會逢其適。這時宮裏有一個尙美人，連同一個楊美人，正是兩個尤物，於仁宗前爭妍獻媚，引得仁宗心迷神昏，在宮裏七顛八倒，簡直成了淫亂之君。郭后瞧不過，不免掣出中宮身分，嚴辭譴責。尙美人楊美人本熟知仁宗和郭后素不親愛，又恃着自己正極蒙仁宗寵眷，可以撒驕一時，便不惜願承受郭后的責戒，居然反唇相譏起來。因此郭后與尙美人楊美人，便積不相能。這一日正是隆冬天氣，寒冷得披着重裘還不覺溫暖，兼之凍雲潑墨，飛下一天雪來。仁宗退朝回宮，因與郭后並尙美人楊美人圍爐取暖。尙美人故作嬌態，倒在仁宗懷中，說是冷不可當。郭后怒斥道：「這是個甚模樣！還不放尊重點！」尙美人抿着嘴兒回道：「我自求萬歲取暖兒，干你甚的！萬歲尙且不排揼我，皇后能排揼我嗎？」郭后聽得，憤極了，卽離座批尙美人頰。手還未到，尙美人便嬌啼起來。仁宗忙將尙美人推至身後，起

宋八十八朝演義

身攔住。郭后縮手不及，遂誤中仁宗頸項。郭后祇得抑住怒氣，且向仁宗請罪。仁宗見郭后這般，不好發怒，又明知尙美人無理，也祇得反安慰郭后數語，命她回宮，勿爭閒氣。郭后無奈尙美人何，遵旨回宮而去。這裏尙美人，越發在仁宗懷裏亂扭，一面大灑眼淚，一面力擠郭后。閻文應知道此事，不覺得了希世珍聞，飛往報知呂夷簡，說是如此如此。呂夷簡即命閻文應奏請廢后。閻文應受了呂夷簡使命，又趕回宮來。祇見尙美人還在仁宗前，哭扭未休。閻文應上前奏道：「皇后無禮到這樣子，陛下還寬容着嗎？」仁宗道：「此等事不再寬容，叫朕怎麼處置呀？」閻文應復奏道：「皇后不知禮節，欺凌聖駕，照理就該廢了。仁宗遲疑道：「廢得的嗎？」閻文應答道：「有何不可？如果陛下不以臣的意見爲然，亦當召呂相別籌一個辦法處置，寬容是萬不可以的。」仁宗被閻文應激動怒氣，便頓時沒了容人之量，即將呂夷簡召入，把頸項上爪痕給他瞧，告訴他緣故，問是應該怎樣處置。呂夷簡奏對道：「依臣愚見，惟有廢黜。仁宗仍遲疑道：「天下後世，不要譏議朕於皇后尙且不能寬容嗎？」呂夷簡又奏道：「這有那個譏議呢？況且廢后又不是始自陛下，早有先例的。像光武皇帝，乃是漢朝的明主，止爲郭



宋宮八十朝義

后少懷怨懟，便把她廢了，而今皇后傷及陛下頸項，還不當廢麼？仁宗聽奏如此，遂決意廢黜郭后。呂夷簡退出，恐百官諫阻，挽回聖意，不克遂到報怨目的，乃先勅有司，不得受臺諫章奏。仁宗遂降詔，假稱皇后願修道，封做淨妃玉京沖妙仙師，賜居長寧宮，廢皇后名位。此旨一下，朝臣莫不惶惑，因為臺諫章奏不能得入，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等，詣垂拱殿伏奏道：「皇后乃是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請賜對。」但見殿門緊閉，無人傳達。孔道輔扣環大呼道：「皇后被廢，有累聖德，奈何不聽臺臣諫奏呢？」忽門內傳旨道：「爾等不得誼鬧！」至中書省與宰相答話去罷。孔道輔率諸人徑至中書省，呂夷簡早在那裏待着。孔道輔詰問呂夷簡道：「大臣事奉皇帝皇后，猶如兒子事奉父母一樣；父母不和，應當諫止，奈何順父出母呢？」呂夷簡道：「廢皇后在漢唐已有舊例，怎麼不可行？」孔道輔厲聲道：「做臣子應當導引皇帝作堯舜一般的君主，怎得援引漢唐失德的故事作為法則呢？」呂夷簡不能對答，拂袖而入，奏請仁宗道：「臣子伏闕請對，殊不是太平盛世的現象，願乞陛下譴貶一二，人以儆效尤。」仁宗點首，明日早朝，孔道輔想留集百官與呂

宋宮八十朝義

夷簡廷爭，至待漏院，便有詔旨下來，譴貶孔道輔、知泰州范仲淹、知陞州孫祖德等俱罰俸三月；自今以後，羣臣毋得相率請對。孔道輔等奉詔，乃各各嗟嘆而退。郭后既廢，尙美人楊美人便毫無忌憚了，每夕合着仁宗作行雲行雨之樂，不到幾時，把個仁宗弄得形疲神乏，日卽庭羸。羣臣憂懼，卻又不敢諫奏得。又過了些時，仁宗竟至色傷成病，不能起牀。楊太后聽得仁宗臥病輟朝，親臨視疾，見了仁宗的模樣，不覺嚇了一跳，卽向內侍追問病源。內侍起先還隱瞞掩飾，後來被楊太后逼得緊了，祇得從實奏明。楊太后大怒道：「這還了得，卽傳懿旨，命閻文應立刻押二美人出宮。」閻文應領旨，卽行照辦去了。仁宗心裏雖不舍得，但是母后的懿礙旨，難違背，也祇得忍心絕愛了。尙美人楊美人正在一處笑樂，瞧着閻文應高視闊步走來，還想發作他幾句，不料言未出口，閻文應猛喝一聲：「宮婢聽旨！」兩個早又哭成一曉得不比往常，忙着歛了笑顏，斷了妄想，跪下敬聽。及至閻文應宣旨畢，兩個早又哭成一雙淚人了。閻文應板起一副怒金剛似的面孔，毫不肯哀憐，卽勒令兩個登車，離開後宮。尙美人楊美人無奈，含着兩把悲淚，酸酸辛辛，啼哭而去。次日，仁宗乃詔命尙美人爲女道士。



賜居洞真宮，楊美人別宅安置。次年，又改元做景祐。九月，詔命廢郭后出居瑤華宮，另選曹氏入宮待冊。這正是：

狐媚工讒偏惑主，

新人歡笑舊人悲。

要知曹氏是否冊立為皇后，下同分解。

劉太后垂簾聽政十一年，雖未能寡過，却還善於補過。史家稱為賢后，尚非過譽。

觀其斥程琳獻圖畫，卻劉綽進羨餘，實足當英明二字。

呂夷簡爲了罷官私怨，便構陷郭后，立止廢黜，真是陰險小人。

仁宗作事，全沒主張，可謂昏庸已極。

第三十四回 爭獻納使臣識大體 立戰功良將鎮邊陲

曹氏係曹彬的女孫，入宮後很得仁宗歡心，未幾遂冊立她爲皇后。曹后寬仁大度，殿下恩威並施，正位以後，宮中莫不畏威懷德，禁內肅然。這時仁宗忽又想念郭后，乃遣宮使存問，



賜以樂府詩章。郭后亦裁箋和答，交由宮使帶呈。仁宗見她詞旨悽惋，頓時感悔前事，命宮使復往，召她還宮。郭后辭謝宮使道：「萬歲如要召我，我再入後宮，須要百官立班受冊，方奉旨。如此草草，雖有聖諭，我實無顏進去見諸宮人。」宮使回奏，仁宗心下好生爲難。閻文應聽得此事，不禁萬分着急，惟恐郭后萬一復立，自己的生命定不能保，暗暗籌思阻害仁宗與郭后好合的計策。忽逢郭后感冒小疾，仁宗命閻文應遵領太醫前往診視。閻文應不由心喜道：「滅絕禍根，在此行了！」遂攜同太醫，至瑤華宮診治郭后疾病。不知怎的，郭后經太醫診視後，服下藥去，竟爾暴崩了。仁宗聽報，惘然淚下，命用后禮殮葬。這時是在二年十一月，到三年正月，乃追復爲皇后。宮廷內外，都疑郭后的死，係屬閻文應毒殺，可是找不着實證，只好奈何他。齊巧范仲淹調知開封府，遂劾奏閻文應罪狀，請仁宗按律處治。仁宗因郭后身死不明，正懷疑閻文應，見了范仲淹奏疏，立即寬逐。閻文應於嶺南。閻文應食甘飫肥已慣，那堪這負罪長征的苦楚，又惱又病，遂死於道中。未幾，楊太后崩逝，朝裏治辦喪事，不免忙亂許多日子，纔耐葬於永定陵，諡做莊惠。仁宗經此兩番悲傷，益覺精神不振，時有頭暈目



眩，停食失眠諸症。幸得曹后看護殷勤，才漸漸復原了。曹后見仁宗體質虧弱已甚，料想難得子息，因奏請仁宗，早於宗室中，擇取一螟蛉子，作為皇嗣。仁宗很以為然，當即選擇了一個，係太宗嫡孫趙允讓的第十三子，名做趙宗實，取入宮中，由曹后撫養。此子長大，就是英宗皇帝，這是後話慢提。那契丹自澶淵議和以後，兩國互守疆界，各不相侵犯，而且慶弔常通，着實像兄弟之國了。契丹主隆緒與蕭太后，已先後死了。蕭太后死於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隆緒死於天聖九年的六月。隆緒臨死，遺詔太子真宗繼位，且重囑道：宋朝的信誓，剛當遵守，勿失真宗含淚受命。既即位，改元做景福，號隆緒做聖宗。七月，遣使來告哀。仁宗遣龍圖閣侍制孔道輔充賀冊及弔祭使，往契丹賀冊弔喪。宗真遵着隆緒遺囑，果然謹守舊約，不相侵犯。歷仁宗由明道又改元做寶元，由寶元復改元做康定，由元康再改元做慶歷元年，兩國和好，未有間隙。不過到此時，真宗年紀已長，見國內無事，人口日增，便慨然起南侵的心。恰巧碰着西夏反叛，宋廷連年西征，師老民疲，遂想乘機取瓦橋關以南十縣的土地。於是召集羣臣，商議此事。南院樞密使蕭惠奏議道：兩國的強弱，是不虛所熟習的，

宋宮十八朝演義

況且宋朝西征有年，兵疲民敝，陛下親率六軍往伐，定必獲勝。北院樞密使蕭孝穆卻諫阻道：我先朝自與宋軍訂立盟約和好已有多年，而今無故與兵往伐，乃是我國的不是，況且勝負還未可逆料。願陛下明察真宗不聽，竟從蕭惠的主見。於二年三月，遣南院宣慰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贛書來求關南故地，且問與兵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戍兵的理由。蕭特末等至，呂夷簡奏請命富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郊外。蕭特末等假託疾病，倔強不拜。富弼正色詰責道：我曾奉使北朝，病臥車中，聽得貴國主命令，輒起拜受。今爾等奉使我朝，我主使中使迎勞爾等，爾等卻夜郎自大，不肯拜禮，有這樣的道理嗎？蕭特末等聽了，不禁矍然起拜。富弼當下將蕭特末等導入客館，款待一切，並作非正式的談話。富弼開誠布公，侃侃而談。蕭特末感悅，便不復隱瞞，秘密把契丹主所想的告訴富弼。且說道：這項要求，可以從便從，不可以從，可別想一個辦法，或增賠款，或許婚姻；祇要搪塞得住，便大家相安無事了。富弼即把這個談話，奏明仁宗。仁宗得奏，止許增加常年賠款，或是許他婚姻，要關南土地，決不承認。因命呂夷簡選擇作使的人。呂夷簡因與富弼不和，想把他陷在



外國，卽舉薦富弼可以作使。仁宗便詔命富弼爲使者，往契丹報聘。富弼奉旨，毅然入朝辭駕道：常言說，主憂臣辱。微臣此行，決不敢愛死。仁宗嘉他忠義，當進富弼爲樞密直學士。富弼奏對道：國家有急事，理當不憚勞苦，怎敢先受爵祿呢？固辭不受。卽日北行。五日，契丹聚兵幽薊，宣言將要南下。河北、京東，都屬邊備。朝議因請築城洛陽，藉固守備。呂夷簡道：契丹若得渡河而來，就令有高城深池，也不足恃了。契丹乃是懦弱畏強的，宜建都大名，表示將要親征，使牠知我威聲，纔可使牠畏懼而退。仁宗依着呂夷簡的建議，卻建大名爲北京，命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王德用奉旨，日夜教練士卒，定期大閱，耀武揚威。及期，契丹遣偵騎來覘，見王德用部下兵強馬壯，回去告訴如此。契丹軍竟大爲恐懼，銳氣頓銷。六月，富弼抵契丹，見契丹主眞宗道：兩國主上自締盟以來，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了。忽一旦要求割地，是甚麼緣故呢？宗眞道：南朝違背盟約，阻塞雁門，增益塘水，繕治城隍，招集民兵，卻又爲着甚麼緣故呢？我國諸臣，見南朝這等舉動，便請出兵南下。我不想用兵，是以遣使質問一切，並索關南故地。如果索而不得，再行出兵。富弼道：原來爲此。須知我朝塞雁門，是爲防

宋宮八十八義

禦西夏塔塘水，開始在南北通好以前，而今不過繼續往日工作；治城隍，乃是修舊；招民兵，不過補闕；這都不是違約的事件。須知請用兵的臣子，都是爲己身設謀，並不是爲國家！因爲北朝與南朝通好，這利益全歸主上得着，臣下便一無所獲。若是用兵，這利益便全歸於臣下，而禍惡卻又盡歸於主上，所以臣下莫不喜歡煽動戰爭的。真宗驚問道：這是怎麼解說呢？富弼道：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地狹小，上下離叛，所以北朝得進克中原，然後得金幣，盡歸臣下私有，公家反損失了無數餉械，弄得公府一空。現在南朝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想要戰爭，能採必勝嗎？就使能夠得勝，所折耗的糧械兵馬，還是臣下受了這損失呢？還是主上受了這損失呢？若通好不絕，那歲幣盡歸主上得去，臣下有甚麼利益呢？所以臣下便不得不挑撥主上作戰了。真宗聽了，連連點頭道：有理，有理。半晌，真宗又道：雖然如此，我祖宗故地，應當要還給我國了。富弼道：晉朝把盧龍的地方送與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的土地，這都是前代的事情，與本朝不相干的。若各各要求故地，那麼幽薊實爲南朝先代所有，亦當還南朝了。明日，真宗召富弼同去射獵，在馬上謂富弼



道我朝如若得回故地，與南朝和好的日子，當可持久不隲；不然，今日縱然和好了，仍是不能長久的。富弼道：北朝定要得地，當然是以得地爲榮了。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亦必以失地爲辱。南朝與北朝相許爲兄弟之國，可使一榮一辱嗎？真宗默然無語。彥罷，劉六符謂富弼道：我主聽了榮辱的談論，意甚感悟。土地的事，暫時擱起，而今止有許婚姻可作談判了。富弼道：依我的意見，還是增加常年賠款的好，許婚姻一則易生嫌隙，一則我朝長公主出嫁，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增加常年賠款，可享無窮的利益？劉六符回奏真宗。真宗即召富弼命他還國道：卿可回去，取了誓約來。等到卿再來的時候，這兩件事，朕總已擇定了一件。富弼還奏仁宗。仁宗道：和親與增款兩事，聽牠擇一件談判便了。復命富弼爲使者，持誓約及增款和親兩議，再往契丹，務成和議。行時，並命至樞臣處親受口傳的辭語。至是遂行抵樂壽。富弼忽謂副使張茂實道：我爲使者而未見國書，倘若書中的辭語，與口傳的辭語不同，這事情便壞了。乃啓書審視，果與口傳的辭語不同。富弼即忙馳還，抵京時已日昃，乃叩闕求見。仁宗召入。富弼將國書呈奏。仁宗道：樞臣想要陷害微臣，故意使國書的辭語，與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三十四回 爭獻納使臣議大體 立戰功良將饒邊陲

一八

口傳的辭語不同，請陛下龍目觀看。微臣一死本不足惜，豈不誤了國家大事？仁宗聽了，即召問晏殊。晏殊奏道：呂夷簡決不會這樣，恐或是錄書的寫錯了罷。富弼奏道：晏殊實是奸邪，幫助呂夷簡欺蒙陛下，陷害微臣，願陛下明察。仁宗道：此時使事爲重，這個暫且莫提。即命晏殊更正國書，命富弼速去。富弼覆視明白，乃再啓行。既抵契丹，不復議和親，但議增款。真宗道：南朝增加常年賠款，應將賠款字樣，改作獻款字樣。富弼答道：兩國相約，原是南朝爲兄，豈有兄獻與弟的道理嗎？真宗道：稱獻不可，改稱爲納罷。富弼道：亦復不可以的。真宗道：賠款既是可增，區區一字就不可改嗎？若我擁兵南下，得勿後悔？富弼道：我朝爲是兼愛南北生民，所以屈已增加常年賠款，豈是畏懼北朝威勢？萬一不得已，而出於戰爭，那麼當看曲直而決勝負，非使臣所可料了。真宗道：卿勿必固執，古時原有先例。富弼道：古時惟有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日贈遺粟帛，或稱做獻納。但是後來諷利被太宗擒住，那裏還有這個例呢？說時聲色俱厲。真宗曉得富弼是決不可屈的，便道：我自遣使往議罷，乃留下增款誓約，遣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與劉六符，持盟約與富弼同來，且議獻納二字。富弼先入奏



道獻納二字，臣已死力拒絕過，契丹已輕化了，陛下可勿再許他。仁宗允奏。後來又依着晏殊的計議，竟承認他改用納字。於是每歲增納契丹銀十萬兩，絹十萬匹。仍遣知制誥梁適往契丹對換盟約。契丹亦再遣使來，對換盟約，並告撤兵。自是與契丹通好如前。而今且說西夏反叛的事。在明道元年的十一月，夏皇李德明病死，仁宗遣工部侍郎楊吉往册李德明子李元昊襲封爲西平王。李元昊拜受了李元昊素有大志，數勸諫他父王勿要臣服宋朝。李德明戒他道：我國向年因戰爭，國內實在疲敝不堪。近三十年間，臣服宋朝，纔得錦衣玉食，與民休息。這實是受着宋朝的恩惠所致，不可負牠的。李元昊道：突着皮毛，從事畜牧，乃是我蕃族本色，何必要穿著甚麼錦衣呢？且大丈夫生爲英雄，應該自立爲帝王，怎能爲着一襲錦衣，便甘作宋朝奴隸？至是既襲封，卽做效宋朝制度，變法維新，勵精圖治，整軍經武，以謀反抗宋朝。至景祐元年，遂起兵反叛，入寇慶州。得華州張吳兩書生，教他立國規模，入寇方略。因此，李元昊的聲勢，遂日漸擴大起來。寶元元年十月，李元昊遂僭立爲帝，建國號做大夏，建元做大授，改靈州爲興州，改西平府爲興慶府，崑山帶河，負嶠自固。國內一切

宋宮十八朝新義

第三十四回 爭獻請使臣議天機 立戰攻兵將鎮邊陲

110

制度，都建設得完完整整，且自制文字，教國人紀事。遂遣使上表宋朝，告知立國的理由。二年六月，仁宗乃下詔削奪李元昊賜姓官爵，任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十一月，李元昊領兵攻掠保安軍，被巡檢使狄青擊敗，遂於康定元年正月轉攻延州。攻破金明砦，直抵延州城下。范雍飛檄調集各路將兵，合力抵禦，還不能敵。轉戰旬日，被西夏軍殺得大敗虧輸，鄜延副總管劉平被賊擒去，其餘將官逃散四方。延州城池眼見得要失守了。幸而天降大雪，凍澀不開，李元昊纔自行解圍退去。仁宗察知如此，貶范雍知安州，命夏守贊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旋即又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召范仲淹知永興軍。未幾，因爲夏守贊王守忠經略無功，一併召回，改任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爲副。又因將佐不和，奸臣阻梗，數年之間，師出無功，西夏反日益猖獗了。幾經朝議，纔改命將帥，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令韓琦知秦州，轄秦鳳，范仲淹知慶州，轄環慶，王洙知渭州，轄涇原，龐籍知延州，轄鄜延。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四人捍禦有方，李元昊纔知難而退，稍稍斂迹了。後來李元昊屢次與兵，都不得逞。



復想停戰通好。慶歷三年正月，李元昊遂上書請和。仁宗亦因西鄙戰爭日久，亦想要罷兵休息，遂允許李元昊的請求。起先李元昊還個強不肯稱臣，嗣經多次信使往返，纔議定西夏稱臣。宋朝按年賜給絹十萬匹，茶三萬斤，載立誓約，子孫不渝。仁宗乃遣員外郎張子奩爲使者，冊封李元昊爲夏國王，賜他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二萬斤，許自置官屬。自此西夏總算已臣服了。不覺又到八年閏正月十五，仁宗想要再行張燈作樂，曹后力諫不可，仁宗方罷。過了兩日，時已夜半，仁宗與曹后剛寢，忽聽禁中譁變起來。這正是：

方喜承平求宴樂，
忽驚禍變起蕭牆。

要知禁中鬧出甚麼變端，下同分解。

郭后本無大過，仁宗因一時惑溺，竟聽信呂夷簡閻文應奸言，決然把她廢了。谷風之刺，自不能免；然終能感悔，遣使存問，賜以樂府，且想召還，還算不愧是個明君。比較漢武帝唐高祖要強多了。至契丹之忽然這使要求關南故地，集兵幽薊，宣言將要南下，乃是真宗因太平無事，生此僥倖的心，虛張聲勢來恐嚇宋朝。



罷了，並非真個要動刀兵，與宋朝絕棄盟好。呂夷簡晏殊等，不肯像富弼的忠心保國，力折契丹，止願自己安閒，竟厚許增加歲幣，使國家蒙受無窮的損害。呂夷簡晏殊的罪，真不容誅啊！若西夏李元昊之反叛，乃是真宗姑息李德明所養成，至仁宗的時候纔爆發為禍，要不是韓琦范仲淹能固守封疆，奠定社稷，這禍患還不知要漫延到幾時呢？豈能使李元昊臣服嗎？

富弼力爭獻納，可謂不辱使命。國書與詔旨不符，此是何等事，而仁宗知之，對晏殊呂夷簡等，並不加譴責，真是可怪。

呂夷簡行為雖卑劣，但勸仁宗整軍講武，不可示弱，却很有見地。總之千古外交，祇是欺軟怕硬四個字，愈軟化愈吃虧。

第三十五回 定變亂中宵鬧宮禁 運奇謀元夜入岷崙

曹后奏語仁宗道：「不好！定必有匪人侵入禁中了！」連忙披衣起來。仁宗不敢怠慢，亦即隨着



起來。祇聽殿外簷瓦溜墜聲，什物倒碎聲，搗門撞戶聲，棒籬揭幕聲，呼噪聲，蹴踏聲，雜然紛起，自遠而近。仁宗驚慌道：「噫！那裏來這許多聲音？」待朕出去看來，趨步就往外走。曹后疾前挽住，奏道：「外面似這等譁亂，陛下豈可輕出？」仁宗乃止。曹后又奏道：「陛下火速傳旨，召侍衛都知王守忠，萬急領兵入宮，護駕平亂，要緊要緊！」仁宗即傳旨，命內監飛往宣召王守忠。曹后遂顧命宮人道：「快去把宿衛的一齊傳來，聽我吩咐。」宮人急去傳喚。不一會，宿衛的內監宮人，都已齊集。曹后命排作兩班，分立左右。分排已定，曹后擎着剪兒，把衆人的頭髮，各個剪去一縷。賤諭道：「爾等今日，務要各各奮勇，向前禦賊，不可退後。明日賊平之後，決不虧負爾等，憑着剪髮的記號，重重加賞。」即命令左一排道：「爾等去緊守殿門，不奉諭旨，不許開啓。」復命令右一排道：「爾等去擎水桶水壺面盆等物，汲水等在殿門下聽用。」把手向左右一揮道：「速去！」衆人領命，分班去了。曹后便請仁宗道：「臣妾伴着陛下，前去督率着他們。」仁宗遂與曹后同至殿門下。又聽兵兵丁當！一陣刀劍聲，發於殿下。接着呵呀！哎喲！一陣慘號聲，直徹曠所。仁宗不由得滿身發抖，衆人也覺各各心慌，惟曹后似沒事的人一般，神情泰然。



隨卽賊已逼近，攻打殿門，十分凶猛。曹后卽立身於衆人中間，督令盡力守禦。衆人見曹后如此，誰還敢愛惜一死，都一條心向前拒守着。賊徒攻打許久，祇攻打不開，忽聽有賊呼喊道：「不要這等珍打了，放火焚燒罷！」就這一聲裏，賊徒便舉炬焚燒籬欄。曹后一見，大聲道：「賊用火攻了，快用水抵禦！」衆人領命，便一齊用水澆火。你一盆，我一桶，像連珠箭發般的潑去，頃刻間把火撲滅了。齊巧王守忠已領兵馳到，一擁而前，把賊徒全數擒住。當下王守忠卽在門外叩請聖安，奏報賊平。曹后在門內呼問道：「賊首是那一個？總共有多少人？」王守忠奏答道：「賊首是衛士顏秀，總共有數十餘人。曹后乃傳諭道：『所有擒住的賊徒，一併押交刑部，卽正法。』」此事務要秉正辦理，毋得藉端株連。王守忠諾諾連聲，押着一千賊徒去了。曹后便對諸內監宮人道：「爾等還得辛苦一番，把殿門開了，內外打掃乾淨，收拾整齊，再去歇息。明日聖上厚賞爾等。」衆人聽了這樣溫暖的好話兒，大家忘了辛苦，忙着去收拾停當了。仁宗瞧着大悅道：「不經這番變亂，朕那知道卿有這等大才呢。朕於此事，見得卿有四難：臨變不驚，一難；處變有方，二難；發付明決，三難；收拾敏捷，四難。卿倘生爲男子，豈止是將相才？」



宋宮十八朝演義

曹后謙對道：「這那裏是臣妾有才能呢？全是仗着陛下的洪福啊！仁宗聽了，越加喜動龍顏，極獎道：『卿有功不居，真所謂謙尊而光的了！』正說着，忽覺香風撲鼻，便聽得嬌滴滴一聲道：『萬歲娘娘受驚了！』仁宗與曹后忙往外瞧時，乃是張美人嬈嬈娜娜走了進來。仁宗見是張美人，笑呼道：『卿護駕而來，麼？』張美人跪下回奉道：『臣妾護駕來遲，死罪！死罪！』仁宗攬起張美人，令坐於右側道：『卿還是有功的，有甚麼罪呢？』原來這張美人巧慧多智，素來善於逢迎，在後宮是頭一個擅竊的。她在仁宗跟前，比較誰都有面子。不要說是三宮六院的衆嬪妃，就是先前的郭后，而今天的曹后，尙要遜她三分。在仁宗的本意，原是要立她作皇后的，當初因爲莊獻明肅太后不肯，後來因爲她自知德薄辭謝，所以還處在美人之列。然而在名位上雖是卑小不足道，在實際上卻又尊貴無可加，故爾她來請安。仁宗竟這等優禮她。閒話少說。張美人來了不多歇，接連就有周美人、苗才人、馮都君等，一衆嬪妃，先後到來請安。駕衆人見帝后無恙，亂事已經平息，大家慰安了幾句套話，乃次第退出。然後仁宗與曹后相偕重入睡鄉，圓其好夢。次日，仁宗優賞昨宵護駕諸人已畢，卽降詔離斥皇城使及衛官等。



副都知楊懷敏，坐嫌疑罪。參知政事丁度，以爲宿衛生變，事關社稷，請交外臺嚴究。樞密使夏竦，因與楊懷敏結連，想曲庇他的罪愆，便奏稱：「這事關係宮禁，不必聲張，祇由御史與官會同在禁中鞫訊明白就算了。」兩個竟在仁宗駕前，爭執起來。仁宗道：「這有甚麼爭執呢？內外不是一樣秉公判斷的嗎？」丁度不好再爭，祇得回奏道：「誠如聖旨。」仁宗遂命御史與官會同在禁中審問。夏竦早替楊懷敏安排妥當，審問的時候，一點也得不着逆證，止把楊懷敏降了官，仍充內使。這案就算完結了。夏竦既庇護了楊懷敏，便再進一步去討好張美人，以圖巴結宮闈。遂奏請仁宗，謂張美人有扈蹕的功勞，應進榮封。仁宗得奏大喜，卽冊立張美人爲貴妃。夏竦心下自忖道：「這個本章一奏上去，就准行了，可見聖上着實是偏愛張貴妃，何不卽藉這回事件，把曹后擠倒，扶植張貴妃正位，那麼內援豈不更大了嗎？」乃授意知諫院王贇，教他如此奏聞。王贇又是一向做着夏竦的走狗，夏竦而今給他屎喫，他還肯不奉命惟謹嗎？於是王贇便連夜修個本章，說是這次宿衛的變亂，起於皇后閣前，難保不別有情弊，應請聖上徹底根究，以清亂萌。把牠說得入情入理，極險極惡，以求聳動仁宗視

宋宮八十朝演義

聽，搖動中宮。這本章奏了上去，仁宗回環閱了數遍，果然被他把幾個心眼兒蒙塞了，竟致疑曹后，像是她真的結連宿衛謀爲不軌的。仁宗越想越疑，即召御史何劼入朝，命他參詳這件事情。何劼奏答道：這是匪人妄生奸謀，誘惑聖聰的，陛下不可不察！皇后仁智，素來昭著內外。前日事變，皇后又親自守閣禦賊，那裏還會與賊同謀呢？陛下於此事，原屬親臨親見，還有甚麼可疑的呢？仁宗聽了，當下大悟，便把這事擱置不問了。惟對於張貴妃，益加寵愛，她的嬪戚，莫不顯貴一時。仁宗還覺得恩意微薄了，怕不足以博張貴妃的歡心，又驟擢她的伯父張堯佐，任宣徽節度景靈驛使，是時又改元做皇祐，已是二年十一月了；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不可。仁宗從諫，罷張堯佐景靈宣徽二使，並降詔自後外戚毋得任二府。三年十月，復拜張堯佐宣徽使，知河陽。唐介對同官說道：這是皇上要給他宣徽使做，不過藉河陽爲名罷了。我輩身居言路，不可不諫。同官畏畏縮縮，不敢出頭，唐介遂獨自上章抗奏，極言外戚不可預政。仁宗知道唐介忠耿，無法拒諫，祇得將他召入，面諭道：卿毋得苛責朕躬，須知除擬本出自中書，非盡由朕意。這時是文彥博任首



相唐介遂奏劾文彥博進獻蜀錦，交通宮掖，取得執政，請罷斥他，改用富弼。仁宗竟大怒，把唐介的奏章擲下不閱，且說道：再多演，朕將你謫竄到遠州去。唐介竟不少怯，拾起奏章，當駕誦讀一遍，讀畢，復奏道：臣所以切諫陛下，乃是激於忠憤，就是下臣於鼎鑊，臣亦不敢逃避，何憚乎遠謫呢？仁宗見他仍然要諫，召諭執政道：唐介身為諫官，論事是他的本職，卻妄說文彥博是由嬪妃致宰相，這是甚麼話呢？至若進用冢司，更不是他的職權，所得干預，他竟引薦富弼，不是越權了嗎？當時文彥博正立在仁宗面前，唐介便責文彥博道：文彥博！你應該自省！要有此事，不可隱瞞。文彥博向仁宗拜謝道：臣實不稱職，願即退避，讓給賢能。仁宗愈怒，叱命唐介下殿。唐介還力爭不已。修起居注蔡襄趨救唐介，奏請道：唐介實是狂直，但納諫容言，乃是人主的美德，願乞寬貸唐介。仁宗怒仍不解，貶唐介為春州別駕。中丞王舉正入奏道：唐介縱然得罪陛下，還求陛下從輕發落，何至要這等重罰呢？仁宗亦悟唐介為直臣，乃改徙英州。又慮唐介或不幸道死，不免要擔個殺直臣的惡名，乃遣中使護送唐介啓行。因此，唐介的直聲，通國都知道了。未幾，仁宗訪知張貴妃父張堯封曾做過文彥博



宋宮八十朝演義



父文泊門下客，張貴妃在未入選時，又拜認文彥博作伯父，張貴妃入宮專寵後，文彥博在知益州時，曾將蜀中有名的燈籠錦，獻入宮中，甚得張貴妃歡心。前唐介奏劾文彥博，確係事實，並非妄言。仁宗自悔道：如此，朕前日竟冤屈唐介了。遂罷文彥博相位，出知許州。張貴妃欲救不能，徒喚奈何而已。文彥博罷相後，樞密使夏竦亦死，仁宗乃用龐籍同平章事。高若訥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狄青樞密副使。狄青起家戍卒，因有軍功，遂為顯官。先是經略判官尹洙與狄青談兵，尹洙不勝佩服，因薦舉於韓琦、范仲淹。及見面，狄青侈論戰陣事，極有見地，韓琦、范仲淹大喜，深為契重。范仲淹道：狄青是良將材啦！只不可不使他明曉詩書，通達古今，以成全材。乃授狄青左氏春秋，說道：作將帥要是不能曉暢古今，縱有謀勇，祇好算是匹夫之勇，不足稱道的。狄青自此，便折節讀書，遂悉通秦漢以來的將帥兵法，謀略益高，積功擢為馬軍副都指揮使。仁宗召見，見他面涅還存着，因命他敷藥把牠去掉，不要留在面上不雅觀。狄青奏答道：陛下拔擢下臣，是為着臣少有功勞，並不是為着臣的門第足取。臣所以有今日，正是由於這面涅纔到得哩！臣要留着牠去勸勉軍中士卒，陛下命臣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三十五回 房參亂中宵圍宮禁 運奇謀元兇入羅罟

三〇

除掉他，臣不敢奉詔。仁宗聽了，益加愛重狄青。至是，乃從知延州，詔拜樞密副使。這時是四年六月。適有龍智高寇擾嶺南，仁宗命將往討，反而無功，殊以爲憂。狄青即進奏道：「臣起身行伍，不去打仗，便無以報國家。臣願求蕃落數百騎，禁兵千人，前去討平嶺南，把龍智高擒進京來，獻與陛下。」仁宗道：「卿願前去，朕無憂了！」即命狄青爲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諫官韓絳奏陳狄青係武人，不宜專任征伐事。仁宗不由狐疑起來，召問龐籍意見如何。龐籍答道：「狄青此去，臣保他平定亂賊回來，陛下可勿疑慮。行軍的事，正是要號令專一，纔可奏功。所以陛下如果要任用狄青，就該使他專任；如果不願他專任，那麼不如勿遣他去。」仁宗意志纔安定了，且降詔嶺南諸軍，皆受狄青節制，俾得專一事權。狄青領旨，即領軍馳往嶺南而去。這龍智高係廣源州蠻首領，當唐朝末年，交趾強盛，廣源州亦隸屬交趾。知儂州龍全福被交人殺了，他的妻改嫁商人而生智高，冒姓龍氏。龍智高長大了，聰有二父，遂把商人殺死，與母占據儂州，建國號做大曆。交人起大兵攻破儂州，生擒龍智高母子，因見他狀貌雄偉，把他赦宥，且命他知廣源州。龍智高越恨交人，招納流亡，復襲據安德州。



又建國號做南天國，建元做景瑞。因屢請歸宋朝，不獲允許，龍智高激而成怒，遂與廣州進士黃師密謀據廣南，以抗朝廷。遂率衆五千，發巢東下，攻陷邕州。龍智高既據邕州，改國號做大南國，改元做啓曆，自稱仁惠皇帝。麾衆四出，連破橫貴、藤梧、廉端、鬱封八州，遂遶圍廣州。仁宗詔陳曙、楊叟等往討，無功。復命余靖爲廣西安撫使，孫沔爲廣南安撫使，先後往討，仍不獲平。狄青既奉旨啓行，即傳檄前敵將士，不許妄動，靜候命令出擊。陳曙不遵號令，乘狄青未到，竟出兵攻擊，爲龍智高所乘，大敗於崑崙嶺。十二月，狄青至賓州，會合余靖、孫沔諸軍，詢問最近軍事狀況。孫沔、余靖等一一說了。狄青聽到陳曙違令擊敵致敗一節，道：「號令不行，那得不敗呢？」即命擊鼓升帳，召諸將士訓話。一時，諸將士齊集。狄青命陳曙與殿直袁用，並將校等三十二人，立於一處，霽色問道：「日前往擊崑崙嶺，怎樣敗的？可將詳情告我。」陳曙等不能隱瞞，祇得一直說出來。狄青聽畢，大怒道：「我奉旨出京的時候，便傳檄各路，不許妄動，靜候命令出擊，爾等怎麼違背我的號令，擅自進兵，致遭敗衄，損失國家威武，敗壞軍隊紀律，該當何罪！」遂喝命衛士把陳曙等擊出轅門斬了。衛士答應一聲，把陳曙等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三十五回 定鑾駕中宵圍宮樂 遊奇謀元夜入蟠窟

三二

三十二人，一齊綁出轅門，立時斬訖，獻首帳下。孫沔與余靖相顧失色，諸將都嚇得不敢仰視。自是三軍畏服，沒有再敢違令的。這時已到五年歲首，狄青復傳令，休息十日，過了新年再進兵。衆將奉令，大家莫名其妙。儂智高所遣的諜者聽了這個命令，遂回報儂智高，說宋軍尙須待十日方前進。龍智高便不設備。不料到了明日，狄青忽下令動員，自領前軍，孫沔領次軍，余靖爲後軍，兼程並進，是夜便抵崑崙關下。次日黎明，狄青建起大將旗鼓，諸將一齊環立帳前候令。久而久之，不見狄青升帳，諸將好生疑慮。正盼望間，忽中軍傳令道：元帥已經進關了，召諸位將軍即行前進，到關外會食。諸將聽了，驚異道：元帥甚麼時候進關的呢？慌忙領兵入關。這正是：

大將奇謀能破賊，

雄關乍下一軍驚。

要知狄青甚麼時候進關，果能討平龍智高與否？下回分解。

曹后以一婦人，而臨變不亂，應付有方，仁宗視之，有媿多矣。後以王贊中傷，竟疑曹后爲通謀，抑何愚昧可笑。



狄青元夜入岷崙，在古來戰史中，自足放一異彩，諸將庸懦，安能解此。

第三十六回 定大計勸立儲君 陳孝道斡旋國母

嘩！嘩！噦聲震天價響。諸將督兵趕進了岷崙關，便見狄青頭頂銀盔，身披金鎧，跨着青驄馬，手執白旗，指揮數百萬蕃落騎兵，在岷崙嶺下，歸仁鋪地方，與龍智高賊衆鏖戰。那時龍智高因聽得警報，狄青領軍偷度了岷崙關，直逼歸仁鋪，曉得狄青用兵不比等閒之輩，便傾寨而出，想憑衆勢，撓敗狄青。狄青見賊兵數衆勢銳，命先鋒孫節抵當頭陣。孫節鼓勇直前，賊兵槍矢齊發。戰不多時，孫節正想放馬衝躍賊陣，忽龍智高二聲令下，五百硬弩，驟雨急風般向孫節一人射來，遂將孫節射死馬下。狄青一見，大聲疾呼道：殺上前去！擒賊破敵，就在此時了！指揮蕃落騎兵，分爲左右兩翼，夾擊賊衆，忽縱忽橫，忽開忽合，殺得個龍智高東西不能相顧。龍智高瞧着不是狄青敵手，剛想退逃時，諸將並孫沔余靖等軍已到了。狄青卽下總攻聲令道：三軍一齊殺上去者！三軍同應一聲，得令，全隊兇猛撲過去。龍智高驚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三十六回 定大計勦立儲君 陳季道斃旌國母

三四

呼一聲：不好了！撥回馬爭先逃走。衆賊兵見首領已逃，隨着紛紛崩潰。狄青催軍追逐，直趕到五十里方住。這一仗，狄青軍大勝，斬首八千級，賊軍師黃師宓，賊將龍建中，及賊官屬等，死有五百七十七人，生擒賊弁五百餘人。龍智高敗回邕州，心慌膽落，攜帶親信，縱火燒城，蚤夜由合江口逃往大理去了。狄青乘勝進至邕州，見滿城煙霧迷漫，火燄冲天，忙傳令道：龍賊已經逃走了，疾速入城救火者！於是諸軍一齊入城，將火救滅，並搜得龍智高遺棄的金帛鉅萬數，招復老壯七千二百餘人。狄青乃出示曉諭百姓，各歸所業，勿得亂後散逸，去作流民，以前被脅從賊的，一概赦宥罔治。百姓聽見，大家歡躍，各各安居樂業不提。廣南悉平。狄青據實奏報仁宗，仁宗大悅，詔命余靖經制廣西，追捕龍智高，召狄青孫沔還朝。兩年以後，余靖遣都監蕭汪往特磨道，捕獲龍智高母阿儂，弟龍智光，子龍繼宗，龍繼封，解入京中，一同伏法。龍智高卻已竄死於大理，余靖亦遣人去取了他的頭顱，回獻朝廷。龍智高的亂孽，至此徹底掃滅盡了。五月，狄青孫沔還抵京闕。仁宗慰勞一番，授狄青爲樞密使，余靖爲樞密副使，獎賞他平復廣南的功勞。狄青在樞密院四年，政聲卓著，又出判陳州一年，病死



宋宮十八朝義

任所，追贈中書令，諡做武襄。有子數人，並爲閣門使，都能夠克承父志，無庸細表。明年，仁宗又改元做至和。滿朝在醉夢裏過日子的臣子，當着這樣的好時會，誰也不肯錯過，連日舉行慶祝，把個新年有興的鬧熱鬧熱，好不有趣。有的多認識幾個字，多讀了幾卷書的，更搜盡枯腸，翻倒陳篋，尋出幾個堯、舜、禹、湯的典兒，雜湊成些太平詩歌，進獻仁宗。仁宗得了，喜得極口稱贊，滿心歡悅，賜酒賜宴，鬧個不亦樂乎。偏是閻羅王不諱帝心，把個張貴妃從陽世上請到陰間裏去，不放她回來，給仁宗一個大不開心。這日正在鬧元宵，禁城內外，燈籠火把，照耀得明亮亮地，真是地上掉根繡花鍼兒，也瞧得見。兼之又是噴吶喇叭，弦索笙簫，大吹大擂，細吹細搗，一陣陣奏着樂。仁宗與張貴妃在後宮，談酒歡宴，預備宴畢，一同觀燈。張貴妃笑容可掬，端酒近唇，欲飲未飲的當兒，忽呵呀一聲，杯兒掉在菜盆裏，身兒往後便倒。左右宮女，連忙上前扶住。仁宗亦即離座，走過來撫視。但見張貴妃雙眸緊閉，臉色變黑，嘴裏流出白沫，卻又半聲兒不哼了。仁宗命扶到留香殿驗下，傳太醫診視。太醫還未傳到，張貴妃早把雙手一撒，魂返瑤闕去了。仁宗頓足捶胸，撫着張貴妃屍體，哭個不住。曹

宋宮八十朝義

第三十六回 定大計勸立儲君 陳孝道韓趙國母

三六

后聽得，趕着跑到留香殿來，陪着哭了一回，便用大義將仁宗勸住。仁宗被曹后勸止了哭聲，遂傳詔追冊張貴妃爲皇后，賜諡做溫成，停柩皇儀殿治喪。仁宗自己輟朝七日，禁止京城裏一個月不得舉樂。知制誥王洙見得仁宗對溫成皇后喪事，這等重視，想藉此在仁宗前獻殷勤，以謀加官進爵，乃與內使石全斌極力附會，聳恿仁宗令宰相護喪，孫沔讀冊。仁宗正要鄭重其事，得王洙石全斌建議，卽傳諭命宰相護喪，孫沔讀冊。這時龐籍已經罷去，繼任首相陳執中，他是個祇要作高官，保厚祿，不講甚麼氣節不氣節，合禮不合禮的人，得到諭旨，奉命唯謹，不敢道半個不字。獨孫沔不勝其忿，入朝對仁宗抗奏道：陛下命臣孫沔讀冊，臣自然是不敢不遵，但臣現在職任樞密副使，不是讀冊的官，照禮不能讀冊的。臣實在身處兩難：臣要是不讀冊，違了聖旨，讀得冊來，又越了職權，乞陛下將臣罷免，臣纔可告無罪。仁宗不答。孫沔亦卽退出。翌日，仁宗遂降詔，罷孫沔樞密副使，徙知杭州。孫沔奉詔大喜道：好也！脫離是非圈套了！卽日出都赴杭州而去。仁宗乃又降詔，命參知政事劉沆爲溫成皇后園陵監護使。亂了數月，安葬已畢。仁宗敘論治喪功臣，擢劉沆同平章事，加王洙翰



宋宮八十朝演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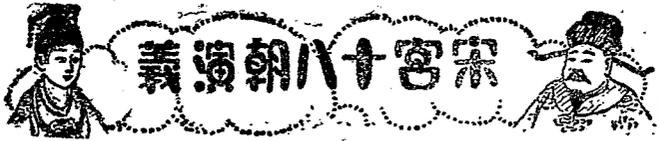
林學士其餘陞賞有差，衆人忙碌一場，總算如願，加官進爵了。仁宗更旌賞溫成皇后親族，加贈她父親張堯封爲郡王，伯父張堯佐爲太師。因這回事，士論多非責陳執中。後來知諫院范鎮，殿中侍御史趙抃，俱交章奏劾他，謂他非宰相才，只是個尸位素餐的。仁宗向來用人無定見，閱了范鎮奏章，也就不滿意陳執中了，卽行罷免了他的相位。這時忠正老臣，如范仲淹已在皇祐四年死了，追贈兵部尚書，賜諡做文正。惟富弼、文彥博二人尙健在：一在并州任所，一在許州任所。仁宗想召用二人入相，卻遲疑不決，可否，乃召樞密直學士王素入朝，垂問道：「卿係相門後裔，且與朕爲世舊，朕有所諮詢，當能替朕善籌熟計的。」王素奏答道：「陛下有甚麼疑事，垂詢微臣，敢不盡言嗎？」仁宗道：「朕而今想要擇一賢相，不曉得那個可當此任，願卿舉告。」王素奏對道：「陛下明察，但教官官妾不知姓名的，便可充任。」仁宗道：「依卿所奏，那麼止有富弼了。」王素頓首賀道：「陛下果然得人！」仁宗又問道：「文彥博怎麼樣呢？」王素答道：「文彥博亦是個宰相才。」仁宗的意思遂決，越日卽詔召二人還朝，並授同平章事。越年，仁宗又改元做嘉祐。這時朝裏朝外，沒甚麼大變故發生，正是遇着太平歲月。不料仁



宗忽生一場大病，數日不能視朝，羣臣憂懼，文彥博遂乘間請立儲君。仁宗怕他麻煩，含糊應允。仁宗病愈，便把這事擱置不提了。范鎮奮然道：「天下事尙有大過此事的嗎？」遂上疏力請建儲。仁宗泣諭道：「卿所奏請的很是，朕知道卿的忠心，但是朕總想親生一子，所以建儲一事，當再等二三年，卿不必急急請求的。」范鎮仍奏請不已，前後章疏十九上，待命百多天，鬚髮都急白了。仁宗覺得他可憐，曉得他志堅，乃罷他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於是許州通判司馬光、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宰輔富弼、文彥博、王堯臣等，又相繼奏請。仁宗皆不聽，且因包拯請求最力，把他移調外任，出知開封府。不覺忽又三年夏末了，文彥博因老病辭職，富弼丁母憂守制在家，劉沅與樞密使王德用亦罷去，乃進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况樞密使，張昇爲副。韓琦見仁宗對建儲事，祇是依違不決，乃亦進奏道：「皇嗣的建立，實關係天下的安危，自古皇家發生禍亂，都是由於沒有早立定皇嗣。陛下不會生得皇子，何不選擇宗室中賢明的立爲皇子，以爲宗廟社稷計呢？」仁宗道：「後宮現在已經有懷着孕，快要分娩了，且等候再議。及至產生，卻又是個女兒。」韓琦

宋宮十八朝演義

乃帶着漢書孔光傳進呈仁宗閱看，且奏道：漢成帝沒有兒子，便立了皇弟的兒子做皇子，他不過是中庸的君主，尚且如此。何況陛下太祖皇帝手定天下，卻傳給皇弟，不傳給皇子，陛下何妨以太祖皇帝之心為心，擇立宗室為嗣呢？仁宗仍然不決。未幾，復召包拯為御史中丞。包拯受職後，又奏請建儲，謂太子是國家的根本，太子不立，即是根本不立，這個禍害是很大的。仁宗恍然道：卿想立誰呢？包拯奏答道：臣本無才能，感蒙陛下恩遇，所以請求陛下建立太子，以為宗廟萬世計；陛下乃問臣想立誰，是疑臣懷存二心了。但是臣年已七十，並且沒有子嗣，還想要甚麼後福嗎？不過臣心裏以為太子不立，是件危險事，故而不敢不盡忠奏明啊！仁宗轉怒為喜道：卿的忠誠，朕知道了，朕不久就要議立太子的，卿且待着罷。至六年六月，擢用司馬光知諫院，司馬光與韓琦、呂誨等，一再力請。仁宗感動，纔允許建立皇子。七年八月，仁宗遂命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立趙宗實為皇太子。這趙宗實就是前面說過，由曹后奏請仁宗取入宮中撫養長大的。他一向是住在宮裏的，因在四年十一月，生父汝南王趙允讓病卒，追封為漢王，賜諡做懿，他居守父喪，纔又出宮去。至是服闋，奉詔立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三十六回 定大計勸立儲君 陳孝道辭旋國母

四〇

爲太子，改名做曙。起先他不肯奉詔，十餘次上章固辭。記室周孟陽因請問是甚理由。他道：我並非要想求福，實在是要想避禍。周孟陽道：而今皇上明詔冊立殿下爲太子，天下都知道了。設若殿下固辭不受，中官別有所奉，發生意外的變故，殿下能得宴安無患嗎？他始恍然大悟，受命入宮。諸臣此時見儲君已立定了，大家如同久病好了一般，各各欣然相賀。八年三月，仁宗竟駕崩於福寧殿，遺詔皇太子趙曙卽皇帝位。總計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改元九次，壽五十四歲，爲兩宋頭一個享國最長久的皇帝。仁宗既崩，曹后痛哭了一會，卽將宮門鑰匙盡收在身旁，待至黎明，乃召皇太子趙曙入宮，命遵、仁宗遺詔嗣位。太子驚辭道：曙不敢爲說罷，就要退出。韓琦忙掖留道：先帝遺詔，聖母懿旨，豈可不遵？太子乃遵制卽皇帝位，是爲英宗皇帝。英宗既卽位，想依照古禮，亮陰三年，命韓琦攝行冢宰。韓琦奏道：古今時候不同，古時的制度未必盡適宜於今日，此事決不可行，臣不敢奉詔。英宗乃止。不數日，英宗驟然患病，不能臨朝，乃尊曹后爲皇太后，詔講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曹太后不能辭責，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宰臣逐日奏事，曹太后援經據史，立批立決，沒有甚麼攔置。



的內外章奏，每日總是數十起，曹太后閱看一過，便件件能夠提綱挈要，沒有一件遺忘的；遇着有疑難不能卽行處決的案件，便命宰臣道：公等再行妥議，明日覆奏處決。從不用己意獨裁，武斷取決；對於曹氏懿戚，及左右侍臣，卻絲毫不肯假借。因此英宗雖然病着不能理事，卻是朝政一無停滯，宮省肅然，於是乃立高氏爲皇后，高皇后係侍中高瓊的曾孫女，母曹氏，係曹太后的胞姊，故小時亦養育於宮中，與英宗同年而生，又同爲曹太后所養育，仁宗嘗謂曹太后道：他兩個真是一對！他日長大了，定必要把他兩個作成配偶。所以長大了，果然配與英宗，會封爲京兆郡君，至是册立爲皇后。不料英宗的病，竟一天一天加重，舉措都改常度，待遇侍監，異常苛虐，每一發怒，輕便呵叱，重輒鞭撻。左右宦者，因而都存怨望，乃共同設謀讒間兩宮。日復一日，讒間遂深。曹太后與英宗，好好的母子，竟至變成疑隙。於是內外洶懼，不知怎樣是好。知諫院呂誨，乃上奏兩宮，開陳大義，詞旨至爲深切，多是他人所說不出的。兩宮看了，雖然不無感動，究竟還是未能釋然。韓琦歐陽修諍解此事。竟至廢寢忘餐。一日，曹太后對二人嗚咽流涕，具說英宗變態。韓琦奏道：這是因爲有病，弄到這

宋宮八十朝義

第三十六回 定大計勸立儲君 陳孝道轉旋國母

四二

樣，病好了必不是這樣的。兒子因爲病了，有對母親不到的地方，爲母親的豈可不容忍他嗎？曹后的意思仍不少解。歐陽修亦奏道：國太仁德，素來著稱於天下，在昔溫成皇后得寵時，國太尙且處之泰然，而今母子之間，難道反不能相容嗎？況且國太不過一婦人，臣等又止是五六個書生罷了，天下自先帝晏駕，奉戴嗣君，唯恭，沒有敢反對的，要不是因着先帝的遺意，又誰肯聽從呢？曹太后聽了，意氣稍和，默然許久。韓琦再奏道：臣等止得在外面應付一切，聖躬若失調護，國太不能辭責。曹太后驚道：是甚麼話呀？我的心比卿等更急切哩！同在一起聽見這話的人，莫不嚇得流出汗來。因此，內侍的讒間，少自息了。過了兩日，韓琦單獨進見英宗。英宗道：母后這等待朕，未免少恩。韓琦奏對道：自古至今，聖帝明王，不能說少了，獨止稱舜皇帝一個做大孝，豈是其餘的盡是不孝嗎？因爲是父母慈而子孝，這是平常的事，無足稱道，惟有父母不慈，而子能夠極盡孝道，這纔可稱哪！但恐陛下事親未能極盡孝道啊！父母豈有不慈的嗎？英宗聽了，大爲感悟。兩宮的疑隙漸釋。七月，英宗病愈，纔復御紫宸殿，朝見百官。翌日，開筵講經。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一句，極講



舜皇帝是大孝。這正是：

欲使君皇全孝道，

且陳古史啓疑衷。

要知英宗聽講後，作何感想，兩宮的疑隙，畢竟能夠完全解除否，下回分解。

以曹太后之明，而為宦官所間，母子間遂生嫌隙；讒人之害，真是可怕。

韓琦歐陽修，切諫兩宮，弭除隱患，殊不愧為社稷之臣。

第三十七回 撤簾歸政退處深宮 變法維新游登臺閣

英宗悚然改容道：朕知道了。遂進宮省問曹太后起居，泣陳病時的過失。曹太后亦流淚撫慰，極盡慈母衷腸。兩宮疑隙，至此完全冰釋。十月，安葬仁宗皇帝於永昭陵廟，號做仁宗。至冬底，詔明年改元做治平。元年春，韓琦因為英宗病已全愈，想請曹太后撤簾歸政，乃擇取十餘件事，奏請英宗裁決。英宗裁決後，即詣曹太后覆奏。曹太后件件都稱裁決得很妥當。韓琦便奏道：這些都是由皇上裁決的，而今國太都認為適當，可見皇上已能親斷機宜，臣



可以告退了，願請國太賜臣罷休。曹太后道：相公不可以求去，惟我當退處深宮了。韓琦復奏道：前代賢后，像馬后、鄧后，對於權勢，尚不免顧戀，而今國太便能歸政，真是前代賢后所不及，但不知國太決取那一天撒簾呢？曹太后道：說甚麼決取那一天呢？我參政許多時，豈是出於不得已？就在此時便可撒簾說罷，遂離座退入。韓琦大聲叱道：國太有旨，變儀司撒簾者！變儀司聽旨，疾忙上前撒簾。簾既除下，曹太后因恩恩走入，還在御屏後瞧見她的衣袂，內外都驚爲異事。至是韓琦見得從前讒間兩宮，乃由內侍任守忠所爲，坐政事堂驟召任守忠至，面數他的罪惡，把他竄逐於蘄州，即日押解出都。任守忠的同黨史昭錫等，一併遠徙南方。俄頃之間，奸佞一掃而空，中外稱快。英宗遂親政，上曹太后宮名做慈壽，加韓琦尚書右僕射。此時英宗高皇后已生四子，長名做仲緘，次名做顛，又次名做顏，再次名做頽。顏生下便夭折了，而今存的，實止三子。乃詔封長子趙仲緘爲光國公，未幾復晉封爲淮陽郡王，改名做頽。英宗本爲濮安懿王子，入繼仁宗爲嗣。濮安懿王有三王妃：元妃王氏，封護國夫人；次妃韓氏，封襄國夫人；三妃任氏，封仙游縣君。韓琦奏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



隆，理宜尊崇，請付有司議定。二年四月，英宗遂詔禮官與侍制以上，議定崇奉漢安懿王、韓琦、歐陽修等，主張、追崇、司馬光、王珪、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等，主不追崇，相互爭執，久而不決。曹太后見這等一件事體，朝臣爭執半年過載，不但不能解決，而且愈爭愈烈，覺得他們大可笑，亦大可憐，遂手詔中書省遵行。詔云：

聞羣臣議崇奉漢安懿王、典禮，自去夏迄今春，爭持不決，何無斷也？用特降諭：漢安懿王、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漢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

韓琦等奉到此詔，即轉呈英宗。英宗胸中原早有成竹，因見廷臣爭執，未即下詔，至是遂立頒詔旨，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就漢安懿王、瑩、建園立廟，封漢安懿王子趙宗樸為漢國公，主奉祠事。至是，漢議遂定。這時富弼已終母喪，任為樞密使，因不滿意韓琦，二十餘次上章力求解政。英宗乃封富弼為鄭國公，出判揚州，未幾又徙判汝州，而召潞國公、文彥博，從判河南，同任樞密使，擢權三司使、呂公弼為樞密副使，涇原路副都部署郭達簽書樞密院事。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三十七回 權簾歸政退處深宮 變法維新濟登臺閣

四六

忽忽又到三年十一月了，英宗復患疾病，形容日見顛頽。韓琦奏請道：陛下聖躬不豫，不能臨朝，中外不免驚疑，請陛下早立皇太子，以安衆心，而固社稷。英宗微微點首。韓琦又奏道：陛下既然首肯，願請降詔，即日册立，定妥此事。便命召學士承旨張方平，立刻入殿草詔。張方平既入，乃進紙筆請英宗寫明立誰爲太子。英宗接過筆去，就紙上寫了數字。韓琦瞧着是寫的立火王爲皇太子字樣，因復奏請道：聖意想是屬在穎王了？還請陛下親筆寫明。英宗纔又在側面加注了穎王頊三字。張方平即援筆草就，立刻繕正，呈與英宗親填太子名字。英宗祇得又親自填了太子名字。填畢，將筆擲下，長嘆了一聲，不禁掉下淚來，身體便覺支撐不住，即命內侍掖至龍牀，嗒然臥下了。韓琦張方平等也就退出。文彥博願謂韓琦道：瞧見皇上顏色麼？人生到此，雖屬父子，亦不免動情吧！韓琦道：這原本是很可嗟嘆之事。鉅鹿受封，不還是眼前事嗎？而今能有幾時，又要請求立太子了。到了明日，便舉行册立太子典禮，大赦天下。文武百官，相率稱賀。英宗於病榻聽了，益覺惻然心酸，灑淚不止。自是英宗的病勢，竟一天沉重似一天，臉上身上的肉，都瘦乾了，一個人止贖着個枯軀殼兒，存着



宋宮十八朝

口氣罷了。延至四年正月，英宗的病，已到十二分光景，眼見得止是延捱時刻了，朝裏諸臣，卻還在粉飾太平，稱慶稱賀。忽然宮中傳出喪音，這個在位剛四年，享壽纔三十六歲，雄圖未展的聖明天子，已經駕崩了。英宗既崩，由皇太子趙顛入嗣大位，是爲神宗皇帝。神宗卽皇帝位後，尊曹太后爲太皇太后，高皇后爲皇太后，封皇弟趙顛爲昌王，趙顛爲樂安郡王，命韓琦守司空兼侍中，曾亮行門下侍郎兼吏部尙書，文彥博行尙書左僕射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富弼改武寧軍節度使，張洵改河陽三城節度使，歐陽修趙旣正加尙書左丞仍參知政事，陳升之爲戶部侍郎，呂公弼爲刑部侍郎，其餘百官，均進秩有差。二月，神宗御紫宸殿朝見羣臣，詔冊元妃向氏爲皇后，向后係故相向敏中曾孫女，入穎王邸後，封安國夫人，至是冊立爲皇后。神宗在王邸時，常聽得記室韓維稱揚王安石，很想見見王安石，這個入，於是遂降詔徵召王安石入都。王安石高臥不起。神宗因謂輔臣道：王安石自先帝朝以來，屢召不至，多說他不恭順，而今又不肯來，到底是病呢？還是有甚麼要求呢？曾亮奏對道：王安石他乃是輔相材，必不會欺君罔上的。吳奎諫阻道：臣曾與王安石同過事，見他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三十七回 徽宗歸政退處深宮 總法編纂潘登臺閣

四八

護非自用，所爲迂闊，如果重用了他，必定紊亂朝政的神宗不聽，又降詔命王安石知江寧府。大家揣測，以爲王安石又要推辭的，不料他這番卻老實不客氣，奉到旨命，不但不推辭，而且便走馬到任去了。這王安石，字做介甫，臨川人，好讀書，會作文章。他的友人曾鞏，拿他作的文章給歐陽修看，歐陽修歎爲奇才，便到處替他延譽。因此，他遂得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舊例判官秩滿，得求試館職，他獨不求試。再調知鄞縣。他到了鄞縣，便運用他的建設計畫，小試牛刀，起堤堰，決陂塘，興水陸之利，又貸穀與人民，薄取利息，定期償還，俾得新陳相易。鄞縣的人民，都稱說便利。不久，通判舒州，又卓著政聲。文彥博便極力舉薦他，請朝廷不次進用。朝廷乃召試館職，辭謝不就。歐陽修復薦他作諫官，仍辭謝不就。再薦，再召，再辭，且懇求外補。朝廷因命知常州，改提點江西刑獄。他到了江西，恰巧與周敦頤遇着，兩個談論天下大事，古今治術，連日連夜，滔滔不絕。及至兩下分開了，他深思周敦頤的理論，甚至忘寢廢食。到仁宗嘉祐五年，復召他爲三司制度判官，他纔入朝受職。當時的朝野人士，因爲朝命疊下，他輒辭不起，甚是欣慕他的爲人，誰也想一見爲快。他進京受職而後，不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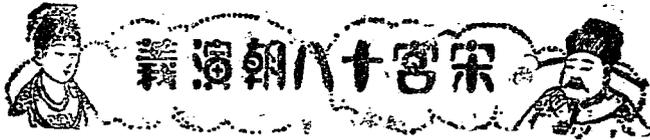
宋宮十八朝義



便上了一篇表言書，主張法古變今，理財足用。仁宗看了，不說甚麼，把牒擱置不議。他見主張不行，心裏很覺不快，雖頻遷美官，如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等，都不愜意。總想求去；後來適因母喪，便解職回籍去了。英宗朝也曾召他，祇是不肯再起。韓絳韓維兄弟與呂公著等，都是他的好朋友，更極力替他標榜游揚，遂把王安石三字，抬捧得大名鼎鼎。所以神宗便極意要引用他，召他不至，又命他知江寧。這時宰相韓琦，因執政三朝，任事太久，權位又重，便有人誣毀他作事專擅。而曾公亮復力薦王安石可作宰相，以謀間他，於是力請去位。神宗不得已，命韓琦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奉旨，即入朝辭駕，神宗泣道：侍中定然要去，朕沒奈何，今日已下詔了。然卿去之後，那一個可任國家大事呢？王安石如何？韓琦奏對道：王安石作翰林學士，便有餘，處輔弼的地位則不可。神宗默然，韓琦知道神宗的意思，亦不申論，即告辭去了。神宗遂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不覺殘年已過，仁宗乃詔改元做熙寧，是為熙寧元年。四月，王安石始至京師，從受翰林學士的任命。至此已經七越月了。神宗聽得王安石到了，不勝喜悅，即詔王安石越次入對。神宗問道：治國的要道，以甚麼



當先呢？王安石奏對道：「擇方法當先，神宗又問道：『唐太宗何如？』王安石又對道：『陛下當取法堯舜，何必講唐太宗呢？堯舜治天下的方法，至簡單而不麻煩，至切要而不迂闊，至易行而不難作。但後世的學者，因為不能通曉堯舜的治術，所以牠便說是高不可及。』神宗道：『卿可謂責難於君了。朕自視眇躬，恐怕無以副卿的意思啊！』但願卿盡心盡意輔助朕躬，使得達目的！』一日，羣臣侍講經席畢，羣臣皆退，神宗獨留王安石，賜坐更問道：「神宗道：『朕有事要與卿從容議論的。朕觀古人，像唐太宗必然要得着魏徵，漢昭烈帝必然要得着諸葛亮，然後纔可以有爲。魏徵諸葛亮兩個，真是不世出的人材啦！』王安石奏對道：『陛下真能作堯舜，自然有皋夔稷契的，真能作高宗，自然有傳說的。像魏徵諸葛亮兩個，都是有學問的人所卑視的，何足稱道呢？』以天下的廣大，人民的衆多，百年的承平，學者不能說不多，然而總愁無人可以佐治，祇因是陛下擇方法未能明瞭，推誠信未能極至，雖是有皋夔稷契傳說般的賢臣，亦將被小人所排擠，卷懷而去哪！』神宗道：『那一個朝代沒有小人呢？就是堯舜的時候，尚且不能無四凶啊！』王安石復對道：『因為能夠辨別四凶，把他們除去，這纔成其爲堯舜。



啦！若使四凶得逞，他們的讒慝，那麼泉慶稷契，又怎肯與他們同流合污，苟且食祿，而終身不去呢？神宗聽了，連連點頭，信用王安石的心志，從此益加牢不可破了。二年二月，復召富弼入朝，任同平章事，擬擢王安石爲參知政事。唐介審知神宗的意思，乃入諫，王安石不堪大任。神宗佛然道：王安石文學不可任呢？經術不可任呢？吏事不可任呢？唐介答奏道：王安石固是個好學的，但是泥古不化，所以議論很是迂闊。若是使他執政，必定多所變更，想治反亂了。神宗不聽，竟任王安石參知政事。至是，王安石遂奏請神宗行用新法。神宗准奏，卽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變更舊法，調濟天下利權，命王安石、陳升之總領制置三司條例司，協同辦理。又命呂惠卿、蘇轍並爲檢詳文字，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行公事。呂惠卿曾布都小有才，事事迎合王安石意旨。王安石深信二人，不啻倚爲左右手，故一同引用。於是王安石遂擊出他泉慶稷契傳說的學問，與呂惠卿曾布等，酌定富國強兵的新法八條。

一、農田水利。

派員分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墾荒廢，濬溝渠，酌量升科，吏民同役，



不得隱瞞逃匿。

二均輸。

凡州郡上輸的官糧，官得徒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的，得以便宜蓄買。

三青苗。

農民播種青苗時，如果無錢播種，由國家借給，令出息二分，俟穀熟隨夏秋稅償還國家。

四免役。

人民依等級繳納免役錢於國家，得免勞役，國家將免役錢另募無職業人民充當役夫。

五市易。

京師置市易所，使購不賣的物品於官，或與官物交換，又備資貸與商人，依限納息還本。

六方田。

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爲一方，計量田地，依地的肥瘠良窳而定稅五等，人民按稅則繳納。

七保甲。

采古時民兵制度，十家爲保，五百家爲都保，都保置正副二人，領導保丁。



八、保馬

貯弓箭，習武藝。
設置官馬，凡保甲願養馬的，每家得養一匹，願養二匹的聽，歲一檢驗，有死病的補償。

這八條新法，前六條稱為富國之法，後二條稱為強兵之法。當時朝廷諸臣，除附和王安石以外的，都不贊成這個新法，紛紛爭議。王安石對反對的諸人道：公等所以爭論，都是因為沒有多讀書哪！趙抃道：這話就說錯了，秦穆稷契的時候，試問有甚麼書可讀呢？王安石不應。神宗獨深信不疑，次第頒行天下。四月，任命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魯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農田水利法；七月，任命薛向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九月，詔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行青苗法；十二月，行保甲法，免役法；五年正月，行市易法；四月，行保馬法；八月，行方田法。至是，王安石的新法悉行，而天下騷然，民間受苦痛已不堪言。朝裏老成的一派，因議論新法，罷黜殆盡。如御史中丞呂海出知鄧州，知諫院范純仁出知河中府，檢詳文字蘇轍出爲河南府推官，宰相富弼出判亳州，知審官院孫覺出知廣德軍，御史中丞呂



公著貶知穎州，直史館蘇軾出爲杭州通判，樞密使文彥博出判河陽，司馬光罷知永興軍，朝貶夕謫，真個更僕難數。這正是：

多數老成都罷政，一時新進盡登朝。

要知王安石的新法，後來效果如何，下回分解。

追崇漢安懿王，原屬無足輕重的一件事，而滿朝爭議，累年不決，足見當時所謂大儒，祇是些書獃子而已。

王安石不可謂非一政治家，新法改行，天下騷然，其實也是改革之際，免不了的一種現象，所謂難與更始也。

第三十八回 罷舊臣書生當國 興重兵諸將平戎

這時新進的一派，好不得勢，神宗今日進用一個，明日陞遷一批，弄得皇帝左右，全是新倖權佞。三年十二月，神宗索性任王安石與韓絳同平章政事，畀他至高至大的權力，使他對



於一切新法，得完全有權施行。王安石此時，在神宗駕前，言聽計從，比較魏徵之於唐太宗，諸葛亮之於漢昭烈，還覺得倚任更專誠些，故對於新法，益加堅決。仁宗更願詔天下，查察奉行新法不盡職者，嚴重究辦；於京城設置邏卒，捕治謗議時政的人。所以當時新法雖實在行得不好，人民大受損害，祇能暗地裏叫苦呼冤，不能籲請朝廷停止。而有敢於爭論的，就祇韓琦富弼等一班舊臣罷了。因之王安石的兒子王雱，他已由會布鄧綰力薦爲崇政殿說書，極力主張誅除異議者，並說要把韓琦富弼諸人拏來梟首示衆，那麼便沒人再阻撓新法了。王安石道：兒說錯了！王雱答道：真不錯哩！要曉得不誅除異議者，新法便不能行啦！王安石想了想，兒子的說話，着實有理，便採納了兒子的嘉言，果然積極誅除異議的人。民處於勝重壓迫之下，越更敢怒而不敢言。建昌軍司理王韶，看着朝廷務爲新政，便將其采訪邊事所得，詣闕上平戎三策。這平戎三策的大略，是說西夏可取，要取西夏，須先收復河湟，要收復河湟，當先招撫沿邊諸蕃，自武威以南，至洮河蘭鄯，都係漢家舊地，有地可供耕種，有民可供役使；而今諸羌瓜分，不相統一，正可乘時招撫，而兼併諸羌，那麼在朝廷一



邊得有肘腋的援助，在西夏一邊，使牠無所連結了。當下神宗得策，恰恰配合胃口，忙召王安石徵他同意。王安石亦覺十分對勁，連稱奇計。神宗大悅，即命王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王韶奉旨到了秦州，又上表請築涇渭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秦鳳經略使李師中，以為不便，請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蕃族，反對王韶的建議。王韶復上表謂自渭源至秦州，良田未經耕種的多至萬頃，願置市易司，籠取商賈之利，作為墾荒的經費，請發官錢作基本金。神宗詔飭李師中給發川交子與王韶買辦貨物，並命王韶領市易事。李師中又以爲得不補失，奏稱王韶所指奏的良田，乃係極邊弓箭手地，不能墾殖，且要移市易司於古渭，轉足擾民，恐怕秦州從此要更加多事。王安石見李師中兩次持異議，心下大怒，遂奏李師中故意阻撓。神宗乃詔罷李師中秦鳳經略使職權，徒知舒州，另遣竇舜卿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查勘荒田的實在。竇舜卿李若愚查勘之後，僅僅得田一頃，還是有地主的，祇得據實奏報。王安石不信他的實言，反說他隱蔽，把竇舜卿貶謫，而令韓縝往代。韓縝是瞧着竇舜卿直言招尤的，不敢直奏，便以無爲有，附會王韶的說話，謊奏上去。神宗



進用王詔爲太子中允。四年八月，復命王詔主洮河安撫司事。王詔奉命而往，因青唐 俞龍珂爲最大蕃部，渭源的羌人與西夏，都在想羈縻他，乃率領數騎，直抵俞龍珂帳中，諭以成敗，說他歸朝。俞龍珂聽了王詔的話，率領他的部屬十二萬內附，並請求道：我生平聽得包中丞是朝廷有名的忠臣，願請賜姓包氏，藉附榮光。包中丞就是指包拯。他一生赤膽忠心，鐵面無私，清正爲官，不阿權貴，善斷奇獄，童樺婦女都知道他的名字。因爲他曾拜御史中丞，故稱做包中丞。又因他作過天章閣侍制，龍圖閣直學士等官，又有的稱他做包侍制，或包龍圖。已在仁宗 嘉祐七年死了，追贈禮部尙書，賜諡做孝肅，所以更又稱做包孝肅。神宗遂依了俞龍珂請求，賜姓做包，賜名做順。於是包順遂引導王詔深入諸蕃部，成就他的功業。五年五月，王詔與都監張守約，就古渭營駐兵戍守，定名做通遠軍，作爲隴右根本，表請朝廷旨意。神宗當然照准，即命王詔知軍事，行教問法。八月，王詔引兵西進，攻擊吐蕃，以圖武勝、蕃、穆、朮、水、巴等族，各據險抗拒。諸將見蕃部據着險要，都有些膽怯，想要取平地布陣待敵。王詔道：不可。若照這樣，蕃賊要是不舍險來鬥，我軍便祇好空手回去了。而今既然



到了險地，就當使險地爲我軍所有，應該取險峻的地方布陣，好一鼓擊破蕃衆。卽命諸將壓險布陣，下令道：有畏退的，斬殺不貸！蕃衆乘高而下，銳不可當，諸將抵禦不住，看看就要退卻了。王韶乃親披甲冑，麾帳下兵直前迎戰。遂大破蕃衆，盡焚蕃衆的廬帳。木征與部下會長瞎藥領兵來援。王韶又將他擊敗，遂占據武勝，擇險築城，建爲鎮洮軍，拜表奏捷。神宗大喜，詔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三州及通遠軍，升鎮池軍爲熙州，任王韶爲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這時河洮岷三州，實在還未曾收復咧！至是王韶乃進擊河州。河州首領瞎藥正在一戰破膽，那裏還能抵抗，遂率部投降王韶。王韶長驅直入，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擊走木征，並且擒住木征的妻子，遂定河州。岷州首領木令征聽得，料想不能抵敵，獻城歸降。王韶遂入岷州。於是宕洮疊三州首領，亦望風歸服。總計王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馬萬餘頭。捷書奏報到朝，神宗御紫宸殿，受羣臣祝賀，以爲這是王安石的功勞，解了腰間的玉帶賜給他，並進王韶爲左諫議大夫，兼端明殿學士。王韶乃留部將，分守各地，自己卽日領軍回朝。王韶剛去，木征收集殘兵敗將，誇合羣豎。



宋宮八十朝義

別將育伊克結、鬼章等衆，又反攻河州。知州景思立麾兵出戰，木征佯輸退走。景思立不識得是木征詐敗，祇顧催兵窮追。趕到踏白城地方，木征忽然回兵力戰，四下裏伏兵齊起，把景思立困在核心。景思立衝突不出，遂苦戰而死。木征得勝，威勢大振，遂進掠岷州、刺史高遵裕命包順逆戰，擊退木征。木征不能得志於此，便又轉兵去圍河州。恰好王韶奉詔還鎮，行至興平，聽得河州被圍甚急，亟與軍官李憲晝夜奔馳，直抵熙州，選精兵二萬人，下令直趨定羌城。諸將入帳告道：現在河州被圍很吃緊，盼望救兵，異常急切，奈何不往救河州，反往定羌城？王韶道：我直攻定羌城，正所以救河州。噫！諸將問道：這是甚麼理由呢？王韶道：木征之所以敢圍住河州，是恃着有定羌城作外援。我而今攻破他所倚恃的，斷絕他的外援，那麼河州的圍，可以不救自解了。乃督兵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和川族，斷夏國通路，進緇臨河，分遣諸將入南山，截木征後路。木征見得外援已絕，果然解了河州之圍，引兵退去，保守踏白城。王韶還兵熙州，派輕騎繞出踏白城後，出其不意，突加攻擊，大敗木征，焚燒八十帳，斬首七千級。木征計窮勢蹙，祇得帶領酋長八十餘人，同詣王韶軍前乞降。王韶見木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三十八回 魏宿巨書告當國 與軍兵諸將平戎

六〇

征來降，也就不爲己甚，當卽允准，命李憲解送京師，報捷獻俘。當景思立兵敗身死，木征威勢大振的時候，朝臣莫不震駭，主張仍棄熙河。神宗亦爲旰食，疊次下詔戒王詔持重，勿得輕進。王詔卻輕師銳進，竟成此功，俘木征致闕下。於是朝臣驚爲奇捷，相率稱賀。神宗更覺喜出望外，受俘已畢，特加恩赦，釋去木征的罪愆，命爲營州團練使，賜姓名做趙思忠。趙思忠謝恩領旨而去。遂又加王詔觀文殿學士，兼禮部侍郎；不久，竟召爲樞密副使。朝臣於此復歎爲奇賞。當時京裏好事的人，遂給王詔一個美名，喚做三奇副使。怎麼喚做三奇副使呢？是說他這個副使，是由獻奇計，奏奇捷，受奇賞得來的。王安石因爲主張王詔的建議，得了這件邊功，好不興頭，乃再奏請經略西南邊徼，開邊攘夷。神宗也正在興頭上，那有不允的，卽命中書檢正官章惇，爲湖北察訪使，招討峒蠻；戎州通判熊本爲梓夔察訪使，招討瀘夷。章惇熊本奉詔，各領兵馬，分道揚鑿。章惇既至湖北，徑趨辰州，招討峒蠻。這些峒蠻，一向是聚族而居的。這時占居北江的，止有彭氏一族，首領喚做彭師晏，管轄有二十個土州。占居南江的，有向氏、田氏、舒氏三族。舒氏的首領喚做舒光秀，田氏的首領喚做田元猛，各管



宋宮八十朝演義

轄土州四個；向氏的首領喚做向永晤，管轄土州五個。諸族之間，很少聯絡，不但是各自爲政，而且還互相仇殺，甚多糾紛。章惇起先便招納彭師晏，用好言撫慰，送他赴闕受詔。神宗又用好言撫慰一番，授爲禮賓副使，兼京東州都監。章惇遂又招撫田向等三族，諭令歸順朝廷。舒光秀向永晤亦便奉表歸朝。惟有田元猛恃強不服。章惇大怒道：我領王命來到這裏，彭師晏向諸大族，都望風賓服；爾田氏小小醜族，膽敢抗拒朝廷麼？當下部署將兵，分爲三路：左一路領兵一千五百，攻取懿州左面；右一路領兵一千五百，攻取懿州右面；自己領兵一千，中路進擊，直取懿州城池。部署已定，傳令道：這是頭一次戰鬥，諸將務要奮勇戮力，爲國家耀揚威武，掃平醜類，使抗命的爾蠻一齊畏服。不然，就是已經降順的，也要生心叛變了。成敗利鈍，在此一舉，大家努力！說罷，傳令一齊殺奔懿州。田元猛得報，亦分三面迎戰：命部酋分領蠻兵當左右兩面，自己率領精銳，抵擋章惇。兩軍對陣，各顯威武，直殺得血流成渠，屍積如山，吶喊戰鬥的聲音，震動山谷。田元猛殺了半日，殺不退章惇，一聲雷吼，把槍三招，那些蠻兵像潮湧一般，直薄章惇，頓時把章惇包在當中，四面圍殺。章惇叫聲：不好！蠻子



宋十朝八義

第三十八回 諸葛臣書虫當國 與重兵諸將平戎

六一

拼死了！忙傳令部下，四方接戰，抖擻精神，往來指揮躡殺。正激戰間，祇見蠻兵左右，紛紛潰敗，兩彪宋軍，長槍大戟，衝殺過來。原來章惇所遣的左右兩路軍，已大破蠻兵，齊來會合章惇的中路軍，一致進取。於是田元猛便抵當不住，大敗奔逃。章惇乘勝，遂奪了懿州城池，分兵四出攻擊諸蠻。諸蠻見田元猛大敗，莫不震懼，爭先歸降。遂改置沅州，即以懿州新城爲治所。北江南江諸峒蠻，一律平定。於是梅山峒蠻蘇氏，誠州峒蠻楊氏等，亦先後納土歸附。章惇乃創設城砦，於梅山置安化縣，隸屬邵州，而以誠州隸屬辰州，後改稱做靖州。蠻人悉告平服。章惇大功告成，回朝復旨。神宗賞賜有加，不必說的。還有熊本奉到朝命，亦卽率兵赴瀘川，措置平夷事。熊本通判戎州有年，久在邊疆，深悉夷人的情形，知道夷人所以敢擾邊疆的緣故，是爲的有村豪給牠作嚮導，告訴牠內地虛實。熊本便想出個正本清源的法子，用金帛作香餌，遣人招誘村豪，投效帳下，祇說是要他們幫着辦點小事體，卻給他們一個大名義，日後有功，特別陞賞。那些愛錢重利的村豪，見得又有財發，又有官做，卻又不要下甚麼死力，便有一百多人，來到熊本帳下投效。熊本一一溫言撫慰，收在帳下，每日把



宋宮八十朝演義

好酒好肉給他們喫，使他們安心住下；一面便遣都監王宣布置軍事，進備進擊諸夷。數日，布置諸般停當，熊本就於瀘川地方，舉行閱兵，先期發出露布，許當地人民，不分漢夷，到來參觀。到期，熊本建起大將旗鼓，帳前兩側，排列五百驍衛，一個個腰橫利刃。三軍將士，各依行伍，環列帳外。三聲礮響，熊本升坐帳上，命將村豪傳上帳來。諺村豪隨傳進帳，參見已畢，肅立帳前，聽候命令。熊本驀地怒喝道：爾等知罪麼？衆村豪不知就裏，相對愕然，瞠目不知所答。熊本又怒叱道：此地諸夷，本來原沒有侵擾邊疆的心思，都是爾等想在當中得利，導領他們作亂的。爾等這一班人，真是罪大惡極的！喝命驍衛：一齊綁了！五百驍衛，答應一聲。當下兩個伏侍一個，一霎時便綁定了。這百餘村豪至此，纔知道入了牢籠，一個個垂頭喪氣。熊本遂命一併斬首示衆。於是各姓諸夷，一齊股栗，願效死贖罪。獨有柯陰會長，不來歸附。熊本即命王宣招集晏州十九姓降衆，及黔州義軍，率領進討柯陰。會長傾族拒敵。王宣用強弓硬弩，猛力攢射，大敗柯陰夷兵，追至柯陰。柯陰會長迫得無路可走，投戈乞降。熊本依允，乃盡籍丁口土田，重贖良馬，悉數及官。於是夷酋晏子個怒及清井長等。



烏魯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爲漢官。諸夷悉平。熊本還朝。神宗慰勞道：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除去百年的禍患，卿真有功國家不淺！而卿繳奏詳明，尤其是近時少有的！即擢熊本爲賢殿修撰，賜三品冠服。次年，熊本又奉詔討平渝州獠酋木斗，收漆州地五百里，建置南平軍。熊本班師回闕，授爲制誥。至是，王安石便以爲自他作宰相，行新法，開邊徼，安內攘夷，這功勞當不在禹下了，益加趾高氣揚。在這當兒，忽有個鄭俠竟發馬遞上流民圖，給他個重大的打擊。這正是：

羣道書生徒誤國，
流亡載道聽鴻噉。

要知鄭俠何以要發馬遞上流民圖，怎麼便給王安石一個重大的打擊，下同分解。

王安石厲行新法，不足爲病，但因急功好利之故，至於誅鋤異己，妄開邊釁，未免

倒行逆施，自是取敗之道。

諸將平戎，雖耗兵力，戰功尙有可取。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三十九回 臨瀛閣神宗聞私議 安上門鄭俠圖流民

這時已入孟夏了，猶是赤地千里，不見青苗。因爲自去年秋七月至今，天久不雨，旱魃爲虐，不能耕種。神宗憂形於色，鎮日價在宮裏咨嗟太息，起坐不寧。曹太皇太后道：「徒是這等咨嗟，有甚麼益處呢？旱雖天災，總可以修人事而資救濟的。從前成湯有七年之旱災，若不是賴着人事救濟，那麼人民還得生存嗎？聽得自任用王安石頒行新法以來，國家政事，竟比不上先年了，民間疾苦，卻甚過先年幾倍，這未必不是新法不善所致。祖宗的法度，固難說牠是盡善，但是亦不宜輕易更改，須要十分審慎，方可更改一二；而今一旦悉行把牠改變新法，怎麼可以！王安石才學縱是很好，他一人的思想所策畫的，怎能得便完全好過祖宗百年來的制作！還聽得新法中的青苗法免役法兩種，民間最覺得牠的痛苦，因是諸路提舉的官吏，竟藉牠多方聚斂，惟利是圖，惟錢是求，毫不顧民間的利害。京東提舉王廣淵散放青苗錢，分民戶作五等，上等戶強迫貸錢十五千，下等戶強迫貸錢一千，純用高壓手段

宋宮十八朝義

第三十九回 臨瀛閣神宗私議 安上門鄭俠圍流民

六六

執行，這怎麼使得！趕快把青苗法並免役法，獨了罷！就是王安石，此時亦是很犯衆怒的，若要曲全他，不如暫時把他出放外任爲好。神宗對答道：這些新法，像青苗法免役法等，正是用牠替民間謀利益的，並不是給民間增痛苦的。王安石乃正是能替國家辦事的臣子，羣臣埋怨他，亦就是爲他獨有所建樹啦！當時皇弟岐王卞顯在側，因進奏道：這些新法，未必真能給民間謀利益哩！太皇太后的懿旨，陛下不可不致意！不然，祖宗的法度，定必要給王安石敗壞啦！神宗怒道：這麼說來，不是我敗壞天下嗎？就讓爾去作吧！趙顛泣道：何至於這樣呢？臣所以這麼說，乃心所謂危，不敢不告罷咧！曹太皇太后不禁亦流涕道：王安石真是要亂天下啊！神宗見太皇太后這等，纔疑心起來，忙起身對答道：容兒臣去攷察辦理。大家不樂而罷。神宗心裏益加憂悶，獨自一人，踱到後苑裏去。到了臨瀛閣後面，覺得脚力有些兒疲了，想轉到閣上去憩息一回，凭闌觀看水中游魚散心。剛轉過兩步，祇聽那閣子裏邊，噦噦喳喳有人說話。神宗聽得閣子裏邊有人說話，便停住脚步，不再轉過去，祇立在那裏細聽是說的甚麼。祇聽說道：你聽得說嗎？王相公這些新法，全是欺哄萬歲的咧。又有一個



宋宮八十朝演義

說道：王相公也是被他人欺哄着，他自己信以爲是罷了。就是那甚麼青苗法，頒行之後，民間喧然，以爲不便。王廣淵從京東回來，向王相公說，卻謂是民間皆歡呼感德，這不是欺哄王相公嗎？但王相公竟絲毫不疑心他，所以後來有人劾奏他，培克民間，王相公還可惜他是力行新法遭謗。又有一個說道：還有咧，你們曉得秀州判官李定，怎地陞到監察御史裏行麼？祇聽好幾個人答道：不曉得。是怎樣陞遷的？你說。又聽續說道：這李定是王相公的門生，所以王相公特從秀州召他進京，想要問一問他外間對新法的輿論是怎麼樣。他到了京裏，頭一個見着王相公，跟前頭一個紅人呂惠卿，這真是他祖宗功德修到的際遇！呂惠卿問道：君從民間來，民間謂青苗法如何？李定未答話，先把眉頭皺了好幾皺，纔答道：難說！難說！民間都謂是不便，個個呼冤哩！呂惠卿忙道：快改過來說！要想陞官，就依我的話，要想得罪，就依照你剛才的說話。君自選擇罷！他乃改容道：領教，領教。於是呂惠卿就同他去見王相公。他且先稟問王相公道：民間都道青苗法很是便利，怎樣京裏反倒是即便呢？王相公大樂道：這是反對派故意設辭阻撓新法，豈可聽信的嗎？不過明日聖上召問，



須要明白上陳，這是要緊的。於是王相公遂啓奏萬歲，舉薦李定可用。萬歲召李定入對，他編了一大篇謊話，奏稱新法如何如何好，民間對青苗法，尤其衆口一辭稱便。萬歲聽着了，就把他拜了這個官兒。又聽一個說道：「哎！這個且莫去說牠，祇是而今天老不下雨，民間不能耕種，準要大鬧飢苦。萬歲也在整天兒憂愁着，竟是沒有辦法。又聽一個說道：『這或者就因爲民間怨恨這些新法，你怨一句，他恨一聲，怨氣聚結，失了天和，老天爺特地降下這樣的凶旱，給王相公一個警告，使他覺悟新法不善，好不再自以爲是，不再欺哄萬歲，而設法救濟民間，亦未可知呢！』又聽一個說道：『果然是這個原因，止要萬歲罷除新法，敬懼天戒，那麼就會下雨了。』幾個人同道：『可不是嗎？但是怎能得萬歲罷除新法呢？』聽說到這裏，不聽得再有人繼續講下去了，神宗也便不再聽了。回步踱了轉來，一面走着，一面想道：『這些內監膽敢議論朝政，必須把他們重處一番。又踱了幾轉，又轉念道：『不可。他們的說話，亦不爲無因的。常言道：『公侯肚裏好撐船。公侯尙且如此，朕身爲天子，怎好便不能容人呢？』自語道：『而今這等久旱不雨，莫不是真的新法行得不好，上天致發朕躬麼？』一路踱回宮裏，又尋



思一回，果然想把新法盡行罷除，以敬天警。王安石聽得此信，忙入朝奏道：「這水旱的災，乃是天道的常事，就是在堯湯的時候，亦是不能避免的，與新法有甚麼干係呢？」陛下卽位以來，累年豐稔，而今纔幾個月沒下雨，還不能發生甚麼大害處，陛下無須深慮的。如果陛下認爲這實是上天垂戒，祇要略修人事，便可順應天意了。神宗戚然道：「朕而今恐懼的，正因爲人事未修咧！而今取免行錢取得太重了，人情咨怨，從近臣以及后族，無不說牠是有害的。參知政事馮京奏道：「臣亦聽得這樣說。」王安石奏道：「士大夫爲着不得逞志，所以讒議新法；馮京爲着與若輩交通，所以獨聽到這等說法。不然，臣怎的不會聽得呢？」神宗默然不答。王安石乃與馮京一同退出。神宗見王安石馮京退出後，左思右想，對於新法，想罷不能不罷不可。正在疑難莫決的當兒，忽銀臺司呈上急奏，神宗不由一驚，不知爲了何事。忙把軸啓開來，乃是監安上門鄭俠的奏疏，並附一圖。疏略云：

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並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



宋宮十八朝義

第三十九回 臨浴聞神宗聞私議 安上門鄭俠圖流民

七〇

絲聖覽，亦可流涕，況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閱奏疏畢，再展畫圖觀看。呵呀！不忍觀啦！但見那圖中所畫的，乃是無數的流民，在一片陰沈沈地風沙塵霧裏，有的啼飢，有的號寒，有的嚼草根，有的茹木實，有的買嬌兒，有的鬻愛女；有的疔瘡不堪，還是披枷帶鎖，負瓦揭木，賣錢償官；有的奄斃溝壑，還有悍吏在旁，怒目相視，尙想追索種種慘狀，不忍卒觀。神宗看着，不禁長吁數四，淚下潸然，便把這幅圖，縮着進宮而去。是夜，神宗輾轉咨嗟，竟不能睡覺。明日，神宗臨朝，乃頒諭旨，命開封府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裁減熙河兵額，諸州體卹民艱，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行罷除。凡計一十八事。民間得了這道諭旨，讚呼相賀，聲動天地。說也奇怪！但見無雲無風，赤日炎炎的天空，霎時間流雲四合，烏風陡起。接着就天昏地暗，白日甚於黑夜，電火像金蛇飛走，雷聲虺虺。最後大雨傾盆而下，淋淋瀝瀝，直至次日晌午方住。於是川流洩洩，河水瀰瀰，載溝載澗，于沼于沚，到處都有水了。滿朝文武，誰不歡騰？於是聯翩



宋宮八十朝漢義

上朝賀雨。神宗問道：卿等可曉得怎麼忽地下這場大雨嗎？羣臣奏答道：這是陛下盛德格天，所以致此。神宗道：不是，不是，說着，即從衣袖裏，把鄭俠的奏疏並圖畫，取出給羣臣觀看。王安石瞧着，不禁忿忿道：鄭俠真乃欺君罔上，捏造這麼張圖誘惑聖聰。自行新法以來，臣祇聽萬民稱頌便利，何至有這種流離痛苦的慘狀呢？神宗今日，卻大不似往日了。王安石這幾句話，說得竟不蒙神宗嘉納，而且還問道：卿識鄭俠麼？王安石祇得對道：鄭俠曾經從臣學過，臣不懂是識他咧。原來鄭俠係清福人，少年登進士第，曾任光州司法參軍，所有讞案，王安石因他顯見才能，極加獎拔。鄭俠感為知己，很想盡忠報答於他。後來秩滿進京，便去拜見王安石。王安石因問他對於新法的意見。鄭俠道：清苗免役保甲市易諸法，與邊鄙用兵一事，就我的愚見觀察，以為不能算是善政。王安石不悅。鄭俠亦即告退。在王安石的本意，原想用鄭俠為檢討，至是因爲鄭俠不肯附和新法，乃使他監安上門。鄭俠瞧着這些流民，既苦於亢旱，復虐於新法，有家不能安，有身不能保，號天泣地，種種慘狀，看在眼里，痛在心裏，遂將逐日所見，畫成一圖，把時政的不良，作成奏疏，詣閣門投進。因被閣門拒



宋宮八朝演義

第三十九回 臨潯聞神宗聞私議 安上門鄉俠圍流民

七二

絕，鄭俠便想出個法子，假託做緊急的密奏，發馬遞呈入銀臺司。內例密報由銀臺司直達，不經閣中，所以鄭俠上這流民圖，輔臣一個人也不曉得，及至神宗拏出來給大家看，纔得知道。於是新法派深恨鄭俠，把鄭俠發御史獄，處治他擅發馬遞的罪愆。鄭俠笑道：祇要能夠使皇上覺悟新法的不善，解除得萬姓的痛苦，我一人得罪，這又何妨呢？御史因鄭俠實爲忠君愛民而出此，亦不願苛責，祇照章把鄭俠記過就算罷了。王安石受了這麼一個重大的打擊，自覺無顏再居相位，力請解除職務。神宗起初不允，且再四慰留。王安石祇是要去，請求益堅。神宗無奈，令他薦賢自代。王安石乃舉薦韓絳、呂惠卿二人。韓絳起先原與王安石同授平章事，因宣撫陝西，措置乖方，任用种諤失策，被西夏擊敗，喪師辱國，遂罷了相位，徙知鄧州。故此時王安石復舉薦他。神宗遂依了王安石的舉薦，任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而罷王安石出知江寧府。呂惠卿乃與判司農寺鄧綰等，進奏神宗道：陛下數年忘輟忘食，成此優美的新政，天下方感戴陛下的恩賜，一旦聽着狂夫的妄話，把牠罷廢殆盡，豈不可惜嗎？奏罷，就圍着神宗哭泣不止。神宗不禁又回了心意，命呂惠卿復行新法。

宋宮十八朝義

惟罷去方田一種。呂惠卿等領旨退出，飭令天下仍行新法。於是新法復行如故，民間感受痛苦如故。韓絳正感激王安石薦舉的恩德，對於王安石的新法，就像蕭規曹隨一般，一些兒不肯改違。因此都人士遂上他二人兩個美號：韓絳稱爲傳法沙門，呂惠卿喚做護法善神。呂惠卿既執政，因與三司使曾布有隙，遂謀排去曾布。因曾布奏稱：市易法擾民。此種不良的政治，在秦漢衰亂的時候，亦未曾有過；而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呂惠卿遂劾曾布阻撓新法，出知饒州，用章惇爲三司使。呂嘉問即因不爲神宗所喜，亦同時罷免。呂惠卿乃用弟呂和卿的計議，創行手實法，令民間田畝物宅，資貨畜產，估價報官，酌量抽稅，隱匿有罰，訐告有賞。於是民間寸土尺椽，都應輸徵，養雞飼牛，亦須納稅，感受困苦，更不堪說了。鄭俠見了，又惻然心痛起來，復上疏劾奏呂惠卿，並取唐朝宰相魏徵姚崇宋璟等圖作一軸，題做正直君子，李林甫盧杞等圖作一軸，題做邪曲小人，以呂惠卿比小人，以馮京比君子，援古證今，分類彙呈進去。呂惠卿遂奏鄭俠訕謗朝廷，竄逐英州。而馮京與王安石弟王安國，遂並坐交通鄭俠罪，罷馮京參知政事，出知亳州，罷王安國

宋宮八十朝演義

開校理，放歸田里。至是呂惠卿氣餒日熾，不禁便生了個射羿的心思。忌王安石復用，便極意設法陷害王安石，阻他進路。韓絳卻存心要保持王安石，看着呂惠卿的行爲不對，乃先發制人，亟請神宗起復王安石。神宗正也想着王安石，見韓絳奏請，即手詔召王安石入朝。王安石奉詔，倍道兼行，止七日便到了京裏，見了神宗，神宗慰問了一番，復命爲同平章事。王安石既復相，朝臣要取媚他，御史蔡承禧，中丞鄧綰，遂劾呂惠卿欺君玩法，立黨肆奸。王安石子王雱，亦深憾呂惠卿，極力舉發他的奸跡。神宗遂將呂惠卿罷知陳州，而章惇亦因與呂惠卿同惡相濟，連帶罷職，出知湖州。不久，韓絳因與王安石意見不合，託疾求去，出知許州。於是王安石又大權獨攬，威赫一如昔日了。忽遼國遣使蕭素到來，請重訂邊界。神宗乃遣太常少卿劉忱等，與遼國樞密副使蕭素會議於代州境上，彼此勘地。蕭素堅持宋遼分界，要以蔚朔應三州間分水嶺爲界，劉忱爭辯不可。至再至三，爭執不決。這正是：

朝內紛然持異議，
邊廷倏又起爭端。

要知宋遼分界的交涉怎樣解決，宋朝能占勝利否，下回分解。



安石新法，行之不善，原屬病民；但因天旱成災，便集矢於安石一人，却也冤枉。呂惠卿會布鄧綰之輩，都是邪曲小人，安石竭力伴進，轉成反噬。翻手爲雲，覆手爲雨，古今來權利相爭，黨派互競，俱作如是觀。

第四十回 議疆界失地七百里 開邊釁屠民五萬人

神宗見遼國使者態度強硬，遂把遼國請定疆界的交涉，十分重視，詔樞密院詳議解決的方法，並詔令判相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會公亮，條陳對於此項交涉的意見。且住，遼國不是改國號做契丹了嗎？怎麼這裏又稱做遼國，不稱契丹呢？是因爲在仁宗至和二年的八月，契丹主眞宗死後，廟號稱興宗，由兒子洪基繼位，在英宗治平三年正月，復改國號做遼，所以而今又稱遼，不稱契丹了。這是前話。當下韓琦、富弼、文彥博、會公亮諸人，奉到詔旨，先後上表陳言，大致與韓琦同見。韓琦表略云：

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四十回 贈疆界失地七百里 開邊疆居民五萬人

七六

發制人之說，造爲罽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船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徧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擷團保，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地，五也。又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農，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畎畝，商嘆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怨離，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與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墜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搃累朝之宿憤矣。

宋宮十八朝通義

神宗寡斷，遲疑不能決定。劉忱等再與遼使蕭素會議於大黃平，又經三次會議，仍是一無結果，爭持如故。遼主乃遣蕭禧復來下國書，說是劉忱等故事遷延，殊非和協邦交的辦法。神宗即撤回劉忱等，改命天章閣侍制韓縝與蕭禧談判。韓縝與蕭禧開談數次，蕭禧仍堅持分水嶺爲界的理由，不肯讓步。韓縝亦堅持疆界既定的理由，不肯遷就，各執一理，依然無結果。蕭禧便撒起賴來，住在使館裏不肯返國去，說道：定要達到前項請求的目的，然後回國去。神宗想要和平解決這交涉，自然不便驅逐他，沒奈何，命知制誥沈括詣遼國報聘。沈括便到樞密院查閱故牘，檢核成案，俾作解決此案的根據。查得英宗二年與契丹訂定疆地條約及地圖，係以古長城爲分界地，而今所爭乃在黃菟山，相差至三十餘里，即奏明神宗。神宗驚喜，謂沈括道：兩府不查攷本末，幾幾乎把國事誤了。命將條約並地圖給蕭禧閱看。蕭禧纔不像從前的強硬了。神宗乃賞賜沈括白金千兩，令他即行赴遼。沈括衝了使命，越山渡水，曉行夜宿，一路到了遼國。遼主命宰相楊益戒，接見沈括談判。沈括根據條約，堅執不允遼國所請。談判六次，沈括祇是據理爭論，毫不放鬆。楊益戒道：區區數里的地畧，

宋宮十八朝義

第四十回 議疆界失地七百里 開邊釁居民五萬人

七八

亦不肯相讓，莫非要想絕好麼？沈括抗議道：「從來師直爲壯，曲爲老。而今我朝遵守成約，北朝乃廢棄前盟，想用威力妄事更改，是非曲直，自有所歸，並不是我朝要絕好呀！楊益戒見沈括理直氣壯，知不可屈，遂改變前議，請把天池做新疆界。沈括不答應，辭還。沈括在途，因將山川險易，民情風俗，繪成使契丹圖，歸獻神宗。神宗因想如果交涉決裂，當要北伐，不可不預備軍事，乃廣徵義臣意見。義臣有主戰的，有主和的，議論不一。神宗想了一想，還是問問太皇太后罷。於是進了慈壽宮，請過安，從容把宋遼疆界交涉稟明。最後奏道：「萬一交涉無效，兒臣擬用武力解決，一舉掃去後世子孫的禍患，不知可行得麼？」曹太皇太后道：「糧草輜重，預備足了嗎？」士卒甲仗，備齊了嗎？」神宗對道：「這是易爲措辦的。」曹太皇太后道：「這正是幾樁不易措辦的事，怎麼反說是易爲措辦呢？像這等輕視兵事，還可望必勝無敗，一舉掃去後世子孫的禍患嗎？簡直是要惹下目前不可收拾的禍患哩！從前太宗皇帝幾次北伐，所以失敗的原因，那一次不是因爲糧草輜重不繼，而士卒甲仗不齊所致呀！那時還正在用兵的時候，尚猶如此，況且當今天下久不用兵，且值大旱之後，兵旣未練，餉復缺乏的。」

宋宮十八朝義

日子麼，須知戰爭乃是國家一樁至不得已的事件，必要萬不得已纔可出諸戰爭，稍有一線和平的希望，總要力求避免戰爭，而使歸於和平解決爲是。大凡國家經一度戰爭，無論牠是得勝或是失敗，總是要受莫大損失的。殺傷無數生靈，一項；焚毀無數田園廬舍，二項；耗費無數糧草器械，三項；使務農的失耕，作工的失工，經商的失利，讀書的廢讀，四項；好好的家庭，弄得家破人亡，好好的社會，弄得百孔千創，五項。諸如此類的害處，不可勝言。所以作人君的，對於戰爭一事，是不能不慎重而又慎重的。遼國違背舊約，妄爭疆界，總可派遣能言語有才智的使臣，與牠嚴重交涉，諱以利害，和平解決，各守舊疆，言歸於好，不可便存用武力解決的意見，致使交涉決裂，造成戰爭的禍害。不過要注意的，對於原有國防，不可不密加整飭，以備不幸交涉決裂時，牠國驟用輕騎攻我，好有抵禦，免得臨時弄到手忙脚亂，自取失敗！神宗聽了，悚然知懼，起座對道：敬遵懿旨！遂退了出來。正想再派中使往問韓琦，不料訃音忽至，韓琦已病歿了。神宗想着韓琦策立二帝，歷相三朝的功勳，不禁流淚謂侍臣道：朝中忠正老臣，像呂誨歐陽修，都不幸死了，而今韓侍中又忽棄朕物化，使朕遽失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四十回 議疆界失地七百里 開遼營屠民五萬人

八〇

倚昇，能不悲痛麼？原來呂誨歐陽修，此時都已病歿，歐陽修追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呂誨元祐初追贈諫議大夫。神宗當下爲韓琦輟朝發哀，追贈尙書令，賜諡做忠獻。當韓琦臨歿的一夜，有大星隕落相州城外，遠近震懼；後來聽得韓琦就在這一夜死了，大家都掉下眼淚來，可見韓魏公之受民間愛戴了。於是神宗祇得就王安石商決此事。王安石奏道：就照遼國的請求便了。到國富兵強後，一戰取回故地，不仍舊是我疆我里嗎？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正該這樣辦。神宗乃召令韓縝，認可蕭禧的提議，就分水嶺爲界，訂定新疆，即日解決這交涉。韓縝奉詔，與蕭禧作最後談判，一依遼國的請求，重訂國界。蕭禧得到圓滿的結果，不勝歡喜，訂立新約，欣然返國而去。至是宋遼訂定疆界的交涉，宣告解決，宋朝割讓新疆與遼國，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的爭端。遼國的交涉方了結，交趾的戰爭又起了。交趾自太宗朝黎桓襲滅丁氏，受封爲交趾郡王，有國後，朝貢不絕。黎桓死，傳子黎龍，龍被弟黎龍廷所弑。黎龍廷既殺兄自立，仍然朝貢，真宗賜名做至忠，令襲王封。至大中祥符三年，大校李公蘊，效當日黎桓故事，弑黎至忠自立，遣使朝貢。真宗亦用封黎桓故事，竟封李公



宋宮十八朝義

蘊爲交趾郡王。李公蘊傳子李德政，李德政傳子李日尊，李日尊傳子李乾德，卽今交趾王。世襲封爵，世修朝貢不絕。知桂州沈起見得朝議開邊，王韶、章惇、熊本等，都得着邊功，加官進爵，榮寵有加，不覺亦想攻取交趾，擢取官爵，遂遣官入溪洞，募集土丁，編爲保伍，委派指揮二十人，督領着分屯廣南一帶，又在融州強置城砦，殺交人千餘人，示威交趾。李乾德聽得，拜表奏請神宗制止，以維弱小民族的生存。神宗沒得理由對答，祇得把沈起免職，調知處州。劉彝往代沈起的職任。不料劉彝抵任後，一面奏罷屯廣南的軍隊，一面又遣槍杖手分成邊隘，大造戈船，仍想攻取交趾，遂實行與交人經濟絕交，拒絕互市，並斷絕交通，不准交人通奏朝廷。交人大憤，李乾德乃召集將兵，開緊急會議，以策畫對付宋朝的方略。李乾德道：我國服事宋朝，每年朝貢不絕，小國事大國，祇好到這樣了。前日沈起無故慘殺我國千餘人，屯兵廣南示威，奏請宋天子制止，雖蒙撤換沈起，罷除屯兵，而劉彝到來，又大修戰備，實行經濟絕交，且阻斷交通，有冤無處告訴，這明明是要吞併我國土地，絕滅我祖血食了，還可忍得麼？古話一句，覆巢之下無完卵。如果宋朝把我滅亡了，那麼大家都成了亡國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四十回 謹避界失地七百里 開邊聲屠民五萬人

八二

奴，還想能得像今日保全室家，作太平百姓嗎？然而我國土地雖褊小，人民雖不多，要能大家一心爲國，振奮威武，衆志成城，未必不足與宋朝一戰呢？處今日宋朝嚴重壓迫之下，不戰也要亡國，戰而不勝，亦不過是亡國，與其坐而待亡，不如先發制人，與兵去攻廣南，轟轟烈烈戰爭一場。要是幸而戰勝了，那麼宋朝便不敢輕視我國人民，再這等無理慘殺我國人民，壓迫我國了。就是不勝，大家爲爭國家生存而戰死沙場，天下後世，亦不至笑我交人無勇氣無愛國心了。願爾諸將兵，戮力爲國一戰！衆將兵同聲應道：願隨大王與宋朝決一死戰！請即日與兵罷！於是李乾德遂發令分兵三路攻廣南，一路從廣府攻入，一路從欽州攻入，一路從峴崙關攻入。真個是：

莫道天朝能制勝，

誰云小國獨無人。

交趾兵執爰敵懷，奮銳鼓勇，如雷如霆，一路攻殺進來，連破欽州廉州，殺了土丁八千餘人，直逼邕州。邕州知州蘇絨，一面悉力拒守，一面四乞援兵。誰知附近州吏，竟各顧自己，袖手旁觀，一個也不肯赴援。蘇絨拒守多日，外援不至，孤城遂陷。蘇絨命家屬三十六人先死，然

宋宮十八朝義

後舉火自焚而死。城中的人民，感念蘇絨忠義，一齊揭竿執挺，奮臂張拳，抗拒交趾兵。無一個肯低首降順的。交趾兵大怒，即逞惡屠城，城中人民五萬八千餘口，悉悉遭慘戮。警報到朝，神宗大驚，詔贈蘇絨奉國節度使，賜諡做忠勇，再貶沈起，安置安州，剝奪削職除名，命宣徽使郭達爲安南招討使，天章閣侍制趙高爲副，率兵往討交趾。交趾兵又傳露布，謂宋朝宰相行青苗免役等新法，窮困生民，交趾爲弔民伐罪，故出兵援濟中國人民。王安石見了，怒氣冲天，命郭達多帶兵將而往，許他檄調鄜延河南諸舊部從征，並命召取占城占臘兩國兵夾擊。郭達遂召集將兵，即日南行。至長沙，郭達分兵往攻欽廉，自與趙高向西進發。欽廉兩路，兵到即告恢復。郭達大喜，進兵益急。至富良江，交趾兵乘坐大隊戰船，迎戰宋軍，阻住水路，宋軍遂不能得渡。趙高乃分遣兵將伐木，製造發石機，裝設江邊，攻打敵艦。當下安設停當，機中滿裝石頭，一聲號令，數百機一齊發動，那石頭就像急雨一般，向敵艦飛擊。一霎時，打得敵艦帆折檣摧，七零八落，沈沒無數。郭達與趙高遂用巨筏載兵，乘勢進擊，殺得交趾兵大敗，把交趾王太子李洪貞亦射殺了。真是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交趾兵見太



宋宮八十朝漢義

第四十回 議疆界失地七百里 開邊釐居民五萬人

八四

子李洪貞已死，越發不能成軍了，祇得四散逃遁。宋軍這一陣遂大獲全勝，威聲大振。於是郭達、趙高，卽分兵略定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柁榔縣諸地。但當時郭達軍八萬餘人，觸犯瘴氣，非死卽病，因不敢再進，拜表奏報朝廷，停兵富良江邊待命。李乾德也就遣使奉表納款，請求和議。神宗因天討已伸，不想重逼，赦李乾德罪，允許他的請求，詔郭達、趙高班師回朝，改廣源州做順州，復治沈起、劉彝開豐的罪，分別安置。隨秀二州一場外交，又算完結了。羣臣免不得歌頌威德，稱賀一番。不久，李乾德遣使入貢，並歸所掠兵民。神宗因他悔罪修好，乃賜還順州，並其餘二州六縣土地。李乾德感激神宗恩德，拜表申謝，交趾遂不復叛了。交趾事件平息，忽守陳州呂惠卿因被王粲構陷過甚，上訟王安石濫棄所學堯舜之道，專尙縱橫末略，求取功利，不惜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因附陳王安石私書，有無使上知勿令齊年知等語，並王粲力謀構陷的情狀。神宗乃大不悅，取狀給王安石，問果否如此。王安石悚然謝罪，奏稱無有此事，退歸私第，大罵兒子作得不好，逼使呂惠卿出於上告，而今弄得全無顏面。王粲不服氣，父子爭鬥了一場，王粲就一氣疽發背死了。王安石真是肝腸寸



裂，遂上表請求去位。御史中丞鄧綰恐王安石一去，自己的祿位也不保了，上表請神宗慰王安石。神宗竟謂鄧綰爲國司直，乃爲大臣乞恩，有傷國體，把鄧綰貶知虢州。王安石見神宗這樣，更覺得慚愧，乃力請解除職務。這正是：

新法不行滋怨毒，時窮勢蹙失君心。

要知神宗畢竟把王安石怎樣安置，挽留他呢，罷免他呢，下同分解。

交涉既與，兩府還不查攷舊約，直至沈括查閱故牘，始發現以前劃界條文及地圖，可謂顛預已極。

外交原以武力爲後盾，宋室之於契丹，因不敢用兵，祇可退讓，弱國無外交，自古已然，可勝浩歎！

第四十一回 曹后憐才免與冤獄 神宗盡孝謹守遺言

神宗至是也大不滿意王安石了，遂准他解職，命以使相出判江寧府。不久，改爲集禧觀使。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四十一回 費后憐才免與竊 神宗盡孝謹守遺旨

八六

王安石出居金陵，後往往寫福建子三子。福建子是指呂惠卿，因為是深悔被呂惠卿所誤，這且不提。王安石既去，神宗乃擢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蔡確參知政事。吳充與王安石為兒女親家，吳充素不贊成王安石所為，每向神宗奏陳新法不良，神宗至是喜他不黨附王安石，擢為宰相。馮京與王安石乃是同年，王安石致呂惠卿私書中勿令齊年知一語，就是指馮京，所以神宗此時便認馮京為賢者，召他知樞密院事。吳充意想將新法變革一二，自顧才學譴陋，乃奏請神宗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等，又舉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神宗乃召呂公著同知樞密院事，進程顥判武學。程顥自扶溝縣入京，任職纔數日，李定何正臣便劾他學術迂闊，趨向僻易，神宗仍命他還任原官去了。呂公著上疏諫阻，竟不得請。司馬光在洛，聽得吳充頗有更正弊政的心志，乃致書吳充，陳述救濟時弊的方法。司馬光書云：

自新法之行，中外洵洵，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

宋宮十八朝義

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

吳充得書，頗想照司馬光的意見，請神宗罷除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諸新法，廣開言路以徵求多士意見。蔡確聽得，暗吃一驚，若是罷免了這些新法，引進忠良，他便要像化子沒了蛇弄，不能再有飽飯喫，忙向吳充道：「這些新法怎能變更得呢？皇上費了多少勤勞，纔得到今日的成績，我輩好意思請求他廢掉嗎？而今祇有蕭規曹隨，遵守前制，纔是繼往開來的善策，若一更變，便惹萬代罵名了。」吳充聽了，懼怕起來，不敢採用司馬光的建議，仍舊履行新法。因此，王安石雖然罷了相位，新法卻是一點也沒有變更甚麼？忽一日，中丞李定，御史劾，劾奏知湖州蘇軾，怨望朝廷毀謗君父，交通戚里，誠屬大不敬，請嚴格究治。神宗大怒，降詔逮蘇軾入都，下付臺獄。原來蘇軾前因論新法不便，謫貶杭州，後再徙於徐州，不久又徙湖州。他一路遊山玩水，放情詩酒，銷磨他鬱鬱不得志的煩惱歲月，也嘗借着吟咏諷諭朝政，摘句如次。

宋宮八十朝漫義

第四十一回 曹后機才免與冤獄 神宗盡孝謹守遺言

八八

詠青苗云：

贏得兒童語音好，

一年強半在城中。

詠水利云：

東海若知明主意，

應教斥鹵變桑田。

詠課吏云：

讀書萬卷不讀律，

致君堯舜終無術。

詠鹽禁云：

豈是聞韶解忘味，

邇來三月食無鹽。

像這一類的詩歌，不勝枚舉，原不過詩人一時感觸，發爲吟咏，並不是真個存着甚麼大不敬的心思，怨謗君父。李定舒亶一班小人，便把這個指作蘇軾怨謗君父的證據，硬加他大不敬的罪名，要把他處死。神宗一時也被讒言所蔽，以爲蘇軾真個是逆臣。可巧被曹太皇太后知道了，召神宗進去問道：聽得現在詔逮蘇軾，下付臺獄，蘇軾究竟是犯了甚麼罪案啦？神宗對答道：蘇軾怨望朝廷，毀謗君父，犯着大不敬的罪名。曹太皇太后驚道：果然嗎？蘇軾何至於此呢？有證據麼？神宗對道：有的。即把蘇軾作的詩歌，像前面摘出的，舉誦數首作證。曹太皇太后聽了，惘然道：這個可作證據麼？就這種無理的證據，就可認定蘇軾是大不敬，要將他處死麼？須知文人制作詩歌，乃是一時的感觸，並非有甚麼成見；就是有一二諷



刺朝政處，這乃是詩人應有的態度。詩三百篇，不多是含着諷刺的嗎？人君不能因而嘉念詩人忠君愛國的苦心，改善一切，反要羅織成罪，處以極刑，豈是人君慎獄憐才的道理？當初蘇軾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便重視他二人的才學，欣慰道：朕爲子孫得到兩個好宰相了。而今諸人之指控蘇軾，不是忌才，便是挾讎，不可不加熟察。神宗恍然，唯唯受教而退。吳充及同修起居注王安禮，亦上奏替蘇軾解辨。神宗遂決意寬貸蘇軾。王珪聽得神宗要赦蘇軾，忙再舉蘇軾的咏檜詩二句入奏。詩句云：

根到九泉無曲處，
世間惟有蜚龍知。

王珪奏道：蘇軾這兩句詩，顯然是不臣的表證；若不嚴行譴責，將來把甚麼做示後人呢？神宗道：卿何吹毛求疵，一至於此！蘇軾這詩，他自咏檜，何干朕躬呢？王珪又奏道：蘇軾確係不臣，陛下必當重處纔是。神宗怫然道：卿想使後世譏議朕不能容才麼？王珪纔嚇得不敢再奏了。舒亶又奏駙馬都尉王誼輩，與蘇軾交通聲氣，朋比爲奸，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等，亦與蘇軾隱相聯絡，同一舉動，都非嚴辦不可。神宗不聽，但從輕發付，謫蘇軾爲黃州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四十一回 曹后憐才免與冤鴛 神宗遺孽謹守遺言

九〇

團練使，本州安置。蘇轍王誥，連坐削職。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罰鍰而已。一場文字獄，總算因曹太后幾句話，未曾小題大做，便輕輕地解決了。蘇軾奉旨出獄，即赴黃州治所。到了黃州，蘇軾還是豪放如昔，常手策行杖，足登芒鞋，與田野老，徜徉山水，載酒攜琴，引朋挾伎，優遊取樂。就東坡建築一小室，滿貯圖書，作為居住的地方，自號做東坡居士。這所房子，雖係竹籬茅舍，卻是精雅絕倫，靜几明窗，古香古色。他常到人家飲酒，半夜纔歸。他的家僮都睡着了，他敲了半日門，還是敲不開，便站在門前聽聽江流的自然音調，停一會再敲。怎見得有臨江仙爲證。詞曰：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去，江海寄餘生。

蘇軾此時，還喜歡聽人講鬼，遇到人家沒得說了，便道：你祇瞎說一回就是；這是何等有趣。



的事啊！他的職位雖然是在官，而行徑卻異常浪漫，好像無拘無束的一般；每遇彙集談笑終日，一無倦容；間若醉後揮毫，真行參半，闕幽粲落，峻厲絕世。原來他的書法，少時習蘭亭，後來又學顏魯公，所以越加超妙了。當時那些營伎，見他不甚惜墨，爭着跑來索題索書，擊回去增光齋壁。因此，蘇軾的文名，益加洋溢起來。神宗後來也愛他多才，想起用他作史館修撰，終被王珪等多方阻撓，未果實行，祇將他移徙於常州。這是後話。神宗在十一平時，改元做元豐，此時已是三年了。忽曹太皇太后違豫，神宗乃與曹太皇太后弟曹佾同進慈壽宮省問病狀。坐了一刻，神宗先起告退，意思想使曹太皇太后姊弟略敘私衷。不料神宗剛離座起，還未退出，曹太皇太后遂命曹佾道：今日許爾進宮，已是偏在姊弟情分上，格外加恩的，爾當知道。此地不是爾得獨留的，快隨官家一同出去。曹佾聽了，連忙隨了神宗出來。原來曹太皇太后一向不許曹佾入宮，也不許他干與國政。今日乃是神宗見得曹太皇太后病勢不比往常，固請懿旨，纔允許他入宮一面，畢竟不許他久留，可見曹太皇太后遵守宗法，雖屬骨肉至親，絲毫不肯寬假。過了兩日，曹太皇太后的病益劇，神宗侍疾寢門，衣



宋宮十八朝演義

不解帶，通宵守候，毫無倦容。最後一日，曹太皇太后自知將長辭斯世了，乃命宮女扶起，親啓金匱，取出章奏一束，親手固封，付與神宗道：「待我死了開看；但祇許兒自己明白，此中故事，斷不可因此罪人。」神宗含淚接收了。曹太皇太后又提筆寫博愛親民四個大字，作飛白書，筆勢飛動，有遊龍行空的氣概；寫完，鈴蓋慈壽宮寶，賜與神宗道：「這四個字，就抵得千言萬語的遺囑了，兒善體我的意思罷。」神宗忙跪下接受了，泣對道：「兒臣敬遵懿旨。」曹太皇太后聽了，心甚欣慰，即命神宗起來。神宗遵命起來，侍立一旁。曹太皇太后乃復臥下，停了一會，忽問宮女道：「今日是甚麼日時？」宮女奏答道：「今日是十月二十日。」曹太皇太后領首道：「呵！又自語道：祇此日來，祇此日去，免煩他百官。」說畢遂崩。原來這日乃是太祖皇帝大忌日，曹太后死在此日，省得別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的麻煩。當下神宗號啕慟哭，宮廷內外，齊放悲聲。神宗哭了一回，羣臣勸止。神宗乃啓開曹太皇太后所授與的密緘觀看。神宗閱罷，把他收在懷中，復又放聲大慟，經羣臣百般勸慰，纔漸漸止住。你道曹太皇太后這封密緘裏所藏的章奏，是議論的甚麼事情，神宗看了，要這等哀慟，原來不是別的章奏，



乃仁宗皇帝立英宗皇帝作皇嗣時，羣臣諫阻的章奏，所以神宗看了要這等慟哭。神宗果然遵着曹太皇太后遺命，不追咎這些臣子，止自己感戴曹太皇太后的慈德，齋禮盡孝服喪。於是尊諡曹太皇太后做慈聖光獻，推恩曹氏進曹佾中書令，官家屬四十餘人。曹佾及家屬等，亦能遵慈聖光獻遺志，雖蒙恩寵，無敢不謹的。慈聖光獻喪事辦畢，不覺又是三年六月了。神宗因得自太祖皇帝開國以來，所有官制，多因襲唐朝，不過稍有異同罷了。太師、太傅、太保、三師、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不常置。以同平章事爲宰相，參知政事爲副。中書門下，並列於外，別在禁中設置中書，與樞密院對持，文武兩柄，號做二府。天下財賦，悉隸三司。所有糾彈等事，屬御史臺掌管。至若尙書令、侍中、中書令、三省、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大常、宗正、光祿、衛尉、大理、鴻臚、司農、大府、九寺、國子、少府、將作、軍器、都水、司天、六監等，往往由他官兼攝，不設專官。革詔歸知制誥及翰林學士；知制誥掌外制，翰林學士掌內制，號做兩制。修史屬三館，便是昭文館、史館、集賢院。首相充昭文館大學士，次相或充集賢院大學士，有時設置三相，卽分領三館。館中各員都稱學士，一經此職，遂成名流。又有殿閣等官，亦分大



學士及學士的名稱。這些概無定員，大半由他官兼領虛名而已。乃詔中書詳定官制，設詳定官制局，命翰林學士張藻、樞密副承旨張誠一主辦這事。九月，官制議訂完畢，凡舊有虛銜，一律罷去，改爲官階。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分作二十四階。領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等名，改爲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僕射，改爲特進；自是以下，易名有差。至此，宋朝纔有了一定的官制。神宗因謂執政道：新官制將行了，朕的意思，以爲新舊兩派人物，宜並行引用纔好。指御史大夫道：這個官職，非用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聽了，相顧失色。怎麼喚做新舊兩派呢？新派就是指維新的一派。這一派，奉王安石爲首領，王珪、蔡確對於政治的觀念，統是以王安石的政治觀念爲依歸，係屬於新派。舊派就是指守舊的一派。這一派，以富弼、文博、彥、司馬光一班人爲首要。還有道學一派，以胡瑗、周敦頤、孫復、程顥、程頤、邵雍、張載一班人爲首要，政治觀念與舊派同，都是主張守舊的。世稱胡瑗做安定先生，孫復做泰山先生，周敦頤做濂溪先生，邵雍做康節先生，張載做橫渠先生。諸人已先後死了。因爲新舊兩派是積不相能的，如果司馬光見用，勢必連類同升多人，大減新派的勢力，且將搖動新派的

宋宮八十朝漢義

政治地位，所以王珪、蔡確聽了神宗說要用司馬光，不由得要陡吃一驚。這時吳充已退職，王珪居首相，遂與蔡確商定個計策，薦俞充知慶州，使他上平西夏策，引得神宗專心戎事，便不召司馬光。神宗乃任王珪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爲門下侍郎，張璪爲中書侍郎，蒲宗孟爲尚書左丞，王安禮爲尚書右丞。更命馮京爲樞密使，辭向孫固、呂公著爲樞密副使，詔民畜馬，擬從事西征。不久馮京辭向並罷去，卽命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樞密院事。忽知慶州 俞充上奏，稱夏將李清，本屬秦人，曾勸西夏主李秉常以河西的地方來歸，李秉常的母親梁氏知道這事，立即把李秉常幽囚着，把李清殺了。這樁事件，我朝應與兵問罪，此是千載一時的機會！神宗得奏大喜，卽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召集陝西、河東、五路的兵馬，準備伐西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種諤入對。神諤奉召，不敢怠慢，馳驛入朝。神宗問種諤道：朕將親征西夏，不知西夏的虛實究屬怎樣，卿且據實奏與朕知。種諤這個人，生平最喜誇大口，乃是個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的人，神宗偏偏召他入對，真乃問道於盲了。當下種諤便奏答道：西夏沒有人才，李秉常止是個小孩子，陛



下大兵一去，就馬上驪平了西夏，擒捉李秉常回朝了。這正是：

喜功好大終何益，誤國祇憑一語差。

要知神宗聽了這幾句大話，信也不信，下同分解。

王安石新法，非無可取，祇因圖功太急，又排嫉異己，處置失當，遂致完全失敗，後人可引以為鑒。

東坡詠檜，為讒臣所陷，幾與大獄，文字賈禍，亦大可畏矣。

曹太后鑒於外戚弄權之害，處處加以防制，卒之於國於家，兩有裨益，真不愧為賢后，斷非尋常婦人女子之見，所能企及。

第四十二回 調兵遣將五路興師 棄甲拋戈全軍敗績

神宗聽了种諤的奏對，天顏霽開，以為取西夏真個有那麼容易，遂決計西征，召集文武兩班，會議軍事。孫固諫奏道：大凡出兵是很容易的，收兵卻就難了；陛下還當審慎，勿輕出兵！



宋宮十八朝演義

神宗道：而今西夏正是有隙可乘，我國不從速出兵，略定河西，豈不坐使廣大的邊地，被遼國取去嗎？這個機會，是決不可失卻的。孫固又奏道：陛下就是定要出兵，亦當宣布西夏的罪狀，以伐罪爲目的，不宜便想滅人國家，奪人土地。戰勝之後，祇可把他分裂起來，命他的會長自守；若是整個的把他吞併，臣不敢謂然。神宗笑道：卿這種論調，真同漢朝的酈生一樣迂闊了。王珪進奏道：陛下的主見甚是。兵貴神速，須要即日出兵，不可遲疑。孫固復奏道：然則命何人作統帥呢？神宗道：朕已定見任命李憲。孫固再奏道：李憲嗎？他乃是個宦官，怎麼好命他作統帥呢？征伐外國，乃是一樁最重要的事件，乃使閩人作統帥，不見得中國太無人了麼？就是那些將士，亦未必肯用命。神宗不悅道：怎見得將士便不肯用命呢？難道不同是食君之祿嗎？當下卽由王珪蔡確議定，五路出兵。孫固乃又奏道：而今既決定五路出兵，沒有一個總帥發策指示，就使成功，那些兵亦定要發生變亂的。神宗道：朕豈不知要個總帥，祇是現在沒這麼一個可當大任的人。呂公著卽進奏道：這等重大軍事，當然要先擇總帥，既是沒人作總帥，倒不如不出兵爲是。孫固接口奏道：呂公著的奏議很是，願陛下



宋高宗八十年

第四十二回 調兵遣將五路與師 棄甲拋戈全軍敗績

九八

俯納神宗決意道：卿等不必多阻攔，朕意已決，這回兵是定要出的！孫固、呂公著見神宗，祇是不聽，沒奈何，祇得退出。神宗於是降詔，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五路並進。會議已畢，傳旨已定，神宗退朝回宮。高太后聽得此事，忙命內監召官家來！內監領旨，即刻去了一會。神宗進來，請過安，一旁侍坐。高太后問道：聽得已決定五路出兵，往伐西夏，已傳旨了，是嗎？神宗對道：是高太后再問道：五路中果有高遵裕一路麼？神宗又對道：有高太后道：這一路軍馬撤回來的，好！不然，定要誤事的。神宗奏問：高太后道：大凡行軍，第一要主帥得人。因為主帥得人，將校纔不致妄動，進行攻取纔不致失機。能夠這樣，纔可望有勝無敗。就是不幸而致失敗，還能整飭部伍，其容而退，不會大受損折。所以行軍的事，選任主帥，是最宜審慎，不可隨意的。這五路軍馬，其他四路，我不曉得他們勝任也否，但是高遵裕一路，我知道他實不勝任。高遵裕是我從父，我深知他的才能氣度。他報國的忠心，原不後於別人，祇是氣度太小，不能容人功勞高過他，這是他大大的短處。這個短處，是很易致敗的！怎麼說呢？因為既不能容人功高於我，那



麼攻城奪地，總想自己一人獨任，把功勞盡歸自己一身，不許部下獨有所得。行軍乃是要乘機得時的；那一處有機可乘，那一處得了時會，就該讓那一處神速先進，先立功勞，不能少有所待的。如果定要專待一人，便不免患得患失，顧東顧西，弄到坐失時機，一處不能有功。而敵人方面，倒得從容準備防禦之策，且更將乘隙以謀反攻了。到了最後，終於失敗下場。所以高遵裕，命他鎮守疆土，是可以；命他領兵攻取，恐怕不能建功，而且還要取敗。依我的意見，不如把他撤回的好。神宗道：「母后不必過慮，經略使一向在環慶很有威聲，諒不會臨陣失機的！況且原有五路軍馬並進，他既不肯容人功高於他，攻取戰鬥自必不肯後人，這正可以爭成功勳哩！」高太后知道神宗個性剛愎，說了不聽，祇得聽他了。這且不提。那李憲，神誇高遵裕，劉昌祚，王正中，中五人，奉到詔命，各各調齊軍馬，建旗伐鼓，挾矢張弓，分道進兵。秋七月的日光，勢力更來得猛烈。三軍將士，一個個汗涔涔下。那些戰馬，祇是喘個不息，滿身的毛，好像雨灑了一般，沒有一根乾燥的。可憐！功還未建，馬已汗透了。那西夏的諜者探聽得這五路齊出的驚人消息，不敢怠慢，走馬如飛，去報告西夏國母梁氏得報，忙召集

宋宮十八朝義

第四十二回 調兵遣將五路興師 棄甲拋戈全軍敗績

100

諸將會議防禦方策。原來西夏主李元昊，已在仁宗慶曆八年死了，傳給子李諒祚，又在熙寧元年死了，傳給子李秉常，就是現被幽囚的國主。這些年來，西夏雖仍承襲朝廷封賜，然而不時擾邊，以英宗治平三年及熙寧元二三年，這幾回最爲厲害，所以神宗便立意要想滅卻他。而在西夏諸將，却因朝廷近年來無有良將守邊，不免輕視一切，簡直無一人畏懼上國威嚴。當下聽得朝廷五路來伐，不但不懼，而且一致向梁氏主戰。有的道：宋朝現在那班邊將，盡是些酒囊飯袋，祇能喫喝，不能作事情的；而今他們五路齊來，還不是一樣的來送死嗎？止要一戰，就可把他們一網打盡了！有的道：李憲乃是個宦官，怎知兵事？神諤又是個敗軍之將，怎可言勇？看了他們的將官，就可曉得他們此來是必敗的啦！有的道：當着現在秋高馬肥，我們也正要去與他們周旋周旋的；而今他們居然來了，豈正好爭戰一場嗎？有的道：這正是天賜機會給我們建功立業咧！大家握拳振臂，躍躍欲試。忽一老將獨排衆議道：不可，不可。宋朝的將官固是些無勇無謀的，但是這數十萬士卒，卻不少勇夫，而今鼓勇振奮而來，頭一陣亦實在不可輕敵。不如用堅壁清野的老法子，不與拒戰，縱使他



各路深入，鎗沈他的銳氣，疲老他的士卒。但聚集勁兵於靈夏，派遣驍騎抄截他的糧運，等到他的銳氣已銷，士卒已疲，糧餉又絕，這數十萬人馬，一則日久生心，一則飢餓難忍，不待擊他，他自己會潰退的。這樣安坐而得全功，比較與他兵對兵將對將的，拼頸血擲頭顱苦戰而求全功，不便宜多了麼？且到他潰退的時候，諸位將軍總可引軍追擊，各奮威武，殺個痛快。梁氏聽了大喜道：將軍真所謂老謀深算了！諸將聽了最後還有他們砍殺的機會，也都樂了，齊聲贊成道：畢竟老將軍的策畫高我們一籌，我等願依從老將軍的建議。梁氏遂采用此策略，傳令諸將照計而行。諸將領命而退，各去布置去了。這邊環慶經略使高遵裕一路，共領步兵騎兵八萬七千，從慶州出發，進攻西夏。進至通遠軍，有西夏守軍攔住進路，高遵裕便應兵進攻，直闖將去。西夏守兵不敵，即時敗走。高遵裕遂恢復通遠軍地，大喜道：西夏軍兵這等不經戰，這一前進，還不穩建大功，平定西夏嗎？當時劉昌祚的一路，共領兵馬五萬六千，出涇原殺入西夏，亦受高遵裕指揮節制。進至磨移隘，遇着西夏十萬大兵扼險拒守，不能前進，劉昌祚道：高經略的人馬還不見到，我軍又恰遇大敵，人馬比我要多一



宋宮十八朝通義



倍，若不亟鼓朝氣進攻，而紮了營，等待高經略到來，雖然人馬加多了，我軍銳氣卻已不知不覺銷沈將盡，殊非取勝之道，而今祇好先進攻了。部將道：正該如此。劉昌祚遂發令進攻，一個當他兩個，殺得西夏軍紛紛潰退，奔還靈州。劉昌祚乘着勝勢，隨後追趕，一直趕到靈州城下，把靈州城圍住，八面攻打。高遵裕正從通遠軍再往前進，忽紅旗飛報：劉將軍一戰大破西夏十萬大軍，奪了磨移陰，乘勝追趕西夏軍向靈州去了。高遵裕一驚，正進行間，又有紅旗飛報：劉將軍已追到靈州城下，把靈州城圍住了。高遵裕又一驚，傳令三軍，兼程進行。紅旗接連報：劉將軍就要攻破靈州了！劉將軍就要攻破靈州了！高遵裕大驚，想道：攻破靈州是件絕大的功勞，若被劉昌祚得去了，我再建甚麼功勞去呢？想了一會，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計策，任你是張子房諸葛亮，莫想想得出。即高遵裕當時坐在馬上，亦是十分喜悅，以為這計策，他生平頭一遭想出的。他自語道：呵有了！命令劉昌祚即刻停止攻打，待我到了再戰，這件大功勞不依然留着歸了我嗎？說罷，即遣飛騎，馳往令劉昌祚停止攻打。劉昌祚看看要攻破城池了，忽高遵裕使者馳到，傳令道：經略使有令，劉將軍着即停止攻打，等



待大軍到來再戰。劉昌祚聽了，不敢不遵，嘆了口氣，即傳令停戰，按甲息兵，以待高遵裕大軍。過了三日，高遵裕大軍纔到。高遵裕到了，見劉昌祚果然遵令停了戰，沒有把靈州破了，五臟六腑，都覺得異常舒暢，以爲這件功勞，好好放在那裏，祇要把他拾了起來就是。於是傳令兩路士卒，一齊攻城。不料偏偏不如他所預料的，這座城池竟變堅固了，圍攻十八日，還是攻牠不下。這是甚麼緣故呢？原來高遵裕的大軍，是趕路累得疲乏了，劉昌祚的部衆，是銳氣已經降落了，靈州城裏，是得着三日的空隙，一切已布置周備了，以喪失了銳氣的軍隊，攻守備完固的堅城，所以便攻不下。一鼓既不能有功，於是士卒益餒，銳氣益落，越攻不能下。這日，高遵裕與劉昌祚兩軍正在繼續攻城，忽然大水洶湧而至，頓時平地水深七八尺，把全部人馬齊陷在水裏。原來西夏守軍見高遵裕劉昌祚祇顧指揮三軍晝夜攻打城池，不隄防別的，便遣人潛往靈州南面，決黃河七級渠，淹灌宋軍。當下高遵裕劉昌祚見四面八方，大水驟至，白浪滔天，嚇得打馬就逃，兩路十四萬三千人馬，隨波逐浪的亂竄。會泗水的，或是得地利的，逃出生命，不會泗水的，與在窪地的，一命喪亡。及至逃出水，計點



宋宮十八朝義

第四十二回 調兵遣將五路興師 棄甲拋戈全軍敗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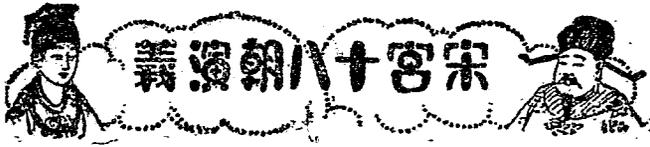
一〇四

人馬祇贖得六萬四千，溺斃了過半數。這時候又入嚴冬，天氣奇冷，這些幸得不死於水的人馬，因衣服被水濕透，此時復爲寒迫，凍得一片聲號寒，渾身兒打戰，於是又凍死兩萬多。其餘不死於水而又不死於寒冷的，滿想可以保全了，不料正潰走間，驀地聽得後面人喊馬嘶，西夏追兵又到。高遵裕劉昌祚，連忙指揮殘兵迎敵。那些殘兵竟都不聽指揮，祇管奔逃。高遵裕呼道：劉將軍，這怎麼是好呢？劉昌祚應道：此時還有甚麼遲疑的呢？逃呀！軍心已經到這樣，糧道又被敵兵抄絕，不逃何待？高遵裕聽了，不自覺早把鞭兒在馬身上連打了數鞭，那馬已勉強疲驚奔跑起來。那些殘兵，毫無抵抗的，任西夏軍砍瓜切菜般的追殺了一陣，可憐又殺死了大半。等到高遵裕一路奔回慶州，劉昌祚一路奔回涇原，所贖存的軍馬，止得一萬三千了。還有三路軍馬，李憲統領熙秦七軍，並及吐蕃首領董氐兵三萬，殺入西夏境內，破西市新城，襲取女遮谷，收復古關州，一路連捷，好不威风。諺率鄜延兵九萬三千，出綏德城攻米脂，一戰克捷，遂破米脂，從米脂再進，又破石堡城，直指夏州，駐軍於索家坪。方要進戰，忽然一夜北風，萬里彤雲，漫天大雪，已是四望皎然，成了一片琉璃世界，而



宋宮八十朝演義

空中還在搓錦扯絮的飄個不住。种諤與大校劉歸仁，率領數騎，且登山賞雪。登山阜高處，極目一望，但見遠遠的青松翠竹，就像裝在純潔晶瑩的玻璃盆裏，益顯得青翠可愛。間或有一株兩株紅梅，飄落三五朵花兒，掉在雪上，又如大塊素色的吳綾，灑了幾點胭脂，又鮮豔又美觀，分外精神，分外奪目。种諤道：要不是有王事在身，此時攜三數友朋，煮酒烹茗，對雪聯句，或是清譚，真是人生一件最愜意的賞心樂事。劉歸仁道：可不是嗎？而今祇好讓王恭獨去做仙人，把詩思留在灞橋驢子背上了！說着，相對喟然，感慨係之。忽見一騎快馬，踏雪飛馳而來，种諤驚謂劉歸仁道：瞧！這不是藍旗嗎？劉歸仁望了望，答道：正是。又問道：這藍旗不過是來報事罷了，爲何驚慌呢？种諤道：不然。藍旗不過是來報事，這是不錯的；但瞧他在風雪裏這等沒命的疾奔而來，定必不是件尋常的事哩！說猶未了，藍旗早到，報道：後面糧餉輜重，盡被西夏軍抄截去了！劉歸仁大驚道：那麼一軍人都死了！而今軍中正沒有了糧餉，等待後面糧餉接濟；而今被敵軍截去，我軍豈不要餓死嗎？也不顧种諤，卽策馬回營，帶領所部士兵，先行潰退。种諤禁制不住，士兵聽得又譁噪起來，祇得亦隨着潰走。可憐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四十二回 調兵遣將五路興師 棄甲拋戈全軍敗績

一〇六

這些人馬，又冷又飢，一路上死亡枕藉，退回汛地，止贖下三萬人馬了。王正中一路六萬軍馬，殺入宥州，進至秦王井，亦因食盡糧絕，餓死三萬多人，退還慶州。惟李憲的一路，因先時各路捷音奏報到朝，神宗大喜，詔命李憲總領五路直搗夏都。李憲奉詔，領兵東上，紮營於天都山下，焚燒了西夏的南牟內殿並倉庫，殺敗西夏統軍新都喇不丹，進次葫蘆河。忽接各路失敗的消息，李憲便不再進，亦即班師。所以各路都到了靈州境地，李憲獨沒有到達，也就沒有喪師。這正是：

漫天風雪歸無路，
血染屍橫胆已摧。

要知各路軍失敗後，神宗又將如何措置，下同分解。

五路出兵伐西夏，聲勢未嘗不壯，而所用非人，甚至以閹宦爲統帥，安得不敗。高太后深知高遵裕之不可用，而神宗不聽，終致全軍覆沒，身爲元首，而知人之明，竟不及一婦人，可歎！



第四十三回 築城永樂辱國喪師 奮戰蘭州斬關奪寨

歲月悠悠，不覺又是五年正月。在此年矢已催臘去，曉籌初報春回的當兒，朝廷上面，君君臣臣，照例有一番熱鬧。這雖是種無謂的慶祝，但是君上既未能免俗，臣下自然也不好不隨俗的。是日神宗御太和殿，受羣臣慶賀，即設樂賜宴，與羣臣同其歡暢。君臣們正在百壺共進，三雅齊飛，興高采烈，忽西征軍各路失敗的奏報，疊傳到來。神宗登時落了興頭，羣臣亦即相對不樂，把一團喜悅的空氣，頓改冷淡了。神宗並謂羣臣道：朕遣兵西征的時候，孫固力諫不可，朕以爲他是迂闊，不肯聽他。太后也說是高遵裕不可使領兵，任攻取，朕亦不聽。而今果遭此失敗，追悔已遲了！說罷，懊悔不已。次日早朝，議處各路軍失敗的罪，貶高遵裕爲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種諤、劉昌祚、王正中，並降官階。李憲因他開蘭州有功，獨不加罪。孫固諫奏道：按照軍法，後期者斬。諸路都到了靈州，李憲獨沒有到，那麼他的罪照軍法是要問斬的。而今不但不斬，且竟不議處罰，怎麼可以？神宗不聽，但降詔詰李憲何故擅

宋宮十八朝演義

自引兵退回。李憲覆奏稱因爲糧運不接，軍隊無食用，故而退回；現在正籌辦餉械，圖謀再舉。神宗遂一併赦免他擅自退兵的罪。過了兩日，李憲奏上再舉的策略，神宗便授他爲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兼知蘭州，並命李浩爲副。四月，李憲乃奏請再舉西征。神宗即召輔臣詢問意見。王珪奏道：從前所以失敗的緣故，是由於軍用不足，以致中道潰退，功敗垂成。現在既議出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當然夠應用了，不致再有從前的失敗的。王安禮奏道：雖然如是，但鈔券不能當食物的，必要轉換爲現錢，由現錢再換爲芻粟，纔可以裨實用。而今雖出兵的限制，止有兩個月時日，這五百萬緡的鈔券，怎能得盡換作芻粟呢？神宗道：李憲奏稱已有準備了，這個是不消慮的。李憲是一個宦者，尙能像這樣盡心盡力，卿等爲國家大臣，倒沒有謀國的忠心麼？當年唐憲宗削平淮蔡，獨有裴度的謀議與憲宗相同。而今乃不出自公卿，反出自閹寺，朕很覺這是卿等的恥辱哩！王安禮奏對道：唐朝討平淮西三州，相臣有裴度的謀畫，將帥有李光顏、李愬的勇略，尙且竭盡天下的兵力，經年歷歲，纔能定局。而今西夏強盛，不是淮蔡可比得的，李憲的才能遠不如裴度，諸將的武勇，又不及李光



宋宮十八朝演義

顏李翹懼，臣恐怕不能副聖意。神宗不答。這時候恰巧又有個知延州沈括，建議在橫山築城砦，取建瓴而下的形勢，以俯瞰平夏，使西夏不敢正視朝廷。神諤因為西征無功，遂把沈括的建議奏上朝廷，且主張從銀州進兵征討。神宗得奏，深以為然，即遣給事中徐禧，與內使李舜舉，往鄜延會議築城事。李舜舉領旨下來，因詣王珪，想要有所陳說。王珪迎着道：朝廷而今把邊事付託押班與李留後，皇上從此可以無西顧之憂了。李舜舉道：四郊多壘，乃是卿大夫的恥辱，相公當國，豈可把邊事付託兩個內臣？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的職務，怎麼可以當將帥的重任呢？王珪笑道：押班何必太自謙呢？押班與老朽，不同是一殿之臣嗎？老朽無才能，足以建樹功業，正要借重押班綏靖邊疆，使朝廷無憂。纔好做個太平宰相哩！像押班與李留後，大才榮榮，正該出將入相，說甚麼不可以呀！李舜舉聽了，不覺嘆了口氣，想要陳說的話，竟不提，就辭了出來。明日，遂與徐禧一同赴鄜延而去。非止一日，到了鄜延，徐禧相度地勢，不贊成築城橫山，另要築城於永樂。神諤爭道：橫山延袤千里，產良馬，宜稼耕，人民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的利益，城壘又都控扼險要，足以守禦，怎麼說這裏不可



築城呢？而今建功立業，定要從銀州開始，其次乃經營着州夏州。這三處鼎峙時立，那麼橫山的地方，便囊括在裏面了。又其次修治鹽州。於是橫山強勁的兵馬，與山林川澤的利益，盡歸朝廷了。橫山的地勢，居於高處，俯視與靈，可以直搗西夏巢穴的，不議築城便罷，若是要建議築城，決不可舍了他，另取永樂。徐禕反對道：不然，不然。銀州雖據着明堂川，無定河的交會地；但舊城東南面，已被河水湮沒了，而西北又阻天塹，真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阻，所以應該先築城於永樂。銀夏着三州陷沒百年了，一旦能夠復興，固然是件偉大的事業；但是建州之始，這一項經費，實在不小，而今國家正值窮乏，到那裏去籌措此項鉅款？故不如選擇適當的地方，建置堡砦，名義上雖然不是州，實際上卻拓開疆土，不比較好些嗎？神諤又爭道：不把銀州作根本，另想用永樂去制銀州，這是件何等失策的事？須知永樂距銀州止二十五里地，又當銀州的衝要，西夏有不力爭的嗎？築了城，不能有所裨益於國家，反惹起西夏的戰爭，豈非失策？徐禕道：築城於西夏必爭的地方，這纔可表示上國威風，使他知懼。如果怕他來爭戰，還能坐鎮邊疆嗎？彼此爭論，會議遂無結果，乃將兩議奏達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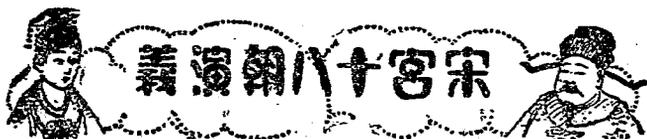
宗不明利害，竟從徐禧的建議，舍橫山而築城永樂，即詔命徐禧帶領諸將前去興築，並命沈括爲援應，陝西轉問判官李稷、司餉運徐禧奉到詔命，因爲與神諤意見不合，即奏請留神諤守延州，而自率諸將往築，止十四日便築成了。神宗大喜，賜名做銀川砦。徐禧與沈括、李舜舉等，俱退回米脂，留鄜延副總管曲珍領兵萬人居守。徐禧等去後不到十日，西夏便遣鐵騎二千，來攻銀川砦。曲珍忙報知徐禧。徐禧得報，即令沈括守米脂，自己與李舜舉、李稷等統兵馳往援救。一路上探騎接連來報，說西夏已調集大兵三十萬於涇原，要一齊來攻銀川砦。徐禧反大喜道：「西夏軍如果一齊到來，那麼是我取功名富貴的日子到了！」高永亨道：「銀川砦城小人少，又沒有水泉，恐怕不可保守啦！未可太把西夏軍看輕易了，還須及早策畫萬全纔是。」徐禧怒道：「爾想擾亂軍心嗎？便將高永亨械送延州監獄裏，等待破敵後，再行細議罪名處治。」既抵銀川砦，西夏竟發動傾國之兵來攻。大將高永能忙獻策道：「西夏軍先到的，盡是精兵勁卒，趕着她還未曾布陣，快快攻擊，使她駭散，那麼後面來的便不敢再來攻了。」徐禧叱道：「爾曉得甚麼！王師不鼓不成列，怎可乘人未曾布陣，便施攻擊呢？說罷，」

宋宮十八朝新義

拔刀而出，指揮士卒，上前拒戰。祇見西夏軍越到越多了，就像螞蟥出了洞似的，漫山遍野都是。這時曲珍布陣河邊，見士卒都帶着恐懼的臉色，因向徐禧道：而今衆人都懷着恐懼，是軍心已不堅定了，必不可以作戰的。如果要勉強作戰，一定要失敗的。請收兵入城，但謀守禦，還可保全。徐禧不答應，說道：君爲大將，奈何遇敵請退呢？像這等懼怯，不更惹敵人輕視嗎？乃傳命把七萬兵在城下布成陣勢。西夏軍便先遣鐵騎渡河過來。曲珍見了，又向徐禧道：這個是鐵鶴子軍，須要乘牠半渡的時候攻擊牠，方可得勝；若等牠渡過河來了，占着地步，那時牠橫衝直闖，便無人抵擋得住了。徐禧道：我正要牠渡河來哪！若是半渡的時候，便去擊牠，便不能掃盞牠了，定有許多要脫逃的。豈不留爲後患，使他日又勞征戰？不聽曲珍的話。西夏鐵騎軍既渡河，縱橫馳驟，銳不可當。大兵復繼續殺來，勢力益大。曲珍部衆，不能抵禦，紛紛向後退逃，自躍後陣。於是一齊潰散起來。徐禧見勢頭不好，早撥轉馬頭，一溜煙逃入城中去了。還是曲珍有點本領，奮勇殺了一陣，西夏軍稍稍退卻一點，纔得收拾餘衆，退入城中，保守孤城。西夏軍見曲珍退入城去，分明是把一羣犬豕趕進了囚籠，驕湧上

宋宮八十朝演義

前圍住，兵厚數里，且據住宋軍的水砦，斷絕城裏汲水的道路。曲珍督率士卒，晝夜守禦，城急切不能破。無如城裏無水可汲，掘井取水，又都不可及，泉兵卒多半渴死。李憲與沈括等援兵及饋餉，都被西夏軍阻隔住，不得入城。种諤又怨恨徐禧反對他的議案，不發救兵。至是城中大急，又值夜半大雨，西夏軍環城猛攻。城遂攻陷，徐禧、李舜舉、李穰、高永能等，都死於亂軍中。獨曲珍棄甲丟盔，赤着腳走脫了。將校死了數百人，士卒役夫喪亡二十餘萬。西夏軍直追至米脂城下，纔退回去了。自熙寧以來，用兵西征，僅僅得到西夏葭蘆吳堡義合米脂浮圖寨門六城，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堡等死的，六十餘萬，錢穀銀絹，損失不可勝計。當下敗耗傳達朝廷，神宗不勝痛悼，爲之數日不食。至是神宗纔曉得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不再想西征了。西夏亦復困敝得很。乃追贈徐禧等官封，貶沈括爲均州團練副使，安置隨州，降曲珍爲皇城使。當李憲奏上再舉西征的策畫時，呂公著力陳邊民疲敝已極，不可再舉，數次上奏諫阻，神宗不聽。呂公著遂託疾求去職，神宗命他出知定州。至是復遭失敗，邊民益加疲敝了。神宗乃感嘆道：邊民疲敝，不可用兵。呂公著屢次對朕諫奏，朕不



宋 十 八 朝 演 義

能聽他，以致更使邊民不能聊生了，真是朕的過錯啊！於是降詔把呂公著、徒知揚州。又當神宗命徐禧往蘭延會議築城事件的時候，王安禮諫奏徐禧志大才疎，如果命他前去，定必要誤國事，神宗亦不聽。而今果然失敗，神宗纔追悔道：悔不聽王安禮的諫奏啊！神宗雖然這等追悔不已，可是無益的了。六年二月，西夏乘朝廷困頓，發大兵五十萬攻圍蘭州，一路攻打進來，如入無人之境，已被他奪去兩座關隘了。李浩見西夏軍勢威赫，人馬衆多，嚇得心驚胆怕，但閉城拒守着，不敢出戰。鈐轄王文郁請令道：但困守孤城，不出兵戰鬥，怎能使西夏軍退去呢？請發命令，擊牠一陣。李浩道：城中的騎兵，不過數百人罷了；西夏的步騎至數十萬，怎能出戰呢？這一出去，不被他一口氣吞沒了嗎？王文郁道：不然。敵軍兵多，我軍兵少，正當努力殺他一陣，折挫他的鋒銳，使敵軍喪氣，我軍定心，然後才能講保守哩！從前張遼所以破合肥，卻是如此。李浩道：鈐轄既有決心，請指揮出戰便了。於是王文郁乘夜選擇敢死的步卒七百餘人，各持短兵，親自領着，縋下城去，吶一聲喊，突地殺入西夏軍中。西夏軍不曉得這枝兵打從那裏來的，登時驚潰而走。王文郁與七百餘士卒，往來衝殺，把西

宋 八 十 朝 義 勇

夏幾十萬兵馬，直殺得東逃西奔，追趕十餘里，把關寨奪回來。李浩大喜，即據實奏報朝廷。神宗覽奏，嘉獎道：王文郁可稱是朕的尉遲敬德了。降詔擢王文郁知州事，以旌賞他的功勞。不久，西夏又分路入寇，亦被諸路擊敗退去，沒有掠取得甚麼，徒然殺傷些兵馬而已。中丞劉摯遂劾奏李憲貪功生事，全出欺罔，先前畏縮不赴靈州之約，而停兵築城蘭州，遂使今日大受禍患。神宗乃詔貶李憲爲熙河安撫，經略都總管。至是西夏主李秉常見屢次出兵都不得利，也苦於兵事了，令西南都統茂錫克額不齊，移書涇原總管劉昌祚，乞通和好，像昔日一樣。劉昌祚乃將茂錫克額不齊來書奏上朝廷。神宗正在厭兵的時候，遂不拒絕，命劉昌祚答書允他通和。西夏主遂遣謨個咩迷乞遇奉表入貢，請求朝廷賜還侵地。神宗賜詔嘉答，謨個咩迷乞遇拜謝而去。於是賜西夏歲幣如舊，惟請賜還侵地不許。西夏主不滿意，至七年春，趁風和日暖，又發步兵騎兵八十萬衆攻圍蘭州，志在必取。李秉常親自督衆急攻，矢如雨雹般向城上射擊，雲梯革洞，百道並進。李憲竭力禦守，閱十晝夜，未被攻破。李秉常因糧餉已罄，不能繼續攻打，引兵退去。不久，又攻圍延州，德順軍定西城並熙河諸



皆均不得逞，轉圍定州，亦被擊退。李乘常四出無功，復又捲甲斂兵，暫時停止戰爭，依然通和了。這時司馬光費了十九年的功夫，著成一書，名做資治通鑑。這書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年經國緯，備列事目，又參攷羣書，詳列異同，分作三百五十四卷，真個是洋洋巨觀。司馬光遂把他奏上神宗，以供御覽。神宗見了這部資治通鑑，十分喜悅，降詔獎飾道：前代不見有這樣的偉大著作，得卿辛苦輯成，比荀悅作的漢紀要好多了！即授司馬光爲資政殿學士。一日，蒲宗孟見神宗奏事，神宗正披閱資治通鑑，神宗因謂蒲宗孟道：「而今天下人才寥落，幸得還有個司馬光在着。」蒲宗孟奏對道：「人才多半被司馬光的邪說引壞了，陛下怎麼反這麼說呢？」神宗大不樂意道：「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麼？朕自即位以來，獨深取他一人哩！」蒲宗孟碰了個大釘子，不由得滿面羞慚，默默退出。神宗怒意不解，明日早朝，竟降旨罷免蒲宗孟官職，遷王安禮爲尙書左丞，李清臣爲尙書右丞。蒲宗孟因爲忌憚司馬光是個正人，怕神宗因他著書有功，再召他入朝，想要乘機譏問他，不料適得其反，倒把自己個官兒弄掉了。這正是：



固位未成翻失職，
讒臣徒自費心機。

要知後事怎樣，下回分解。

神宗爲人，又剛愎，又庸闇，祇見他忽而高興，忽而懊恨，忽而發威，忽而喪氣，若明若昧，真是可笑。

徐裕雖死，明有誤國之咎，轉得加封，曲珍無罪，却反降貶，真是刑賞兩失，愈見神宗胸無主宰。

第四十四回 獻陰謀走謁高公繪 徵政見馳問司馬光

鮮紅的花兒，開滿了上林，碧綠的草兒，鋪遍了大地，江山萬里，花團錦簇，好不美觀！這是甚麼時候？可不是春到九分九，天剛三月三嗎？神宗與皇后同步入後苑，祇見桃花片片飄落在洗心滌慮池裏，一點一點，漾成水面文章；新鶯個個跳躍在積翠凝芳林中，一聲一聲，奏出自然音樂。何等悅耳賞心！神宗俯仰之間，忽然有感，願謂向后道：朕自臨御以來，天天爲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四十四回 獻陰謀走謁高公綸 徵跋見馳問司馬光

一一八

着國事操心，那裏有一時半刻閒心兒來領略這些花香鳥語呢？而今雖得與卿一度領略，可是又不能再得了！說罷，意緒悽然。向后覺得神宗的說話不祥，忙奏阻道：陛下賞玩景物，正當放開懷抱，一瀉積悶，何必發這等感慨？神宗道：朕的本心，豈不作此想？但是不知不覺間，便有了感慨，不能不說了出來。唉！人生一世，還不就這樣過了嗎？向后聽神宗愈說愈不祥了，便奏請道：陛下出來散悶，反惹悲思，不如回宮去罷。神宗點首，遂一同回宮而去。神宗回到宮裏，甚覺精神不快，便倒在龍牀上睡了；一時心血潮湧，猶如萬馬奔騰，不禁連連長嘆。向后奏問道：陛下本來好好的，到後苑裏散了回步，就變了態度，好像有萬斛愁緒似的，究竟爲着甚麼？神宗嗒然道：沒有甚麼，不過總覺得心緒不寧罷了。向后慰安道：陛下靜靜心便好了，不必妄想，不必愁慮。神宗閉目不答，向后也便不說了。是日晚間，神宗寒熱大作，竟是病了。向后着慌，忙傳太醫入宮診視。太醫瞧過，奏說不過是偶然感冒，沒甚緊要，服藥疏散疏散便好了。向后聽太醫這麼說，纔放了心。一宿已過，到了明日，神宗的病，竟與太醫所斷相反，格外加重了，不能起來臨朝，但躺在牀上喘氣。向后乃傳懿旨，命輔臣代禱景靈



宮羣臣分禱天地宗廟社稷。一連數日，完全無效。輔臣等乃入宮問疾，奏請冊立皇太子，並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點頭應允。神宗生有十四子，長名佖，次名僅，三名俊，四名伸，五名侗，六名傭，七名價，八名佖，九名佖，十名偉，十一名佖，十二名佖，十三名佖，十四名佖，佖僅俊，伸侗價傭偉八個都已早殤，所存的惟第六子趙傭，已有十歲，挨次居長。神宗已封他爲延安郡王，遂議立他爲皇太子。當下有職方員外郎邢恕，想立異邀功，便想就神宗皇弟趙玉，趙顛，嘉王，趙顛兩王中，奉立一個作皇帝，因往謁蔡確道：自古國有長君，纔是國家的幸福，公何不從岐，嘉兩王擇立一人？既可安國，復可保家，豈不兩全其美？蔡確想了想道：你的說話很，但不知高太后意見怎樣？邢恕道：岐，嘉兩王都是高太后生的，母子的恩情，當然要比隔了一代的來得深厚，而今再立一個作皇帝，歡喜還來不及，定必無異議的。公還遲疑甚麼呢？放着富貴不取，眼見得給他人爭先取了。蔡確喜道：待奏知高太后，得了旨意，再定免得因此反而得罪。邢恕道：我且先去布置，包管成功的。說畢，辭出蔡府，逕往見高太后的姪兒高公繪，高公紀兄弟。高公繪把邢恕引入，讓坐奉茶，已畢，動問邢恕道：君此來諒必有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四十四回 獻陰謀走謁高公繪 徵政見廳問司馬光

二〇〇

所見教。邢恕道：正是有事奉商。高公繪道：甚麼事公事呢？私事呢？邢恕道：這件事嗎？乃是關係君家公私兩方面的。高公繪驚道：寔是件甚麼事？怎的關係寒門呢？邢恕道：想來要回答，卻又止住。但把兩隻斜角眼瞧着左右不已。高公繪催着道：快說，怎麼又停住了呢？邢恕道：祇是而今還不便公開咧。高公繪聽邢恕這麼一說，知道他的意思是要屏退左右纔說，便叫左右退下。於是邢恕就把要就岐嘉兩王奉立一個作皇帝的意見說明，並請高公繪在高太后面前進言主張。高公繪聽了，祇是搖首。不等回答，邢恕乃進一步道：這事是於君家大有益處的，難道君倒不贊成嗎？況且延安郡王年紀弱小，怎能爲君？而岐王嘉王既長且賢，理當擇立。大臣爲國家立君，不當如是麼？君爲皇親，那可不贊一辭呢？說到這裏，高公繪便攔阻道：不必說了，不必說了，這事斷斷不行的，我不願與聞。邢恕又道：君不與聞此事，豈不怕要失掉今日的富貴嗎？須知我來奉商，完全是爲的君家富貴。高公繪不禁作色道：罷罷罷！這種富貴我不要！祇怕君此來叫我作此事，是想要貽禍寒門哩！說罷，即喚左右送客。那恕無奈，祇得敗興而歸；到了私第中，忽想到高公繪這等拘執，高太后料必也是拘執的，如

宋宮八十朝新編

果蔡確進去奏請高太后，給她當面駁回，這事便糟了，忙又跑去知會蔡確，要他不要奏明高太后，另設別法進行。果然高太后賢明得很，她不待蔡確去奏請，便隄防着臣下要做這廢一着，當日岐嘉兩王進宮省問神宗疾病，她面諭兩王道：從今日起，且暫時閉門深居，勿再進宮來，因為而今皇太子還未立定，難保臣下沒有立異的想頭，構陷爾兄弟於罪戾中，須各自引避嫌疑才是。兩王受命道：兒臣敢不敬遵母后意旨！遂怏怏退出，各回王邸，杜門謝客。高太后又密敕中人梁惟簡妻，預制小黃袍一件，呈進備用。照這樣看起來，皇太子雖還未曾明詔冊立，高太后志在立延安郡王，可以想知了。又過了數日，神宗的病益加重了，邢恕與蔡確密議道：事急了！不可不采決然的手段！蔡確道：正是，遂定計約王珪入宮問疾，暗使知開封府蔡京伏甲士於朝門，脅迫王珪一同主張這事；倘王珪不肯贊同，便把王珪殺了，藉此威服羣臣。不料事不由人，等到蔡確邢恕布置停當，往約王珪時，王珪早進宮去了，已受神宗顧命，草詔冊立延安郡王趙備爲皇太子，賜名做熈，高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蔡確邢恕倒抽了口氣，計無所施，祇得罷了。越日，神宗駕崩，總計神宗在位，改元二次，



宋宮十八朝源義

第四十四回 獻陰謀走謁高公翰 徵政見驍問司馬光

一一三

其十八年，享壽三十八歲，後歸葬永裕陵，廟號做神宗。至是皇太子趙煦卽皇帝位，是爲哲宗皇帝。尊高太后爲太皇太后，向皇后爲皇太后，生母朱德妃爲皇太妃，晉封皇叔趙顥爲揚王，趙顥爲荆王，弟趙佶爲遼寧郡王，趙佖爲太寧郡王，趙俛爲咸寧郡王，趙似爲普寧郡王，加尙書左僕射王珪爲岐國公，潞國公文彥博爲司徒，王安石爲司空，其餘文武百官，一律進秩，致仕各官，賜服帶銀帛有差。高太皇太后遂與哲宗一同臨朝聽政。蔡確因先前的密謀不成，現在恐怕位置動搖，乃謀獻媚，以圖鞏固。高太皇太后的從父高遵裕自西征失敗坐貶以來，至今還處卑職。蔡確遂向高太皇太后奏請復高遵裕官爵。高太皇太后聽奏，悽然道：「靈武一役，先皇帝得到失敗的惡耗，頓時罷宴輟朝，退回宮中，繞室徬徨，徹旦不能安寢，自是驚悸，馴致大故。追原禍始，實由高遵裕造成。先皇帝不肯誅戮，止降了他的官爵，已算分外開恩，而今先皇帝骨肉未冷，我何敢顧念私恩，違反天下的公議呢？」高遵裕復官，是萬萬不可的。蔡確被高太皇太后這一駁回，不禁滿面慚赧，惶悚而退。自是蔡確隨班在朝，暫時抑制僥倖心，不敢在高太皇太后前作妄想了。高太皇太后深念自王安石變法維



新以來，民間甚感疾苦，乃首先傳旨，遣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廷工技，戒內外毋許苛斂，寬民戶保甲馬。旨下，民間不勝歡悅。這道旨意，是徑由中旨，宰相王珪等，都不得與聞，所以王珪等便無從施他們的伎倆來阻撓了。越日，又下詔罷京城遷卒，及免行錢，廢澹河司，蠲免遺賦。又召司馬光呂公著入朝輔政。司馬光自罷官居洛，已十五年了，田夫野老，都十分尊敬他，稱做司馬相公。就是婦人孺子，也知有司馬君實。君實是司馬光表字。至是司馬光聽得神宗升遐，乃馳驛入臨。行近都門，衛士見了，莫不以手加額，歡呼道：司馬相公來了！司馬相公來了！沿途人民，亦遮道告饗道：司馬相公這回來了，請莫回去，留在朝裏輔相天子，救救我們小百姓！司馬光見得民心這等向他，反倒懼怕起來，不敢入朝了，乃從間道回歸洛中。高太皇太后聽得司馬光中道折回，遣內侍梁惟簡馳往慰勞，並問爲政所當先行之事。司馬光卽疏奏當先大開言路，廣徵輿情。梁惟簡復命。高太皇太后大喜，諭令中書草詔，曉諭百官，對於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盡情直陳毋隱。蔡確暗道：這麼一來，我們豈不要攆了嗎？眉頭一皺，詭計已生，又自語道：在詔語裏定些限制，名爲開言路，實際是禁



過，就得兩全了。於是草成詔稿，設六個限制的條件在詔辭裏。這一段詔辭說道是：

若陰有所懷，犯其非分，或扇搖機事之宜，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

高太后將詔稿看了，便把來封着，再遣梁惟簡持給司馬光閱看，命他修改。司馬光打開詔稿看過，對梁惟簡道：這篇詔稿裏立的六個限制條件，並不是求直諫，乃正是拒諫了。若把此詔頒行，那麼做臣子的更不能談論政事了；如果一談論，就犯了這六個條件。這篇詔稿，一定要修改過纔可以發出去。於是司馬光把自己的意見，懇切寫出，把詔稿修正，一併封着交梁惟簡帶回。高太皇太后啓視一過，喜道：司馬光真不愧忠臣了！即把改正的詔諭頒行天下。至是，言路始開，上封事的千數人。高太皇太后乃詔司馬光知陳州，並起程顯爲宗正寺丞。程顥奉到詔命，正想入朝，忽然生起病來，不到幾天就死了。後文彥博題他的墓碑，稱做明道先生。司馬光奉詔赴陳州，經過闕下，進朝見駕。高太皇太后將他留住，命爲門下侍郎。忽王珪病死，乃陞蔡確韓縝爲尙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

宋宮八十朝演義

院事這時普天下的人，民引領拭目，佇盼朝廷新政。高太后亦極意求治，想一洗往昔弊政，解除人民的疾苦，因又召呂公著爲侍讀，並遣使迎問他所想要陳說的話。呂公著謂使者道：先帝的本意，原是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的人，卻以變法侵民爲務，與自己政見不同的，一概斥去，所以便失卻先帝的本意，使政治上的弊病日深，人民感受困苦日甚。而今祇要求得中正的人員，講求天下的利病，同心協力從事改革，還是不難挽回的。卽交使者覆奏。高太后悉行嘉納。呂公著一到，立改授爲尙書左丞。呂公著與司馬光旣同居政府，乃同心輔政，推本神宗的遺志，凡神宗想行而未暇舉行的，與改革而未至盡的，一一舉行起來，又請設置諫員，極開言路。於是民間歡呼鼓舞，衆口稱頌。蔡確等見司馬光呂公著這等作爲，曉得定要革除新法的，便高唱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論調，藉以阻撓他們的更張。果然朝議紛紜，以爲神宗駕崩未久，凡神宗時頒行的一切新法，目下概不可更改，須待三年之從再議。司馬光指駁道：要是先帝預定的好法令，就是百世之後，也是不當改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四十四回 獻陰謀走謁高公翰 徵政見驍關司馬光

一二六

易的，說甚麼三年無改呢？要是王安石呂惠卿所創建的不良政令，爲天下患害的，補救起來，當像救焚救溺這麼急速，怎好等待到三年呢？況且而今太皇太后是以母改子，不是以子改父，這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話，是說不通的。被他這麼一駁，衆議纔平息下去了。於是高太皇太后依着司馬光呂公著的建議，罷保甲保馬方田市易等新法；謫貶京東轉運使吳居厚，安置黃州；仍起用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司馬光對同官道：鮮于子駿實是大才，而今再使他去，做轉運使，未免屈抑了他。但朝廷要救京東的困溺，非他去不可，所以又不得不使他去。鮮于子駿此一去，乃是京東一路的福星啦！現在天下都處困溺，安得像鮮于子駿般人一百個，分救天下呢？子駿是鮮于侁的表字。鮮于侁到了京東，即奏罷萊蕪利國兩冶所，及海鹽依河北通商。人民大悅，口碑載道。朝廷又削前市易提舉，今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至是呂黨皆坐黜，並謫邢恕出知隨州。不覺殘年已過，遂下詔改元做元祐，是爲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右司諫王覿上疏奏謂：國家安危治亂，乃繫屬於大臣；而今執政八人，奸邪占了半數，這一兩個元老，怎得行他忠君報國的意志呢？因極論蔡確章惇韓



續張璪等，朋邪害政。不料奏章數十上，高太后還未允准，於是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都起來做王觀的後盾，朝上一章，晚進一奏，交相劾論蔡確等的罪狀。這正是：

須使奸邪都斂迹，
方教治國有良謀。

要知高太后得了孫覺等劾論蔡確的章奏，畢竟怎樣，下回分解。

神宗治績，雖無足稱，但因憂國而死，與荒淫佚樂之主，畢竟不同。

邢恕蔡確互結陰謀，苟非高太后高公繪，力持大體，加以遏制，宮廷間必生變故，國有佞臣，正不可不防也。

第四十五回 罷奸邪太后任忠良 爭意氣朝臣結黨派

高太后太后至是，乃罷免蔡確宰相職權，出知陳州；當下擢司馬光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公著爲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爲尙書左右丞，李常爲戶部尙書，范純仁同樞密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四十五回 罷奸邪太后任忠良 爭意氣朝臣結黨派

二二八

院事。這時司馬光雖荷聖眷隆渥，把他陞至極位，但是老病日增，精神日見衰弱，滿想盡心竭力，整頓頹敗，以報國恩，竟已心有餘而力不足了。他瞧着青苗免役諸新法猶然存在，西夏亦還恃強未能降服，不禁長嘆道：這些禍害沒有除掉，我死不瞑目了！因作書致呂公著道：我現在把身軀付與醫生，把家事付與兒子，一身一家，總算有了付託，不必憂慮了。但是國家的大事，沒有可付託的人，而今敬以屬公！呂公著得書，便拏了去奏白高太后。高太后念他年老有病，忠心耿耿，特詔免朝參，賜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司馬光奉詔，謝不敢當，且上奏道：不見天子，那能辦事呢？乃改詔令司馬光子司馬康扶掖入對。司馬光乃奏請罷青苗免役兩法。高太后准奏，即日詔罷青苗免役兩法。青苗法罷後，青苗錢罷貨，仍復常平舊法，朝臣無異議。惟免役法罷後，司馬光請仍復差役法，章惇乃力爭不可，與司馬光在高太后簾前爭論不休。高太后不悅，把章惇斥知汝州。是時蘇軾已奉詔起復，任中書舍人，乃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條陳五利。王巖叟爭論不可，謂五利不可信，而且有害。於是爭議紛紜，莫衷一是。乃詔命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

宋宮十八朝演義

詳定上奏。蘇軾往見司馬光道：公想改免役法爲差役法，豈不除了一害，復置一害嗎？司馬光道：怎見得呢？蘇軾道：免役法的害處，是在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的困苦；差役法的害處，是人民常在官役，不得專力於農事，且奸吏更藉以誑詐人民。這兩種法不同是有害的麼？司馬光道：那麼依君意見，要怎樣辦呢？蘇軾道：大凡立法，能夠相因，事便易成，事能漸進，民纔不驚。這是一定的道理。在三代的時候，兵與農合而爲一，至秦始皇才分爲兩途。到唐朝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而後，兵止當兵，農止務農。農出粟帛以養兵，兵出生命以衛農。天下稱便，就是聖人復起，亦不能改易的了。而今所行的免役法，實與此相似。公想驟罷免役法而行差役法，正如罷長征卒而復民兵，恐民情反感痛苦，不易做到呢？司馬光不以爲然，蘇軾也就辭歸。明日，在政事堂議事，蘇軾復陳述不贊成行差役法意見。司馬光覺得他太囂囂了，不覺忿然作色。蘇軾卻很和氣的再說道：從前韓魏公刺陝西義勇，那時公做諫官，再三勸阻，韓魏公不樂意，公亦不願。我常聽得公說這事。而今公作了宰相，卻不許我盡言麼？司馬光聽了，忙改容相謝道：豈敢！豈敢！范純仁亦謂司馬光道：差役法一事，着實不

宋十朝八義

第四十五回 羅姪邪太后任忠貞 爭逐氣朝臣結黨派

一三〇

可速行，宜妥加攷慮；不然，轉使民間受苦了。願公虛心采擇衆人的議論，不可專恃自己一人的謀畫。如果專恃自己一人的謀畫，那麼奸佞諂諛的奸人，反得乘間迎合了。司馬光不聽，持論益堅。范純仁道：像公這樣，乃是使人不得盡言。公難道以爲我要徒是媚公，不顧大局嗎？若然，我何不趁少年時迎合王安石，早圖功名富貴，爲甚麼要等待今日呢？司馬光纔把差役法稍稍改善，然畢竟不肯不行。起先司馬光決定改行差役法，限期止五日，僚屬都道太急促了。獨知開封府蔡京如限詣政事堂復命，說已改辦停當。司馬光大喜道：使人能像君那麼盡心，差役法那裏會不可行呢？所以司馬光持差役法，便這等堅決。殊不知蔡京乃是個大奸巨猾，特意迎合他的。這時王安石在金陵，聽得朝廷改革新法，毫不爲意，後來聽得罷免役法，乃愕然失聲道：竟一變至此麼？此法實不可罷。司馬君實亦太武斷了！不久病死。高太后念他是先朝大臣，追贈太傅。後人因他在元豐三年，曾封爲荊國公，遂稱他做王荊公。王安石死後，新派亦依次貶謫：范子淵貶知陝州，韓縝罷知穎昌，李憲王中正，鄧綰李定放居滁州，呂惠卿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未幾，再貶爲建甯軍節



度副使，安置建州。再貶呂惠卿的詔書，是由中書舍人蘇軾起草的。詔云：

呂惠卿以斗筭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相，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憂國害民，率皆撻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

新派既相繼罷黜，乃進任呂公著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韓維爲門下侍郎；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席；召程頤爲祕書郎，入對後，改授崇政殿說書。此時司馬光老病益甚，因是兩宮言聽計從，便立意以身殉社稷，扶病躬親庶務，晝夜不息。直到臨死，還聲聲係念國家大事。高皇太后聽報司馬光死了，痛哭道：國家摧折棟梁了！與哲宗親臨弔祭，贈太師溫國公，賜諡做文正。自他執政以來，遠近從風，就是遼國聽得，亦十分敬畏，且戒敕邊吏道：中國已相司馬光了，勿得輕生事端，致開邊釁。民間聽得他的死信，通國舉哀，同嘆道：天怎麼不給我們留此一老呢？於是以呂公著繼任司馬光的職

宋宮十八朝

第四十五回 蘇軾亦太后伍忠真 爭帝氣朝臣紛亂滿

1111

位進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劉摯爲尚書右丞，蘇軾爲翰林學士。蘇軾自奉召入都，纔十閱月，已三遷華要，而聖恩有加，不久又命兼侍讀。一夕，蘇軾值宿禁中，召見便殿。高太皇太后問道：卿前年作甚麼官？蘇軾奏對道：常州團練副使。高太皇太后又問道：而今作甚麼官呢？蘇軾又奏對道：待罪翰林學士。高太皇太后再問道：何以就遷到了這個職位呢？蘇軾再奏對道：此乃蒙太皇太后及皇帝陛下特達之知啊。高太皇太后道：不是的。蘇軾奏答道：那麼莫非由大臣薦舉的麼？高太皇太后搖首道：更加不是了。蘇軾不禁驚愕起來，奏道：臣雖無狀，卻是不敢由他逾求進呀。高太皇太后道：卿何必驚惶？這乃是先帝的遺意啊！先帝常讀卿的文章，必稱贊道：奇才！奇才！不過未及進用罷咧。蘇軾聽了，感激先帝見知，不禁大哭起來。高太皇太后因蘇軾一哭，觸動悲哀，亦大哭起來。哲宗見了這樣，也就跟着哭起來。左右內侍無可奈何，祇好大家同聲一哭。於是竟弄成一殿哭了。哭了一回，纔各自住哭收淚。高太皇太后喚內侍移過錦墩，命蘇軾坐了，賜飲御茗一盞。又詢問了一回政事，不覺已是玉漏將盡時。高太皇太后指着御前燃着的金蓮燭，顧內侍道：撤了他。送學士歸院去。蘇軾忙起

宋宮十八朝義

身謝恩畢，隨了內侍退出不提。自是蘇軾深感高太皇太后知遇之恩，嘗借語言文章規諷時政，藉以答報萬一。衛尉丞畢仲游貽書忠告蘇軾道：君職非諫官，又非御史，乃好議論人長短，這乃是椿實禍的句當，君宜知戒啦。蘇軾不聽，規諷如故。恰值程頤侍講經席，多用古禮。蘇軾謂他不近人情，每加譏諷。當司馬光死了開弔的時候，百官適有慶禮，事畢想轉往弔祭。程頤反對道：不可論語說：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有一個少年學士，卻又不贊成程頤的說話，即用滑稽的口吻答道：論語上並沒有說是歌則不哭呀。蘇軾在旁冷笑道：這是枉死市的叔孫通新制出這個禮。程頤聽了，不由大憾蘇軾。因此，二人遂成嫌隙。不久，蘇軾發策試館職，有問題云：今朝廷欲師仁宗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於媮，欲法神宗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益，而流入於刻。於是程頤的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遂劾蘇軾策問訕謗先帝。蘇軾被劾，乃請求外調。侍御史呂陶上奏道：臺諫當秉至公，不可假借事端，圖報私隙。而今賈易、朱光庭等彈劾蘇軾，未免離經了。左司諫王覲亦上奏道：蘇軾試題，不過略失輕重之體，關係尚小，若因這等吹毛求疵，鬧門戶的意見，而使士大夫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四十五回 羅奸邪太后佞臣 爭意氣朝臣結黨

一三四

有朋黨之名，關係倒大了。范純仁復上奏，道蘇軾着實無罪，彈劾的乃有所爲百發，不可不察。高太皇太后深以呂陶等奏議爲是，臨朝宣諭道：「詳細觀覽蘇軾的題意，是今日面官有司監司守令，並非譏諷祖宗，不得爲罪。遂把彈劾蘇軾的一案，擱置不問。又不久，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諫議大夫孔文仲，交章劾論程頤不當在經席。遂罷程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自是朝臣分立黨派，互尋嫌隙，鬧個不休。當時有二黨最爲著名：一洛黨，二蜀黨，三朔黨。洛黨以程頤爲首領，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領，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領，歸附的人最多。這三黨都非奸邪，祇互鬧意氣，遂致彼此不能相容，互相排擠。忽文彥博因老請求致仕，詔命十日一至都堂議事。呂公著亦因老懇辭職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築第於東府的南面，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授呂大防、范純仁爲左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孫固、劉摯爲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爲尙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呂大防作事一本朴直，范純仁行政務從寬大，二人都是無偏無黨，協力佐治，政事很是清明。惟洛黨、蜀黨、朔黨，時起

宋宮八十朝義

爭端，朝裏不免多事。過了些時，詔授范鎮銀紫光祿大夫，封蜀郡公。這時范鎮已八十一歲，受爵不久，便病歿了，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賜諡做忠文。范鎮有個從孫喚名做范祖禹，從司馬光在洛修資治通鑑，一十五載，不事進取，屢擢爲右正言，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都不拜。當富弼死時，遣表極論王安石誤國及新法弊害，囑他進呈，朋輩懼怕這篇遣表獲罪，多勸阻他不要進呈，他不肯負約，畢竟進呈上去，朝廷卻不把他怎樣。他乃是呂公著的愛婿，他爲避嫌，所以呂公著在朝，他祇不出來做官。范鎮可算得有孫了。這時朝臣有些諂諛的，因見得高太后十分賢明，作奸不得，不敢從朝政上面做手脚，便想從私恩上面弄狡獪。因爲從來賢明的人，凡百事，都看得很清楚，不能蒙蔽他，獨於私恩，難得看得透，拋得開。在這個地方，易爲使他把賢明錮塞，把大義背棄，若從此路去迎合，十有九成，靠得住。他信任倚重的，於是就奏請高太后尊禮高氏，加恩親屬。高太后聽奏，卻不爲動，也不當面叱斥，即日下一道詔諭，減我親屬的恩澤。詔云：

官冗之患，所從來尙矣；流弊之極，實萃於今。上有久閑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四十五回 羅奸邪太后任患良 爭彙氣朝臣結黨派

一三六

民。故命大臣，攷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原。吾今自以渺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自惟德薄，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又當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願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私恩，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恩，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這道詔旨下來，那些想借私恩獻媚高太皇太后的臣子，都暗地裏伸伸舌頭，自己知懼而罷，不敢再生妄想了。忽朝裏又發生椿不幸的事，司空呂公著已經病斃了。高太皇太后哭着謂輔臣道：司馬相公死了還沒有幾時，呂司空乃又死了，朝廷那裏這等不幸呢？說着，不勝感傷。哲宗聽了，也落淚不止。即親臨呂宅祭奠，贈太師申國公，賜諡做正獻。即召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范祖禹因丈人已死，無庸引嫌了，乃奉詔入京供職，又加禮部侍郎。不久，知漢陽軍吳處厚奏上蔡確遊車蓋亭詩，謂是意存怨謗朝廷，請明正蔡確的罪。高太皇太后大怒，貶蔡確爲光祿卿，分司南京。越六日，再貶爲英州別駕，安置新州。不覺已是七年的深



春時候，花紅河北，草綠江南，好一片盛世景色。這時哲宗年已十七，正該給他擇配一個賢德美麗的皇后，使他在這青春期間，能夠領略人生至味，養成他美滿的意志，將來好發爲美滿的政令。高太皇太后早見及此，選了世家女兒百餘人在宮裏，慢慢的察看她們的舉止動靜，以備擇立爲皇后。就中以馬軍都虞候孟元的女孫最爲操行端淑，情性幽嫻，容貌的美麗，更是近冠儕輩，遠蓋西子太真，沒得說的。高太皇太后與向太后都看中了她，極加愛悅。這時她已滿十六，比哲宗止小一歲，正可配成一雙兩好。這日高太皇太后退朝回到寶慈宮，忽想到這樁婚事，使命內監去宣向太后來商議。這正是：

纔向廟堂問政事，
又從宮禁議婚姻。

要知高太皇太后與向太后商議後，就把孟元女作哲宗皇后呢，還是別選一個，下回分解。

以司馬光之賢，尙不免忠言逆耳，膠執己見，其他德行淺薄，剛愎自用者，更何足論矣。

三黨領袖人物，俱有相當之學識，初非弄權怙勢，淆亂政治者可比，而爭端迭起，



貽誤已深，足見派別紛歧，終非國家之福。

第四十六回 樂新婿天子畫眉 犯衆怒婕妤丟臉

向太后見高太皇太后命內監來宣，不知有甚麼緊事情，忙引着宮女過寶慈宮來。見了高太皇太后，請過了安，侍坐一旁。然後向太后的宮女，也上前給高太皇太后請過安，退立向太后座側。寶德宮的宮女內監，又都上來給向太后請安。一一請安已畢。高太皇太后對向太后道：「宣你來不爲別的，我想着樁心願，須要與你商定了。而今官家已經十七歲，婚姻以時，這當兒該給他婚配了。我看孟女很能執婦道，可以使她正位中宮。你的意思怎樣？」向太后奏答道：「我正也想着。既是母后亦屬意孟女，就請母后傳諭大臣草制冊立，給官家與孟女完成大禮，便完了一樁大事。高太皇太后聽向太后很同意，便道：「如此，我明日便傳諭草制議禮舉辦了。向太后又奏答道：「但憑母后主持計議。遂定。明日臨朝，高太皇太后即傳諭命翰林學士草制，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訂冊后六禮儀制，司天監占選吉期。諸臣奉



了諭旨，當下草成制書，議定儀制，擇定吉期，一併呈進寶德宮閱覽。高太后看了，都認爲可以，傳旨命尙書左僕射呂大防兼六禮使，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充奉迎使，尙書左丞蘇頌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充發策使，尙書右丞蘇轍，皇叔祖彭城郡王趙宗景，充吉期使，皇伯祖高密郡王趙宗晟，中書侍郎范百祿，充納成使，吏部尙書王存，殿中侍御史劉奉世，充納吉使，翰林學士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各司其事，舉辦六禮。於是關舊尙書省作皇后行第，先納采問名，次納吉，又次納成，再次告期畢，忙了多日，吉期已到，哲宗戴着通天冠，穿了絳紗袍，臨軒發冊，行奉迎禮。呂大防率百官魚貫入朝，分立東西，典儀官奉冊寶上殿，置於御座的前面。呂大防遂率百官再拜。宣詔官傳諭道：今日冊孟氏作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呂大防、韓忠彥、蘇頌、王巖叟、蘇轍、趙宗景、范百祿、王存、劉奉世、梁燾、鄭雍各使再拜受命。典儀官捧過冊寶，交與呂大防。呂大防接奉冊寶，復率百官再拜。宣詔官又傳高太后制命道：命公等持節奉迎皇后。呂大防與韓忠彥等領諭，拜辭出殿，赴皇后行第。既至，僮介接入，引見后父。呂大防即向后父宣奉迎皇后中制。后父跪聽畢，敬謹致答辭。答



宋宮十八朝義



第四十五回 樂新趨天子靈盾 犯索招越婢弄誠

一四〇

辭畢，再拜受制。后父退下。於是保姆引孟后登堂。吕大防、韓忠彥等向孟后再拜。拜畢，奉上册寶。孟后降至堂下，再拜受册。内侍上前接過册寶，轉呈孟后。吕大防等退出。孟后復又登堂，肅立中央。於是后父從東階升堂，西向鄭重致辭道：戒之！戒之！夙夜勿違帝命！說畢，退下。后母又從西階升堂，東向施衿結帨，亦鄭重致辭道：勉哉！勉哉！夙夜勿違帝命！說畢，亦退。於是保姆乃引孟后出堂登輿。啓輿，出大門。吕大防、韓忠彥等前導，緩緩而行。至宣德門，百官宗室，列班拜迎。進入門內，鐘鼓並奏。再入端禮門，過文德殿，進內東門，至福甯殿，任輿。於是孟后降輿，入次小憩。哲宗出御殿坐候。尙宮引孟后出次，詣殿階東，西向立。尙儀跪請哲宗降座，禮迎孟后。哲宗起身至殿庭中，揖孟后入殿，導升西階，徐步入宮，同就榻前並立。尙食跪進飲具，請哲宗與孟后交杯合卺。哲宗與孟后乃就坐，三飲合卺，禮成。尙宮請哲宗御常服，尙寢請孟后釋禮服。同時更衣畢，即並肩攜手入櫳。於是侍從畢退。這一夜，哲宗與孟后聯成並蒂良緣，配合百年佳偶，龍飛鳳舞，可想而知是甜密的、美滿的、特別的歡樂，無須要用筆墨贅寫了。一宵美事已成，次日帝后雙雙朝見高大皇太后，向太后，並參朱大妃。越三



宋宮八十朝演義

日，詣景靈宮行廟見禮。禮畢，回宮，再朝高太皇太后。高太皇太后謂哲宗道：「得着個賢內助，是很不小的一樁幸福事；但兒還當自勉，使得始終保全這個幸福，方不負我厚望。」哲宗起座敬聽了，遂與孟后退出，回轉中宮。人生最甜蜜的歲月，無過於新婚燕爾的時候。如果又是郎才女貌，配合適當，那更加要美滿了。哲宗、孟后正是一個少年的風流天子，一個是嬌好的美麗皇后，又恰當郎年十七儂十六，初相聚首，越覺得水乳交融，恩情無限。這時又在初夏當兒，殘紅送雨，新綠窺窗，蘭室香生，蓮池風至，好一個美景良辰。這日晨起，一片和熱的晴光，從重重的簾幕空隙裏，透射到珊瑚屏上，耀出滿屋紅光，與綠沉沉的翡翠檯案映照着，益顯得好看了。孟后穿一套新樣異采的靚妝，坐於妝臺前面自理雲鬢。哲宗也穿着一身淡而帶豔的便服，盡在妝檯旁邊，目不轉睛的覷着孟后梳理。一會，孟后理好雲鬢，勻好粉臉，向一隻小巧的長條妝盒裏，取出一條柳煙筆，要想畫眉。哲宗忙挨到孟后身旁，握住孟后的玉手，笑着道：「且慢！待朕與卿畫罷。」孟后扭過頸兒來，把兩個如秋水似寒星般的眼珠兒，望着哲宗一盼道：「陛下可能麼？」哲宗笑道：「不敢便說是能，姑且嘗試看看。」孟后就



宋宮八十朝義

第四十六回 樂新婦天子畫眉 犯衆怒姪好丟臉

一四二

把那條柳煙筆授與哲宗，又微微一笑道：「如此，有勞了哲宗，得了孟后允許，更添了十分興緻，忙接過筆來，作他平生第一遭，在女子面上獻殷勤的工作。哲宗一邊畫着，一邊玩賞着，一邊又領略着孟后臉兒上頸項間發出來的脂香粉氣，心兒裏暗嘆道：「我一生能夠常常做看這種有興味的工作，我情願把這皇帝位子捨棄了！做皇帝那得似做這個工作有興味呢？可嘆世間的人，一心兒祇羨慕做皇帝，希望做高官，以為這是人生至樂，真是癡人了！心裏想着，手裏畫着，愈想愈有興味，越畫越見精神。畫了半日，把兩道眉兒畫成了，把筆置放妝盒裏，笑道：「好不好？卿自向鏡子裏瞧瞧罷。」孟后果然向鏡子裏瞧瞧時，兩道眉兒畫得就是兩鉤新月，好不入畫。連聲道：「好好好！」哲宗見孟后這等贊美他的作品，比久旱逢着甘雨，化子拾了黃金，還要開心萬倍，笑問道：「是畫得好麼？」那麼卿看朕比當年京兆尹張敞的本領何如？」孟后笑對道：「張敞怎及得陛下呢？」說着，又調胭脂塗點嘴唇。哲宗看着孟后把胭脂向嘴上輕輕的一抹，她那一張櫻桃小口，頓時顯得紅香欲滴，不覺心裏一動，情不自禁，把孟后一把抱起，撲在懷裏，深深的接了一個長吻。就這一吻裏，哲宗與孟后的情愛，又不知增

宋宮十八朝義

深幾許了快樂的光陰，過得更疾速，一轉眼間，就到了八年九月。高太皇太后忽患着病，不能視朝。哲宗孟后與宗室大臣，逐日至寶慈宮請安問疾，忙個不了。一日，呂大防范純仁同至寶慈宮，請安問疾畢，正要退出，高太皇太后道：「二卿且住，老身有幾句話要說。」呂大防范純仁卽屏息立住，靜待諭旨。高太皇太后道：「老身死期已迫，再不能臨朝聽政了。」呂大防范純仁同聲回奏道：「慈躬不過偶然感冒，調養幾日，想必痊愈了。」臣等願祝慈壽無疆。」高太皇太后嘆道：「老身自己知道，這病斷不能得好的。但老身不過是個衰邁無能的婦人，活着原於國家沒有甚麼益處，死了也於國家沒有甚麼損處，一死是無足輕重的。而且老身年紀已經六十二歲，死了不爲夭折，可以死了。祇是官家年紀尚在幼稚，老身死後，必有攻擊老身調弄官家的卿等，宜用心保護，勿使官家着迷。然而卿等到時候亦宜早自引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又謂范純仁道：「卿父范仲淹，可謂是個忠臣；在莊獻明肅皇后垂簾時，惟勸莊獻明肅皇后盡母道，後來到了莊獻明肅皇后上賓之後，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像他這樣纔是。」范純仁泣對道：「臣敢不盡忠嗎？」停了停，高太皇太后又嘆道：「唉，老身死後，難保不被奸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四十六回 樂新婦天子畫眉 巫叢蜀嬪舛丟臉

一四四

佞妾加指摘的。老身受神宗皇帝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已閱九年。卿等試想，這九年中間，老身曾敢一日顧私而加恩高氏麼？漫說外家，老身爲了至公不肯徇私的緣故，自己所遺的一男一女，而今病到要死了，尚且不得一見哩！說罷，不禁泣下。這日正值秋社日，高太后因呼左右賜呂大防范純仁社飯。呂大防范純仁乃退至寢門外，領用畢，復進拜謝。慈恩。高太后泣道：「明年社飯時，卿等當追念老身今日的說話了！」呂大防范純仁聽了，亦不禁惻然。又待了片刻，見高太后已十分倦怠了，遂即告退。越日，高太后遂崩。高太后聽政九年，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朝野清明，華夷綏定，於是神宗時代紛紛亂亂的天下，復歸安定。遼國瞧着，警戒臣下道：「南朝盡行仁宗的舊政了，慎勿生事疆場！」西夏亦謹修貢職，不敢攜貳。所以九年之間，無有邊釁。當神宗祥禪既終，有司遵用莊獻明肅皇后故事，請御文德殿受冊，極意不肯，謂執政道：「母后臨朝，已經是國家不好的現象。文德殿乃是天子的正衙，豈是女主所當御的嗎？」卒之止就崇政殿受冊。至於外家私恩，更是一點不肯寬給。有姪高公繪、高公紀兄弟，終元祐之世，止進一秩，還是經哲宗請求再三纔

宋高宗十八朝義

給予的。因此，中外稱爲女中堯舜。至是崩逝，尊諡做宣仁聖烈。高太皇太后既崩，哲宗遂親政。范純仁記着高太皇太后的遺言，即乞避位。哲宗謂呂大防道：范純仁乃是個負時望的，不可讓他去位，卿可替朕去留住他。並即詔范純仁入覲。范純仁祇得暫時打銷去志。九年四月，下詔改元徽紹聖，卽以是年爲紹聖元年。因爲是時哲宗已被一羣小人包圍着，不以高太皇太后時所行的政令爲然，罷免呂大防職位，出范純仁知穎昌府，貶蘇軾知英州，降蘇轍知汝州，謫范祖禹知陝州，起復章惇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曾布爲翰林學士，進用張商英爲右正言，蔡京爲戶部尙書，蔡卞爲國史館修撰，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尙書左丞，呂惠卿、蔡確、邢恕都復了官，一心一意要紹述神宗時的政令，所以改做這個年號。於是便復行免役法，免行錢保甲法等。不久，又追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諡，仆倒墓碑，貶呂大防爲祕書監，劉摯爲光祿卿，蘇轍爲少府監，並分司南京。於是命蔡卞重修神宗實錄，力翻前案。前史官范祖禹，以及黃庭堅、趙彥若，並坐誣誣降官，安置永豐、黔三州。呂大防因會監修神宗實錄，連坐徙安州居住。范純仁奏請釋還呂大防。章惇大怒，將范純仁貶知隨州。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四十六回 樂新婦天子畫眉 犯衆怒婕妤丟臉

一四六

此時朝中，忠良去盡，當權執政的，都是些貪壬小醜了。從來小人聚做一起，無風也要掀三個浪的，所以而今章惇、蔡京、章商英等當國，朝裏的政事弄得日糟了。恰巧適有一樁事，又給章惇、蔡京一個行奸使壞的機會。甚麼事呢？原來哲宗剛在青春的時期，又生成個好色坯子，朝中又沒有一個賢良的臣子勸諫他，不免便日習於荒淫。孟后雖然有色，但是卻壞在有德，遇着哲宗要做不合理的事情，她即要諫阻一回。所以哲宗雖很是愛她的色，同時却又憎惡着她；日復一日，他二個情愛上的裂痕，愈弄愈不能融洽了。碰着宮裏有個劉婕妤，好，乃是天生成的狐媚子。她的姿色雖不及孟后，但是她一味喜修飾，能淫浪，不講德行，便引得哲宗把她愛得甚麼稀世寶貝似的，反以爲她的姿色要好過孟后了。劉婕妤恃寵成驕，便異常輕視孟后。孟后性本和淑，又能包容，一點兒也不計較她。不過中宮的一班宮女內監，卻很瞧不過，十分氣忿，想要弄着她丟個臉兒給大家看。冬至節那日，孟后領着一衆嬪妃至隆祐宮，朝謁向太后。時候還早，向太后尚未御殿，大衆於殿右靜候着。孟后坐的一張椅，是朱髹金飾的，劉婕妤便也想要坐一張與她同樣的。內侍都隨窺到劉婕妤的微



意，便另拏一張與孟后同樣的給她坐了。中宮的從者見了，不勝其忿，因傳唱道：皇太后出來了！孟后聽得，忙着起立。劉婕妤與諸嬪妃，亦一齊起立。待了片刻，不見向太后出來，孟后乃復坐下，衆人亦隨着一同坐下。劉婕妤當然亦跟着坐下，祇聽咕咚一聲，竟然跌倒地上。原來她坐的那張椅，在她起立時，便有人把牠暗暗撤去了，她還沒有知道，竟大模大樣的坐了下去，所以便坐了個空，跌在地上。當下衆嬪妃見了，不覺嗤然一笑。劉婕妤羞的滿臉紫漲，不由得心中大憤，也不復朝向太后了，便哭着回宮而去。向哲宗撒嬌撒癡，說是皇后欺她。哲宗祇得好言安慰了一番，心裏不由得越恨孟后。一會哲宗出去了，郝隨便謂劉婕妤好道：這個不必着惱的。有着惱的工夫，不如想個法兒出來，把她那個皇后位子弄過來，不萬事都了了嗎？劉婕妤好道：有甚麼法兒想呢？郝隨道：法兒要看機會來，遇着甚麼機會就想甚麼法兒。且莫着急，包在奴婢身上，把個皇后位子奪過來便了！劉婕妤聽了，變嗔爲喜道：要是達到目的，不吝重賞！這正是：

只因一跌成嫌隙，

惹得羣奸構禍端。



要知郝隨想出甚麼法兒來，扳倒孟后，劉婕妤畢竟能夠達到做皇后的目的麼？下同分解。

太后既崩，而奸佞用事，朝政遂不可問，哲宗真魄對其母矣。

劉婕妤因羞成憤，遷怒孟后，而哲宗亦竟爲其所蔽，狐媚惑主，千古同慨。

第四十七回 郝總管相府定奸謀 梁押班公堂鑄冤獄

郝隨便出宮來，去見章惇商議。章惇素知郝隨是劉婕妤跟前頭一個寵臣，劉婕妤多少事是郝隨提着，而劉婕妤又是哲宗跟前第一個寵妃，哲宗多少事又是劉婕妤提着，當下聽報郝隨到府，那肯怠慢他，連忙很恭敬的接入，讓到書房裏請坐獻茶。獻了茶，章惇未開言，先堆笑，然後問道：「總管多時不曾光降了，想是勤勞得很？」郝隨道：「倒也閒着，祇爲相公爲國憂勤，恩惠無須與的空閒，咱家無事不敢冒造，擾攪相公清神。」章惇笑道：「好說，好說。總管肯垂教時，就是一日來一百遍，老夫敢憚煩嗎？」畢竟是總管不肯垂教，是真郝隨笑道：「得哪。別客套了。正是有一事奉商，要多多借重。」章惇道：「豈敢甚麼事呢？」郝隨舉目四下瞧了瞧。



道：這裏可作深談麼？章惇道：可以。這個書房，原是個機密的所在。總管今日到來，老夫就想着當有要事見教，所以特請到這裏。郝隨又笑道：人說相公知機，果然名不虛傳。章惇亦復笑道：總管又來了！即問道：總管到底有甚麼事呢？郝隨登時莊嚴其色，鄭重其辭道：相公要想鞏固權位呢？還是想丟了這個好官兒呢？章惇聽了，喫了一驚，忙問道：有人彈劾老夫來着嗎？郝隨道：不是。章惇又問道：然則皇上將要罪責老夫嗎？郝隨道：亦不是。相公勿要亂猜，待咱家慢慢地告訴出來。爲而今有樁要緊的事，是要相公從旁幫個忙兒，到時候在萬歲爺駕前說兩句有力量的話，那麼上面有的是富貴，相公益發要官上加官，爵上加爵。這便是鞏固權位的辦法。如果相公要反對，阻撓這樁事情，爲先除障礙起見，定必先去異議的人，首先就要攙了相公，這便是丟官的辦法。在這兩個辦法上，請相公先抉擇一個，咱家好講說這事情究竟。章惇心裏暗想：聽他說來，這樁事來頭不小，是樁甚麼事呢？要是不答應，我這個官是丟定了，要是答應着，不曉得做得到做不到呢？不由意下躊躇，遲遲未敢置答。郝隨不樂意道：遲疑甚麼呢？相公不願意做，儘管不答應！不過咱家在相公面上的情是盡



過了，日後可別怪咱家沒有給相公留情面！說着，便起身要走。章惇攔住陪笑道：「總管請坐，請坐。總管瞧得起老夫，特意來替老夫設法，就是天大的事情，老夫也當勉爲其難的，焉有不答應之理？」郝隨纔喜悅道：「是呀！咱家知道相公是個知機的，這點兒事情一准肯辦，斷不會眼瞧着大富貴給人家取去，自己倒丟了官來得罪人。適才咱家不過是給相公鬧個玩笑兒，相公不必介懷！而今咱家把這事情原本告訴相公知道，不然，這麼給相公一個悶葫蘆，叫相公怎麼辦呢？於是就把劉婕妤好怎樣與皇后不和，皇上怎樣寵信劉婕妤好而厭惡皇后，而今要怎樣設法把皇后擠倒而扶植劉婕妤好作皇后，如此這般說了個詳細，最後又道：「等到這事做好了，那麼內外聯絡一氣，相公要辦甚麼事情都有了靠山，豈不是相公的權位越發鞏固了嗎？」從實際上講起來，相公幫着做成功這事情，倒不是幫別人，正是幫着自己。剛章惇正想交通官報，好鞏固權位，而今聽到是這等一樁事情，恰中心懷，連聲答應道：「當得效力，當得效力。」郝隨道：「好如此，咱家便在裏面布置了，但相公千萬不可失約。」章惇道：「君子一言，豈能失約？」郝隨十分滿意，即行告辭。章惇留住道：「總管難得出來，老夫已備下薄



酒，且請賞飲幾杯兒去。喚家丁道：快擺上酒看來！好勢派！一聲呼喚，祇見二三十個華冠美服的家丁，七手八腳，調撥桌椅，安設杯箸。端上酒肴：一一停當，章惇遂請郝隨入席。郝隨客氣了兩句，就老實不客氣了，入席坐下。郝隨一看，這一席酒肴，竟是極水陸珍奇之盛，就奉皇宮的御膳來比，還怕及不上這個，不由得嘆道：相公何必這等費事呢！章惇笑道：不算甚麼。因為有好些東西，須是要早兩日治辦的，一時整治不及，所以祇得這兩樣，實在簡慢得很！說着，親自執壺勸酒。三杯以後，章惇又顧左右傳歌姬舞女當筵呈獻新歌舞，以助酒興。郝隨大樂，直飲到盡醉而別。自是郝隨替劉婕妤好聯結好了章惇，便在宮裏布散心腹，專伺孟后的錯處。一日，孟后的女兒福慶公主病着，多方醫治，總不見好。孟后十分着急，鎮日愁鎖雙眉。孟后有個姊姊，稍為懂得點醫理，每逢孟后有疾，總是她進宮來醫治，常時藥到病除，至是孟后又命內監召她來診視福慶公主。誰知她這回也不能得心應手了，投下藥去，依然無起色。終是婦人們免不了迷信鬼神，她見藥石無功，便想用符水治療，竟走求了道家符水帶進宮中。孟后見了大驚道：姊姊難道不曉得宮禁森嚴，與外間不同？這種符



水好帶進宮來嗎？倘被奸人藉端播弄，這禍事就不小了！忙命左右把他收藏起來。等到哲宗回宮，孟后就把這事從實奏白哲宗，命左右取出符水來給哲宗看過，把符當面燒毀了，把水亦當面潑倒了。哲宗此時卻很明白，謂孟后道：這個乃是人情之常，不足怪的。這事在孟后實在已經表明心迹，毫無他意。郝隨聽得，就得了好題目，捏造種種危言，弄得宮中紛紛議論，不久，又有孟后的養母燕夫人與女尼法端，供奉官王堅，給孟后禱祠禳福。那郝隨打聽明白，即去奏報哲宗，說是宮中壓魅，難保不生內變，不可不嚴格拏問。是時哲宗方與劉婕妤在後苑飲酒，劉婕妤亦插口奏道：實在事出有因，陛下須要趕緊命皇城司捕治，少緩恐怕就要作亂的！從來寵妃的說話，比甚麼祖宗的訓令還要重大些；祖宗的訓令有時可以不遵，寵妃的說話萬不能違背的。而今哲宗聽了劉婕妤的奏語，獨肯不聽嗎？即傳旨命內侍押班梁從政，與皇城司蘇珪，着即捕拏徹底究治。梁從政蘇珪領旨，立行帶領衛士，逮捕下宮的宦官宮妾三十人，帶回皇城司待質。郝隨一面通知章惇，一面往見梁從政。梁從政接着問道：總管有甚麼事吩咐？敢是要給甚麼兒說個情麼？哈哈！在他人面前，咱家



宋宮十八朝綱

是公事公辦，在總管面前，咱家格外諒情好嗎？郝隨笑道：承押班賞臉兒，咱家也是知恩必報。可是咱家此來不爲說情兒，另有大事奉託押班，將來事成之後，押班定當祿位高陞！咱家先給押班作個賀兒。說着，就給梁從政行了個大禮。梁從政最是個好奉承的，見郝隨這等，樂得他甚麼似的，笑着道：哈哈！哈哈！總管這是鬧甚麼呢？事情還沒有說出來，就是這麼糊裏糊塗道賀咱家，曉得咱家這沒能爲兒的，可能給總管辦得到辦不到呢？郝隨道：押班要是肯賞臉兒辦，甚麼事辦不到呢？把個大姆指一伸道：這宮裏有能爲的，咱家瞧着，止有押班是頭一個啦！梁從政越發樂了，笑道：好哪，好哪。總管別祇說閒話兒了，且說究竟是樁甚麼事兒，咱家盡力給總管辦就是了。郝隨道：不過是樁小大事兒，押班辦起來是不費吹風之力的。可也不是咱家的事，便附耳與梁從政說明原委，務要他把那三十個宦官宮妾苦打成招，扳倒孟后，擁助劉婕妤正位；告訴完了，又笑道：這一成功，押班豈不是個大功臣嗎？那麼押班要做甚麼事都成大助力了！梁從政一想，果然於自己權利上大有益處，即應允道：總管來分付，咱家敢不盡心嗎？總管祇去措置別方面的事，咱家這裏穩保成功的。郝隨



便告辭道：借重借重，專聽佳音了。梁從政道：放心！少刻再會！二人遂笑着分開，各幹各的去。外面章惇即把蘇珪召到府中，如此如此指使他做。蘇珪連聲道：相公放心！相公放心！卑職必不誤事的。就辭出相府來，會了梁從政，二人又商議了一回，纔坐堂審問這些逮捕的宦官宮妾。梁從政問道：中宮壓魅謀亂，是怎麼一個情由？快一齊從實招來！三十個宦官宮妾，一個個上了手銬腳鐐，跪在堂上，都是淚皆盈盈，卻無一個開口答話。兩旁許多衛士立着，又都怒目攢眉，好像要吃人似的。梁從政蘇珪坐在堂上，這個威勢，就是兩個閻王，越顯得這座皇城司大堂，陰氣森森。梁從政問了一聲，見衆人不答話，又問道：你們都是啞子嗎？怎麼都不答話呢？接着把驚堂一拍道：招呀！衆人還是流着眼淚，不開口答話。梁從政大怒道：膽大不招嗎？一齊掌嘴三十！那些衛士答應一聲，劈劈拍拍就一個一個掌起嘴來。可憐那些宦官宮妾，在皇宮裏都是嬌生慣的，那裏受過這等苦打，當下一片聲響，就聽得一片聲哭。梁從政又問道：有招嗎？衆人依然不開口答話，祇是哭泣着。梁從政越發怒了，大喝道：還不招嗎？給你一齊夾拶起來！衛士炸雷似的答應道：覆！把無數夾棍拶子望堂上一擡，驚



宋宮八十朝演義

魂動魄價響。梁從政又催着道：「招呀！招呀！免得皮肉兒受苦啦！衆人祇不開口。」梁從政把驚堂連連拍道：「夾！夾！衛士上前一一夾拶。祇聽吱啣吱啣，殺豬般的亂叫。夾拶了半天，梁從政叫住刑問道：「有招嗎？祇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宦官，已是夾得死去活來，咬牙向上面回道：「招嗎？押班叫咱們招甚麼？押班仗着這樣的惡刑具逼咱們誣招中宮壓魅謀亂嗎？好的咱家有招！」梁從政喜道：「好哥兒！還是您明白！快快招出來，就完了您的事，免得多受苦了。」小宦官怒目罵道：「吓吓吓！我招您這賊要謀亂！中宮怎麼會謀亂！梁從政怒氣冲天道：「哥兒呀！您敢頂撞咱家嗎？給我再夾他！」小宦官又罵道：「狗賊子！您有的是刑具，咱家有的是忠肝義膽，生就的硬骨頭！您夾！您夾！衛士走過來，把他又夾。小宦官此時真是把心兒橫了，他不但不叫喊，還哈哈大笑，祇罵：「狗賊！狗賊！算您今日權在手，有威風！等到您犯到一個鐵面無私的人手裏，照樣有給您受的！祇怕不能像咱家在您狗賊子堂上這等硬漢啦！衛士見他祇是笑罵，把夾棍祇管猛力催緊，全不願要當堂夾死人。夾到最後，小宦官慘叫：「狗賊！夾得咱家好呀！呀！眼睛一睜，已經夾死在棍下。」梁從政仗着有勢力，死了一個，不當甚麼，又一疊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四十七回 鄒總管相府定奸謀 梁押班公堂鑿冤獄

五六

連聲道：「招呀！招呀！不招這就是榜樣！」便又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宮女，擡起頭來，瞧她亂鬢深眼，就是一枝帶雨梨花，好不動人！她向堂上望了一眼，忽地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大叫道：「梁押班！您要是恨着咱們，把咱們剮了殺了就是了，爲甚麼苦苦叫咱們扳陷中宮呢？娘娘奉上恭謹，待中寬大，有甚麼虧負了您，您要藉端扳陷娘娘入罪呢？就是咱們照着押班的意思，捏造一個甚麼罪名來，加到娘娘身上，萬歲爺一時被您蒙蔽了，把娘娘怎麼樣冤枉處治着，您邀功一時，難道後世便沒一個人看出這個冤獄來嗎？您也要存點兒良心呀！勸您且退一步想想罷！」梁從政喝道：「多囉哩甚麼呢？有供招出來！宮女道：甚麼供呢？扳陷娘娘嗎？咱們不是沒心肝兒的，誣供是萬萬不能的！」梁從政怒道：「哼！不招嗎？顧衛士道：給我再拶她！衛士又把她拶起來。宮女祇是破口大罵，不肯招認。拶了半日，拶得宮女止腫着一絲半絲兒氣了，梁從政命割了舌頭，更拶別個。於是一一再夾再拶，都不肯誣招。梁從政沒法了，乃問景蘇珪道：「這怎麼是好呢？這班男女都這等熬刑，抵死不招，而且祇是那般辱罵，給堂下的衛士聽了算甚麼呢？他們不竊笑咱們沒能爲嗎？」蘇珪道：「他們不招，祇好罷了，着實沒有。」



宋宮八十朝演義

辦法的。梁從政不悅道：「真的沒辦法嗎？」而今問不出半字兒口供，這些男女都拷到這種樣兒，並且拷死一個在堂上，咱家祇好盡推在您身上了，您擔當得起麼？」蘇珪慌了道：「押班莫着急，從長計議個法兒。」想了想，點了點頭，自語道：「要顧自己的官位，也就顧不得昧良心了。」向梁從政道：「而今沒有別法，萬歲橫豎不會親自審問的，這些男女橫豎不能留他們活命，就捏造一紙口供罷。」梁從政大喜道：「這纔是辦法！」於是就造出一紙口供，捏成冤獄，把那些將死未死的宦官宮妾收入監裏，把死的一個去掩埋了，謊奏上去。哲宗不能違信，再詔侍御史董敦逸覆錄。董敦逸奉旨，乃至皇城司會同梁從政蘇珪覆審。祇見那些宦官宮妾，有的敲落了牙齒，有的割斷了舌頭，有的拷折了手脚，沒有一個完人了。個個氣息奄奄，跪也不能跪立，祇橫七豎八的躺在堂上，微微發出一絲一絲哼痛的聲兒。董敦逸捫着一枝筆管兒，停住不敢照錄，向梁從政蘇珪道：「把他們收監罷。」說罷，即行退堂。梁從政蘇珪祇得依他，一面使人報知郝隨。郝隨正在等着消息，一聽報道董敦逸這樣，吃了一驚道：「他若一翻案，這罪名還當得起嗎？」忙去見了董敦逸道：「御史怎麼不照錄供狀？想翻案嗎？」且問御史，



有多大的前程呀？您這功名富貴不要緊，您的身家生命也不要了嗎？您想這是個甚麼樣子，何等重大啦！您的力量能夠翻得來案嗎？這正是：

動魄驚心一席話，覆盆何日雪沉冤！

要知董敦逸聽了郝隨這一席恫嚇的話，肯按着原讞覆錄否，又畢竟扳得倒孟后麼？下回分解。

郝隨奸惡不足責，章惇身為宰相，而乃勾結宮掖，藉以希榮固位，真是無恥小人。蘇珪董敦逸天良未泯，徒以貪慕富貴，不恤為小人所制，構成冤獄，助長惡謀，可為浩歎！

第四十八回 閃電驚雷天良重現 殘脂零粉舊愛難忘

董敦逸耳朵裏聽郝隨說着，心兒上籌劃着，想道：這分明是個冤獄；聽他說，是叫我按照原讞完成這個冤獄。但是眼瞧着冤枉地斷送二十九條人命不上算，還要扳倒中宮娘娘，還



宋宮八十朝

要株連無數的忠良。這個於良心上怎麼過得去呢？不麼？我官卑職小，止一個人的力量，怎麼夠平反得這個冤獄過來呢！不獨平反不過來，我這官兒也要丟了！自家生命也不得保了！這，這，怎麼辦好呢？顧全官職保住身家生命呢？不顧官職不要身家生命呢？一時意緒紛然，良心與私心互相在肚皮裏戰爭起來。好一會，肚皮裏的戰爭平息了，是私心戰勝了良心，把個良心不知打到那裏去了。於是董敦逸便笑向郝隨道：總管也大瞧不起下官了！下官要成就這案子，還怕不周到，怎麼會想到翻案上去呢？下官雖然愚魯，這點兒意旨總還懂得哪！不過皇上特命下官來覆錄，對於原來的供狀，定必有致疑的地方，不能準信，下官便不得不四面八方把他弄得再無破綻可尋，纔能使得覆奏上去，不會復生枝節，把這案子推翻，所以下官便退堂下來，私下裏深思周慮，籌計萬全，以便覆奏，區區私衷，原是如此，不料總管倒懷疑下官是想立異了。郝隨被董敦逸這麼一回答，覺得自己先前的話說得造次了，連忙謝道：御史休怪！怕家畢竟是笨人，見不及此。說着，告別自去。董敦逸祇得昧了良心，按着原讞，覆奏上去。哲宗卻還猶豫，爲甚麼呢？因爲哲宗一批准這案子，就認定孟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四十八回 閃電霹靂天良重現 殘脂等粉舊愛難忘

一六〇

后是這案子的主使者，便要把她廢出中宮。哲宗想着孟后向來很賢淑，廢后又不是天子的美德，而今一旦把她廢了，恐惹天下議論，所以不敢決行，猶豫起來。章惇聽候明白，即進宮密奏孟后決不可赦，定當廢了，並謂仁宗皇帝也曾廢郭后，祖宗已有先例，無庸疑慮的。哲宗這纔批准了這冤獄，乃下詔廢孟后爲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做沖真，出居瑤華宮。這時是三年孟冬時候，廢后的詔旨既下，天氣忽然變做六月一樣，異常酷熱，早已棄捐了的執扇，宮人紛紛從箱裏翻出來，擎到手裏搖着。宮裏宮外，都奇怪道：今年的天氣怎麼不依時令了？怪事怪事！這樣熱了兩旬餘，忽一天陰翳四塞，天昏地黑，雷雹交下，驚嚇得膽小的宮女們，把手蒙着兩隻耳朵，藏躲不迭。董敦逸正在府內書房裏觀書遣悶，轟地一個迅雷，破空而下，把他的書房震倒一角。董敦逸一驚，從坐椅上，一個倒栽蔥，翻倒在地。他一咕嚕從地上爬起，頓時十分恐懼，他的良心又像曇花一現，立刻上表諫阻廢后事。表云：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爲之流淚，是人不欲廢后也。臣嘗奉詔錄囚，倉卒覆奏，恐未免致誤，將得罪天下後世。還願陛下



宋宮八十朝演義

暫收成命，更命良吏覆核此獄，然後定讞。如有冤情，寧譴臣以明枉，毋誣后而貽議。待罪上聞。

哲宗覽奏，怒董敦逸前後矛盾，反覆無常，謂輔臣道：董敦逸作事反覆無定，不可再使他居言路了。曾布對道：董敦逸雖是無狀，但陛下此時不可貶謫他，願聖恩寬容。哲宗道：甚麼緣故呢？曾布又奏對道：陛下本來是爲的宮禁重案，恐怕由近臣推治不足準信，所以再命董敦逸錄問；而今大案方始判定，就把董敦逸叱了，何以取信內外呢？哲宗點首道：卿的說話很是。便把董敦逸的表章擱置不議。曾布乃又見董敦逸道：御史覆錄罪囚業經定讞了，怎麼又自己攻擊自己的判決呢？董敦逸喟然道：祇因定讞之後，上天垂怒，震雷擊我書房，所以私心畏懼，恐怕審斷得或者失當了，不免冤枉，故而冒死自陳，寧肯我得罪譴，省得皇后與多人埋冤莫雪。曾布笑道：御史亦太婆婆媽媽了！大臣作事，豈可像小孩子們那麼出爾反爾嗎？不要說這案子審斷得很妥當，就是真個失當，也祇好錯到底了。今日皇上閱了御史的表章，惱怒要將御史遠謫，是我當面奏阻着，纔擱置不議。御史要自己明白，不可再

宋宮十八朝義

第四十八回 閃電雷天真重現 飛脂零粉舊愛難忘

一六一

行這樣了。如若不然，御史不但目前自取罪戾，日後還有無窮的大禍啦！至若雷擊御史書房，乃是事之偶然，怎好看做上天垂怒呢？董敦逸聽了，把個良心又拋開了，答道：「承教！承教！於是就依會布祇好錯到底的話，不復提這冤獄了。」一日，哲宗到了中宮，翻翻孟后留下的東西，不免想到孟后的好處，覺得把她廢出宮去，實在太沒情義了，不由得心煩意亂起來，就在妝檯前坐下，順手再翻妝檯上的物事。把個妝盒一揭開來，當日給孟后畫眉的那枝柳煙筆，居然留在盒子裏，哲宗便取到手中，回想到當年怎樣給孟后畫眉，怎樣與孟后說笑，怎樣情不自禁把孟后摟抱深深接個長吻，一樁樁，一件件，一時都想上心頭，越覺廢了她太無情義；思前想後，百感叢集，自悔道：「唉！而今鑄成大錯，追悔無及了！」章惇敗壞朕的節義可恨！正自懊悔，忽章惇入奏劉婕妤賢德，請卽册立繼位中宮。哲宗不答。章惇祇得敗興退出。明日，止進封劉婕妤為賢妃，册立繼后的話，卻一字不提。章惇窺透哲宗的心意，曉得這事急切進行不得，乃暫時不復奏請，且遠遠地從元祐諸臣身上作威福，而今兩省長官，盡是章惇的黨羽，便授意他們追劾司馬光呂公著等，指為誣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深重，



宋宮八十朝演義

雖然有的死了，有的告老了，亦應按罪議處，爲後世鑒戒。哲宗在廢后一事雖悞，在紹述的事還是相信他們，當即准奏，追貶司馬光爲清遠軍節度使，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使，王巖叟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傳堯俞贈諡，追還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恩詔，不久，又追貶司馬光爲朱崖司戶，呂公著爲昌化軍司戶。又不久，侍御史來之邵及三省長並奏司馬光呂公著等叛逆，典刑未及，已爲鬼神所誅，獨呂大防劉摯等與司馬光等同罪，尙存人世，朝廷雖曾加譴責，但是罰不稱愆，似這等生死異置，恐怕無以示後世，當盡行再加懲罰。哲宗依奏，乃復貶呂大防爲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劉摯爲鼎州團練副使，安置新州；蘇轍爲化州別駕，安置雷州；梁燾爲雷州別駕，安置化州；范純仁爲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劉季世爲光祿少卿，安置柳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貶均州安置；譙王觀於通州，韓川於隨州，孫升於陝州，呂囑於衡州，范純禮於蔡州，趙君錫於亳州，馬默於單州，范純粹於均州，顧臨於饒州，孔武仲於池州，王欽臣於信州，呂希哲於和州，呂希純於金州，呂希績於光州，姚緬於衛州，胡安詩於連州，奏觀於橫州，王汾落職致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晁補之，

宋宮十八朝演義

賈易並貶爲監當官，孫覺、朱光庭、趙高、李之純、李周，均追奪官秩。元祐諸臣，無論洛黨、蜀黨，朔黨，至是一網打盡，貶竄得一個不留了。張商英心還不足，以爲尙有個老耄的文彥博，未加處置，乃又劾奏文彥博背負國恩，朋附司馬光等。哲宗遂降詔貶文彥博爲太子少保。詔命甫下，文彥博已經病沒家中，後遂不復議他了。文彥博死時已九十二歲，至徽宗初年纔追復爲太師，賜諡做忠烈。當時呂大防、劉摯等帶罪就道，各赴謫所。呂大防竟死在途中，劉摯、梁燾亦先後死了。忠良無有下場，民間莫不哀悼，獨朝廷咸稱快心不置。哲宗乃授曾布知樞密院事，許將爲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爲尙書左右丞。蔡卞遂與章惇商議，援引漢唐故事，奏請哲宗殺戮元祐黨人。哲宗以爲殺戮大臣，祖宗無先例，行之恐遭天下非議，便召問許將。許將總算是壞人裏揀出的好人，還有一絲兒良心存着，奏對道：漢唐二代，固然有殺戮黨人的事實，但是本朝列祖列宗，從未殺戮大臣，所以治道昭彰，遠過漢唐。陛下不可不察。哲宗點首道：朕意亦是如此。立宣章惇入朝，面諭道：朕要遵守祖宗遺志，殺戮大臣一事，萬不能作，卿勿爲己甚。章惇祇得唯唯聽命，退了出來，心裏想想，實不快意，因邀蔡卞到府。

宋宮十八朝義

密議，怎麼可以實現這個計畫。蔡卞道：這是很易辦的，皇上不肯顯戮，我們難道不好暗殺嗎？而且暗箭傷人，最無痕迹，比較明殺還好。多着哩！章惇大喜道：好辦法！遂寫書給邢恕，叫他設法誣詔諸般人於死地。邢恕得書，即便奉行，於中山設席置酒，招高遵裕、子高士京飲宴。酒過數巡，突然問道：君可曉得元祐年間，獨不加恩經略使的緣故麼？高士京道：祇爲先公西征負罪太重的緣故？邢恕搖首道：不然，不然。又問道：尊兄高士充還在麼？高士京道：先兄不幸已去世了。邢恕又嗟悼道：可惜！可惜！高士京不曉得他搗得甚麼鬼，瞠目問道：莫非先公當日不蒙朝廷加恩，還有別的緣故麼？願請賜教。邢恕道：果然。當今皇上初立的時候，王珪作宰相，他的本意，是要立徐王，曾遣尊兄高士充來問尊公，尊公叱退尊兄，王珪的計畫遂被打銷，所以得立今皇上。王珪遂憾着尊公，所以便不肯加恩。高士京信以爲真道：啊！原來爲此！邢恕又嘆道：可惜而今尊兄已死，無人作證了！隨手舉壺敬了高士京一杯酒道：然而君還可作證。現在我想把此事奏明皇上，祇要君肯出來作證，不但仍可追封尊公，君亦可取得高官厚祿了。高士京原有幾分戾氣，又值無聊，聽得可取尊官厚祿，不要說止叫

宋宮十八朝義

第四十八回 閃電驚雷天兵重現 殘脂剩粉割髮斷髮

一六六

他作個證人，就是叫他去殺死個人，他也願意幹的。當下他便不問事之有無，滿口答應。這議如台命，邢恕甚喜，又囑咐道：「這事務要秘密，事前切勿告訴人。」高士京又答應了。牢籠已定，遂盡醉而別。是晚，邢恕即寫書答覆章惇，說是一切安排停當。章惇遂召邢恕入京。便月三遷至御史中丞。邢恕既居言路，遂誣奏司馬光范祖禹等曾指斥乘輿，又使王穉替高士京作奏，謂先臣高遵裕臨死，曾密囑諸子，有叱退高士充，乃立今上等事實，復使給事中葉祖洽上奏冊立陛下時，王珪曾有異議。哲宗的頭腦，早被羣奸諸佞攪昏了，況且這樁事又三面夾攻，他還有不信的嗎？當即降詔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戶，追贈高遵裕為秦國軍節度使。詔下之日，適逢太原地震，坍塌廬舍數千戶，太白星白晝數見，哲宗不由疑懼起來，避殿減膳，下詔修省。這時已是四年殘臘，因又詔五年元旦停止朝賀。章惇蔡京蔡卞見哲宗這樣，生怕哲宗明白過來，奸計不行了，忙又設一蠱惑君心的計策。因為哲宗畏天，他們遂從天瑞上做作。當下由蔡京刻一玉璽，鑄着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字，遣心服擊到咸陽，買囑一個窮民，名做段義的，叫他假稱在古井裏發現的，獻與地方官長請賞。段義是個



窮苦無賴的人，有這樣好事，如何不做，便樂於從命，歡歡喜喜，去獻與地方官，說是夜間偶然行過一古井，見井裏發出一道靈光，上接雲霄，心想必有寶藏，下去打撈，果然得到這個國寶，不敢隱匿，特此獻出。咸陽縣也是蔡京知會了的，當下便重賞了段義，把這玉璽贖上京師，獻與哲宗，奏稱天降瑞徵，奏璽發現。哲宗見奏，即詔蔡京驗辨真僞。蔡京奉旨，像殺有介事的，把這玉璽反覆驗辨了三日，纔入朝覆奏道：「微臣詳細驗辨過了，確是奏璽。」即當駕呈上賀表一道，頌揚得到百二十分，謂是大人相應，古寶呈祥。哲宗頓時把個畏懼心換作歡喜心，即將這玉璽命名做天授傳國受命寶璽。次日，御大慶殿受璽，舉行朝會禮。章惇率領百官入朝慶賀，大家又頌揚一番。哲宗大喜悅，傳旨召段義入京，賜絹二百疋，授爲右班殿直。段義又升官，又發財，連自己也不曉得是交了甚麼好時運，祇樂得歡喜欲狂。明日，又下詔改元做元符，號以紹聖五年爲元符元年。當下大赦天下，惟元祐黨人不赦，且更與同文館獄，禁錮劉摯、梁燾子孫於嶺南，削奪王巖叟諸子官職。這個冤獄，是邢恕命蔡確子蔡渭上奏訟劉摯等陷害他的父親蔡確，謀爲不軌，圖危宗社。哲宗詔置獄同文館，命蔡京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四十八回 閃電驚雷天良重現 殘脂零粉愛難忘

一六八

與諫議大夫安惇同審訊，所以稱做同文館獄。獄成，安惇遂得進為御史中丞，蔡京調任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蔡卞係屬兄弟，曾布密奏哲宗，兄弟不應同升。這時蔡卞已任尚書左丞，因止轉官階，不得輔政。後來這事被蔡京探聽明白，引為深恨，遂與曾布有隙。蔡京於是格外諂附章惇，想達到輔政目的，好報私憾。蔡京窺知章惇最深恨范祖禹、劉安世，遂上奏極意勸議二人。哲宗得奏，詔將范祖禹再竄化州，劉安世再竄梅州。范祖禹到了化州，不多幾日，便病死了。章惇大喜，遂又與蔡卞、邢恕等，議將元祐變政，歸罪於宣仁聖烈皇后。這正是：

已誣賢臣俱削職，

更議聖后入彈章。

要知章惇與蔡卞、邢恕等，怎樣誣毀宣仁聖烈皇后，下回分解。

哲宗既迴念舊情，仍不悟章惇之奸，昏庸至此，恐懼修省，亦復何益。

奸邪當國，誅戮忠良，此亦古今歷史上常有之惡例，正不獨元祐黨人抱無窮之冤痛也。



第四十九回 誣賢后兩番擬詔 破敵兵八面設伏

章惇道：元祐黨人，死的活的，雖盡已羅織成罪，給了他們一個相當的處置，但是還未能達到最後一着。誠恐他們死灰復燃，一旦再起，我們便無立身之地了；而今必須想一個使他們萬劫不得翻身的計策，給他們一個最終處置纔好。蔡卞道：元祐變法，實由宣仁聖烈皇后作主，而今止要造成罪案，使得皇上把宣仁聖烈皇后廢為庶人，那麼此事便成了鐵案，他們再莫想反復得來了。邢恕道：尙書的這個計策最妙！這正是擒賊擒王的法兒。因爲宣仁聖烈皇后乃是個渠魁，把她一弄倒，那班黨人便絕了再起的根據了。章惇喜得擊掌道：好計策！又問蔡卞道：但是當要怎樣辦理呢？蔡卞答道：止是奏說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一千人，會勾通崇慶宮內侍陳衍，密謀廢立就是了。章惇道：陳衍早經發配朱崖去了，而今道遠急切召他不同，如何是好呢？蔡卞道：還有個張士良現在彬州，當時是與陳衍同主崇慶宮的，而今遣使召還他來是一樣的。章惇道：正是。待我明日便派人去召他回來。當下計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四十五回 誣賢后兩番擬詔 破敵兵八面設伏

一七〇

議已定。明日，章惇果然遣使馳驛召回張士良，命蔡京安惇二人審問具奏。蔡京安惇領了章惇的命令，即刻坐堂鞫訊。蔡京因謂安惇道：此案非同小可，須要竭力恐嚇，纔能使張士良畏懼招供，而今先要把堂上布置得十分威嚴。安惇道：承旨主見甚是。蔡京遂命把刀鋸鼎鑊擡置堂上，調六十名禁衛持刀執劍，分立兩廂。布置停當，蔡京便喝命帶張士良。那些衛士同應一聲，嘎接着同喝一聲，帶張士良。這個堂威，要是給三五歲的孩子聽見了，有一百個就得嚇死一百個。所以當時張士良聽見了，也就心裏一驚，暗道：這兩個奸賊，不知又要作甚麼威福了，這等虎視狼威的，不由把頭低了，脚下也遲慢起來。帶他的衛士怒叱道：難道您還想逃得了麼？快與我滾上去。張士良本是個鐵一般的硬漢子，起先雖有些疑懼，而今給衛士一逼，登時氣往上沖，心兒一橫，回罵道：你們幫着發甚麼烏威風！咱家豈是怕死的嗎？就大踏步直闖上堂去。蔡京把衙堂一拍道：張士良！您知罪麼？張士良高聲回答道：咱家有罪自當知罪，無罪卻是不肯冒認。蔡京道：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一千人勾結陳衍與您共宣仁聖烈皇后密謀廢立皇上，這樁事決從實說來。張士良大聲道：今皇上得



宋宮八十朝漢義

立還是虧太皇太后主持，纔未發奸人搖動，那有廢立的事呀！天啦！縱是不喪天良，亦不當似這等誣毀啊！蔡京帶笑道：張士良！您不要執迷呀！您止要說一個有字，便赦免您的罪愆，且恢復您的舊職，不很好嗎？張士良不答。蔡京便恫嚇道：張士良！多方開釋您的罪愆，您竟一味倔強麼？您瞧！刀鋸鼎鑊都設置在着，您不怕受苦刑麼？張士良瞋目大呼道：天地神祇可欺嗎？太皇太后可誣嗎？天地神祇不可欺！太皇太后不可誣！咱家雖不過是個內侍，信口妄供，是萬萬不願做的！咱家只求不欺天地神祇，不誣太皇太后，甚麼刀鋸鼎鑊，都不敢畏避！安惇勸道：放明白些罷！有供不招認，拼着自己的皮肉去受苦刑，何苦呢？蔡京接口道：是呀！誰不愛惜自己的身家生命呢？張士良！您趁早實招了罷！張士良憤然道：你們請用你們的刑罷！要咱家誣供太皇太后，除非日從西起！蔡京大怒道：好狗才！你倔強！願衛士道：看大刑上來！衛士嘎了一聲，把一個已燒得熱騰騰的油鑊，擡着放在公案前面。安惇喚衛士道：把這狗才的衣服剝了！衛士答應着，就過來把張士良的全身衣服剝了，脫得赤裸裸地。蔡京問道：張士良！招嗎？張士良應聲道：沒有甚麼招的！安惇指着油鑊問張士良道：不招，就

宋宮十八朝義

第四十九回 誣賢奸雨番疑詔 破敵兵入面設伏

一七一

把您烹了！您不怕嗎？張士良哈哈大笑道：怕甚麼！您烹！您烹！早把咱家烹了，早完了咱家的忠心。蔡京見張士良這等慷慨激昂，全無懼色，倒爲難起來，向安惇耳語道：而今一字口供也無，要是真個把他烹了，怎能壓服衆心呢？還是把他收押起來，別想法子入奏罷。安惇點首道：甚是。於是又命衛士給張士良把衣服穿了，吩咐道：把他帶下去收在監裏，給他一個悔悟的時間，待明日再問。當下衛士卽把張士良帶下去收監了，退堂。蔡京安惇卽去稟白章惇，說明張士良抵死不招，無供可錄。章惇焦灼道：如此，豈不白做一場麼？蔡京道：不，還有一個計較。而今上奏陳衍疏隔兩宮斥逐隨龍內侍劉瑗等人，剪除人主腹心羽翼，謀爲大逆，應當處死，這罪案便成立了。章惇纔喜道：止要罪案能成立，就依此辦理便了。蔡京安惇，遂依照此擬議上奏。哲宗昏瞶已甚，不加明察，當卽批准。章惇見已哄動哲宗，便與蔡下擅擬詔稿，廢宣仁聖烈皇后爲庶人，呈與哲宗畫可。當下有個還是在宣仁聖烈皇后住寶慈宮時候侍奉嚙處的老宮人，知道此事，忙跑去奏明向太后，這時向太后已經安寢了，聽得這個欺天害理的事件，喫了一驚，卽又起來，宣哲宗着卽入見。哲宗正在燈下閱看這篇詔稿，

宋宮八十朝義

遲疑未決，見向太后命宮人來宣，不知有甚事故，不敢遲慢，就將詔稿藏在袖子裏，去見向太后。哲宗請了安，即奏問道：「母后想是有甚麼諭旨？」向太后道：「是的，聽得章惇等擬進詔稿，要想廢宣仁聖烈太后做庶人，可是真有這事麼？」哲宗奏答道：「有的，兒臣正在遲疑未決。向太后聽得實有其事，不禁淚下如雨，放聲大哭。哲宗嚇得連忙跪下道：「母后爲甚麼事傷心呢？」請母后明諭兒臣，兒臣敬當恪遵懿旨。」向太后哭着道：「我適纔已經安寢了，聽到這個消息，就不勝心痛，然而還未肯確信。而今竟實在有這事件，怎麼叫我不傷心呢？天吶！我曾在崇慶宮日日侍奉宣仁聖烈太后，那裏有廢立的說話呢？即不講別的，自從兒踐位以後，宣仁聖烈太后保佑兒到九年，那一日不極盡慈恩呢？兒尊而報之，還怕不能答報萬一，怎麼可以聽信賊臣的奸言，想要做出這等害天理滅人倫的事件來呢？宣仁聖烈太后待兒這等深恩厚德，兒今日尙有此等不測的變動，那麼他日還有我嗎？唉！我要是能夠立時死了，我眼不見心不痛，就任兒怎麼作爲是了！天吶！就是個平民小百姓，一些兒不讀詩書，也不敢作此等事件呀！不料兒身爲萬民之主，反倒敢作敢爲！難道兒他日便不想入宗廟嗎？萬



宋宮十八朝綱義

第四十九回 誕賢后兩番擬詔 破敵兵八面設伏

一七四

宗聽了，大爲感悟，亦流淚道：「請母后不必傷心，是兒臣一時不明，以致驚動母后，而今兒臣知過改過，就是向太后方收淚道：『這樣纔是命宮女道，搵官家起來，哲宗起來，即從袖子裏取出那篇詔稿，就燈火上焚燒了。』向太后瞧了，點了點頭，又停了一會，哲宗纔退回御寢，而去。當章惇把那篇詔稿呈進御覽時，就私下裏囑咐郝隨，叫他窺伺哲宗神情，倘若中變，即透個消息，好再謀進行。所以郝隨聽得向太后深夜宣哲宗上去，便疑心有變，跟了過去，看是怎樣。果然向太后宣哲宗去，是爲此一事，暗中喫驚道：『這件事作不成了！後來瞧着哲宗把詔稿焚燒了，便溜出宮去，至相府報知章惇。』章惇頓足道：『全功盡棄了！喚左右道：快去請蔡尙書來。』蔡卞正邀着邢恕在府中對飲，議論祇待廢宣仁聖烈皇后的詔書一下，便可藉此治死某人某人。忽家丁來回道：『相府着人來請。』蔡卞驚疑道：『這般時候，有甚麼事呀？』難道這事中變了麼？向邢恕道：『中丞就也同去走遭罷。』邢恕道：『當得奉陪。』遂一同過相府來。見了章惇，又招呼過了郝隨，大家坐下。章惇便把事已中變的話告訴蔡卞，並道：『這事離成功止差毫髮的間隔了，而今一變至此，真是憾事！難道就罷了不成？還得要想個挽回的主意。』



蔡卞道：就此罷手是不能的。不過這挽回的主意倒着實難想了。轉問邢恕道：中丞可有高見？邢恕道：依下官的愚見，今夜再擬一篇詔稿，明日兩公當駕請求皇上畫可，想必能達到此目的。郝隨插口道：這樣很是。祇要皇上當面批准了，詔旨一經發出，太后就無法阻攔的了。章惇蔡卞想了一想道：也止有這個辦法。當下就由蔡卞主筆，重起了一篇詔稿。草擬商酌停當時，已鼓打四更，蔡卞邢恕郝隨三人，一齊辭出相府，分道各回。次日早朝，章惇蔡卞果然將詔稿當駕呈上，堅請哲宗畫可施行。哲宗昨夜聽了向太后一番諭旨，深悟此一事是無論如何不能作，所以決然把詔稿就燈火上焚燒了，心裏不免也惱怒章惇蔡卞作事大背人情天理，而今見章惇蔡卞又呈上一篇詔稿，堅請畫可，正是碰在氣頭上，不禁勃然大怒道：卿等甚麼事件不可作，為何定要迫朕作此一件事呢？卿等自己去想想，要是卿等作皇帝，卿等敢作不敢作呢？卿等要想使朕不得入祀宗廟嗎？即把詔稿扯個粉碎，拋擲於地。章惇蔡卞從未見哲宗發過怒，這是破題兒第一遭。當下二人嚇得連忙俯伏金階，不敢作聲。哲宗也不去理他，即含怒退朝。章惇蔡卞聽着哲宗已退進去了，方纔爬了起來，垂頭喪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四十九回 誣發后兩番疑詔 破敵兵八面設伏

一七六

氣的出朝而回。回到相府，章惇倒抽了口氣道：「受此譴責，真非始料所及了！」蔡卞道：「此事是下官齷心，當初未曾細想的。此事關礙着皇上，實在是不可行。章惇道罷了此事，不必再提了。於是章惇蔡卞謀廢宣仁聖烈皇后，爲庶人的事遂寢。這且不提。閒裏光陰，益覺容易過去，不覺就是冬十月了。忽邊報到來，西夏發兵五十餘萬，圍攻平夏城。哲宗得報，即詔命知渭州章楶出兵抵禦。西夏主李秉常已於元祐元年七月病歿了，由子李乾順繼立，遣使來朝告哀，仍封爲夏國王，並給還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地。至紹聖三年，西夏因爲給還四砦的畫界問題，連年未得解決，在元祐時候畏懼朝廷極洽，不敢肆爭；至是見朝廷任用佞臣，舉國騷然，乃遂起而寇邊，不勝其擾。知渭州章楶因獻平西夏的策略，請築城葫蘆河川，扼據形勝，以守爲攻。章惇與章楶係屬同宗，特別青眼關顧，向哲宗力贊章楶的策略可用。哲宗卽采用章楶的策略，令他領兵興築。章楶遂檄令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軍兵，修繕他砦數十所，佯示怯弱，自己暗領一軍出葫蘆河川，在石門峽江口與好水川北面，建造兩座城牆，止二十二日便築成了城。端的是依山爲城，因河爲池，十分險峻。章楶拜表奏報到。

宋宮十八朝義

朝，哲宗大喜，賜名做平夏城靈平營。章惇因請停止西夏的歲賜，命沿邊諸路擇取要隘，次第築城，約五十餘所。這時呂惠卿已起復任爲鄜延經路使，遂乘勢圖功，奏請諸路合兵，出討西夏。哲宗准奏，並詔河東環慶各軍盡歸呂惠卿制節。呂惠卿卽遣部將王政攻破宥州，並築成威戎威羌二城。哲宗賞呂惠卿功，進銀紫光祿大夫，其餘諸將士，亦各爵賞有差。至是西夏大舉來攻平夏城，章惇奉詔禦敵，立刻召集將兵，發號施令，於離城十里的地方，八面埋伏，又命偏將折可適引一千馬步兵誘敵，引西夏軍深入。折可適得令，領兵馬出城三十里迎敵。適遇西夏先鋒嵬名阿理與監軍穆爾圖，催軍盪蕩而來。折可適將兵馬散開，舉槍驟馬，接戰嵬名阿理。這嵬名阿理，乃是西夏的名將，膂力過人，惟是有勇無謀，祇能奮勇作戰，不能設謀料敵。當下戰了三十餘合，折可適假裝戰不過，兜回馬往後便逃。那些馬步兵卒，也就紛紛退走。嵬名阿理不知是計，急麾軍追趕。穆爾圖下見先鋒得勝，也督促後軍拼命趕來。折可適逃了有十里地步，復又回馬接住嵬名阿理戰鬥，且大呼道：來將休要逼人太甚！看我與你決一死戰！真個抖擻精神，合他又戰了幾十個回合，漸漸的裝作力乏，



一槍慢似一槍，最後乃撥回馬，拖槍奔逃。嵬名阿理以為他真是不能抵禦了，又且殺得性起，越發揮軍如急風一般追趕過來。穆爾圖卜也緊緊的隨着追趕。章綏卻立馬高岡，專候西夏軍深入重地。看着嵬名阿理與穆爾圖卜，都進了埋伏地段，疾忙放起號砲。祇聽山崩地裂的三聲砲響，八面埋伏，一齊殺出，將西夏的兵馬層層圍住。嵬名阿理與穆爾圖卜，纔知中計，四面衝突，莫想得出。又聽一聲鼓響，萬箭齊發，便把嵬名阿理與穆爾圖卜，同時射下馬來，一齊被擒。五十餘萬大兵，死亡了一大半，止逃回去一小半，且都是着傷帶箭的。這次戰爭，西夏的精銳，損失殆盡，全國氣奪。章綏收兵，飛章奏達朝廷。哲宗得到捷奏，龍心大喜，立御紫宸殿受賀。章綏請乘勝平定西夏。哲宗依奏，詔命章綏便宜行事。章綏奉詔，乃更創設西安州，並增築盩厔，天都，臨羌，橫嶺諸砦，通會寧，章定，戎諸堡，着着逼進。西夏主李乾順大懼求和，遼國亦遣使來為西夏籲請。哲宗允許，遂與西夏復通和好，歲賜照舊頒給，西陲邊事，暫時又告少安。這正是：

既把奇謀干主上，

還將妙計立功勳。



要知後事怎樣，下回分解。

章惇蔡卞，擅擬詔書，欲廢宣仁聖烈皇后爲庶人，苟非向太后一言，哲宗幾復演此喪心病狂之惡劇，昏瞶至是，非獨不足爲君，直不可爲子。
張士良以一宦侍，而刀鋸鼎鑊，甘受不辭，忠義之氣，可以愧殺朝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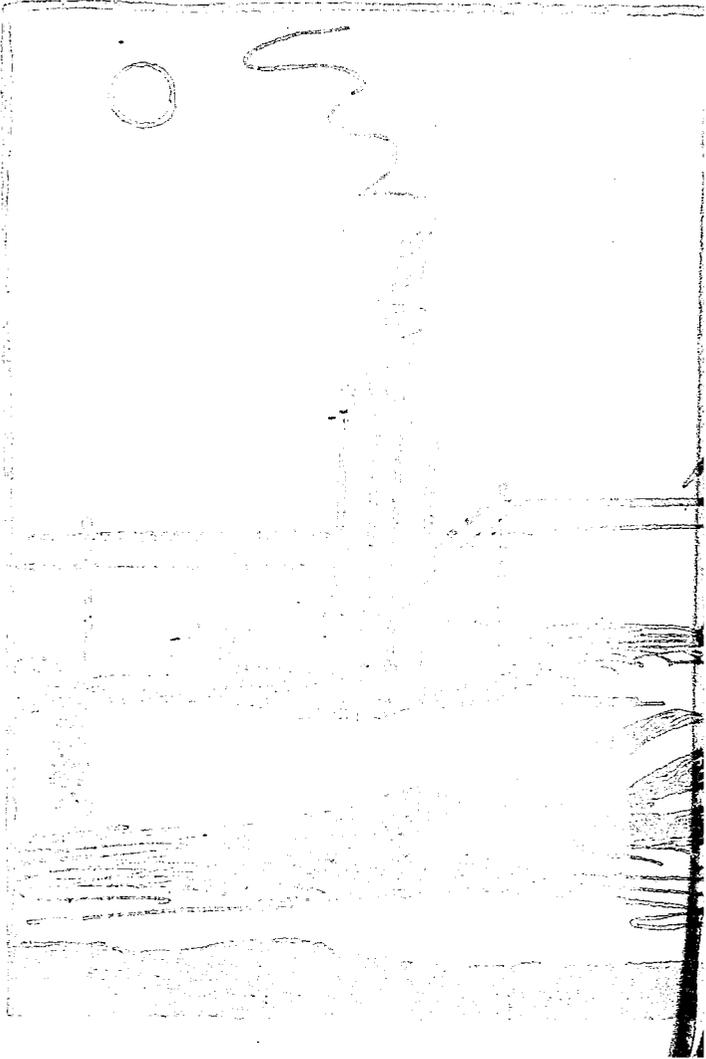
第四十九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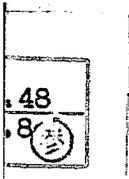
誣皇后兩番辯詔

被敵兵八面圍攻

一八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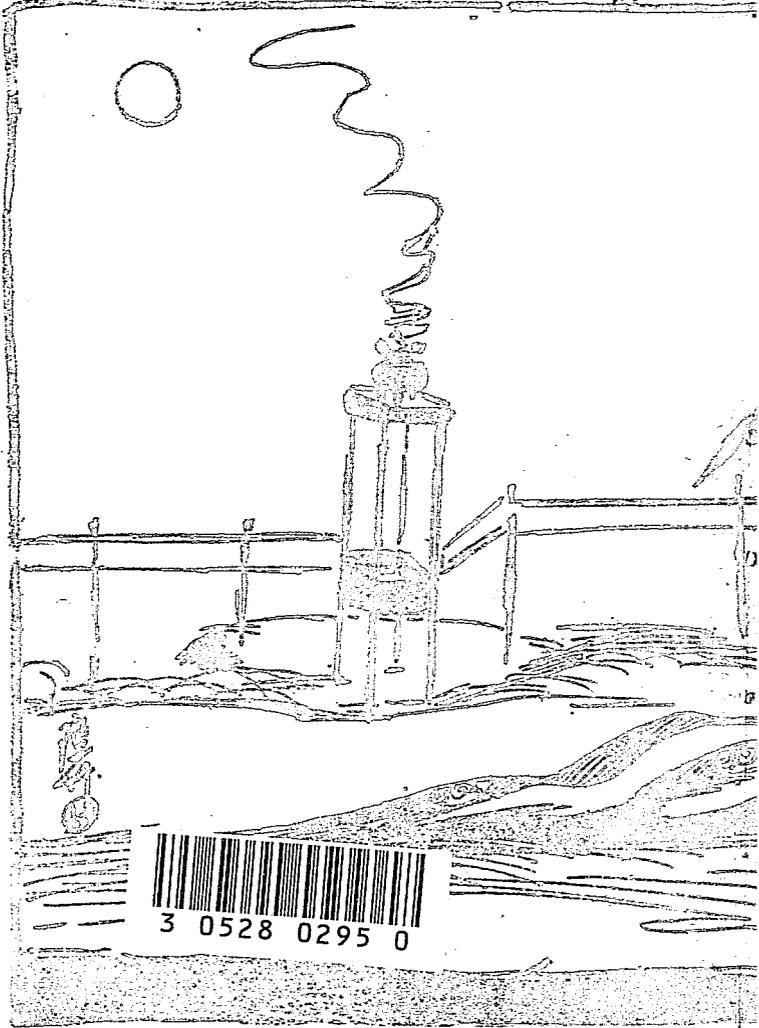




宋宮十八朝演義



上海五權書社發行



3 0528 0295 0

857.48
292.8
:4



劉陽 李逸侯撰

桐鄉 嚴獨鶴評

第五十回 劉賢妃正位中宮 向太后傳旨立嗣

孟后廢居瑤華宮後，恩恩已經三年了。哲宗因廢后之事，中了章惇的好計，深自懊悔，便把中宮的位子虛懸着，至今還未繼立。郝隨章惇，日夜圖謀，想扶植劉賢妃正位，祇是老不得。哲宗允許。劉賢妃見孟后廢了，滿想這個皇后寶位，馬上就歸了自己，不料從早想到夜，從

第五十回 劉賢妃正位中宮 向太后傳旨立嗣

一

053445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五十回 劉賢妃正位中宮 向太后傳旨立嗣

二

黑想到明，一直想了三年，還是想不到。所以郝隨、章惇、劉賢妃等，在上在下，在內在外，徒是彼此乾着急。而今好了，總算天隨人願，給劉賢妃一個穩取后位的寶貝，喜得劉賢妃心花怒放，郝隨、章惇色舞眉飛，一齊興頭十分。你道劉賢妃得了個甚麼寶貝，就可望穩取得后位？這個寶貝，在不甚需要的人得着，有時還嫌他多了，不甚重視；而在需要的人得着，又值求之不得的當兒，真是萬分寶貴。究竟是甚麼呢？原來哲宗尚未有儲嗣，渴望早生一個兒子。劉賢妃因此，就把生兒子作爲取后位的唯一希望。果然被她想着，竟爾十月懷胎，而今一舉得男，取名做茂。哲宗見劉賢妃生了皇子，不勝喜悅。郝隨便謂章惇、道相公、劉賢妃誕生皇子，萬歲爺十分歡喜，請求立爲皇后，這是個極好的時候了！而且是不可遲緩的。倘若一遲緩，宮裏再有他嬪妃生育了，又是一樁障礙；那時爭執起來，難保必得章惇道。正是：老夫即日奏請皇上册立便了。次日，章惇便首先上奏：劉賢妃誕生皇嗣，請即册爲皇后。當時朝裏諸大臣，誰不仰承章惇意志，見章惇奏請，便接連起來奏請，一日竟奏數上。哲宗此時爲着劉賢妃有子，就准了奏，詔册劉賢妃爲皇后。至是郝隨、章惇、劉賢妃纔各各遂了心願。



宋十八朝義

私下裏各有各的歡喜，不消細說。偏有個右正言名做鄒浩的，獨反對此事，上疏諫阻。疏云：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宗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郭后與尙美人爭寵，仁宗既廢后，並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於妃嬪，而卜於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亦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有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寶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霧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攷之人事，旣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

宋宮十八朝義

第五十四回 劉賢妃正位中宮 向太后傳旨立嗣

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

疏上，哲宗召鄒曉諭道：此事祖宗原有先例，並非獨自朕躬創行的，卿又何必固執呢？鄒浩對道：祖宗的大德，可取法的很多，而陛下不見取法，獨獨取法祖宗的小疵，臣竊恐難免譏議啦！哲宗聽了，不禁變色，但未發怒。鄒浩遂退出。哲宗乃復取閱鄒浩的奏疏，閱了一回，躊躇四顧，凝然像是有思索；許久，乃將鄒浩的奏疏發交中書，飭令覆議。這疏一發交中書，鄒浩便得罪了。爲甚麼呢？因爲先前孟后之廢，與夫今日劉后之立，章惇乃是構成這兩樁事的主要人物。而今事方成功，鄒浩要來從旁破壞，章惇怎能不極意詆毀他，置他於罪呢？越日，章惇便奏劾鄒浩狂妄，應加嚴懲。哲宗准奏，即把鄒浩削職除名，羈管於新州。尙書左丞黃履入諫道：鄒浩因爲親被拔擢，感激陛下知遇之恩，所以犯顏盡納忠諫，陛下便把他竄逐於死地；此後滿朝臣子，盡將引爲大戒，誰還再敢替陛下論得失呢？願陛下改賜善地，以保全孤忠。哲宗不聽，且出黃履知亳州。鄒浩字做志完，與陽翟人田晝很相契。田晝議論慷慨，時常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初年，田晝入監京城門，與鄒浩會晤，問道：若而



今作甚麼官了？鄒浩答道：現忝爲諫官。田畫道：君既居言路，現在是甚麼時候，乃竟噤若寒蟬，不聲不響呢？鄒浩道：行當得間進言，勉報知己的厚望。田畫道：小子拭目待之！至劉后立田畫與僚友道：鄒浩完再不說話，我便要與他絕交了！及鄒浩進諫得罪出都，田畫乃至途中迎候鄒浩，與他一別。鄒浩不禁黯然流下眼淚來。田畫正色說道：君未免太沒氣節了！君隱默不說話，苟全祿位在京裏，假使一旦遇着寒疾，五日不出汗，也當死的，豈必定要嶺海外纔能死人麼？古語說得好，烈士徇名節。君今且被罪，乃是君的光榮，難道君還反悔嗎？然而忠臣義士所當作的事情還多着，君此行更要砥礪，幸勿因此舉自滿啦！鄒浩聽了，忙謝道：君的說話甚是我敬受教了！當鄒浩將進奏時，曾把此事告訴他另一個友人，宗正寺簿王回，且道：我諫奏此事，十有九分要受譴責，我一身受了，原是應當的；不過高堂老母未免失了孝道。王回道：人臣應該諫阻的事，那有更大於此一樁事呢？君雖有老母在堂，然移孝作忠，亦是太夫人的素志啦！因爲鄒浩的母親，異常賢德，當日見鄒浩除諫官，曾諭鄒浩道：諫官的職責是在規諫君上，兒止要能盡忠報國，無虧公論，我自喜慰，不必別生顧慮的。所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五十回 劉賢妃正位中宮 向太后傳旨立嗣

六

以王回就這等最勉鄒浩。至是鄒浩被罪南下，京城裏的官員都各自引嫌，沒有人敢顧來視他。王回獨集友饋資，給鄒浩治裝，且安慰鄒浩的母親，往來經理，不憚煩勞。遷者見王回如此，便報告章惇。章惇大怒，即請旨把王回逮捕入獄，命御史審訊。御史問道：「您曾否通謀呢？」王回慨然道：「我實與聞這事，不敢相欺。」遂朗誦鄒浩所上的奏疏，先後約二千言，一字不錯。御史遂定讞覆奏。哲宗即詔除王回名。王回即日徒步出都，坦然自去了。再說劉后既受冊立，居然作了數年渴想的正宮娘娘，真是吐氣揚眉，說不盡的快活。章惇在朝堂，郝隨在宮裏，又內外同時舉行慶賀，弄得熱熱鬧鬧的，盛極一時。真個是：

歡聲陣陣歡無極，
喜氣騰騰喜未央。

不料禍兮禍所伏的一句話，竟被老子道了個正着。劉后終得章惇郝隨等扶植，正位中宮，這實在是樁福事；那知接着就來一樁禍事，給她個樂極生悲。皇子茂生了纔經兩個月，好端端的一個富貴兒子，忽然害了一種怪病，求盡高明的醫生診治，都瞧不出是個甚麼症候，頻投藥石，總不對症，完全於病無益。皇子茂便漸漸的不能進乳，啼哭不停；啼到最後，一

宋宮八十朝演義

口氣接不上，眼睛兒一眨，手脚兒一伸，一個小靈魂便回轉到來的路上去了。劉后見皇子竟爾天逝了，直哭得死去活來，痛不欲生。倒是哲宗有點兒見解，勸住劉后道：「祇是這等哭甚麼呢？已經不幸夭折了，難道哭得他活嗎？還是自己保重點罷。」劉后住了哭，含着一泡眼淚對答道：「臣妾何嘗不這麼想呢？怎奈一時偏想不開啊！」哲宗道：「卿祇付之無可奈何便了。」劉后點了點頭。哲宗也就不提了。過不些時，哲宗又害了重病，越治越沉重，劉后更加愁上加愁，憂上加憂了。延至三年正月八日，哲宗壽數已盡，至是駕崩。總計哲宗在位，改元二次，共十有五年，享壽二十五歲。哲宗既崩，無有儲貳，向太后乃召諸輔臣入宮，商議擇立嗣君。向太后流涕道：「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有子嗣，而今須要擇賢繼位。」章惇抗聲對道：「依禮律論，當立母弟簡王趙似。向太后道：「老身也無親生子，諸王都是神宗皇帝的庶子，不能像這等分別。」章惇又率爾對道：「若要立長，那麼應該立申王趙佖。向太后道：「申王趙佖有目疾，不可立他，還是端王趙佶好。」章惇竟駁回道：「端王很是輕佻，不可以君天下，曾布乃呵叱章惇道：「章惇敢忤聖旨嗎？」奏對向太后道：「國太聖諭極當，蔡下許將亦齊聲奏答道：「合依聖旨，向



太后道：先帝嘗謂端王有福壽，且是仁孝，老身要立他爲嗣主，乃是承先帝的遺意啊！於是章惇乃默然不敢再爭。向太后即宣旨召端王趙佖入宮，就舊宗柩前即皇帝位，是爲徽宗皇帝。會布等遂請求向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向太后辭道：官家年紀已長，當能處決政事了，不必老身再垂簾多事。徽宗跪下泣請道：兒臣究竟是年紀輕，閱歷淺，恐怕驟處國家大事，見理不明，還得懇求母后訓政些時。向太后無奈，祇得應允了。徽宗係神宗皇帝第十一子，係陳美人所生。神宗皇帝崩後，陳美人哀毀過甚，不久也就死了。徽宗既立，乃追尊陳美人爲皇太后，尊先帝后劉氏爲元符皇后，授皇兄申王趙佖爲太傅，晉封爲陳王，皇弟莘王趙佖爲衛王，簡王趙似爲蔡王，睦王趙偁爲定王，立夫人王氏爲皇后，進章惇爲申國公，召韓忠彥爲門下侍郎，黃履爲尙書左丞。徽宗遂御紫宸殿，受百官朝賀，免不得君臣們熱鬧一回。鬧裏光陰，真是易過。剛看殘雪飄梅，和風入柳，新紅綴樹，嫩綠點枝，不覺已是綠暗紅稀，花殘春盡。忽司天監推算天文，謂四月朔當日食，人君宜修省。徽宗不免疑懼，便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芳即應詔上書云：



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人主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晉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其所以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求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祕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諸臣爲奸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請言奸人之迹。夫乘時抵獻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奸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躡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奸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罰，自報恩怨，謂之奸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



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奸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謂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認實濫賞。罰認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諫。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過。而謂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辜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寒心。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耶？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螻蛄。其凶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自反覆。畜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得論得失。御史不効奸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固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之？夫日。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甚。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



宋宮十八朝演義

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綱，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臣越俎進言，罔知忌諱，陛下憐其愚誠而俯采之，則幸甚！

徽宗覽書，嘉歎道：「崔鶻祇是個小小的推官，能像這等直言，可謂是個忠臣了！朕安得左右大臣都能似崔鶻呢？遂下詔嘉獎崔鶻，擢爲相州教授。乃召龔夫爲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爲左右正言。安惇忙進阻道：「鄒浩不可復用。陛下復用鄒浩，怎樣對得住先帝呢？」徽宗大怒道：「立后大事，中丞不敢言，而鄒浩獨敢讞言，足見他是個直臣，怎得不可復用呢？」至貶出鄒浩，又豈是先帝的本意嗎？」安惇聽了，惶懼而退。於是陳瓘遂奏劾安惇道：「陛下想開言路，取鄒浩既往的善行而進用他，安惇乃狂惑聖聰，妄聘私見，阻撓進用，正是蔽遮主聽，排斥正人。陛下若要明示好惡，使正人得以進用，奸佞不敢在朝，當從安惇起。這正是：」

要使忠良得進用，

合將奸佞先驅除。

要知徽宗聽了陳瓘的劾議，果依奏逐去安惇否，下回分解。



哲宗立劉妃爲后，舉朝不敢發一言，而鄒浩獨排除衆議，上疏直諫，雖因此得罪，亦可稍扶正氣。

徽宗嗣位，北宋已衰，此實哲宗信用奸邪，自促其國運耳。

第五十一回 因果循環章惇食報 賢奸混淆蔡京弄權

徽宗方銳意圖治，虛心納諫，遂准陳瓘所奏，罷安惇出知潭州。於是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自瑤華宮迎還禁中居住，擢韓忠彥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爲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不久，又詔復范純仁、蘇軾等官，特遣中使至永州賜范純仁茶藥，傳諭道：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道公在先朝言事忠直，而今虛相位待公。不知近來目疾怎樣？又用甚麼人醫治？范純仁頓首拜謝。即命從永州徙居鄧州。范純仁自永州北行，路上又拜觀文殿大學士。既抵鄧州，又有中使促令入朝。范純仁固求歸養疾病，辭不赴闕。徽宗不得已，纔允許了，而詔范純禮爲尙書左丞。蘇軾便由昌化軍移廉州，再徙永

宋宮十八朝演義

州，更三赦復提舉成都玉局觀。天不爲宋主留文才，蘇軾不久便病死了。徽宗嘆道：蘇軾作文，好像行雲流水，雖嬉笑怒罵，亦都成文章，真是當今的奇才！朕正想召他入京，翊助朝廷，不想就溘然長逝了！韓忠彥乃奏請追復司馬光等官階。徽宗卽降詔追復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王珪、呂大防、劉摯、梁燾等三十三人官階。臺諫龔夬、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又劾奏蔡卞邪怒，請昭示顯黜。遂貶蔡卞爲祕書少監，分司池州；安置邢恕於均州。向太后見徽宗處理一切，尙屬清明，不願久與政事，遂急流勇退，傳諭撤簾還政。徽宗懸留不得，祇得自行主持起來。八月，奉安哲宗皇帝靈輓於永泰陵，廟號做哲宗。當哲宗皇帝靈輓奉安，章惇兼山陵使，中途靈輓陷泥中，越宿纔得引出前行，臺諫豐稷等因劾章惇不恭。徽宗乃罷章惇，出知越州。章惇失了權勢，好像狐鼠失了城社，沒奈何縮首喪氣出都而去。章惇既離了朝闕，陳器復申劾章惇陷害忠良，屢與大獄；而今雖已罷貶，但罪輕不足以伸公論，請再加嚴懲。乃再貶章惇爲武昌節度副使，安置潭州。同時並除安惇墓序辰名，放歸田里。陳師錫又劾蔡京與蔡卞同惡，迷國誤朝；右司諫陳祐亦劾林希黨附權要，醜詆賢正。



遂褫奪蔡京的職權，黜居杭州，削林希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至是徽宗調任韓忠彥曾布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曾布起先本附章惇，凡章惇所作所爲，多是曾布所建白的；後因不得與章惇同省執政，纔與章惇乖異。及徽宗卽位，窺知帝意在延進忠鯁，便力排紹聖諸人以迎合聖心，所以遂邀徽宗信任，取得相位。忽忽又是殘年將盡，下詔改明年爲元年，號建中靖國。到了正月，百官舉行朝賀。剛在君臣歡慶的當兒，忽接到范純仁的遺表，頗使徽宗變喜爲悲，卽詔贈范純仁開府儀同三司，賜諡做忠宣。傳旨方罷，內監又涕泣上殿奏報：皇太后在宮裏一笑歸天了。徽宗一聽，不禁放聲大哭，卽行轎朝進宮。祇見元祐皇后元符皇后與王后並一衆嬪妃，都在那裏圍着哭泣。徽宗趨步走到寢榻前，閃開淚眼一瞧，向太后臉上還含着一臉笑容。徽宗連呼：母后！母后！卻祇喊不應了。徽宗越加大哭不止。大家陪着哭了一回，纔住了哭，又勸住了徽宗。於是徽宗乃傳旨治喪，尊諡做欽聖憲，肅祔葬永裕陵；復追尊生母陳太妃爲皇太后，諡做欽慈。越一年，哲宗皇帝生母朱太妃亦卒，尊諡做欽成皇后。遂將欽慈欽成兩皇后，一同陪葬永裕陵。這是後話。當下徽宗追懷母



宋宮八朝義

后慈澤，推恩兩個舅父，一個名做向宗良，一個名做向宗同，加位開府儀同三司，晉封郡王。欽聖憲肅太后父親向敏中以上三世，俱追授王爵。總算徽宗一時非常的恩數，不必絮說了。有右正言任伯雨再劾章惇，徽宗道章惇迷國罔上的罪愆，實在擢髮難數。他當先帝變故倉卒的時候，陡生異志，睥睨萬乘，這完全表示他不臣的心態了。假使當日他的計謀要是得行，把陛下與皇太后安置到那裏去呢？像這等的賊臣，若是寬貸他而不加誅戮，那麼天下的大義便不能明了，大法便不得立了！臣聽得北使講說，去年遼主正在喫飯，聽道中國把章惇貶黜了，登時把筷子放下，起身望中國遙祝道：「好了！好了！南朝一向錯用了此人，所以連年生民日見沈溺，」由此看來，章惇的罪不止是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了，就是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了。願陛下把章惇亟寘重典。徽宗遂又貶章惇爲雷州司戶參軍。當年章惇把蘇轍謫徙雷州時，故意要使他受苦楚，於是不許占居官舍。蘇轍沒奈何，祇得租賃民屋居住。章惇又誣他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幸得蘇轍早防着章惇要來這麼一着，寫下了很明晰的租約，呈了出來，章惇無由鍛鍊，祇得罷了。至是章惇也謫到雷州，亦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五十一回 因吳德發章惇食報 賢奸混淆蔡京弄權

一六

向民間賃屋居住，民間遂不肯答應他。章惇因問道：賃屋居住，乃是所在皆有的事件，你們的地方何獨不然呢？民間答道：本來與別的地方是一樣，自從蘇公來過以後，就變了樣兒了。章惇奇怪道：難道是他叫你們以後要這樣的麼？民間道：不是這樣講的，祇因蘇公到來賃屋居住，爲章丞相的緣故，幾乎弄得我們把家也破了，所以自此就不敢再答應賃屋了。章惇聽了，不禁滿面羞慚，心裏默嘆道：不想當日要害蘇轍沒害倒，今日反害了自己！唉！因此，章惇頗悟到因果的說法，見得當日施諸於人的，到今日不免要自己受了，深悔當日不該拏着施諸人。於是日常鬱鬱，想東想西，想前想後，總是愈想愈生悲感，愈悲感愈覺心裏難受，此時真夠了他的了。的確憂能傷人，不多幾時，章惇移徙到睦州，一病便嗚呼了。這便是章惇迷國罔上陷害忠良的一生結果。當日曾布本與章惇一同主張紹述的，後因與章惇有隙，方始異轍分張，力擠章惇。而今瞧着章惇貶死，他便又來主張紹述，排除忠直之臣。任伯雨作諫官，纔得半年，彈劾奸佞，議論政事，共上了百零八疏。因此曾布便頭一個畏憚他，也就頭一個要除掉他，起先把他調權給事中，使人密諭道：你若少從緘默，不像這



等多議，論你的官總有的做，任伯雨那裏肯聽，而且抗論益加激烈了。會布大怒說道：「任伯雨這樣是必要劾我了，不如先下手爲強！」即徙任伯雨爲度支員外郎。是時徽宗又傾信會布，於是會布便排擠范純禮、罷知穎昌府陳瓘、罷知秦州安燾、罷知河陽府，遂又想排去首相韓忠彥，乃極意引薦蔡京，想藉爲己助。徽宗亦正想用蔡京，重以會布力薦，遂即日降詔召用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先是有個供奉官名童貫的，爲人性巧善媚，最會揣測人主的微旨，先事順承，所以極得徽宗的寵任。徽宗就因童貫性之所近，命他爲杭州金明局主管，訪尋三吳書畫奇巧。蔡京徙居杭州，正想要尋一條進身的門路，見童貫到來杭州，遂多方與他結納，聯作密友，藉以進身。奸巧相遇，一見如故，日夜同遊，狼狽相依，以尋歡樂。蔡京能書工畫，自謫杭州，日常作畫，揮毫自遣。童貫見了他的作品，異常贊美，遂把他所畫的屏障扇帶等等，進呈宮中，並附一道密表，極力揄揚蔡京，謂蔡京實是天下大才，不宜放置閒散的地方。又有個左階道錄徐知常，挾着符水的法術，出入元符皇后宮中，很得宦官宮妾歡喜。蔡京的好友太常博士范致虛，與徐知常也很相契，范致虛遂託徐知常到宮裏給蔡



京延譽徐知常到了宮裏，果然把個蔡京說得天下少有，世上無雙。於是那些宮妾宦官，遂衆口一辭稱譽蔡京。徽宗信了童貫等的話，遂起用蔡京知定州。不久，又改任大名府。至是因會布的薦引，乃召爲翰林學士承旨。蔡京既入京供職，便大事運動，要把會布韓忠彥一併排除，奪取他二人的位置。適徽宗用鄧綰子鄧洵武爲起居郎，蔡京遂與他聯絡，要他乘間進言，疎間韓忠彥會布。一日，徽宗召對鄧洵武，便進奏道：陛下乃神宗皇帝的兒子，今宰相韓忠彥乃韓琦的兒子。神宗皇帝行新法，韓琦常諫議新法不可行，而今韓忠彥事事更變神宗時代的法度，陛下都聽從他去作。是韓忠彥爲臣子，尙能紹述他父親的遺志；陛下作天子，反不能紹述先帝的遺志啦！如果陛下要想繼承先帝的遺志，紹述先帝的事業，那麼韓忠彥會布都不是能替陛下盡心力的人，止有用蔡京才能夠。徽宗聽了，心下便就不滿意韓忠彥會布兩人，而想要使蔡京作宰相。那鄧洵武窺徽宗的精神，知道已被他哄動了心志，便又作一愛莫能助圖進獻。這圖是照史記年表作的，旁行七重，分爲左右兩表：左表列元豐諸臣，右表列元祐諸臣；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等，各作一重。在元

宋宮十八朝義

豐諸臣一表，列蔡京爲首，餘下不過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遜等數人而已。這一表，指爲是能夠盡力，以助紹述的。在元祐諸臣一表，列韓忠彥爲首，而舉滿朝公卿百官執事，盡行載入，差不多有五六十人。這一表，指爲是破壞政令，阻撓紹述的。徽宗見了，以爲元豐人少，元祐人多，疑心元祐諸臣是朋黨爲奸，決意黜去韓忠彥而改相蔡京；於是遂下詔改明年做崇寧元年，以表示決心紹述。熙寧，即日擢鄧洵武爲中書舍人給事中，兼職侍講；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官職；一面便罷尙書左僕射韓忠彥出知大名府，禮部尙書豐稔出知蘇州，追貶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官階，更籍元祐元符黨人不得再與差遣；一面乃進許將爲門下侍郎，許益爲中書侍郎，蔡京爲尙書左丞，趙挺之爲尙書右丞。於是蔡京遂踏到輔政的地位了。蔡京至此，遂一心排擠會布：凡百政令，會布要怎樣辦理，蔡京必爲異議，與會布反對。會布纔懊悔引用錯了。但蔡京已甚得主眷，且羽翼已成，會布想再撻逐他，已不可能了。不久，徽宗竟罷會布爲觀文殿學士，出知潤州。會布無可奈何，祇得忍了一肚皮的怨氣出京去了。徽宗既罷去會布，遂任蔡京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奉



宋八十朝演義



詔，卽進朝謝恩。徽宗十分優禮，賜坐延和殿，並面諭道：「神宗皇帝創法立制，不幸中道升遐，先帝繼承遺志，又兩次遭遇簞箠變更，所以國事愈弄愈糟了。朕而今想要紹述父兄的遺好，特任卿作宰相，卿將何以教朕？」蔡京忙避席頓首道：「臣敢不盡死嗎？」徽宗大喜，一切政令，悉任蔡京更改。於是蔡京便一意孤行，禁用元祐治服紹聖役法，仿熙寧條例司故事，於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講義，引用私黨吳居講、王漢之等十餘人爲僚屬，調趙挺之爲尙書左丞，張商英爲尙書右丞。一同狼狽爲奸，亂發政令。蔡京乃將元祐黨人盡行貶竄，就是元符末年疏駁紹述等人，亦盡稱做奸黨，一併鐫名刻石，立碑端禮門，稱做黨人碑。這黨人碑共列一百二十人，乃是蔡京編定，請徽宗御書照刊的。究竟是些甚麼人呢？姓名列下：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公亮、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劉奉世、蘇轍、范純禮、安燾、陸佃。以上諸人，係曾任宰執以下官的。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勳、顧臨、趙君錫、孔文仲、馬默、王婦、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彥若、趙尚孫、孫升、李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范純粹、曾肇、王覲、王畏、呂

宋宮八十朝

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璣，鮮于侁，賈易，鄒浩，張舜民；以上諸人，係曾任侍制以上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張來，歐陽棗，陳璣，鄭俠，秦觀，徐常湯，杜純，宋保國，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張庭堅，商倚，李祉，陳祐，任伯雨，朱光裔，陳鄂，蘇嘉，龔夫，歐陽中立，吳儻，呂仲甫，劉當時，馬琮，陳彥，劉昱，魯君，韓跋；以上均係雜官；張士良，魯齋，趙約，譚裔，王儆，陳詢，張琳，裴彥臣；以上諸人係內官；王獻可，張巽，李備胡；以上諸人係武官。蔡京刊立黨人碑後，又將元符末日食求直言時應詔上書的那些章奏數百本，評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以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至是徽宗遂任蔡京爲左尚書僕射，兼門下侍郎；蔡卞知樞密院事。蔡京蔡卞此時權位已極，因怨元符末年臺諫劾論他兩個，遂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臺諫一班十二人於遠州；安置任伯雨於昌化軍，陳璣於廉州，龔夫於化州，陳次升於循州，陳師錫於柳州，陳佑於澧州，李深於復州，江公嶽於安南軍，常安民於溫州，張舜民於商州，馬涓於吉州，豐



穢於台州。忽昌州判官馮澥越俎上疏，謂元祐皇后不當復位。御史中丞錢遜、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等，交章劾議韓忠彥等當日建議復瑤華宮廢后，乃是掠取流俗的虛美，有乖正論。蔡京遂根據臺諫的好議，上奏請復廢元祐皇后。這正是：

奸邪凡事懷私險，
又使官家負惡名。

要知徽宗畢竟照着蔡京的奏請，復廢元祐皇后否，下回分解。

徽宗初政，銳意圖治，虛心納諫，去邪任賢，建中靖國一年之間，政局復見清明，不可謂非賢主；徒以任用蔡京，遂致朝政紛亂，竟釀亡國之禍，甚矣！奸臣之爲害也。蔡京之才，勝於章惇，陰狠處亦甚於章惇；但樹立黨人碑，按諸實際，亦祇是無聊之舉，適見其可笑而已。

第五十二回 揮涕淚王后陳詞 隱姓名安民刻石

徽宗心下好生爲難，尋思道：「這事怎麼處呢？復行把元祐皇后廢了嗎？元祐皇后自從復位



以來，祇是謙謙讓讓，皇后每每稱道她賢德；朕瞧着亦實在無甚虧缺。而今摹甚麼罪名廢她呢？不廢嗎？據蔡京等的奏議，朕又不免蒙掠流俗之虛美的譏評，且得罪先帝。躊躇半日，不知怎樣是好，遂把蔡京等的奏疏籠在衣袖裏，走入宮中，祇見王后正在伸紙揮毫，筆飛墨舞，好不自得；宮娥們或舉着紙，或捧着硯，或圍着觀看；臉上都流露着很羨慕而高興的顏色。這王后係德州刺史王藻的女兒，德才色三樣，沒一樣不周全；在元符二年于歸王邸，曾封爲順國夫人；徽宗即位，冊爲皇后，事上御下，很有禮數，不但宮人懷恩，即徽宗亦極其敬愛。她在中宮，從不多言亂語，說一句關係政事的話，祇是披經讀史，在書堆裏尋她的樂趣；尤其好寫字，學王右軍的蘭亭序，筆法神理，就似王右軍親筆一般。徽宗嘗歎道：卿書若傳，右軍不得專美於前了！中宮的宮娥們，從她學習，大都頗能神似。徽宗又歎道：從前鄭康成有詩婢，而今卿卻有書婢了。鄭康成的詩婢，不過記了甚麼胡爲乎泥中，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幾句呆詩，實在不足爲奇。卿的書婢，乃各能就她們的學力，運她們的靈腕，或真或草，或隸或篆，任筆揮灑，表顯她們的真實本領，這真不易得啦！元祐皇后自瑤華宮迎還禁中。



後王后見她也是歡喜寫字的，兩朝皇后，遂因有同好的緣故，互相愛敬，引爲閨中知己。徽宗因得元祐皇后，乃是哲宗皇帝元后，也格外敬禮。所以徽宗每當王后談到元祐皇后賢德處，總是回答道：元祐皇后實在是可敬的。話休煩絮。當時王后見徽宗進來，連忙擲筆禮接。徽宗笑道：卿莫多禮，自去揮灑罷。王后一笑，復身又去寫字。徽宗便在一旁坐下，滿面堆着愁容，一言不發，悶坐在那裏。王后一擡眼，覷着，忙又擲筆，問道：陛下今日爲何這等不樂呢？莫非有甚難問題擱在心上嗎？徽宗道：正是說着，不禁嘆了聲氣。王后走到徽宗的座側坐了，又奏問道：是甚麼事這等勞聖慮呢？徽宗道：難說得很。從袖裏取出蔡京等的奏疏遞給王后道：卿自己瞧看罷。王后接着看了，奏道：臣妾對於國家政事，向來不肯說話的；而今這事乃是宮闈的事件，臣妾願請貢獻一點意見。元祐皇后當日被廢，乃是由於章惇等構陷所致，不是真個有甚應得之罪。所以哲宗皇帝降詔之後，也自追悔，祇緣制命已出，錯已鑄成，不好出爾反爾，纔擱置未議。哲宗皇帝在廢元祐皇后後，三年間絕口不提冊立繼后，就可想對這事是深深抱憾的了。元符皇后要是不因後來誕生皇子，恐怕終先朝之世，



宋宮十八朝演義

止是處在嬪妃之列。陛下恢復元祐皇后的后號，迎回禁中居住，正所以銷除舊宗皇帝的遺憾，彌縫先朝的失德，乃是一椿美舉，有甚麼可議論的地方？大臣們不在國家要政上極意講求，多所建白，而徒在此等宮闈事件上妄生枝節，議論不已，是甚麼居心呢？徽宗嘆道：「可不是嗎？他們偏偏要在此等事件上置議論。」王后進奏道：「陛下有權力裁制他們呀！徽宗道：「天下後世不議朕復諫麼？」卿看了奏疏的，說得那麼義正辭嚴，那裏有朕批駁的空隙呢？」王后復奏問道：「然則陛下將怎樣處置這事呢？」徽宗遲滯了好一會，纔道：「朕祇有免強從諫了。」王后聽了，潸然落淚，低下頭不說話，隨手把那奏疏遞回徽宗。徽宗也不禁悽然，謂王后道：「這是朕無可奈何的事，卿何必傷心呢？」朕雖然依照大臣的奏議，把元祐皇后廢出，但朕心裏明白她的爲人，格外加恩優待她，就是王后點了點頭。徽宗也不再提了。到次日，徽宗揮淚降下詔旨，廢除元祐皇后名號，再遣出居瑤華宮。元祐皇后奉詔，笑謂左右道：「我又離開是非地了。既至瑤華宮，忽見中使導領宮女三十六人，盡作道妝，前來侍候；且傳旨意道：皇上迫於衆議，沒奈何再遣皇后至此，請暫住些時，仍當迎還禁中的。」孟氏再拜答道：「敬



謝皇上殊恩，中使遂回宮復命而去。於是蔡京更議元符，未建議復后諸人罪狀。徽宗遂又降詔，降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爲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爲邠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官陳瓘、龔夬等十七人於遠州；不久，又竄孫浩於涪州。乃追冊元符皇后所生皇子茂爲太子，諡做獻愍，並尊元符皇后爲皇太后，奉居崇恩宮。蔡京至是，權位益高固。蔡卞亦擢知樞密院事了。兄弟同握大權，黜陟予奪，任所欲爲，幾不把座。趙家天下，改做蔡氏江山。尙書左丞張商英起先原附蔡京，而今因爭權利，常與蔡京意見衝突。蔡京遂奏罷張商英出知亳州，並將他的名字排入元祐黨籍。於是元祐黨人碑，遂足成百二十人了。蔡京乃又自書元祐黨人姓名，頒布郡縣，立石刊刻。長安的長官奉到立石的諭旨，不敢怠慢，卽召取一個姓安名做民的石匠刊刻。安民把那黨人的姓名看了一遍，回覆道：小匠不曉得朝廷刻石的意思，但聽得司馬相公這個人，海內都稱道他正直忠良，而今卻把他列做奸黨的首領，小匠不忍奉命勒石。長官怒道：您一小小的石匠，能夠辨別朝廷誰是忠誰是好嗎？安民對答道：並不是小匠能夠辨別朝廷的忠奸，不過僕司馬相公愛國愛



民的赤心，而今天下之人，就是婦人孺子，都明曉明知的。舉世都識爲忠，朝廷獨指爲奸，怎能叫小匠不疑心呢？長官愈怒道：越發胡說了！這是朝廷的命令，我尚不敢違抗，您是個甚麼人，敢違抗嗎？呵！命左右道：來呀！指着安民道：將他綁了！責打四十，再叫他刻安民，嚇得跪在地上，磕頭如搗蒜，泣着哀懇道：大人息怒！小匠身充刻字的差役，既奉嚴命，不敢推辭，但求大人寬許小匠一事！小匠一家八口，都沒世感德了！長官乃止住責打，問道：甚麼事說安民道：向例刻石，總要把石匠的姓名，刻在未尾的。今小匠沒奈何刻了，祇是恐怕得罪於後世，要求請休刻安民二字於石上。長官允許道：您的姓名那個定要您刻在石上呢？不要刻您的姓名便了！安民拜謝道：如此，小匠知感了！於是安民乃遵着長官的命令，把黨人碑刻了，大哭而去。回到家裏，泣着把被逼勉強刻石的話向家人說了一遍。他的一個妹妹喚名做十五妹的說道：哥哥作事真大錯特錯了！您不知道司馬相公是個忠良，您承差刻着這碑石，刻上安民二字，有甚麼妨害呢？這叫做不知者不爲罪。既經知道司馬相公是個忠良，迫於威嚴，畢竟刻着，止把安民二字沒刻上，豈不是自欺欺人嗎？自欺欺人的，還算得是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五十二回 揮涕淚玉后陳詞 隱姓名安民刻石

二八

忠實嗎？還算得是光明磊落嗎？須知一個人作事，隱了姓名是無用的；隱得一時，隱不得萬世；欺了自己，卻欺不了別人。您道不刻上您的姓名，便可瞞得住後世，便可不得罪後世嗎？怎能夠呢？唉！您真所謂其愚不可及了！哥哥可聽得古人說，匹夫不可奪志麼？您當時怎麼不以死抗命呢？安民正自心裏難過，被他妹妹一詰責，不由得熱血沸騰，滿身血管好像都要爆裂似的，慨嘆道：我這個人真太沒志氣了！當時怎麼想不到一死自全呢？唉！我真無顏再活著見人了！而今一死了之罷！說着，擎着刻字的鑿刀向咽喉間便刺。說時遲，那時快，十五妹早跳過來把安民的手腕捉住，笑道：哥哥到而今來死卻遲了！死了不徒無益，反倒見笑後世啦！安氏疑難道：然則妹妹叫我怎樣呢？活着，您又怪我活着；死，您又笑我死得遲了。十五妹道：您當時不能任他們打死杖下，卻等到而今來自殺，不是遲了嗎？現在止有退而補過了。安民道：妹妹！我此時真糊塗極了。一點兒見解也沒有了，您就給我個補過的方

法罷。十五妹道：大哥哥不是隱居在五百里外的一卷山裏麼？那裏有薄田薄土，可種，有茅屋茅蓬可居。祇今夜您帶領家人前去，晝伏夜行，每夜走七十餘里，七日可以到得。到了那



裏，就與大哥哥一同耕田種地，拋開這刻字的行當，不再與這些狗官當差使，就免得再惹是非了。至若怎樣補過，到了那裏，我自有個好辦法。不過哥哥須領着家人先走七日，預算你們到了，我方可動身趕了來。這一則是免得有人曉得我家避走，一則是我另外還有個計較。安民道：妹妹的計畫很是，我就照着做。但是妹妹是個女子，怎好一個人留在後面走呢！我實在不放心。十五妹道：這有甚麼不放心呢？哥哥素來知道妹妹的，難道怕妹子還有爲非作歹的行徑嗎？而今一般人都瞧不起女子，卑視女子的人格；您做哥哥的還鄙薄自己的妹子嗎？安民道：我家這裏祇得八個人，祇有您一個人是女子。而今我七個男子卻先走了，丟下您一個女子在後面，好不必說；要是不好，我豈不又負罪家庭了嗎？至若您的人格，我自尊重；我縱不肖，我幾曾敢輕視妹子呢？十五妹道：哥哥既然尊重妹子的人格，就請把同乎流俗，把女子合男子看作兩樣人的成見拋開，把妹子看作男子一樣，讓妹子一個人留在後面後走。安民說不過十五妹，祇得依允了她。當下兄妹計議遂定。是夜，安民打疊行囊包裹，領着六個弟弟，連夜奔一卷山去。果然晝伏夜行，非止一日，到了一卷山。他大哥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五十二回 揮涕淚王后陳詞 隱姓名安民刻石

三〇

哥安重、大嫂任氏、姪兒小虎頭，一同出來接着，不勝喜悅。安重細數家人，忽驚問道：十五妹、任氏也插着驚怪的口吻問道：「是呀！怎麼都來了？獨沒有她呢？莫不是說到這三字，忙又縮住口，把眼瞧着安民，望他回答。」安民就把怎樣被官裏強迫刻黨人碑，十五妹怎樣詰責他，自己怎樣要自殺，十五妹又怎樣阻他，定計了他領家人先走，她一個落後，詳細細說了一遍。任氏聽了這十五妹姑孃是要給叔叔補過，留在後面去削碑的。安重道：「她又沒給您說過，您怎知道她留在後面是要去削碑呢？」任氏笑道：「聽叔叔這等說了，還待她來告訴嗎？如果這還要待她來告訴纔知道，不成了癡人嗎？」安重道：「她既是要去削碑，叫兄弟去削了，一起回來，不乾淨嗎？何必定要待七日後呢？」任氏大笑道：「正因為她要待七日後纔起行，所以知道她是要去削碑啦！她預計程途，叔叔須得七日纔可到得這裏，所以她去削碑，便要等到七日後，這是爲保叔叔及家人安全的計畫。如果竟叫叔叔去削了碑一同走，這一家兒還想逃得出虎口嗎？官裏見碑字削去，卽不疑心是叔叔削的；然而叔叔是石匠，還不再來叫叔叔去重刻嗎？到了叔叔住處，見是全家在逃，一時追騎四出，叔叔及一家兒



就盡捉將官裏去了。於是十五妹姑孃，就定要待七日後獨自去幹這勾當，獨自一人來此。而今不必多談論，我料再過三日，十五妹姑孃就要到來的，那時便知分曉。安民道：這又不對了。我們來整整走了七夜，她來怎樣那得又有這快捷呢？任氏道：十五妹姑孃來是必晝夜兼行哪。安重等祇是將信將疑。三日已過，安重與安民等正聚在屋子裏談話，祇見小虎頭跳進來說道：爸爸媽媽同一個不認得人坐在門前大松樹蔭下說話。我們這裏一向沒有人來的。怎麼這幾天祇是來人呢？安重聽得，疑心是十五妹果然來了，忙與安民走出來接。一看，把衆人都呆住了。尤其是安重，把兩隻眼睛睜着銅鈴似的，額上一點一點的汗珠直滾。你道是爲何？原來不是十五妹，乃是個又白又俏的美男子，與任氏肩並肩手搭手兒，坐在那裏說笑，相互間表現十分歡喜而親熱的精神。安重以爲任氏在娘家的時節，會有情郎，而今特地尋了來着，所以他兩人這等愛悅。他一時好比是個醋罐子擱在烈火上，醋味兒向四面發洩，滿身都起了酸素作用，好不難受。畢竟是安民眼明，瞧出來是十五妹喬妝的，忙向安重道：大哥哥哥果然十五妹到了！安重道：在那裏呢？安民道：這男子就是十五妹。



喬妝的嚇，便招呼道：十五妹妹！那男子忙起來答道：哥哥妹子來得快嗎？安重纔釋然道：啊呀！說時，任氏也已立起。遂一同走了。攔來，與安重相見了。安重便問：妹妹可是爲削碑落後的十五妹？答道：正是。大嫂嫂所料，一些兒沒錯。安民道：妹妹當時怎麼不說明呢？十五妹道：我當時若經說明，您不要自己去作，反而鬧出禍來嗎？安重道：您怎樣削得呢？十五妹道：我待到第七日夜間，我把平時預備下的男妝穿着停當了，就走到那立碑的地方。隨手從懷裏取出一把寒光耀日月斧似的刀來，道：我四面一望，恰巧沒有人。我就這麼橫七豎八幾刀，把碑上的字迹削去了。連夜出了城，恐怕你們懸念，不分晝夜的趕到這裏。安重贊歎道：好好好！妹妹不愧是巾幗英雄了！十五妹笑道：大哥哥要許妹子是英雄，就說是英雄罷了。說甚巾幗呢？任氏笑道：罷咧！大家到屋子裏去談論罷。這正是：

巾幗於今尙俠義，
英雄何必是男兒。

要知十五妹往後是不是與安重等一同隱居遁世，長安黨人碑被削後官裏又怎樣處置，下回分解。



徽宗明知元祐皇后賢德無虧，而爲蔡京之流所迫，復廢元祐皇后，出居瑤華宮，身爲天子，不能自主，真是可嘆！

蔡京立元祐黨人碑，朝野無敢抗議，而安民反以一石匠，轉能直言守正；此足見天下耳目，非一手所能掩，民意所在，終不可奪也。

十五妹確是一奇女子，削碑而去，痛快無比。

第五十三回 采花石小人作威福 召神將天師弄玄虛

大家遂一同進入屋子裏，圍圍坐下。任氏自向茶竈上搗滾壺水，泡了茶，捧與大家喝。十五妹接了茶道：倒生受大嫂嫂了！任氏笑道：姑孃新到，一盞茶當甚麼呢？少刻備了酒肴與姑孃接風。十五妹道：自己一家人講甚麼客套麼？向安重道：而今我們一家兒都要聚居在這裏了，須要商量個生產方法，纔好大家支持久遠。不然，衆口嗷嗷，來日大難，豈不很足憂慮嗎？安重道：妹妹說得是，但是我已經計好了，不消再憂慮的。我知道這樣好，佞充塞朝野的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五十三回 采花石小人作威福 召神將天師弄玄虛

三四

時局，你們定難安居長安，要求這裏的。所以不待你們到來，我就合您嫂嫂打算了一番，定下個計較。而今大家祇要照着做就是了。十五妹道：如此很好。自是以後，安氏一家，便一同隱居一卷山，長作避世的百姓。這且休提。至是蔡京又更立茶法、鹽法、鑄當十六錢，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翔置京都大軍器所，聚斂以示富，耀兵以夸武。因為徽宗頗留意西邊，蔡京遂薦王厚、高永年為邊帥，安撫臨洮諸州；又保舉內侍童貫為監軍，專辦往來幹當。王厚、高永年童貫奉旨，即起兵西進，大破羌酋多羅巴，殺了他兩個兒子。惟少子阿蒙與多巴逃脫。於是便取得湟州，馳奏報捷。徽宗大喜，進蔡京官三等，蔡下以下二等恩賞。一面令熙河關會諸路，宣諭德音，再飭王厚督大軍進戰。王厚乃分兵三路：命高永年領左軍，偏將張誠領右軍，自將中軍，分道並發，約會於宗噶爾川。羌人首領奚隆徽，盡集羌兵，背水列陣，拒戰宋軍。奚隆徽登高指揮羌兵，望着王厚中軍衝來。王厚命部衆用強弓迎射。羌兵三攻三退，不能得勝。王厚瞧着羌兵銳氣已挫，潛率輕騎，遶至山北，攻擊奚隆徽背後。高永年張誠，又從左右殺出。奚隆徽措手不及，慌忙逃竄而去。羌兵沒有了主將，好像一羣



宋宮十八朝演義

盜兒失了王，亂紛紛地四散飛走。王厚驅兵追殺，斬首四千五百級，俘虜三千人。奚隆羅微單騎逃回鄆州，知不可守，連夜遁去。次日，王厚進薄鄆州，奚隆羅微母龜茲公主，無能抵禦，率領諸酋，開城迎降。王厚乘着勝勢，更進攻廓州。守廓州羌酋什軍令結，見奚隆羅微尙且一敗塗地，自己復何能為，即率衆投誠。王厚一路遂復遼鄆三州。捷奏到達都中，蔡京率領百官入朝祝賀。當下徽宗下詔賞功，授蔡京爲司空，晉封嘉國公，童貫爲景福殿使，兼襄州觀察使。王厚爲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高永年、張誠等，亦各進秩有差。蔡京恃着有功，越覺氣餒萬丈，遂罷講議司，令天下有事，直達尙書省；毀景靈宮內司馬光等繪像，另圖元豐功臣於顯謨閣；禁行三蘇、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等文集，而令研究王氏經義字說，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下，乃重籍邪黨姓名，得三百有九人，刻石朝堂。許將因持異議，罷知河南府。擢用趙挺之、吳居厚爲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爲尙書左右丞，調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召胡司文爲戶部侍郎。陶節夫是蔡京的一個得力的私黨，他所以能升任五路經略，純是由於蔡京一力提拔的；而今飲水思源，遂盡力報效蔡京，於是濫用國



宋宮十八朝義

第五十三回 采花石小人作威福 召神將天師弄玄虛

三六

家財賄，賂誘邦彞潘三州土蕃，納土歸朝；祇奏稱是遠人懷德，願意奉土投誠，而歸功於蔡京。徽宗那知奸臣巧妙，便信以為真，益加倚任蔡京。蔡京便想用童貫去爲熙河蘭湟秦鳳路制置使，令圖西夏。蔡卞反對道：這卻使不得。用宦官守疆，一則自示朝廷無人，二則恐誤邊事。蔡京見乃弟異己，大爲不悅，因力詆蔡卞懷私。徽宗卽出蔡卞知河南府，依蔡京議，任童貫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蔡京復令王厚招誘西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使他內附。機謀洩漏，西夏遂召還仁多保忠。王厚因據實詳報上去，請停止進行。蔡京大怒，嚴令王厚用金帛，務要招致仁多保忠；更令邊吏能招致夏人的，不論首從，賞同斬級。這麼一來，遂激怒西夏，大起兵馬，殺入鎮戎軍，掠去兵民數萬。一面又與羌酋奚隆德合兵，攻打宣威城。這時高永年正知鄯州，聽得探報，忙發兵馳援。奚隆德乘黑夜親率羌衆，殺入高永年營帳，擒殺高永年，一軍盡被擊散。奚隆德遂焚燬大通河橋，鄯州大震。徽宗得奏，勃然大怒，貶王厚爲郾州防禦使。自是邊境連兵，數年不息。蔡京見着邊事不能如意，遂又另設別法，以求媚徽宗。遇着聖壽將近，蔡京便命府州縣道，徧立寺觀；天下凡有寺觀，



宋宮八十朝遺義

並改名萬壽宮，以祝延聖壽。又因徽宗頗好花石，復請取中旨，命朱勗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網於蘇州。朱勗先進黃楊木三四本，極稱聖旨。朱勗原是善於揣測承迎的小人，見皇上歡喜，知道事有可爲，功名富貴，盡在此中了。於是每歲發內帑數百萬貫，專事采求花石。就是江湖不測之波瀾，力不能致的，定要百計把他弄出，名做神運。凡尋常百姓之家，苟有一花一石之妙的，悉用黃帕遮護，指做貢獻御前物品。不問坟墓之間，祠宇之下，盡行發掘。高廣數丈的巨石，亦用船艦載運，令千夫牽輓，所過之處，鑿河斷橋，毀堰拆開，動輒數月，方至京師。因此，一花費數千貫，一石費數萬緡。民脂民膏，盡在這上面銷耗了，百姓叫苦連天。而徽宗還在欣賞奇花怪石，議朱勗功勞，朱勗既得蔡京扶植，又獲皇上寵眷，內帑任其使用，民間由他搜剔，便就所住的地方，創建一個花園，羅致珍奇花石，堆砌在裏面，真個是林泉之勝，二浙無比。後來又取旨，在裏面建造一座神霄殿，塑着青華帝君的像，在殿中，凡監司郡守初到，必須先去拜謁。朱勗驕橫，一時側目，忽忽又是五年孟春，彗星出現西方，光長竟天。徽宗大懼，避殿減膳，詔求直言。中書侍郎劉達，即奏請毀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禁

宋宮十八朝漫義

第五十三回 采花石小人作威福 召神將天師弄玄虛

三八

令徽宗准奏，夜半遣黃門至朝堂，將元祐黨人碑碎毀。明日，蔡京入朝見了，奏問徽宗道：「這碑怎麼毀了？」徽宗道：「朕因上天示警，想要寬大政令，所以把此碑毀去了。」蔡京厲聲道：「碑石可毀，奸黨的姓名萬不可滅。」徽宗聽了，不禁陡現怒容，卻又祇瞧了蔡京一眼，未曾則聲。退朝後，劉達遂上疏奏劾蔡京專橫，目無君上，黨同伐異，陷害忠良，興役擾民，損耗國帑，應亟罷黜。徽宗遂罷蔡京為太乙宮使，留居京裏，命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旨下，趙挺之入對。徽宗諭道：「卿嘗奏蔡京為政悖理虐民，朕而今細察，果如卿言。卿此後可盡心輔朕。」趙挺之頓首應命而出，與劉達同心夾輔朝政，遂奏罷崇寧諸法，赦黨人盡還所徙，免諸州歲貢方物，又罷緣邊諸路科斂，停鑄當十六錢，止息兵事。朝野稍稍安輯。四月間，忽奏解州有蛟在鹽池作祟，布添十餘里，人畜在蒸裏面的，盡被蛟嚼嚙了，傷人甚多。徽宗得奏，降詔命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往治。張繼先奉詔，即日赴解州平蛟。果然天師法術無邊，到了解州，不到旬日，蛟祟便平定了。張繼先入朝繳旨。徽宗撫勞再三，且聞這卿所剪除的，是甚等妖魅？張繼先奏答道：「從前軒轅皇帝斬了蚩尤，後人畏蚩尤強悍，怕他作祟，因立祠於



池側祀他。年深日久，他的祠宇竟至頹敗了，不得血食，故變爲蛟，作祟起來，想求祀典。臣幸賴聖威，一去便除滅了。徽宗道：卿用得那些神將呢？朕願獲一見，少勞神休。張繼先答道：神卽當起居聖駕。一言未了，祇見兩位神將，自空而下，立於殿庭：一個神將絳衣金甲，青巾美髯；一個神將貫甲介冑，是白面少年。張繼先指美髯的神將道：他就是蜀將關羽。又指白面的神將道：他是信上自鳴山石山神。說罷，金光一閃，兩位神將都不見了。徽宗不勝欣敬，遂褒加封贈，仍賜張繼先爲視秩大夫，虛靖真人。張繼先謝恩出朝自去。從此，徽宗便確信世間果有神仙，思想立身神仙之班。這且慢說。蔡京罷相後，深恨劉達排己，設法要把劉達趙挺之扳倒，恢復相位，以快私忿；乃召集私黨，祕密會議，商量辦法。御史余深石公弼同道：而今皇上方嚮用趙劉兩賊，一時恐怕扳他不到。蔡京道：事在人爲，止要諸君肯盡力，我自
有辦法扳倒他兩個。余深道：爲相公作事，我等敢不盡力嗎？相公有甚麼辦法呢？蔡京道：而今皇上最寵愛的不是鄭貴妃麼？鄭貴妃所倚重的不是鄭居中麼？我們而今就利用鄭貴妃與鄭居中，進言皇上，替老夫關說，把皇上信任老夫的心意恢復起來。而今皇上雖然一



宋宮八十朝漫義

第五十三回 采花石小人作威福 召神將天師弄玄虛

四〇

時信了奸言，把老夫罷了相位，但是信任老夫的意志，並未絕對銷除，祇要有人說句好話，仍要照舊信任老夫的。而且趙劉兩個作事，怎及老夫能事事體貼上意。他們作了些時，皇上必有不樂意他們，要想到老夫的時候。諸君等到鄭貴妃鄭居中兩方關說已妥，聯銜把趙挺之劉逵一劾奏，他兩個沒有不倒的。石公弼道：「這個辦法最好，我們照行就是了。」蔡京道：「如此，仰仗諸君大力。」余深等同道：「豈敢！逐一齊別了蔡京，分頭進行。」你道這鄭貴妃是誰？鄭貴妃係外官鄭紳的女兒，生得又美麗又聰慧，所以自小選入宮中，侍欽聖太后。欽聖太后喜她秀外慧中，命為內侍押班。徽宗在端王邸時，每日入宮問安，總是她代為傳報。徽宗見她言語伶俐，容貌嬌豔，心中十分愛悅。雖礙着宮禁森嚴，不能真個銷魂，而一出一入，眉挑目語，是不能免得。久而久之，兩人情意，日益加深，不免時時流露到欽聖太后眼簾中。欽聖太后見他兩人乃是純潔的愛，不及於亂，遂任他們一往情深去戀愛，不加禁止。及至徽宗即位，欽聖太后便把鄭女賜與徽宗，償他兩人夙願。徽宗大喜，起先封為貴人，旋即晉封貴妃。王后亦愛她能書能文，書體娟秀，文辭藻麗，青眼看待。加之王后秉性謙退，徽宗愛好，



全不置問，所以鄭貴妃遂得擅寵專房。鄭居中呢？現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係鄭貴妃的遠族，自稱是鄭貴妃的從兄弟。鄭貴妃因爲母族平庸，想藉鄭居中爲重，亦深加援引。因此鄭居中遂很得徽宗信任。蔡京的黨羽，領了蔡京的妙計，一面買囑內侍，令進言鄭貴妃，向皇上稱譽；一面託鄭居中請求皇上，復用蔡京。鄭居中便謂余深道：我想此事須要君等先行上章建白，我再進奏，才可保達到目的。要是我先進奏，皇上一加批駁，這事就難辦了。余深道：很是。遂上疏替蔡京申辨，請蔡京爲政，統是稟承聖上的意旨，並未會私自擅改甚麼法令；今因劉達妄事指議，遂罷蔡京及一切紹述的政事，恐怕違失紹述的本意了。徽宗覽奏，點了點頭，頗以爲是。鄭貴妃在旁窺見，即奏問道：陛下看了這個奏疏，以爲的當麼？徽宗道：亦頗有理。鄭貴妃遂替蔡京進奏道：蔡相公執政的時候，就臣妾看來，實在未嘗私用己見，都是稟承聖旨行的。他對紹述，可謂是有功無過。徽宗道：卿的說話亦是。鄭貴妃曉得徽宗的意思已活動，遂不多說。明日，鄭居中便入朝奏請徽宗，願全紹述的初志，勿中道更張，致棄前功而累聖明。徽宗聽了，很是動容，遂疑趙挺之、劉達極意攻訐蔡京，或者懷私，想再



起用蔡京。鄭居中窺得徽宗心思，乃往見蔡京復命，告知皇上辭色如是如是。蔡京召余深等囑咐道：時機已成，諸君可即奏劾趙劉兩賊，叫他早日滾蛋。余深等那肯怠慢，連夜繕成奏疏，聯銜劾劉達破壞紹述，專恣反覆，凌蔑同列，引用邪黨，為朝廷大慙。徽宗遂出劉達知亳州，罷趙挺之為觀文殿大學士，祐神觀使，再授蔡京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京復相目的已達，喜悅可知，乃請改元，再行紹述。徽宗准奏，即下詔改崇寧六年，做大覺元年。於是崇寧諸法，又繼速施行。吳居厚與趙挺之的劉達同事，不能救正，亦連帶罷職。蔡京遂保升私黨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為尚書左右丞。鄭居中於蔡京復相，出力不少。蔡京總算感德報德，保他任同知樞密院事。誰知鄭居中官運太不亨通，有個內侍名做黃經臣的與他有點嫌隙，密奏鄭貴妃，說是本朝外戚，從未預政，貴妃應以親嫌諫阻外戚與政，藉彰美德。鄭貴妃本是個端謹無奢望的，聽黃經臣那麼一說，就依了他的意見，諫阻徽宗勿任鄭居中與政。此時鄭貴妃的話說到徽宗，比甚麼靈丹妙藥還有效力些，所以鄭貴妃一說，徽宗就即刻把任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的成命收回，改任太乙宮使。當下鄭居中



奉到改任的聖命，好像一勺冷水澆在頭頸裏，徹心都是冷的，好不掃興；再託蔡京斡旋，徽宗祇是不允。而蔡京的長子蔡攸，倒得進用爲龍圖閣學士兼官侍讀。鄧居中以爲是蔡京不肯盡力，時出怨言。蔡京莫可如何，祇好妝作不聽見罷了。那蔡攸雖無學術，而逢迎的本領，卻不在乃父下，專一采獻花石禽鳥，取悅主心，所以極得徽宗寵眷。忽太后一病不起，遽爾崩逝，徽宗悲悼不已，鎮日寡歡。這正是：

天宮地闕卿憐我，

碧落黃泉我憶卿。

要知徽宗這等不樂，蔡京可有法兒用來引起主歡麼？將來又是那個繼位中宮，下同分解。徽宗爲人，亦無大過失，祇是太沒主張，對於蔡京忽而罷黜，忽而重用；如此舉棋不定，國事安得不壞。

花網石擾民，是北宋傾覆的一大原因，也是徽宗一大罪案。其實全是倖臣窺伺憲旨，有以釀成；徽宗安處深宮，祇知娛情花木，瑤階金闕，樂趣到濃，那裏聽得民間的哭聲。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五十四回 勤政殿進言排異已 太清樓賜宴集羣臣

四四

第五十四回 勤政殿進言排異已 太清樓賜宴集羣臣

蔡京見徽宗不樂，便密令邊臣賂買蠻夷，州官捏造祥瑞，用以哄動徽宗歡心。於是某處蠻族投誠，某處夷民歸附，某處甘露降，某處卿雲現，紛紛奏報到朝。蔡京率領百官，連連上表稱賀。君子可欺以其方，就把個徽宗引得滿心歡喜，以為真個遠人懷德，上天錫瑞。一日，忽有都水使者趙靈，自黃河得一異龜，身有兩首，貢呈宮廷。蔡京聽得，疾忙入賀，道是瑞物，見者主壽。徽宗甚喜，命留置大內，把金盆養着。鄭居中正怨蔡京，即趨勤政殿奏道：「向來龜止一首，而今忽有二首，明是妖物，怎得目為瑞物呢？」蔡京謂見者主壽，特以稱賀陛下，未免輕侮陛下。蔡京道：「怎麼說呢？」鄭居中奏答道：「陛下已撫有中國，德布四海，赫赫王業，蔡京乃降而為龜，豈非輕侮陛下嗎？」蔡京居心，還堪問麼？徽宗聽了，頓啓聖聰，命內侍道：「把這龜拋棄金明池去。」內侍領旨，便捧了金盆，到金明池把兩首龜拋棄了。徽宗因此，又疑忌蔡京起來。明日，徽宗忽降旨，復任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蔡京聽到這道詔旨，起先還以為是自己



對鄧居中的人情做到了；後來探知鄧居中昨日的奏對，纔知是別有原因，頓覺私心慚懣，不敢再行肆言祥瑞。過了些日子，童貫奏報克復洮州。徽宗因賜蔡京玉帶，晉爵太師，授童貫爲檢校司空。童貫自此恃有功勳，愈邀徽宗信任。小人得志，那得不驕？童貫遂專擅軍政，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問朝廷了。這時知樞密院事的是張康國，他本由蔡京薦引，不次超遷以至今官；至是權位已高，遂與蔡京互爭權勢，分立門戶，各執政見，每值奏對，便設辭詆毀蔡京。徽宗亦漸覺蔡京驕橫，便密諭張康國盡力監伺蔡京，當使替代蔡京爲相。張康國領了這個旨意，更日伺蔡京左右，蔡京一舉一動，莫不密奏徽宗。蔡京知道張康國間已，遂援引吳執中爲中丞，囑令彈劾張康國。偏是張康國耳目甚長，吳執中還沒有發動，他就得了個中消息，先去奏明徽宗，謂吳執中今日入對，定要替蔡京論己，情願先行辭位，免受蔡京埋怨，吳執中指摘。徽宗道：「有這等事？卿勿必慮的，朕自有主張。」張康國得徽宗保障，自然心膽俱壯，無復忌憚，卽退值殿廡，像沒事的一般。少刻，吳執中果然進見，痛陳張康國過失。徽宗大怒道：「爾敢受人唆使來進讒間嗎？」朕瞧爾倒不配作中丞啦！吳執中嚇得面如土。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五十四回 動政殿進言排異已 太清樓賜宴集羣臣

四六

色，頓首謝罪，想要置辨，偏又心兒虛慌，口兒呆鈍，弄了半日，莫想說得出句話來。徽宗越發怒道：「好個中丞！不效忠替朕分憂圖治，卻徇私給人家作走狗！快出朝去罷！」吳執中祇得叩頭起來，退出朝去。當晚，徽宗即傳出詔旨，責貶吳執中出知滁州。蔡京受此一場大挫，甚覺顏面無光，想要辭官不作，又捨不得撇下這個美官高位，於是一心恨着張康國，定要滅除他纔罷。忽然一日，張康國入朝，在朝房飲茶一杯，大叫一聲，便倒地死了。衆人見他死得這等不測，心知是中了甚麼毒藥，可又都抱定默爾息乎的態度，一個也不開口。徽宗聽報，亦祇嘆了兩聲，照例優卹就算了。張康國既死，蔡京不勝喜悅，正想保舉他的私黨，承接張康國的遺缺。不料徽宗已傳旨由鄭居中陞任，別用管師仁同知樞密院事。蔡京頓足道：「罷了！剛死了一個勁敵，又補上他來！私下裏好生不樂。」鄭居中本來私憾着蔡京，而今既秉樞府，乃亦極意排擠蔡京，暗使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等，交章劾論蔡京罪惡。這時有個方士郭天信，極爲徽宗所信崇，鄭居中便又買囑他密奏徽宗，謂是日中隱現黑子，乃宰輔欺君的現象，不可不察。幾面攻訐，徽宗遂不能復容蔡京，即詔罷爲太乙宮使，改封楚



宋宮八十朝演義



國公，朔望入朝。殿中御史洪彥昇注，太學生陳朝老等，更申論蔡京罪惡，請立遣出都。徽宗乃命蔡京致仕，仍留居京裏，朔望入朝，授何執中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不覺又至四年夏天，彗星復現於奎婁間，徽宗詔侍從官直陳闕失。石公弼毛注、張克公等，遂又論蔡京罪惡，多至數十事。徽宗未能遽決。適調張商英知杭州，過闕入對。徽宗乃舉石公弼等奏蔡京罪案問道：「臺諫多奏議蔡京攪亂紀綱，卿謂如何呢？」張商英奏對道：「蔡京自來很專恣，任意行事，不知都省批狀便是條貫，入狀請寶便是聖旨；若前後失緒，安得而不亂呢？」徽宗道：「然則蔡京果屬不軌不忠了？」張商英又奏答道：「蔡京正是如此。」徽宗意遂決，卽再詔貶蔡京。詔云：

蔡京權位高重，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降受太子少保，致仕，賜居杭州。蔡京奉詔，無可奈何，祇得出京赴杭州去了。余深見蔡京去了，自知不能安位，卽上疏求罷。徽宗准奏，命出知青州。遂留張商英居闕下，任爲中書侍郎。張商英將蔡京時所行政令，奏改數事，頗暗合聖旨。徽宗甚喜。民間因久苦苛政，驟然得此，好像多日不喫的餓夫，忽獲脫



粟，亦看作精美食品，遂歡欣鼓舞，極口稱頌。徽宗聽得，欣然謂張商英道：「百姓喜卿佐朕布政，都在鼓舞忻悅。」張商英奏答道：「這是陛下德惠使然，干臣甚事？」徽宗見他言語有讓，越加喜悅，即進張商英爲尚書右僕射。恰巧彗星隱沒，久旱逢雨，朝右一班專好逢迎的臣子，便稱是天人相應，歸功君相。徽宗亦作如是想，以爲得了張商英，國家指日可致太平了，欣感異常。過不幾時，覺得張商英常進諫甚麼要節華侈，甚麼要息土木，甚麼要抑僥倖，都是大違聖意，不免討厭起來。何執中本是蔡京的黨徒，見張商英事事更改蔡京的舊政，私下裏很是痛心，因與鄭居中結合，計議把張商英推倒，使他接任。鄭居中先前推翻蔡京，本就存着個奪取相位的心，忽然張商英走來，不勞而獲，得了個相位去，心裏已是氣不過。偏又何執中肯幫助他排擠張商英，鄭居中還有不樂而爲之嗎？所以便與吳執中打通一氣，日事指摘張商英短處。恰巧鄭貴妃又受冊爲繼后，於是鄭居中越發高興，以爲貴妃作了皇后，他也正好居相位。不料不如鄭居中所期望，倒先受了一樁意外打擊。因爲鄭后受冊以後，又把舊事重提，力奏不當使外戚與政，請必要用鄭居中，儘可調任別的職任。徽宗不好



宋宮八十朝義

再拂鄭后意思，即下詔罷鄭居中爲觀文殿大學士，改授吳居厚知樞密院事。鄭居中謀望未成，連已得的政權亦復失去，直急得他遑室傍徨，險些兒瘋了。明知是鄭后抑制外家所致，卻不歸奈何她，祇得拏了張商英來洩憤。於是授意張克公劾奏張商英交通郭天信，往來甚密，恐有不測的舉動。徽宗在端王邸時，郭天信說他當居大位，後來果然。而今聽道張商英與郭天信往來甚密，便疑真個有不測的舉動，即罷張商英相位，出知河南府，不久又貶爲崇信軍節度使，安置郭天信於單州。是年年底，徽宗又下詔改元政和，以明年爲政和元年。蔡京聽得鄭居中已不在樞府，張商英又罷離朝闕，即貽書何執中請他援引。何執中遂請求徽宗召還蔡京。徽宗因久不見這個極端善逢迎的蔡京，也正想着他，遂依何執中奏請，從杭州召還，復任太師，賜第京師。蔡京把在杭州所搜求的名花怪石，一起獻入大內，以供睿覽。這正所謂投其所好，恰對勁兒。徽宗一一玩賞，龍心大悅，因賜宴內苑太清樓，詔輔臣親王，一並列席。這番筵宴，十分鋪張，爲徽宗臨御以來未曾有的。先日詔有司掃除內苑太清樓，洗滌內府所藏珍用的器皿，辦集四方的美味，一一預備停當。至日，蔡京與子

宋宮十朝義

第五十四回 勤政殿進言排異己 太清樓賜宴集羣臣

五〇

蔡攸一早就跑到內苑去待駕。少時，徽宗與皇子嘉王趙楷，出至內苑。蔡京父子迎着請安畢，侍立左右。徽宗道：「就這裏步行到宣和殿去罷。」於是徽宗前行，蔡京等隨在後面。從東面穿過一條小花徑，折向南面，度過碧蘆叢，又東進入小便門，遂抵宣和殿。正殿祇三楹，左右掖亦三楹。裏面設置着圖書筆硯，鼎彝墨皿，几案檯榻，多是自周秦以來的物品，古香古色，貴重得很。東西廡側各有小殿，亦三楹。東邊名做瓊積山，峯巒間出，有流泉從石竇中出，奔注於沼，清且漣漪。北有御札靜宇，額名做洗心滌慮。西邊名做凝芳，後邊名做積翠，南邊名做瓊林。北邊一洞天，名做玉宇，用巨石砌成，祇銜處稍加斧削，餘都依着石頭的原形，任其凸凹，就像是天然的一般。高高下下，植着名花異木，扶疎茂密，異常可愛。出洞天後，有沼名做環碧，沼的兩旁，東西有臨漪亭，西面有華渚亭，朱闌翠檻，耀水生輝。沼次有兩山殿：一名做雲華閣，一名做太寧殿。徽宗命內侍扶掖着，一蹬一蹬走了上去。中道經過琳霄垂雲騰鳳諸亭，層巒高出平地數百尺，往下面看着，峭壁攢峯，儼然是深山大壑，好不景緻。君臣賞觀了一回，轉至會春閣。少憩，閣下有殿名做玉華，殿柱用石筍削成，雕作龍形，塗



飾金漆，輝煌燦爛。前殿左側，爲三洞瓊文之殿，額係御書；右側爲種玉綠雲軒，相對時立。內侍來奏：時已晌午了，筵席都備齊着。徽宗遂領蔡京父子同至太清樓，傳旨召宰輔親王入席。不一會，宰輔親王，魚貫而入。祇見女童四百，都是韓袍玉帶，列排場下，各個肅然，無敢聲歛的。宮人兩行，圍擁御座站立，或引珠籠，或執巾玉，或捧束帶，或秉扇，或搦拂，或拱壺，或攜巾，或按劍，或把鉞，或持香球，各司其事，亦無敢離行失次的。這種嚴肅整齊的排場，不是帝王家，那能得見呢？於是宰輔親王，同趨徽宗座前，叩請聖安。徽宗諭道：大家坐席罷。宰輔親王領旨，謝過聖恩，按次就席。徽宗又諭道：而今國家承平無事，君臣共樂，須要以共樂爲主義，重視這共樂二字。朕特許把煩苛碎禮略去，飲食起坐，各聽自便；縱然失了禮，朕不置問。命左右道：喚酒來！左右卽傳呼道：進酒來！執事的內監應了聲，領旨，忙着把新釀的御用醇太平酒，進獻御前。徽宗便命嘉王酌酒分賜羣臣。嘉王卽起座酌酒，按席宣勸三巨觥。大家起立飲過，但覺酒味醇醲，飲了下去，心酣身暢，意爽神清，真是說不出的好處。當下各人領略着酒味，乃一齊遐想：

宋宮十八朝義

第五十四回 勤政殿選言排異己 太清樓賜宴集羣臣

如何祇索居臺輔，不請移官到酒泉？

徽宗又命執事的內監，取建溪異毫，用惠山泉水，烹新貢嘉瑞茶，賜蔡京飲。蔡京先謝過徽宗的恩典，然後飲了。徽宗乃謂羣臣道：酒意已濃，可以奏樂了。謂嘉王道：傳旨奏樂！嘉王傳聖旨道：有旨命樂工奏樂！祇聽箏、竿、琵琶、笙、簫，同響合奏起來。徽宗又命嘉王道：再傳旨起舞與歌！嘉王又傳聖旨道：有旨命歌女與歌，舞女起舞。這旨一下，歌姬舞女，便同時歌舞起來。徽宗起座道：大家起來觀看一回！羣臣遂各離席，隨着御駕至樓前，憑欄而觀。但見歌姬對對，高揭珠喉，歌着抑揚頓挫的妍歌；舞女雙雙，舞着緩急疾徐的妙舞。那歌的越歌越靡靡，悅耳快心；那舞的越舞越翩翩，勾魂蕩魄。這歌舞，真甜蜜極了。真個是：

勾魂蕩魄七盤舞，悅耳快心一串歌。

徽宗與羣臣，十分酣暢，君臣終宴盡醉而罷。明日，蔡京作記一篇，紀着這番盛事，進呈徽宗。徽宗看了，很是喜悅，又賞賜蔡京一番。自是蔡京極端獻媚貢諛，取悅徽宗，以固寵位，求免再譴。果然使得徽宗大加寵眷，比較以前優隆數倍；並命蔡京三日一至都堂，商議要政。蔡



京恐怕諫官再來攻擊他，便想出個壓制一切的主意，所有機密事件，概請徽宗親寫詔令，稱做御筆手詔；一經寫定，立即特詔頒行；如朝臣想要封駁，即坐以違制的罪名。因此，廷臣再無人敢置喙，就是有些不像御書的詔令，也祇好奉行無違了。這個便端一開，貴戚近侍，爭相效尤，有了事件，都向徽宗請求御筆手詔。徽宗弄得日不暇給，乃令中官楊球代書，當時號做楊書。蔡京見事這樣，又不免懊悔這個辦法與得不好，但已作法自斃，無可奈何了。蔡京又仿行古制，奏改官名。太師，太傅，太保三師，改做三公。司徒，司空，太尉三公，改做三少，稱少師，少傅，少保。左右僕射，改做太宴少宰，仍兼兩省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改侍中做左輔，中書令做右弼，開封守臣做尹牧。府分士，戶，儀，兵，刑，工，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仿機廷官號，稱作某大夫。修尚食，尚樂，尚醞，尚衣，尚舍，尚葦六局；建親衛，勳衛，翊衛三郎。蔡京任太師，總治三省事宜。進章貫為太尉，掌握軍權。一個奸臣，一個宦官，高踞機要，位極人臣，權傾朝右，宋室政令，任他兩個施為了。那時劉太后在旁瞧着，不禁眼熱起來，便也趁勢干預外政；且在宮裏作些不謹的勾當。徽宗當日尊她作太后，不過是看



在哲宗皇帝的分上，曲加恩禮，而今見她不自尊重，好不樂意，遂與輔臣商議，要把她廢了。郝隨聽得消息，知道無可挽回，這座靠山不可靠了，索性逼她一遍，便向劉太后不三不四的埋怨一頓。劉太后向來是個小性兒，又嬌寵慣的，那受得起怨氣？到夜間，便解下朱帶，就簾鉤上自縊死了。這正是：

香銷殿閣留朱帶，
月冷簾鉤射碧紗。

要知劉太后死後怎樣，下同分解。

太清樓一宴，徽宗却也善於行樂；但奸佞滿朝，天怒人怨，而獨自以為永平無事，舉酒稱慶，真令人可笑可歎。

徽宗於張康國之死，祇加優卹，並不根究；如此昏闇，好黨自無所忌憚矣。

第五十五回 疑神疑鬼雲氣現樓臺 卽假卽真仙人拋鉢盂

翌日早起，宮女進來侍候，頭一個跨進門檻，擡頭瞧見，嚇得啞呀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咕咚



宋宮十八朝

的栽倒在門檜上，頭卻撞在後面的宮女身上。後面的宮女起先不知因何嚇倒，噴着道：大清早起瞧見了甚麼，大驚小怪嚇得這個樣兒？嘴裏說着，眼睛往裏一瞧，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宮門上的內監宮女聽得，跑攏來瞧了，都嚷着，慌忙奏報徽宗知道。徽宗聽得劉太后這樣死了，倒着實的嗟悼再三，不復提她生前過惡，命內監將她放下，停放內殿，給她舉哀發喪，仍然用后禮殮葬。徽宗對待劉太后，總算可以了，不必多說。祇講徽宗自命張繼先除了蛟祟，於金殿親眼得見兩位神將後，確信世間有神仙，很想也做個神仙，迷信道家的心思，愈溺愈惑。蔡京見徽宗信道家，便多方招致方士，舉薦入朝。他的心理，是要使徽宗把聰明睿智悉在此中錮塞，自己好任意施為。徽宗不復疑忌他。於是左階道錄徐知常等，極邀寵眷。徐知常賜號做沖虛先生，徐守信賜號做虛靖先生，劉混康賜號做玄妙沖和先生，並賜大中大夫。不久，蔡京又引進方士王老志，王仔昔，都有一術之能，甚得徽宗信重。王老志賜號做洞微先生，王仔昔做沖隱處士，通妙先生。徽宗便大築宮殿，奉安道像，日夕頂禮。就福寧殿東，築玉清和陽宮，玉清神霄宮。旋即更又築葆和殿。這殿上飾純綠，下漆深紅，不用



文藻繪畫五采；垣墉亦不用粉澤，但以淺墨作寒林平遠禽竹罷了。殿前種植松竹，木犀，海棠，橙，橘，蘭，蕙等花木；有歲寒，秋香，洞庭，吳會的幽趣。殿後列着太湖之石，引着滄浪之水，陂池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別，縈紆清泚；有瀛州，方壺，長江，遠渚的意興。真是一座幽雅宮殿。忽屆長至節，徽宗舉行郊天禮，指大圭，執元圭，用道士百人，執杖前導，命蔡攸爲執綬官。車駕出南薰門，至玉津園，徽宗向東眺望，好像看見了甚麼，龍顏很是驚異。蔡攸奏問道：陛下瞧見甚麼了麼？徽宗答道：正是。用手指着玉津園東面問道：那邊像有樓殿重複，是甚麼所在？蔡攸隨着徽宗所指處凝視了一會，回奏道：這乃是一團雲氣。雲間顯現着樓殿臺閣，隱隱數重；但都去地數丈。徽宗聽了道：呵！又睜眼細瞧了一會，復問道：卿還見人物麼？蔡攸又奏答道：像有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出入雲間，衣服眉目，看得清清楚楚。這雲端裏，想就是神仙之府吧？徽宗道：定然是的。少頃，又疑問道：怎麼往年不會瞧見呢？蔡攸奏答道：因而今天下太平，陛下敬重益謹，所以神仙便顯真以臨陛下了。徽宗大喜，禮畢還朝，即以天神降臨，詔告百官。蔡京率領百官，入朝稱賀，謂是帝德格天，所以天真降臨。於是徽宗乃命就雲



宋宮八十朝演義

氣團聚處，築迎真宮；御撰天眞降靈示現記，刊碑勒石，豎立宮中。四年正月，詔置道階品秩，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封號，自八字六字，以至四字二字，比中大夫，下至將仕郎，但不給俸。又置道官，自大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自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職自沖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宸同侍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道錄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八品用蔭如命官法。自是，黃冠羽客，相繼引進，勢饒盛赫。一時徽宗乃又興築宮室，將舊延福宮，分爲五位擴大改造。先是蔡京見徽宗好宮室，因諷內侍童貫、楊戩、曹詳、何訢、藍從熙，謂禁中逼窄，宜加推廣。童貫等五人聽命，乃盡徙內酒坊諸司，又遷二僧等並軍營於他所。於是各分地位，各出新意，大興土木，分別建築。當時號做五位。五位既成，樓閣相望，鑿池爲海，引泉爲湖，築土爲山，布置奇花怪石，巖壑幽勝，極盡心巧，弄得就像生成的一般。徽宗遊觀一徧，大爲喜悅，卽又建葆真宮，授蔡攸爲葆真殿學士。遂置道學，詔州縣學兼養道流，增置士名，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大比之年，許攔僕就試。道家此時，可稱極盛了。於是又築上清寶籙宮，宮前鑿寬濠，水深至三十尺，東西建造兩橋於濠上。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五十五回 疑神疑鬼雲氣現樓臺 即假即真仙人抱鉢盂

五八

東名做景龍門橋，西名做大波門橋。兩橋下面，疊石爲固，引舟相通。橋上人物，往還不覺，名做景龍江。江外立鶴莊鹿砦，文禽孔雀，諸柵聚養，遠方珍怪飛禽走獸，約千百數。又作村居野店，酒肆青帘，點綴其間。每年常至節後，即舉放燈景，自東華以北，晝夜無間。徒市民行鋪，夾道列居，酒地花天，極歡娛之至。這樣連朝連夜，至上元節後纔罷，名做先賞。怎見得有詩一首，道此盛事。詩云：

萬炬銀花錦繡圍，

景龍門外輦紅飛。

淒涼但有雲頭月，

曾照當年步輦歸。

一夜，徽宗得一個夢，見東華帝君使童仙召他去遊神宵宮，景緻十分幽渺。及至覺來，又恍惚記不清楚，乃敕徐知常訪求神宵宮事迹。徐知常奉敕，連神宵宮也不曉得是個甚麼所在，那裏去訪求這個事迹呢？奈又不能不有以覆旨。因此，心裏愁悶，憂慮萬分。有一道生見他這樣憂愁，便問道：先生爲着甚麼事，這等不樂呢？徐知常便把皇上教他訪求神宵宮事迹的難問題告訴他，且嘆道：這教我到那裏去尋，那裏去訪呢？那道士聽了，想了一想，

宋宮八十朝演義

欣然道：先生不須着急了，這裏有個人知道的。徐知常忙問：是那一個？道生道：現在寓居太乙東宮的溫州道士林靈噩，常對我演說着神霄宮的事迹。徐知常喜道：是真的嗎？他怎樣對你說來？道生道：他說的，我當時沒甚注意，止記下他一首神霄詩。這詩而今還寫在壁上。詩云：

神霄宮殿五雲間。

羽服黃冠綴曉班。

詔語羣臣親受籙。

步虛聲裏認龍顏。

徐知常得了這首詩，把一天的愁都銷了，卽鈔錄着據實奏覆徽宗。當下徽宗召林靈噩進見，垂問道：卿有些甚麼仙術呢？林靈噩回奏道：臣上知天宮，中知人間，下知地府。凡天上人間地府的事實，臣全行知曉。徽宗見說，乃問：神霄宮是個甚麼所在呢？林靈噩奏答道：這神霄宮，乃是東華帝君的治闕。天上的長生大帝君，與弟青華大帝君，都是玉皇大帝的兒子；又有左元仙伯，賞罰仙吏，八百餘官。陛下卽就是長生大帝君，降生人間，所以爲天下帝王；蔡京乃是左元仙伯，所以爲陛下輔臣。日前臣赴神霄宮問事，瞧見陛下與弟青華大帝君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五十五回 經神疑鬼靈氣現樓臺 卽假卽真仙人抱鉢盂

六〇

亦同遊神霄宮，不很快樂嗎？徽宗聽了，恍然道：無怪朕今日見卿，好像是素相識，卻祇想不起原來有這等因緣。卽賜林靈噩名做靈素，號做金門羽客，通真透靈，元妙先生，黃金紫服，使居上清寶籙宮。又就太乙西宮，達仁濟亭，開神霄寶籙壇，施符水，詔天下天寧觀，一概改作神霄玉清萬壽宮；若無觀的，以寺改造。仍各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這道旨意一下，天下州縣，紛紛改建宮宇，役民夫百千萬人。人民受此勞苦，相枕而亡。加以歲歲災蝗，年年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斗，還不易得；貧苦的百姓，祇得削樹皮當食，甚至易兒子而餐。民間感受病苦已達極點，徽宗卻全然不知，當作太平盛世，但日事講求道術，想作神仙。徽宗遂又從林靈素的奏請，自稱做教主道君皇帝，下詔道：

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今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

詔下，羣臣遵旨冊上尊號。蔡京領導着滿朝文武，很熱烈的稱賀了一番。徽宗喜極，卽命翰林學士王黼，保和殿學士蔡攸，盛裝至宣和殿，俟神霄降臨；因又詔改重和年號做宣和。元



年正月徽宗御寶籙宮度玉清神霄祕籙，集會在朝道侶八百人，遂開大會，命林靈素講經，許羣臣士庶入殿聽講。林靈素遂登壇高坐，道貌岸然。徽宗設座於側面，端坐敬聽。林靈素便從天上，人間，地下，信口開河，說得天花亂墜。話裏又雜些滑稽野語，引得上下闕堂大笑。就像是一羣牧童村豎，坐在豆花棚下，聽纏夾二先生講笑話一般，聽着任情譁笑，莫有君臣之禮。講經畢，便開齋筵。齋罷，徽宗問林靈素道：朕建此齋，得無有神仙降臨嗎？林靈素奏答道：這個莫須有罷。臣以爲陛下更須建靈寶大齋，肅清壇宇，那時是一定有真仙降臨的。說猶未了，忽然道衆中有一個人拋所盛齋鉢於地，撲通一響，把大衆嚇了一跳。大衆見他當着聖駕，這等無禮，便要去責罰他。祇見他足下生雲，緩緩騰空而去。徽宗大驚，離座道：這不是個神仙嗎？林靈素不答奏，忙走去揭那鉢時，竟是生鐵鑄在地上，莫想揭得牠起。林靈素不禁大窘，心內着慌，自思道：我要是揭不起那鉢，當着大衆，當着聖駕，我還有甚麼臉面呢？沒奈何把雙膝一屈，跪在那鉢前，恭恭敬敬磕頭不已，嘴裏也默念道：三十三天，七十二嶽，五湖四海，過往神靈至此，恕弟子肉眼凡骨，不識仙真，寬恕弟子則個！這樣磕頭禱祝一



會，再揭那鉢盂，毫不費力，就輕輕揭起了。但見鉢盂下有紙一幅，上寫詩一絕。詩云：

捨土爲香事有因，
世間宜假不宜真。

洞賓識得林靈素，

靈素如何識洞賓？

林靈素瞧了，暗暗道：聲慚愧！忙拾起那詩帖，起來呈與徽宗觀看。徽宗喜道：原來是洞賓神仙降臨於此。又問林靈素道：卿怎麼不認識洞賓神仙呢？林靈素不好怎樣說，祇得飾辭奏答道：大凡仙真降凡，總不肯現露真相給大衆認識，必要把法身化作平常士庶一般，插在衆人中間，隨同着。在這個時候，就檢察衆人的行事，看大家誠心也否。如果檢察了果然誠心，到臨去時，略一顯神通，留個帖兒給大家知道。若是檢察了認爲無誠心，便悄悄地去了，誰也不給知道。臣還是凡軀，洞賓神仙化身降臨，臣當然也不能認識。今日洞賓神仙臨去，顯靈留帖，可見陛下信道很誠心了。臣謹敬賀陛下答畢，引導大衆，向徽宗三呼稱賀。林靈素這麼一來，使得天顏霽開，就把不識呂洞賓的一場羞掩飾過去了。當下徽宗君臣，極樂而散。自是在朝道士，俱有俸祿，每一齋施，動獲數千萬貫；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

宋宮十八朝演義

都在外面置私第，蓄妻子，置姬媵，用膠青刷髮，打扮得如王公貴族一樣。總計美衣玉食的，在二萬人以上，每一會費數萬貫。貧下的人，遂亦買青布幅巾赴齋，既得一飽餐，又獲灑施錢三百，真是椿不勞而獲的便宜勾當。這個喚作千道會。鄭后見徽宗爲着信道的緣故，築宮室，齋道衆，所費實在不資，因乘間奏道：陛下雖是誠心敬道，但是民間疾苦也要顧着些兒。臣妾近來聽着陛下這等設施化費，恐怕難免不擾民吧。徽宗道：朕亦嘗想着，恐怕擾民，會命蔡太師查覈庫餘。蔡太師查覈覆奏，還存有五六千萬之多，所以朕纔放心使用的。不然，卿卽不說，朕亦不肯這樣哪。鄭后聽了，也就信以爲真，不再議論了。其實那時庫餘，那有蔡京奏覆的這個數目。這且莫去講他。那時徽宗除開築宮室，好神仙以外，還有一椿比這兩者還耽好的事件，就是聲色。徽宗本是個風流皇帝，又當華年，且有高俅楊戩等佞倖提引着，怎能不耽好這個呢？當日宮中，鄭后是素待帝寵的，不必說。祇說鄭后之外，還有王貴妃，喬貴妃，大劉貴妃，小劉貴妃，韋貴妃，都是極蒙聖眷，各擅一時之寵的。這幾個中間，大劉貴妃最爲徽宗所偏愛，凡賞賜宴會，總要先有了她，纔有以外的人。徽宗若沒有她，真要食

宋宮八十朝義

第五十五回 疑神疑鬼雪氣現燈臺 卽假卽真仙人拋鉢盂

六四

不甘味，寢不安席。不料這麼可愛的一個美妃，在政和三年竟一病香銷玉殞了。徽宗雖是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卻也覓不到返魂草，續命丹，祇眼睜睜地瞧她一副豔骨，埋沒在黃土壘中，白楊樹下。徽宗傷感之餘，便仿照溫成皇后故事，追冊她做明達皇后，加厚殮葬了事。那小劉貴妃，乃是個酒家女，生得桃花臉兒，桂葉眉兒，楊柳腰兒，櫻桃口兒，嬌豔動人；尤其是兩隻玉葱似的纖手，一雙秋水似的媚眼，更使人喜愛。她自己具着這等一個身體，便不願嫁與俗子爲妻，私心立願要作個帝姬綫罷。她那父母，也想藉着這個體面女兒，改換門楣，巨商大賈前來求親，一概拒絕他們，情願夤緣內侍，把她送入崇恩宮。劉太后跟前當一個宮女。劉太后自縊後，徽宗把崇恩宮所有的宮女，盡行遣放還家。她卻不願去，寄居在何訴家裏，以待機會。可巧大劉貴妃死了，徽宗百般悲傷，抑鬱寡歡。楊戩想要解除主上的憂愁，便想到她這一個人，因向徽宗極口稱述她的美麗，不讓大劉貴妃。這正是：

美人有幸近龍顏，天子無愁諧鳳侶。

奚知徽宗聽了楊戩的說話，畢竟怎樣，下回分解。



宋宮十八朝義



以徽宗之庸闇，社稷自不能保，乃復好神仙，近女色，怪誕百出，全失人君之度。此真自速其亡也。

林靈素搗鬼，偏有呂滄賓出現，其事絕趣，但亦祇是故弄玄虛，以愚道君皇帝耳。

第五十六回 玉華宮劉貴妃作舞 瓊林殿蘇太師題詩

徽宗聽了不信道：朕不信造物有許多精華靈秀，還生得出這麼個人來！卿快莫再打謊語。楊戩答道：確是有的。臣怎敢欺哄陛下呢？徽宗喜悅道：真個有嗎？朕在這裏待着，卿便召她來。楊戩領旨，卻走到何訴家裏，召她進宮。她慌忙打扮整齊了，隨着楊戩，進見徽宗。將到御前，徽宗猛然擡頭瞧見了，真個是：

輕盈嫋娜迎風柳，
約素橫波出水蓮。

徽宗已是目迷心醉，十分滿意。及至到了御前，深深拜了下去，驚嚇似的一聲萬歲，險些兒把徽宗的魂靈喚離了龍體，忙命平身賜坐。楊戩在旁看着，曉得已經中選，便請居住。徽宗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五十六回 玉華宮劉貴妃作舞 鄒林殿蔡太師題詩

六六

卽賜封爲才人，居玉眞軒，卽夕當御。這一夜倒鳳顛鸞，穠情密愛，說不盡的歡暢。次日，便進冊爲貴妃。自是六宮嬪御，一時減色，惟小劉貴妃一人承歡侍宴，朝暮繾綣。小劉貴妃更又聰慧過人，善於創製服飾，此時既得專寵，可以隨心所欲，便聘其才思，日從服飾上運巧妙一冠一服，都製得異樣新奇，極是美觀。俗語說得好，好人還得好衣妝。小劉貴妃穿着新衣妝後，越發成了個天人，不但徽宗看着喜愛，宮裏上上下下看着，亦個個喜愛她，交相稱羨。於是宮裏的人，都去仿效她的衣妝，爭着裁製，五顏六色，綺麗炫耀一時。一日，小劉貴妃奏徽宗道：臣妾看着宮裏的舞，除花蕊夫人創作的舞外，都是平淡無奇，不能增進娛樂的興趣。臣妾私下創作了幾種舞，覺得舞的很有趣，敢請陛下許臣妾挑選舞女，把她教演出來，好在陛下燕樂的時候助興。徽宗道：卿創作的是幾種甚麼舞呢？先把大意說與朕聽聽。小劉貴妃奏答道：臣妾創作的舞，與宮裏向有的舞，是兩樣兒的。宮裏向有的舞，止有一個旨趣，就是專取美觀。臣妾所創作的舞，是有三個旨趣：第一，取美觀；第二，尚滑稽；第三，寓微意。第一個旨趣，與向有的宮舞一樣，不必講了。第二個旨趣，是藉着滑稽的妝束，滑



宋宮八十朝義

稽的姿式，滑稽的舞蹈，貢獻觀者的笑料，以引起觀者的興致，而增進娛樂的趣味。第三個旨趣，是於每一種舞，在滑稽之中，寓一點人生的意味，使觀者看了，感到人生上面，勃發思致，免得一笑之後，便意興索然。總而言之，這種舞是含美觀，滑稽，寓意構成，可以支配觀者的情感的，而非單調的。徽宗聽了贊許道：「很好！這是向來宮舞中未曾有的。」又問道：「這舞名喚作甚麼呢？」小劉貴妃答道：「這個舞依着化妝的不同，舞蹈的不同，牠的名稱也就各各不同。有的喚名做黃龍舞，有的喚名做白狗舞，有的喚名做青牛舞，有的喚名做黑貓舞。種種不一。此時不必盡舉，如果陛下允許臣妾，將來教練成功，陛下當可一一知道的。」徽宗笑道：「這有甚麼不許呢？」朕即把宮裏所有的舞女傳來，聽卿去挑選。命侍監道：「喚舞女上來侍監領旨，不一會便把一衆舞女傳到。」小劉貴妃挑選了八十名留着，餘者退出，又傳縫工量了各舞女身材，照着圖式裁製各種舞衣，凡在舞裏面要用的東西，都開單樣樣備辦起來。自這日起，小劉貴妃便逐日教導那八十名舞女，習練她創作的化妝舞術。這些舞女，原都是善舞蹈的，教練起來，竟是事半功倍，不到一月，黃龍、白狗、青牛、黑貓諸舞，已演習純熟。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五十六回 玉華宮劉貴妃作舞 瓊林殿蔡太師題詩

六八

了。恰巧各色舞衣用具，亦都製備齊了。小劉貴妃乃奏白徽宗，請旨試舞。徽宗即傳命即晚設宴於玉華宮，自皇后以下，嬪妃媵嬙，一併與宴。至晚，玉華宮點起明燈萬盞，照耀得殿上殿下，通明透亮。徽宗與鄭后，高踞上席。左右兩廂，一乘嬪妃，按班位分席入坐。中間空出一個大圈子，鋪着金光燦爛的黃色氍毹，留作舞蹈的地步。殿下列樂部，絲竹管弦，一一配合齊全。宮女內監，環立席後，按席侍候着。小劉貴妃走到徽宗鄭后席前，奏請道：「臣妾要試舞了。但這舞定要引人大笑的，臣妾深恐因此引得大衆發笑，或致失儀，請陛下旨意，寬許一時。」徽宗遂傳旨道：「今夜看試新舞，大家可各任情感，失儀不問。」小劉貴妃聽徽宗傳了這道旨意，即退了下去，改換舞妝。一會，殿下樂聲忽起，祇見小劉貴妃，合衆舞女，都化了妝，到庭中先作起黃龍舞來。奇形怪狀，花樣百出，滑稽極了。祇聽嘻嘻哈哈，殿大笑起來。又聽了當咕咚，咕咕咚咚，物墜聲，人倒聲，笑聲，同時並作。鄭后直笑得兩眼淌出淚來，把手揉着肚皮，口裏祇叫「噯噯噯噯」，徽宗笑岔了氣，躺在龍椅上，把身兒亂擺。宮女內監有笑得站立不住，更蹲了下去笑的。直至這場舞蹈停止了多時，大家纔漸漸靜下來。剛剛靜息了，樂聲又



宋宮八十朝義

起白狗舞的滑稽象舞，又呈現到衆人眼簾，於是笑聲又作。白狗舞罷，接着便是青牛舞，大家又大笑一回。最後便是黑貓舞。這場舞，更勝過以前三種，極美觀，極滑稽，又極有意味。衆人笑得七顛八倒，幾不把肚皮笑破。徽宗笑着說道：觀止了！再來就要笑殺人了！小劉貴妃也笑着回奏道：今夜亦正祇有這四種舞哩！鄭后便奏道：樂不可極，請就此罷宴吧！徽宗道：好！遂命罷宴。於是各散回宮。自此，每隔一日，又這麼宴集一回，舞蹈一回，大笑一回。後宮裏面，較之明達皇后在時歡樂多了，所以徽宗把悲傷明達皇后的哀思，就一天一天銷失了。忽一日，徽宗想着蔡京父子，謂小劉貴妃道：蔡太師對朕極盡忠心，朕有這等新舞，不可不令蔡太師一觀。卿謂如何？小劉貴妃答道：很該給他廣廣眼界，陛下命這八十名舞女出去舞蹈，就是徽宗即傳旨召蔡京、蔡攸、蔡條、蔡儵、蔡行、蔡徽、蔡術父子，在保和新殿賜宴，先至玉華殿朝見。蔡京父子領旨，即齊至東曲水侍班。少頃，徽宗出御玉華殿坐。蔡京父子，即進殿朝見。徽宗傳諭平身，說道：朕近來宮裏創作了幾種化妝舞蹈，所以召卿到保和新殿宴會，舞着與卿同樂一回。蔡京奏答道：臣有甚麼德能，敢當天恩這等寵顧呢！臣實萬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五十六回 玉華宮劉貴妃作舞 瓊林殿蔡太師題詩

七〇

死不能報答的了！徽宗道：時候還早着，朕與卿且去觀賞一番。蔡京答奏道：臣當隨侍聖駕。徽宗遂離了御座，出至西曲水，前行導引。蔡京父子後面圍隨着，循着餘蘊洞，至太寧閣，登覽層楹，琳霄，襄風，乘雲諸亭，乃至保和、新殿。殿屋三楹，中楹置御榻，黃龍盤護，顯得分外莊嚴。東楹依着殿壁，設着一色黃楊雕成的几案，高的，矮的，大的，小的，圓的，方的，長方的，橢圓的，梅花式的，荷葉形的，式樣不一。各個上面，都擺設着珍寶玩器。甚麼藍田玉，赤水珠，和氏璞，珊瑚樹，瑪瑙山，紅鞞鞞，紫瓊環，雲霞石等等；還有孔子在衛國擊過的磬，蘭相如在秦庭奪回的璧，鮑叔分與管仲的金，禰衡打着罵過曹操的鼓，唐明皇在楊貴妃洗兒時賜給安祿山的錢，數說不盡。西楹亦設着同樣的几案，但不是黃楊雕的，乃是一色桃花石鑿就的。一個一個的上面，或安着伯申鼎，或供着父乙尊，或放着如來鉢，或擺着太乙爐，或設着龍頭杓，或置着象首壘，或陳着古彝；有商朝傳下來的虎首彝，子孫彝，鬲彝，周朝傳下來的召父彝，百乳彝，夔龍彝，蟬蚊彝，蟻夔彝，玖瓚彝種種。蔡京歎賞不置。殿前種着高竹，崇檜，森陰蒼鬱。蔡術因問着道：此殿落成還沒有幾時，那裏便有這修長蒼老的竹檜呢？蔡攸答道：這

宋宮十八朝演義

是從別處移植來此的。這個就所謂人工勝於天工。如果要栽種新竹小檜，待天工來長成，竹子倒還易長，這檜卻等到頭白了，莫想得牠像這樣哩！蔡徽插嘴道：人工勝即勝於天工，可是爲這幾竿兒竹子，幾株兒檜樹，不知要化費幾百萬的金錢哪！蔡京忙瞪了蔡徽一眼，嚇得蔡徽低下了頭，縮住嘴不敢再說了。於是由左掖妙有閣，透出右掖宣道閣，而至稽古閣。徽宗指着中央安設的石鼓，謂蔡京道：這是宣王石鼓，最可寶貴的。蔡京聽了，走上去摩觀了一徧，頌歎了幾句。徽宗樂了，遂又引蔡京父子徧觀遼古閣，尙古閣，鑑古閣，作古閣，訪古閣，博古閣，祕古閣等處。一一指示蔡京等。蔡京倒問或答對得出些兒古典，蔡攸以下，但有胡亂頌歎，全然莫名其妙。觀賞畢，大家出來，仍是徽宗前行，過玉林軒，宣和殿，列岫軒，太真閣，疑真殿，翹翠燕處閣，抵全真殿，徽宗兩條龍腿走乏了，遂入殿休憩，傳命賜蔡京父子茶飲。茶罷，又出來。前至瓊林殿，徽宗使中使傳旨，命蔡京留題。蔡京遵旨題詩一絕。詩云：

瓊瑤錯落密成林，
檜竹交加午有陰。

恩許塵凡時縱步，
不知身在五雲深。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五十六回 玉華宮劉貴妃作舞 碧林殿蔡太師題詩

七三

中使進呈，徽宗看了，稱賞不已。祇見執事的內監上來奏道：「啓萬歲，筵席已齊備了。」徽宗遂傳命蔡京等就座。這時是九月時會，菊花初放，席前羅席着各種菊花，有正黃的，淡黃的，金黃的，大紅的，深紫的，墨黑的，雪白的，不下百數十種；冷香淡豔，最是宜人。席間除極水陸珍羞之外，還有香圓，荔子，黃橙，金柑等時新果品。酒五行，徽宗傳命少休，使鄧文誥剖玉液甘橙分賜蔡京諸人。祇聽樂聲陡起，舞女一羣，出至庭中，奏獻白狗之舞。蔡京蔡攸等見了這種奇異的妝扮，滑稽的舞蹈，眼目一新，尤其是忍不住笑。蔡術正仰着臉大笑，忽然一線酒雨飛來，灑了一滿臉，又是淋漓難堪，又是酒香可愛。原來是蔡儻吸了一大口酒，猛的一笑，忍不住，就把酒噴過蔡術臉上了。蔡徽忽又見自己席上也鬧這麼一個笑話，越發大笑起來，一時忘了情，把手裏端着酒杯也掉到菜盆裏，酒與菜汁，四面奔流。蔡京蔡攸要制止時，自己也笑得合不攏口，莊重不來，好生僵促不安。徽宗瞥見，忙傳諭道：「太師祇敢任他們笑樂，朕不問蔡京蔡攸奉旨，纔安然了。」白狗舞罷，略停了停，又獻黑貓舞。黑貓舞罷，徽宗再命進酒。蔡京便奏問這種舞是誰創作的。徽宗乃告訴是小劉貴妃創作的，並稱述小劉貴



宋宮八十朝演義

妃才智過人。蔡京遂請見小劉貴妃。徽宗笑允了，便起座命至玉真軒。玉真軒祇在保和新殿的西南廡，即是小劉貴妃的妝閣。徽宗一面走着，一面吟道：雅燕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見安妃。這安妃，就是小劉貴妃的號。徽宗吟了這兩句，忽然詩思遲鈍起來，再想不出好句，便命蔡京廣補。蔡京便續道：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闌。合着四句，遂成一詩。詩云：

保和新殿麗秋暉，

詔許塵凡到綺闌。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真軒內見安妃。

到了玉真軒，徽宗便命把小劉貴妃的畫像懸掛西垣，使蔡京一瞻芳容。蔡京不覺失望，遂又呈詩一首。詩云：

玉真軒檻暖如春，

卻見丹青未見人。

月裏嫦娥終有恨，

鏡中姑射未應真。

徽宗見詩，大笑道：卿有這一首詩，况且又是姻家，自應使卿相見。蔡京答道：臣而今亦是因着葭草已得拜望，所以敢以詩請求。因為徽宗這時把第六女茂德帝姬下嫁蔡京，第四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五十六回 玉華宮劉貴妃作舞 瓊林殿蔡太師題詩

七四

子蔡條，有兒女親家的姻誼，所以這樣說。帝姬就是公主，蔡京改爲今稱的。當下徽宗遂傳命蔡京至玉華閣，拜見小劉貴妃。拜見已畢，徽宗酌了一大觥酒，命小劉貴妃道：「劉太師一觥，小劉貴妃遵旨，起座端酒來敬蔡京。」嚇得蔡京連忙離席跪倒在地，敬謹接酒飲了。蔡京也命侍監拳一觥來，自己引壺斟滿一觥，授侍監回敬小劉貴妃。於是徽宗命御侍細樂，奏蘭陵王揚州教水調，以助酒興。君臣們復暢飲起來。直飲至三鼓五籌，君臣們大醉而罷。日月似飛梭一般過去，小劉貴妃已連生數兒，竟是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免不得減卻當年丰韻，並且又在宮裏鬧膩着，便覺心中悶悶，憂鬱之色，見於顏面。蔡京見了，因奏勸道：「人主既然以四海爲家，便當以太平爲娛，歲月能有多少，陛下何必這等自苦呢？」徽宗聽了這兩句新放語，便作出遊之想，回到宮裏，便召平章高俅、御史楊戩、商議道：「朕想出宮遊行，散散鬱悶，祇是做了個不自由的皇帝，一出宮去，朝臣們便要議論朕躬許多不是，爲散心倒招煩惱了。二卿有甚麼法兒，使朕出宮遊玩，不遭諫議麼？」高俅奏對道：「這個不難。依徽宗看來，尊貴是一件事，娛樂又是一件事，極尊貴的人，未必是極娛樂的人，像陛下今日便是。陛下要



想極娛樂，便要暫時把尊貴拋開。譬如陛下平時出朝，定要擺動鑾輿，肅清市井，出警入蹕，左言右史，這是極尊貴了。可是一舉一動，不得自由，處處受着尊貴的拘束，處處總得不到娛樂。所以依臣之見，莫若改易服妝，扮做個秀才儒生，臣等扮做僕從，打後戴門私行出去，那麼隨處都得自由行動，隨處都得娛樂了；祇是覺得不算貴些。徽宗道：朕止要能得到滿足的娛樂，暫時把尊貴拋開，又何妨呢？楊戩亦奏道：聖見極當。前輩也會說着，人生行樂罷了，要尊貴做甚麼呢？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要是不得及時行樂，豈不枉有富貴了麼？徽宗大喜道：正是。遂帶了高俅、楊戩，易服而出。這正是：

拋開尊貴學微賤，不住宮闈宿教坊。

要知徽宗出去能得到滿足的娛樂否，下回分解。

徽宗自得小劉貴妃，乃愈荒淫無度，鬥新妝，作怪舞，并闖宮之中，亦頗倒凌亂，失其常序，而覆亡之禍，斯愈逼愈近矣。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如及時行樂，此言雖屬荒唐，却頗含着些人生哲理，蓋專



制時代之皇帝，表面上似尊榮達於極點，實際上固得不到絲毫人生樂趣也。

第五十七回 晚香坊裏天子尋歡 神母谷前妖民稱亂

三人一路行來，穿街過市，走了好些熱鬧的地段，都祇是商店、茶樓、酒家、食館，沒甚麼賞心處。徽宗嘆道：「喏！偌大一個東京，走了這半天，竟不得個賞心處！高俅回奏道：『賞心處是有的，不過臣一時記憶不起。』問楊戩道：『御史可記得王學士不是常對我們說，有一個所在，極可賞心麼？』楊戩答道：『是的，這所在喚做晚香坊。』徽宗道：『既有這麼個所在，就到那裏走走。』楊戩奏答道：『臣雖然得個名兒，卻不知在那個地段。』徽宗不樂道：『如此，還是無從問津啊！』說着，看臣脚躡不知所向，正自爲難，高俅忽歡呼道：『好了！那邊不是王學士來了嗎？』徽宗與楊戩忙擡頭一望，祇見對街一個儒雅秀士，搖搖擺擺地走來。徽宗笑道：『王黼倒會作樂，打扮這等個俊模樣！』楊戩便要招呼他，徽宗止住道：『慢着！且立在一旁，看他作甚麼。』你道王黼是個甚麼官兒，得徽宗這般寵縱他？原來這王黼現爲翰林學士承旨，有口辯，善逢迎，所以甚得



徽宗的歡心，寵愛不下於蔡攸；生得丰姿美好，當時綽號小潘安；好色更勝過登徒子，退朝之暇，便換易便服，逛遊伎院，獵取美色。東京的伎女，差不多沒有幾個不認識小潘安的，所以他的名字在倡門中，簡直同他在朝廷上一樣響亮。當下徽宗與高俅楊戩立在一旁，王黼竟高視闊步走了過去，沒有瞧見徽宗，也不以為忤，且與高俅楊戩悄悄尾隨在他後面。王黼還是不覺得，轉灣抹角，一竟走入一家富麗人家去。祇見那人家走出兩個十三四歲水蔥般的俏丫頭來，接着道：「好呀！今天甚麼好風兒把您吹過來了啦！快請上樓去。」徽宗此時卻再忍不住了，笑喚道：「慢來！慢來！還有不速之客在後面哩！」王黼一聽這說話的聲音好熟，便止步回頭來瞧，一瞧卻是徽宗與高俅楊戩，不由登時嚇得呆了，面上也變了色，癡立在那裏。徽宗趨步上前，輕諭道：「卿不要嚇！朕因為坐在宮裏悶得慌，特與高俅楊戩出來溜散溜散的。卿既有這裏一個賞心處，就引朕上樓去觀賞一回。而今可略去君臣禮數，不必顧別的了。」王黼聽了徽宗這幾句諭旨，又特着向邀主眷，就放大了膽，引導徽宗等進去；於是過長廊，登廣庭，入深院，升高樓，直達一繡閣。那兩個丫頭便爭着打起翡翠簾兒，讓四人



進去。簾兒一揭，覺有一股甜香，直撲鼻端，令人眼饞而骨軟。進入裏面，祇見湘妃榻上倦倚着個可喜嬈，淡如秋水，豔比春霞，恍然醉後西子，真個浴罷楊妃。端的是：

雪爲肌膚玉爲貌，

雲想衣裳花想容。

瞧看四壁，粉飾得一片桃紅，鮮豔奪目。那壁上掛着四軸名畫：一軸是顧景秀畫的懷香圖，一軸是周防畫的撲蝶圖，一軸是董源畫的探菱圖，一軸是張萱畫的整妝圖。再瞧着一應陳設器用，紫金牀咧，翠羽帳咧，七彩枕咧，九華衾咧，碧瑤臺咧，青玉案咧，花鈿鏡咧，綠洗屏咧，鏤錦箱咧，刻香几咧，水紋幔咧，雲葉廚咧，色色樣樣，都極精雅名貴。徽宗連聲贊道：好精雅！的所在！簡直是仙子住的！徽宗說時，那美人早立起身來，走到王黼身傍，細細打量徽宗，穿一領紫道服，繫一條五色呂公條，戴一頂黃色僕射巾，巾上簪一顆圓溜溜亮晶晶滴翠珠，登一雙六合鞞，神采丰姿，遠異尋常之人；心下歎道：這模樣兒就像往常小潘，安給我說的當今皇上一般，莫非皇上也換着服裝兒出宮來取樂麼？心下想着，口裏便吞吐着不知怎樣稱呼是好，祇是堆着笑臉兒呆瞧着徽宗。王黼便推地道：呆瞧的甚麼呢？還不跪接

宋宮八十朝演義

謝恩嗎？那美人原是聰明絕頂的，聽王黼叫她跪接謝恩，便斷定果是當今皇上，忙拜倒在地道：「微賤不識天顏，未曾接駕，死罪！死罪！蒙恩旨賜封，惶恐！惶恐！微宗見着這五百年風流冤家，早已一身四肢都着了麻醉，魂靈兒飛去半天，而今聽她新驚似的說了這幾句話兒，樂得忘了身在何處，親自把她攙起道：「怒卿無罪！」又答問道：「朕幾曾封您？」那美人回奏道：「適纔聖駕進來，不是就賜封臣妾作仙子麼？」微宗越喜道：「可兒！可兒！願王黼道：這是甚麼所在？她是那個？朕還不會知道。」王黼笑着回奏道：「請陛下先寬恕臣罪，臣纔好啓奏。」微宗笑道：「傻子，朕要加罪與您，先前也不暗地裏跟到這裏來了！快實奏罷！」王黼便奏道：「東京有兩個繁華的地段，一個喚作全環巷，一個喚作晚香坊，就是這些。這兩個地段，都是些平康之家。金環巷的名妓班頭，喚名做李師師，這裏卻就是她，她喚名做朝翠。微宗恍然道：「呵！忽又疑難道：朕一時祇爲要求娛樂，竟至此地，給大臣們知道了，將不又要議論朕躬嗎？」王黼見微宗作難，忙引經解釋道：「這礙甚麼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那一處遊幸不得？」微宗聽了，又龍顏大悅道：「有理。卿真不愧是翰林學士。」朝翠笑着，移過一張安樂

宋宮十八朝朝義

第五十七回 晚香坊裏天子尋歡 神母台前妖兵稱亂

八〇

椅來道：陛下老站着，不乏了嗎？且坐着待臣妾朝拜罷。徽宗就坐下道：免禮！免禮！這不是講禮數的地方，把一概的君臣禮略了。顧命王黼、高俅、楊戩道：大家坐下來，這裏要任情說笑，纔有趣兒。王黼、高俅、楊戩就遵旨坐下了。朝翠謂王黼道：學士陪着聖駕坐地，我去吩咐備酒肴來。王黼笑應道：好。今天真個有貴客，正要擾您的美酒嘉肴。朝翠一笑出房去了。這裏徽宗向着高俅道：朕不與卿等微行到此，那知天下有這等豪貴的伎家呢。此行又增朕一層見識了。高俅便頌道：這是由於陛下致此太平盛世，家給戶足，人人歡樂，個個優遊，所以就有這等豪貴的伎家，供人們取樂。徽宗聽了大樂意道：這也非由朕一人的德能，還多虧卿等悉力輔朕的功勳。轉問王黼道：不知李師師那裏又是怎樣個場面？王黼笑奏道：李師師也是一時的尤物，與朝翠比較，可稱西子王嬙並世而生了。不過溫柔敦厚，似不及朝翠。陛下他日得閒，去她那裏一遊幸，便見端的。徽宗笑道：卿說話實在有趣兒。怎麼卿就退出溫柔敦厚四個來評朝翠？真好個溫柔敦厚。真好個朝翠。說着，祇聽籬子一響，朝翠走了進來，笑着向徽宗作禮道：謝主龍恩，微賤何幸，得陛下這等獎飾。徽宗就勢攬住朝翠道：卿這



等秀外慧中，怎得教朕不稱贊呢？朝翠也就勢坐於徽宗懷裏道：「怪道昨夜臣妾夢有紫雲繞室，黃龍盤踞這個座兒！今日陛下幸臨，果然坐在這裏，不正是真龍嗎？果然聖天子所到，百靈擁護，昨兒就有預兆的。」徽宗正合了脾胃兒，笑道：「呵！那麼朕得與卿相見，乃是有宿緣的。」朝翠一笑，祇見了頭雙雙端進酒肴來，朝翠就去指揮擺設。一時擺設停當，朝翠就請徽宗入座。徽宗起身入席，命王黼、高俅、楊戩、三人也坐下來同飲。朝翠就侍立徽宗座側，一旁勸酒兒。勸了一回，朝翠笑道：「陛下覺得怪悶的嗎？臣妾唱個曲兒侑酒罷。」徽宗含笑，道：「正當一聆妙音，於是朝翠便一行勸酒，一行唱曲。曲兒愈唱愈甜蜜，酒也愈勸愈殷勤。徽宗君臣愈聽愈出神，便愈飲愈豪放。如此更杯換盞，從晌午時候，直飲到燈火萬家，星光一室，酒還未已。朝翠命丫頭點起蘭膏蓮炬，添上玉液瓊漿，繼續勸進。一會，丫頭六七，奏起音樂，敲動檀板，朝翠便於席前舞蹈起來。祇見她柳腰輕擺，蓮步急趨，一進一退，奇容千變。她這舞，又是宮舞所未曾有的。有柳腰輕詞為證。詞云：

英英妙舞腰枝輕，章臺柳，朝陽燕，錦衣冠蓋，綺堂筵宴，是處千金爭選。

第五十七回

晚香坊羨天子尋歡

神母谷前妖民稱亂

八一

宋宮十八朝演義

徽宗越發大樂；又飲了一個更次，君臣俱已陶然大醉，纔命止酒罷宴。徽宗舉醉眼觀看朝翠，又增了半天風韻，很覺戀戀，不忍舍去。高俅見着，便目示王黼。王黼知旨，便目示朝翠。朝翠諗意，即留駕道：陛下醉了，且就這裏安息，則個徽宗巴不得這一聲，領首應允道：朕不想便飲得醉了，且扶朕去睡會兒回宮。楊戩聽了，便勸王黼高俅三人一齊起身，退至別閣安息。徽宗見三臣退出，遂擁了朝翠，同入溫柔鄉裏，共尋歡娛。人生最大憾事，是良宵苦短，閨年閨月不闌殘更。徽宗與朝翠，一個驟近芳香，一個新承雨露，好似天淡淡雲邊鸞鳳，恰如水澄澄波裏鴛鴦，多麼甜蜜美滿。怎奈情意正濃，天已破曉，早朝候快到了，須要趕回去做一回刻板式的朝會，失誤不得，祇好撇了歡娛起來。朝翠也曉得帝王家的苦衷，不好遮留，也就起來侍候徽宗盥洗。一刻徽宗盥洗已畢，朝翠端上燕窩蓮子湯，調給徽宗喫了些，就

第五十七回 晚香坊裏天子奉歡 神母谷前妖兵稱亂

顧香砌，絲管初調，倚輕風環珮微顛。

乍入霓裳促遍，逞盈盈漸催檀板。慢垂霞袖，急趨蓮步，進退奇容千變。

算何止傾國傾城，暫同眸萬人腸斷。



宋宮八十朝演義

送徽宗出房。王黼、高俅、楊戩，早侍立門外等候。於是君臣四人，遂別了朝翠，下樓出門，回宮而去。朝翠自此，時得徽宗臨幸，便不再赴公子王孫的徵召了。她的哥哥胡可，見妹子得君王寵眷，便進言道：「妹子既這等得皇上歡愛，何不請求皇上，把您接進宮去？妹子要是進了宮，我也好得個官兒做做。」朝翠不然道：「進宮有甚麼好呢？哥哥不能使妹子做個完全人，弄到作這種生涯，已經夠受了，還想把我送進深宮去嗎？君門九萬里，這一進去，還想得見爹孃兄弟麼？所以我是決不肯進宮去的。要進宮，還待請求嗎？早就接我進去了！至若哥哥要想作官，真是在那裏作夢！且想想，我們而今是甚麼門第？不自羞辱，還要想做官兒咧！話又說回來，做官原不當論門第；但是才學兩個字，是萬萬離不了的。須要有了政治上的才學，纔不愧做官啦！哥哥胸無點墨，目不識丁，怎能做官呢？縱是朝廷無人，用得着您，就不怕無建樹對地方上出錢養官的人民嗎？哥哥！請您莫作此等想頭！我家現在總算很富有的，哥哥祇從商場上顯本事，做個多財善賈人罷。他日倘能像陶朱公一般三致金錢而三散之，也可榮耀一時啊！何必要做官呢？胡可聽了，感悟道：「妹子說得是！從今後我不作妄想了！於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五十七回 晚香坊裏天子舉歡 神母谷前妖民稱亂

入鏡

是朝翠就拿出錢來給她哥哥經營商業，後來一家都歸隱於商業不提。祇講徽宗日逐在宮裏宮外，燕樂歡娛，不把國事爲慮，忽然陸州方臘作亂的警報，雪片般飛上朝廷來。這方臘是清溪縣，碣村，幫源洞，神母谷人氏，素習左道符籙，頗得當地一般愚民的信仰。他見朝政日非，民間都懷怨望，隱隱存着一個打倒貪官污吏的思想，便假藉神道惑衆，揭竿作亂，據着幫源洞神母谷自稱做聖公，建元做永樂，設置官吏，居然一個土皇帝；半月之間，號召徒衆數萬，編成隊伍，統着出攻清溪，擴張地盤。兩浙都監蔡遵顏坦聽報，率兵五千往討，被方臘略施小計，誘入深谷，四面圍擊，把蔡遵顏坦並五千之衆，殺得一個不留。方臘盡得着官軍的軍械，一口氣便奪了清溪，於是更加鼓吹，大布妖言，說是替天救民。那些無知愚民，正受貪官污吏壓迫，無法解脫，聽得他是替天救民的，便到處起來依附他。方臘見民心歸附如此，越發膽大妄爲，再進攻睦州。兩浙承平已久，郡縣守吏，多不知兵，而且酒肉喫慣了，聽得方臘妖兵一到，早逃了個淨盡，遂又睡手取得睦州。方臘乘勝，乃東取歙縣，西掠桐廬，富陽，直逼杭州。知州趙靈，那敢拒戰，聽報賊兵到來，連夜收拾細軟，帶領妻妾，棄職一溜煙。

宋徽宗十八朝

逃了。方臘便又破了杭州，屠戮官民六日，喚做伸天討。至是東南震動，乃彙奏入朝。徽宗覽表，嚇了個發昏章第十一，纔知天下已這等不太平。忙命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譚稜爲西湖制置使，王稟爲統制，率領勁旅南下平亂。隨詔都統制劉延慶、總熙河、涇源、環慶、鄜延、河東、秦鳳六路兵馬，一齊開赴南征。童貫等奉詔，即日領兵到了金陵。這時方臘已轉陷婺州、屠衢州、占處州；更遣部將方七七、佛攻陷崇德縣，進取秀州。統軍王子武倒有點兒能耐，被甲執戟登陴力禦，斗大一座秀州，方七七竟七攻不破，還得保全着。童貫便飛檄王稟率領前軍，馳援秀州。王稟奉檄，不敢遲延，卽兼程向秀州進發；行至半途，恰巧劉延慶亦遣辛興宗、楊維忠統熙河兵往救。王稟、辛興宗、楊維忠，遂合兵一起，加速前進。到秀州時，正遇方七七攻城，奮勇一陣，把方七七佛擊敗退回去。秀州的圍困便解了。方臘東向無功，復轉兵西略，連陷甯國、旌德諸縣。童貫祇得又派兵西援。因此，官軍遂被方臘牽制，急切不能奏功。不料淮南又出一羣大盜，首領多至百零八人，徒衆更是不少。在梁山泊立起替天行道的旗幟，宣言要替人民殺盡天下的貪官污吏。這正是：



第五十八回 張叔夜截海獲宋江 韓世忠搜山擒方臘

八六

西浙妖兵猶未息，
淮南強寇又鴟張。

要知淮南百零八名強寇首領是些甚麼人，那兩處禍亂畢竟怎生了結，下回分解。

徽宗微行，身入妓院，而王黼偏能引經據典，曲爲解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四句堂皇冠冕之詞，不謂竟適用於章臺走馬之際，真是千古奇談。

朝翠一倡門女子，再得邀寵幸，不思入宮，并勸阻其兄，勿謀官爵，其識見轉高出於當時朝臣遠矣。

第五十八回 張叔夜截海獲宋江 韓世忠搜山擒方臘

那百零八個盜首，頭一個喚名做呼保義宋江；其次便是玉麒麟盧俊義，浪子燕青，智多星吳用，入雲龍公孫勝，豹子頭林沖，大刀關勝，小李廣花榮，霹靂火秦明，雙鞭呼延灼，美髯公朱仝，撲天鵬李應，小旋風柴進，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雙槍將董平，沒羽箭張清，青面獸



宋宮八十朝演義

楊志，金槍將，徐寧，急先鋒，索超，赤髮鬼，劉唐，黑旋風，李達，神行太保，戴宗，九紋龍，史進，沒遮
 攔，穆弘，插翅虎，雷橫，混江龍，李俊，短命二郎，阮小二，浪裏白條，張順，立地太歲，阮小五，船火
 兒，張橫，活閻羅，阮小七，病關索，楊雄，攔命三郎，石秀，兩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神機軍師，朱
 武，鎮三山，黃信，病尉遲，孫立，醜郡馬，宣贊，百勝將，韓滔，天目將，彭玘，聖水將軍，單廷珪，神火
 將軍，魏定國，聖手書生，蕭讓，鐵面孔，目，裴宣，摩雲金翅，歐鵬，火眼狻猊，鄧飛，紫髯伯，皇甫端，
 錦毛虎，燕順，錦豹子，楊林，轟天雷，凌振，神算子，蔣敬，小溫侯，呂方，賽仁貴，郭盛，神醫，安道全，
 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喪門神，鮑旭，混世魔王，樊瑞，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八臂哪
 吒，項充，白面郎君，鄭天壽，飛天大聖，李袞，玉臂匠，金大堅，鐵笛仙，馬麟，出洞蛟，童威，翻江蜃
 童，猛，玉幡竿，孟康，通臂猿，侯健，跳澗虎，陳達，鐵扇子，宋清，鐵叫子，樂和，花頂虎，龔旺，白花蛇
 楊春，九尾龜，陶宗旺，中箭虎，丁得孫，雲裏金剛，宋萬，小遮攔，穆春，操刀鬼，曹正，摸着天，杜遷，
 病大蟲，薛永，金眼彪，施恩，打虎將，李忠，小霸王，周通，鬼臉兒，杜興，出林龍，鄒潤，獨角龍，鄒潤，
 旱地忽律，朱貴，笑面虎，朱富，鐵臂膊，蔡福，一枝花，蔡慶，催命判官，李立，青眼虎，李雲，沒面目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五十八回 張叔夜截海獲宋江 韓世忠搜山擒方臘

八八

焦挺，石將軍石勇，小尉遲孫新，井水咒郝思文，樊園子張青，母夜叉孫二娘，活閃婆王定六，母大蟲顧大嫂，白日鼠白勝，鼓上蚤時遷，金毛犬段景注，金錢豹子湯隆，險道神郁保世，他們擴大桃園結義故事，團結爲百零八弟兄，據住梁山泊，招軍買馬，積草屯糧，大做起剷除貪官污吏劫富濟貧的勾當。官軍屢次勦擊，都被宋江殺敗，朝廷無奈他何。又值方臘聲勢日大，祇得命海州張叔夜前往招安。張叔夜料知宋江必乘朝廷專力征勦方臘的間隙，行攻其無備的計畫，襲取海州，以圖淮揚，向外發展；於是在海州一帶，無分水陸，嚴密布置，專待宋江到來，先給他個厲害，然後乘勢招撫他。果然宋江不出張叔夜所料，率領衆家兄弟，並五千精壯的嘍囉，至海濱劫擄商船，作爲兵艦，大隊兒鼓棹向海州進發。將到海州，祇見海面時有小舟上下，像是巡弋的船隻，宋江見牠不來檢查他們，也就不以爲意，仍往前進。正進行間，忽聽後面海灣裏一聲砲響，駛出無數戰船，截住後路，宋江等回頭一望，嚇得登時驚慌起來。方在後顧，前面又是一聲砲響，又駛出許多戰船，一字兒擺開，阻住進路，宋江等越發着急了。吳用謂宋江道：不料今番倒中了他人的計。宋江道：而今將怎樣呢？吳用



宋宮八十朝演義

道：祇有分作前後兩向抵敵，衝殺一陣，再定進退。宋江遂傳令道：衆位兄弟！分兩方迎敵者！衆人領令，前迎後拒，同時戰鬥起來。張叔夜在高處望着，笑謂左右道：智多星用兵原來徒有虛名！從前官軍屢屢失敗在他手裏，可見並不是他善於用兵，乃是官軍無用啊！左右道：怎見得呢？張叔夜道：他此時止有兩條路走，不儘力向前衝突，就是捨死往後退卻。定要這樣，他纔得一線生望。他而今乃分前後兩方應戰，不啻自己滅弱自己的戰鬥力，眼見得他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困亡於我軍包圍中哪！且等他戰鬥少疲，再遣一隊生力艦，從中央衝出，把他截作兩段，使他前後不復能相顧，便可擒住宋江，招降他們了！說着，果見宋江兩方都漸漸支持不住，愈戰愈窮蹙。張叔夜道：時機到了！便吩咐左右放起連天號砲，地動山搖，震得海水亦波動起來。但見蘆葦叢裏，連珠箭發似的突出一大隊戰船，把宋江的兵艦截作兩段。宋江遂前後不能相顧，不由得更是慌張了。宋江仰天大哭道：天哪！今日敗死於此了！即拔佩劍，待要自刎。撲通！船上早跳來一員大將，搶到宋江身邊，把宋江手中的劍奪去。宋江回頭看時，那員將已經舒猿臂，捉小鷄兒般捉住宋江。一面呵盜衆大呼道：你們的首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五十八回 張叔夜截瀋獲宋江 韓世忠搜山擒方臘

九〇

領已經被擒，還不趕快歸降嗎？我們元帥有令，降者一概免死，且許給你們轉奏朝廷，請求寬貸。你們以前的種種，宋江便接着呼喚道：衆兄弟，張元帥既寬貸我們一切，大家就一齊降順了！吳用等聽得，遂一齊投槍棄刀，拜倒船上，同聲請降。當下官軍即時停戰，押解宋江等降衆，投海州衙署而來。到了州衙，宋江擡頭一瞧，祇見張叔夜面帶雍容，高坐堂上，既似和霽可親，又覺威嚴可畏。兩旁站立兩排文武，一個個不怒而威。宋江不禁首先心折，跪倒向上磕頭。吳用等亦即隨着跪下磕頭。張叔夜問道：爾等可真心降順？如不情願，我決不壓迫爾等勉強降順；當放爾等歸去，重整旗鼓，再決雌雄。宋江惶懼答道：罪民等原不敢反叛朝廷的，祇爲被貪官污吏所壓迫，奸佞權佞所陷害，纔不得已而出此。今蒙元帥開恩見原，罪民等情願歸降了。張叔夜道：如此，大家且起來。宋江等謝了，起立一旁。張叔夜即時寫一手劄交與宋江道：可即率領爾所有部衆，趕赴王統制麾下效力，助討方臘，將功折罪。宋江接過手劄，與衆兄弟拜謝了張叔夜，即日離了海州，先回梁山泊去。到了山寨裏，宋江召集守山寨的諸弟兄，告訴了已經投順的情由，遂命把嘍囉遣散，山寨燒毀，一齊赴軍效。



力不多幾日，到了王稟軍前，繳呈手劄上去。王稟即時傳見，諭令暫就帳下，聽候差遣。俟立有功勳，然後保奏朝廷陞賞。宋江等謝了，即在王稟部下隨營征勦不提。這時童貫合各路兵力，已屢獲勝仗，把方七佛殺得大敗虧虛，逃回杭州，困守以待方臘援兵。童貫趁破竹之勢，更督促王稟、王滌、劉延慶、辛興宗、楊惟忠、劉鎮、楊可世、趙明、黃迪、龔景、馬可直諸將領，不分晝夜，並趨杭州。方七佛聽報官軍大至，雖是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但是戰亦亡，不戰亦亡，遂盡杭州所有精銳，開城列陣迎戰。童貫見方七佛人馬猶多，且是部伍整齊，躊躇不敢違戰。王滌部下轉出一少年將官，銀盔綠鎧，挺一桿梨花槍，跨一匹紫騮馬，踢躍請令道：未將願得將令，先躡賊陣。童貫聽了他言辭慷慨，又瞧他容貌英武，心中大喜，忙問王滌道：這小將是那個的部下？他姓名甚麼？王滌答道：是末將的部下，他姓韓，名世忠。自從軍以來，很立下不少功勞。童貫道：呵！命韓世忠！爾就出陣者。韓世忠得令，應了一聲，祇見他一騎馬一桿槍，便衝入敵陣而去。好威風！馬到處人人辟易，槍起處紛紛倒地。方七佛望見，猛吼如雷道：小將休要趁能！我來取爾首級！舉着九環金錯刀，飛馬直前來迎韓世忠，兩個



宋宮十八朝義

第五十八回 張叔夜鐵鎗獲宋江 韓世忠搜山擒方臘

九二

刀夾槍去，槍去刀來，戰了百十個回合，未分勝負。兩邊陣上，各各吶喊助威，聲震山嶽。兩個又戰了五十餘合，方七佛忽然大喝：「下馬去罷！」一刀向着韓世忠蓋頂直下。這時童貫見了，着實一急道：「呀！韓世忠壞了！三軍吶喊的也不約而同噤住了口，都祇喊不出來，喊到這一聲，忽然停止了。賊陣上卻威勢十倍，吶喊得震動天地。在這當兒，韓世忠待方七佛刀砍將下來，把槍桿一格，馬兒一兜轉，方七佛便砍了個空。韓世忠趁這個空閒，照着方七佛咽喉一槍，方七佛招架不及，刺了個正着，自己倒撞下馬去了。童貫不禁喜極欲狂，道：「好！好！韓世忠！命三軍道：一齊殺上去！」王稟、劉延慶諸將，各趨馬蹙兵，衝殺過去。賊陣上方七佛一死，蛇無頭而不行，登時大亂，四散潰走。王稟等一陣，殺得他死了大半，逃亡十之一二。生擒十之三四，遂克復杭州城池。童貫入城安民已畢，留王漁駐守，其餘諸將，連夜再進，分道攻擊，同趨睦州。方臘部下，止有方七佛是個能將，今他已死，其餘都是海濱魚蝦，不足數的。於是方臘所部，殺一陣敗一陣，一齊敗到睦州。童貫營領諸路，攻一城復一城，也一齊進到睦州。衆軍到睦州時，已近黃昏，暮色蒼然。童貫傳令三軍離城五里紮住營寨，休養一夕，明日



宋宮八十朝演義

黎明攻打城池。方臘連聽報：「打败了！打败了！已自心焦；而今瞧着許多軍馬齊逼睦州，越發急了，惟恐自己要作俘虜。」他等到三更時分，一聲令下，悄悄的把睦州城裏二十萬賊兵，率領着連夜退入清溪幫源洞。據深巖作狡兔三窟，藏躲不出來。翌晨童貫領衆軍殺至睦州城下，祇見城門大開，祇存一座空城。童貫笑道：「方臘智窮兵盡，棄城逃走了！即傳令追至清溪，到了清溪，依然是空城一座，不見方臘一兵一卒。」童貫至此，一喜一憂：喜得是方臘作亂以來，被攻陷的六州五十二縣，俱已克復了；憂得是四下偵查，找尋不着方臘避匿的所在。韓世忠道：「方臘定然避匿在幫源洞，必不能逃向別處去的。」王淵道：「方臘原曉些妖術左道的，安知他不因敗遠颺了呢？」韓世忠道：「無此理的。」方臘的根據地是睦州，他所擄掠的婦女，設置的僞官，嘯聚的徒衆，大多數必聚集於睦州，這是無疑義的。我軍到來，他未曾見陣，便逃得城府一空，無蹤無影；不是就近有個深邃的巢穴避匿，那能逃遁得這等敏捷乾淨呢？就是一羣鳥兒飛往那裏去，也得有個蹤影，何況他至少還有十餘萬的賊衆，焉能便無蹤影呢？王淵道：「雖然可以曉得他一定避匿在幫源洞呢？」韓世忠道：「這是個很淺近的理由。」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五十八回 蔡叔夜截海盤宋江 韓世忠搜山擒方臘

九四

韓源洞乃是方臘憑藉着作亂的老巢穴，那裏邊巖壑深邃得很，所以便知他必避匿那裏。王淵聽了有理，遂把韓世忠的說話稟白童貫知道。童貫即傳令圍搜韓源洞，擒獲方臘的爲南征首功。這道命令一下，諸將領暨三軍士卒，誰不想爭得首功呢？像獵狗搜山似的，爭先恐後，東尋西覓，把一個韓源洞搜遍了，祇不見方臘的蹤影。衆人以爲韓世忠的決斷靠不住，認做不過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理想罷了，大家漸漸懈怠下來，不去搜尋了。韓世忠卻深信祇在此山中，搜索不已。他循着一小徑，深入約五六里地，忽有一條陡澗阻住進路。他勒馬四週視察一番，復躍馬跳過澗去，越險再進。又三數里，遂至一大谷，林木茂密，裏面有無數軍馬藏匿着。古松下設黃幄，幾百個彪形大漢，握刀執劍衛護左右。幄裏約有十五六個美貌女子，伴着一個黃袍虎鬚的僞王坐着。韓世忠喜道：方臘果然在這裏了！把馬一催，直向黃幄馳去。那些護衛一見，一擁而前，刀劍並舉，阻住韓世忠戰鬥。韓世忠大奮神威，叫一聲：來得好！左手挺槍，右手揮劍，遠的槍挑，近的劍劈，不到半歇，便槍挑劍劈，死了五百餘人。其餘的護衛，嚇得膽裂心碎，更無人敢再上前，各自避退不遑。韓世忠也不去追殺他們了，飛



馬入幄，輕舒緩臂，把方臘提到馬上，往原路馳回。將出山口，忽閃出一彪軍馬，一將當先攔住韓世忠，喝道：把方臘留下與我韓世忠，即滾鞍下馬，把方臘獻與那將官道。末將敬當獻與將軍。那將官便命左右把方臘綁了，帶在馬後，問道：他的黨羽還有在裏面麼？韓世忠回指道：都在那個山谷裏！那將官便命韓世忠領路，再入山谷，把方臘妻小及僞相方肥等，一併捉獲，把山谷裏藏的賊衆大殺一陣，殺得滿山滿谷，屍首橫陳，像亂柴一般。還有數千被擄的婦女，嚇得走頭無路，四處亂竄。那將官傳令道：不要殺了！聽他們死活去罷！說着，便撥馬出離山谷，押着方臘等投置貫大帳報功。置貫大喜，就把那將官記了南征第一功。韓世忠的功勞卻全行埋沒了。你道那擅功的將官是誰？原來就是熙河統帥辛興宗。韓世忠的幾個同列，大爲他不平。韓世忠道：這有甚麼介懷呢！我們祇要自己能作事，問心無愧就罷了，何必要分別是誰的功勞呢？同列嗟嘆了幾聲，便也不提了。至是方臘的亂事已平，置貫即日班師回朝。徽宗大喜，詔改睦州爲嚴州，歙州爲徽州，置貫爲太師，封楚國公，各路統帥封賞有差，各還本鎮。次日，詔把方臘凌遲處死，妻子僞官一併伏誅。一場大禍亂，算是解決。



了。不過自方臘作亂至平復，蹂躪六州五十二縣，戕賊無辜平民達二百萬，童貫等自出師至凱還，費時四百五十日，發動傾國的兵馬，耗財無算。國家與百姓，兩方都受了莫大的損失了。這個且莫說他，祇是內亂方平，外患又迫，倒是一樁亡國的變患到了，不可擱置不問的。宋朝的外患，許多年以來，不外西夏與遼國。西夏自崇寧四年入寇宣威城，擒殺知鄯州高永年後，數年相安，未嘗用兵。及至政和五年，徽宗命童貫領六路邊事。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領步騎十五萬出湟州，與西夏軍大戰於古骨龍，戰勝西夏，斬首五千餘級，奪得戰馬八百匹，輜重餉械萬數，遂又引起連年不息的戰禍。這正是：

幾載邊疆如鼎沸，連年戰血似花紅。

要知西夏戰禍畢竟怎樣結局，下回分解。

宋江方臘，集衆橫行，其事固無足責，蓋民怨沸騰，莫可遏抑，必有揭竿而起者，所謂人心思亂，非兵力所能制也。

奸佞滿朝，盜賊盈野，國家將亡，禍在眉睫，而徽宗尙習於宴樂，不知覺悟，哀哉！



第五十九回 外交失策結金攻遼 邊將無能喪師納款

兩國兵連禍結，直至宣和元年，統安城最後一戰，宋軍大敗，劉法被西夏兵追殺，西夏軍亦疲於戰鬥，自行退去，遼國出而從中和解，西夏與宋朝，纔復修和好，停息戰爭，各安疆土。童貫卻詭奏西夏戰敗歸誠，徽宗大喜，詔罷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六路兵馬，陸貫、童貫等數百人。那知道邊關已蕭條不堪，劉法、李明、孟清等將先後敗死了呢？不料童貫剛剛班師朝回，蔡京又與他建策，聯金夾擊遼國，說是燕雲唾手可得。徽宗聽奏，高興已極，於是又議出兵北伐。你道金國是那一國？宋朝怎麼忽然合牠聯軍攻取原來徽宗初年，遼主洪基病死，由孫延禧嗣立，稱做天祚帝，在位荒淫，不問政事，國勢漸弱。東北有女真部，遼乘時崛起，日見強盛。女真舊為靺鞨，號做勿吉，就是古肅慎氏的地方，屬於通古斯族，世居混同江，即黑龍江東部。唐朝開元中，部酋始通譯中國，拜為勃利州刺史。五代時，纔改稱做女真。那時遼國稱靉北，威行朔漠，女真的南部遂為遼國屬土，稱做熟女真，北部依然自

第五十九回 外交失策結金攻遼 邊將無能喪師納款



立，稱做生女真。後來生女真部中有完顏部酋長名做烏古朮的，乃是一時梟雄，遂擴張勢力，吞併附近部落。遼國想羈縻他，命爲生女真節度使，自是生女真始行設置官屬，修弓矢，備器械，漸漸張大起來。烏古朮死後，經合理博，蒲拉舒傳至盈哥，勇武能戰，威聲益震。適遼將蕭海里謀叛未成，亡入生女真阿克占部，盈哥領兵幫助遼國夾擊蕭海里，盡破蕭海里部衆，殺蕭海里，函首獻與遼主，戰陣之間，深知遼兵不經戰的情形，便暗存下代遼的心志。盈哥既死，兄子烏雅舒繼立，東和高麗，北收諸部，大有與遼爭一日雄長之勢。烏雅舒又死，阿固達襲位，自稱做勃都極烈，並不向遼告喪。遼主遣使詰責，阿固達怒道：有喪不能弔，還要來問罪麼？遂拒絕來使，不予接見。不久，阿骨打集兵二千五百人，禱告天地，誓師伐遼，屢戰克捷，射死遼大將耶律斜錫，威勢震懾遼國。於是阿固達就按出虎水旁，即皇帝位，建國號做大金，建元做收國，更名做旻，命弟吳乞買爲諸班勃極烈，斜也及從兄薩拉噶爲國論勃極烈。阿固達既建國稱帝，與遼國益不兩立，厲兵秣馬，更進兵益州，直搗黃龍府。遼兵屢戰皆敗，金兵遂奪得黃龍府。遼主得報，下詔親征，起兵七十萬往復黃龍府。金主亦更發債

宋宮十八朝義

國之兵，拒守黃龍府東，深溝高壘，先老遼軍銳氣。也是合當金軍成功，忽遼國發生內亂，遼主連夜退兵，金軍乘勢追擊，殺得遼軍人仰馬翻，斬首五萬級，奪得軍馬器械軍資無算，大獲全勝。這時遼國計有五京：臨潢爲上京，遼西爲中京，遼陽爲東京，幽州爲南京，雲州爲西京。遼主退兵回至東京，內亂已平，方幸無事，忽裨將高永昌又據東京爲亂，居然僭號，稱做隆基元年。遼主大怒，遣將韓家奴、張琳等征討。高永昌恐不能敵，向金求救。金主遣使覆高永昌，願助力攻遼，但須削去僭號，歸順金國。高永昌剛剛嘗試帝王風味，豈肯便把靴去了，不從金主的命。金主乃遣大將幹魯，率諸軍攻高永昌，將近瀋州，恰巧遇着張琳的兵馬，兩下戰爭起來。張琳不敵，敗陣走了。幹魯便乘勝奪取了瀋州，進薄遼陽城下。高永昌開城出戰，敗死長松。幹魯遂占領東京。遼屬東京、京州、縣及南路、女真部，先後降順金國。金主即任幹魯爲南路都統，幹倫知東京事。遼主大恐，遣使與金議和，因互爭兄弟之稱，謂和議不決，局勢日即險惡，卒至決裂。蔡京得此消息，便與童貫建議，聯金攻遼，規復燕雲。徽宗見蔡京童貫說得攻遼易如反掌，便想起兵。中書舍人吳時，忙上書諫阻。徽宗未決，布衣安堯臣，



便又上疏力諫。疏云：

陛下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於是謬士效忠，而儉人乃譏。陛下加以誣誣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爲諱。乃者宣寺交結權臣，共倡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臣謂燕雲之役，與則邊釁遂開，宣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之議，漢文帝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事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之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釁，務守舊約，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祖廟，下以慰生靈，則國家幸甚，生民幸甚。



徽宗閱疏，頗爲意動，想要罷議北伐了。蔡京童貫並斥吳時爲腐儒，安堯臣越俎上疏爲不法，力主聯金攻遼，即日北伐。徽宗遂依了蔡京童貫的主張，遣遼降臣趙良嗣使金通議。趙良嗣銜命前去，適金主又克取遼上京，金主入城犒師，置酒歡宴，趙良嗣便捧觴爲金主壽，大呼萬歲不已。金主大悅。趙良嗣因謂金主道：燕雲本是漢家土地，被遼國侵占多年，而今該由敝國取還了。現在敝國願與貴國協力攻遼，同破牠的國度。貴國取中京大定府，敝國取南京析津府，南北夾攻，兩國都有利益，不很好嗎？金主答道：很好。但是爾主每年納給遼國的歲幣，破遼之後，須得照樣給我，纔能如約。不然，我兵強馬壯，我寧獨力自取中京與南京兩處土地。趙良嗣唯道：願依台命。金主遂寫書付趙良嗣，約定金兵自平地松林進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且命勃董隨趙良嗣同來申述前意。徽宗展開金主的來書，閃龍目觀看書云：

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蓋綠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遼國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五十九回 外交失策皆金攻遼 邊將無能喪師納款

貴國不爲夾攻，卽不依得。已許爲定，具修寸幅，冀諒鄙悃！

看畢，問蔡京道：「這事可行得？沒有後患麼？」蔡京奏對道：「萬全！萬全！徽宗遂再遣馬政報聘，並覆國書。」云。

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遼承信介，特示函書，致罰遼國，逃聞爲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得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勸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依遼舊數，仍約毋聽遼讒和。

金主得書，答稱照約行事，協議遂定。馬政回朝報告經過情形，徽宗卽詔童貫整軍北伐。金主亦命斜也大兵，自中京進攻澤州。遼國守將已被金兵嚇破了膽，那裏還能固守。金兵一戰又拔澤州。遼主正在那鴛鴦澤會獵，得報大驚，卽率衛士五千騎，西走雲中，躲避金兵。斜也乃越青嶺，令副將粘沒喝出孤嶺，兩路會合，徑襲遼主行宮。遼主嚇得無計可施，祇得逃之夭夭。復乘輕騎遁入夾山。金兵乘勝擊敗大同援兵，進克西京。斜也一面遣將婁室分徇東勝諸州，一面遣使催促宋軍速攻南京。徽宗卽命童貫爲兩河宣撫使，蔡攸爲副統兵十



五萬出巡北邊，遙應金兵。這時蔡京已奉詔致仕，王黼陞任少宰，他便就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又搜括全國丁財，計口輸指，得錢六千二百萬緡，充作兵費。民間膏血，榨取盡淨了。童貫蔡攸，即日出師，一路耀武揚威，到了高陽關，途中遇着遼使，謂奉天錫皇帝新命，願與中朝結好，實免歲幣，請勿加兵。童貫不許，遼使憤然而去。原來這使遼國，因天祚帝遁入夾山，號令不通，參政李處溫與族弟李處能，兒子李爽，外聯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與諸大臣集蕃漢諸軍，詣都元帥耶律淳府中，引唐朝靈武故事，擁立耶律淳爲帝，稱做天錫皇帝。遙降天祚帝爲湘陰王，聽報宋朝亦出兵來攻，因遣使至童貫軍前議和。至是使者返報，備說童貫趁勢逼人，不肯議和。天錫皇帝大怒道：童貫是甚麼東西！蔡攸又是甚麼東西！竟敢藉着金兵的威儀，硬要與朕一戰麼？好！朕雖不武，破童貫蔡攸，卻還綽有餘裕哩！卽命耶律達石爲統軍，以蕭幹爲佐，迎戰宋軍。童貫分兵爲兩路，東西並進；東路軍趨向白溝，歸都統制种師道節制；西路軍趨向范村，歸辛興宗節制。种師道進阻道，依未將愚見，還是許遼國和議，免了歲幣的好。今日出兵，譬如盜入鄰家，不但不能救，還要與盜分贓，太師以爲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五十九回 外交失策趙金瓯 漢將無能密師請

104

可行麼？童貫叱道：「皇上有命，那個敢違呢？您膽敢妄言惑衆，壓再多說話，定當軍法從事！快領兵前進罷！」种師道祇得吞聲退出，督兵前進。前軍統制楊可世至白溝，遇着遼軍，見鱗溝鼓噪而來，嚇得未戰便先逃了。於是宋軍大潰，遼軍像驟雨狂風般追殺過來。幸得种師道後軍趕到，擊退遼軍，纔得保全一部分軍隊退回雄州。辛興宗至范村，卻被遼軍殺得十死七八，踉蹌遁歸。童貫聽報兩路失敗，不勝憂慮。忽遼國又遣使者議和，勸童貫莫貪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作毗鄰，貽他日的憂戚。童貫沒得答覆，祇稱俟請命朝廷，再行致告。遼使不得要領，祇得歸去不提。种師道乃復請與遼和議。童貫仍不納，並密劾种師道通虜阻兵。徽宗不知就裏，便降种師道爲左衛將軍致仕，任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代任。過了幾日，徽宗忽降詔召童貫暫且班師。童貫奉詔，祇得與蔡攸一同回朝。不久，遼國天錫皇帝病死，蕭幹等奉蕭皇后爲皇太后，主掌軍國事，遙立天祚帝子秦王定爲皇帝，卻由蕭幹一力專政。遼國內外，頗存貳心。童貫探得這個消息，又與王黼入奏徽宗，重行北伐。徽宗復命童貫蔡攸統兵再出，務取燕雲。遼國常勝軍統帥郭藥師，見己國式微，想賣國求榮，遂舉派



宋宮十八朝演義

易兩州版圖詣童貫軍門乞降。童貫大喜，立即表奏朝廷。徽宗降詔授郭藥師爲恩州節度使，令所部歸劉延慶節制。劉延慶奉童貫命出發雄州，即用郭藥師爲前驅，領兵十萬人，渡白溝進取。郭藥師雖然新降，倒肯效忠，惟劉延慶部衆向來無紀律，行軍毫不戒備，祇是亂紛紛的冒撞。郭藥師幾次勸諫，劉延慶祇是不聽。後來郭藥師獻計襲燕城，劉延慶又失約不遣援兵。於是蕭幹遂得擊潰郭藥師，射死大將高世宣，截去糧餉，擒捉護糧將王淵，大敗劉延慶全軍，直追至涿水。劉延慶不復能成軍隊沒精打采的退保雄州。童貫接得劉延慶報告，知一敗至此，直急得他滿屋亂跳，謂蔡攸道：「若是此番還不能成功，何以覆聖命呢？」蔡攸道：「莫着急，還有一計在此。」祇遣使約金國助攻南京，就成功了。童貫拊掌道：「此計甚妙！」即日遣使赴金，約馳助攻南京。童貫道：「爾國怎得這等無能爲！一座小小兒的孤城還攻不下。」朕即遣兵助爾國攻南京。但是破南京後，祇分燕京及薊景檀順涿易六州歸爾國，餘者盡歸我國所有了。使者爭道：「前約訂得是山前山後十七州，而今祇許六州，貴國恐不免背約失信罷！」童貫道：「爾國無能照約攻取，必待朕來攻取，那還說得前約呢？」爾國不羞嗎？朕



宋宮十八朝義

第五十九回 外交失策結金攻遼 邊將無能喪師納款

106

今許分給爾國六州，還是看在前與爾國有通使締約的交誼，爾可照朕語言回報，定要照此辦法！朕即刻進兵了！使者不能復爭，祇得回報童貫。童貫見事情重大，不敢專決，忙奏上徽宗請命。徽宗使命還未發，金主已三路進兵，直下南京。遼國不能抵禦，一陣一陣敗下。蕭太后恐慌極了，祇得上表金國，請求和議，願作附庸。表至五上，金主不許，進攻益急。蕭太后正無法想，忽報金兵攻破了居庸關，快到城下，統軍都監高六等已迎降金軍了！蕭太后此時，惟有走是上着，忙與蕭幹乘夜出奔，自古北口趨天德而去。於是金主遂進據南京，遼國五京都歸金國取得了。徽宗得報，慌忙遣趙良嗣赴南京，要求金主歸還燕雲土地。金主那裏肯允呢？還要將六州租稅留爲己有。趙良嗣多次往返，纔與金國訂定條約四款：一，宋朝向給遼國歲幣四十五萬，轉納與金國；二，每歲加給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三，彼此賀正且生辰，置榷場交易；四，燕京及山前之薊景檀順涿易六州歸宋朝，所有山後諸州及西北接連一帶山川概歸金國。約既訂定，金主即日退出燕京，並交割以外六州土地歸宋。童貫蔡攸即率領大軍入燕京，並接收其他六州城池。誰知這幾處地方，所有子女玉帛，悉被金



宋宮十八朝演義

國洗掠盡淨，祇賸下幾座空城而已。童貫蔡攸暗暗的嘆了一聲，即啓奏朝廷，謂燕京及六州的百姓，夾道焚香稱壽，歡聲動天地。徽宗覽奏大悅，即詔童貫蔡攸班師回朝。這正是：

君臣處國如兒戲，徒使人民受苦煎。

要知童貫蔡攸班師回朝，徽宗怎樣一番陞賞，後事又是如何，下回分解。

結金攻遼，固是失策，然遼之必亡於金，與金之必復侵宋，亦屬時勢使然。蓋宋室至此，閫內無可用之將，行伍無可戰之兵，朝政紊亂，人心離散，敗亡之兆，已非一端，即無外患，亦幾莫能自存矣。

第六十回 結綵放燈庶民同樂 攻城掠地胡騎逞雄

童貫蔡攸奉詔，即日班師回朝，又面奏一番接收燕雲並薊景檀順涿易六州經過事。徽宗獎勞有加，進封童貫爲徐豫國公，授蔡攸爲少師，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王安中爲慶遠軍節度使，兼河北、河東、燕山、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爲檢校少保，同知府事，所有隨軍北

第六十回 結綵放燈庶民同樂 攻城掠地胡騎逞雄



宋宮十八朝通義

第六十回 結綵放燈庶民同樂 攻城掠地胡騎逞雄

一〇八

錢將士，陞賞有差。加王黼爲太傅，總治三省事，特賜玉帶。至是王黼、童貫、蔡攸等，又日常在帝左右，稱頌太平，以爲天下從此更無憂慮了。徽宗原是個不以國事爲念，好尋歡娛的皇帝，給王黼等這般導着，怎肯不拋了可畏的外患，放情追歡取樂。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早又是臘月朔日。徽宗便命從這日起放燈，直至明年元宵後止。大內前有五座門，喚做東華、西華、景龍、神微、宣德。下手架造鰲山高燈，長十六丈，闊二百六十五步；中間矗立兩條鰲柱，長二十四丈，兩柱用金龍纏繞，每一個龍口裏，點一盞巨燈，謂之雙龍銜照。中懸着一個牌，長三丈六尺，闊二丈四尺，上面箝着宣和綵山與民同樂八個大金字，輝光萬丈。那綵山極是華麗；綵嶺直接禁闕春臺，仰捧端門。黎園奏起和悅之音，樂府進獻婆娑之舞，真是有聲有色。到了正月十四夜裏，徽宗攜着皇后、嬪妃、暨文武百官，同至五門看燈；命中使宣萬姓齊來賞玩。百姓聽得宣召，好似雲趨霧湧，頭上都戴着玉梅、雪柳、門鵝兒，直到鰲山脚下遊觀。徽宗更命楊戩、王仁、何霍、六黃、大尉四個，在宣德門上，撒下金錢，給百姓搶着取樂。當時教坊大使袁陶，便填了一首詞兒，名做撒金錢，道着當時撒搶金錢的一回盛事。詞云：



頻瞻禮，喜昇平，又逢元宵佳致。鰲山高聳翠，對端門珠璣交製。似嫦娥降仙宮，乍臨凡世。

恩露勻施，憑御闈聖顏垂視。撒金錢，亂拋墜；萬姓推搶沒理會。

告官裏，這失儀且與免罪。

徽宗看着撒罷金錢，樂不可支。楊戩奏道：太平無事，國泰民安，似這等放燈撒錢，恐怕堯舜禹湯的時候，也不及今日陛下。徽宗笑道：朕怎敢比堯舜禹湯呢？不過趁此昇平之日，與民同樂一回罷了。王黼等齊聲歌頌道：陛下乃是萬世聖主，所以有此盛舉。臣等願祝聖壽無疆。徽宗愈樂，便步至各處觀覽。這一夜：

燈火熒煌天不夜，
笙歌嘈雜地長春。

到十五夜，乃是極盛的一夕，越發有趣了。徽宗命於內門直上賜萬姓御酒兩壁八廂，二十四個內前等子守着，喚着百姓們道：每人來飲一杯！光祿千人，各把金卮，個個勸酒。於是那些看燈的百姓，休問他富貴貧賤，老少尊卑，或男或女，都到端門下領飲御酒一杯。百姓一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六十回 綉線放燈庶民同樂 攻城掠地胡騎逞雄

一一〇

一飲着，齊聲贊美。人叢裏，祇見一個戴彈扇冠兒，插禁苑瑤花的美貌婦人，飲了御酒，把金杯藏在懷裏而去。光祿寺人瞥見，喝住道：「這金杯是御前寶玩，休得偷去！」當下便走過內前等子，牽住那婦人，到端門下來。閤門舍人便將那婦人偷金杯的事，奏與徽宗知道。徽宗聽了，閃龍目，瞧視那婦人，星眸與秋水爭光，素臉共春桃鬥豔，好一個姿首。想道：「這般個佳人，怎得會作出盜賊之事呢？必有緣故。」便垂問道：「朕賜御酒，怎麼把金杯也偷了去？」那婦人奏對道：「臣妾豈敢偷竊金杯？緣因與夫婿同到鰲山脚下看燈，人鬧裏，忽與夫婿相失，卻又蒙皇帝賜酒，妾不敢不飲，而今面帶酒容，又不與夫婿同歸，爲恐公婆責怪，想借皇帝金杯歸家與公婆爲照，不想就誤犯了竊賊的罪名。臣妾謹製鷓鴣天詞兒一首，上奏天聽，贖臣妾一時誤犯之罪。」詞云：

月滿蓬壺燦爛燈，與郎攜手至端門；貪觀鶴仙歌舉，不覺鴛鴦失卻羣。

天漸曉，感皇恩，傳賜酒，臉生春；歸家祇恐公婆責，也賜金杯作照憑。

徽宗聽了道：「原來如此。」就命把金杯賜給那婦人。楊戩在旁奏道：「那婦人這詞兒，恐怕是她



宋宮十八朝演義



夫婿宿構了教她來騙取陛下金杯的。須要當面命題，令她撰詞。她作得出，賜給她金盞；她作不出時，問她欺騙之罪。徽宗道：朕瞧她決不是這等樣人。但卿既如此奏議，她亦未必是無才的，朕卽命她當駕作詞，使卿心服。遂傳旨那婦人再作一詞。那婦人卽請命題。徽宗命將金杯爲題，念奴嬌爲調。那婦人領旨，便口占一詞。詞云：

桂魂澄輝，禁城內萬盞花燈羅列。無限佳人穿繡徑，幾多妖豔奇絕。
風燭交光，銀燈相對，奏簫韶初歇。鳴簫響處，萬民瞻仰宮闕。

妾自閨門給假，與夫攜手共賞元宵，誤到玉皇金殿砌，賜酒杯杯滿。
設。景峯從來紅凝粉面，尊見無憑說。假王金盞，免公婆責罰臣妾。

徽宗聽一句，贊一句；完了，謂楊戩道：卿而今心服麼？楊戩奏對道：臣今不敢卑視世間婦女了。真好才調！陛下賞她金杯外，臣請再取宮花兩朵賜她，以示嘉獎。徽宗笑道：當得如此。命左右取宮花兩朵並金杯，賜與那婦人，餘人不許攀例。那婦人拜領金杯宮花，謝過龍恩，自向人叢裏去了。徽宗遂憑闌遙觀，祇見公子王孫，佳人才士，鮮衣美服，一對對，一雙雙，手兒



肅把肩兒廝挨，在鰲山脚下，魚貫遊賞，都帶着滿臉喜色，和氣迎人。徽宗顧左右道：「這些人都像神仙一班高倏。」梁師成、李邦彥等齊對道：「他們都是神仙，陛下就是神仙之主了。」徽宗大笑。君臣百姓，徹宵歡樂，直至星沈月落，曙色滿天，纔各歸去安息。有詩爲記，詩云：

太平時節喜無窮，萬斛金蓮照碧空。

最好遊人歸去後，滿頭花弄晚來風。

元宵已過，徽宗餘興猶高，又在艮獄大放花燈半月，與皇后嬪妃近臣，歡宴歌舞，鬧得幾不知人間復有憂苦事。這艮獄原名萬歲山，嗣改今名。地址在上清寶籙宮東隅，周圍十數里，六易寒暑，纔建造成功。這所在，真是看不完的亭臺宮室，說不盡的綺麗紛華。徽宗且自作艮獄記一篇，記載牠的景緻，不必細述。這時徽宗已冊立長子趙桓爲太子，他性好節儉，見父皇這等歡娛奢侈，甚不謂然，卻又不好諫得，祇隱隱存着個爲君要去佞臣之心。這且慢提。童貫、蔡攸自收燕歸來，備極恩遇，他二人遂日益驕恣，差不多上凌天子，下壓臣僚了。王黼、梁師成等，乃共薦內侍譚稹才足任邊，可代童貫之任。徽宗卽命童貫致仕，授譚稹爲

宋 八 十 朝 義 勇

兩河燕山路宜撫使譚稹奉旨，即前赴太原，招集朔、應、蔚、諸州降卒，編爲朔寧軍，威福自恣，且甚於童貫。於是又釀成宋金失和的變端。先是遼國天祚帝遁入夾山，復爲金兵所逼，轉奔訛沙勒，且向西夏求援。西夏主李乾順，命統軍李良輔率兵三萬往援遼主，到了宜水，被金將幹魚婁室等殺敗，狼狽逃歸。西夏喫這一敗，不敢再發兵援遼了。天祚帝日見窮促，金將幹離不復與降將耶律余覲，追趕天祚，相遇於石磴驛。那時金兵不過千人，遼軍卻還有二萬五千人。天祚帝以爲彼寡我衆，儘可一戰，命副統軍蕭特烈指揮迎戰，自率妃嬪等登山遙觀。耶律余覲不與蕭特烈對陣，卻率部衆驟馬上山來捉天祚帝。天祚帝大驚，慌忙遁走。遼軍亦便因此大潰。及天祚帝奔至四部族，蕭太后亦自天德趨至，不期而相會見。天祚帝大怒，即將蕭太后殺死，追降耶律淳爲庶人。獨蕭幹別奔盧龍鎮，招集舊時奚人及渤海軍，自立爲奚國皇帝。天祚帝因命都統耶律馬哥往討蕭幹。那知幹魯幹離不等，又統兵追躡前來。天祚帝已是驚弓之鳥，被金兵嚇傷了，未見金兵，早就膽落，急忙逃往應州。幹魯幹離不等，那裏肯罷休，仍往前窮追。遂被趕上，將天祚帝子秦王定，許王寧，趙王習泥烈，及

宋宮十八朝義

第六十回 結綵放鸞庶民同樂 攻城掠地胡笳遍城

一一四

諸嬪妃公主並從臣等，一概執住。惟天祚帝與季子梁王、雅里、長女特里在前隊，由太保、特母、哥護着走脫。天祚帝至是見屬從盡失，悽悽萬狀，事到頭來不自由，祇得遣人持兔紐金印向金軍乞降，自己要走雲內。旋得使人回報，金許援往日石、晉北遷故事，待遇遼主，天祚帝又請願爲子弟，量賜土地，使安一身。幹離不許。天祚帝乃奔西夏。蕭幹自立爲帝後，驅衆出盧龍嶺，攻陷景薊二府，前鋒直逼燕城。郭藥師、磨兵出戰，大敗蕭幹，一直追出盧龍嶺外。蕭幹連夜遁去。天祚帝滿想到西夏安身，不料金人早與西夏通好，西夏拒絕遼主，不肯容納。天祚帝祇得渡河東，幾經艱難險阻，卒被金將婁室追及，活捉而去。金主初廢天祚帝爲海濱王，不久將他殺死，用萬馬踐踏他的屍骨，慘不忍觀。至是遼國遂亡。總計遼自建國稱帝，共歷八主，凡二百十年。忽有金國平州留守張毅，原係遼國降臣，棄金舉平州叛圖來歸。王黼以爲奇遇，勸徽宗收納。徽宗聽從王黼奏議，不顧利害，就把張毅收養了。金主大怒，即遣幹離不關母等督兵攻討平州。閻母先率三千騎直趨平州城下，見城上守備嚴整，不敢獨力攻取，暫行退去。張毅即捏報大勝金兵。徽宗大喜，詔建平州爲秦軍，授張毅爲



節度使犒賞銀三萬兩。絹三萬匹。朝使將至平州。張毅大張旗鼓。出城三十里迎接。藉以炫耀於衆。不料幹離不等埋伏。專待張毅。見他炫耀而出。曉得沒有甚麼戒備。遂乘虛直襲平州城池。張毅聽報有變。急忙還救。被幹離不一陣。殺得張毅大敗。宵奔燕山。平州都統張忠嗣與張敦固。便開城出降。幹離不遂。令張敦固回城曉諭諸將士。並遣金使偕入。張敦固回到城中。諸將士及人民。遂擁戴他爲都統。把金使殺死。閉門固守。幹離不大怒。遂督衆圍城。四面攻打。一面遣使向燕山府索取張毅。當下王安中被幹離不催索不已。祇得奏准徽宗。把張毅殺了。割了首級。並執張毅二子。送與幹離。不燕山府降將。及常勝軍。不免動了兔死狐悲的感想。相率泣下。都生懼心。郭藥師忿然道。不受我等降順就罷了。受了我等降順。乃又殺戮以與敵人。朝廷何其太無恩信呢。今日金國索取張毅。便與張毅的首級。假使明日再索我等首級。豈不把我等盡行要殺了嗎。於是郭藥師與諸降將。潛蓄異圖。詭言百出。王安中大懼。急請解職。徽宗准奏。別簡蔡靖。往知燕山府事。會金主旻病殂。弟吳乞買嗣位。易名做最。諡阿固達。做武元皇帝。廟號太祖。改元做天會。徽宗遣使往金弔賀。並求山後諸州。金



主晟新承大統，不想與宋結怨，頗有允意。恰巧粘沒喝自雲中馳還，便阻住金主，止許割讓武朔兩州，且索趙良嗣所許糧米二十萬石。譚橫答道：「這個祇憑趙良嗣一句話，怎好作准呢？遂拒絕金國請求。」金主大怒，謂宋無禮，遂決意與兵侵宋。這時，闍母已攻克平州，殺了張敦固，移兵應蔚，大有及燕之勢。徽宗纔懼怕起來，以譚橫措置乖方，勒令致仕，仍起用童貫領樞密院事，出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金主亦命斜也為都元帥，坐鎮京師，調度軍事；粘沒喝為左副大帥，偕右監軍谷神，右都監耶律余覲，自雲中趨太原；達賚為六部路都統，率南京路都統闍母，漢軍都統劉彥宗，自平州入燕山；兩路分道南侵。童貫聽得金兵大舉而來，即藉赴闕奏議為名，引本部人馬起程回京，以避金兵鋒。知太原府張孝純勸阻道：「金國敗盟，公不督責諸路力與周旋於疆場之上，反先自引退，豈不使人心動搖，自取敗亡嗎？萬一河東有失，河北還想保全得住麼？」童貫怒叱道：「我止受命來此宣撫，並非奉命來此守土呀！固守土地，周旋疆場，這是守臣的責任，那關我的去就呢？如說定要留住我，纔能保守疆場，那麼還要置守臣做甚麼？不聽張孝純遮留，即日徑自去了。」張孝純嘆道：「朝廷掌大兵權，



的乃像這等畏縮，國亡無日了！乃嚴修戰備以待金兵。不數日，金兵已攻克朔代二州，直逼太原。張孝純遂誓衆登城，悉力守禦。金兵屢攻不下，乃自行退去。這是河東一路。燕山一路，幹離不等，入攻燕山府。蔡靖忙命郭藥師出戰。郭藥師雖然奉命上前，祇因心無鬥志，一陣便被幹離不殺敗下來，退還燕山。幹離不追至城下，郭藥師便劫蔡靖出降。金兵遂入據燕京。燕山州縣，相率降金。幹離不即用郭藥師爲嚮導，長驅南下，直逼大河。宋軍望風而逃。警報雪片般的飛上朝廷，一日數十驚。這正是：

士氣已墜難禦敵，中原從此付胡兒。

要知徽宗接到金兵長驅直入的警報，怎樣措置，畢竟能抵禦得住金兵否，下同分解。童貫蔡攸等收燕，費無數粟帛，勞無數兵民，止獲空城七座，正乃得不償失。徽宗乃論功行賞，視爲無上慶幸，寃哉！

金滅遼興，其勢方盛。宋室君臣，不知戒懼，反謂天下已平，金杯賜酒，與民同樂，真

是昏天黑地，醉生夢死，焉得不罹滅亡之禍。



第六十一回 黜奸邪臨朝除舊惡 暱聲伎別院結新歡

且說徽宗得報金兵深入，急得手足無措，忙召一班佞臣商議。宇文虛中獻議道：今日宜先降詔罪己，一面命太子監國，更革弊端；陛下則南幸暫避，禦侮之事，可責諸將帥。徽宗深以為然，擬命太子監國。李綱以血書諫道：自來名不正，則言不順，監國何以安內攘外，不如禪位；太子英明，定能挽回天意，收拾人心。徽宗本來有些倦勤了，趁此就下詔禪位，召太子桓入朝，被以黃袍。太子涕泣固辭，徽宗不許。太子只好受禪，是為欽宗。尊徽宗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鄭皇后為道君太上皇后，退居龍德宮；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呂敏為副；進李綱為兵部侍郎，耿南為簽書樞密院事，以外都照舊供職；立朱氏為皇后。時值宣和七年十二月。次年元旦，改為靖康元年。那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祇因朝臣大半是他所薦引，莫肯直諫。太學生陳東、李諸生聯名上書道：國事如此，乃由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剝開邊隙，使國勢危如



累卵。此六賊名異罪同。伏願陛下乾綱獨斷，擒此六賊，斬首市曹，傳示四方，以謝天下。同時李綱亦有密疏請誅王黼。欽宗固早知六賊的罪惡，祇因嗣位不滿一月，似難誅戮大臣。恰巧王黼得悉有人參劾，已載妻孥遁去，詔下開封府尹聶昌密誅。昌即遣武士追至雍邱，殺黼於民家，取首級以獻，託言爲盜所殺。欽宗下詔把李彥賜死，並抄沒家產。朱勔放歸田里。勔本是個末吏，以花石取媚徽宗，流毒州郡逾二十年，積官至甯遠軍節度使，初居蘇州，公肆掊克，改建居宅，仿擬宮廷，服飾器用，私僭乘輿；又託言輓舟，募兵數千人自衛，勢饒震天。東南的刺史郡守，多出其門下，時人號謂東南小朝廷。徽宗末年，益加親任，居朝猶如王侯，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爲顯官，天下爲之扼腕，至是罷斥。凡由勔得官的，一律罷免，朝右爲之一清。欽宗又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朝政頗有刷新氣象。這都是爲金兵逼近所致。忽然金兵因邊境不靖，奉召退去。一班醉生夢死的佞臣，如蔡攸、高俅等，便請啓躡南幸。徽宗遣朕居宮中，鬱鬱寡歡，且有臺諫在帝前論朕失德，惡聞是言，還是南幸的安逸。兼之金兵雖退，不久復來，此間終非安樂土，畢竟是南方太平。又語蔡攸道：朕被汝父所誤，如今誰不說

宋宮十八朝演義

朕的失德，都由蔡京等奉迎諂佞而來。說着，愈形惱怒。蔡高恐怕等在傍邊受埋怨，托故退去。徽宗追咎蔡京，就下詔將李明妃廢爲庶人。那李明妃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師師，與徽宗有一段豔史。待小子追錄出來，諒必看官們所樂聞的。那李師師本是東京名妓，當宣和年間，四海昇平，徽宗常常帶着高俅、楊戩，易服出宮私行，觀賞市廛風景，遊幸酒樓倡門。一日，君臣們又向汴京城內，穿長街，過短巷，一路祇見歌臺舞榭，酒市花樓，看不盡繁華景象。行行重行行，走入金環巷，風範更別。但見門安春聯，戶列名花，簾兒底笑語喧呼，門兒裏簫管盈耳，徽宗顧而私喜。又前行六七步，見一座宅子，粉牆鴛瓦，朱戶獸鏤，飛簾映鬱鬱的綠槐，繡戶對森森的脩竹。徽宗向楊高二人問道：「這座宅是誰人的，直這般蓋造得十分清幽？」話聲未絕，忽聞門內有人咳嗽，徽宗止步觀看，只見翠簾高捲，簾兒下有個佳人，便仔細打量，見她髮髻烏雲，釵簪金鳳，眉橫新月，目送秋波，腰如迎風楊柳，貌若出水芙蓉。待道是「昭君，不會抱着玉琵琶」；待道是「楊妃，不會擎着白鸚鵡」；好似「嫦娥離月殿，恍如洛神下瑤階」；後人有詩讚美云：



鞞肩鸞髻垂雲碧，眼現明眸秋水溢；鳳鞋半折小弓弓，鶯語一聲嬌滴滴；
裁雲剪霧製衫穿，束素纖腰一搦；桃花爲臉玉爲肌，費却丹青描不得。

徽宗見了這個佳人，又問高俅道：「這座寶宅裏，有此絕色美人，非爲官宦，定是富豪，你可相識麼？」高俅答道：「不識，且去問個明白。」說着，只見對面有個茶肆，牌書周秀茶坊，三人遂入茶坊坐定。徽宗向金篋內取出二三十兩碎銀撒在桌子上。茶家周秀看出是個使錢的豪客，忙送上三盞上好的香茗。一巡茶罷，徽宗問過茶家的姓名，然後問道：「這對門是誰氏的人家？簾兒下的佳人姓甚名誰？」周秀答道：「上覆官人，這個佳人，是名冠天下的東京角妓，李姓名師師。徽宗聽說，笑逐顏開的說道：「呵！原來她就是李師師！名不虛傳！對周秀道：「周秀，你去傳語佳人，說俺是殿試秀才，欲就她家飲杯，未知雅意如何。」周秀唯唯而去。隔不多時，走來說道：「李姑娘，聞言色喜，說什麼不棄微賤，掃徑奉迎。」徽宗賞了他五兩白銀，就同楊高二人望李氏家來。有雙鬟在簾下侍立，見三人入門，就入內報知。一剎那雙鬟扶師師出見，向徽宗施禮畢，含笑說道：「琴門寂寞，過辱光顧，無名下妓，何幸而遭逢貴客？」徽宗答道：「謹謝娘。」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六十一回 黜奸邪臨朝除舊惡 廢孽伎別院結新歡

1111

子不棄生疏，知感無限。師師遂導客入內，行轉曲曲迴廊，方見深深庭院，走入一間精舍中，鋪陳清雅，涼床設花綉褥，四壁掛琴條對聯，窗明几淨，收拾得纖塵不染。師師就請三人坐下，雙鬟獻茶，另有女傭安排酒菜。師師斟酒於杯，請徽宗等入座，自己未坐相陪。酒行二巡，師師問道：殿試相公，不知何郡，敢問尊姓？徽宗搭趣答道：娘子休怕，我是汴梁生，夷門長。休說三省并六部，莫言御史與西臺，四京十七路，五霸王都，皆屬我所管，咱八輩兒稱孤道寡，目今住在東華門西，西華門東，後載門南，午朝門北的大門樓裏面。雖纘纘行第八，俺乃趙八郎便是。師師聽了，嚇得魂不附體，急忙離座，走去向她娘說道：家裏有個狂言詛語的，怎奈何？還是速去報告官府，免得帶累咱家。李媽媽聽說，慌忙趕去報知左右二廂捉殺使孫榮。汴京裏外緝察使竇監二人急點手下巡兵二百餘名，人人勇健，個個威風，手持着闊棍，腰掛着銀刀，汲汲奔來，把師師宅圍住。徽宗聞得宅外叫鬧，便以目視高俅。高俅會意，走到門口，瞧見孫榮竇監，就喝道：匹夫怎敢驚駕？二人認得是平章高俅，嚇得兩股不搖而自動，一起跪地說道：上告相國，不干小人們事，乃是李媽媽來報告，說家中有詛言的，以此

宋宮十八朝漫義

小人等提兵到此。高俅喝道：二人免罪退去，暗暗地提兵巡哨，防護聖駕。二人謝罪退去，高俅回入裏邊。此時師師已知是當今天子，嚇得魂飛天外，戰兢兢跪在帝前，口稱死罪。徽宗不能隱諱，且慕師師美色，就說道：恕卿無罪！平身。師師謝恩起立，於是重添美酒，再備嘉肴，并唱新詞以侑酒；直唱到紅日西墜，玉兔東升，方纔罷宴。當晚徽宗共師師就寢，高俅楊戩另一處擁妓安睡。良宵苦短，一刹那已紅日東昇了。高楊二人早已起身，走至師師房外。高俅奏道：天已明了，陛下視朝去吧！免被文武察知。徽宗連忙穿衣，下床盥漱，即欲啓駕還宮。師師依依不捨，徽宗道：卿休煩惱，今夜再來與你同歡。師師道：何以取信？徽宗即解下龍鳳鮫綃直繫，遞給師師道：朕語下爲敕，決無戲言的。師師接了，即送徽宗出門，看他們向西去遠了，正擬轉身入內，忽然從東南來一男子，向師師說道：從前由我爲你供炭米，今朝却與別人歡送，說着，直奔入門內。師師不避，男子就問師師道：剛纔去的那人是誰？不妨與我直說。看官，你道個男子是誰？原來是師師的結髮丈夫賈弈，現爲右廂都巡官，帶武功郎之職。當下師師聞言，不敢即以實對。賈弈又道：昨日是乞巧節，我特地沽得上等好酒來，和你賞



宋宮八十朝義

第六十一回 黜奸邪臨朝除毒黨 罷聲伎別院結新勳

二二四

節。不料你把個門兒關得鐵打成的相似，便是樊噲來也踢不開，叫喚多時，悄無人應，我早猜到管有別人取樂，剛才去的便是新歡，可是個近上的官員？師師答道：官人你坐了，我來說與你聽，你休憂悶！恰去的那人兒，也不是制置并安撫，也不是御史與平章，那人的聲勢很大。賈弈道：至不過是個王公駙馬，我也見得多了！師師道：並不是王公駙馬。賈弈道：更大如王公，除非是當朝帝主。他有三千粉黛，八百烟嬌，肯慕你一個妓女麼？我不信！師師道：我給東西你看，管教你深信。說着，取過龍鳳絞綃直繫，交給賈弈看。賈弈認得是天子衣，心想皇上在此行動，我怎敢再踏到這裏；他動不動金爪碎腦，是不是斧鉞隨身；我與師師兩個的恩情，好似天淡淡雲邊鸞鳳，水澄澄池裏鴛鴦，平白地湧出一條八爪金龍，把一對鴛鴦兒拆散。想到這裏，一聲長嘆，忽然氣悶倒地。師師連忙上前急救。一回兒賈弈甦醒，跳起身來，向着師師跪倒，說道：死罪死罪，小臣多有冒瀆，望皇后娘娘寬恕！師師將他扶起，說道：是何言語！他是天子，宮中早有一皇后，二妃子，三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更有三千粉黛，八百烟嬌，到晚上駕龍車，乘鳳輦，去三十六宮，二十四苑閒游，不知有多少天仙玉女。

宋宮八十朝演義

何應，況且鳳燭龍燈，笙簫細樂，各安排綺筵接駕，何等快樂受用！怎肯再來顧我！昨天是出宮私行，偶然到此，一歡而去，豈肯長來寵我？你好不曉事，徒自這般煩惱！盪出美酒，與賈弈解悶。賈弈滿懷愁悶，那裏喝得下酒，瞧見有紙筆在側，便用手拈起筆來，拂開花箋，寫成小詞一章，調寄南鄉子。

閒步小樓前，見個佳人貌類仙；暗想聖情渾似夢，追歡擊手蘭房恣意，一夜說盟言；滿掬沈檀噴瑞烟，報道早朝歸去，晚回鑾，留下綰綰當宿錢。

師師見了末後兩句，大驚失色，順手取來納入妝盒中。賈弈道：我從今後再不敢踏上你門兒來，我們倆從此瓶墜簪折，恩斷義絕！師師正欲出言相慰，忽然女奴來報道：昨夜來的高平章到來了。師師忙催賈弈迴避。不料高俅已闖然而入，一見賈弈，勃然大怒，就令左右執送大理寺獄中去。虧得李媽媽走來，向高俅說道：這是我的兄弟，在洛陽居住多年，今日纔來，辦了幾杯淡酒與他洗塵。師師今日專等天子來，那裏敢招待客人呢！高俅見婆子苦苦說情，就命放了賈弈，就鼠竄而逃。一剎那徽宗駕到，師師接入房中，問道：陛下緣何來？遲徽



宗答道：朕恐街市小民認得，故爾守到黃昏纔來。說着，就在房中置酒對飲。高俅先行，師師酒量甚小，喝了幾杯，已薄有醉意，先向榻上安睡。徽宗帶着嬾樣兒暫坐，忽見妝盒中有一紙字條兒，用手取來，見是一首小詞，看到末了一句，含有譏諷意，不覺微笑。師師假裝睡着，偷瞧皇上見了小詞，不會發怒，終是寵愛我的話，休煩絮。自此以後，朝去暮來，相近兩個月，恩愛愈深，不能相捨。那賈奕兩個月不會與師師見面，累他廢寢忘食，直瘦得肌膚如削。一日，陳州通判宋邦傑，遇見了賈奕，問他緣何如此消瘦。賈奕答道：實爲當今官家，占了我妻李師師，良緣拆散，能不傷感！說罷，連連長嘆。邦傑勸道：你且放心，我有個姑夫曹輔，現爲諫議大夫，若知此事，必定諫阻官家，不復私行，管教你兩口兒完聚如何？賈奕大喜道：若得哥哥轉求，令親諫阻官家，不戀師師，深謝哥哥大德！說罷，二人作別。邦傑往見姑夫，說明徽宗夜夜宿平康，占戀賈奕愛妻李師師。曹輔是骨鯁忠臣，就連夜草就表章。等到來朝，淨鞭二下，衆文武百官齊集，徽宗臨朝，曹輔就出班進表上諫。徽宗披閱表上寫着：

臣曹輔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表言於皇帝陛下。臣聞聖人猶天地，天以一元之氣運



於上故四時按行，百物育生，雨露所以見發生之仁，雷霆所以彰肅殺之義；君以元默之道拱於上，故大臣爲輔，百官稱職，德澤所以昭褒勸之恩，典刑所以示懲罰之勇。上天之道不可測，聖人之威，其可窺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帥，深坐於油幢，千金之子，不關於盜賊。何則？蓋所守者嚴，不爲輕者賤者而輕其身也。臣近觀傳臣某有謁表，謂陛下輕車小輦，七臨私第；臣以爲陛下之眷臣下，可爲不薄矣。然而陛下萬金之軀，是列聖之遺體；陛下縱不自惜，獨不爲祖宗惜乎？一舉動之重輕，是萬姓休戚之所寄；陛下縱不自愛，獨不爲生靈念乎！近聞有賊臣高俅、楊戩，巧進佞諛，蠱惑聖聽，輕屑萬乘之尊嚴，下游民間之坊市，宿於妓館，事跡顯然，雖欲掩人耳目，不可得也！夫娼優下賤，縉紳之士稍知禮義者，尙不過其門；陛下貴爲天子，深居九重，居則左史右言，動則出警入蹕，乃竟聽信匹夫之讒言，寵幸下賤之濼妓，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皆曰：易服微行，宿於某娼之家，自陛下始。貽笑萬代，陛下可不自謹乎！臣所願陛下赫然睿斷，將賊臣高俅、楊戩逐於外，親近端人正士，改過遷善，思高祖皇帝創造之艱難，述列聖守成之



先志，保重聖躬，杜絕游幸，社稷之幸也，生靈之福也。臣自知冒瀆天威，將膏斧鉞；但願陛下幸納臣言，則臣雖死猶生也，伏取進止。具位臣曹輔表上。

徽宗寬表，自覺慚愧，下詔將曹輔赴都堂問狀。正是

忠臣直諫匡君主，
蹙蹙時危可奈何！

要知徽宗能否納諫，與師師斷絕，下同分解。

欽宗嗣位之初，納忠諫，誅奸佞，頗似能幹；無如國勢至此，久已不可收拾，雖有善者，亦難挽救！何況欽宗亦祇一庸主，未有旋乾轉坤之力。

徽宗私行狎伎，荒淫已極。曹輔不顧利害，具疏直諫，尚不失為骨鯁之臣。

第六十二回 情書一紙險羅殺身災 和約四條釀成亡國禍

徽宗嘗初私行狎娼，只道外人不知，及覺曹輔奏疏，自覺慚愧，特降敕將曹正言帶赴都堂問狀。當下由余深向輔問道：你官卑職小，何得擅劾平章，妄言朝廷得失？輔正色答道：大臣

宋宮八十朝演義



不言，小官心所爲危，不敢不直諫。余深不與多辯，卽復奏徽宗，將曹輔罷免正言，編管郴州。幸得繆議大夫張天覺續奏道：曹輔心在愛君，言甚鯁直，陛下不能優容，遠加竄逐，倘陛下以後再信讒言，私遊妓館，則忠言結舌，不聞於上；萬一有奸邪叵測的不幸事，陛下後悔莫及。咧！徽宗憬然覺悟，答道：吾知過了，行將改之。就收回曹輔的罷職命，就此不敢微行，過了數日，又復思念師師，不能捨棄，召楊戩入宮，着他傳旨說與李師師知道：謂朕被曹輔張天覺等直諫，一時未便出宮，誤了美人的期約，休得見怪。楊戩領了密旨，直奔金線巷李師師家來。師師接見，薄怒佯羞。楊戩卽將帝語傳達一遍。師師道：天子自有皇后貴妃遣歡取樂，賤妾乃平康潑妓，豈是天子行樂的去處？說罷，倒身榻上，不復發言。楊戩再三撫慰道：美人休怪，隔幾天聖駕必來。說着，覩見粧台上有一小簡，楊戩展開，見是賈弈具名，簡上寫道：

弈自從七夕相別之後，又逢重九，日月如梭，無由會面；今聞天子納忠臣之諫，深居禁中，無復微行私幸，是咱兩人夙世有緣。今夕佳辰，不可虛度。未承金諾，立候佳音。此致可意人李師師籬下賈弈謹啓。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六十二回 情書一紙險羅殺身災 和約四條釀成亡國禍

110

楊戩說道：有這般潑賤之物，不能近貴。今天子寵幸你，你却密地與賈奔打暖，可見不是李媽媽兄弟了。說罷，拿了小簡悻悻而去。師師母女倆嚇得魂不附體。楊戩回宮，徽宗問道：師師道個甚話？楊戩照實上復，即以小簡呈上。徽宗覽畢大怒，即命中使拿那匹夫來。中使奉命而去，隔了一回，拿得賈奔到金階下。徽宗喝道：匹夫，你既爲朕一職之役，不以巡警爲意，却入娼家造詞謗朕，該得何罪？賈奔俯伏金階，口稱死罪。徽臣怎敢謗訕陛下，還望聖恩明察。徽宗道：還說不敢謗訕，這留下絞銷當宿錢的小詞，是誰做來？賈奔無辭以對。徽宗怒道：流言謗朕，合夷三族，格外從寬，速將賈奔推入市曹斬首。赦下，令甄守中做監斬官，正值靠午分，押着賈奔往市曹。也是他命不該絕，却巧遇着諫官張天覺向守中問道：今日殺的是什麼犯人？守中附耳低聲道：天子爲私幸李師師家，與賈奔共爭潑妓，賈奔會吟小詞謗訕天子，喫受不過，敕拿賈奔，賜死市曹。天覺道：你且慢用刑，待我入奏官家來。說罷，入朝來見徽宗，奏道：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承祖宗萬世之丕祚，爲華夏億兆所觀瞻，一舉動，一笑響，皆不可輕視。奈何信奸譏佞諛的語言，夜宿娼家，朝綱不理，國政不修，使天文變於上，人



宋宮八十朝演義



心怨於下，邊疆不寧，盜賊盜起。陛下不以此爲憂，願與匹夫爭一潑妓，輕肆刑誅，他日史傳記載，貽譏萬世。賈奔何罪而夷戮市曹？臣恐刑罰不正，無以治民，伏望聖慈曲行赦宥。冒瀆天威，罪在不赦。伏維聖鑒云云。徽宗卽擲賈奔詞與他觀看，卽諭道：「卿看此詞，得能容忍麼？」天覺奏道：「孟子有云：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陛下高拱禁廷，誰敢妄肆誣毀？陛下旣不以萬乘之尊自尊，小臣故敢肆無忌憚。陛下宜自悔其過，何必尤人？」徽宗聞奏，未免慚恥，向天覺說道：「且看卿直言直諫，免死賈奔，貶爲廣南瓊州司戶參軍。天覺謝恩而退。賈奔好似從鬼門關上赦轉，卽日自往瓊州不提。那時蔡京尙未致仕，卽勸徽宗宣李師師入宮，加以封號，自無人敢肆謗訕了。徽宗卽宣師師入宮，賜冠幘，初封夫人。因怕天覺再行諫阻，改授爲勝州太守，節令中使押之赴任，行至半途，忽然仙去。中使歸報，徽宗固知天覺爲異人，悔已無及了。於是朝廷益無綱紀，進封師師爲明妃，連帶茶家周秀、養緣師師，也授爲泗州茶提舉。這都是宣和六年間事。不料自師師入宮後，外邊迭開國事日非，金兵步步緊逼，宋將望風而潰。徽宗整備南幸，就禪位於欽宗；又因諫官都稱他荒淫失德，把李明妃廢爲庶人。師師

宋宮十八朝義

第六十二回 惜書一紙險極殺身災 和約四條釀成亡國禍

一三三

含淚出宮，卽入庵觀爲女道士。時爲靖康元年，忽報金將幹離不已，率兵渡河，東京人心大震。徽宗急欲東幸，以蔡攸爲上皇行宮使，宇文粹中爲副，奉徽宗至亳州避敵。初童貫在陝西，招募長大少年數萬人，號勝捷軍，以資護衛。至是從太原還京，正遇徽宗東行，貫卽以軍自隨。徽宗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恐行不速，使勝捷軍射鏜，中箭踏地的百數十人。貫遂促車駕前行，按下慢表。且說欽宗聞得金兵將至，也擬出幸襄鄧，以避敵鋒。李綱諫阻道：「君皇帝，聖宗社以受陛下，豈可委而他去？」欽宗答道：「時中謂京城不可守，居此奈何？」綱道：「天下城池，當推鄆城爲最固，況且是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將何往？」爲今日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兵來援。欽宗問道：「誰可爲將以守城？」綱答道：「白時中，李邦彥雖未必知兵，然身爲大臣，撫將士以抗敵鋒，乃是大職。時中抗聲說道：「難道李綱莫能將兵出戰麼？」綱從容答道：「倘陛下不以臣爲庸懦，使治軍旅以衛社稷，願以死報國。」欽宗卽授綱爲尙書右丞，東京留守。忽然內侍來奏中宮已啓行。欽宗聞言色變，慌忙降御座說道：「朕不能留此，擬同中宮偕行。」李綱泣拜於地，以死遮留。欽宗不得已，向綱說道：「朕今爲卿少



留治兵禦敵的重任，專責諸卿，萬不可稍有疏虞。李綱受命而出。宰相仍請帝駕出幸，爲是。欽宗稱善。次日，李綱入朝，見午門內禁衛環甲，乘輿已駕。綱急呼禁衛道：「你等究竟願守宗社呢？還是願隨帝駕出幸？」幾個禁衛齊聲答道：「我等父母妻子都在此，情願死守。」綱即入見欽宗道：「陛下已許臣留，爲甚又復戒行？」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陛下強他們護駕出都，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况敵兵已逼近，探知乘輿不遠，必令健馬追擊，誰可抵禦呢？」欽宗心想不錯，遂不復出幸。禁衛六軍聞悉，皆拜伏呼萬歲。欽宗乃命綱兼行營使，得以便宜行事。綱即整備守戰工具，以備禦敵。得報金兵已據牟駝岡，是爲宋廷養馬的所在，距離汴京甚近。欽宗驚慌非常，即召羣臣商議。李邦彥道：「都城兵微將寡，勤王兵又都觀望不前，就算有幾路兵奉詔赴援，猶恐被金兵攔路截擊，由是詔下多日，不見援軍入衛，敵兵却將臨城下了。爲目前救急計，捨割地求和以外，絕無善法。」李綱說道：「敵兵孤軍深入，擊之不難，並且裹糧不多，不勝亦可閉城固守，一面催諸路軍星夜入衛，等到勤王兵來，內外夾攻，可以一鼓而滅敵軍，爲甚要乞和呢？」欽宗遲疑不決。李綱要緊去登城防敵了。李邦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六十二回 情書一紙險殺身災 和約四條國威亡國器

一三四

彥張邦昌猶在帝前動以利害，德惠求和。欽宗竟從其議，即遣駕部員外郎鄒望之，防禦使高世則，往金軍請和。行至半途，適遇金使吳孝民奉命入城勸和，宋使遂同他借道。是夜金兵來攻宣澤門，李綱率軍出城迎戰，殺傷百數十人。金兵知有備，且聞徽宗已內禪，遂退去。次日，金使入朝，首先責問收納張穀事，次要宋廷將童貫、譚稹、詹度三人執送金營。欽宗答道：收納張穀係上皇朝事，非朕所知；至於童貫等三人，早已罷斥，不在東京了。孝民說道：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請少帝與大金別立誓書修好，即遣親王宰相詣軍前請和，便了。欽宗應許，即問大臣誰可爲使赴金營請和？李綱請行。欽宗道：卿負守城重任，宗社安危，惟卿一人是賴，豈可擅離？乃命李稅爲請和使。綱又奏道：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此去有悞國事。欽宗道：一時無人可使，就命稅授意前往，諒來不致債事的。接着向稅面授請和意旨，命偕金使同往。稅即偕孝臣出城，逕抵金營，孝臣先入報告主帥。幹離不傳齊衆將，陳兵南向高坐，宣宋使入見。李稅踏入中營，瞧見兩傍兵士，手中都執着雪亮鋼刀，已嚇得魂胆俱消，就北面再拜，膝行而前，全身發抖，不敢申說請和。幹離不見他嚇得面容失色，益覺藐



視，就說道：宋主都城，破在旦夕，所以按兵暫緩進攻，祇爲少帝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不小。爾你主君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表緞百萬匹，牛馬萬頭，尊金帝爲伯父，歸還在漢的燕雲人，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地，并以宰相親王爲質。語畢，出題目一紙授魏。魏惟有唯唯諾諾，不敢措一言。韓離不卽派蕭山、寶奴、耶律忠玉、納等借稅入城。不料金人是日又進兵攻景陽門。李綱親冒矢石，登城督戰，募壯士繯城而下，與金兵激戰，自卯至酉，接戰竟日，斬首數千級，何灌力戰而死，金兵至暮始退。李邦彥力勸帝依從金議，免得生靈塗炭。欽宗遂避壓滅膳，一面命邦彥向民間搜刮金銀，并娼優家的現款，也都括借殆盡，只湊得黃金二十萬兩，白銀四百萬兩，民間已空，尙不足十分之一。李綱入對道：金人所索金銀，竭天下與之且不足，何況都城呢？况三鎮乃我國的屏蔽，割之何以立國？就是遺質，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宜遣辯士，姑與他商議，勿遽決定，稽延數日，等到勤王兵四集，他知孤軍深入，恐怕截斷歸路，雖不得欲，亦將退去；到那時與之訂盟，必不敢過分苛求，并且和議亦可久遠。李邦彥道：都城破在目前，尙何有三鎮，金幣更不足較了。凡事須雙方着想，不能獨作。

宋宮十八朝演義

片面觀。現在與他誠意議和，尙且攻城不已。若遣辯士往返磋商，被他看出是緩兵之計，必然猛力攻陷都城，那末援兵未集，都城已陷，將奈何？欽宗默然不語。李綱亦無言可駁，只好向帝求去。欽宗慰諭道：卿且出治兵，此事容朕三思而行。綱遂退出，邦彥、邦昌又在帝前一吹一唱的恫嚇道：李綱之言，只好騙三尺童子；金人狡詐百出，豈肯按兵不攻，等着我們勤王兵來援呢！事到燃眉，陛下莫再因循坐悞了！欽宗不得已，將金人所提出四條和約：（一）要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表緞百萬匹，牛馬萬頭；（二）要割讓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三）宋帝尊稱金帝爲伯父；（四）以宰相親王爲質，一律照允，就命邦彥草就誓書，稱金主爲伯大金皇帝，自稱姪大宋皇帝，遣沈晦爲使，赴金營磋商。第一條輸款缺少甚多，只好分期措繳；第二條割地，先將三鎮地圖呈送；第三條稱呼，完全照辦，以後文書往來，概稱伯大金皇帝；第四條遣質，以康王構往質金營。張邦昌爲計議使，隨康王同去。那邦昌是個賣國求榮的好賊，他初意和邦彥竭力主和，原爲諂媚金主起見，不料臨期身自爲質，懊悔得什麼似的，就在帝前刀辭道：臣無口才，此去只恐有辱君命，敢請另選能員前往。欽宗不許。



宋宮八十朝漫話

邦昌又求御筆署批，無變割地之議，免得康王及臣在金營爲難。欽宗道：何容署批朕已口頭答應，并且三鎮地圖已送去，難道好不作數的？邦昌只好同了康王，陸辭出城，偕沈晦乘筏渡濠，午前登程，直到深夜，始達金營。那康王，是徽宗第九子，係章賢妃所生，諸皇子中推他爲最有胆略，所以遣他爲質。當下沈晦、邦昌入見，幹離不面呈誓書，都北面再拜，小心翼翼，不敢多言。惟有康王入謁，長揖不拜，面不改色，有問，便侃侃答言，不露絲毫畏怯態。幹離不即將康王、邦昌留住，惟放沈晦回城。幹離不偶語左右道：康王不類親王，定是將門子弟，特來冒名代質的。若是親王，身入敵營，安有如此從容不迫的胆略呢！當時和議雖成，一則因輸款不到十分之一，割地又未繳出，金兵仍不退。日遣游騎在都城外大掠，恰值統制官馬忠自京西募兵入衛，遇金兵於順天門外，攔路截殺，金兵大敗。忠揮軍乘勝追殺，敵兵死傷無算，西路稍通。勤王兵始得進達都城。那兩河制置使神師道爲北宋名將，因事至洛，聞報金兵已進逼都城，即欲率輕騎入衛。左右勸阻道：敵勢正銳，宜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答道：吾兵少，若然遲回不進，形見情露，徒自取辱，不如鼓行而進，金人無從測我虛實，都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六十二回 情毒一紙險羅殺身災 和約四條釀成亡國禍

一三八

人見吾入衛，士氣自振，何懼敵兵。於是率軍啓行，沿路揭榜，大書种少保領西兵百萬勤王，兼程前進，直抵京西，即向金營下書約戰。金人素憚老种威名，不敢會戰。移營北退，堅守車馳岡，收束游騎，增壘自衛。欽宗得聞師道入衛，大喜，即命李綱開安上門迎勞。師道入朝覲見。欽宗問道：國事如此，不知卿有何安邦善策？師道答道：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安然歸去呢？欽宗說道：已和他訂約修好了。師道答道：臣以孤軍旅衛陛下，以外非所敢知。欽宗道：卿來得正好，京中正缺一統帥，遂命爲同知樞密院事，兼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并以姚平仲爲都統制。正是：

老當益壯威名在，入衛勤王敵胆寒。

要知師道能將金兵殺退與否，下同分解。

徵宗身爲天子，乃至與賈奕爭一李師師，幾與村夫豎子，撚酸潑醋，同一行徑，可恥甚矣。

李綱謀國之忠，一時無兩。欽宗苟能言聽計從，加以重任，金人必不能逞，惜乎用



賢不專，乞和辱國！此網之不幸，亦宋室之不幸也。

第六十三回 易質請和敵兵北還 徽服治遊上皇南幸

和議雖成，金人因輸款不足，仍不退兵，游騎時出劫掠。李綱入奏道：金人貪婪無厭，勢非用兵不可。敵兵祇有六萬，而現集城下的勤王兵已達二十餘萬。金人以孤軍深入，猶如虎投陷阱中，不必與他列陣爭勝負，當以計取。一面派兵扼河津，絕餉道，并分兵收復畿北諸邑；一面以重兵臨敵營，堅壘勿戰，等他食力盡疲，縱他北歸，出奇兵半渡截擊，此為必勝之計。欽宗深以為然，約日舉事。不料姚仲平極力主張速戰，奏道：勤王兵大集而不戰，士卒皆有怨言。今夜願率本部出擊敵營，不勝願當軍令。欽宗願語李綱道：卿意如何？綱見平仲忠勇可嘉，便道：且去一試。臣當率兵助之。是夜，平仲率步騎萬人出城擊敵。那知金人已先覺，衝入敵營，人影全無，連忙傳令後退，忽聞喊殺連聲，伏兵已四面殺來。宋兵大潰，平仲力戰得脫，心想敗入城中，必然按軍法斬首，就此畏罪逃亡。李綱只道他被敵兵圍住，忙率諸將出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六十三回 易質請和敵兵北還 微服治海上皇南幸

一四〇

援與金兵大戰於暮天坡，因黑夜交兵，不敢衝鋒，用神臂弓射死金兵甚衆，金兵遂敗退。綱得勝回城，不見平仲，只道他戰死了，有兵士說：見他突圍而出，向東南逃去的。只好置之度外。次日，師道入裏道：昨夜劫營雖誤，今夜索性再遣兵分道襲擊，也是一種出其不意的奇計，如仍不勝，索性每夜以數千人出擊，擾得敵人夜夜不得高枕而臥，不消十日，敵必遁去。李綱等皆稱奇計。偏有李邦彥獨持異議道：金營透來催繳金幣，邏掘俱窮，無法措繳；若然加以襲擊，必然索款愈急，何以應付呢？師道語塞，只好放棄不去襲擊。且說幹離不召諸使臣至帳中，詰問何故違誓用兵襲營？邦彥涕泣不語。康王神色不變的答道：我也不知道。幹離不揮手令退，即遣王迥入城詰責，并要挾易質親王。王迥奉令入城，見帝面達主帥語，并催割三鎮地。欽宗因平仲已脫逃，推說用兵係李綱所主張，朕未聞知。當將李綱罷職，三鎮地准予割讓，即遣肅王樞爲質，一面監着金使罷免李綱官職，即命肅王樞係徽宗第五子，隨王迥往金軍代質。康王昌邦遂得放歸。金兵仍不退，時有游騎出掠。此時李綱罷職，師道恐金人指摘，亦出居城外。都中人心大震。有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上書請留李綱，乞罷李



宋宮十八朝義

邦彥張邦昌白時中等一班奸賊，略云：綱爲社稷重臣，邦彥邦昌等爲社稷之賊，罷綱朝命一傳，兵民至於流涕，皆稱不日將爲虜擒，乞復綱而罷邦彥等；且以闔外付種師道，社稷存亡，在此一舉云云。書達宣德門，軍民不期而集數萬人，恰值邦彥入朝，衆人攔路大罵，面斥他的罪惡，聲勢汹汹，將欲動武。邦彥疾馳得免，內侍傳宣令退，衆不肯去。殿帥王宗濬恐激生變亂，請帝俯從衆請。欽宗乃遣耿南仲告衆人道：已有旨宣綱入朝了。內侍朱拱之持詔宣綱，遲遲不去。衆軍民竟出利刃，剝爲肉泥，並殺內侍數十人。欽宗忙遣戶部尚書聶昌傳旨復綱右丞，兼京城防禦使。陳東始率諸生退去。衆軍民又道：願見種老帥。欽宗下詔催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趕來，衆軍民掀車簾諦視，說道：果然是老帥。語畢，始散去。次日，邦彥請誅殺死內侍的士民。王時雍請盡置太學諸生於獄，並禁止伏闕上書。幸賴楊時力諫，乃止。詔令聶昌宣諭諸生，以後不得妄干朝政，人心始安。且說李綱既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皆奮起歡躍。原來自綱罷職，由蔡懋守城，禁止不得輒施矢石。將士人人積憤，故爾李綱特下此殺敵令，將士都踴躍登城，出其不意，把矢石如雨點般向敵人射擊。金兵傷者無



宋高宗八朝演義

第六十三回 易質諳知敵兵北還 徽服潛返上皇南幸

一四二

算始稍稍引退。幹離又不遣王入城，催繳金銀，并要欽宗御筆書定三鎮界。欽宗遂遣使奉詔赴金營，許割三鎮地。那時幹離不急欲北歸，所以得詔後，不待金幣足數，即遣韓光胤來告辭。次日挾蕭王北去，都城解嚴。种師道請旨，乘金人半渡擊之。欽宗道：敵已北退，何苦再去惹他復來？師道說道：敵人滿志而還，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也奏道：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此時不加追擊，禦敵之計，當速講求。中丞許翰也奏道：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他受一大創，使失利而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否則，將來再舉，必有不救的大患，宜令師道追擊。欽宗皆不聽，反語許翰道：師道年紀已老，不及壯年時勇敢，不可將兵咧！許翰答道：師道沈毅有謀，確是名將，不可使解兵柄。若嫌他年邁，則漢宣帝用老將趙充國，卒能成金城之功；周武王用老臣呂望，卒能與國滅紂；古來老將能達大功的，幾不勝枚舉。秦始皇輕視王翦年老，時用李信，兵敗於楚。古語云：將在謀而不在勇。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欽宗不納忠言，因邦昌有功和議，進爲太宰，吳敏爲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時值种師道中，係師道之弟，及府州帥彥折質，各以勤王兵五萬來至都城，綱即請詔令師中



宋宮十八朝演義

等追擊金兵。偏偏邦昌又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啓外釁。政令如此矛盾，那得會有成功？且說幹離不渡河攻汴之初，金將粘沒喝同時分兵攻太原。諸縣俱陷，惟有太原城，賴張孝純率兵固守，屢攻不下。金人乃於城外矢石不及處，築城堅圍，使內外不相通。後來得聞幹離不已議和，粘沒喝亦遣使入都求賂。邦昌等以爲勤王兵俱到，有恃無恐，遂將來使拘住。粘沒喝聞報大怒，分兵進攻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爲所敗。金兵遂入南北關，攻陷隆德府。知府張確殉難。欽宗得報金兵已抵澤州，卽召羣臣入朝，詢問：三鎮應否割讓？金兵如何應付？徐處仁奏道：金人先自背盟，何必割讓？至於金兵復來，可向幹離不詰問爲甚？一面議和，一面進攻。欽宗遂頒詔天下，說明金人無故背盟，并罷斥主和之臣；一面遣使往追幹離，不詰問何得容粘沒喝進攻？幹離不急忙奏請金主，把粘沒喝召還雲中，祇留一軍守太原，都城暫告安寧。忽然輔臣等皆言：童貫高俅擁兵扈從上皇南幸，將復辟於鎮江。欽宗因出自輔臣口中，頗爲憂慮。朝議以聶昌爲東南發遣使，馳往鎮江，力圖制止。李綱奏道：此係都城受圍，東南郵傳阻隔，童貫高俅素來怙惡不悛，都人恨之如刺骨，因是造作謠言。陛下何竟



候信，遣使南行。若使聶昌所圖果成，必然震驚太上，陛下何忍出此萬一，並無其事。童高等激而生變，必然挾太上於東南，要求劄南一道，陛下將如何處置呢？不如罷昌南行，另以密書請太上去此二人，自可不勞而定。欽宗從其言，收回聶昌南行詔命，遣李綱迎太上於南京。且說上皇南幸，先到亳州駐蹕，起居很覺不適；久慕南朝金粉，趁此機會，擬往一擴眼界，遂向蔡攸等高俅等問道：朕久慕江南名勝，欲往游幸，未得其便；現在鬱鬱居此，只怕要悶出病來。朕擬移蹕金陵，二卿以為如何？蔡攸答道：金陵乃係省會，官吏衆多，諸多妨礙，不如臨幸鎮江，與金陵祇隔一江面，而且地方富庶，商業繁盛，江邊有金焦兩山，可以登臨眺賞，比之金陵有過之而無不及。上皇稱善。次日，率宮眷啓行，由蔡攸等扈從，一路平安，直抵鎮江。蔡攸先登岸，同地方官覓定行宮，連忙修葺一新，然後迎上皇及宮眷入行宮暫住。上皇專爲游玩名勝而來，遂日日與高俅童貴等徽服出游。那上皇春秋雖高，好色之心，依然未改。一日，向高俅問道：這裏有沒有妓院的高俅答道：此地爲鹽商木客聚集的所在，治遊地方多得。很上皇含笑說道：人生行樂是便宜，且與卿同作狹邪遊，聊資消遣。說罷，內侍取



宋宮十八朝義

出一套便服，扮作紳士模樣，一君一臣，由行宮後戶走來。那時鎮江妓院慣例，不招待生客，須有熟人介紹，方得問津。高俅未曾到過鎮江，不懂此中慣例，經路上行人指點，闖然直入翠雲院。龜奴問道：兩位相公找那一個姑娘？高俅答道：我們初到鎮江，尙未見過你們姑娘。你領我們到美麗的姑娘房間去便了。龜奴含笑答道：這裏向不招待生客，對不起得很！高俅本是浪子出身，懂得此中慣例，料想要由熟客作介的，只好同上皇轉身退出。上皇很懷爽似的說道：久慕南朝金粉，渴想一親蘼澤，不料竟以閉門羹相餉；一時覓不到熟客介紹，難道就罷了不成！高俅答道：陛下不必懊惱，臣自有問津方法。於是一路移步前行，覓道傍有一家酒菜館，牌名杏花天，時當日中，剛正吃客陸續登樓，君臣倆也拾級而登，擇雅座點菜對飲。高俅有心和堂倌問長問短，搭談了一回，忽向上丟個眼色，叫他暫且迴避。聰明不過天子，上皇已經會意，便立起身來問明小便處，踱步而去。高俅向堂倌問道：這位東京客人，你認識麼？堂倌答道：不相識。高俅又道：他是趙宰相的父親，因慕鎮江多美麗姑娘，特地來作狹邪游。奈無熟人介紹，你們做堂倌的，必然曉得這裏最美麗時髦姑娘，引領趙相公



宋宮十朝義演

第六十三回 易質請和敵兵北還 徽服拾班上皇南幸

一四六

去，重重有賞。望信答道：「影鳳院中有個名妓叫吳麗娟，出落得好似天仙化人，不過眼界甚高，尋常嫖客，往往拒絕不見。等一回兒，我來引兩位相公去啊。」高俅問他姓名，方知他叫金福生。此時上皇已歸座，高俅就把福生的話，詳述一遍。上皇笑容可掬的說道：「江南名妓吳麗娟，朕在東京，久耳其名，只道他住在金陵城內，朕初意要往金陵游玩，就是想去訪她，不料近在目前，殊出朕意料之外。」高俅說道：「諒有前緣，纔得會如此巧遇。」說罷，酒落快腸，舉杯豪飲，直喝到吃客如鳥獸散，方纔撤席，付過酒資。福生就引君臣備巡抵影鳳院，君臣倆在門口止步。福生一溜烟奔到客堂裏，麗娟的母親，叫做大姨的，正在那裏吩咐龜奴叫酒席，因有當地巨紳王成在內宴客，一眼望見福生走入，就問道：「此刻吃客上市，你怎好到這裏來閒逛呢？」福生含笑答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因為小館子裏來了一位東京貴客，特地把他介紹來，揮金買笑的大姨問道：『怎樣一位大客人，值得勞你大駕送來呢？』」福生翹着大拇指說道：「這位客人姓趙，是當朝宰相的父親，富堪敵國，東京城裏的銀號典當，泰半是他開設的。因為久慕你們麗娟姑娘的美名，不憚跋涉，到此尋訪。現在和同伴守在門口，叫我進來。」



宋宮十八朝演義

先容，望勿以閉門羹相餉！大姨問道：年紀有多少了？若然是個老頭子，我們麗娟不願意接待的，請到瑤仙房間裏坐吧。福生答道：年紀不老，請你們姑娘自家看；她是懂得相術，管教瞧見了趙相公的面貌，纔知我不是虛言唐突。大姨道：既是上客，趕快去請他們裏邊坐吧。麗娟房間不空，且到瑤仙房間裏寬坐。福生轉身出來，向上皇說道：有請兩位相公裏邊坐。說罷，在前引導，一起走到客堂裏。那大姨本也是做姨子出身，閱人已多，當下瞧了趙相公的相貌，暗暗吃驚；再看後面一個，也是方面大耳，服飾華貴，儀表不俗；連忙笑容可掬的招呼道：今朝檐前喜鶴噪，我道有甚貴客到，原來是兩位相公光顧；貴人臨賤地，就此彩鳳院要與發哩！放肆在前引導，隨我到裏邊寬坐。一壁說，一壁引到瑤仙房間裏，請君臣倆坐下。瑤仙殷勤招待。上皇只道她就是麗娟，瞧她年紀約摸十六七歲，具有五六分姿色，暗想並不十分美麗，何得名噪一時？正在疑想間，大姨早已看出，就向上皇說道：就是我的養女瑤仙。祇因麗娟在房間裏應酬檀面，請寬坐一回；等待酒闌客散，就可到麗娟房間裏坐的。接着向上皇請問來歷。上皇無非撒謊唐突，犯不着費筆墨去描寫，且把麗娟母女倆的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六十三回 易質請和敵兵北還 徽服治燕上皇南幸

一四八

出身叙明。那大姨本姓朱，是個維揚妓女。後來被節度使吳四維納爲筵室，產生一女，就是麗娟。自小出落得粉裝玉琢，好似個天上安琪兒。父母愛如掌上明珠，自幼就請女教師授讀。等到四維卸職歸里，優游林下，專以繪事消遣。麗娟生得秀外慧中，閒來跟着父親學畫，不到二年，已得乃父衣鉢。不料長成到十四歲，四維一命嗚呼，大婦就將麗娟母女倆揮諸門外，僅給以白銀三千兩爲生活費。母女倆回到鎮江原籍，坐吃了一年多，手頭積蓄漸漸短少。大姨頓起恐慌，心想自己紅顏老去，不能設再爲馮婦，見愛女正屆妙齡，嬌滴滴越顯紅白，有此一株錢樹子，豈肯放棄？就在鎮江開設彩鳳院，并出錢買了個養女，就是瑤仙。還有幾個姑娘，是做拆帳的。麗娟自覺多才多貌，並經術士推算，命中貴不可言，將來有后妃之望，所以不願爲娼。大姨一再勸導，并許她接客自由，要嫁就嫁，絕不橫加干涉。麗娟方才允許應徵。一年未滿，豔名已遍傳遠近。不過麗娟眼高於頂，尋常客人，概不招待，所與往來的，都是巨紳顯宦，雖不見得守身如玉，有關係的客人也只有二三人。正是：

天生麗質難自守，

墮入平康噪豔名。



欲知上皇宿娼情形，下回分解。

韓離不率兵圍汴，宋廷畏之如虎，一時舉止失措，政令矛盾，可笑亦復可憐。陳東率大學生上書，足以扶持正氣，懾伏奸人，讀書至此，精神爲之一振。

第六十四回 荒唐雲雨枕畔吐真言 固結恩情神前立私誓

且說鎮江巨紳王成，是麗娟的梳櫥恩客，在她身上浪擲纏頭，不下四五萬金。麗娟的豔名，是他一手捧出來的，每月要來報效幾次。今天也是他在麗娟房間裏設席，爲一客官洗塵，在座都是達官顯宦。麗娟正在席面上殷勤勸酒，忽然大姨走到她房門口，伸手向她招呼。麗娟就一溜烟走來。大姨就低低說道：由堂倌福生領來一個東京貴客，說是當朝趙宰相的父親，相貌堂堂，迥異常人，因慕名南來訪你；你自小看過相書，且去仔細一觀，包你稱贊不已。麗娟就跟着她媽走到瑤仙房門跟首，母女倆從門帘邊偷瞧。大姨指着上皇，悄悄地向麗娟說道：那個白面長鬚的就是趙相公。麗娟就把上皇的面貌，仔細打量，見他頂平額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六十四回 荒唐雲雨梳妝吐真言 周結恩情靜前立私誓

一五〇

闊，真正口方，大耳垂肩，一雙鳳目，奕奕有神，兩手下垂過膝，虎背龍腰，簡直似帝王相；就只下頰太覺尖的，晚景不及壯年，而且舉止大方，是像個大員；心想：在我眼裏，公侯將相見得多了，却沒有這樣的儀表；此人來歷可疑，且去試探他的口氣，究竟是個何等人物。打定主意，把她媽推入房中，自己跟在背後。大姨笑吟吟報道：小女麗娟來咧！上皇連忙把麗娟上下打量，見她挽着一個朝天髻，秀髮如雲，長眉入鬢，一雙秋波似的眼睛，黑白分明，合有傾國傾城的媚態；再看鼻賽瓊瑤，齒如編貝，面容猶如曉日芙蓉，腰肢好似春風楊柳，身材勻稱，不長不短，恰到好處，細小金蓮貼地，身上穿一襲湖色羅錦的花衫，孌孌婷婷走進房來；暗想：六宮粉黛三千，有誰及得她這般美麗呢！畢竟名下無虛傳，不愧稱為名妓。當下麗娟走到上皇面前，檢衽相見，就在傍邊坐下，瓠犀半露的向上皇問道：趙相公此次南來，有何貴幹？上皇答道：久慕你是個多才多貌的名妓，專誠南來訪美，並無什麼公幹。麗娟說道：阿奴醜若無鹽，蠢若東施，那裏稱得起名妓？東京也不會有人知道。吾知相公此來，定因金人猖獗，都城戒嚴，特地南來避亂的。一語道破了上皇的真相，竟半晌不作一聲。看官們，你道



宋宮八十朝新義

麗娟怎樣會曉得都城戒嚴呢？原來是王成會在席面上，和客官談起。麗娟纔知金人圍都城，大上皇已到鎮江避難，却不料來的就是上皇。當下見上皇半晌，她何等乖覺，並見上皇似露驚慌狀，便想：此上莫非就是上皇？否則那得會有此帝王之相呢？若然果是上皇，這是我的好運到了，只怕未便直言相問，祇好緩緩地設法試探，常言道：要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消不得要吐露口風的。想到這裏，就對大姨說道：我在這裏招待，你和瑤仙去應酬檯面，並對王相公說：我已應徵去了。大姨就帶了瑤仙，自去應酬檯面。麗娟一溜烟追出房來，向大姨附耳說道：如是這般，問個明白。大姨唯唯。麗娟回歸原座，問過高俅貴姓，然後又問道：高相公在都作什麼生？此次南來，是不是避難呢？高俅誑答道：我是和趙相公同伴南來游玩，並無公事；現在都中賦閒，從前曾在部裏當過差使的。麗娟原想向高俅探口氣，依舊不會有端倪，再想出許多話來，向上皇探問，暫且慢表。先說大姨同瑤仙走到王成席面上，大姨就向王成說道：麗娟到翠雲院堂唱了，由瑤仙來代庖，王相公不要動氣，請多飲幾杯。說着，就執壺斟酒，接着又向王成問道：這幾天東京有無平安家報？原來王成有兄名炳，向



在都中做官的。當下王成答道：只因金兵圍困都城，兩個多月郵傳不通，直到昨天方接到京信。那大姨又問道：現在宰相是不是姓趙，爲甚不把金兵打敗呢？王成答道：朝中的宰相是李邦彥，是個主張和議的奸賊，況且是文官，不會打仗的。大姨受了女兒的囑咐，特來探問趙宰相的所以，又問道：只怕現在宰相是姓趙的做了？王成答道：皇帝却是換了一個姓趙的宰相，却從未有過姓趙的。大姨說道：是我弄錯了，請多用一杯，待我去催女兒回來啊！說着，回到瑤仙房門口，叫麗娟出來，把王成的話，以直告之。麗娟說道：我早知朝中只有姓趙的天子，沒有姓趙的宰相的。你去催促上矣，等到席面散後，把趙相公掉到我房間裏，也要整備酒菜咧。大姨就去招呼雜役們。那麗娟回到房間裏，上皇搭趣着問道：你們母女倆鬼鬼祟祟，講些什麼？麗娟笑道：媽媽說你是個冒牌貨，朝中從未有過趙宰相。請相公不要藏頭露尾，不妨把真相老實告訴我，出君口，入我耳，除却高相公，沒有第二人曉得，有何妨呢？上皇含笑說道：難道你恹意我這個老頭子，否則何用尋問根柢呢？那末我老實的告訴你，難道你肯和我對親不成？麗娟答道：常言說：有緣千里來相會，只要三生石上有前緣。



十七八歲的姑娘，嫁給五六十歲的男子，多得；況且你鬚髮未白，算不得老頭子。咧！承相公看得起我，路遠迢迢到此，人非木石，豈不知感？所以拋撇了熟客的檯面，潔誠招待相公。相公也應該推誠相與，何必藏頭露尾呢！上皇答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並未唐突你啊！至於不肯一一詳細告你，別有苦衷。你是很聰明的，我的真相，只能意會，不能言宣的。麗娟笑吟吟說道：依舊是半吞半吐，不過既有苦衷，不敢再加請問，請給張名片我，以作紀念。上皇答道：現在沒有，再來時帶給你便了。整備酒肴，與你把酒談心，好麼？話聲未絕，却巧大姨走來說道：房間空咧，請兩位相公那邊寬坐吧。麗娟就引君臣倆走到自己房間裏。上皇見前半間放着堂櫺畫桌琴檯，後半間放着涼床衣櫥，兩壁掛着名人書畫，粧檯前掛一幅風塵三俠圖的小立軸，款寫着麗娟自繪。收拾得窗明几淨，纖塵不染。上皇嘖嘖讚美道：這裏纔像名妓的房間；僮夫俗子踏進來，要嚇得倒退出去的。麗娟你既身墮娼門，那得具此能書能畫的大才呢？麗娟答道：阿奴本是宦家女，先父吳四維官居節度，書畫都是先父傳授的。祇因生成薄命，及笄先父作古，母女倆就被嫡母驅逐，以致流落娼門，真正可憐可愧！上



宋宮八十朝漫義

第六十四回 荒唐雲雨枕畔吐真言 固結恩情神前立私誓

一五四

皇不加思索的說道：原來你是吳卿的愛女，怪不道如此多才多藝，不愧是個閨閣千金。上皇不留意，露出了破綻。麗娟嗔味一笑，說道：何苦瞞妾，如今吐露口風了，什麼叫做吳卿，分明是說慣了，纔會帶口便說出來的。說到這裏，向上皇媚眼微飭，盈盈一笑。上皇知難唐突，就握着麗娟的手，低低說道：你既識得朕本來面目，也不用瞞你，但不可在人前吐露口風，就是在你母跟前，也不要直說；爲防一人傳兩，兩人傳三，若被外人曉得了，鬧出大亂子來，這是要你負責的。麗娟答道：儘管放胆等在這裏，妾願把身家性命，當做担保品如何？總可高枕無憂了。上皇走近床前，伸手拍着睡枕說道：這個綉花枕低得很，怎能叫我無憂呢？麗娟就向衣櫃中取出一個同樣的睡枕，並疊在臥榻上，含笑問上皇道：高不高？總可安睡無憂了。上皇答道：且和你來一試。一壁說，一壁同向枕上睡倒，喁喁情話。麗娟忽然叫道：陛下……上皇不待她說出下文，就喝道：住口！我說了一個卿字，已被你聽出破綻；現在你竟稱我陛下，難道傍人都聽不懂的？麗娟笑答道：睡在碧紗帳裏稱陛下，有誰聽得呢？在人面前仍舊稱相公便了。上皇道：這也何必呢？一律稱呼相公的好；只恐叫順了口，當着人一時帶



宋宮八十朝演義

口便，出聲叫喚，豈不要弄出岔枝兒來呢！麗娟含笑說道：有了愛情，方得卿卿我我的親熱，豈容假惺惺作態，背着人定要稱呼陛下；否則改稱萬歲何如？上皇說道：拘不過你，就稱陛下吧！萬歲兩字，益發懂得的人多了。不過你叫慣了口，時時要留意。我因懈怠說了一個卿字，已被你識得廬山真面，你不要再蹈我的覆轍啊！麗娟說道：陛下做了太上，不要人稱陛下；我希望人稱陛下，可惜沒有資格。上皇打趣道：我來遂你的希望，稱你一聲陛下何妨？麗娟笑得合地答道：稱不得；女人稱陛下，古今來只有一個武則天；雖然被她威風了幾年，結果弄得老來苦，千人唾棄，萬年遺臭，我替她想想真不值得。誰願意去效颦她稱女陛下呢？上皇道：你簡直想做男陛下。可惜身體上缺少些兒，先去和閻羅天子力爭，化成了男體，認了我做父親，那末我好禪位給你，使你登大位，稱陛下了。麗娟正欲對答，忽見大姨闖然而入，連忙一骨碌跨下床來。大姨望了她一眼，披着嘴說道：難道你有了吸奶的小孩子了？衫子上紐扣解開了，好看！麗娟低頭一望，羞得刮耳根子通紅；原來身上的紐扣，被上皇悄悄地解開了，她還沒有曉得；當下就一壁扣上紐子，一壁向上皇似羞似恨的瞪了一眼，不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六十四回 荒唐雲雨枕畔吐真言 固結恩情靜前立私誓

一五六

會發惱。大姨是鴛兒愛鈔，早已看出這個東京客人，是個浪擲纏頭的闊客，所以裝着笑容向麗娟問道：酒席送來咧，可就要擺檯面麼？麗娟悻悻然答道：聽你的便。大姨訝然說道：我好意來請你的示呀！反爾惹你動氣，這也從那裏說起？麗娟撇起了嘴，答道：那個請你來的？難道你偌大年紀，還不曉得日中則進午餐，黃昏則進晚餐，何消來問我呢！大姨瞪了她一個白眼，掉轉身來，不作一聲的走了。原來麗娟厭惡她媽時常闖進房來，故意發作她幾句，曉得她媽溺愛自己，決不會發怒的。果然她媽一溜烟的走了。麗娟向床邊上，和上皇並肩坐下，握着上皇的手，嬌瞋道：這隻手該打不該打？陛下你聽得麼？媽媽說我有了吸奶孩子，羞煞人了！這都是陛下不老成，解開了我的衫子，纔被媽媽看出破綻；以後不要如此惡作劇。上皇答道：誰叫你逃也似的跨下床去，叫朕那裏來得及替你扣上去呢？接着問道：高相公到那裏去了？日已西沉，請他來喝酒吧！麗娟答道：諒必在瑤仙房間裏，我去請來啊！說着，嬈嬈婷婷走到客堂間裏，吩咐擺檯面，並叫大姨去邀請高相。照呼停當，麗娟回進房來，幫就將酒肴安排大房間裏。高相帶着瑤仙一同入席，君不居臣下，當然由上皇居首座，麗



宋宮八十朝演義

娟末座相陪，侍婢執壺斟酒。大家喝了幾杯，麗娟道：「我來行個飛花酒令，由令官說出一句有花字的古詩，順挨點去，輪着花字的人飲一杯。」上皇接口道：「好啊！不過要隨口而出，不能故意弄狡獪的。」麗娟道：「理會得。」說着，喝了一杯令酒，說道：「莫待無花空折枝。」隨就伸着春葱似的纖指點去。花字輪着上皇，麗娟捧着杯酒送到面前。上皇接來一飲而盡。輪着瑤仙發令。瑤仙說道：「我是草包，不懂詩句的，請阿姊代令吧。」麗娟道：「我來替你代行，輸了酒，要你自己喝的。」接着說道：「貪看梅花過野橋。」順次點去，花字却巧又輪着上皇。瑤仙捧酒相敬。上皇接來喝乾了，就向高俅以目示意。高俅會意，預先留心，說道：「二月楊花滿路飛。」花字輪着麗娟。麗娟飲了一杯，輪着上皇發令。花字也輪着麗娟。以後上皇和高俅發令，花字總輪着麗娟。麗娟連喝了六七杯，說道：「你們倆作弄我一個；我要醉了，收令咧。」說罷，喝了一杯收令酒。此時上皇也有幾分酒意，就趁勢說道：「我也醉了，不能喝咧。」麗娟吩咐進飯，飯罷撤席。上皇向麗娟說道：「時候不早，我要回去咧。」麗娟慰留道：「這裏儘可安睡，不用走了。」上皇答道：「今日出門，不會說明不歸，只怕派人找尋，明晚來和你作長夜談吧。」麗娟道：「明天上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六十四回 魏唐靈雨神吐真言 周結恩情神前立誓

一五八

午就來，同往白雲觀去看燒香，幸勿爽約。上皇唯唯答應，就同高俅移步出院。麗娟殷勤相送。當晚上皇回轉行宮，一宿無話。次日，於午前獨到彩鳳院。麗娟晨妝初罷，今朝格外修飾，得花團錦簇，麗若天仙，殷勤招待，略談幾句，就向上皇說道：我倆到白雲觀去吃素齋，好麼？上皇稱善，於是各坐小轎，同往白雲觀。要知麗娟並不是當真來看燒香，只因久懷從良之願，昨遇上皇，心想他年紀雖大，宮眷們也都紅顏老去了，若肯迎我入宮，必然寵幸獨鍾，我能生得一男半女，終身幸福無窮，只恐他嫌我是青樓中人，不肯帶我回去，必須先和他到神前立誓，那末天子無戲言，可把終身相托了。所以昨晚預先約定。此時同上皇到了白雲觀，各殿隨喜了一回，香客一個也沒有。上皇正擬發問，麗娟先向他把來意說明。上皇答道：你要和我設誓托終身，極表同情；不過我此來是避亂，都中大局如何，尙難預料，怎能帶你回去呢？麗娟說道：金人已北退，難道陛下尙沒有曉得？上皇道：早已得報，你既然定要隨朕北歸，殊難固却，不知你母親意下如何？麗娟答道：這個不成問題，母親早許我要嫁就嫁的，祇須賜給他一二萬養老費好咧。那末請陛下就在這裏立誓吧。上皇唯唯，就在神前立誓。



道：大宋太上皇帝，受鎮江女子吳麗娟面托終身，許她帶入宮中，偕老白頭；皇天后土，共鑒此盟。麗娟聽說，很爲滿意。正是：

天子風流多韻事，

神前立誓見情深。

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希榮慕寵，本屬女子特性，麗娟願嫁上皇，事無足怪；獨怪徽宗於倉皇避難之際，依然興高采烈，怡情聲色，真是全無心肝。

第六十五回 血染皇都忠臣戰死 尸橫禁苑宮女捐生

麗娟因恐上皇始亂終棄，故爾要求上皇在神前設誓；聽得上皇誓言鄭重，很爲滿意，自己也就跪倒神前，宣誓道：信女吳麗娟蒙道君太上皇帝，不棄寒微，許納爲嬪御，情願以死相從；倘背此盟，願死異國。誓罷起立。此時麗娟隨口而出，不料後來竟成讖語，果然身死異域。這也非她始料所及的。當下有比邱尼出來招待，留供素齋，食罷撤席。上皇賞銀五兩，就同



宋宮十八朝義

第六十五回 血染皇都忠臣艱死 尸橫禁苑宮女捐生

一六〇

麗嬭回轉彩鳳院，就此朝歡暮樂，連住七日，正在如魚得水的當兒，忽然高俅急忙奔來，向上皇奏道：「今有李綱奉少帝命，來迎車駕還都，現在行宮守候召對。」上皇就別了麗嬭，帶高俅回轉行宮，宣召李綱入對。綱即入覲，說道：「少帝聖孝，時時思慕陛下及太后，請陛下早日還都，以安人心，而慰少帝的孝思。」上皇問道：「久已不通音問，據云是有旨止，避行宮文書，是何道理呢？」綱答道：「祇因都城被圍，一經投遞文書，恐被金人得悉行宮所在，故爾禁止郵傳，並無他意。」少帝每奉陛下降詔詰問，往往憂懼不食，常以陛下詔書示臣。臣嘗借端譬喻，為家長出門，盜賊忽來，任家事的子弟，不得不從權措置，便宜行事，家長也只好問他，能保田園大計，而加以慰勞，倘欲誅及細故，做子弟的安能負責呢！臣願陛下即日回鑾，宜有大慰少帝的孝心，瑣屑細事，概置不問。」上皇聞言感悟，即命內侍取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并慰語道：「卿能躬冒矢石，力保都城，捍守宗社，建有大功，若能調和朕的骨肉，使無疑阻，你當名垂青史咧！」綱遂請示回鑾日期。上皇沉吟了一回，說道：「明日，卿保太上皇后先行還都，朕於後日啓程。」李綱謝恩退出，來朝保護太上皇后及諸宮眷先行還宮。那上皇遲行，專為



麗娟起見，等到宮眷啓行，上皇就遣高俅持銀票赴彩鳳院，先向麗娟說明，上皇明晨回鑾，召你入行宮整備同行，一面喚大姨至前，說明奉上皇命賜以養老費二萬兩，大姨早已識得上皇真面目，心中雖捨不得愛女遠離，只因帝命難違，祇好收銀道謝，那麗娟馬上收拾細軟，別母出院，大姨含淚叮嚀了一番，親自送到行宮中，向上皇謝過聖恩，然後別女回院，表過不提，次日，車駕啓行，仍由蔡攸、高俅等護駕還都，童貫畏罪不曾入都，一路平安，那日已抵汴京，欽宗率百官郊迎十里，父子見面，和好如初，上皇入城，仍居龍德宮，本來上皇最寵王氏昭容，現在卻爲麗娟所奪，不過時局未靖，況且上皇春秋已高，再欲加封婕妤，昭容自覺說不過去，暫時封麗娟爲帝姬，麗娟以爲封號太卑，要求別加恩封，上皇笑道：三千寵幸在一身，何必爭此虛名呢？可知一加榮封，容易招人嫉妒，勸你只圖實惠，莫爭虛榮，反覺安逸，麗娟只好暫作罷論，且說欽宗因自己愛思國事，無暇日往龍德宮定省，卽立皇子譙爲太子，命他侍奉上皇，那時都城上下恬然，宰相等都置邊事於不問，惟李綱獨以爲外患堪憂，數上備邊禦敵良策，皆爲耿南仲等所譏阻，時佐金將粘沒喝避暑雲中，留兵分就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六十五回 血染皇都忠臣戰死 尸橫禁苑宮女捐生

一六二

蓋敬本無南侵意，不料邊境守臣以為金人將遁，告於朝，請遣兵襲擊。許翰信以為真，屢遣使催種師中出戰，并責以逗撓。師中長嘆道：「逗撓乃兵家的大戮，吾束髮從軍，今已老了，所以屯兵不戰，專為不戰輕啓外釁，輔臣不明事理，竟責我逗撓，誰能忍受此罪呢！」於是即日出兵，并約姚古、張灝會師。師中與進壽陽，遇金兵五戰三勝，遂回至殺熊嶺，守待會師。並進不料姚古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安傳、粘沒喝將至，姚古及張灝皆不敢如期會師。金兵探悉師中兵力單薄，悉銳來攻。師中揮部下死戰，并以神臂弓射退金兵，只因未帶賞犒之物，無可賞犒，士卒皆怨憤散去，僅留百人。金兵復來襲擊，師中遂力戰而死。金兵乘勝追擊，姚古所部亦大敗，只好退保隆德。事聞於朝，李綱請旨召焦安節入都，數其罪而斬諸市。曹古亦罷職。河北河東宣諭使種師道，兵屯滑州，接到乃弟師中戰死凶耗，憂傷成疾，上疏告病辭職，詔以李綱為宣撫使，以代師道，又以解潛往代姚古。綱辭疏上，皆不報，只好出都巡邊。實則一班奸佞，恨綱在朝直言敢諫，故力從帝放他去巡邊。就此金人日益驕橫，幹離不則要索金銀，粘沒喝則催割三鎮，并罷李綱。欽宗日被奸佞包圍，即日下詔罷李綱。知揚

宋 八 十 朝 義 義

州，以謝金人。那時師道已死，勤王兵皆戰敗散去，京師人心大震。是年六月，天狗星墮地，有聲如雷，彗星出寅良間，長數丈，北拂紫微垣，大臣皆言此乃夷狄將衰，不涉中國事的。獨有主管龍德宮，譚世勸面奏道：上天垂象可畏，陛下宜修德以應天，除奸以應民，不可惑聽諛言。欽宗感悟，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并竄蔡京於儋州，死於半路，又遣張灝誅童貫，李昇之誅趙良嗣於貶所，朱勛伏誅，并抄沒家產，蔡攸亦遭誅，高俅驚憂成疾而亡，一班失勢的權奸，俱遭誅戮，在位的奸佞，一個也不會罷斥，金兵愈逼愈近。這時李綱已貶，師道已死，無人可以率兵禦敵。欽宗只好遣王雲至金營議和。金人要索速割三鎮，并尊上金主徽號，還京轉達，并請以康王佐使。欽宗見敵兵已渡孟津，宰相獨極力主和，遂命康王構爲正使，王雲爲副，同往幹離不軍中，許割三鎮，奉袞冕玉輅，尊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康王奉使出都，王雲隨行，一味張皇敵勢，動輒以彼強我弱，迫脅康王，道經磁州，守臣宗澤遮道諫道：肅王一去不返，敵又詭辭以誘大王爲使，敵兵已迫，去有何益，請勿行。康王遲疑未決，王雲再三催促道：大王與臣同奉朝命，使金軍議和，倘不去，還都覆命，便爲違旨，請大王速行。



宋宮十八朝漢義

第六十五回 血染皇都忠臣顯死 尸橫禁苑宮女捐生

一六四

康王正欲復行，幸彼州民塞道不得前，只好暫住州署，以前王雲奉使過磁，勸兩郡拆除近城民房，以爲清野計，州民嗟怨，至是康王次磁州，出謁嘉應神祠，王雲隨行，州民環請康王不可北去，雲尙想叱退州民，意被州民你一拳，我一腳，當場打死，康王遂留磁州，命人收拾雲尸，金兵時已渡河，日至磁州偵查康王踪跡，知相州汪伯彥連夜遣部兵迎康王至相州，以上是正史所載，而野史所稱泥馬渡康王，卽是此役，兼錄於後，以餉閱者，且說金人幹離不自遣康王歸國後，始知確係徽宗第九子，懊悔異常，及至王雲復去請和，就命他須偕康王同來，雲還京固請，果得與康王同行，幹離不接待，漢奸密報，卽遣數騎迎接，催行，康王預料有去無回，遂於深夜潛起脫逃，猶恐爲金人追及，避入道傍崔府君廟，祇因行路困乏，就依階假寐，忽於夢中聽得有人叫喚道：「追兵到了，速醒跨馬而逃。」馬已備好，喇康王醒，張目四顧，果有馬匹在傍，就飛身上馬，加鞭疾馳，一晝夜行七百里，迴顧追騎將至，前面又爲大河所阻，遂加鞭躍登對岸，後蹄濺水，不復能行，下馬諦視，認出是崔府君廟中的泥馬，拱手謝過神靈，徒步落荒而走，至一莊，爲飢渴所迫，走入民家求漿飲，一老嫗迎入室中坐下，

宋宮八十義

忽聞門外有馬蹄聲，老嫗轉身出外，良久始返，向康王問道：「官人何來？」康王誑對道：「我經商磁相二州，因恐遇着金兵，所以逃避至此。」老嫗道：「官人服裝不類商人，莫不是朝廷的親王？」適有回騎經過門前，追問老身，曾見康王從此經過麼？老嫗騙他們過此半日了，只恐追趕不及，追騎遂回去，大王可安心在此進酒飯而行。康王問老嫗姓氏，方知是李若水的母親，當下在李家飽餐一頓，道謝而行。老嫗說道：「此去西行數十里，便是磁州，守臣宗澤是個忠勇之臣，並且兵精糧足，大王速往依之，天下事尙可有爲。」康王感謝而行，逕往磁州。此段記載，與岳傳所記，又有異同，確否？小子也不得而知，聞言剪斷，且說康王既抵相州，伯彥力請募兵入衛，并引真定部校岳飛入見，飛係湯陰縣人，自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且得名師周同傳授武藝，兼有神力，兩手能挽弓三百斤，曾在劉鈞部下屢擒悍賊，實爲一員智勇兼全的大將。康王問明來歷，留爲護衛，後因剿匪有功，授爲承信郎。那時金兵已入懷州，西京亦失陷，欽宗聽信孫傅之言，召用鄭京爲成忠郎，選六甲以禦敵。京實係市井無賴，以邪說惑人，朝廷竟信以爲真，賜官賞銀，命他募兵守衛，識者皆爲朝廷

宋宮八十八義

第六十五回

血染皇都忠臣戰死 尸橫禁苑宮女捐生

一六六

堯欽宗也知不足恃，遣耿南仲、岳昌使、金軍許盡割兩河地，不料行至絳昌，爲絳人所殺，南仲遂奔相州，以朝命促康王、冀河北兵入衛，王即懸榜募兵，那時幹離不與粘沒喝已會師汴京城下，欽宗一面遣使約康王及河北諸將入衛，一面親自披甲登城防禦，幸得南道都總管張叔夜率兵來援，欽宗召入，叔夜力請駕幸襄陽，欽宗不聽，但命他入城助守，無如金兵日夜猛力攻城，叔夜父子督兵登城防禦，皆受重創，東道都總管胡直孺將兵入衛，戰敗被執，金人縛胡示城下，都人大懼，時值連日大雪，金兵攻城益急，何橐屢促郭京出戰，京不得已盡令所募的六甲兵啓宣化門出攻金兵，京與叔夜坐城樓上督戰，金兵分四翼鼓譟猛攻，京所遣兵大敗潰退，護龍河中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見大勢已去，推說須自去作法，遂下城，引餘衆出城遁去，逃至襄陽，竟欲聚衆爲亂，幸被張恩正拘囚殺却，且說金兵架炮攻城，四壁守城兵皆潰逃，金人遂焚南薰宣化諸門，統制姚友仲力戰而死，劉延慶奪門出奔，爲金兵所殺，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皆力戰殉國，京城遂陷，欽宗得報，跽足慟哭道：不用神師道的忠言，以至如此，時有軍民數萬，擁入左掖門，求見天子，欽宗登樓宣



諭散去，衛士長蔣宣率部衆數百，欲邀帝駕突圍而去。孫傅呂好問隨侍帝側，宣抗聲說道：國事如此，皆是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好問說道：你欲冒重圍，衛乘輿以出，誠屬忠義，不過乘輿將駕，必須甲乘無缺方可動，豈可冒昧從事呢！宣折服道：尙書真知軍情，語畢揮衆退去。何臬正欲率兵巷戰，金人已宣言議和退師，欽宗即遣何臬及濟王相使金軍請和，二人奉命往金營求見，幹離不說道：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有北無南，現在所議，期在割地，并須上皇出盟，臬與相遂回城轉達帝聽。欽宗道：上皇年事已長，况已驚憂成疾，何可出，必不得已，還是由朕親行，即命何臬草降表，次日，率何臬孫傅陳過庭等，往金營，見了幹離，不粘沒喝長揖進表，粘沒喝首先發言道：我國本不願勞師動衆，實因汝國君臣昏庸已極，特來問罪，我主擬別選賢者以爲宋國主，削去帝號，欽宗默然，何臬抗爭道：割地輸金，都可遵依，惟易主請毋庸議。粘沒喝只是搖首，幹離不說道：既肯割地，快去將三鎮交來，納金最少要千萬錠黃金，二萬錠白銀，何臬咋舌不敢答應，君臣遂被拘，隔了兩日，欽宗只好應允，方得釋回，欽宗入都，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道：宰相誤我父子，語畢，嗚咽還宮，見



宋宮八十朝義

第六十五回 血染皇都忠臣戰死 尸橫禁苑宮女捐生

一六八

者無不流淚。那河東等既歸都堂，尚以爲和議告成，作會飲酒，談笑終日。欽宗卽以劉梟陳過庭折珍寶等割地使往，河東北地以畀金，不料兩河民衆堅守，不奉詔，復降諭兩河民衆開城降金，民猶不肯，搜刮金銀，亦難集數，那粘沒喝屯兵城外，日益驕橫，非但索取供應，甚至向帝索取少女一千五百人，限年內送入金營，以供侍役。欽宗見宗社覆亡在即，何惜少女，卽命宮門監如數選擇，造具名冊，送往金營。時已急景凋年，一班宮娥彩女，正在收拾度歲，竄地聽得這不幸的消息，人人胆戰心驚，怕被選送金營，供一班騷韃子的糟蹋，有幾個好出身的宮女，不沐君恩，已經怨恨，今聞要把她們送給敵人，稍知廉恥的都着了慌，心想，等在宮中，既無幸福可享，況都城已被金兵攻陷，就算此次僥倖不入選，早晚金人闖入宮來，也要被俘，活着不免受韃子蹂躪，還是趁早死的乾淨，於是一個有節烈的宮女，首先投入御池中自殺，不料次日御池中，竟死有三十多個宮女，宮門監畢義得悉，很覺不忍，吩咐備棺木收拾，正是

姓名未列花名冊，

魂魄先歸離恨天。



宋宮八十朝漫義

要知北宋覆亡情形，下同分解。

欽宗直至都城陷落，始大悔不聽神師道忠言，始覺悟宰相誤國，真是噬臍何及。兩河民衆，不奉詔，不降金，具見人心未死，民氣猶存。足以愧煞宋室君臣矣。

第六十六回 孤臣死節千古流芳 二帝蒙塵萬民隕涕

且說宮門監畢奉詔挑選一千五百名少女，害得一班宮女哭哭啼啼，甚至投池自殺，弄得畢義徒喚奈何，光陰迅速，大除夕的限期將屆，尚缺三百多名，只好向外面窮苦人家，出錢購買年輕女子，帶入宮中，將姓名填入花名冊，湊齊人數，整備來朝請旨送往金營，且說欽宗正坐在便殿中一籌莫展，愁緒萬端，偶然抬頭，見有一美貌宮娥，跪倒丹墀，口稱小婢淑娥叩見，說罷，珠淚雙拋，俯伏於地，欽宗正在憂患中，那裏會記得往事，就問道：你有甚委屈，不妨直奏。淑娥本是拚死而來，竟大胆直奏道：前年小婢在御苑中折花蒙陛下加恩，執手垂問，却巧被朱娘娘走來看破，就此觸怒了中宮，至今未曾忘懷，現已將小婢姓名開

宋宮八十朝義

第六十六回 孤臣死節千古流芳 二帝蒙塵萬民限溺

一七〇

列和番花名冊，不日要送往金營，供韃子糟蹋。小婢誓死不願。伏乞聖恩援救！倘陛下不肯垂憐，小婢情願立刻死在陛下面前，不願辱身於韃子的。欽宗望了她一眼，見她淚流滿面，好似帶雨梨花，迴想當年，益覺不忍。衆之自身也在患難中，不覺惻隱之心，油然而生，就向淑娥說道：不用悲傷，傳諭送你還家，天倫樂叙，你願意麼？淑娥叩謝道：若容小婢還家，聖恩如海，以後有生之年，出自陛下所賜，定當結草銜環，以報聖恩。欽宗道：你且退守一邊，淑娥就謝恩起立丹墀下。欽宗卽宣畢義至前，問道：和番少女足額麼？畢義奏道：實因宮女們都不願去，投水自殺的已達三十七人，臣不忍強迫。已向宮外購買貧女充數，尙少數十名，諒來通融得過的了。欽宗長嘆道：這朕都是害她們的！宮女淑娥誓死不願赴金營，求朕憐救，已許她送還家鄉，你在中宮前，不必奏明，將買來的女子頂名和番，你將淑娥帶出宮去，派人送她還家，這也是好生之德。淑娥就隨畢義出宮，由畢義問明地址，派人送歸家中，骨肉完聚，這是淑娥生有厚福，獨能死裏逃生，以外六宮粉黛三千，早晚盡要北去做亡國奴的，後文自有交代，那金人久駐不去，歲底索去了一千五百名少女，來年連連催索金幣，無如

宋宮八十朝演義

宋廷纒攝已窮，無可應命，粘沒喝勃然大怒，遣使入宮坐索，并邀帝赴金營面議繳款限期，不去要屠城搜宮了。欽宗召大臣商決行止，李若水道：此去固然凶多吉少，但目前搜措不足金銀，陛下不得不去，願以生命保陛下同行。欽宗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自與李若水、何臬同往青城。唐恪諫阻不聽，吳革也向何臬說道：夜觀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往金營，必中虜計，請公勸帝勿行，免遺後悔。臬置若不聞，即同車駕出城。張叔夜追趕至郊外，叩馬諫道：前次赴金營，僥倖得歸，豈可再往。欽宗流淚答道：朕爲顧全滿城百姓，冒死前往，實出於不得已。爾叔夜號哭再拜，帝慰語道：權仲爲國努力，說罷，逕抵青城。果被粘沒喝留住，作爲索交金銀的抵押品。帝命京中搜刮金銀，輔臣等挨戶搜刮，也只有黃金三十萬兩，白銀六百萬兩，衣緞一百萬匹，解往金營。反惹得粘沒喝大發雷霆。竟將解銀官梅執禮殺害，餘官各杖數百，再行勒限催繳。同時河東割地使劉翰至金營，金人留住僧舍，派韓正勸降道：國相知君，擬畀君以大任，翰答道：偷生以事二姓，誓死不爲。正又勸道：軍中議立宋主，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如北去取富貴，翰仰天長嘆，趨歸僧舍，立草遺囑道：「貞女不事二夫，

宋高宗十八朝義

忠臣不事二君，况主辱臣死，理所當然，以順爲正，乃是妾婦之道，此子所以必死。」書授，畢親信持歸，報他的兒子子羽等，輪卽沐浴更衣，自縊於僧舍，金人嘉其忠，遂棺殮葬於寺西岡山，且說康王在相州，曾奉蠟詔，授爲兵馬大元帥，陳遘爲元帥，宗澤汪伯彥爲副元帥，令盡起河北兵入衛，康王卽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五軍入衛，宗澤率二千人爲前驅，行次大名，正遇金兵，澤卽迎頭痛擊，連破金人三十多營，金人喪胆而逃，時值梁楊祖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等率兵來會，軍威稍振，忽接帝詔云：方議和好，可屯兵十日毋輕進，伯彥等信以爲真，獨有宗澤窺破奸謀，告康王道：必是金人狡詐，暗遣奸賊，阻我師行，若說君父望王入衛，猶如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金人有異謀，吾兵已在城下了，偏偏伯彥力持不可，康王遂遣宗澤先行，從此澤不得預聞帥府事，耿南仲汪伯彥請王移軍，遂移駐東平，再說宗澤自大名率軍前進，直趨開德，一路與金人連戰十三次，無戰不勝，截獲輜重無算，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一面又移書趙野范詒曾懋等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言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前隊報有敵兵，澤揮衆直前，

宋宮八十朝漢義

當者披靡，轉戰而東，金人添大隊生力軍來援，澤將王孝忠戰死，澤部下祇有二千人，已被敵人包圍，澤下令道：現在前後皆敵壘，進退皆死，不可不於死中求生，奮勇殺敵，以求生路，士卒知必死，無不以一當百，衝入敵陣，當者披靡，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料敵不甘心，今夜必復來，遂於薄暮伏兵四野，金人果夜至，衝入空營，大驚而敗，伏兵四面殺來，又喪兵數千，自是瞧着宗澤的影子都怕咧，不敢出兵與澤交戰，那時郟城已陷，被澤所殺敗的俱屬粘沒喝部仗，所以粘沒喝逼帝至青城，拘住不放行，太學生徐揆上書粘沒喝，請釋帝還宮，因措辭不遜，被金人殺害，并以金主命，廢欽宗及太上皇爲庶人，并設誓南薰門，杜絕出入，人心大恐，次日，金人遣吳并莫儵入城，令推立異姓，以爲宋國主，且邀上皇出城，京城巡檢范瑄密受奸相張邦昌指使，入宮強逼上皇與太后坐犢車出宮，郟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并六宮有位號的，一概從行，惟元祐皇后孟氏，早已廢居私第，現在因禍得禍，反得倖免，看官，你道金人何從得悉宋宮中的妃嬪公主等封號呢？原來是內侍鄧述私下造具妃嬪公主及親王皇孫等名冊，密送金營，粘沒喝遂檄開封尹徐秉哲按名逼索借行。



免劬都中居民五家互保立結，毋得藏匿宮眷，以致搜得三千餘人，秉哲概令衣袂相聯，屬派人驅押出城，譏者皆稱是邦昌的毒計，將趙氏家屬一網打盡，他可安穩穩竊位稱帝，不料民心不服，仍舊不安於位，何苦行此昧天良的惡計呢！閒言休絮，當下上皇同太后出宮，張叔夜攔路諫阻道：少帝一去不返，上皇豈可再去，臣願率將士保駕突圍而出，上皇躊躇不決，竟欲吞金自殺，被范瑄夾手奪下，即挾上皇驅車而去，直抵青城，由軍吏令上皇及太后下車，導入一小室中，少帝已先在，三人相對大哭，忽有軍吏來宣二帝入見，元帥吏部侍郎李若水自入金營，未曾離開少帝，此時跟隨入中軍帳，粘沒喝命人取出兩套胡服，強逼二帝更換，若水怒皆欲裂的說道：大宋皇帝，自有堂堂袞冕，誰願穿你們這班大羊的衣服！粘沒喝嘉他忠義，要想勸他降順，並未發怒，衆將聽了發惱，竟將若水拖出，捶擊破額，血流滿面，氣結仆地，粘沒喝喝住左右，召李侍郎入帳，問道：奉詔爲宋國謀立異姓，不知誰是賢者可立？若水不答，再問，又復謾罵，粘沒喝命衛卒扶至別室看守，并囑不許難爲李侍郎，若水誓不飲金人一杯水，絕食不語，衛卒勸慰道：宋國已無可爲之望，公今日順從，明日當



宋宮十八朝演義

富貴，何必自尋苦惱呢？若水長嘆道：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麼？隨來老僕亦懣解道：主人父母春秋高，何不少屈，冀得歸省堂上雙親？若水怒叱道：吾已以身許國，不復顧家，毋再多言。衛卒知不可屈，遂不復言。粘沒喝又逼上皇召太子及皇后，遣范瓊入，傳上皇詔命，孫傳留太子不遣，吳并欲以士卒改扮商人，衛太子突圍而遊，孫傳不從，擬藏太子於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死囚十數人，一併殺死，持首獻金營，詐稱太子被害，不料有內侍扶太子出宮，都人要路截殺，誤傷太子，傳即率兵定亂，范瓊恐生變故，以危言嚇東宮衛士，闖入宮中，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孫傳道：我爲太子傳當共生死，遂以留守事付諸王時雍，從太子出，軍民奔隨號哭，太子高呼百姓故我，瓊驅車直抵青城，引太子及皇后入城，金人不許孫傳隨入，傳答道：我爲宋國大臣，且爲太子傳，義當以死相從，遂留宿門下以待命，即若水留金營五日不食，粘沒喝召入勸降，若水罵道：你是劇賊，我是大宋大臣，豈肯歸順劇賊？粘沒喝即命擄他去，若水怒罵益甚，金人以鎚搗破其唇，若水喫血大罵，遂被金人以刃斷舌裂頸而死，粘沒喝嘆道：西遼亡國，死義的有十數人，宋國惟有李侍郎一人，即命棺殮之，以慰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六十六回 孤臣殉節千古流芳 二帝蒙塵萬民曠涕

一七六

忠魂，一面遣吳并莫儋入城，召百官議立異姓，大家都不敢發言，相視良久，王時雍遂問并儋道：公等意屬何人？吳并答道：敵意欲立張邦昌，時雍說道：衆心不服，立之必不安寧，話聲未絕，却巧宋齊愈自金營歸來，百官即向他問道：敵意欲立異姓，必有所主，齊愈即取片紙出，上書張邦昌三字，時雍不復言，遂以張邦昌姓名列入議狀，吳并莫儋首先敘名，張叔夜孫傳皆不肯敘狀，金人即執傳及叔夜入金營，粘沒喝召叔夜入見，誑語道：孫傳不允立異姓，已殺却，公年已高，豈可與傳同死？叔夜道：世受國恩，義當與國存亡，若立異姓，惟有一死粘沒喝遂命囚諸後營，并派兵入城彈壓，百官不敢復持異議，惟有太常寺傅張浚及關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匿太學，不肯書名，唐恪書名後，仰藥而死，時雍遂率百官至秘書省，范瓊以議立邦昌意，宣諭羣臣，衆皆無言，惟有御史馬紳奮然道：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誰與御史吳給中丞秦檜等另爲議狀，願復立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傾危社稷的罪惡，金人遂執檜去，并儋二人，即持議狀至青城報告，金人即遣二人還城勸進，邦昌初尙作態固辭，時雍說道：相公不前死社稷，今欲塗炭滿城生靈，歷邦昌始允諾，次日金人

宋宮八十朝漢義

人送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號爲楚帝，卽升文德殿，設位御座西面，受百官朝賀，傳令勿拜，時雍已率百官拜跪如儀，邦昌東面拱立，禮成始退，有閣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舉義討賊，范瓊詐與合謀，出其不意，殺死百餘人，革家屬皆遇害，一班佐命功臣，皆受僞封，呂好問也得權領門下省，邦昌見百官自稱予，詔書稱手書，雖未改元，百官移文，却都不用年號，惟好問所行文書，仍稱靖康二年，百官尙未以帝禮事邦昌，偏偏沒廉恥的王時雍，每言事必稱臣啓陛下，復議頒行大赦，好問道：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赦誰呢？於是下令獨赦京師，金人旣立邦昌，將率隊北歸，邦昌親詣金營謝恩，祖餞服柘袍，張紅蓋，時雍秉哲等隨從偕行，上皇得悉邦昌僭位，遂向少帝說道：邦昌若以節，則爲社稷增光，今已僭位，吾事還有何望呢！說罷，父子倆淚下沾襟，次日，金人北歸，分兩道啓行，幹離不劫上皇及鄭太后，親皇，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并康王，母章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渭州北行，粘沒喝劫少帝及朱皇后，太子，妃嬪，宗室，并張叔夜，孫傅，何臬，陳過庭，秦檜等，由鄭州北去，凡法物大樂，八寶九鼎，法駕鹵簿，祭品禮器，圭璧渾天儀，太清樓祕閣藏書，



宋宮八十朝義

第六十六回 孤臣死節千古流芳 二帝蒙塵萬民隕淚

一七八

天下府州圖，盡行搜集帶去，府庫積存，爲之一空。宗澤在衛州聞二帝北去，一面約勤王兵會師，一面提兵趕至大名，欲渡河據占金人歸路，迎還二帝，無如勤王兵皆不至，只好廢然回軍，且說幹離不劫上皇等行抵青州，暫時駐軍，守待各路金兵齊集，然後全師北去。靈地有一全身素服的女道士，從道旁竄出，好像發狂似的，不顧兵戎，直衝至上皇轎車前，看官你道來者是誰？原來是李師師，當上皇禪位的時候，曾將師師撤除封號，廢爲庶人。師師出宮，卽作女道士裝束，和上皇依舊藕斷絲連，暗地仍賞賜不絕，直到金人圍汴，上皇南幸，師師遂避難出都，逕赴瓊州尋訪丈夫賈弈，那知賈弈因愛妻被奪，貶謫瓊州後，就憂憤成疾，去冬已一命嗚呼了。師師聞此噩耗，哭得幾乎暈去，當下摘除吉服，更換縞素，到樞前哭奠一番，祇因烽烟告警，不能扶柩回籍，只好孑身回轉，不料行至中途，得聞汴京失陷，後來又聞金人將劫二帝北去，師師以爲宮眷決不會同去的，不如待我尋到了上皇，同往金邦，以資服侍，打定主意，一路探問到青城，只見旌旗招展，營帳重重，他竟不顧利害，闖入金營，正是



妓女多情從患難，
帝王不幸作俘囚。

欲知師能和上皇見面與否，下回分解。

北宋之亡，非無忠臣，無如有忠臣而不能用。身膺重寄者，悉爲國之蠹賊。以致大好河山，輕易斷送，二帝俘囚，六宮流徙，其事甚慘，亦正如諺所謂可憐不足惜也。張邦昌受金人册立，真是一幕滑稽戲，議大赦天下，而呂好問云，四壁之外，皆非我有，乃獨赦京師，殊足令人失笑。



第六十六回 孤臣列館千古流芳 二帝蒙塵萬民斷絕



宋宮十八朝演義



上海五權書社發行



3 0528 0291 9

857.48
292.5
15

宋宮十八朝演義



劉陽 李逸侯撰

桐鄉 嚴獨鶴評

第六十七回 軍前就死烈妓殉情 酒邊作歌皇后受辱

李師師不顧利害，找尋上皇，却巧闖到了真珠營中。那真珠是粘沒喝的愛子，力大無窮，好色若命，早有人告訴他宋宮多佳麗，上皇宮中有三個絕世美人，叫做明妃李師師，婉容王氏，帝姬麗娟，三人都有沈魚落雁之容。真珠聽說，就撒筋開封尹徐秉哲，將宮眷盡數擄劫。

第六十七回 軍前就死烈妓殉情 酒邊作歌皇后受辱

053446

宋宮十八朝義

第六十七回 軍前就死烈妓殉情 酒邊傳以皇后受辱

獨不見李師師，還只道跟着上皇在幹離不營中，所以他帶着三千輕騎，趕到青城，安營要道，守候上皇眷屬。偏偏李師師自行送來。當下衛兵見一美貌女道士闖入營門，便叱道：這是軍營重地，豈容你任意出入？你姓甚名誰？要找那個師師？答道：我乃李師師，特來與上皇訣別。衛兵說道：你且少待。說着，入帳以實報告。真珠聽了，喜出望外，心想：亡國奴總是我的姐上肉。就命李師師進帳。衛兵出來，引着師師進見。真珠把她上下打量，見她雖作女道士裝，豔在骨裏，雖然愁容滿面，仍好似帶雨梨花，不禁食指怦怦動，將師師一把拖起，擁在懷中，說道：久慕你的美名，正愁找不到你，不料你自己送來，這也是前世有緣，你就等在這裏吧。師師聽說，嚇得魂不附體，心想：惟拚一死，就死殊不值得，好歹要和上皇一面，就向真珠說道：容妾與上皇一見，然後來伺候將軍。真珠許可，即命衛士送往幹離不營中，由衛士入內稟白，幹離不遣人導師師入見上皇。上皇正在後營傷心墮淚。師師走到他面前，見他身穿胡服，幾乎相見不相識，當下抱住了上皇，說得陛下兩字，就淚如泉湧，哽咽得說不出話來，上皇亦嚎啕痛哭了一回。看守的金人不耐煩，破口大罵。師師強抑悲哀，把衣袖替上皇



宋宮八十朝演義

拭去淚痕，嗚咽着說道：「臣妾冒死前來，本擬隨陛下北去，以便生在一方，死在一處；不料苦命的師師，這些兒薄福都沒有，勢難隨陛下北行的了。」上皇答道：「我年紀老了，不想苟延殘喘；只因耳目衆多，一時不能自殺，死期却已不遠了。你尙在青年，本不該隨我北去，從速南歸；就是你不願改嫁，爲我守節，也可過度光陰的了，何苦跟着我去受罪呢？」師師答道：「人各有志，不能強奪；我子身趕來，本擬隨陛下北去；不料誤走入真珠營中，他竟不放出營；當下我就想殉節，殊嫌太早，我就誑騙見過陛下，跟他北去，他纔遣衛兵送我到這裏；現在我若隨同陛下，真珠怎肯干休呢！待臣妾死在陛下面前，陰魂可以常隨左右了。說罷，正擬向壁上撞死，却被上皇一把拖住，含淚說道：「死不得！你若死在這裏，真珠豈不要歸怨於我；你是聰明人，還宜三思而行，既然真珠愛你，何妨跟他北去？」師師答道：「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事二夫；臣妾若肯失節，也不會冒死趕來了；如今得與陛下下一面，不枉跋涉千里，死也瞑目了，苦呀！薄命的師師，滿指望與陛下生同羅帳，死同棺，如今此願難償，只好先到黃泉，守候聖駕了！」說到這裏，向手指上摘下一枚金約指，塞入口中。上皇連忙伸手來奪取，已經噙下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六十七回 軍前就死烈妓殉情 酒邊作歌皇后受辱

四

喉嚨上皇握她柔荑，也想取她指上的金戒指吞食。師師掙脫着說道：陛下乃萬乘之尊，宗社雖亡，各路勤王兵尚在，尚有還朝之望，豈可輕生？陛下前途保重，臣妾生不能隨侍左右，死後陰魂，可以隨陛下北去，就此一別，除非夢裏相逢！說罷，衛士連連催促。師師只好揮淚叩別而行。那上皇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望到師師的背形不見，依舊嗚咽咽咽哭個不了。且說衛兵帶着師師，回轉本營鎗差。真珠見師師入帳，淚痕滿面，眉梢緊蹙，很加憐惜，就用好言勸慰道：上皇乃是昏庸失國之君，萬人吐棄，千年遺臭，你去聖記他則甚？從了我，管教享榮華，受富貴，比較做亡國奴的姬妾，要勝過百倍。哪師師花容失色，口中低低叫喚陛下，一剎那即栽倒地上，竟然香消玉殞了。真珠連忙傳軍醫入帳施救，看出是吞金忙碌了一回。那裏救得活。真珠非常惋惜，傳令部下，備辦上號棺木收殮，并在青城附近擇地安葬，立石碣曰烈女李師師之墓，并親往吊奠一番，回到營中，只是長吁短嘆。心腹將士牙立罕說道：李師師分明被上皇所逼死，他身邊尚有許多絕色美人，尤推婉容王氏，和帝姬麗娟，爲個中翹楚，只消向主帥如是這般一說，何愁上皇不賠還一個天姿國色的美人。



兒真珠聽說，愁容頓化作歡容，顧左右說道：帶馬帶馬。衛兵趕往後營，將那匹渾稱小白龍的坐騎，帶到中營。真珠飛身上背，迓抵幹離，不營前，丟鞭下騎。馬匹自有人帶去。他是粘沒喝的爱子，不用通報，闖然直入中營，見過幹離，不一傍坐下。幹離不問道：賢姪親自到營，有甚緊急軍情？真珠說道：可惱啊！可惱啊！小姪因慕名妓李師師的美名，收在營中，以備使喚。不料師師聞悉上皇在伯父後營，好意親來探望，那上皇竟不識好歹，當面將她辱罵，說什麼好女不事二夫，你既失節於金人，有何面目再來見我；你若知廉恥，重節操，從速死在我面前。纔信你是個有志氣的烈婦，罵得師師無地可容，馬上取下手上的金約指，吞入腹中。上皇就揮手令去，免得死在這裏，害我受威逼人命的處分。等到師師回轉小姪中營，隔不多時，就香消玉殞，說也可憐。上皇爲亡國奴，還敢如此作威，欺負小姪，逼死李師師，特來面稟伯父，要求替小姪作主，着上皇償還我的活師師。幹離不聽說，沈吟了一回，含笑勸道：賢姪且請息怒，人死不能復生，要他償還活的李師師，這是辦不到的，只好變通辦理。現在上皇身邊，尙有不少絕色女子，尤推王氏和麗娟兩人，最爲美麗，還是着他將一對寵姬，送給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六十七回 軍前就死烈姦情 酒邊作歌皇后受辱

六

賢姪，以作賠償損失。真珠首肯，幹離不遂，傳令上皇交出。那上皇正在那裏痛惜，師目眶中的淚點，撲簌簌下墮。王氏尚在傍邊勸慰，不料一聲霹靂，就禍及己身。只見一個衛兵走來，向上皇惡狠狠的說道：「亡國奴自不量力，敢和粘帥的公子做對，簡直是鷄子投石卵，若無我們大帥替你討情，公子要取你的老命了。」上皇聽了這一席話，正好似丈二和尚的頭顱，摸不着頭腦，心想：粘帥公子的面長面短，尚且不曉得，怎說我和他做對呢？就訝然問道：「此話何來？我並不會和人做對啊！」衛兵答道：「李師師不是被你威逼死的？粘帥公子來見我們大帥，說明着你賠還一個活師師，虧得大帥替你調解，叫你速將婉容和帝姬交出，送往公子營中，算作賠償損失的；你若捨不得割愛，只要從棺材裏，扶起李師師來。」上皇聽說，心想不答應，徒挨一場辱罵，依舊要違命辦理；江山尚且失掉，何惜這兩個美人？不過我在此苟延殘喘，就仗王氏在傍慰我寂寞，麗娟交出猶可。王氏却有些捨不得，不知可肯留還我一個？否想到這裏，就向衛兵說道：「托你轉稟大帥，師師並不是我逼死的，既承大帥調解，違命特將麗娟交出，王氏年事已長，送去也未必合公子意，可否留在我身傍，以資伺應？」衛兵



宋宮八十朝義

大怒道：不識擡舉的亡國奴！你等在大梁宮中，由你作威作福；到了我們營中，理當將你的眷屬，分配我們有功兵將；大帥好生之德，依舊聽你受用；如今你闖了禍，纔叫你交出兩個活人，賠償一個死人；你還推三阻四，惹得大帥火起，把你的眷屬，一起發配軍人爲奴婢，那末你纔伏伏貼貼，不敢不依。上皇聽罷，不寒而慄，心想：江山已失，性命尚且不保，何惜此二女？就向衛兵說道：願遵命交出，接着吩咐二女隨衛兵去。麗娟尙少，願戀王氏，却久沐恩寵，一旦分離，頗覺悽愴不整。衛兵連連催促。王氏不得已，拜別上皇，和麗娟同至真珠營中。衛兵引入親帳。真珠向二女問明姓名年歲，留在帳中侍寢，表過不提。次日，金兵劫宮眷先行，遣騎吏持書示上皇，說道：元帥已先行了，令汝等速赴燕京。朝皇帝去。說罷，牽馬四疋，令二帝及鄭太后、朱后同乘。二后素不能騎馬，騎吏掖之前行。路上行人瞧着，都太息道：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呢！因獻飯二盂。太上及帝后等分食之。少帝向百姓問道：我父子與騎吏皆穿青衣，不知父老何從辨識我們？百姓答道：天子面色，與騎吏迥異，一望便知。少帝又道：吾母胃病復發，不知你們有無湯藥可治？一年老者答道：湯藥沒有，只有鹽酥，

宋宮十八朝義

第六十七回 軍前就死烈妓殉情 酒邊作歌皇后受辱

待我去煎湯進奉。騎吏怒嫌稽遲，揮退百姓，促帝后前進。有騎吏千戶幽西骨碌都因涎朱皇后美麗，時常挾之並騎，施以調戲。朱后有掩面哭泣。一日，騎吏同帝后將覓舟渡河，忽見有舟自北來，有紫衣人向骨碌都吩咐道：「狼主有旨，限你們四月中旬要到燕京的，今已三月將盡，宜趕速前行。」那知骨碌都心望着朱后，只是以目視后作癡笑，吩咐的說話，不會聽得。紫衣人目覩情形，勃然大怒，掣劍登岸，執骨碌都罵道：「你本是一冗賤，吾兄待你厚，纔升千戶；今敢與婦人私，而稽緩行程，罪在不赦！」語畢，揮劍砍死，投尸於河，即催騎吏扶帝后渡河前行。少帝向騎吏問道：「所遇紫衣官吏是誰？」騎吏澤利答道：「是北國皇后的兄弟。」於是汲汲前行。一日至信安縣，二帝及二后，自離京後，未曾洗面；今見野水澄清，四人方掬水洗臉，相視哽咽。有士人獻牛酒，澤利拔刀切肉，啖食飲酒，以餘酒殘食餉二帝道：「吃啊！前途不復有此美食了！」復切片肉授朱后道：「這一塊好肉，留與你吃吧！」正飲酒間，忽報知縣來見。一衣褐絲袍的番官，入揖澤利，又排酒食，與帝后及澤利共飲。澤利連喝幾杯，已有醉意，命朱后唱歌侑酒。朱后以不能對，澤利大怒道：「四人性命在我手中，安得藐視我！」朱后不得已，涕

宋宮十八朝漢義

渣作歌道：

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奉尊觴！今委頓兮流落異鄉！嗟造物兮速死為強！
澤利大笑道：唱得好，再唱一歌，勸知縣酒。朱后又唱道：

昔居天上兮珠宮天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歸泉
下兮此愁可絕！

歌罷，即舉杯勸酒。澤利拽後衣要與她同坐。朱后怒欲格之，力弱不及。澤利舉鞭欲擊，賴知縣極力勸阻。遂罷酒前行。又至一縣。知縣備酒食出迎，先見澤利，次見帝后，說道：小官取得肅王小女為妻，要見帝后。語畢，引一十六七歲的女子，至太后前謁見。泣告道：奴係肅王小女珍，向稱太后為婆婆，皇后為姆姆；前日被金兵擄到此，押隊的萬戶與這裏的知縣是兄弟行，將奴許配他，今已成親六日了。話聲未絕，知縣即引她回城。帝后等又前行數日，至一新造官府。驍吏引二帝入見紫衣官吏。紫衣人命引二帝去會海濱王。番吏即引二帝入一小室。先有一人在內，番吏指語二帝道：此即契丹王耶律延禧，與你們父子罪狀相同。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六十七回 軍前就死烈婦殉情 酒邊作歌皇后受辱

也因公事未了，拘留於此的。二帝即與延禧相見。延禧說道：我爲奸臣所誤，拘此三年，尚未了絕。少帝問道：何事未了？延禧答道：契丹有傳國寶二：一名百六珠，大逾鷄卵，珠上有百穴，每穴中能產真珠，以絳羅成之，每月可得珠百顆；二名通香木，長約尺許，煎湯洒衣袖間，香氣經月不散，焚燒則香聞百里，能降天神。失國時二寶已不知所在。今北國皇帝拘我，就爲索交此二寶；三年未得釋，妻女族屬皆分散盡了。少帝又問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延禧答道：此地是平州，去燕京不遠了。當下有番吏來，引二帝再見紫衣人，吩咐了幾句，就命番吏引帝后啓行，逕抵燕京，暫且慢表。且說庸王開府濟州，得報二帝北去，邦昌僭位，各大臣紛紛勸進。張邦昌也因衆心不服，一面迎元祐皇后孟氏入宮聽政，一面遣使奉受命寶，恭迎入京主政。康王遂得應天卽位。邦昌先期趕至，伏地請死。康王撫慰有加，授爲太傅，封同安郡王，改元建炎，是爲高宗。并以黃潛善、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以宗澤知襄陽府，卽召李綱入朝爲相。綱入對首奏十事，并泣諫道：邦昌僭逆，臣不願與之同列；陛下欲用邦昌，放臣仍歸田里。高宗始感悟，諭邦昌爲保化軍副使，安置潭州；一班受僞命的，論罪有差。正是：



紛紛世亂成棋劫，

一局偏安事已非。

徽宗在金營晤李師師，相持痛哭，真與李後主倉皇辭廟，揮淚對宮娥，同一情境。徽欽二帝，途遇百姓，獻飯二孟。此時此景，最爲悲慘！讀史者當懷然於破國亡家之痛也。

第六十八回

忘廉恥入宮獻媚

懷仇恨結黨行奸

常言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張邦昌本是個好色之徒，當他在汴京竊位稱帝，僭居宮廷，曾有一件穢亂的罪案。當高宗即位之初，還當邦昌是先朝元老，加爵封王，五日一朝，參決大事，依舊權傾一世，自無人敢揭破他的罪惡。等到貶謫潭州，威勢盡失，就有人在高宗前，將他的穢亂宮廷罪狀，和盤托出。高宗怒髮冲冠，命御史澈底查究。這件是宋宮中的軼聞，諒因事涉穢褻，當時史臣未曾秉筆直書。本書既屬專載宋宮遺事，理該詳細錄出，使奸賊張邦昌的罪惡，昭然若揭。但是當邦昌僭位時，宋宮中的后妃公主，都已隨着北去，邦昌

宋宮八十朝義

第六十八回 忘際馳入宮緣媚 願仇根結黨行奸

111

何從穢亂宮闈呢？殊不知六宮粉黛三千，隨二帝北去，是由金人按名索交，還有十之二三，仍留宮中。邦昌恃金主命，僭稱楚帝，他就移居宮闈。有華國靖恭夫人李氏，年紀已經四十多歲，人老心不老，常常親持果實，贈送邦昌，實在醉翁之意不在酒，卻是去離發壓，以爲邦昌是新登大寶的天子，年紀和自己差不多，自覺徐娘雖老，風韻猶存，若能勾搭上了新天子，皇后雖然挨不到，妃子貴人總輪得着的。不料她雖殷勤獻媚，邦昌也早參透她的心事，只爲嫌她紅顏老去，看不上眼。一日，李氏捧着一盤削皮的甘蔗，送到邦昌面前，含笑說道：陛下請試嘗之！甘蔗老頭甜，味較嫩的雪藕冰梨更美。邦昌笑答道：朕平生最愛吃雪藕冰梨，愈嫩愈妙；老蔗非我所愛，不敢嘗試，你帶回去自己吃吧！李氏有興而來敗興而歸，回到自己宮中，養女陳氏見義母與匆匆的出宮，沒精打彩的回來，把一盤甘蔗捧得滿地，就問道：媽媽爲甚這般動惱？李氏望了她一眼，見她嬌滴滴益加長得美麗了，肌膚粉嫩，簡直像雪藕冰梨，年華二八，正值妙齡時代，將她進奉楚帝，必然合意，打定主意，就懶懶地答道：人老珠黃不值錢，像我偌大年紀，走到人前惹人厭，沒有希望的了！你正屬妙齡，生得猶是這



宋宮十八朝演義



殿美麗，本來我想請上皇做主，替你選個乘龍快婿，不料事與願違，江山已經易主，天下已歸張氏，你要想受封號，做妃嬪，只有去侍奉楚帝。陳氏聽說，沈吟了一回，說道：楚帝春秋已高，昨天我瞧見他的孫女龍珠，年紀和我差不多，那末我和新天子的年紀不配了；還有一層，我聽得宮中人傳說：天下人心不歸向楚帝，朝中大臣提議迎康王來京，繼承大統，楚帝就要讓位的，何苦去侍奉他呢？李氏說道：楚帝有金主硬靠山，他奉金主命登極，誰敢奈何他？就算客路勤王兵不服，奉立康王，殺到汴京來問罪，只消金兵一到，管教殺得他們片甲不回。陳氏心想：義母之言，說得不錯，就不則一聲，表示默許。李氏就向她說道：你去香湯沐浴，修飾整齊，等我去請楚帝來宮夜宴，你在旁邊斟酒，須將她灌醉了，纔好行事。陳氏羞答答，只把頭低着，不加可否。李氏道：這件事不僅關係你個人的幸福，與我也休戚相關，不能說怕羞不理會的。陳氏不得已，懶懶地回房脩飾。那李氏恐怕遣人去邀不到邦昌，只好親自來邀。邦昌見她去而復來，訝然問道：華國『是李氏的封號』，緣何去而又來？李氏含笑答道：得悉陛下愛吃雪藕冰梨，現已整備在宮中，特來恭請聖駕臨幸，宮中夜宴，兼嘗雪



宋宮十八朝演義

藕冰梨的美味。邦昌早知她有個天姿國色的養女，聽她口氣，諒必是將養女進御，就答道：盛情難却，少停準來叨擾。李氏欣然回宮，吩咐廚下速備御筵，一面替養女修飾得好似西子還魂，王嬙轉世。等到邦昌進宮，母女倆迎接如儀。邦昌見了陳氏，身子已酥了半截，聽她口稱陳氏接駕，便向李氏問道：這位美人，與你什麼稱呼？李氏答道：本是我的外甥女，因她父母俱亡，纔由我留養宮中，認爲養女。說罷，就請邦昌上座。李氏側座相陪。陳氏執壺斟酒，時時以秋波送情，引得邦昌心神俱醉，便向李氏搭趣道：你說請我吃雪藕冰梨，在那裏呢？李氏就拉着養女的玉臂說道：這個就是雪藕，像不像？又指着陳氏的面頰說道：她的面頰，嫩得吹彈得破的，比之冰梨像不像？邦昌笑道：像雖像，惜乎不能給我吞下肚去。李氏打趣道：食指動不動？邦昌伸出右手，把食指彎了幾下，說道：你瞧哪！非但食指怦怦動，并且饑涎也在這裏潑潑下咧。李氏笑道：且待酒醉飯飽後，進奉異味，以解陛下的饑涎便了。說着，殷勤勸酒。邦昌已有醉意，就在席上假寐。母女倆就將他扶起。李氏湊到他耳邊，說道：事已至此，夫復何言，但願不要始亂終棄。說着，扶邦昌入福寧宮小睡，留陳氏在傍侍應。李氏自去。

宋宮八十朝義

安睡。邦昌原是醉，既見李氏迴避，就一骨碌跨下床來，向陳氏求歡。陳氏半推半就成其好事。歡娛嫌夜短，一刹那已屆天明。爲避人耳目計，邦昌清早抽身，帶着陳氏，還轉寢宮，當日就封陳氏爲僞妃。無如陳氏紅顏薄命，自小沒有了父母，纔會被李氏鑄成大錯，僞封未久，邦昌就退居東府，迎元祐皇后入宮，垂簾聽政。等到謫貶潭州，就有人把這件罪案，走聞高宗。高宗赫然震怒，飭拘李氏下獄，命御史審訊。李氏無可抵賴，只好照實供認。御史錄供復奏。於是邦昌罪上加罪，詔命馬申至潭，勒令邦昌自盡；並誅王時雍等；李氏杖脊三百，追還封號，發配軍營。陳氏恐遭顯戮，早已吞金自盡。呂好問曾受僞命，謫知宣州。宋齊愈、阿附金人，首書邦昌姓名，受戮東市；並追贈李若水、劉韜、霍安國等那一班殉難忠臣。國家大事，概歸左僕射李綱規畫。高宗初尙言聽計從，國勢漸有中興之望。偏偏黃潛善、汪伯彥兩個奸臣，同忌李綱，復倡和議。時值金襲宗，率領金兵，進攻河中，連陷解、絳、絳、臨、諸州。高宗大恐，竟信汪、黃二人之言，下詔巡幸東南，以避外患。播動了一位大忠臣，就是東京留守宗澤，上表力爭，請駕幸汴京。高宗不聽。宗澤在東京，撫循軍民，修治樓櫓，招降巨寇王善，并識拔岳

宋宮十八朝義

第六十八回 忘塵恥入宮獻媚 國仇恨結黨行奸

一六

飛爲統制，及見高宗遣使來汴，迎太廟神主，及元祐太后等至行在。澤正擬致書李綱，併力抗爭，不料書尙未發，左僕射李綱已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統計李綱在相位，僅七十七日，一切朝政，粗具規模；只因汪黃兩人時進讒言，高宗竟變初志，漸漸和綱疏遠，所有表奏，皆留中不發。自綱降職，高宗卽日啓蹕，奉隆祐太后以下，巡幸揚州，看官們，你道隆祐太后是誰？原來就是元祐太后，因爲元字犯太祖諱，所以改爲隆祐。高宗到了揚州，汪黃兩人又進讒言，謂李綱雖然罷相，仍在朝堂，金人恨之如剌骨，怎肯罷兵？高宗爲討好金人計，只好將李綱竄置鄂州。就此忠良去位，汪黃等益發肆無忌憚，立懲高宗休戰議和。高宗也一心一意畏敬金人，想做個偏安半壁的小朝廷。不料宋帝愈示弱，金人益發逞強。當高宗遣朝奉郎王倫、閤門舍人朱弁，同使金邦請和，金主屢召集文武，開御前會議，取決和不和。幹離不說道：高宗就是康王構，頗有肝胆；今旣民心歸向，卽位建國，且有李綱宗澤等賢良輔佐，不可輕敵，宜卽送還二帝，重修舊好。粘沒喝力持異議，說道：高宗也是個沒用的主子；有忠良而不加信任，親小人而不明是非；二帝北來，不思臥薪嘗胆，以圖中興事業，偏偏

宋宮十八朝義

信用中官，寄爲心腹，步武乃父，後塵微服夜行，豈足有爲！兼之不肯北進，一聞我邦進兵，連陷河中諸州，汲汲南退，畏怯之態畢露，有什麼胆略呢！幹離不點頭稱善。粘沒喝又道：此時乘機南下，一鼓可定中國，陛下不必遲疑，臣願負出征之責。金主就命將宋使軟禁，一面起燕京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這時幹離不却巧得病，未能與聞軍政，遂由粘沒喝率本部兵下太行，由河陽直攻河南，分遣銀朮可率兵攻漢上訛里宋『金太祖子』兀朮『金太祖第四子』由滄州進攻山東，分河里蒲盧渾率軍赴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轉攻陝西，各路金兵，同日祭旗發炮，分頭進攻。不多幾日，粘沒喝攻陷汜水關，留守孫昭遠戰死，婁室運陷同州華州，安撫使鄧臈戰敗自盡，婁室遂破潼關，中原大震。惟有兀朮率兵窺汴，却被宗澤遣將保守河梁，金兵不得渡河而退。銀朮可連陷鄧州襄陽鄭州潁昌諸地，宋官皆不屈遇害。兀朮又自鄭州進兵攻汴。不料宗澤早遣勇將把守要隘，并出奇兵，前後夾攻，將金兵殺敗。宗澤預料金兵勢盛，決不肯一敗即去，即遣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率兵趨鄭。半途果遇粘沒喝大軍，混殺一陣，中立戰死，俊民降金，景良不知下落。金兵遂陷滑州，澤遣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六十八回 志賺盼入宮獻媚 懷仇恨結黨行奸

一八

王宣馳援，竟將金兵殺退，奪還滑州，并擒金將王策。於是宗澤軍威大振，馬上調集岳飛、王彥等，與金兵大戰。飛身先士卒，鏖戰至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並刺死悍帥黑風大王。金兵喪胆而退。宗澤見金兵已遠退，連上二疏，請高宗駕幸汴京。高宗覽疏，知澤部下多忠勇將士，正擬擇日還汴。偏偏汪黃二人，銜恨澤疏中牽連自己，誓為奸邪之臣，故爾百端阻難，不令高宗還汴。奸臣當道，老將徒勞。那位赤胆忠心的宗留守，巴巴的望車駕還汴，不料接到來諭，反叫他毋得輕動，開罪隣邦。就此氣憤成疾，致生背疽而死。時年七十。他字汝霖，元祐中登進士，具文武才，累官州縣，無藉藉名。直至佐高宗為副元帥，渡河逐寇，連敗金人七十多次，威名大震。金兵都呼他宗爺爺。見了他都鼠竄而逃。死後萬民號慟，追贈觀文殿學士，諫議大夫，予諡忠簡。朝命以北京留守杜充移任，充酷虐寡謀，大失人望。舊時兵將，盡行散去。一座巍巍的汴京城，就此要不保了。且說高宗已移蹕揚州，既知宗澤忠勇可恃，覽奏動容，要想擇日還汴，那得又會不願啓蹕呢？這都是黃潛善陰恨宗澤，罵自己為姦邪之臣。若然隨駕還汴，必然要被澤參劾，還是先下手為強，沮阻高宗，打消北進之慮；但是上意已



宋宮八十朝演義

決，勸阻無效，必須另行設法。當下就和汪伯彥商量。伯彥沈吟了一回，說道：啓聖的日期都擇定了，挽回頗非易易；只有用美人計，用情絲來牽住聖駕，這却比鉄練還牢固，憑他是英雄好漢，跳不過這個美人關的。潛善說道：一時那裏覓得到這個美人呢？就算廣陵多佳麗，皇上深居行宮，情絲也無從惹起。伯彥笑道：原來你還瞞在鼓裏，可知皇上自即位以來，常常思念邢皇后，這也是人情之常；皇后現在北國蒙塵，皇上却已身登大寶，迴想伉儷之情，那得不要悲傷？所以等在行宮中，時時長吁短嘆。內侍周仁，素得皇上嬖倖，倚爲心腹的，瞧見聖容憔悴，便問道：陛下莫非思念邢娘娘？這是千里睽違，徒勞夢想，日前小臣從廿四橋經過，瞧見臨河一角紅樓，有個美人倚窗閒望；小臣望了她一眼，似曾相識，就將她的面貌仔細打量，令我頓生滿腹疑團，至今還沒有消釋。原來這位美人的面貌，竟像邢娘娘。皇上初猶不信，說道：誑言騙朕，該當何罪？周仁道：陛下不信臣言，請喬裝改扮，由小臣護駕往視，以證臣言之非虛。如敢誑言，願受欺君之罪！皇上就易服出宮，却巧被我半途遇見。皇上向我丟了個眼色，只管和周仁取道前行，直到廿四橋邊，果見臨河有一角紅樓，不過紗窗



緊閉，人面不知何處去，君臣倆只好倚着橋欄佇守。隔了一回，只聽呵的一聲，樓窗啓處，一個高髻雲盤的美人兒，探頭閒望。皇上看得分明，果然絕肖那皇后。那位美人，瞧見皇上目灼灼注視，就翻若驚鴻似的，轉身入內去了。皇上廢然而返，只怕至今尚未忘懷。潛善問道：「你何從得悉的呢？」伯彥答道：「是向周仁盤問。他初尚不肯直說。我就恫嚇他要從嚴治罪，他纔一五一十的和盤托出。正是：

朋比爲奸施毒計，
投其所好入牢籠。

要知汪黃二人如何行使美人計，下回分解。

以高宗之處境，宜如何困心衡慮，勉成中興事業，不圖卽位以後，依然任用奸佞，苟且偷安。此真自取滅亡，無可救藥矣。

李綱宗澤，皆扶危定傾之才，竟爲僉壬所厄，處處掣肘，一則罷黜，一則憂死，自壞長城，此史家所痛惜也。



第六十九回 沮車駕巧使美人計 遭兵災驟陷廣陵城

黃潛善汪伯彥因見宗澤奏疏中有奸邪親屬，皆已津置在甬等語，遂銜之如刺骨，誓不放高宗還汴，直諫無效，遂於暗中設計沮行。却是這時高宗思念那皇后，由中官周仁誘引到廿四橋邊，瞧見了一個貌似那皇后的富家女。巧不過被汪伯彥看出破綻，等到潛善和他商量沮行密計，想起了廿四橋邊的女郎，就向潛善說明，并商定進行方法。馬上遣人去，把周仁喚到面前。那時汪黃深得高宗信任，政權盡在兩人之手，周仁很恭敬行禮參謁。伯彥向他說道：車駕整備北幸，汴京接近金邦，豈不是飛蛾撲火，自去送死！我等直諫不聽，只好委托你沮君北行。周仁答道：兩位尚且諫阻不聽，叫我人微言輕，益發不生效力了。伯彥悄悄地說道：只消如是這般，不必直言諫阻，皇上不期然而然不願北幸了。周仁唯唯告退，先去探詢彼姝的家世，方知是鹽商沈幼山的愛女，聞名昭容，才貌雙全，且工吟咏，雖名噪遐邇，求婚者戶限爲穿，只因擇婿過苛，要具備三種資格，方肯訂結。朱陳一家財豪富，二品行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六十九回 沮軍駕巧使美人計 遣兵災驟陷陵城

二二

端方、三、文才出衆，而且要經昭容出題面試，所以延擱至今。年華二九，依然待字閨中。周仁探聽確實，先回行宮，告知高宗，并獻計道：陛下何妨冒充皇室宗親登門面試，穩中雀屏之選。高宗道：朕爲萬乘之尊，豈可調戲民間閨女？若被太后詢問起來，如何回答？周仁答道：可云沈女貌似那娘，所以甘冒不韙，太后定能原諒陛下。高宗心想：宮中不生問題，朝上李綱、遼謫，諒也無人敢強出頭的；况且上皇微服冶游，先例具在，此行究竟比嫖妓高致得多。哪想到這裏，就向周仁說道：你去先容，約定面試日期，然後隨朕前往。周仁答道：小臣已和沈幼山接洽過，推說陛下是蕭王，久慕令嬖才名，欲來應試求婚。幼山極表歡迎，婚事已有八九分把握了，不過約定十六日面試，陛下十五日要啓蹕還汴，這便如何？高宗道：還汴本非計出萬全；汪黃二卿，竭力諫阻，詳陳東北去害多利少；現在准予留此，取消啓蹕之命。卽着周仁傳諭百官，不必整備隨行了。汪黃二奸，得着了這個消息，喜悅非常。當時雖有幾個忠良，上疏諫請北幸，高宗一概留中不發。時值趙子砥自燕山逃歸，帝命輔臣詢問北事甚詳細。子砥答道：金人講和以用兵，攻我無備，我國歛兵以待和，因循自誤。太上已被封爲昏



德公皇上封爲重昏侯，永無歸還之望。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日契丹主議和，金人主用兵，相隔不到十年，契丹已爲金人所滅。奈何我國再去蹈他的覆轍呢！譬如山人畏虎，日以肥羊肉啖之，食盡終不免要噬人；不如預設陷阱以待之，虎雖猛，終必被人所擒。這一席話，確爲至理名言。無如黃汪二人心中，只有一個和字，所以伯彥入宮復奏，添了許多不相干的話。高宗嫌他言大而誇，下詔命子砥出知台州。這是伯彥的刁計，恐他等在朝中阻梗和議，特地在帝前保他足勝知州之任，所以下詔將他外放。當下伯彥又奏道：陛下乃萬乘之尊，動則左史右言，出則前警後蹕；承平時世，尙不可輕易出宮，何況當此盜賊盪起，金人分道南侵，陛下更宜慎重。今悉陛下爲一民間閨女，竟不惜尊嚴，欲往民間賦詩選美，若被史官秉筆直書，豈不要貽譏後世？這還是遠憂。只怕陛下微服私行，遇着敵偵盜黨等，這纔是近禍，將何以防備？陛下若有所愛，不妨明以示臣，臣即往民間作伐，諒無不諧之理。何必降尊紆貴，冒此危險呢？高宗聽了這一席話，很覺難以爲情，說道：此事全係周仁撮撥而成，卿去詰問他便了。伯彥答道：臣早已問過周仁，否則那裏會知道？周仁因見陛下思念邢后，特爲

宋宮八十朝義

第六十九回 沮軍駕巧使美人計 遣兵災顯陷慶陵城

二四

陛下留心物色，也是一片愚忠，不當與佞諛同論。臣即與周仁同去作伐了。說罷退出，卽和周仁同往沈宅。幼山接入，見又換了一人，正趨向周仁詰問。周仁發言道：這位是汪宰相，實不相瞞，前日來的，不是肅王，實是當今皇上。今因微服私行，恐弄出別的岔枝兒來，特命汪相同我來作伐求婚。幼山答道：我本探得肅王不在揚州，正在懷疑；現在蒙皇上不棄微賤，選及小女，商民怎敢不遵？不過婚姻爲兒女終身大事，必須取得小女同意，方可許婚；兩位且請寬坐，待商民去問來。說罷，不等周仁回答，就一溜烟入內去了。周仁本約今天來賦詩應選，所以幼山早已齊備，周仁瞧那壁間揭有詩題，寫着詠唐高祖雀屏中選古風一首，廿四橋卽景詩四首。周仁笑語伯彥道：首題很不容易着筆，還是次題是本地風光，容易描寫。攔過二人閒話，且說幼山走入內室，向愛女直說一遍，未了問道：皇上早已大婚，六宮粉黛三千，只怕你入宮後，得不到聖恩寵眷，這却不能怨我的。照容聽說，不作一聲。幼山再三勸問，昭容被逼不過，只好低着頭，低低的答道：要你替我做主的。幼山回到外邊坐下，向周仁問道：高宗大婚已久，爲什麼又要訂婚呢？周仁答道：只因那皇后現在金邦，令嬖面貌酷肖



那皇后，適爲皇上在廿四橋望見，所以遣我前來接洽。這也是前緣，纔有這種巧遇；而且令媛入宮，暫代那娘娘，必得皇上寵幸；老先生亦可出仕皇家了。幼山快活非常。本來人望高山水望低，世上那有不願做國丈的呢？當下，就張筵款待，等到酒闌席散，許婚庚帖，早已整備，就遣人送入行宮。幼山殷勤相送，周仁說明，後天派鳳輦來迎接。幼山歡然答應。周仁等回朝復命。高宗巴巴的等待吉日，不料好事多磨。次日，金兵已臨城下。怎麼各路失守，先期不曾接到警報呢？原來這時黃汪爲尙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高宗以爲有他倆爲左右相，可以高枕無憂了，只管幹他風流天子的勾當。國事由汪黃掌握。各路警報，傳到揚州，黃潛善都匿不上聞。原來他心懷巨測，也想學步張邦昌等金兵殺到揚州，把高宗捉了去，他可僭位稱帝了；所以他接到各路告急文書，看都不看，只管鎮日價等在私衙中和嬌妻美妾，飲酒作樂。有時和伯彥同往寺院中，聽老僧說法。一日，有個高僧，法名叫普善，在大佛寺講經說法。潛善也往聽講。普善原來是做官出身，因見奸佞滿朝，忠良都遭厲害，所以他掛印辭官，披剃入山，已有二十多年了；現在眼見時局已弄得不可收拾，特地趕到揚州，



宋宮八十朝義



第六十九回 沮車駕巧使美人計 遣兵突驟陷廣陵城

二六

借著講經爲名，打算點醒黃汪。二人拿出良心來，輔佐高宗。當下見黃汪坐在第一排太師椅中，他就借端談起歷朝興亡，說道：國家興亡，全在宰相。就漢朝而論，光武得良相而成中興之業，最不幸的是漢獻帝，遇到了一個董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他剷除了，不料挽了個曹操，還要比董卓奸過幾倍。劉氏宗社，那得不要覆亡。現在北宋，也由奸賊張邦昌一手斷送。南宋如日初昇，若得良相輔政，以赤胆忠心，匡君救國，招賢禮士，與天下英雄併力殺賊，則直搗黃龍，迎回二帝，也屬易事。黃汪二人，聽到這裏，却拂袖逕去，普善也就長嘆而退。且說黃汪回去，卽有潯州守將王彥入見。甫得會面，王彥就抗聲說道：寇氛日亟，未聞二公調兵遣將，難道想待敵自斃嗎？普善沈着臉說道：大驚小怪什麼？可曉得這裏僕射衙門？王彥冷笑道：賊會訛里架，陷北京，婁室擾秦隴，兀朮下河南，粘沒喝已破延慶，將到徐州，二公難道是痴聾盲目，還不會聞見？普善答道：兵來將當，要汝等去禦敵，責備宰相有何用呢？王彥答道：彥日思北渡，只因兵微將寡，各處將士又無權可以徵調，全仗二公秉承天子命，剴切下詔，着各路軍馬會師北伐，庶足以鼓勵軍心。今二公置國事於不顧，雖接警報，



塞不上聞。只恐不等中原陸沈，江南已成爲焦土了。汪黃無言可答，王彥想要等見高宗，再和二奸抗爭，遂卽作別退出。不料潘善馬上入奏高宗，誣指王彥病狂，請降旨免予奏對。適值高宗心望昭容，無心視朝，就降旨免予王彥入覲，派充御營平寇統領。王彥不願與汪黃共事，就稱疾辭官歸隱。那知行到半途，已聞揚州失陷。原來粘沒喝已攻破徐州，知州王復殉難。韓世忠聞警馳援，無如所部只有八千人，粘沒喝以六萬精兵拒敵，衆寡懸殊，遂遭失敗，只好退保鹽城。於是粘沒喝揮軍南進，取彭城，趨淮東，一路如入無人之境，直抵泗州。制置使劉光世率兵守淮。部下聞得金兵將至，先已潰散。粘沒喝長驅至楚州，朱琳出降。金兵乘勝前進，又破大長軍，和揚州只隔四十多里。內侍鄺詢聞警，嚇得魂飛天外，慌忙奔入行宮，向高宗說道：賊寇來了。高宗嚇得面容失色，也不及細問，就吩咐帶馬披甲上騎，驅馳出城，隨行只有王淵、張俊及內侍康履、周仁、鄺詢及護駕軍兵數人，一腳邊直逃到瓜州，覓得小舟渡江，虧得風浪不大，能得安抵鎮江，然已黃昏時候，還怕金兵追殺，只好悄悄地暫投逆旅駐足。回筆再叙揚州城中，金兵未到，先已擾亂。汪黃二奸尚率同僚在佛寺中聽說法，



暮地堂更奔入大呼道：御駕已出北門，金兵剛臨城下，兩位相爺趕快逃生吧！汪黃慌忙奔出寺來，虧得是乘騎來的，兩人就飛身上馬，加鞭向南門疾馳而去。那隆祐太后及六宮妃嬪，幸爾早得警訊，改裝平民，由十幾個衛士保護出城。一剎那全城居民，都扶老攜幼，奪門出走，城門口擠得水洩不通。有促狹的喊一聲：金人來了！無數百姓爭趨出城，互相蹴踏，死亡枕藉，後至的，都在死人身上走出。一時嚎哭聲，喚爺叫娘聲，慘不忍聞。最不幸的司農卿黃錡逃至江邊，一班軍民誤認是黃潛善，向他戟指痛罵道：奸賊！誤國殃民都是你！你也有今日落在我們手裏的。黃錡正欲辯白我是黃錡，那知姓名未曾出口，腦袋已被亂軍砍破了。本來寧作太平犬，莫作亂離人，事起倉猝，人命比蟻命都不如，雖云在劫不在數，在數總難逃，然而只有錯死，錯活却是沒有的。所有朝廷儀物，盡行委棄。惟有九廟神主，虧得太常少卿季陵，用蓆袋盛着，肩荷而逃；出城奔了數里，迴頭遙望，只見烟焰衝天，城中已起火；忽聞後面有賊殺聲，連忙奔逃，匆促間竟將太祖的神主，遺失道中。他連夜逃到鎮江，却值天明，巧遇高宗正在江邊覓渡，連忙上前叩問緣由，方知車駕要到杭州去。原來高宗在逆



旅就攔一宵，次晨，就召當地及隨行諸臣，商議去留。呂頤浩請留鎮江，以爲江北聲援。王淵力持異議，謂鎮江乃三面受敵之地。倘賊虜從通州進佔姑蘇，鎮江就不可保。還是杭州有重江險阻，易守難攻，比較鎮江好得多。高宗遂決意趨杭州，留朱勝非駐守鎮江。劉光世扼守江口，是日由鎮江啓行，經過平江，留王淵把守。及至崇德，命呂頤浩兼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又命張浚率兵守吳江。高宗到了杭州，就州治作行宮，一面下詔罪己，一面廣開言路，頒行大赦，放還竄逐諸臣，惟獨李綱不赦。這就可知汪黃二人仍在朝中執掌大權，所以會錄用張邦昌家屬，并命劉俊民持邦昌從前與金人約和書稿，赴金軍議和。隔不多時，接到呂頤浩奏報稱：金人焚掠揚州，今已退去；臣已遣陳彥渡江收復揚州。云。高宗覽奏，胸起了廿四橋頭的沈昭容，不知破城時候，若然尚在城中，被這班騷韃子看見了，怎肯輕輕放過。倘然佳人已入金人手，只怕永無合浦珠還之望。想到這裏，恰巧周仁走來進呈奏疏。高宗向他說道：可憐揚州一片繁華之地，已遭金人焚掠，不知廿四橋頭的一角紅樓還無恙否？命你速往揚州偵查美入消息，若然尚在人間，務須迎接回杭，完朕的心願。可慮的



宋宮八十朝義

第七十四 陷番營輸金贖愛女 劫宮眷塗面扮強徒

三〇

殺金人擄去。你也須調查清楚，是在那個金將營中，情願化十萬黃金，將她贖回。周仁唯唯答應，馬上就行，雇舟渡江，逕抵揚州。正是：

亂離失散知何處，眷屬難成寄遠恩。

要知周仁尋得昭容與否，下同分解。

兵臨城下，高宗獨憤然不知，其昏瞶糊塗，真與徽欽二帝如出一轍。

第七十四 陷番營輸金贖愛女 劫宮眷塗面扮強徒

話雖兩處，事却並行的。當高宗策馬出城，城內居民都曉得金兵將至，各自收拾逃生。那幼山是揚州城裏的著名鹽商，家私百萬，屋舍連雲，當下，家人在外聽得了警訊，汲汲回家報告。幼山急得手足無措，還是昭容有急智，拖着父親走到房間裏，把金銀珠寶一起投入井中，然後和庶母嫂子，把身上的裝飾，一起摘除，穿了老媽子的布衣。幼山把住宅交給老僕陳德看管，馬上帶回家眷出門，想到鄉下去避難，一路急匆匆向北門奔來，碰着許多難



宋宮八十朝演義

民都向東西南三門逃生，絕少向北走的，所以路上不甚擁擠。幼山情知不妙，止步說道：這班難民，爲甚不向北門逃生？你們且站着，等我問明白了再走。說罷，就向一個難民問道：北門大街很空，你們爲甚不走，偏偏向東西兩門逃生呢？難民答道：金兵離北門不遠，登在城頭上，望得見旌旗的了。話聲未絕，已飛也似的去了。幼山連忙帶着家屬，掉轉身來，也向東門逃生，不料走得不多幾步，背後的難民蜂擁而來，嘴裏喊着，鞭子殺來了，啼哭奔逃，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腳。昭容聽說，急得芳心欲碎，益發走不快了。幼山只好一把拖着，向前狂奔。等到走近東門，前面擠得水洩不通，後面的難民，和潮水似的湧來，把幼山的家眷擠散了。虧得昭容一把拖牢幼山的衣袖，不會失散，擠在難民叢中，一時不得出城。霍地幾十個金兵趕來，只揀年輕貌美，衣服華麗的女子拖去。昭容躲在幼山背後，嚇得抖個不了。一時哭聲盈耳，有的見城門洞裏踏死的尸體，血肉狼藉，慘不忍睹，索性掉轉身來。反向城內走。金兵高叫道：逃什麼？儘管等在家裏，自要趕到這裏來，被人踐踏而死。昭容聽說，信以爲真，就拖着幼山，向城內行來，打算回轉家中。殊不知這班金兵，因見城內居民逃空，掠劫不着。



細軟金銀，房屋中的動用什物，是不能帶着走的，故爾叫難民等在家裏，他們好挨戶搜劫。幼山父女倆回到廿四橋邊，迎面走來一排金兵，押隊的裨將名喚米罕，一眼望見了昭容，見她雖則亂頭粗服，依然容光煥發，美麗絕倫，就向部下丟了個眼色。四個兵士，就上前擄劫。昭容緊緊拖着幼山，哭叫爸爸，誓死不肯放手。米罕冷笑道：「倒是個孝女，她既捨不得老父，一起帶去！」兵士就將父女倆拖往金營。當時米罕奉粘沒喝軍令，首先衝入城中。城中本有三千護駕軍，只因高宗早已逃遁，護駕軍也就四散而逃。善良的尋到鎮江，跟着車駕到杭州；狡黠的在城中搶劫得腰囊飽滿，逃回家鄉，改行做小本經營。所以米罕入城，一無攔阻。他就帶着一排兵士，得意洋洋，全城兜了一個圈子，闖入行宮，閱焉無人，回身出來，巡視四城門。却巧在廿四橋邊遇見了昭容，他想得了名城，照例可以擄掠的，故爾把昭容父女倆帶歸本營。他就迎到粘沒喝馬前，報告揚城已得，宋君不在城中，請大帥入城查點倉庫。粘沒喝獎勵了幾句，傳令大軍駐屯城外，他和米罕入城，在行宮中暫住，命降將朱琳查點倉庫，一面出示安民，收拾屍骸。米罕直到黃昏，方得回轉本營，就命衛兵帶美人進帳。那昭



宋宮八十朝義

容自被擄入營，直到現在，不會任哭，一手拖着老父，哭着：爸爸救我。幼山一時也無法可使，只好安慰道：徒哭無益。我被你弄得六神無主了。你且止住了哭聲，待我慢慢想來。昭容只好強抑哭聲，淚珠兒却依舊和斷線真珠似的落個不住。幼山心想，女兒已受天子聘，萬不容失身於賊虜；但是已成俎上肉，怎樣可以避免呢？繼思黃金與美人並重，欲保女兒真操，惟有供獻黃金取贖。好得擄掠的婦女共有七人，放了我女兒，還有六人供他取樂，或者肯答應，也未可知。當下，就將這個急救法，悄悄地告知昭容。昭容聽得了這一線生機，方纔拭淚守待。等到黃昏，衛兵來傳昭容進帳。幼山忙向衛兵拱手道：兄弟有話，要煩老哥轉稟將軍。接着把十兩花銀，塞到衛兵手中，說道：諸事要老哥照顧。小女幾次要撞死，被我攔住的，若然離開了我，無非一死。所以想托老哥轉達將軍，可能替上天好生之德，放了我們父女還家，願獻一萬兩白銀，以作贖命金。衛兵烏眼珠看見了白銀子，就含笑說道：你倆且在這裏守一回，我替你倆去討情；不過如得到放贖，我要加一酬勞的。幼山答道：只要放我倆回家，進送加一酬勞。衛士就帶了六個難女進帳，向米罕說道：還有一個女子誓死不肯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七十回 昭晉勳金贖愛女 劫宦眷塗面扮強徒

三四

來，幾乎撞壁而死，幸被她父親拖住。現在乃父說：願獻萬兩白銀贖回女兒。將軍何樂而不爲？由我跟他們去取銀，決不會漏洩祕密。況且是他們自願，就是大帥曉得，也不會責備將軍的。米罕沈吟了一回，說道：放他們出營；若然半路脫逃，這便如何？衛兵道：由我負責；若然措不齊銀兩，依舊帶他們回來。米罕點頭許諾。衛兵退入後營，把米罕的話，告知幼山；末了問道：你回去當真措得齊贖款嗎？不能設撒誑唐突，害我受委屈的啊！幼山答道：承老哥厚意照顧，豈有恩將仇報，反害老哥受委屈？於是衛兵引着父女倆從後營走出，逕入北門。原來金兵都紮浮營在城外。時已半夜，三人乘着月色，一路行來，半途遇着幾個巡哨金兵，昭容好似驚弓之鳥，瞧見又有金兵來了，連忙拖着幼山，轉身逃避。衛兵攔阻道：有我在，不用驚慌。話聲未絕，巡哨兵已趕來查問。衛兵說明口號，巡哨兵就揚長而去。幼山驚魂始定，連忙取道還家；只見兒子媳婦已在家中，就叫他們把身邊銀兩取出，缺少甚巨，井底的藏銀，一時猶不能撈取；虧得想起地窖中尚有藏銀，命僕役取出。經衛兵點驗清楚，方纔裝入木箱，遣僕役扛抬送去；另以千兩贈給衛兵，并向他誠懇道謝。衛兵就帶着銀兩，回營



宋宮八十朝演義



鎗差這也是昭容不該絕，纔能履險如夷，保全貞操。那幼山在家耽擱一宵，次日，清早抽身，挈眷雇舟往鹽城姊丈家中暫避，因恐住在揚州，再有金兵登門劫掠。那鹽城有統制韓世忠駐守，可保無虞，所以昭容住在鹽城，很覺安甯。隔了一個月，金兵退出揚州。周仁奉了高宗命，到揚州找尋昭容下落，只見繁華市場，秦半化為焦土，心想：沈家的華屋，只怕也變成瓦礫場了！一壁想，一壁趕到廿四橋邊，只見紅樓一角，映入眼簾，很覺快慰，馬上登門請謁。恰巧幼山不在家，祇留老僕陳德居此。德和周仁見過幾次，認得他是內侍，就恭恭敬敬接入裏邊，說道：家主往鹽城避亂去了。我家二小姐，幾乎被韃子擄去，已經劫入金營，虧得主人有急智，化費了一萬兩白銀贖回來的。周仁很驚異的答道：險啊！這是你們小姐福厚，纔會逢凶化吉。現在金兵已退去，貴主人可已回府咧！托你馬上送個信去，說周某奉天子命，特來接洽婚事，請他挈眷回揚，以速為貴；我在逆旅中守候。陳德連稱遵命，馬上遣人趕往鹽城送信。周仁即往知州衙門投謁陳彥，彥是呂頤浩遣去收復揚州的，當下見僕人送進周仁的名片，曉得是高宗的心腹，連忙親自出迎，接入客室中，請過聖安，分賓主坐下。陳



宋宮十八朝演義

彥問道：「足下到此，莫不是找尋朝廷儀物嗎？」周仁就將來意直告。陳彥笑道：「原來足下是皇上的大媒，非同小可。說着，吩咐手下備酒款待，并留周仁就攔署中。暫且按下，且說幼山接到陳德的報告，馬上謝別姊丈，挈同眷屬，回轉揚州。本來路隔不遠，祇因有金兵半路駐紮，只好繞着遠圈兒走；不料避過了金人，却又鬧出了別的岔枝兒來了。那幼山帶了家眷，雇舟前行，繞道至高郵地界，時已日薄崦嵫。幼山因為道途多梗，不敢趕夜路，吩咐舟子擇熱鬧碼頭停泊。舟子依言，向接官碼頭傍岸駐泊，隔了一回，來了一隻大號官船，停在幼山坐船的外旁。那昭容坐在艙中昏悶，便同兄嫂到船頭上觀看來往的舟船，只見外傍官船上，扯着一面拖水旗，寫着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昭容的哥哥昭忠，見了拖水旗上的官銜，含笑說道：「闊極，這是當朝的首相。」昭容說道：「宰相罷了，何闊之有？哥哥你只要官運亨通，也可以做宰相，不過做了宰相，要忠心報國，切不可去賣國求榮。」昭忠搭趣道：「我的宰相，是在妹妹裙帶上，要你竭力保舉的啊！兄妹倆正在閒話白嚼，忽然官船艙中，走出一個貴公子，和兩個門客。看官們，你道是誰？原來是好相黃潛善的兒子，名吉元，那兩個門客，一個



宋宮八十朝演義

叫鄒魁，一叫賀守，都是肩胛諂笑，牽纒引賭的小人。吉元本來居住揚州，也爲避亂出門，現在得悉金兵已退，所以廢舟回揚。這時正和兩個門客，在艙中飲酒。鄒魁一眼望見了昭容，連忙向吉元說道：「隣舟有美人，現在鵠首，公子苦無下酒物，快去飽餐秀色吧！」於是三人同至船頭。吉元本是色中餓鬼，就目不轉睛的，把昭容仔細打量了一回，心想：「顛不刺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兒罕會見！」那昭容只顧着漁人網魚，不會留意他們，等到聽得有人說話，側轉頭來。吉元就向她嬉皮涎臉的扮鬼臉，嚇得昭容什麼似的一溜烟逃入艙中，心頭只是跳個不住。那吉元就向鄒魁問道：「老鄒，你是揚州土著，彼姝也是維揚口音，你可認得她是誰家女郎？」鄒魁答道：「她是揚城一隻鼎，非但貌美如花，而且還有一肚子大才，能轆吟詩作賦，真是人間少有的美人兒！」吉元笑道：「那個要你替她讚美？」說了半天，姓名依舊不會說出來。鄒魁答道：「彼姝是鹽商沈幼山的掌珠，揚州城裏的工商士庶個個曉得，偏偏你公子不相識她，豈有此理？」吉元問道：「你既詳悉她的家世，可知她小姑居處，有郎無郎？」鄒魁答道：「祇因選擇過奇，至今還未得東床坦腹。」賀守攪言道：「酒菜冷了，艙中去細談吧！」說着，一起回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七十回 昭容替換金釵愛女 劫宮眷塗面扮強姦

三九

到艙中，入席共飲。那賀守本是個游手好閒，闖了禍，捉將官裏去，虧得吉元替他說法營救，纔得脫罪，由是甘爲門下客。吉元也當他心腹看待。當下吉元向賀守問道：「彼姝我頗愜意，不過我已有婦，她是鹽商愛女，不見得願作小星，不知二位有無錦囊妙計，能使樂人歸我？」賀守答道：「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公子果真一見傾心，必欲得之，門下有一妙計，只消如此這般，當時不會露破綻，等到後來曉得，生米已成熟飯，幼山得悉公子的聲望，管教伏伏貼貼，還要送粧奩來咧！」吉元道：「妙極了，以速爲貴，你去吩咐舟子吧！」賀守就到後艙，吩咐舟子解纜，移泊六里橋。舟子莫名其妙，未便追問，只好依言前行。至六里橋停泊時，已是黃昏。等到晚餐以後，賀守就依計施行，叫八個豪奴，扮作強徒，各開花臉，由他率領着，各執傢伙，離舟登岸，沿堤奔到幼山坐船邊。時已深夜，昭容等已深入睡鄉。賀守一聲呼喚，和八個豪奴跳入艙中。幼山及諸眷屬都從夢中驚醒，嚇得魂飛天外。尤其是昭容好似驚弓之鳥，格外嚇得面容失色，躲在房艙中。賀守一眼瞧見，就和豪奴動手，先將昭容兩手縛住，由豪奴背負登岸。昭容啼哭呼救，豪奴只管急急前奔。你想更深夜靜，猶是地臨官河，四面無屋舍，憑她



賊破喉嚨也無人聽得，不過昭容內有夫人之分，且和高宗前世有緣，豈容失身於小好之手，故爾鬼使神差，壽地裏來了一個救星。正是：

登徒好色施強暴，
地曠人稀少救星。

要知誰人來救昭容，下同分解。

金兵入城，百姓備受荼毒，語云：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非身經離亂者，殆猶不知其言之沉痛也。

第七十一回 救危難梁紅玉殺賊 入宮闈沈昭容承恩

語云：國不可以一日無君。當揚州失陷，高宗出奔，這時好算得國內無君，所以黃吉元和鄒魁賀守竟敢無法無天，半路上遇見了昭容，吉元竟欲據為己有，賀守竟敢塗面扮強徒，強搶閨女。他們固然不知昭容已受皇家聘，昭容猶不敢自稱是宮眷，只是在豪奴背上啼哭喊救命。時值中月，光照得和白晝相似。忽然中流來了一號大船，半夜趕路，可想而知必

宋宮十八朝義

第七十一回 救危難紅玉殺賊 入宮闈沙昭容承恩

四〇

有急事。無如天公不做美，遇着逆風逆水，休想趕得上。舟子只好上岸背纜，將船傍岸，四個舟子跳到岸上，却巧豪奴背着昭容，從船頭前經過。昭容看得分明，就拼命高叫道：船上聽者，我是揚州鹽商女，被強徒劫在背上，快來救命！那隻大船艙中，坐着一位巾幗英雄，更深人靜，昭容一席話，隨風送入她耳鼓中，激動了她的俠義心腸，馬上帶着四個使女，搶步出艙，一面吩咐停船，一面向岸上諦視；只見一班強徒，一個背上有女子在那裏啼哭，強徒插翅似的向前狂奔，心想：此女必有後福，纔會急難之中遇見我，豈容袖手說時遲？那時快，不過一轉念間，就帶了使女，縱身登岸，手掣佩劍，喝道：狗強徒，怎敢目無法紀，強搶良家女子？一壁說，一壁已趕到強徒背後。賀守掉轉身來，乘着月光，看得分明，見也是個美貌婦人，自恃略嫻武藝，並不畏怯，瞧見一劍迎面砍來，忙舉單刀擋過；第二劍攔腰刺來，又把手中刀架過；擋了幾劍，纔知不是，正想逃遁，腦袋已被劍鋒削去了半個，那裏還活得成呢？八個豪奴，也被四個使女殺死了一雙。那幾個放下昭容，喪胆而逃。看官們，你道這位巾幗英雄是誰？原來就是流芳百世的梁紅玉夫人。她雖不是宋宮中人物，却是當時一位頂天立地的



女中丈夫，殺得金兀朮，大敗黃天蕩，後書自有交代。現在剛纔提及，應當將她的歷史交代清楚。她是良家女，自幼沒了父母，流入勾欄，馳名大噪，與李師師齊名。她父是個名教師，衣鉢親傳，她也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而且知書識字，善相人術，墮落青樓，本非她的志願，所以久懷擇人而事之心，只因選擇夫婿過高，不慕虛榮豪富，要選文武全才的真英雄，一班純袴子，大腹賈，都遭她白眼，所與往來的，都是一班文人墨客，能文不能武，也不合她的意思，不過虛與委蛇罷了；直到遇着了韓世忠，方纔付託終身。那時世忠正在窮途落魄時候，到京口找尋姨丈，不料姨丈往陝西去了，投親不遇，流落京口，借宿在天后宮的後屋中。一天，紅玉因為昨夜三更，得了一夢，夢見舟行大海，自己立在船頭上，霍地驚風駭浪中，跳起一條似魚又似蛇的怪物來，却巧落在她身上，就此驚醒，嚇得香汗滿身，芳心中還只是別別的跳個不住，兀自思量：這個夢境，怪異得很，既然夢見大海中的怪物，這裏天妃娘娘有求必應，靈驗非常，不如來朝，去拈香求籤，請求娘娘指示迷途，使我早日脫離苦海。打定主意，等到天明起身，修飾停當，就遣相幫購辦香燭，雇轎迤往天后宮進香。時候過早，香伙還



宋宮十八朝義

在廚下進早膳。紅玉兀立在殿上等了一回，就緩步輕移，向殿後隨喜，走到破屋門前，瞥見一隻斑斕猛虎，從面前跳過，逕向破屋中竄入，自仗具有好身手，並不畏怯，仔細向破屋中觀望，不見猛虎，却見有個男子在破榻上，鼻息如雷的好睡，不覺出聲喚道：「快快醒來，有猛虎來了！」一壁說，一壁走到門口。那男子已被她驚醒，一骨碌跳下地來，向紅玉問道：「猛虎在那裏？我去打死牠，不用畏懼。」紅玉走入室中，四面找尋，耗子也沒有一隻，那裏有什麼猛虎呢？心中好生奇怪，就把那男子的面貌，仔細打量，見他生就個同字臉，兩道濃眉，一雙虎目，奕奕有神，鼻如懸胆，齒白唇紅，頰下無鬚，年紀約摸三十光景，暗想：「猛虎莫非是他的星宿，像他具此好相貌，理當拜將封侯，爲什麼衣衫襤褸，困頓窮途？諒因額角大狹，定是個苦出身，無人汲引，所以埋沒英雄。」那男子見她半晌不作一聲，就問道：「姑娘從何處看見猛虎？到此作什麼？」紅玉答道：「到此燒香，因找尋香伙，經過這裏，霍地從我身傍，跳出一隻猛虎，竄入此室，見你正在濃濃好睡，恐害猛虎的饑吻，故爾冒昧驚擾，對不起得很。」男子答道：「姑娘一片熱心，恐我身膏虎吻，好意將我喚醒，况已日上三竿，理當起身了。」說着，愁容滿面的，望了



宋宮十八朝漢義

紅玉一眼，自覺形穢，偏促不安。不料紅玉慧眼識英雄，看定他必能飛黃騰達，早存委託終身之念，就含笑問道：「聽相公口音，不是此間土著，請問貴姓大名？府居何處？到此作什麼？」那男子答道：「在下便是韓世忠。到此探望姨丈，打算從戎立功；不料姨丈已往陝西，因此投親不遇，流落異鄉，說也慚愧。」紅玉聽說，沈吟了一回，問道：「相公可曾拜投名師，習過武藝？」世忠答道：「系出周同門下，惜乎師長已經作古，以致乏人汲引，落魄窮途。」紅玉含笑說道：「奴雖力薄，願爲相公設法，請即隨奴歸去細談，不知意下如何？」世忠長嘆道：「承蒙不棄寒微，甘爲設法，無如某與姑娘素昧生平，忽然相偕回府，男女攸關，授受不親，豈不要開罪貴尊長呢？」紅玉笑問道：「相公可知我是如何人？」世忠答道：「我竟窮昏了，還沒有請教貴姓，敢請姑娘以直告我。」紅玉說道：「我乃花蕊院中的妓女梁紅玉便是，隨我回去何妨？」世忠忸怩答道：「自慚衣衫襤褸，不敢隨行；且等我得志後，登門請見吧。」紅玉伸手入衣袋中，摸出一錠銀子，遞給世忠，叫他到衣莊上購衣更換，然後來院。世忠推辭不過，只好收了。紅玉叮囑道：「我還有許多說話，要和相公面談，幸勿爽約。」世忠答道：「人非草木，豈肯辜負美意。」說罷，含笑作別，逕到衣



宋宮十八朝義

莊上購買衣物。紅玉拜過天妃娘娘，乘轎歸院，關切相幫道：「有個姓韓的親戚要來找我，你們引他進來。相幫唯唯答應。隔不多時，世忠更易新衣，雄赳赳來訪紅玉。相幫引到房間裏。紅玉踴躍招待，同到臥房中坐下，劈口就問道：「相公現擬到那裏去從戎？」世忠答道：「當世只有兩河制置使神師道曉暢戎機，且能識拔英雄，擬往延安投之，惜乎路程杳遠，缺乏川資！紅玉早已將二百兩私蓄銀放在枕下，隨手取出，贈給世忠道：「這是我送你的川資，祝你此去青雲得路，馬上封侯！」世忠道：「却之不恭，謹領盛情。倘然此去得志，必定加十倍奉還。」紅玉答道：「不希罕你的錢，但願你永遠莫忘此日之情。」還須約個日期，隔幾時到此訪我。」世忠答道：「快則一年，遲則二年，必來拜謝盛情。」紅玉道：「我今把終身相托，望你早日成名來接我。可知我等在這苦海中守你，不是容易的。」世忠雖然是個血性英雄，這時也有些兒女情長，握着紅玉的柔荑，說道：「承你如此多情，此去誓必拼命殺賊，取得一官半職，馬上請假回來，和你舉行合卺禮。」紅玉道：「儻願如此，不過我等在這火坑中，欲圖守身如玉，必須如是這般，或者辦得到，也未可知。」世忠道：「且去喚本家來。你給我的川資嫌多，不妨借花獻佛，替你還去。」



宋宮八十朝演義

一百兩身價，叫他們不許強你留客。紅玉點點頭，一同走到本家面前。世忠向她說道：紅玉是我的未婚妻；今朝被我在天后宮遇見，纔曉得被她母舅押在這裏，拿過二百兩銀子；現在年限未滿，似乎說不出取贖，並且我要緊去立功，只好聽她等在這裏，先還你一半身價；等我做了官，再行備款取贖；不過留在這裏，不許強逼她留客的。說着，遞過一百兩銀子。本家只好點頭收銀。世忠就和紅玉作別。紅玉依依不捨，再四叮囑道：早些來接我，莫教我苦害相思。世忠答道：理會得。說着，掉轉身來，匆匆而去。紅玉就此聖記心頭，巴巴的望他打勝仗，好容易挨過了一年。忽然世忠帶了四個衛兵，挑着銀兩，來至花蕊院。紅玉接着，正是喜出望外，握手詢問別後情形。世忠笑答道：靠你的福，先到种帥部下投軍，蒙恩派爲偏將，連打幾次勝仗，不次擢陞，今已官封統制了。紅玉快活得發狂似的，要想替世忠張筵洗塵。世忠拍着她香肩說道：你是夫人了，還願意等在這裏，馬上同我回去吧！行箱中有千兩白銀，賞給本家的。紅玉就請本家來，說明一切。本家只好收銀面謝而退。於是有情人竟成眷屬，馬上乘船還家，舉行婚禮。名將美人，正是天生佳藕。且紅玉精通戰略，能設參贊戎幕，扶助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七十一回 救危難紅玉殺賊 入宮闈流昭容承恩

四六

丈夫立功，這都是以前的事。今因粘沒喝攻陷揚州，世忠曾在濼州邀擊，乘寡懸殊，打了敗仗，退保鹽城。梁夫人在家得訊，馬上帶了四十名女兵，雇坐官舫，不分晝夜，趕往鹽城。路過六里橋，聽得岸上有女子啼哭叫救，她就登岸援救。這也是賀守惡貫滿盈，纔會喪在她劍下。當下梁夫人吩咐使女，將三具尸身掘地埋葬，她就同昭容回到船上，問明根由，就命兩個女兵，將昭容送到幼山船上。幼山見愛女無恙回來，正是喜出望外。那梁夫人逕往鹽城。黃吉元得豪奴回報，嚇得馬上就逃，按下慢表。且說昭容等同轉揚州，周仁得訊，就來投謁。幼山迎入客廳，備酒款待。周仁問道：前次金兵入城，令千金可是受過驚嚇的？幼山答道：非但前次飽受虛驚，這次回來，半途又被強徒擄去，虧得梁夫人相救，纔得珠還合浦。周仁很驚異的說道：兩次皆得逢凶化吉，令媛的後福無窮；常言不是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令媛兩次遇到大難，仍得保全貞操，足見暗中有神靈護助，將來必有封后之望，先為預賀，請飲一杯。幼山聽得賀他做國丈，自然樂意飲酒。周仁又道：金兵出沒無常，莫說百姓弄得不能安枕，連帶皇上也弄得東奔西走，這也從那裏說起？幼山道：小女在家，我擔不起這個



宋宮八十朝義

重任還是趁早送往宮中，免得我提心吊膽了！周仁答道：好啊！整備來朝起行，從水道赴杭。幼山問道：宮中向例，后妃進宮，要不要備辦粧奩的？周仁道：除皇后以外，不辦粧奩的。至於金銀珠寶，趁家之有無，儘管帶去。幼山等到酒闌客散，即幫同愛女收拾行李，準備起行。次日，周仁護送昭容赴杭。幼山因為時局不靖，不會送去。昭容一路平安，直到杭州。周仁先入宮奏明高宗。高宗降旨，迎入宮中。當晚高宗臨幸。昭容含羞接駕。高宗親手扶起，同入寢宮。高宗問起金兵入城時，可曾受過驚嚇？昭容就把兩次遇險情形，詳細說明。高宗說道：第二次遇見的開花臉強徒，定是熟人，否則何必塗面？卿可聽得強徒是那裏口音？昭容凝想一回，恍然大悟。臣妾停船泊夜，就有一號官舫停泊在外傍，有三個浮薄少年，立在船頭上，將我科頭評足，都是中州口音。強徒也都是中州口音；不過那號官舫扯着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的拖水旗，不見得會做強徒的。高宗又問道：官舫少年的面貌，可還記得嗎？昭容尙能記憶，就以直奏對。高宗道：果是黃潛善的兒子。朕只道潛善是個良臣，故以國事重托。衆卿都說他是個奸佞，朕尙不信。現在方知他是個庸臣，教子不嚴，也能治國。愛卿若



第七十二回 跋扈將軍稱兵犯禁闕 風流天子掩淚出宮門

四八

無梁夫人相救，這便如何？就此高宗不信任潛善，倚韓世忠爲股肱，這都是昭容一言所致。正是：

百官難把奸臣逐，
一女能回天子心。

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梁紅玉慧眼識英雄，自是千古佳話。本回因沈昭容中途遇劫，乃帶敕韓梁結合一段文字，筆下便不嫌枯燥。

第七十二回 跋扈將軍稱兵犯禁闕 風流天子掩淚出宮門

昭容入宮，當晚即蒙召入寢宮，溼承雨露。高宗見她羞答答半推半就，還是無瑕白璧，益加憐愛。那時六宮眷屬，寥若晨星。后妃等早被金人帶往金邦。宮中只有個隆祐太后，和幾個受過高宗恩幸的嬪妃。以外宮娥彩女，當揚州失陷時，又逃亡了一半。至今行宮中頓呈冷落景象。高宗本來只寵一個吳氏。那吳氏原籍開封，父親名近。當吳氏呱呱墮地時，他父剛

宋宮十八朝義

得一夢，夢在路上踽踽獨行，忽見道旁有一亭，匾額上寫着侍康二字，亭前遍植花草，牡丹已謝，只有芍藥獨放一花，妍麗可愛，正在玩賞間，忽被了頭喚醒，報稱院君生了女子千金，吻嘗時不解夢兆是凶是吉，替女兒取名芍芬，以誌不忘。等到芍芬長成，至二八年華，出落得秀外慧中，嬌滴滴越顯紅白。時值高宗在康邸時代，慕芍芬美名，選充下陳。自汴京失陷，高宗的妃嬪，泰半北去，惟有吳氏尚在嬪妃之列，金人不會指名逼索，遂得常隨高宗左右，寵愛獨鍾。只因中原不靖，高宗命她學習武功，等在宮中，伴着高宗馳馬射箭，略嫻武藝，因是高宗越加寵愛。自汴京至應天，從廣陵至杭州，宮嬪盡行失散，惟有吳氏每役必並馬而馳，好似楚霸王身邊的虞姬，時刻不離左右。直到昭容入宮承寵高宗，只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吳氏竟有一個多月不會承恩，也只好背着人彈淚，自嗟命薄，兼恨天子無情。那時高宗命劉俊民赴金軍請和，雖未接洽妥當，金兵已退出揚州。高宗稍稍放心，便振刷精神，勤修內政，曉得汪黃二人，乃是誤國殃民的庸臣，正擬將他倆貶謫。恰巧汪黃聯名上疏，自稱統有仇人，在陛下前進讒誣陷，只因時局艱難，國家正值用人之際，不敢具疏求退。高宗覽疏，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七十二回 跋扈將軍稱兵犯禁闕 風流天子掩淚出宮門

五〇

知二人的奸謀，遂向朝臣垂詢汪黃的人品。即有中丞張澂，上疏詳言汪黃二十大罪，洋洋數千言，把二人的奸謀，盡情揭露。高宗遂貶謫潘善知江甯府，伯彥知洪州。當時輿論皆言潘善久列朝堂，把持國柄，嫉害忠良，放逐李綱，譏間宗澤，沮止軍駕北行，縱容兒子爲虐，臺諫內侍，言其罪惡，則陷以奇禍，因是中外切齒；今遭罷謫，還嫌罪不當罪。伯彥居位日淺，罪惡尙少於潘善，時論未加嚴責。汪黃既罷斥，遂進朱勝非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淵爲同簽書樞密院事。不料爲着陸降，又惹起逼帝禪位的大亂子來了！那王淵素無威望，並且性情急躁。當高宗自揚州避亂渡江，劉光世見帝奏道：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誤；今臣所部數萬騎，尙有半數因無船不能渡江。於是王淵遂受帝面責，忿不可遏，即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佐爲淵之親戚，朱勝非恐釀巨禍，馳往見淵，責備之。淵始覺悟，事已無及，遂失軍心。至是傳旨進秩，諸將囉唳，都懷不平。勝非入奏高宗，命淵免呈書押。無如許多從難功臣，未曾得着厚賞，咸懷不平。尤其是苗傅自負世將，謾蹕有功，未見陞官之命，忽聞王淵驟入樞要，不禁怒髮冲冠。劉正彥也因招降劇寇，功大賞薄，久懷怨懟，於是

宋宮十八朝演義

苗劉二入暗地密謀。正彥且疑王淵與內侍康履、藍珪勾通，因此密議先殺王淵，次殺康藍。適值藍珪恃恩用事，康履更加肆無忌憚，擅作威福，凌辱諸將。中大夫王世修亦恨內侍專橫，遂與苗劉聯絡一氣，待釁而動。時逢秋汛，康藍等臨江觀潮，供帳遮道。適被苗傅所見，遂向康藍怒罵道：「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還敢如此施威！」康履自恃帝寵，反唇相譏道：「朝廷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都是出了你們這班吃糧不管事的兵將，金人纔敢如此猖獗，與我們內侍什麼相干？」苗傅聽說，暴跳如雷，正擬揪住康履。虧得劉正彥在傍，拖着他就走，一壁說道：「時機已至，到我家中，共商進行之策。」說着，回到家中，召集同黨，議定先斬王淵和康藍。後逼高宗退位。是日適逢殿前都指揮劉光世，召百官入聽宣制。苗劉即遣王世修伏兵城北橋下，專等王淵退朝動手。那王淵還沒有曉得，新膺顯職，得意洋洋的跨馬入朝聽宣制；隔了一回，退出午朝門，依舊跨馬出城，行到城北橋下的伏兵一擁上前，將王淵拖下馬來。王淵厲聲問道：「爲甚拖我下騎？」難道你們要謀反不成？話聲未絕，劉正彥飛馬趕到，說道：「王淵勾結宦者謀反，當正其罪。」說着，掣佩劍將王淵刺死，即同苗傅擁兵入城，令兵士拖王淵尸身直抵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七十二回 跋扈將軍稱兵犯禁闕 風流天子掩淚出宮門

五二

行宮門外，梟王淵首，懲示行闕。苗劉等分頭搜捕內侍，被殺者一百十三人。行宮中大亂。塵履飛奔，入報高宗道：苗傅、劉正彥造反，已經殺入宮門。高宗嚇得手足無措，一籌莫展，打算出宮避亂，忙顧左右道：快宣吳氏入宮。內侍就急忙奔去宣召。不料苟芬正因高宗偏愛昭容，車駕多時未曾到此，正在怨恨，忽聞宣召，並不去追問根由，就命宮娥答稱：吳氏有病，不能應召。內侍只好回來照實覆旨。高宗明知是酸素作用，正擬趕去，同昭容和吳氏逃遁，忽聽一片譁聲，有許多大臣擁進宮來。原來正是朱勝非入值。忽聞驚報，他就趨登行宮門樓，詰問苗劉道：政見不合，儘可疏請改革，何得擅殺內侍，血濺宮廷，驚擾聖駕？苗傅抗聲答道：不用多言，我當面奏皇上。話聲未絕，中軍統制吳湛已將宮門開放。苗黨一擁而入，聲勢洶洶，七張八嘴，都說要見魏勝。勝非見事起倉猝，知難理喻，只好下樓入宮，請高宗登樓慰諭。高宗見火已燃眉，只好帶着勝非等御樓宣慰。苗劉等一班亂黨望見了高宗，初向下跪山呼。高宗說道：朕自省無負於衆卿，卿等何故甘冒不韙，出此越軌行動？苗傅厲聲答道：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至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殃民，罪惡滔天，

宋宮十八朝義

猶未明正典刑；王淵遇賊不戰，備船不完，首先渡江，只因結交康履，乃除樞要。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屢立戰功，僅得薄賞；臣等不負國家，止爲天下除害，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的，也皆誅戮，惟康履蓋珪實爲害羣之馬，尙在君側，請卽縛付臣等，正以國法，以謝三軍。高宗道：「潛善伯彥已經罷謫，康履蓋珪當加重譴，卿等可以歸營聽命了。」苗傅道：「天下生靈何辜，都害得肝腦塗地，祇緣中官擅權所致；不斬康履，無以謝天下，臣等誓不回營。」高宗還捨不得交出康履，沈吟了一回。傅、劉等厲聲要索道：「再不交出，臣等自行入宮搜捕了。」高宗不得已，遣吳湛入宮，執康履縛送樓下。苗傅曾經被他辱罵過，就掣劍斬爲兩段，并燹其肉，斬其頭與淵首並懸行闕。謫蓋珪於遠州。高宗傳諭傅等率兵歸營。傅等只是不走，逕語高宗道：「陛下不當卽大位。淵皇帝尙在金邦，一旦歸來，試問若何處置？」高宗語塞，不能答，只好命朱勝非縱樓而下，向苗劉等委婉勸慰，授傅爲承宣御營使都統制，劉正彥爲副。傅劉要求請隆祐太后聽政，并遣使與金人議和。高宗准如所請，立刻下詔請隆祐太后臨朝聽政。不料苗劉聞詔不拜，又復變卦，抗議道：「既請太后聽政，陛下理當退位；況且道君皇帝的先例具



在，儘可禪位皇太子。勝非勸慰無效，只好縱城而上，還奏高宗。高宗沈吟着想道：不允這班亂賊殺入宮來，如之奈何？不如暫解目前之厄，另作復辟緩圖，較為得計。打定主意，就向勝非說道：朕當退避，不過須有太后手詔，方可禪位。勝非也以為然，當下即遣門下侍郎顏岐入宮，請太后立刻御樓。高宗離座迎接，退立楹側。從官請帝還座。高宗黯然答道：朕不當坐此了。勝非等即隨太后乘肩輿下樓，向苗傅等曉諭道：自道君皇帝，誤信蔡京、王黼之言，變更祖法度，又被童貫收用降臣，招致金人之禍。此皆先朝之事，與當今皇上無涉。況今並無失德，祇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苗傅等對道：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以治天下。太后道：目今強敵壓境，國勢岌岌可危，上下協力同心，尙虞不給，豈可更易帝主，啓內憂以示敵人，以可乘之機？况且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孩子，處理國事，何以令天下使敵國聞之，豈不要轉加輕視？太后苦口婆心的開導。無如苗劉只是不從。太后遂顧勝非道：今日之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得袖手旁觀，不發一言？勝非又復登樓，向高宗說道：適有苗傅、心腹王鈞甫語臣云：苗對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並且生性執拗，一時

宋宮八十朝義

不可以理喻的；臣請陛下權宜禪位，徐作後圖。高宗乃即提筆寫詔，禪位於皇子敷，請太后垂簾訓政，勝非捧詔下樓宣讀。苗劉等始率衆退去。高宗同太后還宮，行宮外的尸首，自有人收拾去。次日，皇子敷即位，隆祐太后垂簾決事。尊高宗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改爲睿聖宮，改元明受，頒行大赦，加苗傅爲武當軍節度使，劉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看官們，要知苗傅等必欲太后訓政，並非阿好太后，爲恐高宗在位，要替康履王淵報仇，自己的老命就要不保，所以強逼高宗退位。自太后聽政，國事都由首相朱勝非處理。勝非每日必引苗黨二人上殿，以祛其疑，纔得相安無事。所以太后語高宗道：幸賴勝非爲相，若使汪黃在位，事已狼籍了。那苗傅見高宗安居宮中，仍在暗中處決國事，很不放心，就與同黨密議。正彥道：惟有留帝在此，吾等奉太后少帝幸徽越，可保無後患了。苗傅從其言，往見勝非，說明遷都之意。勝非力持不可，動以利害，并許以力勸高宗遷居顯寧寺。苗傅始首肯。勝非入白高宗。高宗長嘆道：朕已禪位閒居，他們還不放心，連朕的起居都要他們干涉，太覺費心了。勝非道：時機未熟，陛下還宜逆來順受，且往睿聖宮暫住，等到復辟時還宮，免得目前再鬧亂。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七十二回 賊寇將軍釋兵犯禁關 風流天子掩淚出宮門

五六

子！好得顯寧寺房屋寬廣，臣已飭匠修葺，來朝准予遷入吧！高宗道：姑念卿苦心維持，只好容納忠諫。不過復辟事，要卿負責進行，以速為貴；否則恐二賊密佈心腹，早為設備，這却養虎添翼，噬臍莫及了。勝非低語道：已有把握，為防漏洩起見，不敢多言。陛下遷出行宮，屆時可以預先躲避，居此反多妨礙。高宗甚聽其言。等到勝非退出，高宗傳諭昭容收拾細軟，整備來朝移居。高宗想起了吳氏具有好身手，幾次避亂，都虧她介冑而馳，隨身保護；現在苗劉二賊和我作對，難保不來侵犯，這却非得她在旁照料不可。想到這裏，就安步當車，逕抵吳氏寢宮。吳氏接入，說道：苗傅世受國恩，竟然甘冒不韙，強逼陛下退位，陛下何不騙他入宮，執而殺之，仍可臨朝聽政？太后本不願意垂簾啊！高宗道：操之過激，只怕他部下挺而走險。朕已有密旨交朱相國，專待勤王兵到，就可將亂黨一網打盡了；屆時必有一場惡戰，居此恐受虛驚，來朝與卿移居睿聖宮，免得臨時倉皇出走。吳氏冷笑說道：陛下自有新寵隨侍，何用臣妾同行？臣妾略具防身武藝，居此不懼。即使賊兵闖入行宮，也可殺出重圍的。高宗含笑道：不愧稱為婉孌將軍！但是使動潑醋，那係弱女子的慣技。卿既為巾幗英雄，當



宋宮十八朝演義

以忠義節烈爲重，不該棄朕如敝屣；朕與卿屢共患難，恩情如海，終老不變，祇爲卿喜習武功，不貪風月，故爾添納昭容，替你侍奉枕衾，不料你竟會和她爭夕，這却非朕始料所及的；現在朕爲你們倆訂定入值期，每月卿當值二十日，昭容當值十日，已往不追，和朕言歸於好。一壁說，一壁握着吳氏的手，同入寢宮，要想同游巫山十二峯。吳氏拒絕道：陛下方云臣妾不貪風月，何故忽作此風流狂態？難道是和新寵習慣成自然，以致迫不及待。高宗笑吟吟說道：爲卿恨朕偏愛了新人，竭誠向卿賠禮；卿既不願，儘可約時而動。速將細軟收拾，朕在此間留宿，來朝與卿並馬出宮。正是：

國勢貼危亂事急，

宮中猶自語溫存。

欲知高宗復辟情形，下回分解。

汪黃佞臣也，而高宗加以重任；苗劉逆臣也，而高宗委以兵權；用佞臣足以召外患，用逆臣足以釀內亂。外患內亂，相逼而來，遂成崩潰之局，不可收拾矣。



第七十三回 大將勤王討平逆賊 君王復辟分封功臣

高宗移居睿聖宮，賴有吳氏昭容在側，尙不嫌寂寞。姑且擱過一邊，現在要提張浚呂頤浩等會兵討賊。張浚本都統兵在外，當改元赦書傳到平江，張浚叮囑守臣湯東野秘而不宣，一面命心腹赴杭調查真相。隔了兩天，又接到苗傅的傳檄，語多悖逆。張浚看了，不禁慟哭失聲，馬上召東野及提刑趙哲等，共謀起兵討賊。却巧張俊率所部八千人至平江，來會張浚。浚與語朝事，涕淚交流。俊道：現有旨命我只許帶三百人赴秦鳳，餘衆交他將。俊知必是逆臣僞旨，拒不受。部下涵涵，莫知所可。俊安慰他們道：當詣平江，與張侍郎商決。願意者隨我同往；衆皆稱願，遂率八千人到此，與公一決。張浚說道：我等正擬與師問罪。俊泣拜道：帝后都在杭州，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乘輿。浚點首稱善。正商議間，忽由江甯傳到一函，張浚拆閱，見是呂頤浩來問消息，且言禪位一事，必非皇上本心。蓋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安肯遜位於幼冲之子？必有叛臣脅迫，應共圖入討等語。浚見函中語，正與己



意相同，且以頤浩素有威望，能斷大事，故即答書約共起兵，並貽書守鎮江的劉世光，約他以兵來會。頤浩得書，一面上疏請復辟，一面兵發江甯，舉鞭誓衆，不滅叛臣，誓不同兵。衆皆感動。那張浚一面會師討賊，一面遣辯士馮、苗、劉、反、正、馮、苗、劉等動以正義，勸他們及早反正。劉正彥遣韓、約、浚至杭面談。浚聞頤浩已誓師出發，遂也令張浚率兵扼吳江上流，一面函復正彥，且上書請復辟。苗、劉得書，知浚持異議，遂謀除他的禮部尚書官職，命他將所部速赴行在。張浚識破奸謀，本擬將計就計，率師赴行在；只因大兵未集，未敢遽行發動，托言張俊率兵驟回，人情震恐，不可不少留汛地，以撫其軍。這時韓、世忠自鹽城率師出發，將由海道赴行在，兵次常熟，爲張俊所聞，大喜道：世忠來，大事濟矣！馬上馳報張浚，遣使以書招之。世忠得書，用酒醉地，慨然向來使說道：韓某誓不與苗、劉二賊共戴一天。言下，偕使馳赴平江，會見張浚，就慟哭流涕道：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請公勿憂。浚遂大犒世忠及張俊兩軍，并盡以大義衆皆感憤，大有滅此朝食之態。浚見士氣激昂，可以討賊，遂遣世忠率兵赴闕，隨行向世忠說道：得公力任艱鉅，事必有濟；不過皇上身



陷其間，投鼠忌器，萬不可操之過急，急則恐生他變，宜趨秀州，據住糧道，守待各路大軍到齊，方可會師直趨行在。世忠唯唯受命，即由平江出發，行次秀州，稱疾不行，在暗地裏修備戰具。苗傅素知世忠威名，聞他兵次秀州，頗懷疑懼，即與賊黨商議，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事爲朱勝非所聞，忙用誑言給傅道：世忠兵屯秀州，還是首鼠兩端，意向尚未決定，若然施以非禮，拘他妻孥，只恐激他之怒，挺而走險，不如以禮遣他妻孥，往迎世忠，而撫慰之。世忠能爲公用，平江諸人都不足有爲了。苗傅信以爲真，馬上入白太后，封世忠妻梁紅玉爲安國夫人，令往秀州，迎迓世忠。起行在那梁夫人是個巾幗英雄，自和世忠結婚後，已生一子，名喚彥直。自高宗卽位應天，卽召世忠爲左軍統制。世忠遂挈妻孥，入備宿衛。車駕奔杭時，世忠出禦外寇，妻子隨帝南行。現在接到安國夫人的封誥，且命往迎世忠，梁夫人喜出望外，本愁不能無故出行，巴不得有此一舉，當下先入宮中，謝過太后，然後回家，挈同愛子，上馬出城，馬不停蹄的，一日夜趕到秀州。夫婦相見，喜溢眉梢。世忠道：我正愁妻子在杭，很放不下心，如今天賜成功，令我骨肉團聚，就此可以放膽討賊了，怎樣賊人肯縱虎歸山，命你率



宋宮十八朝義勇

逆我呢！梁夫人答道：這都是朱相國苦心維持之力，本則苗賊打算將我拘囚爲質，相國謊言給之，苗賊遂請太后封贈安國夫人，并遣我來逐統制的。世忠大笑道：苗賊真是個沒用之徒。次日，夫婦倆正在樂叙天倫，對坐飲酒，忽然有詔促歸。世忠見詔書上寫着明受二字，勃然大怒道：我只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遂將來詔撕碎，并掣劍將來使斬訖，馬上飛報張浚，約定剋日進兵。張浚猶存投鼠忌器之心，再遣馮幡赴杭，遣書正彥。苗劉一同拆閱來書，只見寫着：「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苗劉看罷，且恐且懼，就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守臨平，一面除張俊韓世忠爲節度使，誣指張浚欲危社稷，謫爲黃州團練副使，安置柳州。世忠等皆不受命。張浚爲好，兩次遣書，力勸苗劉反正，反爾將他貶謫，就此一心一意的圖謀復辟，親自草就討逆檄文，傳達遐邇。於是呂頤浩劉光世率師來會。張浚得報，頤浩將至平江，乘輕舟往迓，見面就咨以大計。頤浩道：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濟，不過赤族爲社稷而死，死得值得浚壯其言，邀入



衙署，共策進行；遂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爲輔，劉光世爲游擊，浚與頤浩總領中軍，卽日由平江啓行。一路浩浩蕩蕩，直向行在而來。途次接到太后密詔，命高宗處分兵馬重事，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穀同簽書樞密院事。張浚等自平江出發，已和世忠、頤浩及諸將士聯名上疏，請建炎皇帝還卽前位。苗劉見疏，慌做一團，只好去和勝、非商議。勝、非道：爲二公計，只有迅速反正，否則各路大軍將到城下，同請復辟，二公將置身何地？苗劉凝想多時，委實沒有別的方法，不得已只好依從勝、非言，馬上召李邴、張守等，草就百官奏章及太后詔書，仍請睿聖皇帝復位。苗劉卽率百官至睿聖官朝覲。高宗漫言撫慰。苗傅只道皇上要將他正罪，及見高宗喜笑自若，方纔心定。等到退朝，就以手加額道：聖天子的度量，畢竟和常人不同的。次日，隆祐太后下詔還政，命朱勝、非率百官赴睿聖宮，迎高宗還行宮。御乾德殿受百官朝見。太后尙垂簾內坐，下詔復建炎年號。以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劉正彥爲副。進張浚知樞密院事。隔了四日，太后撤簾。詔令張浚、呂頤浩入朝。那時張、呂已至秀州，得聞高宗已復辟，遂與諸將商議。張俊道：太后旣已撤簾，我等再不能兵，反要受苗、劉二賊責備，豈



我們師出無名。頤浩接口道：不然，朝廷雖已復辟，二賊猶握重兵居內，我等就此罷兵而散，二賊必反以惡名加我等。漢翟義、唐徐敬業的前車可鑒，難道甘去蹈他們的覆轍嗎！諸將齊聲說道：呂公之言甚是，做事最忌半途中止，何況茲事體大，豈可不澈底而罷手！我等非入清君側，決不還師。世忠攙言道：寧爲玉碎，毋爲瓦全；不將二賊放逐，誓不罷休。商議既定，揮軍前進。世忠爲頭站先行，進次臨平，遙見賊將苗翊、馬柔吉率軍沿河扼守，負山阻水爲陣，岸上營盤密佈，中流遍植鹿角，以梗塞行舟。世忠眼見水路難行，馬上下令舍舟登陸，自己首先掣鋼刀，縱身登岸，身先士卒，跨馬前驅。張浚、劉光世亦各執武器，離舟上馬，隨後繼進。兵士們一聲咄叱，各執大刀闊斧，奮勇爭先，和潮水似的，向賊營前衝來。苗翊乃是苗傅的胞弟，素有神弩將軍的渾名，他見敵兵來勢銳不可當，揮衆後退，整備用弓弩手拒敵。世忠就舍馬徒步而前，操戈誓師道：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敵矢而後退者，立斬！於是士卒用命，個個爭先。霎時間，前隊已跟着世忠，衝入敵陣。苗翊正引神臂弓，持滿待發，不防世忠瞋目大呼，舞動鋼刀，衝上前來，兵士也都挺身突前，當者辟易。苗翊部下的兵士，慌得連箭



桿都不及拔，相率披靡而逃。苗翊喝阻不住，只好和馬柔吉奪路逃生。世忠催軍追趕，乘勝直抵北關。（就是北新關，在杭州仁和縣北。）那時苗劉剛正受賞鐵券，快活非常，驀地家人奔告，說勤王兵殺來了。二賊嚇得三魂少二，六魄失五，急忙忙奔入都堂，取了鐵券，帶着精兵二千，連夜開湧金門遁走，取道富陽新城，逃往關中。王世修正擬出奔，走至城門邊，劈面遇見世忠，遂被世忠拖下馬來，執付獄吏。張浚頤浩並馬入城，進謁高宗，伏地待罪。高宗慰勞再三，親手扶起三人，且語浚道：日前朕居睿聖宮，與行宮隔絕，一日正在啜羹，忽聞二賊逼太后貶卿，不覺覆手，暗想：卿若被謫，此事叫何人負責呢？說着即解所佩玉帶賜張浚，即拜受。那時世忠已剿除逆黨，亦來謁見。高宗不待他行禮，便下座握着世忠手，涕泣說道：中軍統制吳湛，首先助逆，今尚在朕肘腋間，卿能替朕捕誅嗎？世忠答稱：遵旨，臣去拿來。遂即退下丹墀，却巧吳湛從闕下經過。世忠佯與招呼，趁勢牽住湛手。湛情知不妙，要想掙脫而逃。無如世忠兩手能輓五石弓，力大無窮，緊緊握着，怎想掙扎得脫。此牽被扯了一回，忽撲的一聲，吳湛的中指，已被世忠折斷，痛得吳湛幾乎暈去。本來十指連心，硬生生折



斷，那得不痛得縮做一團。世忠將他擒付刑官。次日，就同王世修一併綁赴市曹處斬。其餘逆黨，貶謫有差。高宗正擬大加褒賞，偏偏宰相朱勝非入見高宗道：「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正爲陛下計。今幸聖駕已安，臣願退職，以讓賢者。」高宗道：「卿之苦心，非但朕知，世人也都曉得，無庸告辭。」勝非一再力辭。高宗知難挽留，就問道：「卿必欲舍朕而去，何人可以代卿爲相？」勝非答道：「呂頤浩、張浚均可繼任。」高宗問道：「二人究竟孰優？」勝非答道：「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疏。」高宗又道：「張浚年紀太輕，能當此重任嗎？」勝非道：「臣昔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辦得有條不紊；況此次勤王，實爲浚所主張，陛下莫謂浚少不更事。」高宗點首稱善。於是勝非退職，即拜呂頤浩爲右相，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其餘勤王將佐，進秩有差，重正三省官名，並禁內侍不得干預朝政，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庶政一新。張聲等遂請聖駕還蹕。高宗許可，即命韓世忠爲浙江制置使，與劉光世追討苗劉。車駕由杭州啓行，至江寧駐蹕，遂改江寧爲建康府，立子敷爲皇太子，赦逆黨馬柔吉等罪名。那高宗自即位以來，戎馬倉皇，東奔西走，在位三年，簡直不曾有得安甯。常言道：「貴爲天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七十三回 大將勤王討平逆賊 君王復辟分封功臣

六六

子，有三十六宮，七十二妃，這雖言之過甚，那高宗却也可憐，雖則身登大寶，一個那皇后還在金邦，伉儷之情，本極親愛，如今南北遙遙相隔，追念結髮之情，幾次遣人到金邦去探望，打算贖回，無如金主曉得是高宗的皇后，益加居爲奇貨，非等議和所許的金銀和割地，全數清繳誓不放鬆。你想國內連年兵連禍結，弄得人民顛沛流離，田地荒蕪，商業衰敗，那裏去搜刮這許多金銀呢！高宗默想枉爲天子，一個結髮妻子，都不能庇護，那裏對得住那娘娘呢！只好虛位以待，遙尊那氏爲皇后，還有在康邸時代，有兩個愛妃，亦被金人擄劫北去，所以弄得六宮粉黛，寥若晨星。當卽位之初，太后見帝每當花晨月夕，總是長吁短嘆，思念后妃，要想替高宗重行選秀，舉行大婚。高宗力持不可，以爲不能迎回那娘娘，已經說不過去；再要另立皇后，於心何忍？若然能將金人殺敗，不怕他不將宮眷送回，假使打不敗金人，自身尚不知如何結局，再有了許多后妃，反多繁事，因此力持異議；後來車駕南幸，金兵跟着追殺，益加談不到這事了。虧得以前有個吳氏，素得高宗寵幸，慰情聊勝於無；現在又添了一個昭容，生得和天上安琪兒相仿，對之足以消愁解悶，而且昭容性格溫存，初入宮中，



車駕常臨，深沐君主寵幸。自復辟以後，高宗復寵吳氏，是換了個酸娘子，必然要激起醋風波。昭容却不介意，不料有個宮嬪，借公濟私，竟會鬧得烏烟瘴氣。正是：

帝姬生就溫柔性，
宮女偏懷嫉妒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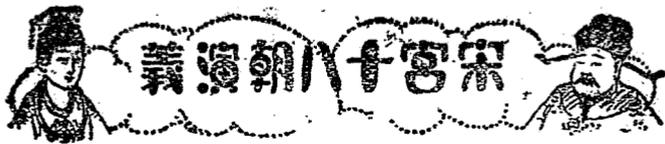
要知宮嬪如何假公濟私，下同分解。

苗劉之亂，若無朱勝非主持其間，大局將愈不可問。故事後定論，朱勝非之功，無不在勤王諸將之下；而其處境之艱危，則有過之。

苗劉二人，稱兵舉事，似甚悍驚；願一聞勤王兵至，即不知所措，則亦無用之人耳。天下愈是無用之人，愈不識利害輕重，往往無故搗亂。苗劉之叛，其一例也。

第七十四回 宮中試浴盪漾春情 舌上翻瀾橫肆冤誣

歷代帝王，大宮粉黛三千，固然有懷妒爭寵的慘劇弄出來。現在高宗東奔西走，常居行宮，完備的宮闈都沒有，皇后妃子都虛位以待，宮中只有一百多個宮娥，和幾個帝姬，那得還



宋宮十八朝漢義

會有爭寵的怪劇呢？不知宮中沒有了后妃，狡黠的宮娥，都想倖邀恩寵，便有封妃子做貴人的希望，所以都要去和高宗勾搭。高宗雖非風流天子，究竟尚在壯年，免不了也有情慾衝動的時候，且經宮娥在傍逗引，既非坐懷不亂的魯男子，豈肯有花不採，祇因金人猖獗，車駕東奔西走，常在憂患中，絕少風月情懷，所以承幸的宮娥，只有一個黃玦，這個黃玦進宮的時候，有一段秘密史，待小子先來補敘明白，然後再寫她的承幸和爭寵的事實。原來黃玦本姓藍，是內侍藍珪的胞妹，自幼賣入黃潛善家為婢。潛善膝下，有子女各一：大的是女，閨名淑貞；次的是男，名喚吉元，強搶昭容就是他。那藍玦是淑貞身邊的使女，雖無沉魚落雁之容，却也有幾分姿色；而且生性聰明，善伺人意，所以淑貞頗加青眼。藍玦年屆十八，情竇已開，却巧淑貞的姑表兄沈吉士，寄居在潛善家，以作內記室，生得眉清目秀，好似一個翩翩濁世佳公子。藍玦竟然看上了眼，幾次挑逗他。吉士只做不理會。藍玦就暗地裏替小姐撮合，瞧着吉士獨居書室，就引淑貞到書室中去。這也是他們倆三生石上有前緣，彼此都存了心，日親日近，一縷情係，把表兄妹倆牢牢縛住；且有藍玦要想分嘗一杯羹，竭



宋宮十八朝義

力替他們倆撮合，竟然密約佳期，陳倉暗渡，已非一日。後來潛善要替愛女論婚何氏。不料淑貞抱定從一而終宗旨，誓死不變初心。潛善得悉，大發雷霆，馬上將吉士揮諸門外。淑貞被老父辱罵一場，有苦無門訴，竟然投水殉情。虧得奶媽將她救起，和她母親商量，只算未曾救起，連夜由奶媽將淑貞送到吉士家中，有情人竟成了眷屬。潛善只好置之度外，不加追究；爲掩人耳目計，就把藍玦收爲義女，改稱黃玦。那時潛善已得高宗信任，一日，召入宮中，命他遣能員潛赴金邦，設法將邢皇后贖回。潛善答道：韃子刁惡絕倫，決不肯放贖的；臣有一義女黃玦，人極聰明，願奉陛下，以供伺應。高宗情不可却，點首許諾。潛善回家，就叫黃玦修飾整齊，送入宮中，遵例先謁太后。太后見她體態輕盈，不像大家閨女，就詳加盤詰道：你本姓什麼？黃玦便以實對。太后初只道她是宦家女，本擬列爲嬪御；及聞她是婢女出身，就將她作爲宮娥；且見她舉止輕浮，絕無半點莊重氣，恐怕她勾誘皇上，所以派她侍奉吳氏。那時昭容未曾入宮，吳氏獨承寵眷，車駕常臨。藍玦初尙斂迹，日子隔得久了，就施展她的媚惑手段。每逢車駕蒞臨，她就搶着去侍應。別個宮娥樂得躲懶。時當五月，天氣鬱熱異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七十四回 宮中試浴邊探春情 舌上翻潮橫肆冤讎

七〇

常高宗到吳氏宮中，命宮娥們整備浴水。一班宮娥都不願意承值。偏偏藍玦欣然應命，就往浴室中整備。一剎那高宗踱步而入，跟着四個司冠司衣的小宮娥，年紀都在十三四歲間，生得嬌小玲瓏，由許多小宮娥中挑選而來，當下忙替皇上寬袍解帶，除冠脫靴。看官們要知那時候儀節隆重，王侯宰相，倘且有金釵十二在傍伺候；貴為天子，自然格外尊嚴；在殿上有內侍服伺，到了宮中，因為內侍是男性，只送到宮門為止，宮中由值班小宮娥伺候。這是專制時代的定例。當下四個宮娥，年華及笄，都已懂得人事，替皇上除去了袍帽靴子，就一溜烟退出浴室。高宗穿着貼肉的衫褲，赤足坐在椅上，不能起立入浴。你道為何？原來四個宮娥，怕羞澀，逃也似的退去，忘却把拖鞋取出，所以高宗只是呆呆地坐着，忽見藍玦尚在浴盆傍邊，慢慢的料理傾浴水，焚妙香，一件一件，在那裏按步就班的收拾。原來藍玦久思邀寵，怎奈不得其便。這時聽得皇上要洗澡，她想機會到了，豈容錯過，故爾搶着先入浴室中整備，悄悄地把拖鞋藏過。一班小宮娥在匆忙間，不會留意。高宗瞧見了藍玦，就喚道：藍宮娥取拖鞋過來，藍玦掉轉頭來，向高宗迴眸一笑，就拿了拖鞋，移放高宗面前。高宗



見他險泛紅霞，好似曉日芙蓉，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滿含媚態，羞答答立在面前。看得高宗不期然而然春情勃發，明知她立在面前，無非想朕佈施雨露。見那浴室門早被小宮娥帶轉，正欲承幸藍玦，忽爾轉念：身爲萬乘之尊，豈可在浴室幹這苟且事；來朝被臣下曉得了，豈不要議論我的失德呢！原來宋宮定制，除皇后外，凡妃嬪宮女等一經皇上召幸，次日須赴閣門報明，由知閣門事的大臣，登錄簿冊；將來若然產生了皇子，例須按冊查明。這是爲慎重宮闈起見。當下高宗想起了此例，把一團春興消釋乾淨，就向藍玦說道：去休，不用在這裏侍應。藍玦望了高宗一眼，懶懶地走出浴室，就此意馬心猿，日望聖恩召幸。時在建炎三年，金人雖然暫時北退，不料五六月間連日大雨，各地紛紛告災。宰相呂頤浩因此謝罪求去，乃下詔慰留。高宗安有召幸宮娥的興致，降詔命郎官以上言闕政。趙鼎上疏道：「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成法，民始受痛，假開國之謀，擅啓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年，蔡京假託紹述之名，奉行王安石弊政。今日之患，實始於安石，成於蔡京，那安石猶得配享，蔡京餘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於此。」高宗深以爲然，即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七十四回 宮中試浴邊春情 舌上翻潮橫肆詭

七二

罷安石配，享一面下詔，以四事罪已：一爲昧經邦的大略，二爲昧戡亂的遠圖，三爲無綏人的德望，四爲失取臣的政柄。當有中丞張守上疏奏道：「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飄幕之苦；享膳脩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邊絕寒之寒；操子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順助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高宗覽疏動容，益自傲惕，想起父母愛妻都在北地受苦，安有空心思去尋歡作樂呢？那藍瑛一心妄想，冀得天子召幸，便有封妃封夫人的希望，遇着車駕進宮，依舊殷勤侍奉，百般獻媚，殊不知生就是個薄命，非但輪不得召幸加封，并且那時她的義父黃潛善，因奸謀破露，早已降謫出京。她的胞兄藍珪，又因做內侍擅作威福，得罪過逆賊苗傅，等到苗賊逼帝禪位時，先掣劍將藍珪砍死。就此隆祐太后，益加瞧不起藍瑛，曾在高宗前，說她是個苦命賤骨頭。兼之自從昭容入宮，高宗見她嫵媚中饒有莊重氣，寵愛獨鍾。吳氏尙且幾年失寵，虧得素來謹懼。



宋宮十八朝演義

有功高宗，不忍不和她修好。至於藍瑛早已傲視之，而且金兀朮又起燕雲河朔大兵南侵，連陷磁州密州及興仁府。宋廷遣工部尚書崔縱使金，以大義責金主，不當敗盟用兵，并請還二帝及后妃。金主大怒，囚徙於窮荒之地，隔不多時，就以不屈而死。金人南侵益亟。高宗初擬移蹕武昌。呂頤浩以為道遠，饋餉難繼。張守等也稱武昌有十害，不可去。高宗從之，遂定都於杭州。高宗正在宵旰憂患間，偏偏藍瑛還不死心，瞧皇上帝問料理朝政，晚來講到昭容宮中，自己并接近天子的機會也沒有，安望召幸，于是因恨生妒，遷怒到昭容身上，以為昭容的寵眷，分屬我的，本來皇上頗屬意於我，自從她入宮承寵，三千粉黛無顏色，就此皇上和我遠而避之。吳氏的寵眷，也幾乎被她奪盡；現在我未沐聖恩，談不到和她爭寵。不過放她在宮中，我終身無出頭之望；能假作弄她貶入冷宮，那末吳氏年將三十，紅顏漸老，皇上少不得要恕及我，便來召幸了。打定主意，等守機會。且說韓世忠奉命追拿遺賊苗傅劉正彥，進攻浦城魚梁驛，正遇苗劉。世忠挺鎗馳馬而前，賊兵望見，驚呼道：將軍來了！遂棄甲披靡而遁。劉正彥苗翊為世忠所殺。苗傅逃入建陽，被土人所擒，執獻世忠，押赴行

宋十朝八義

在正法內亂。悉實是世忠一人的大功。高宗見他奏凱還朝，執手慰勞，並親書忠勇二字，製旗賜世忠，以獎其功。不料歡喜未完，愁又至，年纔二歲的太子敷，忽於是日猝病而亡。高宗喪此獨子，哀慟非常。那太子之諡元懿，是潘貴妃所生。當汴京失守時，潘貴妃却巧歸甯省親，未曾被金人劫去。等到高宗即位，即隨太后同至應天。本年五月始册立魏國公敷爲皇太子；不料時越兩月，竟以猝病身亡。六宮無所出，莫不流淚。尤其是潘貴妃痛癢相關，將來母以子貴，可望尊封太后，自然格外悲傷，終日以淚洗面。連帶傍邊的宮娥瞧着，眼淚也會奪眶而出。惟有宮娥藍映，瞧見太子猝亡，她想：機會到了，就此好用計誣陷昭容；不過自己人微言輕，挨不到和太后貴妃直接談話，只有教饒娘美人出頭，好得她和昭容勢成冰炭，說上去必然贊成；不過怎樣誣陷昭容，必先說備好了，然後去向吳美人進言，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想定主意，一個兒暗地進行。這也是昭容命限所招，前生注定不是妃嬪，故爾一和高宗訂婚，就會遇着兵禍，兩次被擄，幾乎送命，祇因陽壽未終，纔得脫險，自入宮承幸後，方欣安享榮華，不料藍宮娥又在暗中算計她了。常言道：螞蟻不釘沒縫磚。當元懿太子夭



亡，昭容却巧身懷六甲。宮眷懷孕，比不得尋常百姓：宮儀隆重，凡妃嬪承幸，因有專司記載，等到停經懷孕，也須報告登記。這是爲慎重起見，因爲六宮粉黛三千，不能遍邀天子恩寵，難保不偷偷摸摸，穢亂宮廷；有了這個定例，宮眷都不敢幹不端事，恐怕未得天子承幸，忽然肚腹膨脹，被人瞧見了，馬上要賜帛送命的。這是歷朝定例。所以昭容停經四月，閣宮都曉得她懷孕在身。她方巴巴的渴望生男，將來可以母以子貴，册立爲后；不料事與願違，腹中一塊肉，彷彿是個禍胎。這却非她始料所及的。那藍映就從她妊娠上着想，下毒手誣陷。這也是合當有事，太子敷却巧猝病身亡。潘貴妃勸子心傷，終日以淚洗面。藍娥看眼裏，想好毒計，背着人佈置停當，等機會向吳美人教唆。這幾天帝駕常幸吳氏宮中，祇因昭容妊娠迴避。潘貴妃紅顏漸老，寵眷久疏；兼之喪子後，終日抽抽咽咽，皇上益發不願意到她宮中，看她的愁眉苦臉。藍映心想：這幾天吳美人獨承寵眷，正是進讒的大好機會。預先想好了一席詭言，守候帝駕臨朝，她就向吳美人悄悄地說道：小婢有機密報告，請屏退左右。吳美人就命宮娥迴避。藍映說道：太子死得可憐！五天以前，還活潑潑地在御苑中遊戲，不



宋宮十八朝真義

料竟會猝病身亡，婢子很爲詫異，以爲潘娘娘愛太子猶如心肝寶貝，飢寒飽煖，必然格外留心，那得會發生瘵痧呢？就算被人傳染，高明御醫多得很，何至於無藥可救？婢子懷着滿腹疑團，直到現在始恍然大悟：原來太子是被昭容詛咒死的。吳美人很驚異的問道：怎見得是昭容咒死的呢？茲事體大，傳來之言，不足取信，要目睹纔能作證。藍瑛道：小婢前日清早往御苑中摘取鳳仙花，走到九曲橋上，只見昭容在御池邊蹣跚獨行，小婢連忙躲入假山洞中，偷瞧她做什麼；只見她走入笑梅亭中，蹲身地上，向方磚下取出一件東西，向陽放着，她就跪地膜拜了一回，仍舊納入磚下，一溜烟出院而去，小婢也就去摘取鳳仙花。吳美人說道：你爲甚不到笑梅亭中看個明白究竟她幹的是什麼把戲呢？藍瑛答道：小婢初意想去查看的，纔思她是皇上的寵姬，被她曉得了，不是要的是：

天良昧盡讒言進，
暗箭難防毒計施。

要知藍瑛如何陷害昭容，下回分解。

安石變法，適以擾民；蔡京弄權，更足釀亂。但事屬既往，何足深論！



高宗南渡以後，都城未定，宗社難保，當務之急，自宜講求軍事，應付強鄰。趙鼎乃謂時政之闕，莫大於未罷安石配享，未除蔡京餘黨，此真書生迂緩之見也。

第七十五回 藍宮娥妄施詭計 梁夫人平反冤竈

藍瑛妄想得承寵幸，不惜喪盡良心，構陷昭容，預先做好了假證據，埋藏在笑梅亭中。還怕自己取出，難得吳美人相信，有意說得半吞半吐。吳美人果然信以為真，便遣她到苑中去搜查。藍瑛推說不敢去，為恐被昭容曉得了，要嚴究的。吳美人就立起身來，命她引道，一起走到笑梅亭中。藍瑛攙起方磚，取出兩個紙人，授給吳美人觀看。只見一個寫着太子趙敷，一個寫着潘貴妃三字。吳美人看了，莫名其妙，訝然說道：「這是什麼東西？」藍瑛答道：「這個好像詛咒術。婢子曾經聽人說過，道家的詛咒邪術，寫着仇人的名字，每日清晨掛在東方，向陽跪拜，共拜四十九天，那人即氣絕身死。」吳美人問道：「你從那裏聽得來的？」藍瑛答道：「小婢自幼在黃潛善家，主人素喜和僧道結交，有一個老道叫普善的，告訴主人，被我竊聽着的。」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七十五回 藍宮嫺妾施詭計 梁夫人平反冤奇

七八

這個東西，是不是詛咒術，這却未敢斷定。吳美人道：帶回去進呈皇上。藍瑛說道：萬歲極痛愛昭容，見了這個東西，定要疑心我們栽贓誣陷，非但不責備昭容，只怕反要責備我們。吳美人說道：就罷了不成？藍瑛答道：昭容既和潘娘娘作對，由潘娘娘出頭交涉，小婢就去請潘娘娘來，好嗎？吳美人道：快去快來，我在這裏立等。藍瑛一溜烟奔到潘貴妃面前說道：娘娘大事不好了！潘貴妃訝然問道：什麼大事不好？難道金人殺入宮中了？藍瑛答道：不是的，請娘娘隨婢子到御苑中，便知分曉。潘貴妃只好立起身來，跟她入苑。這裏本係州署，改作行宮，地方甚形偏僻，御苑就在宮後，所以潘貴妃步行入苑。吳美人立在笑梅亭前，正擬行禮。潘貴妃將她拖住，一同走入亭中。吳美人指着兩個紙人說道：這個東西，剛從地下掘起，娘娘請看。潘貴妃拿在手中，仔細諦視了一回，莫名其妙，就問道：這兩個紙人，寫着我們母子倆的名字，算什麼呢？可曉得是誰藏在這裏的？吳美人就將藍瑛的話，直說一遍。潘貴妃聽罷，恨得牙癢癢地說道：我和昭容往日無仇，今日無冤，她來見我，我總以禮相待，不料她狠心腸，竟下此毒手，將太子謀殺了，還要取我的老命呀！我和她勢不兩立，馬上去和她併

宋宮八十朝

命說着，掉轉身來就走。却被吳美人拖住，說道：「請娘娘三思而行；冒冒失失趕去，她若不承認，將若之何？」還是先奏太后，請太后做主查究，使她無從抵賴，萬歲也不能偏護她。娘娘你以爲如何？潘貴妃沈吟了一回，說道：「好是好的，不過要勞你同去，面見太后。」吳美人答道：「理當幫助娘娘，去此害羣之馬；若然放她安居宮中，保不定我的老命，也要被她算計掉的！」於是一同來見隆祐太后。潘貴妃呈上兩個紙人，把吳美人的話，詳細說明。太后將信將疑，就向吳美人追問究竟。吳美人就把藍映目睹的話，細說一遍。太后望了藍映一眼，見她滿面現着奸刁狀態，看出她不是善良之輩，莫非是她在暗中搬弄是非；想到這裏，一面召高宗入宮，一面向藍映問道：「茲事體大，不能畧任意捏造的，你當真目睹是昭容所藏的吗？」藍映答道：「小婢和昭容素無仇隙，若非眼見，怎敢瞎說。話聲未絕，宮娥報道：萬歲進宮。潘妃和吳氏連忙走到宮門口接駕，一同跟着高宗入宮。高宗朝見太后，一旁坐下。太后就將紙人授給高宗，并將來歷詳細說明，高宗聽說是由藍映告密而來，情知有詐，馬上宣召昭容進宮。昭容還睡在鼓裏，與匆匆走來，朝過帝后。高宗就將兩個紙人擲到她面前，說道：「你爲甚下

宋宮十八朝義

第七十五回 藍宮嬌妾施詭計 梁夫人平反冤奇

六〇

毒手弄此狡猾天良何在？昭容如聞青天霹靂，捧着紙人看了一遍，花容失色的答道：「此物何來？臣妾並未弄什麼狡猾，乞陛下明白垂訓！」高宗就命潘貴妃把紙人的來歷詳細說明。昭容聽說，嚇得魂膽俱消，跪倒高宗面前，淚流滿面的說道：「臣妾和潘娘娘素無仇隙，日前得聞太子噩耗，妾還哭泣流淚，安忍遽喪良心？御苑中久未涉足，不知是誰在暗地裏栽贓誣陷，構成此冤獄，要求陛下澈底清查！如果臣妾弄此狡猾，情願按律處斬；若係受人誣陷，也須按律反坐！」潘貴妃道：「這裏嬪御宮娥多得，爲甚不誣陷別個，偏偏誣陷你，容你明白辯來。」昭容答道：「諒情必是我的仇人，搆此冤獄，以洩舊恨；還望娘娘詳細查察，說罷，淚如泉湧，泣不成聲。」高宗素來寵愛她的，今見她跪在面前，哭得和淚人兒相似，於心不忍，就命她起來對筆跡。昭容戰兢兢起立，宮娥遞過文房四寶。昭容寫道：「乞陛下嚴究誣陷人，臣妾死亦瞑目。」呈到高宗面前。高宗見筆跡不同，命她重寫太子趙敷。潘貴妃七字。昭容依言揮寫。高宗接來呈給太后仔細審察，頗有二三分相像，不下斷語。潘貴妃說道：「留心書寫，筆跡自然不同，那有痴人肯寫得完全一樣？只要有幾分似處，便是證據。」昭容道：「娘娘，你莫誤信讒。」

宋宮八十朝義

言賸妾若果有謀害娘娘之心，罰我臨產葬身火窟，天神共鑒此言。高宗就向太后說道：雙方各執一辭，一時真假難判，要着有司嚴行查究，或能水落石出，此非一朝一夕的事，目前容昭分明是個嫌疑犯，該不該暫行看管？太后道：昭容素性溫柔，諒來不會下這毒手的；不過既受嫌疑，必待水落石出，纔能脫然無累；現在命她到冷宮中靜養幾天，且等查明，還居原處。如此辦理，可解目前的糾紛。高宗唯唯稱善。容昭聽得要將她貶入冷宮，跪在太后面前流淚哭泣。太后命宮娥將她扶起，溫語安慰道：你莫誤會將你貶入冷宮，一經查明，就可放出。還有一層，宮中既有仇人誣陷，你身懷六甲，還是等在冷宮中靜養的好，閒人不能闖入，可保無虞；等在外面，只怕你的仇人，一不做二不休，再弄出岔枝兒來，不是要的啊！你仔細想想看，對不對？昭容沉吟了一回，把手帕拭去了淚痕，低低答道：承蒙慈恩憐惜，臣妾感激不忘，敢不遵旨！太后就命兩個宮娥，送她到冷宮中暫住。臨行，昭容走到高宗面前，含淚說道：陛下要替臣妾昭雪奇冤，從嚴反坐的啊！高宗點頭道：母后很加痛愛，你安心去靜養幾天吧！昭容只好揮淚而去。高宗就同吳氏回宮，飲酒取樂去了。那內侍周仁是昭容的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七十五回 藍宮娥妄施詭計 梁夫人平反冤奇

八二

心腹得悉她受嫌疑，貶入冷宮，素知她情性溫柔，決不會有此惡念的，特地先到昭容宮中探問。一班宮娥彩女都替昭容極口呼冤，說她從來不到御苑中去，自懷六甲，連帶宮門都_{不出}，不知誰在那裏與此冤獄？周仁又到御苑中，向御苑尉許進探問道：這幾天有無人常到御苑中摘花游玩？許進凝想了一回，答道：只有吳美人宮中的藍宮娥，前幾天一日裏來幾次啦，現在却又絕足不來了。周仁暗想：藍本來奸刁絕倫，必是她妄想奪寵，縱橫着良心，構此冤獄；但是案情雖有端倪，叫我人微言輕，怎好去奏問帝后？想罷就別了許進，趕到潘貴妃宮中，把太子的病狀探問清楚，然後悄悄地到冷宮中探視昭容。昭容見面就嗷嗷痛哭。周仁勸道：徒哭無益，冤獄已有端倪。接着把許進的話，備述一遍；末了說道：可惜我人微言輕，不能替你出頭，不知你朝中可有熟識的大臣嗎？昭容答道：你曉得我出身是鹽商女，朝臣中一個熟人也沒有；若然朝裏有了親戚，他們也不敢誣陷我了！周仁說道：你再仔細想想看，入宮以後，總有大臣見面過的。昭容氣得發昏，章第十一，一時竟記憶不起；想了一回，好容易想起了韓世忠夫人梁紅玉，曾經在六里橋救過她性命；進宮以後，梁夫人偶



來覲見太后，昭容因爲是救命恩人，潔誠請她入宮，張筵款待過的。當下向周仁說道：「只認識韓統制家的梁夫人，周仁很快活的說道：『正是好救星！韓統制，皇上信爲股肱，梁夫人極得太后重視；而且夫婦倆是個俠義英雄，你快把含冤受屈的情形寫在信上，我替你送呈梁夫人，請她入宮營救，太后必定首肯。』昭容原是才女，所以不加思索，提筆疾書，不消片刻，連封面都寫好了。周仁接來身邊藏好，說道：『來日定有好消息，我要送信去了。』說着，一路急忙忙出宮，逕往韓統制衙門而來，投遞書信。衛兵見他身穿內侍服飾，曉得是宮中差來的，不敢怠慢，一面招呼他寬坐，一面將來書送入上房。信面上寫着梁夫人開拆，使女接着，送給梁夫人隨手剖封，抽出信紙閱看，上面寫道：

梁夫人妝次：素欽儀範，時切神馳。婉孌將軍，樹威風於八面；英雄巾幗，著聲望於四方。相夫子以保障東南，捍國家以奠安社稷；功勳與日月爭光，福壽共河山並永。近維起居迪吉，指揮若定爲頤。昭容生不逢辰，命途多舛。憶昔叨恩援手，未扳涓埃。而今被誣含冤，貶囚宮禁。蓋因太子猝病身亡，有宮娥名藍映者，捏造紙人，寫明太子及潘貴妃

宋宮十八朝義

第七十五回 藍宮編妾趨諂計 梁夫人平反冤奇

八四

名字埋藏笑梅亭中，誣指是昭容所爲。太后及皇上雖未深信，仍云昭結草啣環，容是嫌疑犯，命入冷宮暫住。特此走筆奉懇，請速入宮營救；若能恢復自由，定當以報大德。專此敬請春安，并候回玉。 昭容襖衽。

梁夫人看罷來書，就叫使女傳送書人問話。周仁入內，梁夫人在簾內問道：「太子害什麼病，症會猝亡呢？」周仁答道：「殿下今年只有三歲，諒因亂離奔走，受了風寒暑熱，忽然寒熱出痘，本已見點，霍地被劉宮人誤將金爐碰倒，及地發響，驚動太子，立時抽癰成瘰，越日即亡。」梁夫人又問道：「藍宮娥是那裏人氏？」周仁道：「藍宮娥本係黃潛善家的婢女，潛善詐稱義女，送入宮中，人極刁詐，和昭容並無仇隙，或係妒忌她獨邀寵眷，纔下此毒手的。」梁夫人道：「原來是奸賊之婢，太后不該信她的讒言。」周仁答道：「太后也知是讒言，祇因潘貴妃不肯干休，不得不把昭容當作嫌疑，貶入冷宮，以平貴妃的怒氣。」梁夫人道：「既知誣陷，理當反坐，嚴究藍宮娥，怎好再使昭容受委屈辦事？」太覺糊塗了！你回去，致意來朝，我入宮面見太后，要把這件冤獄，爭個水落石出，藍宮娥斷不能留在宮中，以作釀禍。

宋宮十八朝義

的厲階。罔信不寫了，以防漏洩。托你致意昭容，不必擔驚；有我在，此決不放她受宮娥欺負的。周仁誠懇道謝而退，回宮轉告昭容。昭容的驚恐消釋了一半，當晚無話。次日，梁夫人上午就入宮，逕往太后宮中朝覲。太后笑容可掬的賜她一傍坐下。原來隆祐太后極愛梁夫人，打算認爲義女，祇因東奔西走，挨延到如今，未曾實行。這時見了面，親熱得好似母女。太后含笑問道：夫人進宮，可爲拜認義母而來？梁夫人含笑答道：既承寵愛，遵旨改稱母后了。今日進宮，祇因聽得宮中與了冤獄，特來奏聞母后。臣兒已代爲查明：元懿太子患的是出痘症，本無性命之憂；祇因被劉宮人誤蹴金爐，倒地作巨響，震驚太子，抽藩成瘻而亡，與昭容渺不相關的。至於紙人，實係宮娥藍瑛所捏造。母后既知藍瑛係奸佞黃潛善的婢女，豈容留在宮中？論反坐律，應該斬首，以儆效尤。昭容實係受人誣陷，理該放出冷宮。望母后準奏施行。太后問道：夫人何從得知其詳？梁夫人道：宮中自有冷眼人看得清楚，不忍見昭容負屈含冤，特地報告臣兒的。太后就傳旨召高宗進宮。梁夫人朝謁如儀。太后就將梁夫人的話，備述一遍。高宗大發雷霆，一面傳旨放出昭容，一面提藍瑛來親自鞫訊。藍瑛初尙抵



賴梁夫人奏道：陛下傳御苑尉許進來質對，就可水落石出。高宗稱善，即傳許進入宮。高宗向他問道：前幾天昭容可曾到過苑中？許進答道：從未來過。只有藍宮娥，前幾天川流不息的常到苑中；小臣問過她，走出走進忙些什麼？她含糊答稱種花。高宗就怒問藍瑛道：賤婢你還能抵賴嗎？藍瑛無可強辯，就向高宗磕頭如搗蒜的哀求恕罪。正是：

枉費心機構冤獄，此身先自蹈刑章。

欲知藍瑛恕罪與否，下回分解。

藍瑛之在宮中，可謂卑下之至矣。乃以希寵望幸之故，無知妄作，構成冤獄。此女子小人，所以為難養也。

第七十六回 索宮嬪圍城驚變駕 乘樓船航海避金兵

高宗見藍瑛跪在面前，磕頭如搗蒜似的哀求恕罪，頓生憐惜之念，不忍將她正法；要想恕她無罪，又覺對不起昭容，就向她說道：你誣陷了誰，要向誰懇求的？藍瑛就膝行至昭容面



宋宮八十朝義

前說道：小婢一時糊塗，闖了大禍；姑念初犯，饒了小婢這一遭吧！容昭側轉嬌軀，裝做不理會。藍瑛只是哀哀苦求。梁夫人在傍看得不耐煩，就向太后說道：「死罪可恕，活罪難饒；放她在宮中，難保不再生枝節，還是放逐出宮，去此害羣之馬，庶無後患發生。」太后點頭稱善，卽着內侍將藍瑛送還母家。藍瑛還不肯走，只是掩面啼哭。高宗傳旨將她拖出宮門，不許她在宮中哭擾。兩個內侍就將她拖下。藍瑛曉得無可挽回，就到吳氏宮中收拾東西，叩謝吳氏，一路啼啼哭哭，跟着內侍出宮而去。如何結局，不得而知。那梁夫人謝過太后告退。太后命昭容相送。昭容挽留到宮中，設宴款待。直吃到日落西山，梁夫人方纔作別出宮。一場誣陷案，就此結束。藍瑛陽壽未終，竟被她幸逃法網，不料帶脫了別人的性命。看官們你道是誰？原來就是蹴翻金盞，嚇死太子的劉宮人。高宗當時未曾曉得，直到現在方始水落石出，不禁大發雷霆，傳旨將劉宮人杖斃。高宗壯年喪子，愴悼非常。忽然張浚入宮勸慰，并奏聞都巡檢范瑄居心叵測，恐有後患。高宗道：「道賊苗傅正法時，瓊曾入朝力保，面色很是倨傲，朕只好買他歡心，權授爲御營提舉司，卿宜設法除之，以速爲貴。」張浚領旨退出，卽與劉子

宋宮十八朝義

第七十六回 宋宮圍城驚變駕 乘機船航海避金兵

八八

羽商定密計，入報高宗，請詔范瓊、張浚、劉光世等，次日，赴都堂議事。預先備好范瓊的罪狀，付浚推出。等到次日午前，張浚、劉光世先至都堂，百官陸續而來。惟有范瓊挨延到午前，方纔跨馬入朝。原來那時朝例，官職愈小，到得愈早，當然要推左右僕射到得最遲。那范瓊言職不過御營司提舉，自恃擁有重兵在外，眼底無人，連宰相呂頤浩都不在他眼裏，所以最後一個入朝，等到跨入都堂，午膳已經放在桌上。百官會食畢，范瓊就向頤浩問道：「今日議什麼要政？相國必然預知，話聲未絕，劉子羽趨至瓊前，手捧詔書說道：『有旨令將軍赴大理院質對。』」范瓊情知不妙，一壁假作不曾聽得，問道：「你說什麼？」一壁想奪門而遁。不料張浚已令衛士上前，執瓊送入獄中，即日賜死，子弟俱流嶺南，并命劉光世招撫其舊部，分隸御營各軍。張浚既除范瓊，即授爲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得便宜行事。浚拜命後，正與右相呂頤浩商議啓行，肅清關陝。不料警報傳來，金兀朮又起大兵南侵了。高宗聞報大驚，即遣轉運判官杜時亮、修武郎朱汝爲同赴金都，致書粘沒喝，申請緩兵。書中無非哀懇語，錄其大略如下：

宋宮十八朝演義

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奔則無地，所以鯁鯁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運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爲大金之國，而尊無二王，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快哉？

看官試想，堂堂天子，竟向擄廷搖尾乞憐，上國威儀被他辱沒盡了，而且徒遺笑柄。金兵只管南下，高宗着了慌，即召羣臣會議。張浚請自湖北幸長沙，以避寇氛。韓世忠力持不可，說道：河北山東已失，若再棄江淮，還有何地可以駐蹕？呂頤浩道：金人專伺皇上所至爲必爭地，惟有且戰且走，擇樂土爲駐蹕之所。臣願留常潤，扼阻金兵。高宗道：朕左右不可一日無相，呂卿應隨朕居臨安。江淮把守，可付諸杜卿。原來杜充爲東京留守，因糧食將盡，雖任南行，岳飛力阻不聽，竟自擅歸行在。高宗非但不加罪責，反令他入副樞密。這時又命杜充兼江淮宣撫使，留守建康。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留守鎮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留守太平。池州皆聽杜充節制。你想杜充是個貪生怕死之徒，東京尙且守不住，豈能當此重任？高宗無知人之明，雖有韓岳而不能及早付以大任，反命杜充節制他們，可謂昏庸已極。當時金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七十六回 秦宮圍城驚變駕 乘樓船航海避金兵

九〇

兀朮探聞高宗還蹕臨安，遂大治舟楫，擬由海道進攻浙江；一面遣降將劉豫攻陷南京，知府凌唐佐被執遇害。兀朮遂分兵兩路入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蕪黃入江西。即時臨臨，太后避居洪州。高宗恐她受驚，即命劉光世屯兵江州以作屏蔽。高宗即日啓蹕，渡江至越州。金兀朮得報高宗越逃越遠，一時追趕不上，就變計進兵江西，去逼隆祐太后；一路取壽春，陷黃州，知州趙令歲不屈殉難。兀朮遂揮兵渡江，直薄江州城下。守將劉光世無心抵敵，就匆匆忙忙率軍向南康遁去。金兵遂得入城大掠，次日即由大冶進攻洪州。滕康劉錕亟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城而逃。洪撫袁三州同時失陷。滕劉護着太后逃至吉州，正擬擇地休息，驀地警報傳來，金兵又將追到了，只好雇舟夜遁。人多船少，又失散了一半。不料福無雙，禍不單行，逃到太和縣，舟子景信頓起不良之念，劫奪了許多貨物，半夜遁去。扈衛太后的都指揮使楊維忠，本有護駕兵三千，聞得金兵追來，全營潰變，挺刀擄掠宮女失去約二百多名。滕康劉錕亦是逃得影踪全無。可憐太后身邊，只賸數十個衛卒，保着太后及潘貴妃等，一路自萬安逃到虔州，至州署中暫住。太后奔波了兩日夜，水米不會



入口，這時正和潘貴妃在那裏進餐，已弄得十分狼狽；不料聚餐未終，耳畔又聞賊殺之聲。衛卒奔入報道：有土豪陳新率衆圍城。太后嚇得昏了，噹哪一聲，手中的飯碗墮地粉碎，正擬傳衛卒保護出城。楊維忠入見勸阻道：此時出城，如魚投網，必爲亂賊擒去；臣有部將胡友，駐兵近地，已命衛卒絕城乞援去了。說罷，維忠自去守城。只見一個少年賊將，帶着許多土匪，在城下耀武揚威，指名要索裘翠娥。維忠在城頭上答道：你將姓名面貌及入宮年月說明，替你去查來；不過十之六七，已經迷失；若在這裏，馬上可以給你的。賊將說道：名叫裘翠娥，應天人氏，年約二十三、四歲，是皇上在應天時候入宮的。維忠就往見太后，說明一切。太后傳齊從難宮娥，由維忠點名查問，並無翠娥在內；翻閱宮娥名冊，確有其人，卽向老宮娥追問究竟，方知前天在太和縣失散的了，只好回上城頭，照實回答賊將。那知賊將全不講理，吩咐土匪，架雲梯奮勇攻城。虧得維忠竭力防禦，把灰瓶石炮如雨點般打下，一時未能攻破。看官們，你道這個賊將是誰？爲甚要索取裘翠娥，個中却有一段秘史，待小子補叙明白。賊將是土豪陳新的兒子，名喚璧人，是個好色之徒。裘翠娥未曾入宮時候，隨父母居



慶州，却巧和壁人比隣而居。陳家有個小園林，有一座望月閣，是壁人的讀書處。一日，他正倚窗閒望，瞧見東隣廂樓上，有一妙齡女郎，立在窗口調弄鸚鵡。壁人飽餐秀色，魂靈兒竟飛去半天，就拾取養在瓶中碧桃花，向女郎遙擲，正中香肩。嚇了一跳，擡起頭來，望見隣家閣上，有個少年在那裏扮鬼臉，羞得她粉臉緋紅，掉轉身來，翩若驚鴻似的逃入房中，心頭還只是跳個不住。那壁人就這意馬心猿，探聽得彼姝闈名翠娥，是主簿裘鼎的愛女。他家中早有繡繡婦，宦家女豈肯備他的小妾，理該置之度外。不料他癩蝦蟆妄想吃天鵝肉，心怨不能夾人作伐，只好暗裏偷情，和她結成露水姻緣，好得藍橋咫尺，儘可暗裏往來。打定主意，常在望月閣上守候。那翠娥畜養一隻白鸚鵡，能敲叫喚客來，并會念詩，所以愛如珍寶，每日掛在樓窗口，親自喂食。自從被壁人擲花調戲以後，嚇得她不敢再現色相，把鸚鵡移掛房中，隔了一個多月，那隻鸚鵡因日久不見天日，漸形委頓。翠娥不得已仍舊移掛原處，要想遣使女調養，猶覺不放心，只好親自動手。壁人望見了，快活得什麼似的，常常向她做手勢，扮鬼臉。翠娥只是不理會，也不逃避。引得壁人看得見捻不着，食指忡忡動，益覺難



宋宮十八朝義

推左思右想，只好先去和她身邊的使女小桃勾搭。那小桃情竇初開，正在思春時代，容易受誘惑。壁人送些衣料花粉給她，托她向小姐進言，玉成美事。小桃欣然允諾，試探過翠娥口氣，反受了一場教訓，曉得無隙可乘。她想小姐不肯，由我代庖，所以在壁人面前並不直說，一味撒謊敷衍。引得壁人心癢難搔，就將她權當翠娥，瞞着人引到園中，偷試雲雨。光陰迅速，挨過了幾個月，霍地翠娥選入宮中，充了宮娥。小桃在壁人面前，還說是老爺的主見，小姐雅不願入宮去受苦。所以壁人藕斷絲連，還不會忘情於翠娥。巧不過隆祐太后帶着許多宮眷，逃到虔州。壁人以爲天假之緣，那末可以和翠娥結成眷屬了。那時遍地烽烟，各地百姓都設自衛團以保身家。陳新恰巧推爲虔州自衛團團長，部下有五百團兵，由壁人統率與教練。當下聞得太后逃入城中，他就率衆圍城，指名要索翠娥。無如前世無緣，早已失散。他還只道不肯交出，所以命團兵奮勇攻城。虧得楊維忠親率衛卒，身冒矢石，在城上防守；看看灰瓶石炮將要用完了，團兵只是不退，正在焦急的當兒，忽見一枝救兵，從團兵背後殺來，急忙探視，只見來者非別，正是部將胡友一馬當先，把那些團兵殺得鼠竄而逃。



宋宮十八朝

第七十六回 宋宮圍城驚驚驚 乘機船航海避金兵

九四

城圍遂解。維忠連忙開城，迎入胡友，合兵一處。太后纔得少安。那杜充職守江淮，一任金兵入寇，並未發兵迎敵。直到太平失守，他竟棄了建康，逃往真州。部下諸將怨他苛刻，將要殺他。他得知消息，竟然投降兀朮，潛還建康，即與守臣陳邦先李攬開城迎兀朮入城。惟通判楊邦義不屈遇害。高宗得報杜充降金，江淮失守，嚇得魂飛天外，忙召呂頤浩入議。高宗長嘆道：杜充竟會棄江淮而降金，殊出朕意料之外；現在屏蔽已失，杭越皆非安樂土，奈何奈何！頤浩道：目前之計，惟有航海，以避寇氛。敵善乘馬，不善乘舟；等他退去，還蹕兩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本是兵家的奇計。高宗聽其言，即日東奔明州。兀朮長驅南進，趨廣德，直抵臨安。守臣康允之遁去。錢塘縣令朱暉自盡。兀朮即遣阿里蒲盧渾率兵渡江，追逐高宗。高宗弄得無地可奔，只好乘樓船入海，留張浚趙鼎范宗尹居守明州，郎官以下多半從衛，宮眷都隨太后先逃。這時惟有吳美人戎服隨行。那吳美人才貌俱全，而且精通武藝，宜乎獨承寵眷。當下高宗先至定海縣，繼至昌國縣。正在烟波浩渺中，破浪而行，忽有一尾很大的白魚，躍入帝舟。吳美人就指魚稱賀道：周武王途次得白魚獻瑞，遂得滅紂興周，陛下今亦得



宋宮十八朝新編

此祥瑞，天下將慶昇平了。高宗大喜，即在舟中封吳氏爲和義郡夫人。那高宗等在舟中，過了幾十天，看看殘臘將盡，大雪紛飛，水面上格外嚴寒逼人，打算登陸度歲。不料警訊傳來，金兵已陷越州，嚇得高宗抖顫了許久，很懷喪似的向吳美人說道：「就在水面上過年吧！可恨金人消息靈通，一經登陸，只怕又追趕前來，反爾要駭驚受恐，狼狽逃遁！於是就命舟人移避台州，就在舟中過年，鎮日價愁眉不展，長嘆連聲。吳美人想出許多吉語來勸慰，終歸無效。那日是大除夕，吳美人苦勸高宗喬裝改扮，一同登岸，就在近地裏觀看民家過年。有幾家烹魚煮肉，整備祭祖；有幾家家人團坐，在那裏吃年夜飯。那時已暮色蒼忙，鬧市中已萬家燈火了。高宗一路向市廛中行來，一路向吳美人說道：「雖然鄉方處處別，風俗各不相同；惟有大除夕的習慣，這却全國一律。朕在康邸時代直到如今，自北至南，在亂離中經過了幾個大除夕，地方雖不同，那種祀神祭祖，除舊更新的景象，却是一樣的。」吳美人答道：「今年陛下在舟中度歲，好像是個漁翁，浮家泛宅，常在水面上討生活；但願賊虜鷓蚌相爭，那末陛下好坐收漁人之利了。」高宗說道：「你雖出此祝頌語，但是已弄得水窮山盡，還有什麼



希望呢！不如當真做了漁翁，倒可無憂無慮了！話聲未絕，忽然遠遠地一陣金鼓之聲，隨風送來。一羣閒人急急奔跑，嘴裏齊聲喊着求的了。高宗好似驚弓之鳥，只道是金人追來了，嚇得面如紙灰，拖着吳美人奔回舟中。正是：

江山破碎多憂患，
金鼓聲喧驀地驚。

究竟是不是金兵殺來，下回分解。

杜充守東京，棄職潛逃，其爲無用可知。高宗轉委以保障江淮之重任，可謂昏贖已極。且後聞其舉城降金，始頓足長嘆，噬臍之悔，已嗟無及矣。

高宗爲金兵所逼，至於無處駐蹕，不得已乘樓船入海；浮家泛宅而做皇帝，大可笑亦大可憐。

第七十七回 殲強敵桴鼓助戰 突重圍火箭收功

建炎三年的大除夕，高宗同着和義郡夫人吳氏，及郎官以下從衛諸臣，泊舟台州境內的



章安鎮。吳氏因見高宗鎮日價愁眉苦臉，纔勸他喬裝改扮，一同登岸開步，觀看鎮上商民家的過年景象。章安風俗，大除夕夜裏，有一班貧民，用紙竹紮成五彩的獅子，導以鑼鼓，向各商店門前掉動，叫做掉獅子。店家例須給以若干喜錢。習慣相沿，至今如是。當下一班貧民正在東市梢擗着獅子，敲着鑼鼓，一路興高采烈的向西市梢行來。一班看熱鬧的閒人，奔來奔去觀看，嘴裏還高喊着來了。高宗正和吳氏在市中踱步閒看，驀地一陣鑼鼓聲送入耳鼓，並不知當地風俗，今夜有什麼掉獅子的。正在驚愕間，又見一羣閒人自後奔來，嘴裏嚷着來了，他只知道是金兵殺來了，直急得魂飛天外，拖着吳氏急急忙忙奔回舟中，面容失色的連喊啓旋啓旋。不料一班舟子，都到鎮上去游玩了；有的在茶室中打牌，有的在酒肆中沽飲，以爲今晚可以快樂一宵，都不想回船的了。高宗連喚幾聲，不見有人解纜，遂大發雷霆，命內侍傳船家。詎料船主也不在舟中，只有個小夥紀在後梢看船，得聞傳喚，連忙上岸找尋，隔了許久，方偕船主回來。這時高宗但聞鑼鼓聲，不見居民逃難，也知是誤會，就向船主問道：鎮上何來鑼鼓聲？船主答道：是掉獅子；一班貧民，賴此討幾文喜錢，買魚買肉。

宋宮十八朝義勇

第七十七回 鐵強敵鏖鼓助戰 突重圍火箭收功

九元

回去過年的。高宗吩咐道：「你可知金人猖獗，倘然警報傳來，馬上就要啓旋，舟子不進擅自登岸。此刻若是金兵追趕前來，傳你們不到，豈不要誤事呢？」船主唯唯而退。於是在這章安鎮上停泊了十幾天，挨過了元宵，忽然警報傳來，明州已被金人攻陷。高宗非常驚恐，傳命水手啓旋，直向烟波浩渺間逃去，暫時不敢攏岸，後書再提。且說金將阿里蒲盧渾率輕騎追趕高宗，行抵越州，知府李鄴出降。偏有個衛士唐琦向李鄴罵道：「我月受石米，尚不肯背主投降，汝身受國恩，甘心降虜，尙算得是人嗎？」說着，拾石而投，險乎擊破金將鬻八的頭顱，遂被殺害。河里蒲盧渾率兵繼進，渡過曹娥江，直撲明州西門。守將張俊令劉保劉洪出城迎敵，水陸夾擊，殺死金兵數千。金人稍退。次日是元旦，金兵又來攻城，仍被張俊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阿里蒲盧渾敗退餘姚，遣人向兀朮乞援。兀朮即率大隊前來進攻。不料張俊見衆寡懸殊，膽怯夜遁，退守台州。金兵遂入城大掠，探得高宗在章安鎮，亟令舟師力追，趕了三百多里，不見高宗蹤跡，偏偏遇着了提領海舟張公裕，掩殺一陣。金兵舟小力弱，只好回舟逃去。高宗接得公裕捷報，知兀朮已兵還臨安，始敢回泊溫州港口。那兀朮到了臨安，縱



火焚掠，把劫得的財物，裝載了數十船，經趨常州，取道鎮江北去。恰值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屯兵鎮江，專截金兵歸路。兀朮見江上戰船一字兒排開，梳櫓密佈，斗大的韓字旗，隨風飄動，知難飛渡，只好傳令停泊。一面遣使和世忠通問，並約戰期。世忠批閱來書，就在書尾批來日決戰四字，擲給來使帶回。那時梁夫人也在軍中參贊戎機，就向世忠獻計道：敵兵約摸十萬，我兵祇有八千，衆寡懸殊，當真和他對陣交鋒，勝敗固難逆料，不如用計出奇兵，使他首尾不能兼顧，托賴將士用命，人人能以一當百，非但勝算可操，兀朮也可遭擒咧。世忠問道：夫人計將安出？梁夫人答道：明日姜將中軍，專司守禦，瞭敵衝來，不與交鋒，只用炮弩擋住他的去路；將軍親率前後二隊，專司四面截殺，敵船往東則東向截住，敵船往西則西向截住；妾坐船樓，執旗擊鼓以助戰；將軍視旗向而衝，聞鼓聲進擊；倘得微天之幸，一仗成功，使賊虜不敢再窺江南，將軍之名，威震中外，妾身也有光寵的。世忠道：夫人之計甚妙，進于照辦；不過我也有一計，兀朮也是有名武將，初到此間，未曾知我虛實，豈敢冒冒失失和我交戰，必先赴高屯窺我虛實，近處惟有金山頂上的龍王廟，居高臨下，可以俯瞰數十里，



宋宮十八朝演義

集七十七回 破強敵桴鼓助戰 突重圍火箭收功

100

瞭如指掌；今日兀朮必登山，我當遣將埋伏，若果中計遭擒，金兵必敗，可省却一場血戰。梁夫人道：事不宜遲，請即傳令吧！世忠即召偏將蘇德入帳，傳令道：速帶健卒二百，各執武器，潛赴金山龍王廟埋伏。半伏廟中，半伏廟前山谷中。聽得江中鼓聲起處，山谷中伏兵向廟中殺入，廟中的伏兵向外殺出；遇見賊虜兀朮，務將他生擒活捉，不得有誤！蘇德接令退下，即率二百健卒，逕往金山埋伏去了。世忠即和夫人同登船樓，置鼓以待，用着瞭望器向金山下瞭望。隔了一回，果見五騎登山，都是金人服飾；最後一個頭上雉尾高挑，料必是虜太子兀朮；瞧他們直上山頂，逕至廟前，就雙手用力鑼鼓。蘇德在廟中聽得鼓聲，即率伏兵向外殺出。兀朮等正欲下騎，忽見廟內有伏兵衝來，連忙帶轉馬頭，加鞭疾馳下山；等到山谷中的伏兵殺出，已不及攔截，只好合兵一處，在後追趕。兀朮慌了手脚，馬失前蹄，一個倒栽葱，跌下馬來。蘇德正欲上前擒捉，却被四員賊將操戈廝殺，擋住去路。兀朮遂得飛身上馬而逃。蘇德擒得二賊將回營繳令。世忠只好付之一嘆。次日，梁夫人統領中軍，親執桴鼓，兀坐船樓督戰。兀朮親率舟師衝來，遙見宋軍船樓上坐着一位身裹金甲的姚爐將軍，



也不知是何人，以爲一個女將，不甚在意，就把令字旗揮動，戰鼓寥寥。許多金兵，坐着小舟，向中軍衝來，只聽得梆聲起處，萬道強弩，如雨點似的射來。又有火炮彈如連珠價飛來。這班金兵不是被炮彈擊斃，定被弩箭射傷。兀朮纔知女將的利害，連忙下令後退，打算向東衝出。忽見斜刺裏突出數十隻戰船，當住去路，爲首大將正是忠勇冠時的韓世忠。金兵見了，都已不寒而慄，怎敢迎敵，連忙轉舵向西。行不多時，又有宋將牽舟師攔住去路，船頭上操戈立着的，仍是韓世忠。兀朮正在驚詫間，只見愛塔龍虎大王，跳上船頭，挺長矛與世忠接戰。兀朮素知世忠的威名，曉得愛塔敵不過的，正欲遣將上前助戰，已經來不及了。被世忠掉動長矛，把龍虎大王打落水中。兀朮急命部下撈救。不料宋軍中的水卒，已躍入水中，攔住，登船報功去了。兀朮大驚，即擬突路而逃，無如宋軍中萬弩齊放，金兵紛紛落水，眼見得插翅難飛，只好揮衆退却。一面遣使致書世忠，情願盡歸所掠，以假道，并請放還龍虎大王。世忠不許，來使又添名馬，仍不許，即令將龍虎大王，當着來使斬首。來使只好懷喪而歸。兀朮得悉愛塔已喪命，落了幾點痛淚，馬上傳令自鎮江溯流西上。世忠也就親率戰船追



宋宮十八朝義

第七十七回 磁強敵擊助戰 突重圍火箭收功

101

趕宋軍沿北岸，金兵沿南岸，且戰且走。世忠部下的纒續大纜，出金兵前後數里，日夜監視。擊柝之聲，達旦不絕。世忠熟識路徑，將要口盡行截斷。金兵無路可通，敗入黃天蕩。此蕩是斷港，並無出路的。兀朮到了裏邊，纔知上當，要想退出，却被世忠牽重兵守住出口，並不殺入，打算封鎖着餓死賊虜。兀朮無計可施，只好懸重賞，向土人徵求出路。果然重賞之下，來一土人獻策道：北行十餘里，有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祇須用人工開掘，便可直達秦淮河。兀朮大喜，卽賞以千金，命他指明地點，命部下兵卒開掘。十萬金兵，都想逃命，一齊動手，不消一日功夫，已經水到渠成，長約三十多里，遂率舟師逕趨建康，行抵牛頭山，正遇岳飛率着騎兵三百，步兵三千，攔住去路。那時兀朮且已離舟登陸，就被岳飛舞動丈八滌泉鎗，一馬當先，衝入隊裏。當者披靡，伏屍滿地。兀朮策馬落荒而逃，一口氣直跑到新城，收拾殘兵，連夜逃至龍灣。恰巧貝勒塔葉，自濰州率兵來援。兀朮卽召諸將商議道：新城既被岳飛截住，不能北歸，今將安適？將士進言道：不如仍趨黃天蕩，仍由原路渡江北上。韓世忠見我軍已開河遠去，決不會再在那裏攔截咧！兀朮甚聽其言，遂自龍灣乘舟，急走黃天蕩，滿指望



宋宮八十朝義

韓家軍早已解嚴，定可安然渡江北。不料行至蕩口，只見大號纜，依舊一字兒排開，把蕩口守住，大毒旗上斗大的韓字，依舊臨風招展。兀朮又忍不住叫起苦來。你道世忠那得會仍守住蕩口呢？原來岳飛在牛頭山截殺金兵以後，本擬追趕，探得他已由龍灣乘舟遁去，料必是退回黃天蕩渡江，故爾三遣兵士，飛騎走告世忠，叫他守住蕩口，莫放兀朮北去，所以仍率戰船守住蕩口。當下兀朮只好傳令停泊，與貝勒塔葉商定今晚養息一宵，明朝整備拼命衝出蕩口。究屬我衆彼寡，只要將士用命，何愁不能突出重圍？衆將齊聲說道：殿下不必擔憂，我等情願拼死衝出此口，定保殿下渡江。兀朮答道：但願如此，全軍都有生還之望。當晚兩軍相持不動。次晨，金兵果然人人奮勇，個個爭先，駕舟冒死衝鋒。世忠並不認真攔阻，竟被金兵衝開戰艦，乘勢疾駛出口。不料尚未駛近江岸，那金兵的戰船，忽然自繞漩渦，一艘一艘，向江底沈沒了。看官們，你道是何故？原來世忠預料金兵此來，必定要冒死衝鋒，故爾先以海艦移泊金山下，預備鐵鏈，貫着大鈎，分授部下健卒，等待敵船冒死衝出，便以鐵鈎搭住敵船，用力牽動，舟便下沉。金兵怎知此計，衝出了蕩口，正在鼓浪前行，不料世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七十七回 蔡攸散樁鼓助戰 突重圍火箭收功

一〇四

忠已分派海艦爲二道出其背，每艦一艇，則曳一舟下沉。連沉數百艘，兀朮方知中計，亟命舟師後退，一面請世忠答話。世忠卽登船樓相見。兀朮哀求假道，誓不再犯江南。世忠遙語道：還我兩宮，復我侵地，始可網開一面，容你逃生。兀朮語塞，轉船退去。隔了幾天，金將李董太乙逢撻懶，率兵進駐江北，爲兀朮援應。兀朮胆漸壯，再請與世忠會語請假道。世忠嚴詞拒絕。兀朮冷笑道：你莫輕視我，等我渡江北歸，整軍重來，少不得殺得你們鷄犬不留。世忠不語，就悄悄地粘弓欲射。兀朮畢竟乖巧，亟轉身退入船中，一箭投來，只中了船篷。當下兀朮轉舵駛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便顧謂部下道：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貝勒塔葉答道：前次懸賞，卽得出路，何妨師而行之，再懸賞以求破滅海舟之策。兀朮從其言，卽草賞格，張貼近地。次日，有閩人王姓求見，向兀朮獻計道：殿下祇須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登船板以掉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能行，并用火箭射牠的箬篷，就可焚燬其船了。兀朮聽其言，令部下掘土藏舟中，如法預備停當，并刑白馬以祭天。等到天霽風息，兀朮遂牽小舟出口。世忠絕流迎擊，無如海舟不能行駛。兀朮令善射者以火箭射擊。霎時烟燄蔽天，海

宋宮十八朝演義

舟盡行着火。船既不能動，不會泗水的，都燒得焦頭爛額。宋師大潰。世忠的坐艦，亦復着火。梁夫人就拖着世忠，躍下巡江小舟，鼓棹向鎮江逃去。部下燒死溺斃的不可勝數。兀朮得了勝仗，就得從從容容渡江北去。世忠退至鎮江，收集殘兵，只賸三千多名，還喪了兩員副將，懊喪萬分。梁夫人勸道：「勝敗本是兵家之常事，事已如此，追悔也莫及了！」世忠答道：「昨日還接奉上諭褒獎，現在竟弄得喪兵折將，一敗塗地，叫我如何覆表呢？」梁夫人沉吟了一回，說道：「妾身受封安國夫人時，曾入宮叩謝太后，頗蒙太后憐愛，意欲認妾為義女，祇因賊虜猖獗，忙着避亂，未曾實行；後來苗賊擾亂，妾身奉懿旨到秀州，面見將軍時，亦曾入宮辭行，竟稱母后，太后極加寵眷；現在不由妾密呈一摺，形式上似彈劾將軍，實際上却為將軍求免；妾想太后仁慈，必能顧念前功，轉語皇上，許將軍帶罪立功。」世忠答道：「辦法是甚好；不過我是堂堂六尺奇男子，要仗夫人庇護，未免難為情吧！」梁夫人笑答道：「夫婦是痛癢相關的古來義婦救夫，傳為千秋佳話，有什麼難為情！況且妾只向宮廷密奏，將軍不妨上章自劾；天眷方隆，未必就會加罪的。」世忠點頭稱善，就命文牘草繕兩摺，由夫婦過目校正，然後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七十八回 香消玉隕深院發哀音 魄散魂飛孤城聞匪警

108

恭錄拜發。正是：

成敗相差祇一間，英雄短氣美人嗟。

要知世忠免罪與否，下同分解。

梁夫人桴鼓助戰，爲史家所豔稱；寫入稗官，亦足令人氣壯。至功敗垂成，迴天無術，則固時勢使然，非戰之罪也。

第七十八回 香消玉隕深院發哀音 魄散魂飛孤城聞匪警

金兀朮得勝渡江，聞得楚州已被撻懶攻陷，北路已通，正擬整裝北歸，忽接探報京湖川陝，尙無使張浚，已由同洲出兵，候在中途襲擊。兀朮素知張浚威名，嚇得不敢北向，變計趨陝，却巧金主也有命令調他入陝，遂率軍由六合而行，逕往陝西去了。高宗得悉金兵遠去，正擬還蹕，忽然接到韓世忠自劾的敗耗，正欲加以處分，忽接太后手諭，力爲世忠說項。慈諭中大意謂：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像韓世忠之忠勇，世無其匹；今因寡不敵衆，以致先勝後退；

宋宮八十朝演義

當寬其既往，以策將來，不必遽加罪譴，致灰勇士之心。高宗聞罷，甚違太后之言，兼之素知世忠是個良將，遂即親書手諭，交部頒發，非但不加處分，反爾進秩以示勗勉。那世忠自上疏自劾後，得失關心，眼巴巴的盼望詔書。一日，世忠正在內衙觀看各路軍書，忽見衛兵進報，欽使到，請將軍接旨。世忠連忙更換朝服出接，跪聽宣讀詔書，不禁喜出望外。原來詔書中一味褒獎，並無半句責備。詔中說：世忠部下僅有八千人，能摧金兵十萬之衆，相持至四十八日，屢次獲勝，擒斬賊虜無算，今雖失敗，功多過少，不足爲罪，特拜檢校少保，兼武成感德節度使，以示勸勉云云。世忠拜受詔命，送使還朝，就捧着詔書，回到內衙，給梁夫人閱看。夫婦倆歡喜非常，不必細表。且說隆祐太后因避亂逃至虔州，上文已經叙過。當動身時候，高宗也擬啓蹕，所以命宮眷盡隨太后同行，祇留吳氏在左右。要知吳氏多才多貌，兼擅武功。遇到亂離時，高宗倚她作護衛，日夜不離左右，所以航海避兵，也只有吳氏隨侍。其餘上自妃嬪，下及宮娥，都隨太后啓行。不料行次吉州與太和縣，兩次遇警，宮娥彩女，被擄被逃的，約在半數以上。等到行至虔州，昭容懷孕已屆足月，快要生產了，太后滿指着望她早



宋宮八十朝

第七十八回 香消玉殞深院發哀音 魄散魂飛孤城閉國音

一〇八

生貴子，就在虔州駐蹕，將州署權作行宮。就攔了半個月，昭容娠已達二百八十日，仍不見生產，只是病懨懨臥床不起。本來她是自小嬌養慣的，更兼是第一次妊娠，且益以亂離奔波，日夜提心吊胆，輾轢不安；有時睡到半夜裏，驀地警訊傳來，從夢中驚醒，嚇得魂靈兒飛去半天，急忙下床逃遁。你想將屆足月的孕婦，怎經得坐臥不安，鎮日價在恐怖中討生活呢？所以胎兒早已死在腹中，叫她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得胎，那裏懂得胎兒的死活。那太后見她臥病多日，還以為是產前病，不妨事的，並不著急。直挨到三百天以外，胎兒仍不墮地，病勢益發鄭重，口中時作嚙語。服侍她的李宮娥，纔着了慌，忙去報知太后。太后卽遣潘貴妃來視疾。看官們闕過上文，諒還記得，當太子敷死後，藍宮娥不是誣陷過昭容，說太子是被她詛咒死的。現在雖已水落石出，潘貴妃心中不免有些餘恨；今見她快要生產了，觸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的愛子，怎願知心着意去替她視疾呢？懶懶地走到床前，問道：腹中可覺發動嗎？昭容神志模糊，懶得開口，把頭搖搖。潘貴妃就退了出來，回覆太后道：不像臨盆嘍！隔幾天自然會得瓜熟蒂落的；這都是她不耐苦，不肯安心靜養，硬生生弄出來的；常言

宋宮十八朝演義

道：產前病，手彈彈；等到坐草以後，身體就會復原的。太后信以為真。又挨過了幾天，昭容已有二十多天，不會進食，正氣虧耗已盡，竟然發厥了。幸有李宮娥在傍，連忙掐人中叫喚，纔得甦醒。李宮娥就奔告太后道：昭容病勢十分沉重，剛纔厥暈過去，請慈駕親往一觀，還須速請醫生診治。太后就來看視昭容，見她面龐瘦削，氣息奄奄，連人面都不認得，很驚慌的說道：怎麼已病到這般地步？這裏不知有沒有著名醫生呢？說着，就這內侍出宮訪請，一路探問，曉得北門街有個著名女科盧再醫，汲汲登門延請。盧再醫聞得是宮眷延請，不敢揆延，就將門診命門人代診，自己跟着內侍，逕抵行宮。內侍奏過太后，然後引盧再醫走到昭容臥床前。錦帳低垂，由李宮娥把昭容的手，從帳縫中伸出診脈。原來宮禁森嚴，醫生替后妃嬪御診脈，例不照面，只露兩手。有人說：連手都不給醫生觸着，是用絲線縛在病人寸關尺上，醫生只能按線診脈。這也未免言之過甚了。單把脈息，不觀氣色舌苔，已經隔膜；若然連脈息都不能接觸，簡直以人命為兒戲。宮眷們害病，十個要死九個了。當下，盧再醫診罷兩手，退出寢宮，向內侍說道：陰陽兩無，元氣早已耗盡，而且腹中還有死胎，攻之使下，病

宋宮八十朝義

第七十八回 香消玉殞深院發哀音 魂散魂飛孤城聞噩音

110

入正氣沒有，受不起痛苦，不待死胎墮地，先已氣絕，留在腹中，延日已久，早已發潰，也是要死。若在半月以前延我診治，一藥而死胎下，再藥而產母安，現在時間太遲，縱使扁鵲復生，也屬徒喚奈何，無可救藥的了！整備後事吧！內侍還只是懇請處方，他竟掉頭不顧而去。延至半夜，昭容果然香消玉殞，一命嗚呼！太后得聞噩耗，掩面哭泣了一回，就傳旨着都指揮使楊維忠備辦棺殮，暫厝虔州；一面由維忠具疏奏聞行在。且說高宗聞得金人遠退，整備西還，遂召羣臣集議駐蹕之所。呂頤浩奏道：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目前還宜少待啓蹕。范宗尹道：若使車駕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高宗道：卿言甚善，呂卿太認認過慮了，殊不知金人視朕所在而進，即使入蜀，縱有棧道可守，安保金人不能攻入；航海原屬呂卿獻策，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豈能鬱鬱久居，朕意已決。遂傳令啓蹕，迺至越州，下詔親征，即將越州升爲紹興府。那下詔親征，是頤浩所請。高宗聽其言，整備巡幸浙西，御史中丞趙鼎素與頤浩作對，屢次參劾他專權自恣。頤浩也劾鼎阻撓國政。詔改趙鼎爲翰林學士，鼎不拜；後改爲吏部尙書，仍不拜；即日疏辭官，疏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

宋宮八十朝義

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臣之威；請即收回成命，後日方長，報國請待諸異日。疏上，堅臥不出；及聞頤浩請帝親征，又上疏論頤浩過失，凡千餘言。頤浩因此求去。高宗也因他才不足勝宰相大任，姑念他在苗傅作亂時，倡義勤王，前功具在，特加優禮，下詔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兼醴泉觀使；一面復命趙鼎爲御史中丞，兼簽書樞密院事，并面諭趙鼎道：朕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從此朝政皆由鼎執掌。那時金捷報圍攻楚州，城中糧道又被兀朮截斷，守將趙立支持不住，遣人到越州告急。趙鼎即命張俊往援。不料俊是頤浩的好友，不願受鼎派遣，堅辭不行。鼎只好改派劉光世往援。光世是個貪生怕死之徒，逗遛江西，始終不赴楚州。可憐忠義不屈的趙立，竟與城俱亡！高宗得悉，扼腕嘆息，下詔追贈奉國節度使，賜諡忠烈。楚州雖失，那江西的金兵，却被留守司統制牛勗邀擊於寶豐，又被岳飛襲殺于靜安。金兵喪胆而逃。高宗得此捷報，稍覺寬慰，霍地接到楊維忠報告昭容噩耗的奏疏，不禁痛哭流淚，心想：朕躬既貴爲天子，應當享受三千粉黛的豔福；而今皇后遠處金邦，地北天南，難謀一面，愛情夫婦今生不知有無見面之期！那昭容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七十八回 香消玉殞深院發哀音 魄散魂飛孤城聞噩警

一一一

貌似那后，特加寵幸，方冀她早生貴子，接回行在，以圖歡叙；那知天不假年，遽爾與世長辭！莫不具朕躬福薄，有以致之？否則那得會皇后，則南北睽違，嬪御則人天永隔，生離死別，交逼而來！枉爲天子，反不如尋常百姓，一夫一婦，尚可偕老白頭！昭容若然常隨左右，或者不死，也未可知；現在尚有貴妃等隨太后遠處，虔州是宜從速迎歸，免遺後悔。打定主意，次日視朝，卽向趙鼎說道：朕幼年本不識隆祐太后，自卽位後，迎至南京，視朕猶如親生愛子；現在遠處數千里外，兵戈擾攘，風鶴頻驚，朕心難安，亟宜迎歸奉養，以慰朕朝夕慕念的苦心！趙鼎答道：百善孝爲先，陛下思慕太后，理當遣使迎歸。於是卽遣盧益、辛企宗、潘永思等往虔州奉迎。祇因路途遙遠，半路還出了岔枝兒，以致三月遣使出發，直延到八月下旬，太后方至越州。看官們，你道半路出了什麼岔枝兒？原來就是虔州土豪陳璧人，上文不是敘過他率衆圍城，索取宮娥，娶娥，卒被楊維忠部下所敗，虔州存身不得，弄得進退維谷，還要受老父陳新的責備。本則陳新無志圍城，都是璧人極力慫恿出來的。如今有家歸不得，後悔莫及了！却巧卽時世亂年荒，盜賊竊起，建州 范汝爲作亂，擁衆數萬，官兵征討，屢爲所敗。



宋宮八十朝義

統制李捧往捕，亦是被他殺得大潰而逃，於是聲勢日益浩大。壁人遂率團兵百餘人，趕往建陽投奔汝爲，進見道：太后及妃嬪現在虔州避亂，小將願往擄之，以作進見之禮，請撥錢卒一千，以壯聲威。汝爲嘉其勇，卽命爲右隊先鋒，撥步兵一千，騎兵五百，歸他統率，并向他發令道：卽帶騎兵先馳，步兵繼進，速往虔州。若能將后妃嬪御盡行擄住，不得傷害她們生命，整備和宋君交換閩省地盤，前去若能得手，便是第一大功，不過路程杳遠，就刼到手，還怕他們追趕奪回，此舉關係非細，務須步步留心，不得有誤。壁人唯唯接受令箭，并發給的兵士花名冊，馬上下校場點名，連夜親率騎兵先行出發，步兵繼進，一路向虔州前進。那時中原鼎沸，四方盜賊竄起，百姓顛沛流離，充塞於道，所以壁人假扮難民，把武器藏着趕路，並無耽擱。那一日已抵虔州地界，離城十里暫立浮營，守到黃昏，後隊步兵方纔趕到，壁人就帶一千步兵，於半夜裏衝到虔州城下，一霎時喊殺連聲，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把虔州城圍圍圍住，好似飛將軍從天而下。城中的守將揚維忠得報，慌忙奔入行宮，保護宮眷，并安撫太后道：諒必是盜匪，金兵已被岳飛張浚所敗，轉向陝西去了，決不會飛到這裏的話。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七十八回 香消玉殞深院發哀音 魄散魂飛孤城開匪警

二一四

聲未絕，內侍飛奔入宮報道：賊兵已從北門攻入，快要衝進宮來了。維忠急得手足無措，更兼宮眷哭哭啼啼，益發弄得六神無主，兵器不執，就保着太后和潘貴妃從行宮後戶走出。那壁人生長於此，熟識路道，料定太后必從後戶出奔，就令兵士守住宮前門，他却帶着一隊健卒，一聲吶吶，向後戶奔來。巧不過正遇一班宮眷迎面奔來，他就吩咐健卒，專擄宮眷，不得傷害她們性命，也不許加以非禮。這班兵士就如狼似虎，一百多個宮眷，擄獲了七十四人，太后和潘貴妃亦俱被擒。那楊維忠手無寸鐵，怎能拒敵，只好混在內侍中，逃出西門，徐圖奪回。壁人專為擄劫宮眷而來，現在竟像壘中捉鼈似的手到擒拿，正是喜出望外。當下他見大功告成，心想這座孤城是守不住的，還是帶着后妃回去報功吧。想定主意，一面令偏將王吉押着宮眷回營，小心看守。王吉就同兵士，押着宮眷出城。壁人闖入行宮，將細軟東西，收拾箱籠內，擡回營中。直到天明，他纔收隊回營，埋鍋造飯，飽餐一頓，拔隊啓行。暫且將他擱在一邊，迴筆且述楊維忠逃出城來，逕往胡友營中。原來胡友兵屯附郭太陽廟，今晚輪着他在城中巡夜。壁人衝入城中，他就挺槍攔阻，不料斜刺裏嗤的一箭射來，正



宋宮八十朝義

中右臂，只好逃回營中。虧得壁人志在擄劫宮眷，不事殺人，見他逃去，並不追趕。那末這枝箭是誰放的呢？原來是賊將王吉自後趕來，見有宋將擋住去路，他就出其不意，發此冷箭。胡友若然不受箭傷，壁人恐就那是他手中敗將，就算有王吉幫助，也難戰勝胡友，必然要激戰多時，后妃等就來得及混入難民中逃避了。這也是太后命中的磨難，注定要受這場大驚恐，遂使胡友未曾交手，先已受傷。他正敗回營中，打去箭桿，只見維忠喘吁奔入，劈口就道：后妃都被盜匪擄去，如之奈何？這班賊寇是那一個，你可曉得嗎？胡友答道：就是前次圍城的土匪；不過這次賊匪衆多，且有馬隊，是必聯合了大幫盜匪，纔敢捲土重來；現在后妃被劫，惟有從速奪回。維忠道：黑夜無從追趕，只好守等天明。隔了一回，東方已白，就傳令集隊。無如部下昨晚都已逃散，歸隊的只有二百多名，猶恐衆寡不敵，再吹號集隊。等了一回，不見有人走來，忽得探報：賊匪已啓行了。維忠遂和胡友上馬操戈，率兵追趕。直到日中，方纔追及。維忠就在馬上高聲說道：交出后妃，放你們生還；否則援兵將到，殺得你們片甲不回。正是：



第七十九回 斬盜誅凶中途設伏 勤王禦敵各路興兵

小醜橫行劫宮眷，將軍豪語傲強徒。

要知能否奪還太后，下同分解。

沈昭容之死，寫得十分悲慘。遭時離亂，并骨肉亦不能相顧，帝王末路，其苦痛固尤甚於平民也。

第七十九回 斬盜誅凶中途設伏 勤王禦敵各路興兵

建炎時代，國內可稱多事極了！除却金人的外患，國內還有著名盜匪十多幫，如陳求道、李彥先、翟興、薛慶等四幫，都已設法招撫，令為各路鎮撫使；尚有未招撫的，如襄陽盜、桑仲、江淮盜、成方、劉忠、劭青、襄漢盜、張用、建州盜、范汝為。現在擄劫太后的就是范汝為部下，都是響馬出身，依營制編成隊伍，每五百人為一營，每營有一悍盜率領。那陳璧人本是個沒用之徒，前次已被胡友殺得鼠竄而逃，怎麼這次竟會馬到成功呢？全仗部下一千五百個健卒，還有三個著名盜目：一名王吉，精騎射，有穿楊貫蠃的絕技，綠林中有飛將軍的渾號；一



宋宮八十朝演義

名李武，善使雙刀，兼擅輕身縱跳功夫，和人對敵，往往滾入敵人坐騎下，砍人馬足，人稱雙刀李武，也是綠林中赫赫有名的；一名趙彪，本是馬販子出身，善使丈八金槍，馬上功夫加人一等，綠林中有賽子龍的渾名。你想壁人有了這三個好幫手，還加是半夜裏襲擊虔州，好似飛將軍從天而下。城內官兵都從睡夢驚醒，措手不及，遂被李武架雲梯，首先登城，劈開北門。壁人等遂得一湧而入，手到擒拿，擄着后妃等回營；等到黎明，拔隊起行，趕了三十多里，纔被楊維忠追及。盜匪中斷後的，是趙彪李武。聽得維忠口出狂言，趙彪就帶轉馬頭，向維忠說道：「你們要索還宮眷，祇須將福建全省地盤來掉換，就容易易放還，否則莫說我們范首領不允，就是弟兄們路遠迢迢趕來，請得了宋王爺的眷屬，奇貨可居，都要帶回去報功領賞；你們回去轉告宋君，速將閩省地圖和錢糧冊子，派人到建州來，交換便了。」維忠知難理喻，就出其不意，掉動銀槍，對心刺來。趙彪早已留心，嘴裏雖和他講話，目光却注射在他槍桿上，見他舉槍刺來，也就舉槍相迎。兩人就此交戰，槍來槍去，廝殺了二十多個照面，維忠漸覺抵擋不住了。胡友連忙舞動九環象鼻紫金刀，飛馬上前助戰，被李武舞雙



宋宮十八朝漢義

第七十九回 斬盜誅凶中途設伏 勤王禦敵各路與兵

一一八

刀接任，斃殺，却不對面交鋒，只是忽前忽後，竄來縱去，或上或下，舉刀亂砍。胡友上護其身，下護其馬，支持了一回，只有照架之功，並無還兵之手，霍地一個到栽葱，跌下馬來。原來坐騎的前蹄，已被李武砍去了一隻。你想叫他還坐得穩嗎？當下李武不想傷他性命，所以讓過一旁，說道：兩虎相爭，必傷其一，何苦斃殺？回去報告宋君，尤不允掉換，總有個回音。宮眷在我們營中，特別優待，決無虐待的。胡友只好無言而退。那維忠正殺得心慌意亂，忽見胡友馬失前蹄，翻身及地，嚇得他擋過一槍，帶轉馬頭向後奔逃。趙彪也不追趕，只顧和李武趕路去了。且說維忠見胡友徒步逃回，就和他商議道：賊衆而悍，我寡而弱，眼見得無法挽回，如之奈何？胡友道：敗匪志在交換地盤，以作巢穴，宮眷在他們營中，必然優待；我們只有趕往行在，請撥兵同去，奪回宮眷，將功折罪；若如皇上願意招撫，賊匪自會將宮眷送還，不消勞師動衆了。維忠點頭稱善，馬上回轉虔州，把守城責任，交托州官，然後和胡友一同跨馬出城，取道向行在而來。那時正值暮春天氣，一路桃紅柳綠，看不盡的滿目春光；行至半途，恰巧遇着行在遣來的奉迎使辛企宗及潘永思、盧益，和一千奉迎太后的騎兵。那辛企



宋宮十八朝演義

宗官居神武副軍統制。楊維忠也是神武軍官出身，和他素來相識，當下瞧見旗幟，就向行營投刺請謁。宗親自出迎，同入營帳中，分賓主坐下。維忠劈口就把宮眷被劫情形，詳細奉告。宗聽罷，嚇得面容失色，囁嚅着說道：這便如何？兄弟正和潘盧二使，銜天子命，往虔州奉迎太后還朝，却巧出了這個岔枝兒。我兄職責所在，身負護衛之任，豈可拋撇了懿駕，趕往行在求援？倘然太后及妃嬪等，在賊營中有了三長兩短，更不堪設想了！維忠很懊喪的問道：禍已闖了，不赴行在討救，將者之何？宗答道：如今之計，只有從捷徑趕往賊匪歸路之前，要道埋伏，俟匪數過半，突出襲擊，能設奪回宮眷，正是傲天之伴，兄弟願助一臂之力；但是事不宜遲，馬上率輕騎五百，星夜趕行，或能冒在賊匪之前，遲則恐怕已歸建州，那是盜窟所在，必然防備嚴密，奪回更屬難上加難了。維忠說道：誠然以速為貴，不過小弟地脈生疏，不知那條是捷徑，全仗統制指示。宗答道：此路我也不熟，惟有懸重金招募鄉導為前驅。維忠便草就招募通告，限半日為期，馬上張貼通衢，隔不多時，就有一姓周名成的驢夫前來應募，說明此去建州的捷徑。維忠就道：盜匪從某日由虔州動身，趕回建州；我等



務須冒在他前頭，不得有誤。此去若得奪回宮眷，便是你的大功，不僅重金給賞，並且拔你充任鄉導營長。周成聽得有重賞，喜出望外，馬上跨着自備的驢子，在前引導，領着維忠、企宗及五百輕騎，一路都從山谷小道而行。日夜馬不停蹄，人不離鞍，飢食乾糧，渴飲瓶水，連趕了三日夜，已抵福建地界。好得周成做過七八年驢夫，熟識慶州赴建州的大道，直通通津亭近處，扣騎離鞍。這裏是四通要道，且爲慶州赴建州必由之路，所以周成下騎，向維忠說明，宜在此處守候。維忠道：且往店鋪中設法探問。范汝爲部下的馬步兵，日前往慶州去的，現在可會回來了。周成依言往探，一剎那回來，說：店家云：但見出發，未見歸隊，只怕全軍覆滅了。維忠說道：可見這班盜匪，平日間強除強買，無惡不作，所以店家要在背後咒罵他們。全軍覆滅，說着，就和企宗、胡友等商議截擊之策。企宗道：賊匪雖衆，大抵有勇無謀，只顧前不復顧後的。今宜分兵兩路，胡將軍率兵三百，沿着通津亭埋伏，截住賊匪的去路；兄弟以本部攻賊的後隊；將軍專任奪回宮眷，分三路同時並進，攻其無備，定可告厥成功。維忠極口稱善，就令胡友率兵在道旁樹林中埋伏，一面遣周成在高處瞭望，望見賊匪，卽以放



宋宮八十朝義

爆竹爲號，自己和金宗避入樹林中守待。隔了半日光景，周成在高阜上望見，遠遠地塵頭起處，有一大隊人馬，浩浩蕩蕩，飛奔而來，連忙從身邊取出爆竹，向空中燃放。埋伏的兵士聽得空中碎拍之聲，曉得賊匪來了，大家執兵器整備廝殺。時已日薄西山，暮烟四合，這班賊匪都是歸心如箭，汲汲地向通津亭大道行來。胡友放過了前面的一隊騎兵，方纔一聲吶喊，三百兵士一齊殺出。這班盜匪一路行來，時時提防着恐有官兵攔路，現在到了自己汛地上，並且建州已經望得見了，只道不會有官兵截殺，祇管急忙趕路，冷不防斜刺裏跳出許多兵士，攔路廝殺。時已暮色蒼茫，馬上的盜匪已經去遠了；步行的盜匪，不知道有多少敵兵，在這裏截擊，都嚇得胆怯心驚，無心迎敵。那胡友拍馬衝來，正遇壁人，兩下接住廝殺，打了七八個照面。壁人自知不敵，帶轉馬頭就逃。胡友就向匪隊中衝來，找尋宮眷。且說金宗聽得爆竹聲，也就同維忠分道衝來。金宗襲擊後隊，正遇雙刀李武，接住交鋒。虧得金宗有個馬夫沈保，具有好身手。每逢臨陣，他總舞動單刀，在馬前保護馬足。所以李武輕身功夫雖好，遇着了金宗，竟殺得他汗流浹背，非但不能取勝，竟要失敗了。本來雙拳難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七十九回 斬盜謀凶中途設伏 勤王禦敵各路與兵

一三三

敵四手，企宗又是有名上將，還加有個沈保，蹤跳如飛的助戰，兩個打一個。李武擋過了上盤的長槍，不及照架下盤的單刀，勉力接戰了二十多個回合，看看來不得了，要想跳出戰圈逃遁，怎奈刀槍似流星般的刺來，要脫身時難脫身，愈覺心慌意亂，手中兵器慢得一慢，被沈保一刀，砍去了一隻右腳。你想還叫他立得直嗎？就一個倒栽葱，痛暈於地。沈保又加上一刀，將他結果了性命，就保着企宗，向匪隊中殺來。只見胡友正和盜匪王吉，在那裏激戰。企宗衝上前來，挺槍向王吉腦後直刺，正中肩窩，將他挑下馬來，也被沈保一刀送命。其餘的盜匪，見兩個頭目都已送命，就大喊一聲利害，大家都抱頭鼠竄而逃，趕回建州報信去了。只贖數十頂竹轎在路上，轎中都是宮眷。企宗和胡友正上前，要想向太后請安，遍尋不見，這一嚇正是非同小可。企宗想不憚跋涉，冒險趕來，專爲着太后，現在盜匪已殺退，偏偏失却了最要緊的一人，難道已被盜匪送往建州了？想到這裏，就向宮眷問道：太后娘娘往那裏去了？宮眷答道：方纔楊將軍帶着兵士來，連貴妃娘娘一同接去的。企宗聽說：驚魂始定，就命兵士，把宮眷們擡到通津亭後邊。忽有兵士走來說道：楊將軍保着太后，從原路先



宋宮十八朝演義

行，寄語將軍從速啓行，遲恐盜匪追來，不易脫身的。企宗馬上收齊隊，護着宮眷，仍循原路回轉。且說壁人敗歸建州，在汝爲前請罪。那汝爲先接到趙彪的報告，正在巴巴的望太后入城，打算逼她傳諭高宗，將閩省地盤交換；不料壁人敗回來請罪，還以爲有王李二人監護着，宮眷不會奪去的。你道他爲甚不派兵去接應？就爲信任王吉李武，是手下第一等的勇將，以外的頭目都不及他們倆，以爲千里長行，尙且平安無事，現在近在咫尺，決不會弄出岔枝兒來的。那知穩瓶竟會打碎！轉念未完，忽見許多部下奔入寨來報告道：大王不好了！王李二將軍都已陣亡！宮眷已被官兵奪回去了！汝爲不禁痛哭流涕，指着壁人說道：你好似火老鴉，到此不滿半月，害我喪失二員大將；可知我倚李武王吉爲左右手，如今二手已斷，還能成得大事嗎！你旣和酒囊飯袋相似，何苦自不量力，討差去攔劫宮眷，你無非想僥倖圖功；如今闖此大禍，累我一世威名，斷送在你孺子之手，論你的罪名，簡直死有餘辜；姑念初犯，容你帶罪立功，速去將太后奪還，將功折罪，只准帶你隨來的舊部前往，速去追趕，不得有誤。壁人滿面含羞退下，只好硬着頭皮，率舊部出城，自知不是，宋將對手，怎顧



趕去送死，逕往江州投奔叛賊李成去了。看官們，你道汝爲既知璧人是個沒用之徒，爲甚再命他去復奪宮眷？原來是借刀殺人。汝爲恐怕自己殺他，四方豪傑都不敢來歸順，特地遣他去送死；後來曉得他投順了李成，也就置之度外。且說維忠保着太后和潘貴妃，取道向越州進發，爲防盜匪追趕，故意繞遠圍兒，取大道按站而行，各路有官兵接送，一路平安。不過行期延了十幾天，趕到越州，金宗等已先到多日了。高宗得報太后駕到，遂率百官出城迎接。母子見面，正是悲喜交集。喜則喜久別重逢，天倫樂叙；悲則悲飽受驚恐，並且缺少了一個昭容。當下高宗迎接太后入宮，吳氏及嬪妃宮娥等齊來朝見，暫時安居，後書再提。那時金兀朮又率大兵，侵犯江淮。京湖川陝宣撫使張浚得報，即擬治軍入衛。偏偏都統制曲端從中作梗，向浚勸阻道：西北兵士不習水戰，江淮都屬水區，兀朮自黃天蕩受困北歸，認真編練水軍，已閱一載，此次取水陸並進，入寇江淮，定有成竹在胸，不可輕敵，還宜三思而行。張浚勃然大怒，揮之使退。本來金婁室入關時，副將吳玠迎擊得勝，曾命曲端接應。端竟按兵不動，已經疑端不忠；現在更疑他有貳心，馬上罷他兵權，貶爲海州團練副使。

宋宮十八朝演義

安置萬安軍，一面親自督兵至房州，整備南下，并移檄被陷各州縣，勸令反正。各州縣頗多響應。及聞兀朮被岳飛、牛皋等襲擊，改道赴陝，婁室軍亦復西向。張浚遂集合五路大兵，四十多萬，誓欲與金兵決一死戰，令熙河經略使爲統帥，先驅出發，自率各軍爲後應，部署既定，正欲祭旗出師，統制王彥入帳諫阻道：陝西兵將，不相聯絡，豈能臨時合作；而今強迫使之出發，一旦遇敵，彼此不能呼應，一路挫失，則五路俱殆，兵額雖衆，軍心渙散，豈能效命疆場；不如令各路分屯要隘，俟敵入境，檄調赴援，即使戰不勝，或是不應命，所失僅屬一隅，尙易挽救。正是

軍心渙散難言戰，

兵在精強不貴多。

欲知張浚納諫與否，下回分解。

建炎之際，強敵壓境，盜賊蠡起，環顧宇內，直無一片乾淨土。上至帝后，下逮庶民，俱顛沛流離，朝不保暮，受禍之烈，實爲史冊所僅見。雖有忠臣良將，亦難以支撐危局也矣。



第八十回 寶國求榮劉豫稱帝 撒嬌獻媚錢氏受封

張俊因見金人猖獗，中原行將陸沈了，所以調合五路大兵，打算與金人背城一戰，不料統制王彥竭力諫阻，詳陳軍心渙散，不可合作的理由。參議劉子羽也力言不可出兵。張浚長嘆道：君等之言誠是，我也非不知此理；但是大局已糟到如此，二帝蒙塵於異域，皇上寢饋難安，現今猶在危急之時，不得已而出此孤注一擲之舉，倘能傲天之幸，竟能於此擊退賊虜，從此西顧無憂，可專心協力，抵禦東南的虜寇了。君等請勿復言說罷。傳令三軍啓行。進次富平，正遇兀朮與婁室合兵一處，就來下戰書約戰。劉錫批答明日。次晨，劉錫率諸將出營會戰，就命劉錡、吳玠、敵左翼兀朮軍，孫僮、趙奮、敵右翼婁室軍。劉吳二將，身先士卒，拍馬舞槍，鼓勇衝入敵陣，往來馳突。一個好似蛟龍入海，一個好似猛虎離山，遠的槍挑，近的鞭打。兀朮部下，雖都身經百戰，今見敵將奮不顧身的衝突，也都胆怯後退。且說孫趙二將，與婁室接戰。孫僮尚能親自督陣，揮軍激戰。偏偏趙奮貪生怕死，莫說不敢衝鋒，連帶指揮都



不敢，只是躲在後面。不料被婁室看出破綻，親率鐵騎直向趙哲軍衝來。哲一合未交，就拍馬而逃。部下也都跟着他逃遁。孫儻軍也被牽動，頓時大潰。劉吳兩軍，見右邊潰退，軍心已亂，還加婁室揮軍來助兀朮。於是劉吳兩軍，也即敗退。劉錫見四路已敗，也只好退走。張浚見了劉錫，痛加責備。劉錫歸罪趙哲，浚即召哲入帳，面數其罪，推出斬首；一面退保秦州，竄劉錫於合州，一面上書行在請罪。高宗手詔慰勉，並未加罪。虧得婁室隔不多時就病死，兀朮自覺勢孤，也就擇地養兵，徐圖後舉。現在要提另一個金將名撻懶的，略地山東，並分兵攻陷汴京。那汴京係北宋都城，舊稱東京，應天府，稱南京，河南府，稱西京，大名府，稱北京，現在盡爲金人所有。祇因金主晟不想做中原之主，志在金銀。本來一身不能充兩役，既做了金邦之主，豈能再做中原皇帝，那末又何必勞師動衆屢次南侵呢？無非想收作屬國。所以當粘沒喝南侵時，金主曾加面諭，謂此去得平宋室，宜援張邦昌故事，擇立藩輔。粘沒喝謹記心頭。及四京相繼爲金人所得，粘沒喝便想擇立藩輔。適爲劉豫所聞，遂以重金運動撻懶，請他保舉。撻懶遂函告粘沒喝，請立劉豫爲藩王。粘沒喝未曾答復。劉豫巴巴的望了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八十回 賈國榮榮劉豫稱帝 徽嬪獻媚錢氏受封

二二八

兩個月，不見動靜，使向撻懶催促。撻懶既受餽金，不能不替他設法；自己一再通函，粘沒喝要生疑的，遂授意大同尹高慶裔，就近向粘沒喝，爲劉豫說項。慶裔往粘沒喝說道：我朝舉兵，只欲取兩河，所以得了汴京，卽立張邦昌，現在河南州郡，已屬我朝，官制尙仍舊貫，豈非欲仿張邦昌的故事麼？元帥職責所在，宜早建議，遷延日久，只恐被他人保舉，遂使恩歸他人，竊爲元帥不取。粘沒喝沉吟了一回，說道：汝言誠然，已有人在我前保舉劉豫。我想邦昌身爲宰相，立爲楚帝，尙且不副衆望；劉豫官職，尙不及邦昌，益恐難以服衆，所以懷疑不決。慶裔道：元帥胡不徵諸輿論，以定去取。粘沒喝聽其言，卽遣心腹至東平府，就劉豫部內，咨問軍民，應立何人爲主。衆人都不作一聲。獨劉豫鄉人張浹，首先請立豫。於是豫的舊部，皆隨聲附和。使者歸報，粘沒喝卽據情奏達金主。金主卽令大同尹高慶裔，與知制誥韓防備，靈綬寶冊，立劉豫爲齊帝。於是劉豫卽在大名府築壇，穿戴了似宋似金的衣冠，登台卽僞皇帝位；升東平府爲東京，改舊有東京爲汴京，降南京爲歸德府，惟大名府仍稱北京，命弟益爲北京留守，以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用張孝純爲丞相。孝純嘗堅守太原，

宋宮八十朝義

初時頗尙忠義，不肯屈降虜廷；後來被粘沒喝一再勸降，以致失節。今由粘沒喝遣他助豫，遂拜爲丞相。又以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丞，李儔爲監察御史，鄭億爲工部侍郎，王瓊爲汴京留守，遼母翟氏爲太后，姜錢氏爲皇后，原有糟糠婦，久已撇在景州家鄉，祇因她生得貌醜，且係小家女，不知禮節，故爾結髮之情，早已斷絕。那錢氏本是宣和宮人，具有花容月貌，並熟習宮掖禮節，故爾舍妻立妾，冊她爲后；不過錢氏既爲宮人，怎樣會嫁他呢？原來個中有一段秘史。宣和時代，劉豫尙在汴京供職，等到金人入寇，攻破京城，金兵卽擁入城中，劫掠那時已由欽宗當國，得悉虜寇入城，手足無措。百官又都避匿不見。一霎時宮中秩序大亂。有烈性的宮女，恐被韃子擄去污辱，自行赴水投環而死；狡黠的宮女，本來等在宮中，邀不到皇上寵眷，怨恨異常，得此大好機會，趁着宮中弄得紛亂的當兒，就悄悄地藏着些珍寶，就從後載門逃遁，當時固然無人曉得。直到次日與金人議和，金兵一律退出，城中秩序恢復，宮中始知逃亡了數十宮女。錢氏就是個中一份子。當出宮時候，城中滿佈金兵，錢氏恐遭擄劫，不敢在街上行走，怎奈城中並無親友，只好向道旁店鋪中懇商，暫躲片時。無

宋宮十八朝義勇

集八十四 寶國求榮別豫稱帝 撤媽獻媚錢氏受封

一三〇

如身上穿着宮娥打扮，大家都看得出是逃出宮來的，恐受波累，不肯通融，弄得錢氏進退兩難，頓生後悔，只好硬着頭皮走向冷僻地方，闖入人家哀懇借躲，闖了三四家，都遭嚴辭拒絕，好不容易闖入一家私宅，瞧見室中祇有一個老婦坐在那裏，錢氏心想：婦女心腸較軟於男子，向這老婦哀求，定肯容我駐足，打定主意，就到老婦面前，跪地哀求道：請老夫人大发慈悲，允許難女在府上藏躲片時，等待秩序恢復，就要走的。老婦連忙將她扶起，問道：你的裝束，好像宮裏出來的，此刻街坊上，固然不能行走，就是這裏，也怕有金兵闖來。暫躲一回是可以的，不過我家的人口，都已出城避難，只賸老身一人，在此看守門戶，安逸不安逸，這却不負責任的！錢氏見已答應，就誠懇道謝道：承情容留，感激萬分，安逸與否，當然與老婦人不涉的。那時已近黃昏，老婦就去將門緊閉，入廚下取出晚飯來，請錢氏果腹。錢氏正值飢腸轆轆，就老實不客氣，便與老婦共桌而食，飯罷，幫同收拾殘肴，當晚就在這裏躲擱，並不會有金兵闖入室來。這倒是叨張邦昌的光，由他派員赴金營，要求粘沒喝出示禁阻，並派兵持令入城彈壓，一面和邦昌磋商議和條約，所以次日，金兵就一律退出城外，秩



宋宮十八朝義

序恢復。出城避難官員，恐怕受棄職潛逃的處分，都汲汲地溜回城中。那錢氏得悉金兵退出城外，正擬拜謝老婦，回轉家鄉。霍地一個中年官員，挈着老婆走進門來，一同走到老婦面前，叫應媽媽。看官們，你道他們是誰？原來走來的就是劉豫夫婦。老婦是他的母親。霍氏當下劉豫瞧見他媽傍邊立着一個絕色女子，年紀約摸二十多歲，生得芙蓉如面，腰如柳，雪作肌膚，玉作骨，妙不過一雙水汪汪的眼睛，黑白分明，滿含媚態，簡直足以迷陽城，惑下蔡的。心想：顛不刺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兒，罕會見！瞧她裝束，像個宮女。就向他媽問道：這位姑娘是誰？是不是宮眷麼？霍氏就以直告，接着向錢氏介紹道：這就是我的兒子。錢氏正在那裏偷瞧劉豫，見他生得方面大耳，雙目奕奕有神，相貌堂堂，暗暗驚奇；忽聽霍氏在那裏介紹，連忙向劉豫夫婦稔衽施禮，并含笑答道：昨晚幸得太夫人慈悲，容留難女在此過宿，否則流落街坊，後患不堪設想了！劉豫見她語言伶俐，舉止安詳，益發愛慕。到十二分，就含笑答道：好說，與人方便即是自己方便。當此亂離時代，誰保得住不有急難呢！敢問姑娘貴姓？何事出宮？今將何往？不妨老實告訴我，力所能及，願盡保護之責。姑娘莫道金兵



宋宮八十朝義

第八十回 齊國求榮劉豫稱帝 撒嬌獻媚錢氏受封

一三二

已退，可以平安出京，殊不知城外虜營密佈，插翅難飛，兼之宮中走失了許多宮女，已經派員搜查，婦女出城，要問明來踪去跡，纔肯放行。錢氏聽說，嚇得目瞪口呆，心想：早知如此，懊悔出宮，現在弄得進退維谷，寸步難移，如之奈何？還是把真情見告，懇他設法援救吧！打定主意，就把姓氏籍貫和出宮的原因，向劉豫詳述了一遍。劉豫說道：「府上在濟南，此去路程杳遠，道途多梗，就算能鼓混出京城，你是一個美貌姑娘，怎好子身趕路？你出宮時候，怎麼不曾想到的呢？」錢氏很懊喪的答道：「誤信了屈宮娥的話，她許我到她家中耽擱幾天，設法送我還家；不料逃出宮來，走了一程，霍地從斜刺裏衝來幾個韃子，嚇得我魂飛天外，也不及照顧她，就一溜烟向成衣鋪中逃避；隔了一回，料想韃子去遠咧，重行走到街坊上尋她，却已影踪全無，益發急得我六神無主，還怕遇着韃子，擬向店鋪中暫躲，都以閉門羹相餽，虧得登門哀懇，蒙太夫人援救，纔能度到今朝；現在實逼處此，還宮要受嚴究，常言說：好馬不吃回頭草，不願意再到這活地獄中，去待罪咧！還家猶恐路上弄出岔枝兒來，不是要的那末進退兩難，走頭無路，只好懇求相公，替我想個萬全之計說罷，花容失色，淚珠兒幾



宋宮十八朝演義

乎奪匪而出。劉豫安慰道：「少安毋躁，且在舍間耽擱幾天；等到金兵北去，道路平安，然後設法送你回府。」錢氏說道：「承恩憐救，好似重生父母；不過常在府上攪擾，那裏說得過去？話聲未絕，驀地裏闖進一個內侍和四個兵士。錢氏認得面貌，料想必是來捉她，嚇得發昏章第十一，連忙向內奔逃。虧得劉豫有急智，就喝阻道：「避什麼？並不是什麼生客，儘管等在這裏。」錢氏就止步，站在霍氏背後，心頭只是跳個不住。看官們，你道這兩個內侍怎樣會闖進來的？原來宮中走失了宮娥，高宗爲儆戒效尤計，特命兩個內侍，分兩道搜查。內侍周但辦事素來精細，當下奉命出查，沿途向店家探問。一家香粉店，昨日錢氏進去懇商過的，拒絕以後，瞧科她走入劉家去的，就和盤托出，告知周但。周但就帶着兵士，闖到劉豫內宅。那時劉豫官卑職小，家裏不用司閹，房屋也只有兩進，所以周但直入內室；瞧見錢氏奔逃，要想上前拘捕，只聽劉豫在那裏喝阻，就頓住了。劉豫就向他問道：「內侍光顧寒舍，有甚見教？周但指着錢氏說道：「專爲找尋錢宮娥而來。劉豫假作驚異的說道：「你認錯了；這是我的小妾，祇因她愛慕宮裝，纔這樣裝束的。」周但答道：「不僅裝束相同，並且面貌也和錢宮娥彷彿，那得



會認錯？劉豫道：孔子貌似陽貨，世人面貌相同的多得很，還請內侍原諒，幸勿搆成冤獄。若然把小妾強帶入宮，面貌相同，有口難辯，豈不要冤枉煞人？還望內侍體上天好生之德，大開方便之門，不必認真搜查了；究屬不是要犯，就網開一面，放走了這班宮娥，內侍決不會因此獲罪，是則不獨小妾之幸，這班宮娥，都戴德無窮咧。周但聽了這一席話，引起了惻隱之心，暗想：捉將宮裏去，必然都要賜死，造孽太重，還是替皇上積點陰功吧！打定主意，就向劉豫說道：無故驚擾，對不起得很，告退了。劉豫直送到門口，順手將門帶上，回到內室。錢氏笑容可掬的說道：險啊！提出必然賜死，現在難關已過，不妨事咧！不過身受救命大恩，怎樣報答，只好做婢女常侍左右，聊報大德。就此不復言歸。隔不多時，劉豫就將她納爲簪室，如魚得水，恩愛非常。劉豫就此官運亨通，扶搖直上，不滿三年，已經出守濟南，節制東平，因此益加寵愛錢氏，把大婦安置兗州原籍，單挈錢氏赴任。巧不過濟南是錢氏的家鄉，以爲這是我裙帶上的福氣，丈夫娶了我，纔會連次陞官。一日，兩人正在房中對飲，錢氏就笑吟吟說道：我幼年幾次算命，都說我將來要做皇后的，八字和周武王的母親一字不錯，所以父



親癡心妄想做國丈，設法將我送入宮中；現在看來，却是應在你身上，不過你已有正室夫人，就是巴你身登大寶，也輪不到我冊立爲后。劉豫那時已薄有醉意，就伸手拍着她的香肩說道：你的命確實好得很，計自娶你到如今，我得遷陞六次，所以這次到任，只望你一個同來；那何氏面貌好似母夜叉，出言粗俗，禮節不知，官太太的資格，尙且彀不上，那裏輪得到她封皇后；倘然靠你的福，有一日南面稱孤，馬上請你坐鎮昭陽，冊立爲后。錢氏道：天子無戲言，不能瞎說的啊！劉豫道：誰和你戲言？老實說：你的才貌，你的舉止，都彀得上爲六宮之首，惜乎你不曾早生貴子。麟兒爲何氏所出，你須早日生男，將來子以母貴，就可立爲太子，你也可以做太后了。當下原屬酒後戲言，不料到現在，竟會如願以償。正是：

一席戲言猶在耳，
六宮管領竟從心。

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張浚謀國之忠，不下於宗澤；惜時勢已非，各路統兵主將，俱怯懦不足言戰，以致大軍旣集，卒爲金人所敗。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浚之謂矣。張邦昌受金人卵翼，固



已可笑可恥；劉豫之稱帝，其可笑可恥，乃尤甚於張邦昌。如此做皇帝，不知有何意味，乃必欲一試，足見中國歷史上，一般人對於皇帝之迷夢，自不易喚醒。

第八十一回 百般苦楚席地慕天 萬種淒涼雁聲笛韻

劉豫既奉金主命，卽位稱齊帝。高宗得悉，並不聲罪致討，反厚卹居住東南的僞官屬。這也不在話下。那時高宗時時移蹕，宮眷星散，宮中一時無書可說。迴筆再叙北去的二帝。上文說到行抵燕京，由皂衣吏引至元帥府聽候發遣。不料閉置帝后於小室中，越七日不發遣。朱后病重身亡，年方二十。當由衣皂吏用黍薦捲后屍，拽之而去。可憐少帝自身生死尙不知，怎敢過問，也不敢出聲啼哭！次晨，府吏來說道：「官家有旨，令你父子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於是衛者二十八人，率二帝徒步前行。時值六月酷暑，行沙磧中，塵埃隨風飛颺，面目皆昏，路上又無水泉解渴。虧得監首名阿計替的心腸慈善，可憐二帝告語道：「天氣酷熱，餓飽了，恐生他疾，並戒左右毋得叱喝。」日中熱甚，同坐樹陰下少息。行十二日，始到安肅軍城下。



二帝已形容枯黑，不復有貴人形象。入城至官府，上皇和太后立庭下。少帝入內拜訖，知軍命綠衣吏，送入小室中待罪，日由阿計替送粟米飯漿，令帝后飲啜。帝后自春及夏，衣服不曾更換，滿塗垢膩，且生蟻虱，苦楚不堪言狀。幸賴阿計替令左右替他們洗濯。一夜，城內火光燭天，殺人大亂。原來安肅知軍有二人，一是契丹人，一是金人，素不相睦。至是契丹人欲殺金人，劫二帝南歸；不料時機不密，爲金人所偵悉，遂於黑夜舉兵，將契丹人殺盡。知軍遂引少帝至前，責問道：你與契丹結連殺我，同歸凶夏，且等奏知大金皇帝，與你理論。少帝力辯道：某在囚中，防範甚密，怎能與他同謀？知軍怒，命左右以鞭擊撲。帝口出血，齒亦脫落，始還入室中。次日，金主有詔稱：趙某父子，朝廷令他居止安肅軍，胆敢結連李奉國反叛，本欲賜死，現在格外施恩，發往靈州聽候指揮。少帝再拜謝恩；正欲起行，不料知軍怒目相向道：昨日你要殺我，今日我如何放得過你？說着，即以柳條鞭打十幾下。少帝痛暈於地，良久始甦，痛楚不能舉步，由監者拽之出門。上皇也有病，路上狼狽萬狀，好容易到了靈州，引入土圍中，內外有兵看守，日惟一食。不料隔了數月，忽然又有同知下千戶三人深夜作亂。原來



因同知奪千戶妻，故盡殺同知家眷六十餘口。至日中方定，千戶三人至二帝前，說道：「吾曹三人，今歸西夏去了，南國已由康王做官家，你們必有歸去之日，勉之勉之。」監者二十人，盡被我等殺死了。說罷，匆匆而去。隔了三日，金軍始至城中，二帝只道阿計替已死。正在談論間，忽然阿計替自外走來，向二帝說道：「我於死人堆中，伏匿了兩日夜，方能留得殘生，你們也有救星來了。」少帝問道：「何來救星呢？」阿計替答道：「且隨我去，自會明白。」遂引二帝至庭下。有紫衣貴人高坐堂上，向少帝問道：「認識我嗎？」少帝答道：「不相識。」貴人說道：「我乃四太子的伯父，蓋天大王便是。說罷，顧左右道：「請夫人出見。」隔了一回，屏後走出一個花團錦簇的美人。少帝視之，乃是章賢妃。上皇低頭，章妃也低頭，不敢交一語，心中却已羞憤欲死。要想說明失節非我所願，又覺耳目衆多，未便出口，只好兀立不言。蓋天大王忽命左右取酒來，賜二帝與太后共飲，并向少帝說道：「我看這個夫人面，特來照料你們父子，你可知道嗎？」原來章妃已被他當作夫人了。當下少帝無言可對，勉飲杯酒。章妃先已退入屏後。蓋天大王就向監者吩咐道：「他們是失國的帝后，理宜善護，勿加虐待。」阿計替答稱遵命，即引三人仍歸



宋宮八十朝演義

囚室，就此監護稍寬，飲食略備，且有幾套衣服送來。這都是韋妃不忘舊情，請命於蓋天大王，纔得如此優待。光陰容易過，又屆元旦了。金邦定例，此日疎放犯人，雖死囚也得在獄中散步。阿計替就引二帝出室間步，以府門爲限。少帝曉得韋妃在府中，有心同着阿計替，一路向內觀玩。忽見有一婢女走來，手中持一合子，口稱韋夫人遣來，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忍耐居此；夫人聞知九哥已經卽位，歸期不遠，咧說着，將合子中的食物，納入上皇衣袖中，一溜烟向內去了。阿計替遂引二帝歸室，向少帝問道：十一官人八官人是誰？九哥又是誰？少帝答道：十一官人是我父親，八官人就是我，九哥就是到過燕京的康王。語畢，上皇就把衣袖中的食物，與各人分而食之，苦中得樂，就在囚室中安度元旦。可惜韋妃不是常在靈州的。等到正月二十九日，是金主晟生辰。蓋天大王赴燕京上壽，須越宿來歸。是晚，韋妃身邊的婢女，悄悄地至室中，向二帝說道：韋夫人遣小婢來傳語，在這兩三日中，夫人要往燕京去了，回來與否，殊難逆料。請十一官人八官人保重將息，無以夫人爲念。說罷，轉身疾行而去。監者已覺，爭向二帝詢問：這小婢來作什麼？二帝面面相覷，不敢以直對。虧得阿計替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八十一回 百殺苦楚廢地暮天 萬種淒涼雁聲笛韻

一四〇

在旁叱道：你們難道不曉得同知有指揮權的？嚙嚙什麼呢！監者遂不敢復問。是夕，二帝得聞章妃將去，頗覺愁悶。次日，蓋天大王領着章妃及騎兵，逕往燕京，留下千戶五人，在此照料。爲首者名啜鷄兀，性極橫暴，卽至二帝前說道：蓋天大王與你父子二人好，似你們留之何用呢？接着戒監人道：防固不可少緩，倘有意外發生，惟你們是問。監人唯唯，就此二帝重被拘執如前。隔了幾天，阿計替向二帝說道：蓋天大王已奉皇帝命，往關西查點五路財穀，別有文字，遣兀西喃途來此作同知了。次日，果有番吏來說：奉新同知命，要天水郡父子文字，快些供寫。上皇手顫不能書。少帝向番吏問道：程式不明，如何着筆？番吏只管連連催促。少帝不得已，乃書案款狀道：近封天水郡公趙某，同男趙某，與妻鄭氏，各年若干。授給番吏持去。接着有二番吏來引二帝至庭下。兀西喃途高坐堂上，向二帝問訊，語言不可辨，惟有含糊點頭。兀西喃途叱令引去。隔了一回，阿計替入室，很懊喪似的告二帝道：新同知說，他父親前從四太子往征江南，被劉三相公捉了去，所以痛恨你們，將使你們三人受苦楚！語畢，卽移置一小室中，黑暗如地獄，濕淖不可居。二帝相向哭泣道：吾父子死於此咧！阿計替



勸慰道：我要往燕京投遞公文，須二十日方還。二位官人且忍耐居此，等我到了燕京，找尋韋夫人設法語畢而去。二帝受盡了幾天磨難。一日，有緞衣番人持文字到囚所，說道：皇帝降聖旨，命你們三人往西汙州聽候指揮。少帝泣語道：死在這裏倒好，又要到何地去呢？番人就如狼如虎，將三人拽出，執縛驅行，出靈州徒步而前，日行五六十里。二帝及太后的足，都痛不能行。漸入沙漠之地，風沙撲面，氣候好似隆冬。帝后衣袂單薄，病起骨栗，不能飲食，面貌都如鬼狀。帝后惟求速死。監人只好用木格附以茅草，當作肩輿，抬着三人前進。趕行三四日，途中遇着一大隊騎兵。左隊中有一綠衣吏，形似漢人，見二帝臥肩輿中，即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吃乾糧，即以羊肉數塊，餽贈二帝道：臣本漢人，臣父周忠，昔事陛下，在元符年間，與西夏交戰，父子俱爲西夏所擒，遂在西夏爲官；後來奉命將兵援助契丹，攻打大金兵，敗被執，只好歸順。今已官居靈州總管，願陛下勿洩臣言。臣聞兀朮四太子南侵失利，陛下國中，有岳飛、韓世忠、張浚、劉錡四名將，不難重建中興大業，願陛下耐性守待，定有歸國之日。臣本宋人，不忍見陛下如此狼狽，故以少肉爲獻，願陛下好自爲之。說罷，上馬別去。是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八十一回 百般苦楚席地幕天 萬種淒涼雁聲宿報

一四二

夕，二帝露宿林下，時當中旬，月光皎潔，忽有番人在月下吹笛，聲甚嗚咽，送入上皇耳中，不禁對月長嘆，口占一詞：

玉京曾憶舊繁華，萬里帝王家。
瓊林玉殿，朝喧絃管，暮奏笙簧。
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

遼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吟罷，向少帝問道：你能廣和嗎？少帝點頭，繼韻一詞：

宸傳四百舊京華，仁孝自名家。
一旦奸邪，傾天拆地，忍聽擗管，如今塞外多離索。
迤邐遼胡沙，家邦萬里，伶仃父子，向曉霜花。

詞成，三人相對大哭。次晨復前行，五六里絕無行旅，只見黃沙白霧，和往來的牧羊兒童，又行十數日，方至西汙州。監者擁二帝入城，人烟稀少，一片荒涼景象。原來是從前契丹王道宗，囚高麗王侃之所。城中方廣不滿三里，屋舍約有數十間，牆垣頽弊，籬落疎虞，不類人居。護衛數十人，臨時伐木牽羅，修葺屋宇，方能遮蔽風雨。二帝常居中間一室，不敢出入，日僅一食，粗糲不堪下箸。少帝遂向卜皇流涕道：我們在靈州，幸得阿計替隨時照料，賴以苟活；

宋宮十八朝演義

如今分別多時，不知他還在靈州否？話聲未絕，有一監者接口道：「阿計替是我哥哥，我名查里，哥哥被靈州同知遣往燕京，不久復來，隨行托我保護你們三人，你們放心便了。一日，阿計替回到舍中，二帝好像見了親人似的，忙向他詢問路途辛苦，又問：「曾否遇見韋夫人？」阿計替答道：「韋夫人不在燕京，未曾遇見，路上且喜平安；不過自靈州到燕京，又從燕京回到靈州，再由靈州到此，往返數十日，辛苦異常！語畢，見室中狹窄，氣悶難舒，便和少帝同至室外。時值秋季，忽聞空中雁聲嘹唳，却巧監人都在別室作葉子戲，遺有弓矢在庭中。阿計替就拾弓授少帝道：「官人曷不射雁以下休咎？」少帝唯唯，於是左手接弓，右手持箭，向天空祝告道：「趙某不幸，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蒙上天見憐，國祚有復興之日，當使一箭中雁，說着就弓開滿月，啞的一箭，向空射去，正中雁腹，宛轉而下，落在庭中。」少帝說道：「誠如此，死也無憾。」阿計替拱手稱賀，即取茅草燃火，破雁去毛，炙熟分食之。不料隔不多時，又有文字來，崇二帝移往五國城發遣。金主爲什麼要將他們時時更換囚所呢？原因很爲複雜，當二帝從汴京北行，宮眷相隨的，約摸有二千餘人，年輕貌美的，都由貴人取去作妻妾，醜醜的，



奴爲婢，或給有功兵士爲妻室。那金主晟是個剛愎好色之徒，曾納南朝蕭王女爲妃。不料皇后忽然得病身亡。金主與后素甚親熱，自后死後，剛愎益甚，喜怒無常，往往帶刀出入宮中，稍忤其意，必手刃之而後快。趙妃雖然承寵，每思以陰計傷金主，以雪國恥。在炎暑，將曾用冰雪調豬腦子以進。金主食之而病，已啓疑心，又因兀朮在黃天蕩受困後，曾有奏疏到燕京，說南朝有韓岳張劉爲將，勢將擴大，請移二帝於遠北，以防他與南朝通消息。金主卽於疏後批明，移二帝於五國城。却巧趙妃在傍瞧見，就說道：陛下以臣妾故，倘能庇他父子，不至凍餓，猶如臣妾身受聖恩。金主道：這是外事，你何得與聞？趙妃答道：父母骨肉，豈可置若罔聞？陛下也有父兄叔伯，何獨不容於臣妾？金主發怒道：留你在宮中，實是心腹之大患，外則有父兄之讎，內則懷妒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趙妃聽說，怒從心上起，竟不顧利害，破口大罵道：你是個北方小胡奴，一朝得志，竟敢侵凌上國，南滅炎宋，北滅契丹，不行仁德，專務殺伐，淫人妻女，使我父兄孤苦流離，他日你惡貫滿盈，也要遭人如此夷滅的。金主聽說，暴跳如雷，卽掣佩劍，將趙妃殺死。可憐一個金枝玉葉的好女子，竟死於虜主之手！



宋八朝遺義

當下金主吩咐拖出去焚化，一面傳旨將趙氏父子移往五國城，小心監守。那時二帝正在西汙州，只見阿計替手持文字至前，說道：二位官人又要北去六七百里了！上皇詫問道：此地並不曾有禍事發生，何故又要流徙呢？阿計答道：北國皇帝有旨，移你們到五國城來朝起行，究爲何事移徙，我也不知其詳。次晨，阿計替同護衛數十人，引二帝及鄭后徒步出西汙州。至晚約行五六十里，帝后俱覺疲不能行，就泣告阿計替道：何不請金主就此地將我們敲殺了？何故只管教我們走到千里外去呢？阿計替答道：還須忍耐強行，勿思他事，有阿計替在，且莫憂，總須設法保護得路上平安！如是，又前行了六七日，鄭后病重，暈而復甦，寸步難移，由少帝背負而前。是晚，鄭后崩於道傍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間無處覓棺木，只好就路傍用刀掘坑，以衣服裹而埋之。二帝嚎啕痛哭，阿計替亦復流淚。次晨，護衛人催促起行，又走了兩日，始達五國城。正是：

歷盡人間諸痛苦，
可憐求死不求生！

要知二帝在五國城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泣楚囚遣使修書 用漢奸引狼入室

一四六

徽欽北徙，備受苦楚，真是九幽十八獄，無此痛苦！轉輾移居至五國城，蓋已求死不得；月下小詞，悽咽萬狀，令人不忍卒讀。

第八十二回 泣楚囚遣使修書 用漢奸引狼入室

二帝及監者走入五國城，只見城中的景象，和西汙州差不多，居戶只有六七十家，房屋都荒廢得不成模樣。官府中的廊廡，也都倒塌的了。當下，由護衛人引二帝至庭下。堂上坐一紫衣番官，阿計替即從懷中取出文字送。番官披閱一過，即命小番引二帝入左廡小室中，僅有土坑及小桌各一。四壁築土爲牆，庭前圍以木柵。小番緘封而去。每日僅得粗飯一盂，二帝分食之。上皇因日日哭啼，鄭后，一目失明，不能視物，鎮日價坐在室中，哭泣求死，偶語少帝道：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羅外國的腥羶，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餘口，惟有一人在側，此外骨肉流落，皆已淪爲奴婢。雖韋妃爲蓋天大王所得，靈州別後，久無音信，不知今復如何？語畢，淚流滿面，泣不能言，就此日日以淚洗面，挨過了一個多月，一目竟枯盲。



宋宮八十朝演義

了。一日，小番來引二帝至庭下。堂上有一中貴人與番相對坐。中貴人向二帝說道：北國皇帝欲立趙氏爲后，未知宗派實跡，遣我來問你們，可速具圖上皇。少帝訝然道：前聞趙妃因觸怒金主，已被殺死，何得復立爲后，想是傳聞之誤哩！中貴人答道：已死的趙妃，是南國蕭王之女；現擬立后的趙妃，稱是南國荆王女，吳王孫女，你可記得宗派嗎？少帝答道：不記得了；自從京師失陷，宗正文字，皆爲北朝所取，諒必帶回燕京，何不檢閱呢？中貴人說道：你們的宗正文字，誰高興去路遠迢迢，帶回來呢？臨行時，趙后曾說：在汴京時，呼太上爲伯公，今上爲伯父，后已生有二子，長的叫殊哥，小的叫青哥，早晚要册立爲太子，故爾先將趙妃封后；我來至中途，又逢蓋天大王的夫人韋氏，也是趙后一家人，托我起居二帝及太后，并祝你們康健。少帝答道：可憐鄭太后已在半途疾歿了！中貴人又道：你倆耐性等在這裏，早晚趙后必有好處！語畢，就下堂上馬而去。二帝回入囚所，心中稍覺寬慰。隔了十幾天，中貴人又來，使人引二帝出見，說道：北國皇帝與皇后傳旨，許令將鄭太后及朱皇后同葬於五國城，并給棺木，且令前監者收拾遺骸。說時，有小番擔荷二竹簾，中藏二后骨殖。中貴人卽命



取兩棺殮之，葬於淺山之下。又以趙皇后恩澤，特放二帝在五國城中，自便往來，惟不許出城。自此二帝偶或出外，坐於市中民家，與人閒話南朝事。居民不敢答言，但供少許飲食，皆是粗糲不堪下咽。一日，五國城新同知到，名叫瓜歐，自燕京來，年紀約摸二十多歲，列侍妾數人坐堂上。引二帝至庭下相見，并賜酒肉，含笑語二帝道：「此去燕京稍遠，皇后顧念你們在此，少人照料，特在主上前，保我到此作同知，願道保護你們。接着，迴顧屏後，呼他的夫人出拜二帝，并問二帝道：「此女是你們一家人，可還認得嗎？」他夫人身穿胡服，二帝竟不能識。瓜歐又道：「夫人北來，年紀尚穉，記不清宗派，但云：父親是今上官家弟，也不知是何王名位。說罷，親送二帝歸囚所。就此二帝得賴他夫婦照顧，稍復自由。阿計替常來相見，并告二帝道：「南朝頗多忠勇之將，四太子屢次失敗，官家何不趁此機會，設法議和，以便歸國。上皇答道：「此固吾所願，惟不得見你們皇帝，怎能提及和議？」阿計替道：「現在北國朝政，都由元帥粘沒喝掌握，他極愛才禮士，你們隨來的臣子，現在都流落燕京，可記得有誰文學冠時，口才出衆，把他的面貌姓名告我，我替你們往燕京找來，好得新同知有差遣，來朝就要往燕京。」



去了。上皇聽說，沉吟了一回，想起了狀元秦檜，才華出衆，且係自願扈駕北來，實屬不可多得。托他書函呈粘沒喝，諒不辱命，打定主意，就把秦檜的姓名面貌，詳告阿計替，并說：初居安肅軍城時，他曾來過兩次的。阿計替恍然大悟道：可是和他老婆同來的那個秦蠻子？上皇答道：你的記性真不錯；但是你當面不能叫他蠻子，他是我的第一門生，該稱他一聲殿撰公。阿計替唯唯答應，次日動身，不必細表。隔了十多天，阿計替果然引着秦檜來見二帝，本來在囚所中，不能會見家屬和臣子的，現在是趙后的恩澤，瓜歐的優待，除却不能出城以外，都可自由行動，故爾秦檜得以直入囚所。見面後，君臣相對流淚。秦檜還要行朝覲禮，被上皇拖住，嗚咽着說道：我在地獄中受罪，目前靠着趙后的福，稍能恢復自由；以前在囚所中，簡直狗彘都不如！近得南邊消息，康王已在應天即位，有韓岳張劉四將相輔，漸有中興之勢；以致兀朮南侵，屢次失敗，得此好機會，豈容輕輕放過，故遣阿計替找到此商量，代我書函，轉交粘沒喝，請他在金主前提倡和議，南北釋怨修好，使我父子得歸故國；素知你才華出衆，毋負重托。秦檜久思出任虜廷，以取富貴，只恨無緣接近北國貴人，不能致



宋宮十八朝

第八十二回 泣楚囚遣使修書 用漢奸引狼入室

一五〇

毛遂之自薦，今聞上皇一席話，正合己意，就答道：「小臣千里迢迢，隨蹕到此，專為保護陛下，使得早歸故國；今奉委代草書札，敢不竭力效忠；不過此函關係甚大，倉卒立就，只恐潦草，兼之此間紙筆俱無，若向民間告借，也必敝舊不堪應用，許臣回到燕京，用心繕寫，面呈粘沒喝，若然得他允許，臣即趕來覆旨。」上皇答道：「這也可以的，接着就把立辭的大意，約略說明。」秦檜唯唯答應。少帝在傍問道：「我們北來時，男女親屬同行的，不下二千餘人，行至中途，都已失散，現在不知流落在那裏，卿可曉得嗎？」秦檜答道：「說也可憐，親王駙馬，秦半因不屈而死，公主妃嬪，都為北國貴人收作妾媵了。語畢，君臣相對太息。」秦檜就告別，回轉燕京私寓。他本擅長詞章，書法也狠佳妙，兼之此番替上皇代筆，與自身的榮辱攸關，格外精心結構，寫得駢四儷六，詞意纏綿，就恭恭敬敬，親送至元帥府。粘沒喝接閱來書，瞧見字文皆佳，料定不是上皇親筆，就向秦檜問道：「上皇乃是六十老翁，兼之一目已盲，怎能殷寫這蠅頭小楷？」秦檜答道：「是秦某奉命代筆，親呈大帥察閱的。」粘沒喝又問道：「你在南朝，作何官職？」秦檜即以實對。粘沒喝含笑說道：「狀元手筆，畢竟不凡，你顯不願在北朝為官呢？」秦檜答道：「若



宋宮八十朝新義

蒙大帥汲引，願效犬馬之勞。粘沒喝道：且等奏過我主，你來聽復命吧。秦檜拜謝而退；隔了一天，又去見粘沒喝。粘沒喝問道：來書已經進呈御覽，和議容待四太子回朝再商；郎主極賞識你的文字，且隨我入朝，定有位置。語畢，就引秦檜入覲。郎主詢以南朝掌故，對答如流。又問：願不願在我朝爲官？檜答道：亡國奴隸，得蒙聖恩知遇，敢不竭盡駑駘，以效馳驅。郎主即交撻懶帶去任用。那撻懶是太祖之子，與郎主爲兄弟行，頗握重權，素來愛賞禮士，自得秦檜，與語大悅，即詢以軍事。秦檜就把胸中抱負，仗着懸河之口，說得天花亂墜。撻懶贊賞道：只道你僅嫻詞章考據，不料你並且曉暢戎機，真是不可多得的佳士！當下就命爲參謀軍事，爲防他私下與南朝暗通消息，特地將他夫婦倆安頓私宅中。檜是好雄，早已參透撻懶心事，便想：他有了疑慮，豈肯以重任相托，必須設法親近，方能消釋他的疑慮。於是留心伺察撻懶起居，方知他是個老饕，極考究口腹之味，素悉愛妻王氏是個烹任能手，就叫她親手烹調佳肴以獻。一日，撻懶向檜問道：屢次見惠佳肴，味極鮮美，你從何處雇得的好廚司？秦檜答道：是內子王氏所烹，殿下旣稱適口，叫她來當個廚娘好嗎？撻懶笑答道：固是



宋宮十八朝

第八十二回 泣癡囚遣使修書 用漢奸引狼入室

一五二

我所願；不過廚娘是賤役，怎好有屈尊夫人？秦檜作諂笑說道：殿下乃是我的衣食父母，內子便是媳婦，理當入廚作羹湯，以奉翁姑，何賤之有？說罷，就叫王氏進見，自請入廚烹飪。撻懶含笑說道：却之不恭，只好領你們賢伉儷的盛情。就此王氏日日入廚下烹飪，撻懶格外優待他們。隔不多時，粘沒喝請命分兵五路南侵。郎主即命撻懶製造十萬軍衣，以備南征之用。撻懶就着秦檜承辦。這是美差，檜也知是裙帶上得來的特別調劑，只消每件虛報銀一兩，就有十萬兩，飽入私囊。那撻懶和王氏究竟有無曖昧行爲，正史上並未記載。小子也不得而知。且說軍衣趕造竣工，粘沒喝即分路出師。撻懶也獨當一路，即命秦檜兼任隨軍轉運。檜就聲請許王氏隨侍軍中，以供烹飪之役。撻懶許之。此時秦檜忠於虜廷，深得撻懶倚重。他也誓願報效北國，把在南朝抗拒異姓的天良，拋棄得乾乾淨淨。那上皇還只道他是個忠臣，巴巴的望他去回音。小子一筆難寫兩處話，只好把秦檜攔在軍中，後書再提。且說二帝在五國城中，托賴趙后的福，稍能恢復自由。那上皇自托秦檜上書後，只接到了一封回書，但說已面呈和議，要等四太子歸國後再商，別無他語。上皇幾次托人到燕京



邀請秦檜，連帶人面也不見；正在疑訝間，忽然牌使至五國城，宣北國帝敕：契勘皇后趙氏，已廢爲庶人，賜死；五國城同知瓜歐妻趙氏，是庶人親妹，着令賜死。瓜歐夫婦拜命畢，趙氏泣下如雨。瓜歐亦肝腸寸斷，眼見嬌妻立時要香消玉殞，淚出不絕，猶如泉湧。那牌使好似勾命無常，叫人縛趙氏於庭下，以棒敲殺之，割取首級，且戒瓜歐嚴禁二帝，不准放他們任意出入。說罷，上馬匆匆而去。瓜歐就備棺盛殮無頭妻尸，日夜啼哭，雙目盡腫。二帝遂復拘執，幸有阿計替在旁，曲意護持，還不十分苦楚，只因不知廢后之由，特托阿計探聽。一日，阿計替探得了宮中事實，入告二帝道：「郎主納南朝肅王荆王女爲妃，肅王女因妒忌，被郎主殺死；荆王女生過二男，已立爲皇后，祇因在宮中與郎主弈棋，言語不慎，觸犯了郎主，郎主大怒，說：『休道我敢殺趙妃，也敢殺趙后的。』」皇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郎主餘怒未息，命人送后入外羅院，卽是宮掖間的囚所，方期郎主回心，言歸於好，不料有奸妃唆使，內侍施喝利，謗后於郎主前，說后與人私通，且嘗與韋夫人密語殿內，且言且泣，每月朔望必焚香南面再拜，似此言共有二十餘事。郎主遂大怒，就將后賜死於外羅院，累及趙后族屬爲燕京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八十二回 泣楚囚遣使修和 用溪姪引狼入室

二五四

官妻的十餘人，一併賜死，故爾累及瓜歐妻。韋夫人險乎也被株連賜死，虧得蓋天大王愛護，向郎主力爭說：廢后趙氏，吾妻韋氏，並非族屬，何得連坐？郎主說：因韋氏曾與廢后在殿內密語，足見是同黨。蓋天大王冷笑說：韋氏入宮，還在廢后承寵時候，那得與后密語的？獨韋氏一人，緣何概不追究，偏偏罪及韋氏？况廢后並無謀亂行爲，不過語言觸怒，賜死後，還欲罪及族屬以外人，臣弟不敢開命，務請收回成命。郎主不得已，就把牌使召回，你道韋夫人險不險？虧得嫁了蓋天大王，敢與郎主力爭；若是嫁了別個貴人，一命早已送掉咧！

二帝聽說，不禁淚下沾襟。上皇深慮金主暴虐，恐遭不測，且因拘繫日急，痛苦備嘗，還是早死爲幸，就背着人絞衣成索，懸挂樑間自經。却被少帝覺察，抱持救下，泣告道：不可如此！臣子不孝，無道爲君，以致父子同罹此難，陛下求死，臣子豈能忝顏苟活，雖死且爲萬世罪人！語畢，放聲大哭。阿計替得悉，亦來勸慰。就此上皇大病，數日不食，便溺也須少帝扶持，病益加重，勢將不起，虧得阿計替覺得不雲木煎湯飲之，纔得稍痊。那不雲木產生五國城北，初生無枝葉，暗生地中，須於晴明天氣，掘地求之，色如枯柳，大小如筋，蔓延數十步，屈曲而生。該



宋宮八十朝遺義



地無藥鋪，居民有病，都以此木煎湯飲服自愈。上皇幸得此木，苟延殘喘，暫且將他擱過一邊，迴轉筆來，再叙秦檜隨撻懶南侵，進攻楚州，反被守將趙立擊退，同時兀朮也被岳飛殺得大敗。撻懶頗爲憂慮，遂與秦檜密約，縱使南歸，務將韓岳置之死地而後已。檜遂挈同王氏，逕趨漣水，向該地駐軍，詐稱自金邦逃歸，擬赴行在，駐軍深信不疑，代爲雇舟。檜遂同妻航海至越州，安頓王氏於逆旅。次日，即到都堂，謁見宰相，詐稱在金邦殺監已者，改裝逃遁，到了漣水，纔得雇舟到此。當時在朝諸臣，大半懷疑，以爲他與何臬孫傳同被金人拘執，何得獨還，就算一時能殺監已者宵遁，但是自燕至楚，相去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安得無人查察，若說是金人縱歸，也必留妻爲質，安得夫婦同歸。一時衆論紛紛，宰相竟不容他入覲。却有參知政事范宗尹，同知樞密院事李回，都是秦檜的舊友，竭力替他剖白，羣疑始釋，宗尹并在帝前力薦，說他忠誠，可任大用。高宗遂召見。檜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次奏二帝在五國城近狀甚詳。高宗卽願相。臣道：檜誠佳士，除得之喜而不寐。遂授爲禮部尙書。正是：

只道忠臣歸故土，

誰知賣國有奸邪。



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金主晟偶因細故而及於趙后，祇因言語齟齬，即信讒賜死，并株連無辜，駢戮多人，可謂暴極矣。

秦檜諂媚，不惜以其妻獻媚異族，希慕富貴，實乃無恥之尤。高宗於其南歸，絕不疑慮，即許為佳士，加以重任，何其昏曠也！

第八十三回 投峻荆庸醫殺人 竊高位奸臣誤國

秦檜既得朝廷寵眷，即而奏高宗道：臣此次冒死逃歸祖國，實為上皇在五國城中，受不起種種痛苦；該地去燕京東北約千里，荒寒特甚，二帝起居，益感困難。鄭太后及朱后因受不起磨難，已先後駕崩。上皇常常思后哭泣，業已一目失明，因是命臣逃回來，面奏陛下，屈從和議，以為迎還二帝地步。高宗聽說鄭太后已身死異國，不禁淚下如雨。秦檜又勸高宗定位東南，從速和議，誠意謀和，以解二帝蒙塵之苦。高宗點頭稱善，即擢秦檜為參知政事，一面升越州為紹興府，下詔改元，以建炎五年，改為紹興元年，并於元旦率百官遙拜二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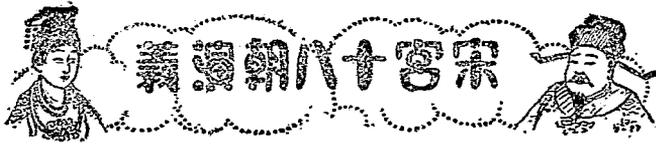
自渡江以來，向無此例，就因秦檜奏聞二帝消息，始行此禮，以後定爲常例，每逢正月元旦舉行。那時隆祐太后春秋已高，兼之飽經憂患，南北奔逃，受足了風寒暑熱，等到迎回越州，隔不多時，就害冷熱病。高宗急得什麼似的，本來太上太后已崩，生母章太后又在金邦，祇有這個太后在宮中，平日間非常孝順，忽聞慈躬有病，馬上請當地名醫夏振國入宮診治。高宗親往視疾，守待醫生診過脈象，就問道：脈象如何？病勢重不重？振國答道：按脈象而論，是類瘧症，大勢無妨；不過慈宮所受風寒，蓄積在臟腑間，現時正值發洩之初，只能助其發洩，不能遽事遏止；處方服後，寒熱不會透涼，反爾加甚，也未可知。高宗說道：母后年事已高，寒熱延長，體質益發要受損，比不得精力充足的壯年人，可以聽其大寒大熱，還以遏止爲宜，體內風寒，總可設法內消的。振國答道：初受外感，尙宜發散；何況慈躬的風寒，係日積月累，蓄在體內，祇因平日間滋補得好，一時未曾發洩，病根却愈積愈深；來時既由積日而成，去時也非一朝一夕所能見效；雖然可以內消，不過遏止了寒熱，只怕欲速則不達，反遺後患。高宗只是要遏止，說道：請醫診脈處方，所望服藥後，能使寒熱透涼，解除痛苦；若反促寒



熱加甚，何必多此一舉呢？振國執意不肯遏止。原來他是越州的名醫，並不是太醫，祇因高宗初到越州，忽然臥病不起，太醫診治無效，纔請振國入宮，一藥而愈，就此宮眷有病，也請他診治。當下，他不敢處方，向高宗說道：「小臣不敢單獨負責，陛下何不另召太醫入宮診察，或有良方，能使慈宮霍然告痊？」小臣暫且告退，如欲臣會同擬方，請再傳召，臣當立即入宮說罷，退行幾步，轉身揚長而去。高宗姑念他治愈過自身病症，只好由他出宮，另召太醫何莊替太后診察脈理。高宗就把和振國問答的話，約略說明。那何莊是個庸醫，本來在臨安行道，因為時常送人性命，當地無人求診。他纔運動到太醫院供職，宮眷被他送終的，已經不少咧！當下，他就依着高宗的意見處方，由宮人接去配藥煎湯，進奉太后服下。次日，寒熱稍退，再召他復診，就將原方略加增減，又服一劑，果然寒熱透盡，不過仍覺四肢無力，頭重目眩，臥床不起。高宗親至榻前問道：「母后，胸中可覺舒暢些？」太后懶懶地答道：「胸腹中依舊難過得很，比較有寒熱時更覺不適了。」高宗安慰了幾句，退去料理國事。那太后風寒蘊在臟腑間，正在向外發洩，忽然被何莊用藥遏阻，好似一堆旺火，上面用木板壓住，下面仍在



那裏燃燒，故爾腹中愈覺不適；隔了五六天，寒熱復作，來勢比以前更覺利害，日夜大熱不退，神志昏迷，口中時作囁語。高宗得悉，連忙入宮視疾，一面召何莊入宮診治。何莊接過脈象，見洪大而速，病勢非輕，也知是被自己遏阻而成；他若立時變計，未必無挽救方法；無如他是個固執一見的庸醫，替人治病，一誤不容覺悟；初診用了涼藥，復診不肯用熱藥，他以為前後自相矛盾，被人詰問起來，何辭以對，所以這時他仍用前方，把分量特別加重，吩咐要用大罐煎煮。高宗接閱藥方，見和前方無甚更動，就命宮人趕緊配藥煎煮。不料連服兩劑，好似火上添油，太后的病勢益發沉重，知覺模糊，時常厥暈。高宗急得六神無主，帶着妃嬪，在病榻前侍奉湯藥，還擬召何莊診治。虧得和義夫人吳氏攔阻道：「何太醫那是個庸醫，周錢兩宮嫉害病，都是被他送終的，還是另請高明爲妙。」一語提醒了高宗，纔想起夏振國原說不能用藥遏止，早知如此，悔當初不聽了他的話，想到這裏，就命內侍飛馬往召。一剎那振國入宮。高宗向他說道：「悔不曾聽你良言，母后病勢益發沉重了，說着，遞過何莊所定的藥方。振國披閱一過，就替太后診脈，良久始畢，退出寢宮，向高宗直言道：『熱入心包，無可



救藥；縱使扁鵲復生，亦當束手！高宗踩足道：庸醫殺人，都是被何莊所誤；遠望夏卿於無可設法之中，勉定一方，以救母后的生命。振國答道：醫家本有割股之心，何況太后是女中之尊，倘有一線生機，敢不竭力挽救；無如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太后已病入膏肓，縱有仙丹，亦難續命；陛下既稱爲何太醫所誤，小臣纔敢直說；太后起病時，本甚輕微，服了何太醫的第一方，纔把風寒外邪，扼住在臍腑間；外面寒熱雖退，體內却發熱益甚；若於復病時，就召小臣診治，尚可設法挽救；及被他加重藥量，再事遏止，竟把邪熱逼入心包，以致神志昏迷，頓呈內陷之象；小臣醫道不經，實在束手無策；當世或有高明，能發起此沈痾，也未可知。高宗只是逼他處方，他却一再拒絕，高宗就傳旨緊閉宮門，不放振國出宮。振國說道：並非小臣不肯處方，實因命在呼吸間，無方可定。說罷，提筆寫了至寶丹一粒，呈奉高宗道：且用此丹化碎，以開水沖服，守到來朝，病勢不生劇變，纔可定方挽救。高宗只好傳旨開放宮門，放振國出宮。一面遣內侍取到至寶丹，卽向妃嬪說道：朕聞割股療疾，可以感動神明，挽回親病；現在母后病在垂危，你們都是媳婦，誰能割股煎湯，沖化至寶丹，進奉母后服下，將來



就立她爲后。衆妃嬪聞言，都面面相覷，良久無人答應。常言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那得會無人答應呢？原來有幾個嬪妃，自省沒有封后資格，不願去自討苦吃，惟有潘貴妃資格適合，理當由她討差，祇因她生的太子已亡，不願受這割股之痛。高宗連問幾次，無人答應。惱動了和義夫人吳氏。原來現在宮中算她最得寵眷，衆之生就是個英雄性格，所以她就伸着手向高宗說道：至寶丹給我呢？高宗連忙恭恭敬敬遞到她手中，說道：除了你，那個敢得上册立皇后這件事，也只有你可以替代朕躬；但是不容他人見眼，還須祝告上天，以速爲貴。吳氏接了至寶丹，回轉寢宮，摒退宮娥，親自焚香點燭，默默通誠道：吳氏自願割股，以療隆祐太后，伏乞上天鑒察下情，早使太后病痊，不勝感禱之至。祝畢，取刃割股肉少許，即以帛裹束創口，投股肉於爐罐中，加水煮沸，傾少許入杯，溶化至寶丹，命宮娥進奉高宗。高宗同她送至病榻前，恰值太后氣絕。潘貴妃在傍叫喚，只是不復甦醒。高宗撫屍大哭。時爲紹興元年四月。隆祐太后孟氏崩於越州，諡曰昭慈獻烈。次日，下詔舉哀。因一時不能安葬，權厝於會稽縣屬的上皇村。高宗哀慟非常，輟朝一月。虧得這時岳飛和張俊合兵征討羣盜，



大敗李成於樓子莊，筠州、江州均得收復，羣盜皆遠遁，楚州也被劉光世收復，內亂悉平。那張浚鎮守關陝，得吳玠、吳玠及劉子羽等參贊軍務，也能殺退金人，收復失地，且以形勢牽制東南，使金人一時不敢南侵，亦足以少紓朝廷的外患。偏偏秦檜甘心媚外，極力主張和議。又因范宗尹的相位已被御史參劾罷免，秦檜欲得其位已久了，遂向廷臣說道：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使國家安如磐石。廷臣問道：參政既有如此良策，何不入奏施行？秦檜答道：朝中尚缺宰相，安能行此大事？廷臣只道他果有良策，遂在高宗前進言。高宗也只道他有甚安內攘外的良謀，即日拜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并拜呂頤浩為左相，仍兼江淮宣撫使。頤浩入朝謝恩，奏請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內寇中又以關寇為最急，廣寇次之。高宗深然其言，即命與岳飛等商議會剿之策。秦檜拜了右相，免不得也要謝恩入朝。高宗振刷精神，要想聽他的治安良謀，不料他絕不提及，便耐不住向他問道：聞卿在都堂上曾言有二策，能措國家於磐石之安，祇因朝中無相，未便施行；現在卿已拜相，正好及時施行。秦檜不慌不忙的答道：陛下欲使本固邦寧，百姓無顛沛流離之苦，祇須



宋高宗八朝義

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將河北人還諸金邦，中原人還諸劉豫，烽烟就可永息了。這時高宗還未糊塗，聽他大言不慚，說出這兩句話來，就冷笑駁斥道：「卿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那末卿是南人，當歸劉豫，朕是北人，當歸何處呢？」秦檜語塞不能對，虧他心思靈巧，連忙把別話岔開道：「周宣王內修外攘，所以中興；陛下有志圖強，日夜思量，迎還二帝，偏令二相一同居內，如何對？」外這是秦檜的奸謀，為怕頤浩在朝，資高望重，且握兵權，自己只好居他之下，大權旁落，豈能暢所欲言，所以進此讒言。不料高宗以前明白，駁斥他的奸謀，這時忽然糊塗，竟會採納讒言，即命秦檜居朝治內，頤浩出鎮治外，頤浩遂至鎮江開府，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并請高宗移蹕臨安。那秦檜見頤浩的親戚故吏，遍列朝堂，自己勢孤力弱，便也延攬名士，如胡安國等，都薦居要職。那頤浩出鎮在外，見朝政盡入秦檜之手，就疏請還朝，一面薦朱勝非代理都督。高宗就下詔召還頤浩，一面起用勝非。秦檜得見詔書，就唆使胡安國疏劾勝非不可復用。頤浩也命檢正黃龜年等連名參劾秦檜專主和議，阻撓恢復遠圖，兼之植黨專權，狂言蒙聽，罪應黜逐。這時高宗忽又明白了，傳旨罷斥秦檜，并榜示朝堂，永不復



宋宮十八朝

第八十三回 殺峻嶺唐醫殺人 竊高位奸臣誤國

一六四

用御史連名奏保者二十餘人，一併坐槍黨落職，臺省爲之一空。隔不多時，頤浩也被人劾，罷爲鎮南節度使，命趙鼎參知政事。內裏的宰相，雖然時時更換，外面的統兵將，却能同心協力，大獲勝仗。江西南路制置使岳飛，屯兵江州，恰值劉豫遣李成與金兵合圍西北，更與洞庭賊寇揚雄，合軍自江西趨浙。岳飛剛正奉命恢復襄陽六郡，李成率衆迎戰，被岳飛殺得大敗而逃，飛遂令兵進攻六郡，不滿三日，一律收復。高宗接得捷報，下詔褒獎。同時韓世忠戰金兵於大儀，擒獲賊將撻不野，嚇得虜帥聶兒索董渡淮遁去。捷報到行在，羣臣相率稱賀。高宗一面優獎戰士，一面下詔親征，命張浚先赴江上視師。高宗從臨安啓蹕，進次平江，接到廬州告急，札飭岳飛往援。飛卽命牛皋爲先鋒，馳至廬州，正遇偽齊兵圍攻城北，金兵陸續繼至，被牛皋一馬當先，衝入敵陣，大呼岳家軍的先行將牛皋來了。說着，拍馬衝殺，當者披靡。金兵望見岳字大纛旗，先已胆怯，不戰而退。偽齊兵被牛皋沖殺一陣，也望風而逃，被岳飛追擊三十餘里。金兵前後踏死的不計其數。這是撻懶的泗州軍，兀朮所領的竹塾鎮軍，也被韓世忠扼住，正欲約期會戰，忽然金兵全部宵遁，偽齊兵亦復遁去。看官你



道金齊二軍爲甚夜遁？原來一因餉道不通，軍無鬥志；二因金主病篤，兀朮等不得不連夜遁去。高宗接到捷報，也就還蹕臨安。內亂外患，暫告平息。高宗忽然想起了後嗣。原來自元懿太子卒後，宮中無所出，范宗尹嘗密奏請立太子。高宗向他說道：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何以慰在天之靈？而今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對列祖？宗於是下詔，廢選太廟後，將育齋宮中。即有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道：

先王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奉旨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神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漢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藝祖在上，莫有顧歆，此金人之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氏行內，選太祖諸孫，育賢德者，視秩親王，俾收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



宋宮十八朝義

第八十三回 投峻荆麻醫殺人 竊高位奸臣誤國

高宗得書披閱，大爲感動。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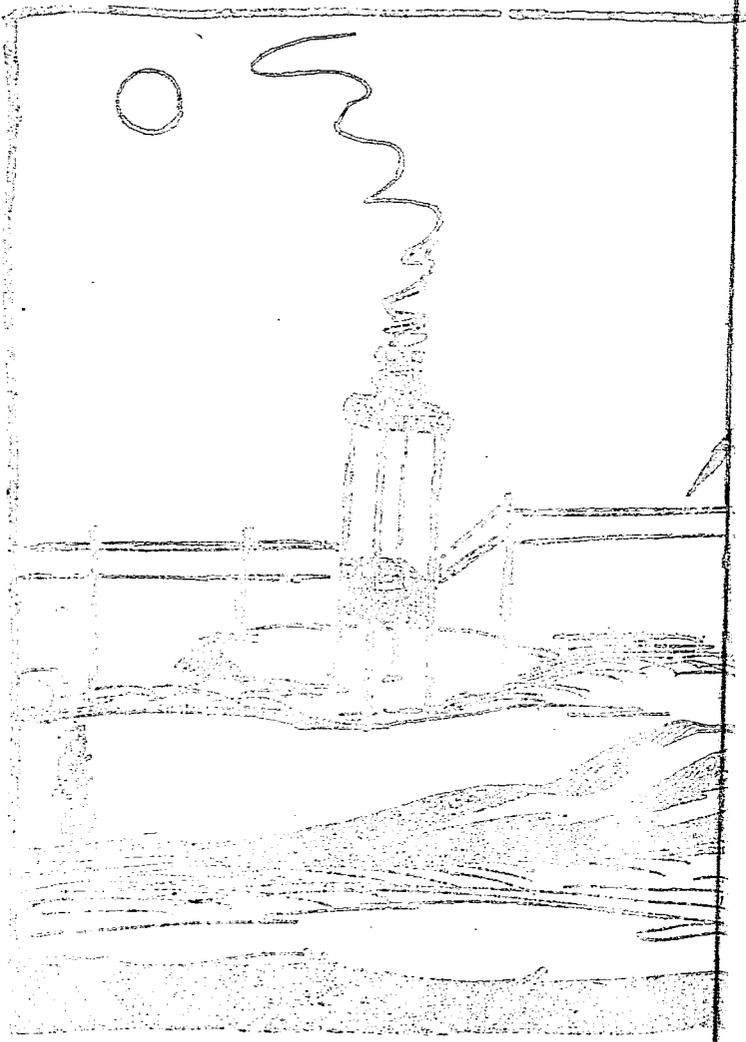
休道書生居末秩，

直言敢諫啓聰宸。

要知選得皇儲與否，下回分解。

隆祐太后之死，雖爲庸醫所誤，實由高宗毫無定識，不聽夏振國之言，遂致莫可救藥。治病猶治國也，治病如此，治國可知。中原板蕩，社稷動搖，皆自取其咎耳。諸將立功，敵軍遠遁，撥亂反正，此其時矣；而奸臣弄權，朝政紊亂，終於不振。天下未有內不安而能攘外者。覆轍相尋，千古同慨，又豈獨宋室之亡，爲足勸後世之哀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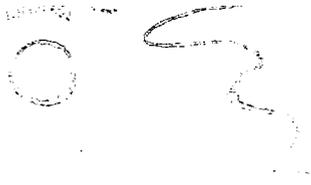


48
8

宋宮十八朝演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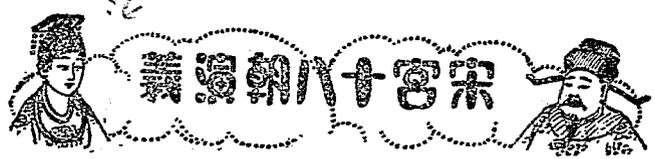


上海五權書社發行



3 0528 0287 7

857.43
270.8
16



吳縣 趙夢雲撰

桐鄉 嚴獨鶴評

第八十四回 孤魂何寄水火葬遺骸 異域相逢滄桑悲歷劫

高宗自經婁寅亮上書後，立後之心更切，傳諭內外宗正事，認真訪問。有志者事竟成，隔不多時，就選定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傅之子名喚伯琮的入宮，年纔六歲，命張懿好鞠育，賜名瑗。那時適有從二帝北去的侍嫔王倫，由金人縱歸議和，既抵臨安，對言金

第八十四回 孤魂何寄水火葬遺骸 異域相逢滄桑悲歷劫

053447

宋宮十八朝義

第八十四回 孤魂何寄水火葬遺骸 異域相逢滄桑惡歷劫

二

人情偽，及二帝起居頗詳細。高宗就遣潘致堯爲通問使，往燕京，願這到五國城尋訪二帝，不料查無蹤跡，只好廢然而返。恰值金主晟死，由太子亶嗣位，時爲紹興五年，即金天會十三年。潘致堯即日南歸復命，奏過不提。那二帝不在五國城，究竟往那裏去了呢？原來完顏亶即位之初，恰巧兀朮和撻懶都失敗遁歸，只怕岳飛韓世忠乘燕京多事的當兒，率輕騎殺來，劫還二帝，這不是要的！故爾遣使至五國城，向二帝宣讀詔書，稱北國新皇帝即位，已擒得康王在燕京。趙某父子着卽移往均州，即日發行。一面傳諭城中居民，如遇南人來探問二帝消息，概稱不知，毋許洩漏。居民自然奉命維謹。番使回去覆命不提。次日二帝啓行，那五國城至均州，計程五百里，路極艱險，每日約行六十多里，便覺天色昏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啼，鬼火縱橫，不像人境。地皆礮礮，且瀰水澤，涉水而過，如行泥濘中。上皇一目已盲，不辨高低，兩足時爲細石刺破，血流如注，痛不能行，由少帝背負而前。一日，從一古廟前經過，卽入內稍息，牆壁已傾圮無存，中間只墮石像數事，鐫刻極巧，形似湖中的會長。少帝向阿計替問道：你可知這是什麼神像？阿計替答道：故老相傳，這是春秋時的李牧祠，建自何代，



宋宮八十朝演義

不得而知。說着，引二帝至堂前，觀看古井，只見全用奇石砌成，石色好似瑪瑙。阿計替告二帝道：此井深約百丈，相傳每遇漢盛，則井水枯竭，胡盛，則井水泛溢，此水且能治病。於是隨行各人解腰間皮袋，俯首向井中取水，水色甚清，飲之頗覺甘美；拾石投入，井中有聲如牛吼。阿計替等復引二帝前行數日，到一小市鎮上停歇。只見許多土人擊鼓揚兵，持旗執杖，牽二牛以行。牛背上各坐一男一女，頭皆砍下，用索縛牛項間。二帝驚駭問故。土人答稱：往官府祀神去。二帝和隨行人跟至官府中，只見許多土人在庭下鳴鼓執劍，互相鬪舞，請神祝禱。有巫者緣服書冠，振鈴擊鼓於前，爲首者皆跪地朝拜，口喃喃誦咒，不辨其何言，拜罷起立。就牛項下取男女首置地上，復從牛背上割取男女身上肉列器皿中，并刺牛血，以另器盛之，羅列庭下。更可怪的，男女兩首，忽在庭上梁間，作聲如雷。另有三個童子，從梁間循柱而下，手執弓矢，跳躍笑語，爭取器中血肉大嚼。庭下鼓聲大作。三童子鼓舞大喜。爭趨二帝前行跪拜禮。二帝正擬走避，三童子已起立升庭，仍舊循柱而上，於梁間作聲如雷。一剎那已不見了。土人羣趨至二帝前說道：數世祀神，未嘗見有向人行如此敬禮的，二位必是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八十四回 孤魂何寄水火葬遺骸 異域相逢滄桑歷劫

四

大人說着，取血肉獻二帝作食。二帝不受，卽與阿計替等取道前行。阿計替且行且語道：北國人民敬神極誠，祀神禮節因地而異，要算這裏最足駭人觀聽了！少帝問道：祀神原爲當地人民請福，爲甚要殺死一雙童男童女呢？阿計替答道：這是該地的惡的風俗，別地方就沒有。又行兩日，方至均州，城中景象，更比五國城荒涼，安置二帝及隨行人於泥地濕渾中，起居大困，挨過了半年。上皇大病，十幾天不準飲食。少帝想起了上次上皇病重是取得不雲木治愈的，仍托阿計替去覓取。一回兒回來說道：此地沒有不雲木，居民有疾不服藥，只啖茶餅子卽愈。說時遞過茶餅子。少帝卽以奉上皇，入口味極苦，吞下咽喉，遂成噎咳症，一時氣塞咽喉而死。時爲宋紹興五年四月，卽金天會十三年。少帝哀慟欲絕，擬遵遺言歸葬內地。和阿計替商量資棺暫厝。阿計替勸就此間埋藏，將來也可設法移葬的。少帝稱善，卽遣阿計替往覓葬地。那知均州風俗，人死以火焚尸，及半，以杖擊尸墮石坑中，由是坑中之水，可作燈油，例無埋葬之地。阿計替歸後，便直告少帝。話聲未絕，隨護人早已報告官府，卽引六七士人，擁入囚所，以木貫上皇尸身而去。少帝涕泣隨行，逕抵一石坑前，土人卽用



木架尸於坑上，堆積茶脯及野薑於尸下，舉火焚燒。尸身焦爛及半，方放水滅火，以杖貫尸，曳棄坑中，直下至坑底。少帝號泣攔阻，土人置之不理。少帝踰地大哭，也欲投入坑中，自盡。土人阻止說道：古時有生人投死坑中，坑水頓清，不復可作燈油，因是相戒，生人不許投入。阿計替力促少帝回囚所，隔了幾日，有牌使到均州，引少帝至庭下。牌使宣讀聖旨道：天水郡公趙某，比聞已死；其子天水郡侯，即日移往源昌洲聽命。少帝聽罷，大哭悲傷。阿計替勸慰道：這是喜事，何以哭泣！少帝嗚咽問道：實逼處此，還有什麼喜事呢？阿計替答道：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相去燕京甚近；這是郎主得悉上皇已死，特地將官人移入近地，豈非喜事？說着，引少帝回囚室。來朝自均州出發，向西南行，道途皆很平坦，一路都有人民居息，日夕所食皆乾糧，且喜有阿計替隨行照料，尚少痛苦，行行重行行，已達源昌州。城邑甚大，同知名喚赤黎喝，乃是阿骨打的從兄弟。當由阿計替引少帝至庭下。赤黎喝向少帝道：你是南朝少帝，遠來辛苦，且聞父母皆死，北國皇帝特地推恩，移你到此，特加優待。語畢，即命左右以酒肉賜少帝，同食於廡下。食畢，赤黎喝問道：今年若干歲，已頭白若此？少帝答道：某年僅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八十四回 孤魂何寄水火葬遺骸 異域相逢滄桑悲歷劫

六

三十六，祇因跋涉數千里，飽嘗苦惱，安得不頭白呢。赤黎喝很和藹的說道：現在你可安心居此，不受苦惱了！隨我去啊！一壁說，一壁親引少帝至一小室中居住。有桌椅床褥，雖皆破舊，比較以前好得多咧！惟日夕所食，仍難下咽。幸虧和阿計替同宿一室，時常自煮菜肴以佐食，纔能果腹。居此一年多，又奉金主命，移往燕京，仍由阿計替等伴送啓行，由鹿州、壽州、易州、平順州，一路南進。所經道路，皆平坦易行，每抵一州，有同知饋帝飲食，間有贈帝衣服的一日，正行間，忽有土人遮道獻酒食，來意誠懇，執禮甚恭。少帝訝然問道：我和你們素昧生平，何勞見惠酒食？土人答道：此地有神，靈應非常，每遇貴人到此，必先示夢。昨夜阿父夢中得神報，說今日有天羅王自源昌州來，身衣青袍，從者十七人，所以阿父遣我等具酒食來此恭候；見貴人的服飾及從者，適合阿父夢兆，特此貢獻酒食，略表敬意。少帝卽命阿計替收受，又問土人道：神廟在何處呢？土人遙指山阜屋舍答道：該處有屋三間，便是神祠，說罷先行。少帝與阿計替等隨往神祠入門，忽聞者二三十人唱喏聲，大家都詫異非常。少帝立神座前，見是一石刻婦人像，手執鐵劍，狀似一媼嬪將軍，兩傍侍從，也都是女像；惜避碑



記不知是何神；問諸士人，但稱將軍。少帝及衆人皆拱手行禮而退。阿計替走出祠門，就向少帝問道：天羅王是何神名？少帝答道：只知閻羅王爲陰曹帝主，天羅王則不得而知。阿計替道：佛經上載有天羅神，官人之身，必自天宮謫降無疑。少帝長嘆道：若說前身是神，何得今生這般多苦多難呢？阿計替答道：諒必也是前生定業，因果難逃；現在原已否極泰來，不復吃苦了。少帝太息而行。又一日，正在趕路，忽見道傍林麓間，有炊煙上颺空中，並聞有鐘聲。阿計替道：既有寺院，且去歇息一回。於是循途前往，果見一古寺，入門見有石鑄金剛，拱手對立；移步入內，卽有胡僧出迎，導登正殿，瞻仰神象，首觸桁椽，高大異常；神前供器，祇有石孟香爐各一。胡僧卽向衆人問道：公等適從那道而來，將往那道而去？少帝答道：趙某自源昌州來，要往燕京去。阿計替攙言道：此是南國天子，爲北國所執，已吃苦多年了。今往燕京去見郎主，路過寶刹，特來少歇片時。胡僧卽命童子點茶敬客。少帝已不知茶味十年了，今見童子獻茶，飲之味極甘美。阿計替亦贊嘆道：思茶難得，久不知味。燕京以金一兩，易茶一斤，還是粗劣之品；不料荒寺中，反有上品好茶，飲之不僅氣味甘美，并且身上如去重甲。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八十四回 孤魂何寄水火葬遺骸 異域相逢滄桑悲廢塚

八

之。眾入中有未得飲茶，卽向童子索取。時當盛夏，隨行人不願卽行，與少帝同至寺門外，走入林中少息。一剎那大風忽起，濃雲四合，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少帝卽與從行人急趨民家避雨。不料雷電大震，民家一老婦忽遭雷殛死。又有數丈火線流於少帝前，驚魂欲絕。而民家一小兒又遭雷殛，背上有字，隱約可認，爲章惇後三字。少帝向阿計替說道：南國京城失陷，都害在章惇身上，果報昭彰，身後尙干天怒！說時已雨過天晴，平地水深尺計，不能行，只好借宿民家。阿計替向屋主問道：此地何名？相去燕京還有多少路程？屋主答道：此間名北斯縣，乃是檀州屬地，相去燕京尙有七百里。當晚一宿無話。次日水已退去，少帝及隨行人，謝別屋主登程，及晚，抵平順州入城投宿，但見屋舍雄壯，居民繁密，市廛中貿易，與燕京差不多。阿計替引少帝入官府，見過同知，令往驛舍中安頓，所給酒食頗豐厚。少帝至驛中，見几筵牀褥一應俱全，就向阿計替嘆道：十年都不曾有過這樣的供應，至今纔得復見。見天日，次日復行，經過諸縣，各給酒肉飲食，止宿驛舍中。自蒙塵以來，要算此行，最爲舒適。一日行抵平水鎮，相去燕京祇有二十里了。是晚借宿山寺中，少帝與隨行人同臥一室。眾人都



宋宮八十朝演義

深入睡鄉，惟有少帝思前想後，不能熟睡，忽聞鄰舍有人對語。一人問道：「天下事究竟有沒因果呢？」一人答道：「怎得沒有因果？他前身本是玉堂天子，祇因他不聽玉皇說法，故爾請降紅塵，到了人間，又復滅絕佛法，塗炭生靈，是以有北來之禍。」一人又問道：「那家無望南歸，早晚要死在北地咧？」一人答道：「早已身死，葬於水火了。」少帝細聽一回，要想到隣舍去問個明白，無如門戶被衆人鋪板阻礙，不得其門而入，只好仍復側身靜聽。又聞一人問道：「南方的康王能殺中興麼？」一人答道：「且教他熟讀了周易六十四卦，別作施行。」一人又問道：「少帝如何？」少帝聽得問及自身，連忙肅然起立，拱手靜聽。一人答道：「他前身是天羅王，不久也要歸天，雖然造孽無多，終不免馬足之報。」接着更論金國盛衰，與南北臣僚，俱屬二十年前事，語頗複雜，不及記憶。直至隣鷄報曉，始寂無所聞。當時室中只有少帝與阿計替竊聽其詳，相約來朝共究此事。等到天明曉起，衆人拆去鋪板，排戶直入隣舍，但見塵埃滿室，久無人居，益覺怪異。於是遍寺找尋，竟無一僧。一童出寺向隣近居民探問，答稱自經兵火後，久已無僧人居住了。少帝語阿計替道：「前言皆當，但不知讀周易六十四卦，及不免馬足報二



宋宮八十朝義

第八十四回 孤魂何寄水火葬遺骸 異域相逢滄桑悲歷劫

10

事，究作何解？阿計替答道：六十四卦，必是在位六十四年；馬足報，乃預戒官人不要乘馬之意。說罷遂行。究竟這兩句謎作何解釋，後書自有交代。且說少帝行抵燕京，由阿計替引入北門。門吏說道：元帥在此，先往謁見。阿計替遂引至元帥府。少帝見了粘沒喝，竟跪膝拜見。粘沒喝答以半禮，遂呼左右帶趙某去賜酒食，當晚令與海濱候耶律延禧一處安歇。阿計替補官賜金帛，不復從少帝。此外監者十六人，也各有賞。引少帝去的，乃是元帥府的門吏，導入一小室。見海濱候延禧已先在他本是契丹王，也被金邦所滅，封爲海濱候，要他交出兩件寶物，所以久拘不釋。怎樣兩件寶物呢？一件名百穴珠，一顆巨珠大如鷄卵，上有百穴，每穴各有真珠一顆，遇月圓之夜，以珠對月，百穴中各有真珠落下，每月可得百顆；一件名通香木長約尺許，用沸水泡之，取水灑衣服及屋宇間，經年香氣不散，且能療治奇疾，燃火燒之，香聞數里。二物確爲希世奇珍。祇因契丹失國時候，這兩件寶物，已被人竊取而逃。延禧交不出寶物，所以久拘不釋。他與少帝見過一面。此時先得從者報告，說南國少帝來了，所以他見少帝走入，連忙起立相迎。道：趙公適從何來？少帝答道：自源昌州到此，奔波五



宋宮十八朝義

六千里，父母妻子皆死，僅賸一身，何痛苦若是！延禧太息道：我與公大同小異，剛從海瀾州至此，跋涉已及五千里；昔日在燕京相見，一別多年，茲方再見，路途辛苦，與鬼爲鄰；今日感荷皇恩，還歸燕京，又與公相遇，堪稱悲喜交集。少帝見有番吏在側，不敢多言，但相慰勞而已；是夜宿於室中，與延禧同榻。次日，番吏引少帝及廢延入一小院落，庭宇甚潔，令二人坐左廡交椅上。延禧指着交椅說道：不見此物，約有十二年咧！少帝答道：與公同病相憐，所受痛苦相同，現在得蒙優待亦同，堪稱無獨有偶！話聲未絕，忽有紫衣吏走來宣傳聖旨。正是：

同病相憐亡國恨，傷心一樣作羈囚。

要知金主旨意中所述何語，如何待遇二人，下回分解。

本回述徽宗死後，尙不得保其遺骸，可謂極人世之慘痛；但采取筆記所載雜寫

金邦風土人情，覺羅剝國中，亦似別有鬼趣。

少帝夜宿僧舍，聞隔室人語，似真似假，應有應無，極迷離惆恍之致。

少帝與契丹主延禧同被拘囚，楚囚對泣，此情此境，真不堪回首。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八十五回 吾謀不用主將乞休 有隙可乘夫妻同惡

二二

第八十五回 吾謀不用主將乞休 有隙可乘夫妻同惡

少帝正和延禧坐在左廡下共話，忽有紫衣吏走來，宣讀北國皇帝聖旨，說道：「耶律延禧同趙某一併免朝，並賜入鴻翼府監收。」二人再拜謝恩，即往鴻翼府居住。按北國的鴻翼，猶如南國的鴻臚，所以少帝得與延禧共居一室，初頗安適，早晚有飲食傳送，且有數人更替在室中伺應，兼司監察。一日，延禧執着少帝的手，私語道：「聞得南國多忠勇將士，北國的元帥常接到四太子的告急文字，頗爲憂慮，這是我公的幸福，南國盛則北國衰，我公歸國之日，就在目前了。」少帝拱手加額道：「皇天皇天，趙某當國，僅一年有半，並未暴虐子民，受此亡國蒙塵的慘痛，伏祈上天見憐，早使南國中興，趙某得早日遄返故國，謹當酬謝天恩！」他們倆在室中私語，監守人立在傍邊，不曾聽清楚，只道他們倆密地商量逃遁，就往元帥府報告，妄稱少帝與延禧有異言，粘沒喝就入告邸主。次日傳旨，將二人分居，異言免予根究，即將延禧送往報慈寺居住，少帝出居安養寺僧舍，又命阿計替爲監守。少帝居一小室中，時



宋宮十八朝演義



與僧人閒話，以解愁煩。一日，阿計替見無監守人在側，就密告少帝道：聞得南國天子已定都臨安府，南北戰爭未停，現在南國遣使在此講和，以河爲界，三京地復歸大宋。且迎官人歸國，不知官人手下如何？少帝不敢多言惹禍，惟拱手稱死罪死罪。阿計替逼問道：南國恭迎官人歸國，怎說死罪呢？少帝長嘆道：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南國已有康王接天子位。迎我回去做什麼呢？阿計替不復言。原來他奉元帥密令，伴與少帝交歡，以便隨時探問他的心事。少帝也已窺破他的假面具，所以不復與他多言。阿計替就把少帝的話，直告粘沒喝。粘沒喝辨別帝言，却係實情，就此稍加優待，或賜縑帛給少帝製衣服，或賜酒肉以供醉飽，惟不許出室，比較在均州時，已如隔天壤了。在寺一年，少帝容貌稍復常態。來年春，邸主特頒恩旨，令少帝出寺，賜宅於燕京之北，不過仍有監者常居外室，名爲賜宅，實則仍是軟禁。隔不多時，賜一胡婦爲伴。少帝向她詢問來歷。胡婦答道：我本官吏妻，因丈夫犯重罪擊死，我遂降爲重囚。語畢，眼淚已奪眶而出。少帝安慰道：我們倆同病相憐，一對可憐蟲，居此室中，苟延殘喘，何必悲傷！胡婦遂拭淚止哭。就此同居一室。由官府月給米五斗，薪一束，劣菜一

宋宮八十朝義

第八十五回 吾談不用主將乞休 有隙可乘夫妻同惡

一四

孟由胡婦供烹飪之役，水火則隔門取給於監人，羹飯畢，不許有火。月賜錢一千，被監人取去，稍供所需。室中置有鍋爐牀几，略像安靜人家，所苦夜間無燈火，室中且有鬼怪，往往於深夜悲啼。少帝與胡婦，惟有以被蒙首，不敢出聲。直到深冬，少帝正愁無衣禦寒，忽然賜給棉絮三斤，及垢衣五件，賴以過冬。一日，逢郎主生日，賜給酒肉甚豐，無如已被監人奪去了大半。那胡婦也是好出身，居此室中，常供洗濯烹調之任，已不勝其苦，外加飲食粗糲，不能下咽，因此得病身死。於是少帝飲食，皆取給於監人。郎主可憐少帝寂寞，又賜一犯罪胡婦，稍具姿色。不料被監人留在外室，不放她與少帝見面，且因此胡婦，監人互相鬥毆，幾乎鬧出大亂子來。元帥得報，奏明郎主，傳旨移少帝於城東玉田觀居住，令觀中供給飲食，仍遣監卒四人，主其出入飲食大概，和安養寺差不多。現在且把少帝擱置寺中，迴筆再敘南宋的高宗，自以趙鼎張浚為相，定都臨安，建立明堂，惟太廟神主仍在溫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忽有司封郎中林待聘入奏道：神主禮宜在都，今雖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高宗稱善，傳旨就臨安趕造太廟，限期竣工，即遣太常少卿張銖恭迎神主。



宋宮八十朝演義

歸臨安奉安。高宗躬行款謁禮。當時言官頗多非議。侍御史張洵疏稱：創造太廟，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殊失興復大計云云。疏上不報。那時張浚身兼將相，權傾一時。浚與呂頤浩素有嫌隙。秦檜本爲頤浩所劾罷，便藉此爲口實，入見張浚，訴苦，并懇浚引張浚許之。就在高宗前力薦，檜檜文才出衆，罷免不用，殊爲可惜。於是檜遂得起用，初爲行營留守，並參決尙書省樞密院事。就此又得日漸用事。在高宗前竭力主張和議。祇因金兵適爲岳飛所敗，高宗正擬舉兵北伐，秦檜奸謀不得逞，暗地裏送信給撻懶。撻懶遂縱歸侍郎何薜，提議講和。薜旣南歸，入覲高宗，首先奏聞上皇及上皇太后早已在北國相繼崩逝。高宗大慟道：隆祐太后愛朕如己出，不幸於前年崩逝，所望太上皇帝，早日迎歸，稍盡人子的孝思。不料已先後崩逝異域，朕何不幸，屢抱此終天大恨。語畢，泣不可仰。何薜再擬奏聞議和意見。高宗阻止道：朕卿聞父母噩耗，心亂如麻，卿且退，和議緩日再商。說罷，含淚退朝。卽日降旨，持服守制。那時羣盜悉滅，虜寇遠遁，正值千鈞一髮的當兒，豈容以守制因循自誤，所以文武百官，七次聯名上表，請以日易月不報。胡寅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高宗聽



宋宮十八朝義

第八十五回 晉謀不用主將乞休 有隙可乘夫妻同盟

一六

其言，欲行三年之喪。張浚入奏道：天子之喪，與士庶人不同，不拘小節，當明大義，不在縞素虛文。當思所以奉宗廟。安社稷；現在梓宮未還，生靈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歛髮而趨，以一怒而安天下，方爲真能盡孝道。武王載木主以伐紂，克建宗廟八百年基業，陛下可以遠而行之。高宗稱善，即命張浚曉諭百官。外朝勉從衆議，宮中仍服喪三年。實則上皇及上皇太后崩於紹興五年，何薜南歸，是在紹興七年，已距喪期二年多咧。當下追尊上皇爲徽宗，鄭太后爲顯肅皇太后，生母善賢妃，現在北國，遙尊爲宣和皇太后，并面諭羣臣道：宣和太后春秋已高，朕日夜記念，屢思屈己講和，以便迎養；現在梓宮未還，不得不遣使奉迎；如金人肯歸我梓宮及宣和太后，朕亦何妨屈就。於是遣王倫爲奉迎使，即日北去。張浚聞得已遣使赴金議和，頗不爲然，即入見高宗，請命韓岳等各路統兵主將，率三軍與袁成鼎，誓師北伐復仇。高宗答道：迎襯急於復仇，且待王倫歸國後，再議北伐，不爲晚咧。張浚無言而退，連夜草疏乞賜罷黜。兩上疏未准。後來因誤用呂社、鄺瓊統淮西軍，釀成巨變，始上疏自劾。下詔譴爲祕書少監，安置永州。官途得失，原屬無常，不料急傷了一個秦檜，却爲何故呢？原來



宋宮十八朝義

秦檜主和，韓岳主戰。有張浚在都督府，檜可借着都督的勢力，留難韓岳的作戰計畫；現在浚已譴降，孤立無助，因是坐在私衙中，終日愁眉不展。他的愛妻王氏在傍，瞧見他如有重憂，就問道：相公有甚疑難國事，值得如此担憂？秦檜就把心事，和盤托出的直說一遍。王氏沉吟了一回，說道：既無外援，可以憑藉內線的。秦檜答道：內線是更覺難得了！你想宮中太后已崩，皇后又在北國，潘貴妃張婕妤等素不過問朝政，只有個和義夫人吳氏最得寵眷，無如我和她素昧生平，怎肯替我做內線呢？王氏說道：妾身有兩計，請相公擇一而行：一計是用金錢運動吳氏，常言說有錢使得鬼推磨，整備一副厚禮，餽贈吳氏，管教甘爲你效力。秦檜答道：此計已統統試過咧！當初罷相時，廷臣保留無效，我就想起了吳氏，便托內侍餽以價值千金的真珠一顆，懇她在帝前說項；不料她正直無私，向不受人賄賂，原禮退還，可恨她還在帝前揭破我的陰私，以致榜示朝堂，永不復用；好容易化了九牛二虎之力，終得重慶彈冠，發誓不去求教她咧！王氏說道：還有一條是美人計，現在皇上膝下猶虛，雖已立後，並未冊立爲太子，必然還想親生貴子，祇須覓個才貌雙全的美人，進奉皇上，寵眷可操。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八十五回 吾謀不用主將乞休 有隙可乘夫妻同惡

一八

券而得；那末是你進奉的，義不容辭要替你做內線咧！秦檜笑著，愁容化作笑容，說道：此計甚妙，我有你這女諸葛贊助，何愁大事不成？不過才貌兩全的女子，一時到那裏去找尋？王氏笑道：相公真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了！臨容爲湖山勝地，自定都以來，市面日益繁盛，秦樓楚館中必多麗人，相公親往求之，何愁不得？秦檜聽說，喜溢眉梢，就同門客呂昭出外作狹邪遊。那時北地胭脂，南朝金粉，都因避免金人入寇，羣趨臨安。靠着天子駐蹕之所，各路有重兵把守，可以高枕無憂；兼之那時官吏不禁挾妓，一班廷臣，自公退食，無可消遣，便入勾欄中買笑，聊以點綴昇平。因是湖濱一帶，妓館竟有二十幾家。那呂昭本是個風流郎君，時常出入於秦樓楚館間，當下引着秦檜逕出清波門，一路穿長街，過短巷，逕向湖邊行來。祇見酒市花樓，歌臺舞榭，湖中畫舫，蕩槳中流，陌上行人，絡繹不絕。兩人一路玩景，一路走入一條曲巷。呂昭說道：這條名叫金粉巷，都是妓院，別無雜色人家居住。說着，引入妓院。鴉母接客，龜奴進茶，認得是貴客，接待得格外殷勤。無如一班妓女，都是庸脂俗粉，不獨肌膚粗糙，並且出語粗俗，不知禮貌。逕走十幾家，竟無一個看得入眼的。秦檜笑語呂昭道：



宋宮十八朝義

求才難，不料求美也如此不易！呂昭指着左邊一家妓院說道：個中有妓，名叫嫣紅，不僅貌豔如花，且能吟詩搭對，個中推爲翹楚。一壁說，一壁移步入門。龜奴報稱客來，二人進造嫣紅妝閣。嫣紅花笑相迎，秦檜把他仔細打量，見她高髻盤雲，長眉入鬢，目如秋水，鼻賽瓊瑤，腰如弱柳，指若春葱，潯態苗條，身材勻稱，好一個絕世美人，心中暗暗歡喜，就向她問明年歲及家世，方知她是揚州世家女，幼年喪母，揚城失陷時，老父被難，她遂墮落倡門，幸得搗母視若親生，先則送她上學讀書，繼則令她學習彈唱，所以略通文墨。當下秦檜卽與呂昭商議搗母，欲爲脫籍。搗母初尙拒絕，二人只好廢然而返。後來往返數次，直到呂昭和盤托出，告以進奉當今天子作妃嬪，搗母方纔首肯。秦檜遂化費二千金迎歸家中，本擬卽日進奉，恰值高宗守制，不敢冒昧貢獻，只好藏在私衙中，延請教坊化師，授以歌舞，兼習宮闈禮節。那秦檜不是魯男子，日夕同這花朵兒似的美人厮混在一處，便去嘗鼎一臠，教學呂不韋，先姦孕而後進奉，將來便是私下的太上皇，打定主意，便與嫣紅來眼去，有時竟與她搭趣打趣。那王氏是個醋娘子，自從買得嫣紅到家，常常注意她的行動，初時尙無疑慮，



泥虛文，致妨宣和太后的健全。高宗稱善，就傳旨六宮除孝。秦檜退出，隔了幾天，又入宮密奏道：「昊天不弔，降禍中原，使道君皇帝親生三十子，流離顛沛，僅贖陛下一人。延宗祚，安社稷，皆惟陛下是賴。而今陛下膝下猶虛，雖已選立秦王之後，宗派過遠，難副萬民之望。陛下春秋未高，儘可生男傳統，諒因六宮無宜男妃嬪，致累陛下擔不孝之名。臣亦代抱杞憂，特爲陛下物色一宜男少女，是臣之小姨，聞名香紅，爲陛下嗣續計，整備進奉。乞陛下恕臣冒昧，准予送入宮中。」高宗正在憂愁無後，聽得秦檜欲以小姨進奉，自然表示歡迎，就答道：「承卿美意，准予送進宮來。」秦檜欣然而退，回去整備送媽紅入宮，爲防原名有人曉得，故爾改名爲香紅，冒姓王氏，以後作者爲就改稱她香紅。正是：

奸臣惑主多機詐

妓女更名作小姨

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二帝北去，未得生還，偏欲建太廟，遷木主以爲盡孝。如此而言孝道，真是輕重倒置，十分可笑。



張浚主戰，確是洞明時勢之談。高宗狃於言和，常戰不戰，坐失時機，遂使強敵臨張，不復可制，後之意存苟安，奸言和議者，當以此為戒也。

秦檜夫婦，亦可謂天生一對，非獨奸惡，直是國家將亡，乃有斯妖孽也。

第八十六回 承恩寵妙舞媚君主 陷忠良奸謀傾社稷

秦檜與芻芻回轉私衙，就把入對的一席話，向王氏說明。於是夫婦倆手忙腳亂，替着替香紅修飾整齊。秦檜向她諄諄叮囑道：你到宮中，只說是我們夫人的胞妹，叫做王香紅，切不可吐露真的名姓，且並你入宮承寵後，要替我擔任兩件大事：一件是勸皇上與金邦議和，一班主戰的將士，都說他們窮兵黷武，擅啓外釁，要懲惡皇上將他們罷斥；還有一件，要在皇上前竭力吹噓，說我有經天緯地之才，屈於下位，不能發展胸中抱負，力勸皇上早日將我拜相。我為你化費了許多金錢和心思，所希望你替我措辦這兩件事，到了宮中，要時時記在心上，不能一刻忘懷；至於在皇上面前如何奏對，這却要隨機應變，卽景生情，出語要



和緩，措辭還須不着痕跡，素知你心思靈巧，口才敏捷，定能不負我的重託！香紅答道：人非草木，承公拯我於火坑，送我入宮闈，若然僥天之幸，得承皇上寵眷，敢不竭盡棉薄，以報大恩。秦檜又向兩個隨去的丫鬟，一名么鳳，一名小燕的，吩咐道：宮闈重地，非比尋常；你倆入宮後，除供主人使喚外，不得擅離左右，到別個妃嬪中去窺探；可知宮禁森嚴，不是耍的！二鬟唯唯答應。正在叮囑間，司閹入報，宮中已派內侍來迎接咧。秦檜就同香紅及二鬟向外來。內侍望見香紅粉裝玉琢，好像天仙化人，預料入宮，必得皇上寵眷，怎敢不誠意奉迎，連忙趨前拜早。香紅輕啓朱唇，道聲免禮，就嬌嬈婷婷登臺。秦檜向內侍囑託了幾句。內侍就護送入宮，二鬟快步跟隨。那高宗雖不是風流天子，祇因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急欲得一宜男相的嬪御，以延祠續，故爾已在新建的蕊珠宮中等候。只見內侍引着兩個嬌小玲瓏，年纔及笄的丫鬟入宮拜見，高宗就傳諭美人進見。二鬟退出，扶着香紅，緩緩地下臺進宮，走到高宗面前，盈盈下拜，低低的三呼萬歲。高宗口說平身賜坐，目光却注視着香紅，見她鬢挽盤雲，釵簪金鳳，目光活潑，好似秋水，眉樣玲瓏，猶如遠山，面容好似芙蓉映曉日，腰肢猶



如楊柳舞春風，穿一襲裁雲剪霧的蜀錦宮衫，長裙拂地，金蓮窄小，露出那半折鳳頭鞋，真是一個絕世美人。高宗看得呆了，只是目不轉睛的上下打量，看得香紅羞答答不敢把頭擡起，忽承值蕊珠宮的四個宮女，奉諭入宮，叩見高宗。高宗一面命宮女叩見美人，一面傳諭排宴，當日就封香紅爲才人。原來宋宮沿習唐宮遺制，后妃以下，還有夫人，才人，婕妤，婉容等封號。就此六宮粉黛無顏色，三千寵愛在一身。香紅格外殷勤獻媚，時常命二鬢笙歌侑酒。一日，時當春暮，設宴於花前，么鳳吹笛，小燕歌曲。高宗顧而樂之，笑語香紅道：朕連年爲金人所擾，未嘗得度安閒歲月，自才人入宮後，始克享溫柔豔福，不過美中不足，有歌無舞，尙少樂趣！何以二鬢但習歌而不習舞呢？香紅答道：舞法種種不同，舞衣也因之各異；臣妾在閨中，曾得女戚教授過幾種舞術，么鳳也略知一二，臣妾嫌她不精，故未叫她起舞。高宗大喜道：才人既懷絕技，何故祕而不宣？香紅答道：有幾種舞法，要預先製備器械，纔能起舞，例如李後主宮嬪省娘所創的凌風舞，要預備六尺高的綵紮金蓮數十朵，分列四圍，那末起舞於蓮中，盤旋有凌風之態；又如唐明皇時教坊王大娘所創的戴竿舞，要預備六七



歲的小兒持絳節立長竿上而舞；更有胡人骨塵所創的胡旋舞，要預備木質的小圓球，兩足立球上，縱橫騰踏而舞；更有唐咸通時伶官李可久所創的嘆百年舞，要須備彩畫魚龍的地衣，及點綴珠翠的舞冠，纔能裝飾起舞。高宗問道：除此四種舞以外，可有簡便易行，不必須備器械，立時可以試演的舞術嗎？香紅答道：待臣妾來舞一回百花舞，以博陛下一笑。接着，命小燕到寢宮中取來一件滿綴百蝶的吳綾舞衣，香紅離座易衣，就在花下起舞，二鬢吹笙鼓瑟以助興。高宗坐在筵前觀看，但見她旅進旅退，忽俯忽仰，周旋中規，屈伸中矩，忽焉矯如游龍，忽焉翩若驚鴻，環珮與樂聲相和，身段與楊柳相同，旋舞旋急，故意翹袖上拂，落花片片作胡蝶舞，盤旋花雨中，落英滿身，更覺美觀；一回兒舞罷歸座。高宗贊賞道：美哉此舞，堪稱名副其實，不知創自何人？香紅答道：是武帝宮嬪麗娟所創，當時有越國所進貢吸花絲，百花著絲不落。武帝以絲二兩賜麗娟，命作舞衣，等到衣成，武帝設宴於上林，命麗娟舞於花下，故拂其袖，落花滿身都著，遂叫做百花舞。現在惜乎覓不到吸花絲，落花着體卽墮，殊爲恨事！高宗笑問道：你是個博通舞學的女學士，除你已說過的舞名外，可還有



別種舞嗎？香紅答道：臣妾所說不過百分之一，以外舞名多得很；要知舞術發明最古，在唐虞時代，干羽已舞於兩階，那時舞樂相連，樂以舞為主，舞以樂爲容，原屬朝廷的重禮，非徒明德，且以象功，凡進退左右，俯仰屈伸，發揚蹈厲，種種舞法，載諸典籍，歷歷可考；不過男與女的舞法，絕然不同，戶妾說過的幾種，都屬女性的，更有么鳳舞爲王雍寵姬豔姿所創；翹袖折腰舞，爲唐朝戚夫人所創；菩薩蠻舞，爲唐伶官李可久所創；掌上舞，爲趙飛燕張淨琬所兼擅；以外更有舞被，舞時以身貼地，作成天下太平等字式；花舞，舞時偃身合成花樣；更有柘枝舞，類似花舞；迴風舞，類似凌風舞；以上種種都屬女子的舞名，屬於男子的，如晉卿的揮脫舞，張洽的黃鸞舞，漢高祖的巴渝舞，甘甯的雙戟舞，崔日用的迴波舞，諸葛昂的金剛舞，及獅子舞，李堅的碑舞，舞名萬變，舞法也隨時地人三者而各異；臣妾不過略知一二，那裏稱得起博通舞學呢！高宗說道：雖未盡窺全豹，却已難能可貴了！就此香紅寵眷日隆，秦檜託賴香紅之力，復拜爲右相，最優待的是秦檜的妻弟王喚。高宗認他爲香紅的胞兄，不次擢陞，已位至大常少卿，卽和義夫人吳氏屢次護蹕有功，素得寵眷，自選立太祖七世



孫伯琮入宮後，吳氏請於高宗，也選太祖七世孫伯玖入宮撫育，賜名曰璵，那伯琮賜名曰瑗。本由張婕妤所育，後來張氏病歿，璵與瑗均爲吳氏所育。璵性好讀書，且極恭儉。高宗愛他勤敏，屢次加封，連帶吳氏也冊立爲貴妃；因宮中無太后皇后，當推吳氏爲最尊。香紅既承寵眷，也在帝前乞立爲妃。高宗因她並無功績，未便封妃，只好安慰她，且待生子後加封。由是香紅與吳妃漸生嫌隙，虧得吳氏賢淑，帝駕臨幸與否，不在她心上，故爾相安無事。那香紅豢養一隻狸貓，名喚雪獅子，是她的愛物，派定小燕喂養。一日，竄入吳氏宮中，小燕進入捕捉，忽見庭中建蘭盛開，妙香刺鼻，却巧無人在側，就悄悄地摘花而逃，走到宮門跟首，却巧吳氏的心腹李宮娥迎面走來，見她手執花枝，就將她拖住說道：「蘭花是娘娘心愛之物，本來陳列宮內，昨夜移放庭中，受些露水，你怎好冒冒失失摘取，同你去見貴妃娘娘。」小燕強着不肯去，拉拉扯扯，懷中的狸貓，逃回自己宮中，一娥蘭花也零落地。李宮娥益發不肯放，漫罵她是偷花賊，小燕羞成怒，出手就打。李宮娥不會防備，被她迎面一拳，打得鼻破血流，就高聲叫喚。裏邊幾個宮人聽得了，一起奔出宮來，把小燕拖到吳氏跟前。李宮



娥把啓釁原因，細說一遍。吳氏知道小燕是香紅的心腹，心想：她主人本與我不甚和睦，犯不着爲了細故，去和香紅作對；若然責備了小燕，反要說我包庇宮人，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莫去追究的好！想到這裏，反向李宮娥責備了幾句，一面將小燕放歸。吳氏總算度量寬洪，有耐性的了！不料小燕回宮，見了香紅，尙嗚嗚咽咽的哭訴道：小婢因追捕雪獅子，走入吳妃宮中，雪獅子碰落了庭中的蘭花，李宮娥拖着小婢破口就罵賊黨，出手就打；她自己抓破了鼻子，反在吳妃前哭訴，是被小婢打破的。香紅聽說，恨得牙癢癢的說道：這還了得！罵你賊黨，分明我也是賊了！吳妃可會向你責備？這一問，小燕竟無言可答。正在思想，忽見宮人奔告聖駕進宮，香紅連忙出接。高宗入宮坐下，只見小燕淚痕被面，呆立在傍，便問道：又闖了什麼禍，受了責罰？小燕就把上文話的，備述一遍。香紅諛言道：臣妾當不起賊黨兩字，請陛下嚴懲李宮娥，以儆效尤。高宗素知李宮娥是吳妃心腹，人極護厚，不見得會如此野蠻的，就說道：且待朕查明真相，再定處分。說着，帶了兩個小內侍，逕至吳妃宮中，因爲不會排駕，徒步走入內宮。吳妃方纔跪接，高宗劈口就問道：李宮娥何在？吳妃聽得此



言曉得是爲小燕事來查究的，就傳李宮娥至前叩見。吳妃說道：陛下不來，臣妾不願多事，就聽她吃些痛苦。現在小燕先已奏聞，臣妾不得不以實在情形啓奏。李宮娥與小燕素無嫌隙，祇因見她闖入宮來，擅自將嫪官人送來的建蘭摘去，適被李宮娥瞧見，當時要與她理論，不料她出手把李宮娥鼻子打破，弄得鮮血淋漓見我。臣妾爲息事寧人計，並不會責備小燕，難道她還不自認錯，反怪李宮娥不是嗎？高宗瞧見李宮娥鼻腫未退，不像自己抓破的，就命她搬取建蘭至前，向花盆中詳細諦視，只見花蕊猶存少許，指摘痕迹尙在，顯見不是狸奴所碰落，一虛百虛，以外不必追問了。況且吳妃素來不說謊言，可見咎在小燕，就向吳妃說道：可惡的小燕，還說罵她賊黨，有意搬弄是非。你看該用何種處分？吳妃答道：爲着一剪蘭花，何必認真，陛下當以國事爲念，母后尙在金邦，太皇未歸故國，生民塗炭，宗族飄零，陛下有不共戴天之仇未報，豈可酣歌醉舞，且圖目前的歡樂，不顧中興大業呢？越王勾踐臥薪嘗胆，十年而滅吳，願陛下時時不忘父母之仇，事事以越王爲法，勿信相臣之言，不惜屈己以從和議，要知金人貪得無厭，奸詐百出，此日議和退兵，後日又復分兵入寇，這



宋宮十八朝義

第八十六回 承恩寵妙舞媚君主 陷忠良奸謀傾社稷

三〇

是金人的慣技，陛下難得忘懷了高宗。肅然答道：朕知過了，忠告當銘諸肺腑；母后不歸，宮中不復歌舞。當晚因敬生愛，就宿於吳妃宮中。那吳妃與高宗，好似民間的患難夫妻，幾次金兵犯闕，有賴吳妃介冑而衛，跨馬相從，得以轉危爲安。吳妃處處匡君以正，高宗敬愛非常，所以由嬪御而封夫人，由夫人而冊立貴妃。高宗心目中，久欲立她爲皇后，祇因有邢后在金邦，未便冊立。后，所以遣王倫三次赴金邦議和，順道探訪消息，只知韋太后尚在燕京，邢后却久無消息。實則已在五國成病死，金人秘而不宣，所以南國無人曉得。那時金邦元帥粘沒喝已死，由兀朮專政，僞齊帝劉豫失了靠山，遂被廢爲庶人。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兀朮統領大軍南侵，被岳飛會合四方豪傑在朱仙鎮與金兵大戰，十盪十決，殺得兀朮敗入汴京，堅守不出，一面遣書秦檜，叫他務將岳飛召回。秦檜遂想就好謀，誑奏高宗，用十二道金牌將岳飛召回，除去兵權，改授爲樞密副使。一面命張俊唆使飛部偏將王俊，向樞密院捏詞控告飛部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原來那時飛已降爲萬壽觀使，獄成，執張憲下大理獄，召飛父子對質。飛笑道：皇天后土，可表我心。遂與子雲同就獄。秦檜命中丞何鑄，大



理卿周三畏鞠訊，引飛至庭，詰問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聞狀俱無誇，察知冤枉，即退庭直報秦檜。道鑄非敢爲岳飛計，實因強敵當前，戮一大將，失士卒心，恐非社稷之福。檜無言可答，即改命万俟卨鞠訊。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有書致憲謀變，下飛父子於獄。於是大理卿薛仁輔等數十人，奏保飛無辜，判宗正寺士褒，願以全家眷口保飛。韓世忠向檜而詰飛罪。檜答道：飛子雲與張憲書，雖已焚去，其事終屬莫須有。世忠答道：莫須有三字，可以服天下嗎？檜卒不聽。世忠連疏辭職，遂改爲醴泉觀使，封福國公。飛父子繫獄中。至年底，万俟卨致書秦檜，請有劉允升等彙集士民，上訟飛冤，久懸不決，恐生他變。檜與王氏坐在東窗下計議，王氏道：縛虎容易縱虎難，不如殺之以滅口。檜意遂決，即取過紙筆寫了數語，折成方勝，遣幹僕密付獄吏。是夕，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令岳飛，被秦檜遣獄吏勤斃於風波亭，享年三十九歲。岳雲、張憲同時遇害。獄卒隗順痛飛忠勇，被害屍出獄，葬於栖霞嶺。四子被竄嶺南抄沒岳家，只有兜鍪銅弩、鑕刀弓劍及大布若干匹。直到孝宗嗣立，始詔復飛官，并以禮改葬，猶面色如生。至淳熙六年，追諡武穆，後又追封鄂。



第八十七回 屈節求和韋后歸國 密謀篡位金主喪身

三二

王，萬世流芳，雖死猶生。一班代飛，詠冤的廷臣，當時奏疏入宮，盡被香紅藏過。既遇害，這班人一併坐罪。正是：

痛飲黃龍成虛願，
精忠千古仰英靈。

知欲後事如何，下同分解。

本回描寫香紅與吳妃，一則以狐媚惑主，一則以正義匡君，見似閒文，實為後回立后伏筆。

韓岳同與南宋名將，鄴王能明哲保身，及時引退；鄂王竟誤墮奸謀，身遭冤獄。長城既壞，宋社以傾，此千古所同憤也。

第八十七回 屈節求和韋后歸國 密謀篡位金主喪身

兀朮得到奏檜，報告岳飛已死，不禁欣喜欲狂，即遣蕭毅邢具，隨同至臨安，入見高宗議和。高宗令與秦檜商議，金使提出四款。



一、東以淮水，西以商州，爲帝國界，北爲金屬地，南爲宋屬地。

二、宋歲納銀絹各二十五萬於金。

三、宋君主受金封冊，得稱宋帝。

四、金以徽宗梓宮及韋太后歸宗。

秦檜一律承認，高宗亦無異言，遂命何鑄充答謝使，費奉誓表，偕金使北去；先至汴，見過兀朮，然後往會甯見金主，上呈誓表。金主閱過，卽檄兀朮向宋割地。秦檜惟兀朮命是從，一一照割。金主不肯放歸韋太后，看官們闖過前幾回，當還記得韋太后已被蓋天大王當作夫入。蓋天大王一時捨不得分離，經何鑄再三懇請，并經兀朮力勸，始允歸還徽宗及鄭太后。邢后的梓宮，并高宗生母章太后，章太后頗有智慮，得聞許還消息，恰值盛夏，金人不肯卽日啓行，深恐金主反覆無常，又生變卦，於是詐稱有病，須待秋涼啓行，暗中却以餽物抵押於金人，得黃金三千兩，硬召集隨行夫役，按名給賞，令他們卽日戴三梓宮啓行。那時少帝正居玉田觀，得悉帝后梓宮及章太后已啓行歸國，卽同監者奔至車前，先向梓宮泣拜，繼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八十七回 屈節求和皇后歸國 密謀篡位金主喪身

三四

向章太后說道：「歸語九哥及宰相，爲我向金主請潑，我若回朝，但望得一太乙宮使，於願已足，決不敢萌奢望。說罷，涕淚交流。章太后心殊不忍，安慰道：「八官人，你且耐性安居此間，歸國後必替你設法。」少帝卽脫一金環授章太后，作爲將來迎還時的信物。章太后受而藏之。少帝遂含淚從監者回囚所。又有徽宗的貴妃喬氏，昔時與章太后結爲姊妹，今聞歸國，特來送行。原來她也被虜官取作夫人了，所以攜有黃金五十兩，贈給金使，高居安道：「些兒簿物，不足爲禮，聊表敬意，願一路好好護送我姊還江南，莫使她在途中受痛苦。」居安唯唯收受。喬氏舉杯酒餞別，向章太后道：「姊福厚，得生九官人爲天子，昔日北來，男女約有二三千人，今得生還的，惟有我姊一人；途中善自保重，到得江南，便爲皇太后，可喜可賀；妹則今生無歸國之望，只好老死沙漠間的了。」說時，已珠淚奪眶而出。章太后亦流淚，與他握手而別，於是攢程前進。虧得三千犒賞金，這班役夫連天熱都忘却了，一路急急前進。一日到了楚州，太后弟安樂郡王韋淵，已奉詔來迎。姊弟相見，悲喜交集。復前行，都是宋屬地，一路有官吏接送。及抵臨安，高宗率文武百官，出城相迎。由遣去的奉迎使王次翁同金邦的扈行使

宋宮十八朝演義

高居安先見高宗。高宗向金使慰勞了幾句，即率百官至徽宗及鄭太后梓宮前跪拜禮成。百官退過一邊。高宗趨至章太后面前謁見。母子重逢，喜極而泣。章太后握着高宗的手，嗚咽着說道：「只道今生母子不得見面，今日骨肉重逢，恍如隔世，又好像在夢中，可憐那后早已棄我而逝，遺骨雖歸，音容已杳，能不心痛！」高宗聞言，淚如泉湧，即至那后柩前，撫棺大哭。秦檜上前，再三勸慰。高宗始強抑悲懷。顧語秦檜道：「朕虛懸后位，以待中宮，閱十六年，方期得歸故國，破鏡重圓；不料后已先逝，直至今日始知噩耗，能不令朕肝腸寸斷呢！」秦檜勸道：「生祿原是前生註定，既死無可挽回。今幸太后還朝，望陛下少節哀思，以慰慈躬。」高宗姑拭去淚痕，率百官引帝后二梓宮，至韻德別宮奉安，并將那后柩附殯於梓宮西北，然後奉章太后入宮。吳妃以下諸宮眷，都至宮門跪接。吳妃所撫的瓊與璫，也隨着一同跪迎。章太后只道是高宗親生，以已長成，不禁笑逐顏開的連問吳妃道：「兩個官人很俊秀，可都是你親生的？」吳妃就以實情見告。章太后大爲失望，即至慈甯宮居住。此次太后及梓宮得歸故國，秦檜之力居多，論功行賞，封檜爲魏國公，兼爵太師；其餘出力官吏，進秩有差，隔不多時，安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八十七回 屈節求和章后歸國 密謀篡位金主殺身

三六

葬徽宗及鄭太后於永固陵，并追諡邢后爲懿節皇后，就陵旁祔葬。章太后見中宮尙虛，就勸高宗道：「皇后爲六宮之主，從前因待邢后歸國而虛懸，現在邢后骸骨已歸黃土，理當擇立繼后。」高宗答道：「宮中惟有吳妃才藝優長，性情婉淑，並且屢次護躄避亂，艱苦備嘗，當隆祐太后病篤時，她會割股煎藥以進，雖未告愈，她的孝思是不可沒的。」立她爲后，不知母后之意若何？章太后答道：「所見略同；在我心目中也只有她，不僅才藝出衆，而且大度雍容，足勝坐鎮中宮之任；我早爲立后計，向宮眷們探問諸妃嬪歷來的起居行事，人人都說吳妃好，虧得有她主持一切，宮中終保得平安無事；能得人人背後說好，這不是容易事；可見她平時以德感人，方得收此美譽；以她繼位中宮，可稱得人之慶。」高宗遂決定立吳妃爲后。不料這個消息，被香紅探得了。她以爲有秦太師作靠山，兼之素得皇上寵眷，正位中宮，自可操券而得；現在得悉將被吳妃奪去，這一急正是非同小可，連夜寫就私函，遣心腹內侍送往太師府。秦檜得書，一時也無法阻止，就草書答復道：「不必爭此虛位，但望早日生男，將來母以子貴，你便是太后。」香紅見事無可挽回，只好付之一嘆。吳妃自從太后南歸後，尋入



宋宮八十朝義

慈甯宮，侍奉無虧，且能先意承旨，故得章太后垂愛。隔不多時，就册立爲后。這時恰巧金邦遣劉筈爲宣慰使，送到袞冕圭册，册立高宗爲宋帝，堂堂一朝天子，就此降爲金邦的陪臣。高宗居然北面拜受，并御殿召集百官，行朝賀禮，并遣使贖表，隨劉筈北去謝恩。真正可羞可惱！當下有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及參知政事張宇，看得高宗不足有爲，合辭上疏道：藝祖傳弟不傳子，德媿堯舜，陛下宜遵法藝祖，早立賢能，庶足以早格天命而拯生民於水火。高宗頗爲感動，要想於瑗璩二人中，擇一以爲皇嗣，進宮就向吳后道：今有張李二卿諫請早立皇嗣，瑗與璩均由你撫育成，誰賢誰不肖，必然早在你心目中，代朕選定一人。吳后答道：瑗雖爲張婕妤所撫，惟敏而好學，恭儉孝悌，兼而有之，賢於璩多矣。咧！高宗遂擬立瑗爲嗣，來日早朝，以此問秦檜。檜答道：陛下正在壯年，宜待親生子，以立儲貳，此時選立，無論賢否，俱屬外支，將來六宮苟有所出，如之奈何？不如且作緩圖，免遺後悔。高宗又問道：太后聞歸時，淵聖有金環託太后帶歸，囑朕與宰相妥籌迎還之策，并說但望得一太乙宮使，不敢萌奢望，不知卿意云何？秦檜冷笑道：陛下太直道了，淵聖若不北去，陛下那得登大寶？那末



迎之還朝，帝位必致動搖，讓之則臣心不甘，不讓則難逃清議，還是不理會爲妙！高宗聞言，正合私衷，就此不願迎少帝還朝。可憐少帝在燕京巴巴的望宋使去迎還，那知如石投水，杳無消息。那時金主亶淫虐無道，內淫其女，外及臣妾。鼓王亮與郎主爲兄弟，行王妃麗嬪生有傾國傾城之貌，伉儷間親愛異常。一日，遇郎主生日，麗嬪循例入宮祝壽。郎主見她修飾得花團錦簇，嬌滴滴越顯紅白，頓起侵犯之心，先命銀娜公主伴往別宮賜宴。等到酒闌席散，時已黃昏，麗嬪正欲去謝宴出宮，忽然見昭王從後走出，面頰緋紅，已有六七分醉態。麗嬪不及迴避，只好上前行禮，謝道：欣逢聖誕，蒙賜盛筵，特伸謝意，謹祝聖壽無疆。一壁說，一壁盈盈下拜。郎主竟伸手將她挽起，笑容可掬的說道：自家何用客套，且隨朕去歡看延禧獻出的百穴珠。麗嬪已嚇得花容失色，心頭跳個不住，掉轉頭來，想喚公主，那知已影踪全無，并且宮人也都退去了。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打算逃避，無如衣袖被郎主拖住，打算叫喚，深宮中就是喊破喉嚨，也不會有人聽得，正在驚魂欲絕的當兒，只聽昭王說道：那顆百穴珠，是契丹的國寶，珠上有百穴，穴中常有真珠產出，堪稱得人間少有的奇珍活寶。



宋宮十八朝演義

延禧因爲獻不出這顆珠，被囚了十多年，直到現在，纔得進呈，安可不看；不用害羞，隨朕去同玩活寶。說着，不管她願不願，破硬生拖着便走。麗嬋力弱，脫掙不得，被他拖入寢宮，不見有什麼百穴珠，早知是撒謊，故意問道：百穴珠在那裏？那郎主嬉皮涎臉的答道：被你搶來吞入腹中，還要假作癡呆，向朕索觀；快快還我寶貝來！麗嬋拚命掙脫了郎主的手，一溜煙向外奔逃，那知宮門已被人反扣，終不得出。那郎主竟手執寶劍自後趕來，說道：你要出宮容易，只要容朕剖腹取還了百穴珠。麗嬋聽說，心想昏君無道，全不顧念手足之情，簡直似禽獸；我若不從，他怕我回去哭訴岐王，勢必要殺我以滅口，並且岐王生命，亦復難保；兩害相形取其輕，還是忍辱失節從了他，可以保全我夫婦的性命，以後遠離會甯，他就奈何我不得了！打定主意，就掉轉身來，用手奪去了寶劍，就此忍辱失節；當晚回去，見了岐王，忍不住珠淚雙流。岐王問道：爲甚哭泣？莫不是受了郎主的欺負嗎？麗嬋好似啞吧吃黃連，苦在心頭，嘴裏却說不出。岐王見她不答而哭益哀，不言可喻，就不加追問。那岐王亮爲太祖之孫，海陵幹布之子，性極慄急猜忌，自以爲與郎主竄同爲太祖孫，常懷覬覦之心；及爲中京留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八十七回 風節和章后歸國 密謀奪位金主喪身

四〇

守，專立威勢，以壓伏小人，又結好明安蕭裕，時常與他抵掌談天下事，願盼自繇。蕭裕揣知他心懷叵測，故意奉迎他道：「留守先太師爲太祖長子，德望猶存，人心天意，宜有所屬。接着低聲續言道：「郎主不德，倘留守有志舉大事，某願效犬馬之勞。」亮大喜，只因當時由兀朮爲都元帥，不敢妄動，却巧麗輝祝壽被辱後，隔不多時，兀朮病死，郎主卽召亮入京爲太保，領三省事，以蕭裕代中京留守。不料忽然大風雨，雷電震壞郎主寢殿，鷓尾有火，突入寢宮，延燒幃帳。郎主急趨別殿引避，隔了五日，又有龍門中榆林河上，大風壞民房官舍，瓦木人畜，飄流數千里，傷人數百。郎主遂以天變，頒行赦令，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語多諷刺。被參知政事蕭肆摘錄詔語，密奏郎主，說鈞受人唆使，有心誹謗朝廷。郎主大怒，卽殺張鈞，并根究受誰人唆使。左丞相宗賢奏道：「太保通古魯（克顏亮的本名）實使之。」郎主不悅，卽出亮亮恐遭不測，卽挈妃離燕京，路過中京，與留守蕭裕訂定密約而行。既抵鄉良，忽然下詔召還亮，亮大恐，只道有大禍了，暗率甲兵以隨，及抵燕京，復拜爲平章政事。那時軍國大事，由皇弟順國將軍德懃盛物及內侍鐵立深祖與與國如等三人掌握。有一天，郎主聽信了費



摩后的話，爲細故杖責平章政事秉德，及右丞唐古辨，并殺左司郎中薩哈壽星等。德辨兩人怨恨已極，遂與大理卿烏達密謀廢立烏達道。郎主只知有戚，不知有親，無端殺死淄王、詠王等十一人。諸王皆有戒心，事易設法；君等靜待時機，不可妄動。二人唯唯而別。烏達即以此意密告完顏亮，亮尙未敢深信。一日，唐古辨因事來請見，亮屏退左右，向辨問道：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答道：昨王常勝，次則鄧王子敖拉。亮沉吟一回，說道：常勝德望不足以臨民，敖拉族系太疏，皆非所宜。辨很恭敬的答道：公如有意，某等願聽指揮。亮含笑說道：當今之世，捨我復有何人？遂於深夜召集心腹密謀，護衛將軍塔斯、瞻兒、岐王府中，深夜有官吏出入，情有可疑，入宮密奏費摩后。后即上達郎主。郎主怒，即召唐古辨入宮，面加詰責道：你與岐王、亮密謀何事？從實說來。辨推說私宴，兼作雙陸戲，遂得搪塞過去。隔不多時，河南兵、官孫進作亂，自稱皇帝，按察大王亮。乘此構陷郎主弟札拉，說孫進作亂，是他的主謀。郎主誤信其言，即命塔斯、鞠、札拉，不得實。亮遂誣指二人同謀，俱被郎主擊殺，并殺敖拉。忽爾遷怒於費摩后，親手掣劍殺之，即納昨王妃薩茂爲皇后，德妃、烏庫哩，因諱阻莫納弟婦，免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八十七回 屈節求食后歸國 密謀篡位金主喪身

四二

遣物議，遂被殺死，并及派爾佳氏、張氏等。一時血濺朝廷，諸王及百官，俱恐怖欲絕。完顏亮見時機已熟，先遣心腹布薩胡圖克、圖克坦、額勒楚克等為內應，并結連大興國李老僧等，共謀起事。是夜適逢興國入值寢殿，暗遣以符鑰啓宮門。亮與圖克坦、真乘德、唐古辨、烏達、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直入宮門，逕趨寢殿。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掣刀嚇禁聲張，衛士不敢動。亮遂率衆直趨至郎主榻前，額勒楚克首先進，及郎主痛醒，覓佩刀不得，遂被亮刺死。當下就在寢殿議善後。胡圖克發言道：「初本擬立平章，今有何疑？衆為異言，於是秘不發喪，先召羣臣入宮議事，稍有異言的，一併殺却。次晨，亮遂登殿稱帝，改元天德，頒行大赦，以乘德為左丞相，唐古辨為右丞相，尊嫡母徒單氏及生母大氏，俱為太后；一面將完顏亶及粘沒喝之子孫百十餘口，一併屠戮。於是金太宗及粘沒喝的後代皆絕。正是：

荒淫嗜殺施殘暴，
喋血宮門奇變生。

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高宗視顏事仇，甘受金邦封號，直是全無心肝。



秦檜勸高宗勿迎少帝，一番說話，雖極背謬，却直入高宗心坎，奸臣自有奸才。金主極好色嗜殺，卒亡於臣下之手，身死族滅，猝遭慘禍，可謂爲殘害之報。

第八十八回 誅殘暴金邦立新主 驚譁變宋將墮前功

完顏亮既篡帝位，一面屠殺異己，宗室幾無子遺；連帶左丞相秉德，因他不先勸進，也遭殺死；卽遣張浩爲左丞相，張通古爲右丞相；一面大興土木，改築燕京宮室，宮殿徧飾黃金，加施五采，每殿需費數百萬金，等到工程告竣，留意聲色，廣選妃嬪，第一個先看上了叔母阿蘭，竟將叔父阿魯補借端殺死，據阿蘭爲己有，封爲昭妃；又命張浩將所誅宗室的罪婦百餘人，送入宮中，有姿色的，一律選充下陳，內中尤推四婦爲最妖豔：一是阿魯子沙魯出妻，一是秉德弟嘉哩妻，一是胡魯子胡里刺妻，一是胡里刺弟胡失打妻；四婦中尤推嘉哩妻最爲淫媚，封爲修儀。一日崇義軍制度使烏達妻唐括定哥，遣婢來朝，亮猛然憶及從前和烏達妻曾有夫婦之約，就面諭來婢道：你歸報主母，她能自殺烏達來歸，我當立她爲后。婢

宋宮十八朝義

第八十八回 誅廢暴金邦立新主 驚譁變宋將暨前功

四四

子領命而去。隔了半個月，唐括定哥果然盛妝來見，花團錦簇，益發麗若天仙。亮即摟抱入懷，含笑問道：「烏達怎樣了？」唐括定哥答道：「妾已遵命將他縊死了。」亮大喜，即封爲貴妃。不料龍幸未久，見她與隨來俊僕傲情，勃然大怒，立將俊僕杖死，亦命唐括定哥自盡。她的已嫁的胞妹唐括石哥入宮，逼令其夫完顏文出走。且又大搜宗室美婦入宮，供他淫樂。如兀朮女蒲剌及習撻，幹離不女什古，以及師古兒沙里古貞等，都是亮的從妹妹。以外更有后妃等的親屬，稍具幾分姿色的，一律召入宮中，強逼宣淫。可憐這班含羞忍辱的婦女，怕他橫暴，只好任他摧殘。不料他躡場同類，意尙未足，聞得南朝宋宮中多佳麗，即欲興兵南侵，意圖劫掠。虧得大氏太后因病逝世，亮忙着辦理喪葬，并迎徒單太后入居壽康宮。那時欽宗尙居燕京右廡院。一日，完顏亮宴大將親王等於講武殿場，大閱兵馬。天水保趙桓（欽宗名）海濱保延禧，亦奉命各領一隊，同習擊擄，先以羸馬賜之。既入場習擊，突有胡騎數百，馳入場中，直犯二保坐騎。有褐衣人，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欽宗恐怖墮馬。紫衣人立即發箭貫腦，欽宗遂崩。可憐在位祇得一年有半，被擄居金，已三十多年，崩於紹興三十一年。

宋宮八十朝演義

壽六十有一。那紫衣楊衣人射箭，皆奉亮密令而行，並且死後秘不報喪，但令高景山王全往臨安，借賀節爲名，入見高宗，詰責爲甚，沿邊買馬，招致叛亡，陰懷異志；如果誠心修好，速割漢淮之地以贖罪。高宗答道：公等俱屬北方名將，何出此敗盟背理之言？王全厲聲說道：莫非你們探知趙桓已死，敢生變志麼？高宗聽得此二語，即令輔臣查明淵聖死耗。王全答稱：死已數日了。於是由左相陳康伯奏准治喪，把金使要索條件，擱置不替。那時秦檜方俟高非俊及檜妻王氏等，一般誣害岳武穆的好黨，早已身遭天誅，先後患惡疾而死。檜黨亦多罷斥。那時章太后也已崩逝，祇因小子一枝秃筆，單斃了完顏亮的篡逆荒淫，擱起了南朝的政事，現再補敘明白。且說金使等了幾日，不見提議，遂悻悻北去。陳康伯亟奏高宗，召集同安郡王楊存中，三衛帥趙密等，計議軍事。康伯首先發言道：今日不必論和與守，祇可論戰；國勢雖弱，尚可背城借一，惟須上下一心，方可制勝。存中接言道：金邦敗盟，曲在金不在我，自應主戰。高宗乃主命管軍馬司成閔，率兵三萬，出戍鄂州；起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駐屯揚州，節制各路軍馬。這邊方備修武備，那邊完顏亮也修戰具，徵兵南侵。此時亮即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八十八回 誘殺暴金邦立新主 驚譁變宋將驟前功

四六

遷都於汴，徒單太后居甯德宮，常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私幸之，使她陰伺太后動靜。福娘夫特默格，教唆福娘，增飾惡言，以聞亮。亮益忿怒。及至徵兵激反契丹，布薩胡圖克奉命往討，入宮辭太后。太后道：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廣興土木，今又遷都至汴，復將興兵伐宋，疲弊中國，我雖欲諫止，必不見聽。契丹事猶復如此，徒喚奈何！布薩胡圖克無言而退。福娘即以太后語告亮。亮大發雷霆，竟欲弑母，密令點檢大懷忠等入宮弑后，且指名左右數人，一併殺却。太后方作樗蒲戲，懷忠等走入，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尙衣局使華特默從後擊之，仆而復起。高福娘等以帛縊殺之，并殺左右數人。亮命焚后尸於宮，棄枯骨於水，并殺塔納、阿里布、胡圖克等三人，封高福娘爲郕國夫人。遂分道諸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命皇后圖克坦氏，與太子光英居守。亮則戎服乘馬南征，妃嬪皆從。部衆約六十萬，旌帳相望，金鼓之聲，不絕於道。將自清河入口入淮。東廡得劉錡駐兵清河口，以扼金兵，并遣水卒入河，鑿沉金人糧船。金兵不得過。備有都統王權不從劉錡節制，自廬州退保和州。錡得報大驚，連夜退守揚州。金兵遂入廬州，并陷揚

宋宮十八朝演義

州，劉綺以病罷免。高宗遂命虞允文、李顯忠、成閔、吳拱、楊存中等將兵禦敵。那時完顏亮兵進瓜洲，住居龜山寺。允文與存中臨江扼守，命水軍腳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人見之，相顧駭愕。亮笑語左右道：「這是紙船，若是木造的，無帆無舵，安能在驚濤盛浪中，來去如飛呢？」有一將跪奏道：「南軍有備，不可輕視。」願郎主退駐揚州，徐圖進取。亮大怒，責以惑亂軍心，行杖五十。馬上召集諸將，限以三日渡江，否則一併殺却。諸將不敢進諫，唯唯而退。驍騎葛山明知進退皆亡，欲誘部下潛逃。時機不密，為亮所覺，即命衛士擒來，亂刀剄死，并號令軍中有軍士亡去，殺其富魯章、京富魯章、京亡去，殺其穆昆、穆昆亡去，殺其明安、明安亡去，殺其總管理，又令運鴉鶻船於瓜洲，期以次日渡江，敢後者死。此令一下，全軍皆大恐，都欲逃歸，決計於都統制耶律元宜及明安、唐古烏延。軍士密語道：「前阻淮海，冒險衝鋒，非死即擒，比聞遼陽新天子已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兵北歸，否則絕無生路。」元宜點頭稱善，約定來朝衛兵更代時動手。等到黎明，元宜等率諸將直入亮營，亮只道是宋軍偷擊，攪衣遶袍，箭已射入帳中，急取諦視，大驚道：「我兵變了！」近侍大慶善說道：「事已如此，急

宋宮八十朝義

第八十八回 誅殘暴金邦立新王 驚譁燕宋將鑿前功

四八

出逃避亮。亮答道：避將安往？話聲未絕，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哈塔幹喇布先入刃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舉火焚亮屍，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圖克坦大慶善等，一併殺死。元宜自稱左領軍副大都督，馬上遣心腹潛往汴京，刺殺太子光英。一面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宋軍議和。隔了兩天，金兵全數北還。當金兵從汴京出發，將士在半途亡歸的甚衆，公言於路中道：我輩今往東京，當立新天子；否則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歸來，我輩將無焦類。咧！那時留守東京的是曹國公烏魯，性仁孝，沉靜明遠，衆心歸向。他原封濟南尹葛王愛妻烏林答氏，儀容秀整。不料被完顏亮看中了，便使召令入宮。烏林答不肯失節，行至半途，即以利刃刺喉殉節。亮聞報，遂降烏魯爲曹國公，及爲東京留守，有故吏瑀爾錦自汴來投，具言亮殺母南侵，且將遣使謀害宗室兄弟。烏魯益覺恐懼。恰巧有許多南征將士逃歸東京，力勸烏魯早謀自保，我等願以死力相扶助。烏魯遂與元少尹李石密商妥貼，遂與逃軍共執副留守高存福而殺之。烏魯遂御宣政殿即位，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的罪惡，却巧亮已惡貫滿盈，在瓜洲被部下殺死了。於是遷都燕京，一面召還南征將士，一面命高忠建爲



宋宮八十朝漢義

招諭宋國使，並告即位。高宗命徐康伯轉告金使，據正名分，劃境界，改正歲幣朝儀。忠建不允。高宗乃遣洪邁爲賀登極使，國書上改去臣稱字樣，直稱宋帝，并附手札，索還河南失地。因祖宗陵寢都在那裏，務請歸還，以便接時祭掃。當下洪邁隨金使至燕京，呈遞國書。金人見不依前式退還，令邁改革，一切須照舊式。邁堅執不允，幾乎被拘。虜得張浩諫勸，謂使臣無罪，不如遣還。洪邁纔得南歸。於是南北又起戰爭。高宗命四川宣撫使吳玠收復商鞏諸州，及大散關，并遣李師顏攻德順軍，擒金將耶律九斤等一百三十七人。金兵遁去。吳玠軍入城。蘭會熙寧等州，均得收復。西以總算順手。金邦即遣豆斤太師發兵二十路，進攻海州。又被知州魏勝及都統張子益，合兵拒戰，殺得金兵落花流水，喪胆而逃。李顯忠見金兵又敗，即奏請出師西向，乘勝規復中原。那知高宗非但不從，反爾下詔撤銷三招討使，召顯忠主營侍衛軍馬司。顯忠只好奉命還朝。行至中途，接到內禪詔旨，遂兼程馳賀新天子去了。看官們，你道高宗爲什麼要內禪？原來當完顏亮入寇時，迭陷重鎮，羣臣多勸高宗避敵。高宗允擬航海暫避。偏偏皇子瑋不勝忿懣，入請高宗，願率師旅以禦寇。高宗始爲感動，乃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八十八回 譚殘暴金邦立新主 壽謙發宋將聚前功

五〇

下詔親征，璋扈蹕同行。不料啓蹕未久，完顏亮已被手下殺死，金兵全隊北歸，高宗也就班師及還臨安，即以倦勤禪位之意，告知左僕射陳康伯、康伯答道：名不正，則言不順，乞先正名，方可舉行內禪。高宗頗聽其言，即日冊立璋爲太子，更名爲春，隔了幾天，又降詔令太子即皇帝位，自稱太上皇帝，吳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春初尙固辭不受。高宗勉諭再三，即命侍臣擁太子出御紫宸殿，仍側立不坐。侍臣扶掖六七次，方始略坐。宰相即率百官拜賀，草草成禮，是爲孝宗皇帝，改元爲興隆。高宗移駐德壽宮，孝宗每月四朝。因聞張浚重名，遣使徵召入朝，加少傅，封魏國公，宣撫江淮。浚一再入對，極陳和議非計，請遣舟師，自海道搗山東，并命諸將出師，進取中原。孝宗頗爲動容，無如右僕射史浩是秦檜一流人，專講和議，從中掣肘。孝宗竟爲所惑，擬棄秦隴三路，召吳璘、璣、玠。此時收已復十三州，正與金將阿撒相持，既接詔書，即下令退兵。諸將諫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現正節節勝利，奈何退兵？吳璘太息道：我豈不知一經退兵，十三州得地，勢必復入金人之手，無如主人新政，我猶手握重兵在外，若不遵詔班師，便是目無君上。說罷，下令退師還河池。隔不多時，新復



十三州三軍，盡被金人奪去。金副元帥紇石烈志甯，貽書張浚，促行舊約，否則請會兵相見。浚以來書入見，極力主戰，并勸孝宗臨幸建康，鼓勵士氣。帝意少動。偏偏史浩進諫道：帝王親征，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浚與他力辯，且奏浩意主和，恐失機會。并有李顯忠、邵宏淵亦請出師。孝宗遂決意出師，因史浩兼知樞密，出兵不使樞密院與聞。張浚即令李顯忠出兵濠州，進攻靈璧；邵宏淵出兵泗州，進攻虹縣。事後爲史浩所悉，入奏孝宗道：張浚銳意出師，臣職兼右府，而出兵祕不與聞，焉用宰相？而且失敗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了。請先罷臣職。同時侍御史王子朋疏劾浩懷奸誤國八大罪。孝宗遂貶浩知紹興府。且說張浚遣李邵二將收復靈璧及虹縣，并收降蕭琦，乘勝進攻宿州。顯忠身先士卒，當者披靡，不踰時拔其城，擒斬數千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孝宗接得捷報，手書慰浚道：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未聞有此克捷之功。一面獎勵有功將士，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爲副。邵宏淵因士卒苦戰數十日，欲發倉庫以犒賞。顯忠執意不允。士卒頗懷怨望，隔不多時，金紇石烈志甯引兵來攻宿州。顯忠見金兵祇有萬人，頗輕視之。不料次日，金博索



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援，於城下佈列大陣。顯忠約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金兵如潮湧般衝來。顯忠在城上用克敵弓射却之。時值酷暑，宏淵顧語兵將：「當此盛夏，搖扇納涼，尚且難堪，怎能烈日披甲，與敵人苦戰呢！於是軍心搖動，無復有鬪志。諸將各道：顯忠移軍入城。金兵乘虛來攻。賴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多級。忽金兵躡登城上，被顯忠取兵士所執利斧斫之。金兵始退。顯忠長嘆道：「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非但敵兵可盡，敵帥可擒，並且河南失地，亦可指日收復。」宏淵說道：「金營又添生力軍二十萬，倘我兵不退，恐將生變了。」顯忠知他已無鬥志，勢不可孤立，遂長嘆道：「天不欲平中原，人力豈能挽回。」遂引兵夜退。行至符離，全軍譔潰，所有軍資器械喪失殆盡。幸而金人不會追逐。顯忠卽至盱眙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自還揚州。上疏自劾，孝宗見符離師潰，乃議譔和，并召湯思退爲右相，降授張浚爲樞密使，兼充宣撫，治揚州。李顯忠降授果州團練副使，獨邵宏淵未加處分。幸有陳俊卿以浚降秩大爲不平，上疏力爭道：「若浚不用，宜別遣賢將。如欲責浚後效，降官示罰便了。今削都督重權，置揚州死地，如有奏



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有何後效可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陛下下詔，節諸路協濟，使浚自效。孝宗大悟，即日復浚都督。正是：

君王空作長城倚

時勢已非可奈何

欲知張浚如何效力圖功，下回分解。

完顏亮誅烏嚙立金邦多亂，此正在予南宋以恢復之機會。高宗內禪，孝宗嗣位，當時又俱以英明稱之，且有陳康伯爲相，張浚爲帥，濟以忠勇無敵之李顯忠，吳玠，虞允文等爲將，戰勝攻克宜可建中興大業。祇因內有一媚外主和之史浩，外有一貪功嫉賢之邵淵，遂使良將灰心，三軍解體，西北十三州既得復失，功敗垂成，終召覆亡之禍。閱書至此，爲之掩卷浩歎。

第八十九回

求陵寢遣使議和親

立社倉及時施仁政

張浚復任都督，一意整軍經武，大治戰艦，號令兩河豪傑，銳意興師，并令降將蕭琦，檄諭濠

第八十九回 求陵寢遣使議和親 立社倉及時施仁政

宋宮十八朝義

第八十九回 求陵寢遣使議和親 立社倉及時施仁政

五四

人約爲聲援。不料此時史浩雖然罷相，挨了一個湯思退，好逾史浩。雖經他薦引一個正士朱熹，無如羣小在位，正士無言。湯思退和錢端禮、王之望等竭力主和。孝宗竟爲所動。那錢端禮遣人參劾張浚，有名曰守備，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治等語。張浚得悉，既憤且惱。八次上表乞休，乃授爲少師，兼保信軍節度使，南判福州。一面撤退兩淮邊備。浚行次餘干，憂憤而死。計聞於朝，追贈太師，予諡忠獻。就此朝中又少了一個反對和議的健將。思退遂奏請派宗正少卿魏杞使金議和，還怕孝宗不肯屈服，暗遣私黨孫造往金邦，教唆他們速用重兵脅和。於是金元帥僕散忠義舉兵渡淮，攻陷楚州。孝宗聞警，即命思退都督江淮軍馬。他只知賣國求榮，不能率兵禦敵，當即入朝固辭。改令楊存中爲都督。等到存中至淮，金兵已破楚州，魏勝戰死，江淮大震。麴得存中檄調諸將，稍固邊防。無如金兵得步遶步，入濠州，破滁州。朝議欲捨淮渡江。存中堅持不可，且追咎無端撤去守備，致有此變。孝宗方悔誤聽思退之言，臺官卽交劾思退，遂降謫永州。行至信州，聞太學生張觀等伏闕上書，極言思退，王之望、尹樞奸邪誤國，乞卽速誅，以謝天下。嚇得思退發顫了數日，就此死了。孝宗復召



宋宮十八朝源義

陳康伯爲左僕射，進錢端禮爲簽書樞密院事。端禮奏請派王抃赴金營議和，即得金帥核准和議之條。

一、兩國境界如前約。

二、宋以叔父禮事金，宋主得自稱皇帝。

三、歲納銀幣，照原約各減五萬。

和議既成，錢端禮贊襄和議有功，即進爲參知政事，并下詔大赦。改元乾道，撤除江淮都督府，授楊存中爲甯遠昭慶節度使。隔不多時，陳康伯病歿，一時繼相無人，只好命虞允文參知政事。這時把海泗庚鄧四州，及大散關外新得地，一律歸金。金兵始退去。魏杞南歸，入謁孝宗，報知已與金辨正敵國體，金主已允志在安民，諭令罷兵，不再苦求了。就此不上誓表，也不須受金冊封了。孝宗聞言心喜，慰藉甚厚。當此承平時候，孝宗即冊立鄧王楷爲太子，係故妃郭氏所出。郭氏共生四子，長子即楷，次子名愷，三子名惇，四子名恪。當孝宗嗣位，郭氏已薨，追冊郭氏爲皇后，封楷爲鄧王，愷爲慶王，惇爲恭王，恪爲邵王。因中宮不可久虛，即



續立夏賢妃爲皇后，夏氏爲宜春人，生時祥光滿室，隣里皆見。父母知是貴人，愛之猶如掌上明珠。及長，姿容秀麗，智慧過人，乃父協遂將她納諸宮中。初爲吳太后侍御，直到郭妃去世，太后始以夏氏賜孝宗，頗得寵眷。後卽受冊爲正宮，那鄧王楷旣立爲太子，其妻錢氏當然冊封爲太子妃。那錢氏便是錢端禮的女兒。端禮自仗是貴戚，當此相位久虛，宰輔一席，捨了他還有誰呢！偏偏侍御史唐堯封上疏言：端禮爲帝姻戚，不宜拜相。疏上不報，反降堯封爲太常少卿。朝右大譁，與俊卿面陳孝宗道：本朝故事，帝戚不能爲相，願陛下遵守家法。孝宗稱善，卽下詔遷端禮爲資政殿大學士，兼提舉萬壽觀使。端禮求榮反辱，只好快快受命。孝宗卽進葉顥爲左相，魏杞爲右相，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當時號爲得人。不料宮廷內外，迭遭大喪。先則甯遠節度使楊存中病歿，老成凋謝，舉國震悼。越年三月，秀王夫人張氏病卒。孝宗篤念本生，於後苑舉哀成服，傷慟非常。隔了兩月，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玠又卒。又越月，皇后夏氏崩。又越月，太子楷也逝世。孝宗哀上加哀，痛上加痛，虧得臣下多方勸慰，方得少解悲痛。當下因欲安葬皇后太子，想起了陵寢，卽遣起居郎范成大



宋宮十八朝通義

爲祈請使，赴金邦求歸陵寢地，并請重定受書禮。原來在紹興年間，金使賚書至宋，宋帝須降座受書，屈盡陪臣之禮。至孝宗嗣位，當陳康伯爲相時，每值金使南來，但由宰相伴使取書以進，孝宗不復降座。等到康伯死，湯思退繼相，每遇金使南來，仍用紹興舊例，孝宗頗有悔心，故令范成大向金主面請。成大既抵燕京，密草章牘，藏諸袖中，然後入謁金主，呈遞國書，侃侃陳辭。金君臣方在傾聽間，成大奏道：兩國旣稱叔侄，受書禮尙未更正，外臣有章奏進呈，伏祈探納。說着，卽出草就的奏疏，措芻以進。金主愕然道：這豈是你獻書號？擲疏不閱。成大拾疏再進道：外臣有疏上達，並非越禮之事，務請郎主一覽。金主始勉強展開一過，卽令成大退居館所候覆。次日，發下覆書，遣令南歸。成大旣歸臨安，進呈覆書。孝宗披閱，上面寫道：

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爲言。旣云廢祀，欲申追遠之懷；正可奉還，卽候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併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願信誓之誠安在？此覆。



宋宮十八朝

第八十九回 求陵寢遣使議和親 立社倉及時施仁政

五八

孝宗重在陵寢與更定受書禮，所以再遣中書舍人趙雄使金，借賀生辰爲名，仍申前請。金主不許，向雄說道：汝國爲何專請靈洛山陵，不問欽宗旅櫬，如不欲歸櫬，我國當代爲埋葬了。趙雄答稱：歸國轉達卽主意再覆。等到趙雄南歸，孝宗要緊建儲立后，不遑顧及迎櫬。那金主等了一年，不見回音，方用一品禮，安葬欽宗於鞏洛之原，擱過北國，再說南朝太子儲歿後，依次當立慶王愷爲儲君。不料孝宗見次子生性柔弱，難勝當國之任，而三子惇生得英武多才，畢竟自己，竟越次立惇爲太子，同時進封愷爲魏王，判置甯國府，並命宰相設饌玉津園送行。等到宴罷啓行，愷顧語虞允文道：還望相公設法保全。允文竭力勸慰，愷始挈眷登車而去。那允文自采石一戰，名聞中外，入相後遇事納忠，知無不言，好算得一位效時良相。孝宗也非常倚重，不料竟會不安於位。都因吳太后的妹夫張說，靠着懿戚，竟擢爲簽書樞密院事，朝議大譁。左司員外郎張拭一面上疏切諫，一面面責允文，不該使內戚執政。允文入奏孝宗，方得收回成命。那知至次年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仍命張說入樞密院。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肯擬詔，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給事中黃濟，上書諫阻。四人俱遭



罷免。允文也力求去位。孝宗竟謂他宜撫四川。蒞任不過一年，卽疾終任。所當允文外調時，以梁克家繼相位，也因與張說不睦，出知建甯府。那張說好爲欺罔，漸被孝宗察覺，方將他罷斥。至乾道八年殘臘，又擬改元，以明年元旦，改爲淳熙元年。那孝宗自夏皇后死後，中宮尙虛，至是始立貴妃謝氏爲皇后。后本丹陽人，幼年喪父，寄養於翟氏，因而冒姓爲翟。及長，姿容秀麗，且具大貴之相。有名相家謝少東，決其必爲皇后。翟氏遂設法送之入宮，初爲吳太后侍御。太后見其莊靜多姿，轉賜孝宗，初封婉容，晉封爲貴妃。直到淳熙三年，適逢上皇生辰，孝宗挈妃同至德壽宮，向上皇祝壽。上皇見妃端肅恭謹，豔而不輕，遂顧吳太后道：像她的容貌性情，儘可使繼中宮。孝宗聽得親切，仰承父命，次日，卽册立貴妃爲皇后，復姓謝氏。那孝宗素來不好女色，幾個妃嬪，還都是太后賜給他的，所以宮闈中，除了謝皇后以外，只有蔡賢妃李淑妃，稍承寵眷，以致宮中一時竟無書足述。在當時却有一位名傳千古的道學先生，看官你道是誰？原來就是專講正心誠意的朱熹先生。以前北宋年間，草野人才最盛，有程顥、程頤及張載、邵雍、周敦頤等，皆以道學著名於世。朱熹出自李侂門，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八十九回 宋陵寢遣使議和親 立社會及時施仁政

六〇

下李之師爲羅彥彥，羅之師便是程門高第楊時。朱熹生而穎悟，且堪刻苦自勵，故能盡得師傳。自紹興十八年盡進士第，初任泉州同安縣主簿，不久卽卸職。及至孝宗嗣位，詔求直言，熹卽上書詳陳聖學，且排和議。孝宗頗聽其言，擬加擢用，却爲湯思退所沮。熹知小人在位，賢士無名，一意講道，不復思仕進。直到史浩意欲延攬名士，藉塞衆口，薦熹任南康軍。熹固辭不許，只好赴任。恰值南康大旱，乃力行荒政，萬民賴以生活。且創立書院，暇則與士子講學，儒學大興。直到淳熙六年亢旱，孝宗又下詔求直言，熹在南康上疏直諫道：

臣聞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立，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二三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偏私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援引，擢置清顯，所惡則



宋宮八十朝義

密行營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斷斷自守，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稍畏公論者，或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囊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涉，不能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實則此一二者，陰執其柄，蓋其所懷，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義士，深憂永嘆，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甘於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安得而恤，財安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士宇何自而復，宗社之隳，又何自而雪耶！且且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猶未知之！臣應詔陳直，不知忌諱，幸乞容鑒。

孝宗閱疏，大怒道：是以朕爲亡國之君了！即諭宰相趙雄分析其言以治罪。雄奏道：熹乃好學之士，陛下嫉之愈甚，則世人譽之者愈衆，適所以高其聲望；不若因其長而用之，使他任



事不能無可掩飾了。孝宗稱善，即下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後即調任浙東，適值浙右大飢，兵燹之後，又逢荒年，飢民遍野，慘不忍睹。熹自請入對，面奏天災之由來，請孝宗修德以禳之，兼陳時弊七事，確切詳明，聲淚俱下。孝宗肅然靜聽，并褒獎忠直敢言，由是漸加信任。熹即陛辭回任，趕辦荒政，一面平糶，一面募集米商，蠲免米稅。於是米商都赴各地採米運浙，飢民始無乏食之憂。熹當政事閒暇，便輕車簡從，赴各縣訪察民情吏治。一班官吏都憚他正直，不敢為非。治浙半年，政績為全國冠。孝宗得悉，即進熹入直徽猷閣。那時國內烽煙暫息，惟各地旱蝗相仍，天災流行，民不聊生。熹即入奏道：乾道四年，臣在家鄉，適逢荒歉，請諸官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無食鄉民，夏借粟，冬加息，合米清價，逐年斂散，歲歉減半息，大飢蠲全息，經歷十數年，除償還常平米六百石外，積餘二千多石，就將牠立為社倉，以後貸出不收息，每石祇取耗米三升。由是一鄉數千戶，雖遇旱災水患，米珠薪桂之年，非但不愁缺食，並且不糶貸米，賴是以家給戶足。行之一鄉有效，推行全國，其效更大了。孝宗道：這個稱救荒唯一良策，而且輕而易舉，到處可行。卿即草定規則，頒詔各路，一律仿行。



熹即從身邊取出一紙社倉法上呈道：臣已草定，呈請御覽；不過須交各該地公正士紳經營，倘入劣紳之手，積餘盡飽私囊，甚且強收厚息，利民反足以害民，是則不可以不審慎將事。孝宗聽罷，披閱社倉法，只見寫着：

社倉法，以十家爲甲，每甲推一人爲首，每五十家則公推一通曉事理，公正無私之人爲社首。

創立規例，由社首設法儲備米粟，或向官府借貸常平米，限年清償；或向當地富戶及慈善家捐費購米，由社首酌量情形，取其便利者而行之。

賑貸規例，凡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糧稅，及豐衣足食者，皆不得入甲稱貸；其應入甲者，當問其願與不願；不願者除外；願者明查其家大小人口若干；大口貸一石，小口貸五斗，五歲以下者不貸。

置備簿冊兩種，一爲入甲戶名冊，一爲貸米人名冊。

規定息率，每年春夏出貸，初冬取償，每石收息最多不得過一斗，既屬便民議舉，取息



第九十回 壽皇禪位頤養天年 中宮擅權離間父子

六四

以少爲貴，或有償以濕惡之粟，及不實還者有罰；若因特別事故，如天災人禍等，屆期無力清償，由社首查明屬實，亦可准予通融辦理；惟藉辭延宕不償者，限期清償貸米，取銷其入甲戶名。

孝宗覽畢，卽命宰相頒發各路，一律仿行。孝卽退去。正是：

大儒創立社倉法，百姓應無饑饉憂。

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孝宗稱南宋賢主，殊有愧色！蓋任賢不專，求治不力，且在於和議，北面事金，迹其所爲，直與高宗如出一轍。朱熹雖爲儒者，而能勤求民瘼，使之得所，足見書生未必不諳政治。

第九十回 壽皇禪位頤養天年 中宮擅權離間父子

朱熹正在察吏安民，要想挽回南宋的頹勢，訪得台州唐仲友貪婪不法，迭連三上疏



宋宮八十朝義

彈劾不報。原來左相王淮是仲友的戚屬，在暗中庇護，藏過朱熹奏疏，調仲友爲江西提刑，一面令監察御史陳賈奏言：道學之士，非無假名售竒，實無治國才能，願陛下擯棄勿用，免爲所害。這幾句雖未直斥朱熹，實在是爲熹而發。晦翁先生聞得這種斐語，氣得他發昏章第十一，送上疏乞奉祠，有謂令他主管台州崇道觀。就此卽日與東萊先生呂祖謙、南軒先生張栻等講學論道，著書以惠後學。這也是他明哲保身之計。且說上皇高宗，自退居德壽宮後，不聞朝政，優游歲月，兼得孝宗一月四朝，侍奉甚勤，足以樂享天年，直到淳熙十四年，壽達八十一歲，鬢髮皆白，忽於是年八月得病。孝宗輟朝，入德壽宮侍奉湯藥，無如壽限已終，竟然駕崩。孝宗號哭不已，兩日不會進膳，並召宰相王淮入宮，面諭道：朕欲效法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之喪，素服聽政。司馬光通鑑中，紀載甚詳，諒卿亦必閱過。王淮答道：陛下以大孝爲天下倡，臣等自當仰體上意。孝宗遂手書哀詔道：

大行太上皇帝，奄奄棄養，朕常衰服三年，百官自遵易月之令。

卽日欽派大臣治喪，務極隆重，一面詔令恭擬廟號。按高宗在位，凡三十六年，內禪後退居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九十回 壽皇禪位願養天年 中宮擅權離間父子

六六

德壽宮，又歷二十五年。當下翰林學士洪邁請上廟號世祖。直學士院尤袤奏道：稱祖殊欠允當；在洪學士援漢光武爲前例，殊不知大行太上皇帝與光武出處不同。光武爲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特創中興事業，廟號理當稱祖；上皇中興，事業雖與光武相同，不過是繼徽宗正統，分明以子繼父，與光武別宗繼位，絕然不同。臣意宜上高宗二字爲確當。廟號乃昭垂萬世的隆像，還請陛下斟酌。孝宗深以爲然。羣臣也無異議。遂定號高宗。高宗晚年，處境優遊，身體頗覺健康，何意遽爾崩逝，都爲喪了一個最愛寵的劉貴妃。傷慟逾恆，竟致不起。那劉貴妃是晚年所納，故爾上文未曾提及，只好於死後追補幾句，諒必看官們所樂聞的。劉貴妃原係臨安人氏，初入宮爲紅霞帔，（宋宮女使之普通名稱）豔質天生，簡直是個無雙國色。自得高宗寵幸，初奉婕妤，繼遷婉容；至美后正位中宮，遂封爲貴妃。惟性好奢華，嘗因盛暑酷熱，用水晶作腳踏。高宗崇尚儉樸，見之頗爲不悅，即取水晶置榻上作枕臥。劉妃自是稍知迹斂。在香紅承寵時，帝眷稍衰。自香紅於淳熙二年疾歿，於是高宗的晚年愛寵，祇有劉妃一人。寵眷日隆。直到淳熙十四年三月，劉妃去世，高宗悲泣逾恆。

宋宮十八朝義

竟因此得病而崩。後人論高宗有可用的將相，有可乘的機會，終爲汪黃秦檜所誤，卒至臣妻虜廷，苟延殘喘，殊堪浩嘆！聞言剪斷，且說孝宗居喪，白衣布袍，視事內殿，每遇朔望，則衰經持杖，詣德壽宮舉哀，一面詔王太子參決庶務。那時魏王愷早已病歿，孝宗泣然道：前年越次立儲，就爲此兒福薄，而今果然去世了。由是孝宗心灰意懶，至淳熙十六年，進周必大爲左丞相，留正爲右丞相。必大入對謝恩，孝宗以紹興傳位親扎授他道：禮莫如重宗廟，朕嘗孟享，嘗因病分詣，孝莫若執喪，朕礙於朝政，不得日至德壽宮舉哀，若不退休，更有何待卿？即擬定草詔，朕將釋日禪位了，無勞卿等諫阻。必大見上意堅決，諒難勸阻，只好唯唯受命而退。過了數日，孝宗又問必大道：詔書擬就沒有必大知難延挨，只好進呈詔章。孝宗披閱一過，就命頒詔傳位。屆期，孝宗易吉服，御紫宸殿行內禪禮。太子惇登殿受禪，一切儀制，都與孝宗受禪時相同。禮成，孝宗先退。丞相率百官朝賀新主，是爲光宗皇帝，改元紹熙，尊孝宗爲壽皇聖帝，皇后謝氏爲壽成皇后，皇太后吳氏爲壽聖皇太后，皇太后徙居慈福宮，改德壽宮爲重華宮。孝宗傳位後，即易素服，退居重華宮，大赦天下。次日，册立元妃李氏爲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九十回 壽皇禪位願養天年 中宮提撥離間父子

六八

皇后係安陽人，是慶遠軍節度使李道中女。當后生時，有一黑鳳集營前，因之取名鳳娘。比開川中道士皇甫坦善相術，道中遣人邀坦至署，遍相諸子女。及見鳳娘，坦作驚異狀說道：此位千金，將來當母儀天下，還宜善加撫育，小道得便，當爲之上遷九重。道中很爲快慰。看官們，你道皇甫坦怎敢出此狂言？原來他名重公卿，時常入宮邸，替諸王子看相。魏王愷福薄短壽，也是他說的平心而論，他的相術確是不謬。當下他別過道中，就往臨安，便得以鳳娘的福相，奏知高宗。高宗信之如神明，言無不聽，就令人向道中論婚。次年，即聘鳳娘爲恭王妃，旋生嘉王擴。不料鳳娘自小嬌養慣常，面貌雖然秀麗無雙，性情却也悍妒無比。自冊立爲太子妃后，時常在高孝二宮前，屢言太子左右的過失。高宗不悅，嘗詰皇后道：太子妃出自將門，剛愎有餘，溫柔不足。我誤聽皇甫坦之言，已後悔莫及咧！孝宗亦然，向太子妃屢加訓話，令他以吳太后爲法；若不痛改前非，行當廢汝。無如鳳娘悍妒成性，非但不自認過，反引以爲深恨。如今立爲皇后，益發志得意滿，打算一洩數年來積受的风恨。怎樣洩恨？後文自有交代，現在先要敘明金那一段遺聞。看官們閱過通鑑的，都知南宋時代，金宋

宋宮八朝義

兩朝的年號並立，所以小子不得不夾寫金邦的朝政。當光宗受禪之年，適值金主烏嚙斃，因太子先卒，以孫原王璟嗣位，是爲章宗。尊烏嚙廟號爲世宗。那世宗爲金邦第一賢主，因故妃烏林答氏以利剪刺喉殉節，卽位後，至死不會立后，僅追封烏林答氏爲皇后，好算得是個義夫；而且愛賢禮士，崇尚節儉，宮中簪品，戒用黃金，嘗語左右道：何苦搜括民財，以供我一人的浪費。甚至修葺宮室，卽以宮人節省的歲費，移作工資。因是薄賦寬征，修文偃武，人民都改惡從善。每歲刑部錄囚，死罪不過數十人。國人因之稱小堯舜，所有宋遼宗室，寓死金邦的，一律移葬河南廣甯舊陵旁。在位二十九年，遠近謠歌，逝世時萬民流淚，悲聲振野。自環嗣位，遠不及乃祖，金邦自是日漸浸衰了。且說光宗受禪後，進留正爲左丞相，黼黻昇平，國內總算相安無事。不過宮中有了那位悍妒絕倫的李皇后，時時要想離開三宮，乘間竊柄，方可暢所欲爲，報復夙恨。偏偏光宗又是個懦弱之徒，愛了李后的美色，奉命維謹，不敢違拗。好像晉惠帝遇見了賈南風，唐高宗遇見了武則天，百依百順，猶如孝子侍奉慈母。光宗心中却很明亮，曉得李后一人，獨木不成火，幹不出什麼大事，全仗幾個宦官，做



宋宮八十朝義



第九十回 壽皇遜位願養天年 中宮擅權離間父子

七〇

她的爪牙，供她的驅使，祇有用釜底抽薪之計，借端把這班宦官一律斥逐，那末娘娘雖然橫行，已成了沒腳蟹也，無所施其技了。這個計策是好的，無如素性懦弱，一時未敢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施諸實行。這班宦官何等乖覺，早已窺出上意，就合辭在李后前，懇求庇護。李后慨然允諾，安慰他們道：「宮中由我做主，不得我同意，誰敢難為你們。」由是每遇光宗憎厭宦官，她必極力庇護。弄得光宗有計難施，悶在心頭，漸漸變成了一種怔忡症。壽皇聞悉，光宗得了心疾，那得不要焦急，一面命御醫細心調治，一面親自翻檢醫書，尋得一個良方，合成丸藥，以備給光宗試服。本來光宗隔三四日，必至重華宮問安，偏偏現在十數日不至。原來這合藥的消息，早被宦官探悉，便無事生風，密告李后道：「壽皇合成一種藥丸，等得帝駕往省，當面按藥試服。」語云：藥能生人，亦能死人。服後倘有不測，如之奈何？」李后信以為真，力阻光宗免入重華宮定省。光宗原非大病，隔了幾天，已告痊可。李后就命心腹宦官整備了一席極可口的御筵，等到光宗入宮，就請他上座，自己旁坐相陪，殷勤勸酒，小飲談心。光宗見娘娘喝了幾杯酒，臉泛紅霞，益覺斌媚可愛。李后就說道：「擴兒年已長成了，前蒙



陛下封爲嘉王，何不就册立爲太子？此兒頗有才幹，定能相助一臂之力。光宗含笑答道：朕也早有此意，且待稟明壽皇，就可册立。李后道：這是分所當然，何必稟明壽皇呢？光宗答道：立儲爲國家大事，父在子不得自尊，豈可不稟明壽皇？李后默然不語。心想：我預備這席御筵，專爲此事，如今仍不得要領。若然稟明壽皇，預料他必不贊成。他既視我若眼中釘，豈有立擴兒爲太子呢？想到這裏，興致索然，就此罷宴撤席。次日，壽皇聞得光宗病已告痊，召他赴預華宮內宴。宦官先報李后，李后吩咐勿使皇上聞知，她自行乘輦逕入重華宮，向壽皇行禮畢。壽皇劈口就問道：皇上病體痊愈嗎？李后答道：前天病已大愈，今天却又不甚健適，特命臣妾前來侍宴。壽皇皺眉說道：他正在壯年，已如此多病，將來年紀大了，便奈何呢？李后就接口道：據臣妾愚見，皇上既然體弱多病，不如從速册立嘉王擴爲太子，隨時叫他助理朝政，皇上自可少費幾許心力，不無大補。壽皇答道：受禪剛屆一年，就欲册立太子，殊嫌太早；況且儲君關係宗社安危，還須擇賢而立，豈可急遽從事？李后變色說道：立嫡以長，乃是歷朝定例，臣妾係六禮所聘，忝居中宮，嘉王擴又爲李后所生，年事已長，爲甚不可册立？



呢？一席話，非但唐突壽皇，連壽成皇后謝氏也帶着。因為謝氏是由貴妃進封第三次的繼后，而且光宗猶是郭后所出，並非謝氏親生。李后特出此言，實是有意嘲笑。壽皇聽了這一席話，勃然大怒道：你敢來揶揄我麼？無禮已極！李后就轉身退出，不願守待內宴，急急地登翬遠宮，入寢室不見光宗，就詰問宮娥。知也到黃貴妃宮中去了。那黃貴妃本是謝皇后宮中的侍女，當內禪之時，孝宗見那鳳娘性情悍潑，光宗又無姬侍，特將黃氏賜給光宗。光宗見她性格溫存，體態端莊，寵愛非常，受禪後即封為貴妃。在李后視之，好似眼中釘。這時從重華宮回來，剛正受了壽皇的訓斥，忿無可洩，忽聽光宗已往貴妃宮中，好似火上添油，怒冲冲趕往貴妃宮中，不待內侍通報，闖然直入。只見光宗正和貴妃並坐在那裏，握手談心，就立在寢宮門首，大聲說道：陛下龍體纔得告痊，理該清心寡慾，以資調養，奈何復在此縱情調笑？倘再龍體欠安，誰任其咎？光宗連忙起立相迎。黃貴妃已嚇得花容失色，戰兢兢，跪地相迎。李后只做不會看見，儘她跪在地上，不去理會她。光宗很覺不忍，就握住了李后的手，向中宮貴妃纔得起立。當下帝后倆到得中宮，光宗見李后珠淚簌簌下墮，就加意



宋宮八朝演義

安慰道：以後朕不去就是了，何用如此悲傷呢？李后答道：陛下貴為天子，只有幾個嬪后，難道妾還不肯相容。祇因病體新痊，理宜靜養，不得不進忠言諫阻。至於臣妾流淚悲傷，並不是為黃貴妃，另有切膚之痛，要求陛下為臣妾作主的。說到這裏，益發抽抽噎噎大哭起來了。光宗弄得莫名其妙，連連溫語詢問，李后方命內侍召入嘉王擴，母子倆一起跪下。李后說道：壽皇將要把妾廢逐，另選中宮，妾與擴兒將來不知如何結局，難道陛下還沒有曉得？還是假作不知呢？光宗聽說，益發如墮五里霧中，很誠懇的說道：朕實不知，你倆且起來，把廢后的來因，細細地說給朕聽。李后就同嘉王起立，把壽皇所說的一席話，添枝添葉的再說一遍。光宗此時已被李后籠絡得糊糊塗塗，不加辨別，竟然信以為真，便道：朕就此不入重華宮。自從受禪以來，四海安甯，尚無失德，諒他也不能將朕廢去。你倆不必擔憂，朕既承大統，難道妻兒都不能保護麼？李后方纔轉悲為喜，命嘉王退出密談多時，李后就乘機請立李氏家廟。光宗自然允許，次日，就傳旨建築。偏偏樞密使王藺以為不可，上疏諫阻，疏稱：皇后家廟，不當用公費建築，此是歷代之遺規，先朝之定例，陛下理宜遵守之。疏入不報，反



宋宮八十朝

第九十一回 怙勢作威玉手貯錦盒 直言極諫碧血染丹墀

七四

觸怒了李后，立請光宗將他罷職。光宗口雖答應，心猶不忍，未即下詔。李后竟不及待，親筆寫了罷免王藺的上諭，給光宗看過，馬上遣內侍發出，一面進葛郊為樞密使。正是：

直言極諫誠何益，堪笑君王遇悍獷。

欲知李后如何專權，下回分解。

孝宗因居喪而禪位，名為盡孝，實則偷安。南宋諸主，都以小朝廷自甘，他與高宗因畏事而內禪，情雖各異，究他父子倆的退避心腸，如出一轍。人不可以無大志，此其所以不振也。

光宗受制悍妻，優柔寡斷，迹其行逕，十分可憐，亦十分可笑。此等庸材，真是不能齊家，焉能治國。

第九十一回 怙勢作威玉手貯錦盒 直言極諫碧血染丹墀

李后悍妒成性，實是一個古今少有的潑婦。那光宗又是個懦夫，不敢違拗李后的一日，光



宋宮八十朝演義



宗在中宮盥洗，由許宮娥奉匱進呈。光宗見她手如柔荑，指若春葱，禁不住讚了一聲好。却巧被李后所聞，當時並不曾發作。到了次日，光宗正在便殿批閱奏疏，忽然李后遣內侍送一食盒來。光宗只道是精美點心，親自啓盒諦視，嚇得他雙手發抖，盒蓋墮地。原來盒中是一雙血肉模糊的斷手，不消說得是許宮娥身上砍下來的，還能留得性命麼！光宗心想：我無意中說了一個好字，竟把她性命都送掉！要想向李后發作，奈無這點勇氣，惟有自怨自悔，就命內侍拿去埋藏了，悶在心頭，怔忡症復作，日久不愈。延至冬至節，天地宗廟，例由皇帝躬親行禮，不得委員替代。光宗不得已出宿齋宮。不料那位悍妒絕倫的李后，趁光宗不在宮中，即遣心腹內侍召黃貴妃入宮。黃貴妃料知大禍臨頭，便想去見壽成皇后求救。對內侍說：先回中宮覆命，我馬上來見鳳娘娘。那內侍早奉李后密旨，不容她求救，催逼道：娘娘有急事宣召，豈容少緩！還是速去爲貴。遲恐觸怒中宮，不是要的。黃貴妃只好戰兢兢跟隨內侍走入中宮，只見李后怒容滿面，坐在那裏，連忙行禮叩見。李后牙癢癢地說道：難道你是全無心肝的？前次我已說過，皇上病體少愈，理該節除色慾，你竟不聽我言，胆敢蠶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九十一回 惜勢作威玉手貯錦盒 直言極諫碧血染丹墀

七六

惑皇上，以致病懨懨日久不愈；論你的罪惡，直與謀逆無異！說罷，就命內侍行大杖一百，要急急的打，使她下次不敢。這班內侍就如狼如虎，把黃貴妃拖倒於地，重笞百下。你想這種很闊的大杖，壯男也受不起一百；可憐那冰肌玉骨的黃貴妃，打到三十下，已經香消玉殞，氣息全無，直殮殮死在地上了！李后吩咐內侍拖出宮門，當夜就草草棺殮，一面命內侍報告光宗，推說黃貴妃猝患急病暴亡。光宗聞此噩耗，又驚又慟，預料必為李后所謀死，否則那得會無端暴亡；要想回宮去觀看尸體，又覺今晚是祭天大典，既宿齋宮，未便任意出入，祇好苦在心頭，淚如泉湧；這夜橫在榻上，翻來覆去，良久不曾合眼，直到四更以後，疲倦已後，纔得朦朧睡去，忽見黃貴妃滿身血污，淚流滿面的，哭進齋宮來；正欲上前執手詢問，緣何弄得滿身血漬？猛聽得一聲怪響，驟然驚醒，張目四顧，不見貴妃，方知是夢。此時東方已白，內侍齊來伺候。光宗就披衣起身，盥漱既畢，內侍進早膳。光宗那裏咽得下食物，揮手撒去，喝了幾口清茶，就出宮登輦，啓駕赴南郊。時已天色大明，陪祭百官，排班鵠候。光宗下轎，步行至天壇前，霍地在風猝起，大雨如注，百官都弄得和落湯雞相似。光宗雖有塵蓋遮蔽，



祭服上也被雨點濕透，只好催促趕緊焚香獻酒，讀祝奠帛。光宗勉強冒雨行禮，幾乎昏暈倒地。本來是病體，聽得貴妃暴亡，自然傷慟逾恆，遠受了狂風大雨的震驚，即得不要昏暈呢。幸有四個侍臣，扶掖着登輦還宮，就此登床偃臥，不住的長吁短嘆，飲食少進，面容益覺枯樵。要想查問貴妃的死狀，又怕李后發怒，只好苦在心頭，病勢因之有增無減。李后趁此機會，獨攬朝政，所有奏疏，由她獨斷獨行；遇到疑難事，方纔向光宗詢問辦法。一日，光宗病重的消息，傳到了重華宮。壽皇就輕車視疾，却值光宗在便殿批閱奏疏。壽皇吩咐左右不必通報，說着，就悄悄地走入寢宮，只見光宗閉目睡在榻上，便向近侍搖手，莫去驚動。他却退坐旁邊。光宗並未熟睡，忽呼近侍進茗。近侍就走到榻前報稱壽皇在此。光宗慌忙，一骨碌跨下床來，向壽皇跪地拜見。壽皇見他面色悴樵，骨瘦如柴，倍加憐恤；一面將他扶起還宮，一面問道：緣何已病到如此？爲着何事起病？曾否服藥調治過？光宗答道：入冬舊病復發，出宿齋宮，又感到了哀痛，祭天還遇了大風雨，還宮後，病勢就日益加重。話聲未絕，不料李后已得心腹內侍報告，急忙忙奔入宮來。光宗就住口不語。李后瞧見壽皇坐在那裏，免不得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九十一回 世勢作威玉手貯錦盒 直言極諫碧血染丹墀

七八

要低頭行禮。壽皇問道：皇上病到如此，你不在榻前侍疾，却往那裏去了？李后答道：只因皇上有疾，不能親閱奏疏，由妾代爲閱看，以便轉達皇上。壽皇嘆了一聲，說道：難道你不曉得我朝家法，皇后例不得干預朝政；就是慈聖宣仁兩朝，母后垂簾聽政，遇事必與宰相商議；現在聞得你自恃才能，內外奏疏，由你一人擅自批判，朝政由你獨斷獨行，這是我朝家法所不容的。李后強辯道：臣妾不敢違背祖訓，所以國事都由皇上作主的。壽皇道：我不痴不聾，難道不曉得宮中事麼？你也何用強辯呢？皇上病症因何而起？因何而重？你且說個明白。李后答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皇上因祭天驟遇大風急雨，當時幾乎昏暈，還宮後就此病勢加重，與臣妾何干呢？壽皇悻悻然說道：祭天遇風雨，便是天怒示儆，你可知道麼？說罷，立起身來向光宗說道：自己珍重服藥，糟壞了身體，不是要的。語畢移步出宮。光宗連忙下榻相送。李后向他瞋目一顧，嚇得光宗依舊倒身榻上。李后見壽皇去遠，便立在榻前，且哭且罵道：風雨不時，原屬尋常事，怪怨到我身上，真正昏憤已極，叫我這種日子，怎樣挨得過呢？說罷，抽抽噎噎哭了多時。光宗只好面向裏床去裝睡。李后只道他睡熟了，就此



宋宮八十朝義

止哭。光宗這場大病，幸經御醫極力診治，藥方服了二百多劑，直到來年三月中旬，始得告痊起床，臨朝聽政。宰相率百官合詞請朝重華宮。光宗推說大病初愈，不宜過分勞動，父也叫我保重，緩日過宮，不爲晚咧。向例遇着壽皇誕辰及令節，光宗例應率后往朝。自光宗多病，壽皇降旨免朝，至今病已告痊，仍舊不朝重華宮，於是文武百官聯絡士庶人，伏闕上書泣諫。光宗方於四月朔日往朝一次，等到端午節，舊病復發，調治要緊，那裏還顧得到往朝重華宮，一病又臥了五個多月，直到冬至前幾天，光宗始得病愈臨朝。丞相留正面奏道：陛下以孝治天下，祇因龍體，致疏定省，現在時逢令節，宜往朝重華宮，以悅親心。光宗不語。百官復上疏請朝。光宗竟拂袖退朝。父子間本嫌隙，都是李后竭力離間，不許光宗過宮，遂使羣臣疏請泣諫，俱屬無效。那吏部尙書趙汝愚，光宗素知他是個忠臣，獨有他未曾奏請過宮。秘書郎彭龜年，當面責問他道：我公誼屬宗親，何故坐視，陷着於不孝？汝愚答道：諫而不從，不如不諫；現在時機已到，我將入諫咧。說着，即入內廷，向光宗規諫道：壽皇孝事高宗，乃陛下所目睹，現在壽皇祇有陛下一人，聞陛下有病，便躬親視疾，聖心惓惓，不言可知，現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九十一回 情勢作威玉手貯錦盒 直言極諫碧血染丹墀

八〇

陛下誤聽小人離間之言，定省久疏，孝道有虧，何以慰天下人民之望？光宗點頭稱善。汝禮退出。光宗入宮，轉告李后。李后心想：我們的家廟，已經建築完工；我若不允光宗朝父，我要諦謁家廟，羣臣必持異議，還是朝重華宮，然後謁廟，廷臣自無異言。打定主意，就回光宗道：明天和你同往重華宮便了。次日，光宗先過宮朝謁壽皇。一剎那李后也來朝謁，對着壽皇及壽成皇后，一味謙和，自認罪過。壽皇素來長厚，只道李后果然痛改前非，特加優待，留在宮中歡讌。竟日，帝后始辭謝出宮。廷臣得悉了，都額手稱慶。不料隔了兩日，傳出內旨，李后要歸謁家廟。禮部連忙整備鳳輦。李后鳳冠鳳服，辭過光宗，由許多內侍宮娥簇擁出宮，昇坐風輦，由衛役呵道前行，閒人讓步，威儀實足。直到家廟內，李后始由宮娥倩扶下輦，四面諦視一周，只見祠宇巍峨，建築得十分崇敞，簡直和太廟差不多，快活非常，就輕移細步，走入殿中觀看，瞧那供着的神主，都是金鑲玉質。原來李后的三代，都已追封王位，所派的監工大臣，又是李后的心腹，所以格外建築得華麗。李后笑逐顏開的上香瞻拜。祭奠既畢，李氏親屬都入廟諦謁，一一接見，許以頒賞官職。各親屬都歡欣拜謝。李后就同幾個至親，到



宋宮八十朝演義

四面瞻仰一周，方纔傳諭回宮。親屬排班相送。李后含笑登輦而去。次日傳出內旨，李氏至親二十六人，各授官職。所有此次辦差及侍從人等進秩有差，連帶李氏門客及戚屬，也有多人補官。此真有宋以來，未有的曠典。轉眼殘冬過去，又屆紹熙四年元旦。光宗與李后同往重華宮朝賀。至三月上巳，光宗又隨壽皇及壽成后同游玉津園。李后也隨往。那李后建築家廟，壽皇早有所聞，未曾目睹。直到游幸玉津園，歸蹕經過家廟，壽皇留心觀看，建築得比太廟還要華麗，心下大不以為然。回宮後就向李后訓斥道：我朝例不奉祀外戚，若以前幾代皇后，人人像你建築家廟，只怕都城中間沒有隙地了。李后答道：此係私人家祠，並非國家公款所建，尋常百姓尚可建祠，何獨不容於臣妾？說罷就向光宗瞋目一視，悻悻然回轉中宮。光宗也跟隨而至。李后咕囔道：陛下，臣妾犯了什麼大罪，并家廟都不許我建築，豈有此理！以後臣妾不死，不許過宮，如果必欲往朝，請先殺臣妾而後排駕。光宗不敢不依，就此自夏及秋，絕足不到重華宮。直至九月重陽節，是光宗生辰，羣臣連章奏請過宮，都不報給。專中謝深甫叩諫道：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猶陛下之愛嘉王，且太上春秋



已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光宗聞言感悟，便傳旨排駕過宮，說罷退入便殿易衣，羣臣排班鵲立，隔了一回，光宗走出御屏，百官上前相迎。不料李后已得陳源密報，急忙忙奔來，拖住了堯宗的手，說道：天氣寒甚，官家龍體少健，冒了風寒，又要發病的，且去飲酒消寒。光宗欲行不得，只好轉身欲退。陳傅良竟搶步而前，拖住了光宗的袍角，說道：車駕已備，陛下幸勿還宮。深秋天氣，並非嚴寒，懇請往朝重華宮。李后聽得清切，只恐光宗向外來，就用力向後一扯。光宗幾乎倒地，被李后扶住，轉入屏後。陳傅良竟不顧利害，跟入御屏，再想拖住光宗。李后向他怒叱道：可曉得這裏是什麼地方？難道你不怕砍頭麼？傅良不得已退出御屏，出聲痛哭。李后聞得哭聲，即遣內侍出問道：娘娘有旨詰問，無故在殿上慟哭，是何道理？傅良止哭答道：臣進忠諫，陛下不納，那得不哭？內侍據言入告，益加觸怒了李后，傳旨百官退朝。皇上不過宮了。百官只好退出，再上疏力請過宮，許多奏疏，都被李后藏過。挨過了兩個多月，仍不見過宮，於是丞相以下，俱上疏自請罷黜，不報。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秘書郎彭龜年，請逐內侍陳源以謝天下。有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十八人，上書



宋宮十八朝義



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工部尙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言將逢令節，勿再降旨免朝。壽皇批道：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轉進御前閱看咧。一剎那會慶節已到，壽皇雖未降旨免朝，光宗依舊稱疾不朝。直到五年元旦，經丞相等入內力請，光宗始往朝謁壽皇，隔了十幾天，壽皇有疾，羣臣又請過宮。光宗答道：朕躬亦滿身是病，自顧不暇，況且朕不懽醫道，過宮也屬徒然。就此挨過三閱月，不曾過宮視疾。時值清和天氣，光宗偕李后同游玉津園，彭龜年已調任中書舍人，力請光宗先往重華宮視疾，後游玉津園。光宗不答，竟與后排駕游園，暢遊終日始歸。次日，光宗視朝，龜年料知力諫不納，只好向光宗伏地叩頭，額破血流，殷紅滿地。光宗問道：朕素知卿忠直，有事儘管直奏。龜年答道：目前大事，惟有陛下過宮，壽皇渴思與陛下見，而陛下久不過宮，因此厥疾不愈。光宗道：知道了。只說了三字，就退朝，仍不傳旨過宮。直到五月中旬，壽皇飲食不進，病勢日益增重，日思一見光宗，常顧左右太息流淚，每於夢中呼帝小名。這個消息傳入都堂，百官上疏請視疾。光宗依然置之不理。陳傅良三上疏不報，便繳還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入宮極諫。光宗竟拂衣欲退。



宋宮十八朝遺義

第九十回 惜勢作威玉手貯錦盒 直言極諫碧血染丹墀

八四

正牽任帝裾泣請道壽皇病已危篤陛下再不過宮視疾要後悔莫及了光宗置若不聞只管趨入後殿留正牽輔臣緊隨不捨光宗忙令內侍闔門正等只好慟哭出宮次日再入宮請對光宗卽命知閣門事韓侂胄傳諭道幸執並出毋庸多費留正等聞旨就卽日出都至浙江亭待罪那光宗何竟天性滅絕視老父竟如仇敵呢原來李后進讒離間對光宗說陛下已蒙不孝之名壽皇旣已病在垂危萬萬不可過宮視疾光宗問道爲什麼不可以過宮呢李后道陛下過宮後壽皇若有三長兩短一般人都要說是陛下謀死的這個罪名那裏當得起還是自己推說有病不能過宮壽皇自有御醫診治能穀告痊最好若然死了我倆不會到過重華宮說不像是我倆謀死的了兩害相形取其輕還以不過宮爲是陛下以爲對不對光宗唯唯稱善正是

猶是靦顏稱人主

誰知天理已淪亡

欲知壽皇病勢如何下回分解

自宮女斷手貴妃暴亡李后之悍毒如此光宗無力裁制已極可慨乃復倍從其



宋宮十八朝義



言，忍令父子參商，定省久廢。壽星病危，思子夢裏喚兒，此情何等慘痛！而光宗亦竟漠然無動，未肯一往視疾，天性汨沒，至於斯極，可謂全無心肝。

第九十二回 立新君趙汝愚定策 殺良相韓侂胄專權

壽皇在病中，聞得丞相爲了諫諍過宮視疾，以致出都待罪，更覺憂上加憂，即召韓侂胄入詢。侂胄答道：是留丞相等誤聽的，皇上也在寢宮臥病，故遣臣傳諭，幸執並出，意思是令他們一起出宮，並不是令他們出都，今日已有旨命臣召還了。壽皇點頭道：快去傳旨召回，朝中沒有宰執，還像個國家麼？侂胄告退，逕往浙江亭將留正羅點等召還。次日，光宗視朝，留正奏道：臣引襦冒瀆天顏，陛下不加罪誅，深感鴻恩。光宗道：卿等何故屢次入宮呢？留正奏道：壽皇膝下祇有陛下一人，病中渴思一見，臣等誰非人子，誰無父母，故爾不避斧鉞，屢次入宮瀆請。光宗聞言，默然良久。彭龜年等奏請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光宗允許，即令翊善黃裳侍嘉王過重華宮，向壽皇問疾，也只去了一次。延至六月中旬，壽皇竟崩逝重華宮。



中內侍連夜至丞相私第計報。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原係宗親，得聞壽皇賓天，即與大臣商議，且即報知光宗，恐他不出視朝，遂持劄不上。等到次日，光宗視朝，汝愚方出班奏聞，并請光宗速詣重華宮成服。光宗稱善，便退入宮中，百官都在殿上鶴候。不料清晨守至日昃，不見光宗復出，宰相乃率百官，只好先往重華宮治喪，守了半日，仍不見帝駕到來。無人主喪，怎能成禮。汝愚與留正商議，惟有請壽聖吳太后暫主喪事，於是同詣慈寧宮奏請。吳太后答道：有天子在，何用我主喪呢？留正復奏道：臣等連日詣南內請對不獲，屢次上疏不報，今若率百官去恭請，皇上仍不出，百官惟有慟哭於宮門，只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故擬請太后降旨，稱：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惟臨喪不可無主，况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等何敢代行？太后乃壽皇之母，皇上既有疾不出，齋行祭禮，理所當然。吳太后許諾，即下詔，命喪太極殿。按孝宗以外藩入繼，受禪後改元三次，共歷二十七年，崩於紹興五年，享壽六十有八歲，謚稱南宋賢主，但也不免用舍失宜，惟與金人更定受書禮，稱姪不稱臣，不受冊封，辦得差強人意；至於奉養高宗，雖非親生，却能全始全終，絕不少忤，不愧廟號稱孝宗。治喪期內，光



宋宮八十朝義

宗願詔，尊壽聖皇太后吳氏爲成皇太后，壽成皇后謝氏爲皇太后，惟車駕仍稱疾不出。百官都竊竊私議，願官葉適，夜詣丞相私第，語留正道：太上賓天已久，皇上只是稱疾，不執親喪，試問何辭以謝天下後世？嘉王係皇上嫡子，若亟正儲位，參預喪事，庶可稍戢疑謗。留正答道：我也有此意，明日當上疏奏請。當下邀請輔臣，會商良久。由留正草就奏疏，次日聯名疏奏。皇子嘉王，仁孝性成，聰明天資，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而維國本。疏入，僅批甚好兩字。留正又據旨進呈，請加御批，册立嘉王爲太子。當日傳出御劄，見批着歷事歲久，念欲退閑八字。正膽着弄得無可措辦，即與趙汝愚密商辦法。汝愚道：索性請太皇太后令光宗內禪嘉王，皇上可以安心調養了。留正以爲不可，兩下各執一詞，不歡而散。不料留正膽小如蟻，不願捲入漩渦，即詐病上辭呈，並請光宗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光宗下劄慰留。無如正留已潛出都門了，於是都下人心益震。左司郎中徐誼入諷汝愚，早定大計。汝愚道：首相已去，叫我孤掌難鳴，怎能定策安邦呢？徐誼道：知閣門事韓侂胄，是壽聖皇后兄弟的兒子，托他奏明太后，即行內禪，事必有濟。汝愚道：就托君去轉邀，事關機密，幸勿漏洩。徐誼唯唯而去。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九十二回 立新君趙汝愚定策 殺良相韓侂胄專權

八八

當夜侂胄即來訪謁汝愚。汝愚屏退左右，以內禪事托達吳太后。侂胄慨然允諾，便即告辭。順道至太后近侍張宗尹處，托他代奏。那宗尹入奏兩次，吳太后不見。侂胄得報，奈何徒喚，只好另托內侍關禮。那關禮口才捷給，並不直接奏請，見了吳太后，只是流淚。吳太后問他道：汝因何淚痕被面？禮答道：都下不久要有亂事了，用是心愛墮淚。今留丞相已辭職出都，趙知院恐不久也要出都。皇上有病，兩個丞相又皆出都，後患不堪設想了！吳太后道：趙知院誼屬宗親，未必忍心出都的。禮復道：趙知院因爲不忍遽去，曾托知閣門事韓侂胄轉遣宗尹代奏過兩次，未邀太后俯准，不得不出於一走了。吳太后道：勢在危急，事既順理，就命侂胄酌量辦理便了。關禮連忙出報侂胄，并說：次晨當請太皇太后，在壽皇梓宮前，垂簾引見執政，請公轉告趙知院預備一切。侂胄馬上奔告汝愚。時已黃昏，汝愚一面轉告輔臣，一面命殿帥郭果，連夜調集兵士，保護南北大內，并遣人趕製黃袍，諸事齊備。次日，却巧是禪祭，汝愚率百官至太極殿。嘉王擴也身穿素服，親來主祭。汝愚率百官行至壽皇梓宮前，見吳太后坐在簾內。汝愚就向簾內跪奏道：壽皇升遐，皇上抱恙，不能親臨執喪，臣等會疏

宋宮十八朝演義

請册立嘉王爲太子，以便舉行喪禮，蒙御批甚好二字；臣等復擬旨進呈，又批歷事歲久，不欲退閒八字，御劄猶在，奏請太皇太后處分。吳太后道：既有御劄，相公即可奉行，本來長此遷延，不獨滋物議，還恐釀亂階。汝愚又奏道：茲事體大，非請太皇太后指揮不可。臣等擬就懿旨，呈請慈鑒作主。一壁說一壁將草擬的懿旨進呈，由宮女接過。吳太后就閱看，見寫着：皇帝抱恙，至今未能執喪，會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吳太后便道：寫得很好。一面說，一面命宮女遞給汝愚。汝愚道：今日始，臣等有事奏達，當請嗣皇處分，猶恐兩宮父子間，發生責難，須經太皇太后作主排解。吳太后道：皇上臥病日久，且有御筆自願退閒，不會有責難的，相公卽以旨意諭皇子卽位。便了汝愚等卽請嘉王陞殿受賀。嘉王固辭道：恐負不孝名，不敢違太皇太后懿旨。汝愚諫勸道：天子嘗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况有皇上御筆及太皇太后指揮，遵命卽位，方是孝道。現在中外人人憂疑，若再固辭，萬一變生不測，將置太皇上於何地。羣臣卽扶嘉王入素幄，披上黃袍，又復扶至御座前。嘉王還只是却立不肯坐。汝愚等已率百官再拜行禮，草草禮

宋宮八十朝遺義

第九十二回 立新君趙汝愚定策 殺良相韓侂胄專權

九〇

成。嗣皇即詣壽皇几筵前，哭奠盡哀。百官排班立殿中。嗣皇易衰服出，就東廡素幄立。內侍一再扶掖，始就坐。汝愚率百官謹問起居，然後行禫祭禮。禮畢退班，即命改光宗殿爲泰安宮，奉養上皇。就寢民心悅服，中外安甯。這都是趙汝愚的大功。次日，立崇國夫人韓氏爲皇后。后係韓琦六世孫，父名同卿，韓侂胄的堂姪。后初選入宮，能曲承兩宮太后意旨，遂歸嘉王。即初封郡夫人，繼封崇國夫人，頗得帝眷。遂立爲后。那韓侂胄身兼兩重后戚，且自居定策首功。汝愚雖然是丞相，沒有他奏准吳太后，也就無能爲力了。由此日漸專橫，以爲左相捨我其誰。偏偏吳太后召還留正，仍爲左相。侂胄大爲失望，因是怨恨汝愚不肯保己爲相，勢成冰炭。那嗣皇帝後來廟號甯宗，現在也只好稱他爲甯宗。當下大赦改元，以明年元日爲慶元元年，并同羣臣拜表泰安宮。光宗事前未曾曉得，直到甯宗即位後，方由陳源入宮奏報。當下特召甯宗入見。甯宗恐怕受訓斥，帶着侂胄入寢殿謁見。光宗瞠目愕視道：你是吾兒麼？甯宗嚇得什麼似的，口內連稱是的。目光注視侂胄，意欲叫他奏明內禪是奉太皇太后的指揮。侂胄正擬奏達，光宗先向他說道：汝等旣欲內禪，朕並未會駐蹕遠方，近在



宋宮八十朝諷諫



咫尺，爲甚不先來奏聞，偏去懇求太皇太后指揮，於法似嫌不合；現在既屬吾兒受禪，也不庸說了。甯宗聽說，連忙拜謝，光宗又向他吩咐了幾句。甯宗就同侂胄退出。那季后自尊爲太上皇后，不能干預朝政，只好安分守己。偏偏韓侂胄仗着吳太后韓皇后的兩重內戚，作威作福，日益驕橫。一日，往見汝愚道：此次定策功臣，惟公與我，宜請封賞，公何遲遲不奏呢？汝愚答道：君係外戚，吾是宗臣，國家有疑難，理當出力維持，何可言功，以圖爵賞？惟爪牙之臣，自當推賞。侂胄不歡而別。次日，汝愚入奏，請加郭杲以節鉞，遷侂胄爲防禦使。侂胄大爲失望。甯宗固知受禪時，虧得侂胄力請吳太后，有功於己，漸加親幸。甯宗又因汝愚定策功高，詔拜右丞相。汝愚力辭，派臣對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安敢言功，務請收回成命。甯宗見他功成不居，遂命爲樞密使。知臨安府徐誼，往見汝愚道：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調居外任，庶免後患。汝愚含笑答道：侂胄居朝，猶如虎在柙中，奚能爲人患？一經外調，好似縱虎歸山，再加以節鉞，授以兵權，簡直是爲虎添翼了。徐誼無言而退。汝愚因葉適督襄定策有功，擬加封賞。葉適當面辭謝道：國老效忠，原屬人臣的天職，語云：食君之祿，必當忠



宋宮十八朝漫義

第九十二回 立新君趙汝愚定策 殺良相韓侂胄專權

九二

君之事。適雖下愚，豈敢微功，以膺濫賞；惟侂胄心懷缺望，所冀不過節鉞，宜如願以償，外調爲節度使。汝愚只是搖頭不允。葉適又道：若不將他外調，只恐怨恨日深，必遺後悔。汝愚答道：且作緩圖。葉適告退，預料禍患將作，犯不着處此漩渦中，就力求外補。隔不多時，就出領淮東兵賦。寧宗即位之初，尙能採納忠諫。有侍御史章穎，疏論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等離間罪惡，下詔一體貶官斥逐。寧宗欲得正士，侍講經筵。汝愚首薦朱熹。黃裳亦言熹爲當世大儒，於是下詔召熹入值經筵，命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熹奉召入都，在途聞得泰安朝禮尙缺，近臣且有用事者，等到入對，就上疏直奏道：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自宜愛惜名器。若使侍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歡的，爲建極導民的根本；思所以大振朝綱的，爲防微慮遠的宏圖。疏上不報，力辭新命，不許，只好留侍講筵。時值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甯宗又命孫逢吉覆按，也說有水石發見，奏請別求吉兆，有旨命大臣集議。左相留正卽與輔臣等在都堂集議。汝愚的意見，竟與留正相反，辯駁多時，未曾決議。侂胄也在都堂，目睹兩人爭持不下，就乘間進



宋宮十八朝演義

議入奏甯宗，極言留正糊塗已極，難勝宰執之任。甯宗竟信其言，馬上下詔罷正爲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一面進汝愚爲右丞相。汝愚本甚倚重留正，及聞此次罷相，純出侂胄的讒間，便向簽書樞密院事羅點說道：我和留正爲公事爭論，私交甚厚，侂胄竟敢藉此進讒，倘若事事如此，大臣還能說話麼？羅點正欲答言，忽見門吏來報韓侂胄請謁。汝愚正在憤恨的當兒，說道：不容他進見。門吏轉身出去拒絕。羅點忙向汝愚說道：公誤了，爲甚要拒絕他呢？汝愚恍然省悟，再命吏役去請侂胄進見。侂胄正因門吏拒絕，含怨欲行，只見吏役走來說道：相公有請。侂胄勉強入見，不談祕密話，沒精打彩的說了幾句閒言，就作別而歸。由是和汝愚結怨愈深。汝愚以爲我以忠正自持，侂胄也奈何他不得，所以極力汲引正士，奏請增置講讀諸官。詔令黃裳彭龜年陳傅良等入值講筵。不料天不永年，隔了幾個月，羅點黃裳相繼病歿。侂胄卽薦京鏜代羅點後任。他本官刑部尚書，甯宗欲命他鎮蜀。汝愚力阻鏜望輕資淺，難勝方面重任，命他鎮蜀，必遭大患。甯宗遂留詔不發。鏜因是銜恨汝愚如刺骨，與侂胄密謀，引用已黨劉德秀劉三傑李沐等爲臺諫，以作幫手。朱熹見小人倖進，難

宋宮八十朝義

第九十二回 立新君趙汝愚定策 殺良相韓侂胄專權

安賊默，面奏侂胄奸邪，右正言黃度也。上疏論侂胄罪惡，皆不報。反被侂胄密奏，宗先除黃度知平江府；又稱朱熹迂闊，不可再用，遂下詔除熹爲宮觀。雖稱汝愚等上章保留，皆不報。熹卽出都自去。還有陳傅良、彭龜年等，也都坐罪罷官。惟欲逐汝愚，苦無罪名，侂胄很爲焦灼。京鏗獻計道：他是宗親，本係太祖嫡派，只要誣他覬覦神器，危謀社稷，足穀他受用的了。侂胄大喜，卽日授意李沐，具疏入奏道：汝愚以同姓爲相，原違祖宗定制；當上皇聖體未康時，汝愚心懷叵測，倍虛聲，植私黨，竊竊神器，今猶定策自居，大權獨攬，似此不法，亟宜罷斥，以安天位，而塞奸萌云云。甯宗不加詳察，竟將汝愚罷相，降爲提舉洞霄宮。侂胄尙未甘心，再令何澹、胡紘奏劾，說汝愚引僞徒，謀爲不軌，暗與徐誼道謀，欲衛送上皇過越，以圖復辟云云。於是下詔謫汝愚爲甯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降徐誼爲惠州團練副使，安置南安軍。汝愚行至衡州，竟暴病而亡。時在慶元二年正月，正是：

一死祇因君不悟，孤忠幸有吏長存。

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宋宮八朝演義

留正聞汝愚等將定策立新君，預料必有後患，星夜辭職出都，明哲保身，自爲計誠得矣，其如社稷何？稱爲忠臣，已殊有愧色。小人不可輕用，既已用之，則不可使之有所缺望。至於構禍生變，趙汝愚之於韓侂胄，既引爲己助，復抑其爵賞，而力又不足以制之，坐令囂張爲患，身死其手，此亦自取覆亡耳。

第九十三回 假虎威專權逐朝士 逞狐媚設計惑君王

汝愚既死，京鏗爲左相，與韓侂胄、何澹、胡紘等定出一個僞學黨的名目來，欲將朝野正士一網打盡。何澹首先上疏，有旨令輔臣覆議。京鏗遂編列正士名冊，誣爲僞學，呈請甯宗一竄逐。幸被吳太后所聞，力勸甯宗勿與黨禁。甯宗始下詔免究，並諭臺諫論奏，不得牽連往事。一班正士，方得安然無事。那京鏗和韓侂胄豈肯就此罷手，唆使邵裒然奏言僞學風行，不但貽誤朝廷，並且延及揚扈；以後遇科舉取士，及薦舉改官等，必先具結申明，並非僞學，庶可杜絕禍根。甯宗居然核准施行。那時朱熹奉祠家居，得聞汝愚被逐，正士被誣，一時



憤不能平，手草封事數萬言，歷陳奸邪朋比爲奸，良相被逐，冤死等情，即擬繕正拜發。幸得諸弟子極力勸阻，謂此草一上，大禍卽來。門人蔡元定亦言不可拜發。熹始取稿焚燬，一面上疏力辭職銜，不許，有詔命充祕閣修撰。熹稱疾不就，只在家中閉戶著書，且與門人講學。不料胡絃與熹有嫌隙，恐怕他疾愈來京，授意沈繼祖疏劾朱熹十大罪，結末謂熹毫無學術，箠鼓後進，褫職罷祠。門人蔡元定助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疏入，下詔削去朱熹祕閣修撰，竄蔡元定至道州。元定遭謫，徒步三千里，足爲流血，並無怨言。逾年病歿，當世稱爲西山先生。光陰迅速，至慶元三年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薨，遺詔命承重皇帝服。齊衰五月。甯宗仍服喪期年，尊諡爲憲慈聖烈。侂胄見吳太后已死，就命京鐘奏請安籍僞學。次日降旨，將列名五十九人，一併坐罪。第一名是已死的趙汝愚，以外朱熹留正徐誼等皆在其內，都是忠直無私的正士。黨禁旣興，連帶六經語孟諸書，也垂爲世禁，簡直和秦始皇時代焚書坑儒差不多，嚇得好學之士，人人自危。朝上無一正士，自丞相以下，都是韓侂胄門下的走狗。那時侂胄封豫國公，官加少傅，好似當年的蔡京。朝臣奉承侂胄，比較奉承甯宗，格外小心。



工部尙書許及之，本屬韓家門下走狗，他還想得預樞要，極意獻媚。適逢侂冑做生日，百官都餽送重禮，登門道賀，及之也耗費千金，備得厚禮，先一日恭送，次日登門，趨至壽堂前，猶如臣下見了皇帝，三跪九叩首，必恭必敬，行了個全禮，然後向侂冑屈膝拜壽。侂冑還了半禮，便與他略敘寒暄，及之就奴顏婢膝的懇請栽培。侂冑答道：我也念你勞苦，正擬替你設法，及之連忙屈膝道謝。果然隔了兩天，就有旨令及之同知樞密院事。那甯宗好似個傀儡，一切任免官吏，唯侂冑之言是聽，莫怪他要日益專橫了。而且侂冑是個好色之徒，家有張譚王陳四妾，俱已封爲郡夫人。王氏渾髹滿頭花，生得妖冶非常，四妾中推爲翹楚，最得侂冑寵愛。以外另有十個司朝婢，都是門下走狗進獻的，個個生得粉裝玉琢，也都日抱衾褥，平分風月，所以很安逸的並無醋風潮激起。一日，有個想陞官發財的走狗，不惜巨金，進獻四頂北珠冠。侂冑看了一過，就拿入內室，分給四位夫人。在送的人，以爲有四個夫人送四頂冠，可算得公平了，殊不知十婢統抱向隅，豈肯干休，於是十婢結團體，互相告誦道：難道我們不算韓家門下人的，還是我們戴不得珠冠麼？既然只有四妾在人眼裏，以後無論



宋宮八十朝義



大小事情，我們都不要觸手，讓戴珠冠的去做好了。大家都表同情，並且見了侂冑，不是嘲笑，定是譏諷，添了侂冑無限的心事。一日，知臨安府趙師擇請謁，侂冑和他談及，前天有人送我四頂北珠冠，反累我擔了一樁心事，你想還有十婢未得珠冠，常常向我冷嘲熱諷，豈非累我擔心事呢！師擇道：趙某能爲我公解憂，五日以內，必有以報命。說罷別去，隔了三天，果然購得北珠冠十頂，送至韓府。侂冑卽命人分給十婢。十婢快活得什麼似的，都是笑容可掬的走來向侂冑道謝，並道：我輩得受趙君厚贈，公應酬報他一官。侂冑含笑點頭。隔了兩日，有旨進師擇爲工部侍郎。侂冑又晉授少師，封平原郡王，威權不可一世，還只是日日排擊正士，蔣彭龜年、劉光祖俱追奪官職，虧得朱熹已在籍病故，平生著述甚富。據著者當推周易本義、啓蒙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孝經刊誤、通鑑綱目、儀禮經傳通解，皆後學所奉爲楷模的。以外書目繁多，不勝枚舉。門人都是知名之士。當時未得封贈，直到侂冑伏誅，始追贈寶謨閣直學士，賜諡曰文，至理宗朝，晉贈太師，封徽國公。這是死後哀榮，未來非說。那太上皇李氏，自甯宗卽位後，還算安分，至慶元六年六月，竟一病不起，尊諡



宋宮十八朝演義



慈懿隔了兩月，太上皇也崩逝，定廟號爲光宗。至十一月皇后韓氏又崩，諡爲恭淑。半年間連遭三次國喪，甯宗先經父母之喪，已覺哀慟非常；不料韓后又相繼崩逝，益覺傷心。國事全委諸侂。至次年，始改元嘉泰，加封侂爲太傅。至暮春三月，臨安大火，延燒四日乃滅，焚燬民居五萬三千餘家。莫說渡江以來，都城失火，從未有如此浩劫，就是歷古以來，也未之前聞。甯宗一面下詔罪己，一面避殿減膳，并出內府十六萬錢，米六萬餘斛，分賜被災百姓。甯宗雖然知微，下罪己詔，侂却依舊攬權專橫，將自己的童子師陳自強，薦簽書樞密院事。處士呂祖泰因之擊鼓上書，請誅侂，侂無如滿朝都是韓黨，一個處士有什麼用。反責他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杖一百，發配欽州收管，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自韓皇后死後，中宮久缺。延至嘉泰二年，甯宗擬擇立繼后。侂勸帝立曹美人爲后，並說性格柔順，器量寬洪，足當中宮之任。甯宗未曾回答。看官你道侂何從得知宮嬪性情呢？原來他昇韓皇后的叔叔，所以韓家四妾，時常出入宮中，妃嬪中得承甯宗寵幸的，只有楊貴妃和曹美人，楊氏早有才女之稱，涉獵書史，博通今古，素性驕傲非常。韓家四妾入宮，一則仗侂是韓后的長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九十三回 假慶成舉極遜朝士 逞狐媚設計惑君王

100

輩，二則倪育、龔斷朝政，宰執盡歸韓家的走狗，因是四妾自大非常，遇着楊哲二氏，並坐並行，慢不爲禮。曹美人生性柔順，並且想得倪育助力，爭奪中宮，故爾和顏相待，每以小輩自稱。楊貴妃見四妾不分尊卑，心中頗存芥蒂，以爲歷朝定例，外戚入宮，當行君臣之分，就是皇后歸甯省親，父母見面時，尚且先行臣禮，後敘親情；現在韓后已崩，她們並不是韓太傅的正室，何得如此夜驟自大？尋常官僚私第，可以由她們放肆，此間是宮闈重地，豈容她們任意出入呢？愈想愈惱，不免形諸詞色。四妾何等乖覺，也都看出楊妃的神氣。當下四妾一齊起立。王氏向曹美人說道：「你宮中的臘梅着花也未？我們想幾朵去製蜜。」曹美人知她們是不願和楊妃等在一起，要想借故走避，就含笑答道：「只怕沒有開咧，同去一觀如何？」王氏一壁答應，一壁向三妾丟了個眼色，就一齊起立，並不向楊妃道別。王氏握着曹美人，一窩風的走了。畢竟楊妃心機靈敏，當下就覺不妙，那時正值提議繼后，皇上已經許立我爲中宮，不過曹美人尙想爭奪；現在韓家四妾既和我不同，必然要替曹美人幫忙，爭奪中宮；四妾雖然不便入對，不過倪育權傾一世，輔臣盡是他的私黨，與我竭力反對，在皇上前合詞



宋宮八十朝演義

請立曹美人爲后，叫我孤掌難鳴，那裏對付得過許多輔臣呢！兀自沉吟了一回，想就一計，整備進行。究竟是什麼妙計，暫時替她保守秘密，好得看到下文，自會一目了然的。且說韓家四妾，到了曹美人宮中，曹美人卽命宮女整備茶點，誠意招待。那四妾中尤推王氏最美麗，最得寵，兼之語言伶俐，性情也最驕傲。當下向曹美人說道：聞得皇上將要選立繼后，資格相符的，惟有姊姊與楊妃；不過姊姊素性柔順，楊妃生性狡猾，口才捷給，且工狐媚，若和姊姊爭奪中宮，只怕姊姊要失敗的啊。曹美人答道：我也因此很擔心事，全仗夫人幫忙，回府轉托韓太傅在皇上面前爲我力保；托賴太傅大力，果得繼位中宮，自當竭誠報德。王氏說道：好說！回去必定替姊姊說項，實在楊妃太覺眼底無人了。韓皇后在日，我們進宮，也和她不分尊卑，並坐並行，韓后未嘗以爲無禮；偏偏楊妃身價自高，因我們不會向她行禮，就悻悻然露於辭色；若然她繼位中宮，我們只好永遠不入宮門，所以我也極端反對她爲繼后，情願竭力幫你的忙。曹美人聽了這一席話，心中很覺寬慰，以爲有韓太傅幫忙，大有繼后之望，就很誠懇的留四妾在宮中宴會，直到黃昏，方得罷宴出宮。當晚王氏就把曹美人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九十三回 假虎威專權逐朝士 逞狐媚設計惑君王

一〇二

的語，傳告侂胄。侂胄一力承當，所以次日就向甯宗進諫，請立曹美人爲皇后。甯宗未置可否。侂胄又道：「臣與曹美人並無戚誼，立后乃屬陛下家事，本無庸臣嘵嘵多憤；祇因韓皇后係臣同宗，當韓后病篤時，小妾王氏入宮探病，韓后向王氏說：『病入膏肓，萬無生存的希望；不過此病被貴妃楊氏激怒而成，我死之後，別人繼立中宮都可，惟獨不許楊氏爲繼后，務乞轉告叔祖留意；我死之後，如果提議擇立后，要叔祖在皇上前申說一言，我就死也瞑目了。』臣之請立曹美人，並不是阿其所好，無非尊重韓后的遺志，諒陛下也不忍故違后意的。」甯宗沉吟了一回，心想：楊妃博通今古，頗識大體，平時對於韓后並無嫌隙，就是韓后待她也尚和好，在朕面前從未說過楊妃的壞話，何得有此遺言？又何故不向朕說明？想到這裏，疑信參半，便向侂胄說道：「急景凋年，整備度歲，不遑顧及擇立繼后，且到來春，再行酌定吧。」侂胄只好退出，回轉私第，四妾見面，就探問消息。侂胄便把甯宗的話詳說一遍。王氏道：「不妥當，楊妃心思靈巧，既工狐媚，又多詭譎，若然強迫皇上，傳內旨立她爲后，這便如何呢？」侂胄道：「册立皇后，例須將旨意發交丞相，傳命禮部繕册進呈，這是一定的法度，祇須吩咐



宋宮八十朝演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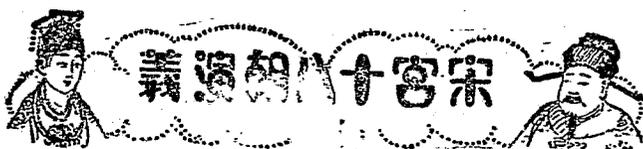
宰執內廷如有立后詔傳出，先呈我閱看；如果立楊氏爲后，我可拿着內旨，去和皇上力爭的。王氏說道：事不宜遲，就去知會宰執吧！倪胄就親筆書寫條子，納入封簡，遣人送往丞相府。曹美人有此硬靠山，中宮位置應當屬她，殊不知硬靠山，畢竟敵不過巧心思。那楊貴妃生得聰明絕頂，早已被她料到；韓家四妾既和自己作對，必定要替曹美人出力奪后，倪胄猶是專橫成性，說得出做得到的，宰輔又都是他的心腹，若然要求皇上，臨朝降旨，立我爲后，必然要被倪胄攔阻；只有如此這般，不經宰執的手，出其不意，傳內旨立我爲后，倪胄雖然專橫，也只好奈何徒喚。打定主意，故意來見曹美人，和顏悅色的說道：我倆共處，情逾同胞姊妹，此後中宮，若然屬你，或且屬我，總是一樣的；不過我風聞自繼后議起，有幾個大臣希望做國丈，整備將他們的女兒，送入宮中爲繼后，那末我和你俱歸失敗。曹美人忠厚有餘，聽了她的誑言，竟然信以爲真，就問道：娘娘既有所聞，胡不早爲之計？楊妃答道：我想今朝我倆各自設席請幸，在席上詢問上意，決定立誰爲后。曹美人欣然說道：此舉甚妙，不過同時兩處設席是不便的。楊妃說道：你先我後，你就整備御筵，我當守到晚上預備。曹美人



宋宮八十朝義



假意推讓，自願居後。楊妃笑道：「我倆有何先後之別，決意照議辦理。」說罷，作別而去。曹美人就命內侍去吩咐御廚，整備盛筵。一面親往寢殿，邀請帝駕，見了甯宗，推說今日雪後嚴寒，臣妾備有佳肴，請陛下臨幸，共飲消寒。甯宗笑答道：「予準領你的盛情，你先回宮。」曹美人歡然拜謝而行，回到宮中，佈置得齊齊整整。守到日暮，宮人入報帝駕臨幸，曹美人連忙奔至宮庭中跪接。甯宗將她扶起，移步入宮，只見盛筵列張，滿室生春，和暖非常。曹美人就請帝上坐，自己側坐相陪。宮娥斟酒，喝了幾杯，曹美人輕啓朱唇問道：「中宮久虛，聞得陛下擬立繼后，不知意將誰屬？」甯宗答道：「總不外你與楊妃兩人中；不過年近歲逼，且待來春考慮周到，方可發表。」曹美人聽說，正擬追問，忽有宮女走至筵前報道：「貴妃娘娘來了。」曹美人免不得離座相迎入內，邀她同席。甯宗就向楊妃說道：「臣妾宮中也備着酒肴，陛下既到此處賞光，也該臨幸妾處，勿使臣妾獨抱向隅。」甯宗只好離座欲行。曹美人攔阻道：「求陛下再飲幾杯。」楊妃說道：「姊姊何必着急，車駕臨幸妾處，停一回兒仍可回到這裏的。」甯宗說道：「是啊！朕一視同仁，這邊飲幾杯，那邊也飲幾杯便了。」說着，就同楊妃登輦而去。正是：



慣弄機謀妃子巧，

枉拋心力美人愁。

欲知楊妃如何爭奪中宮，下同分解。

本回寫倪胥怙勢作成，直與蔡京童貫秦檜等，如出一轍。臣下專橫，胥由爲之。君者，孱弱愚闇，有以養成之。人謂宋室之亡，亡於奸臣；我謂宋室之亡，亡於庸主。楊妃與曹美人互爭繼位，事極可哂。曹美人倚虛倪胥爲靠山，固屬不正。願楊妃爲人，亦祇是狐媚惑主而已，何足以言才智！

第九十四回

喪師辱國諸將無能

決策鋤奸權臣伏法

楊妃本是貧家女，隨母張氏，入赫德壽宮樂部。楊妃年纔及笄，秀外慧中，聰明絕頂，聞聲卽悟，按節能歌，而且好學不倦，暇則求人教授書史。後來張氏因病歸籍，留女宮中，入侍吳太后，事事能先意承旨，頗得吳太后憐愛。後因甯無子，吳太宗遂以楊氏賜給甯宗，初封婕妤，後進貴妃，與曹美人並得甯宗寵眷。今因爭奪中宮起見，安排妙計，把甯宗接到宮中，放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九十四回 張師學國諸將無能 決策勸奸權臣伏法

出一種柔媚手段來，親捧玉盃，殷勤勸酒。那甯宗本非洪量，先在曹美人宮中，已飲過幾杯，此時又被楊妃捧盃勸飲。甯宗喝了兩杯，說道：「朕已醉了，停吧！」楊妃含笑說道：「陛下方才說那邊飲幾杯，這邊也飲幾杯，現在只喝得兩杯，就要罷酒，可是嫌酒菜惡劣，還是嫌臣妾伺應不周，不願喝了。」一壁說，一壁捧着杯酒，送到甯宗口邊。甯宗不得已，又喝了幾杯，便覺龍顏泛赤，玉山半頹。寧宗又道：「酒寒得很，扶我裏邊去睡一回吧！」說着，立起身來，一手搭着楊妃的香肩，走入寢室。楊妃乘勢問道：「像臣妾的才貌，可能繼位中宮麼？」甯宗答道：「你如此多才多貌，繼位中宮，可慶得人。」楊妃道：「天子無戲言，請陛下寫在紙上。」一壁說，一壁回顧宮娥，宮娥早受吩咐，連忙呈上文房四寶。甯宗已喝得醉醺醺，就取過紙筆，寫了貴妃楊氏可立為皇后九字，遞給楊妃。楊妃又取一方預備的白紙，要求照樣再書一紙。甯宗就提筆一揮而就。楊妃接來看了一看，春風滿面的屈膝謝恩，然後立起身來，命宮娥替甯宗去冠脫袍，伺候安睡。楊妃走出宮室，密囑近侍，把御筆連夜送交楊次山，叫他如是這般辦理，不得有誤。近侍應命而去。楊妃回宮侍寢，極意交歡，就在枕上說明，所書御筆，已經發出去了。甯宗



宋宮十八朝

本來想立她爲后，所以並不發怒，說道：朕本屬意於你；不過侂胄力保曹美人，還是韓后的遺囑，只怕他們諫阻，如之奈何？楊妃答道：立后是陛下的家事，他不是太上皇，怎能來干涉呢？祇須加他爵位，管教不作一聲。寧宗心想不差，就不復言。等到次日，百官陸續入朝。那位貴戚楊次山本和楊妃是同姓不宗的，自從册封貴妃後，兩下始認爲兄妹。當下次山急忙登殿，把隔夜接到的御筆，宣示朝堂。却巧還有一紙，由內廷照常例發出。百官都無異議。等到侂胄最後上殿，寧宗已臨朝，內旨已經由輔臣接去，沒法變更，只好任憑他們准備册后典禮，擇吉舉行。等到册后禮成，侂胄又進位太師，先已加封郡王。一般走狗，遂稱他爲師王。那時他們童子師陳自強已進爲右丞相，與侂胄表裏爲奸，朝政不可聞問的了！不料那位韓師王靜極思動，創議恢復中原，與師北伐，一面令走狗陳自強、鄧友龍等，奏請委任侂胄以重權，得專戎政，并請下詔改元，以振士氣。寧宗一一允準，下詔命將嘉泰五年，改作開禧元年，有旨令侂胄平章軍國事，三日一朝，赴都堂議政。於是侂胄益自跋扈，升調將帥，往往假作御筆，絕不奏白。且說金邦自世宗歿後，嗣主璟即位，不修朝政，沉湎酒色。北方



宋窩八十朝演義



第九十四回 吳師尋國諸將無能 決策鏘奸權臣伏法

一〇八

郭等部，屢來侵擾，因此連年用兵，國庫空虛。韓侂胄聞得金勢已弱，趁此機會，興師北伐，可以建立大勳，以自固。於是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金萬兩，以待賞功。一面命吳玠、練兵西蜀，增置襄陽駐軍，添設激浦水軍。金主得聞，南朝將用兵，即召諸大臣商議。都說：南宋屢遭敗衄，自顧不暇，未必敢叛盟的。完顏達獨持異議道：南朝取先世開寶天禧爲紀元，且又添置忠義保捷軍，豈肯忘情於中原金主也？以爲然，遂命平章布薩揆會兵汴京，以備南侵。再說韓侂胄命吳玠領軍六萬屯河池，又命黃甫斌分兵攻取唐鄧二洲。郭侂領兵攻泗州。侂部先鋒畢再遇率輕騎，尅日前進，探報金人已有了整備。再遇出其不意，趕至泗州。原來泗州有東西二城，遂用短兵，列旗鼓，假作攻打西城。金兵塗至西城守禦。再遇於黑夜率精兵，逕趨東城。恰值東方發白，首先躍入城垣，殺死金兵數百。下城斬關，放入大隊，遂破東城。西城亦降。郭侂接得捷報，大喜，即以刺史牙牌授再遇。再遇辭道：甫得二城，即授刺史，繼此將何以爲賞？力辭不受。侂胄聞得泗州及斷息嶺上虹縣等，均已收復，以爲先聲奪人，乃議降詔伐金。那知金主以泗州已失，即命布薩揆徵集大兵，分九道南下。揆率兵三萬出穎壽，完顏匡率



宋宮十八朝義

兵二萬出唐鄧，赫舍子哩仁兵三萬出渦口，赫舍哩呼沙呼兵二萬出清河口，以外還有完顏充兵出陳倉，常察真兵出成紀，完顏綱兵出臨潭，舒穆魯仲溫兵出鹽川，完顏璘兵出來，遠約共金兵十四萬，分道南侵。且說布薩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最淺可涉，即命部將鄂吞襄揚兵下蔡，備竹筏作欲渡狀。果然對岸宋將何汝勵、姚公佐移全軍屯花，暨以備襲擊。揆即潛師渡過八疊灘，催軍向花，匿殺來。宋軍不虞其至，措手不及，全軍潰走，自相踏死的不可勝計。金兵遂下安豐軍，并奪得潁口及霍邱縣，進圍和州。江表大震。隔不多時，金兵連陷和州、成州、宣州。郭倪乘揚州敗走，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吳曦早已反叛，降金，由金主封爲蜀王，屯兵興州。在薩揆志在得地，現既迭破淮西諸縣鎮，意欲通和罷兵，即遣使韓元靜至宋營見邱，說明金主願意講和。一面送之歸，一面據實奏聞。那時倪、曹正因師出屢敗，乃追悔前謀，遂命密遣人赴金營議和，往返數次，許還金人淮北諸地，及今年歲幣。金兵始允自和州退屯下蔡，惟濠州仍須留軍把守。議和既成，邱、曹遂上疏，請移書金帥，以成前議。惟金人既指韓、倪、曹爲首謀，移書宜加罪責。韓、倪、曹見了此疏，勃然大怒。

宋宮八十八朝演義

第九十四回 袁師辱國諸將無能 決策勤奸權臣伏法

110

並不奏明甯宗，馬上罷免邱晝，以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晝既罷免，和議遂擱起。巧不過金平章政事，布薩揆忽然疾歿于下。金主命完顏宗浩繼其任。那時叛將吳曦已被四川轉運使安丙所殺，於是西和州、成州、階州、鳳州及大散關等失地，皆被安丙遣將收復。倪育、忽爾主戰，忽爾主和，遂遣國信所參議官方信孺赴金，草議和。信孺奉使至濠州，金將赫舍哩子仁囚諸獄中，日夜命衛兵露刃環守，威逼他答應五事。信孺面不改色，侃侃地答道：「一二兩條，反俘歸幣，前議已允，自可照辦；三條縛送首謀，自古沒有此理；四五兩條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目相向道：「你難道不想生還了？」信孺答道：「吾奉命出都時，已把生死置諸度外，况人生百歲終須死，何懼之有？」子仁知難威懾，即遣人送至汴，謁見完顏宗浩。宗浩堅持五事，信孺辯對不少屈。宗浩料他不能作主，即授以報書，說道：「和與戰，且待再來決定。」信孺告別還臨安，入朝轉達甯宗。甯宗以為議和倡自金人，總可告成，遂命林拱辰為要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章，并許通謝百萬緡，一同至汴。見宗浩遞過國書誓章。宗浩怒信孺南歸，不曾曲折建白，五事未曾全允，遽以誓書來，豈非有心唐突，竟有誅戮禁錮等語。信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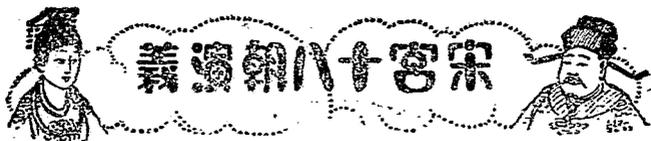
不爲勸。金將說道：此非犒軍可了，當另定條目以示宋君。信孺道：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復得此而求彼，吾惟有隕首而已。宗浩卽遣信孺南還，復書於張巖道：宋君若能稱臣，卽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卽盡割大江爲界；若能斬元謀奸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犒師銀一十萬兩，方可議和。信孺歸國，致書於張巖，然後來見侂胄。侂胄切問金人作何語。信孺答道：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附人，四要犒軍銀，五則不敢說。侂胄逼問再三。信孺徐徐說道：五欲得太師的頭顱。侂胄聞言大怒，馬上奪去信孺官職，安置障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軍，卒不辱命，反致貶官。改遣右司諫中王柵持書北行，一時未能成議，暫且擱過一邊。且說楊皇后，因爭奪繼后，與侂胄結下深仇，并且知他專權植黨，罪惡滔天，屢思除此巨惡，苦無機會。自侂胄倡議興兵伐金以來，蜀口江淮間的百姓，死於兵戈的，不可勝計，弄得國庫空虛，公私交困。侂胄因聞金人要他的頭顱，再欲用兵，撤還張巖，另任越淳爲兩淮制置使，整備再戰。於是中外憂懼，激動了禮部侍郎史彌遠。當創議伐金時，他曾上疏奏言，不宜輕開戰釁，現又密奏，請誅侂胄以安社稷；否則禍患之來，不堪設想了！



宗不省。却巧楊皇后也。思乘時爲國除奸，密囑皇子榮王。璣彈劾侂胄。璣是燕王德昭九世孫，原名與愿，當慶元四年間，丞相京鏐見侂宗六宮無所出，請遵高宗舊例，擇宗室子爲養子。侂宗聽其言，卽召入與愿育諸宮中，賜名爲璣，封衛國公。至開禧元年，立璣爲皇子，晉封榮王。當下榮王奉了后命，守待侂宗入宮，當面稟陳侂胄平日恣橫，目無君上。今復輕啓兵端，以危社稷，宜速正法，以謝天下。侂宗不語。楊后從旁說道：「侂胄專橫誤國，通國皆知。滿朝文武，除他的私黨外，也都知他奸惡，只因畏他勢力，不敢彈劾。奈何陛下猶未有悟呢？」侂宗道：「他是先太皇太后面上親，有無奸惡，還須調查明確。」楊后道：「密招楊次山查明若實，卽與史彌遠合力圖之如何？」侂宗許可。楊后卽召次山入宮，請帝書密詔授與次山出宮，卽與彌遠商議。遂有錢象祖、衛溼、王居安、張鑑、李璧等共同決策。不料事機不密，已有人潛告侂胄。侂胄疑信參半，次日入朝，向李璧問道：「聽得有人欲變局面，參政知否？」李璧驟聞此語，驚慌得什麼似的，幾乎露出破綻來，接定心神，徐徐答道：「只怕是謠言，那個有此胆量呢？」侂胄默然。等到退朝，李璧卽以侂胄語詳告彌遠。彌遠驚怖欲絕，呆着面孔答道：「倘若已知秘密，必

宋宮八朝演義

然早作整備，非但不能動手，我們反恐被他所害，如之奈何？說着，即往張鑑私宅商量。張鑑說道：事既漏洩，速辦爲貴；我們與他勢不兩立，不如殺了他，方無後患。彌遠說道：內旨只能他平章軍國事，並無正法明文；擅專將他殺死，只怕皇上詰責我等違背旨意，公報私仇，如何回答呢？張鑑笑答道：侍郎胆小如鼠，豈能爲國除害？奸賊的植黨專權，有目共睹，通國皆知，不懂人神共憤，連帶金人都要他的頭顱，實爲天下的公敵，並非我們的私仇，殺之福國利民；若然留他在朝，那末打虎不死，必遭反噬，吾等將無瞧類咧！兩害相形取其輕，還是殺之以絕禍根爲善；畢竟皇上詰責，可求楊后竭力奏保的；茲事體大，請諸公立決施行，免遺噬臍之悔。李璧說道：公言甚是；我們與他勢不兩立，速往了之。彌遠見衆意相同，即遣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三百，預伏於朝門外，守待侂胄入朝，將他拿往。那日，適逢侂胄寵妾王氏慶生日，一般韓家的走狗，都送禮登門道賀。張鑑本與侂胄爲通家，便也整備極豐盛的壽筵，送往韓王私第，假殷勤登堂祝壽，與衆客入席暢飲，實則是偵察他有無動靜。不料彌遠往來各家商議，已經啓八疑心，有侂胄私黨周筠，密函告變。侂胄正和張鑑等同席，歡呼暢



飲已有七八分酒意，忽然僕役送上周筠的密函。他就當筵啓視，祇看得數行，就搖頭冷笑道：「癡漢又來瞎三話四了。」一壁說，一壁把密函付諸丙丁。張鑑坐在席上，初則胆戰心驚，及見他將來函燒燬，心頭方纔跳定，暗想：這也是他惡貫滿盈，合該要受誅了，以致私黨告變，都置若罔聞。等到酒闌席散，已過半夜，來賓謝酒各歸。倪胄守到五鼓，駕車入朝，剛出府門，只見周筠奔得喘吁吁地攀轅諫阻道：「筠有密函告變，收到麼？」今朝請勿入朝，去則必有大變。筠因得聞警耗，往四處偵察動靜，所以未遑登門祝賀，謹請太師回車，不可入朝。我已替太師卜易，占得大凶之卦，所以汲汲奔來諫阻的。倪胄怒叱道：「都是胡言亂語，難道你瘋了不成？」接着顧左右道：「把這痴僕扶過一傍。」幾個豪奴就把周筠扯過一邊。筠竟放聲大哭。大家只道他果真痴了，都置之不理。倪胄只管驅車入朝，行抵太廟，前見前面有許多禁兵列隊當道，不得前行。車夫高聲喝道：「韓太師入朝，難道你們瞎了眼瞧不見的，爲甚不讓過一遍？」話聲未絕，夏震走至車前說道：「有旨罷太師平章軍國事。倪胄答道：「果有詔旨，我必先知。莫非你敢矯詔謀反不成？」震不與辨，即揮令部下鄭發夏挺率健卒數十人，將車夫拖下，由



宋宮十八朝義

健卒拖着倪青車，一起直抵玉津園內停住。鄭發就押倪青從車中拖出，喝令跪聽詔旨。倪青已嚇得面如紙灰，懊悔不聽周筠的勸阻，如今已來不及了，只好跪倒地上。夏震宣讀詔旨道：韓侂胄輕啓兵端，擅開外釁，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罷去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識去右丞相。欽此。倪青聽畢，還以為僅罷平章軍國事，師王仍在，少不得將你們這班人，依然要置之死地。思念未終，冷不防夏挺立在他背後，手執鐵鎚，望淮倪青的頭顱上，用力一擊。正是：

太師威福今安在；

大好頭顱碎不完。

要知倪青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韓侂胄創議伐金，論其主張，原不可謂謬；特是朝政不修，兵甲不治，君臣齟齬，敗象畢露，而猶不知自儆，輕啓邊釁，在宋室是自取覆亡，在倪青亦不啻自尋死路。

第九十五回 中途避雨巧遇王孫 平地生波擅易帝主

宋宮八十朝通義

侂胄在玉津園聽宣詔，被夏挺當頭猛擊一鎗，頭顱搗碎，腦漿迸裂，倒死地上。夏震留四卒收拾尸首，他就回轉都堂，向史彌遠等報稱已經了事。那右相陳自強也在都堂。夏震即出詔旨授他看道：丞相已經罷職了。自強已知侂胄凶多吉少，所以嚇得什麼似的，不敢多言，就登車而去。彌遠即以誅戮侂胄事奏聞。臺諫也交章論列侂胄罪惡。甯宗始下詔暴侂胄罪於中外，流他養子巧於沙門島，籍沒家產，二妾亦坐徒。所有韓黨一律罷免。竄陳自強於永州，并殺蘇師旦。一面論功受賞，立榮王瓌為皇太子，更名為洵。詔錢象祖為右丞相，進史彌遠為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夏震陞任福州觀察使，楊次山亦得晉封開府儀同三司。下詔改元為嘉定，并促進和議。時已遣王相至汴，向金人聲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侄之國，增歲幣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所索韓侂胄蘇師旦首級，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據密具奏金主。金主命匡移書索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王相帶書南歸，入朝奏聞。甯宗即詔百官集議。吏部尚書樓鑰諫道：何惜姦寇已斃的首級，遂與之和議可成，失地亦可收回了。遂命臨安府斲棺取侂胄及師旦首級，交王相送交金人。



以易淮陝失地。和議告成，金主遣使歸還侵地，并命完顏匡等罷兵。等到王相南歸，隔不多時，金主璟病死，因無子嗣，以世宗第七子衛王永濟嗣位，就此國勢漸衰，邊境常爲蒙古部長鐵木真侵擾。看官們要知道這位鐵木真，就是將來開建元朝的太祖，自稱成吉思汗的便是，後文自有交代。那鐵木真是個雄峙一世的野心家，聞得衛王永濟嗣位，素知他是個懦弱無能之輩，就此不願受金冊封，常常統兵侵掠金地。只因不涉本書範圍，略不詳論。總之金西北諸州，皆爲蒙古所得，更有西夏王李安金降順蒙古，也時常侵擾金地。那金主永濟在位祇有六年，就被赫哈哩呼沙呼所弑，立昇王珣爲金主，也是無歲不被兵，總計在位十一年，落得跋前疐後，坐待衰亡。延至寧宗嘉定十六年，金主珣病殘，由太子守緒嗣位，國勢日益衰弱。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寧宗本立榮王璪爲皇太子，改名爲珣，不料至嘉定十三年，珣竟得病而亡，六宮仍無所出，只好另行擇立。甯宗見諸宗室子弟，當推燕王德昭九世孫貴和爲最優秀，遂於嘉定十四年，建立貴和爲皇嗣，育諸宮中，改名爲玟。祇因玟已過繼孝宗沂王柄爲嗣，現既立爲皇子，沂王一支，必須另擇賢嗣。無如近支男丁欠旺，一時覓不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九十五回 中途避雨巧遇王孫 平地生波檢易帝王

一一八

到輩分相當之人，甯宗遂命宰執留心物色太祖十世孫，年過十五的，將他儲養宮中，效法高宗選擇普安王故事。丞相史彌遠密奏道：陛下可借着爲沂王置後，多育一二人於宮中，窺察賢愚，以憑取舍。甯宗答道：朕固有此心，無如深居宮中，何從物色，惟望卿代朕留意物色。彌遠應命而退，回轉私第。巧不過，授愛子的西賓余天錫，因秋試將屆，告假還鄉。趕考彌遠素來器重他爲人謹厚，當下就備酒送行，在席上密告天錫道：皇上欲爲沂王立後，苦無相當人選，我公適返故鄉，留意物色宗室中佳子弟，若爲太祖十世孫更妙，務請挈他同來。天錫唯唯應命，牢記心頭，等到酒闌席散，辭別登程，一路望家鄉前進。那日行抵越西門，忽然烏雲四佈，雷電交作，天降大雨，天錫急趨入全保長家暫避。保長問明來歷，知爲史丞相家的西賓，肅然起敬，就殺雞爲黍，殷勤招待，并命二少年一同入席相陪，執壺斟酒。天錫見二少年一表非俗，并且出言文雅，禮貌謙和，就向保長問道：兩位少年和足下什麼稱呼？保長答道：都是敵外孫，名喚與宮與芮，確是天潢貴胄，祇因徽欽二帝蒙塵，宗室被劫北去，他倆的父親逃避到此，窮途落魄，我見他眉清目秀，知書識字，必不會長久落薄，就把小女



宋宮十八朝義

摺他爲堦，康王即位後，依舊歲無寧日，甚至帝駕航海避難，所以小堦不願赴都，可憐現已亡過多年了！天錫問道：令坦喚何名字？保長答道：小堦名希遠，最可怪與莒生時，室外有紅光燭，隣人只道是失火，奔來相救，紅光却已不見了！生後第三天，時當拂曉，忽聞門外有許多車馬聲，喝道聲，我即啓門觀看，却又聲息全無；因是隣里都相詫異，代邀一著名術士來，替莒批命，決定他將來位極人臣，必定大貴；與莒也是好命，術士說他，蛟龍不是池中物，將來也要貴顯的。天錫說道：有眼不識泰山，失敬失敬；令外孫目前就要貴顯了，因爲皇上正在物色太祖十世孫，立爲沂王後嗣，且等我秋試完畢，便來邀令外孫與莒同伴進京。保長聞言，快活得不可以言語形容，連忙拱手道謝。話休煩絮，等到酒闌席散，早已雨過天晴，天錫就鄭重約期而別。那保長天外飛來了奇遇，連忙向親友處借貸多金，預先替與莒治衣冠，備行李，巴巴的等待。天錫果然如期而至。保長殷勤接入，連忙備盛筵，邀姻黨，陪席送行。天錫因爲要緊趕路，略飲幾杯，就挈同與莒與芮，別過保長，興匆匆取道前行，在路並無耽擱。那日，已抵臨安，便帶着兩人入相府，天錫先見彌遠，把避雨巧遇宗室二子一席話，



宋宮十八朝義

第九十五回 中途避爾巧遇王孫 平地生波擅易帝主

一一〇

詳細稟明。彌遠即召二子入宮，細觀二子狀貌魁梧，尤其是與宮生得兩耳垂肩，雙手過膝，龍行虎步，確是帝王之相，暗暗稱奇，因恐事洩干禁，不敢留在府中，馬上帶着與宮，入宮覲見。甯宗見他相貌堂堂，不類尋常百姓，知非假就託，留在宮中。次日，即立爲沂王。後嗣，賜名貴誠，授秉義郎。彌遠回轉，就遣天錫將與宮送歸，并向他外祖說明，與宮已立爲沂王。後，與宮將來，也不患不得官職的了。保長就向天錫千恩萬謝，要想備酒款待。天錫就作別而行，逕歸相府授讀不提。且說貴誠年紀祇有十七歲，生來凝重端莊，自從留養宮中，格外潔修自重，好學不倦，每晨到朝房中，待漏朝參，輔臣等都互相談笑，惟有貴誠必恭必敬，不輕發言，每見彌遠入朝，必整衣冠趨前施禮，自稱小姪。彌遠益加愛敬，在同僚前稱他爲大器。寧宗也很愛貴誠，時常召入便殿訓話。貴誠必肅容靜聽。不料皇子玆憤不能平，連帶和彌遠亦生嫌隙。彌遠秉政多年，不僅臺諫藩閫，都是他存引，并內侍中亦有他的心腹者，就把皇子的動靜，報告彌遠。彌遠素知玆平生嗜好琴與色，特地化巨金，購得一善爲鼓琴的絕色美人，祕密獻諸皇子，叮囑美人窺伺皇子動息，隨時遣人報我。美人應命入宮，玆既得美人，



宋宮八十朝演義



又遇知音，雖知彌遠獻此美人計，不懷好意，無如日親日近，更經美人百般獻媚，血氣未定，少年皇子，竟被萬丈情絲，束縛得無從解脫。兼之美人知書識字，秀外慧中，事事能先意承旨，幾使皇子當她作賢婦，苟有心事，必與她密談。那美人假意怨憤彌遠，不該將她父親害死。皇子信以為真，就指着宮壁地圖說道：我若得志，必寬彌遠於新恩二州之闕，美人既受彌遠囑托，就將皇子的語言，書函送達相府。彌遠披閱來書，暗想：他既和我勢不兩立，不如我先發制人，免遺後悔。打定主意，就在寧宗前，力薦國子學錄鄭清之教授貴誠。寧宗即日下旨，派清教授貴誠。彌遠就密告清之道：皇子好色，不堪負荷；沂王嗣貴誠，深得皇上愛重，請君善為教導，事成後，當以相位報酬；不過事關重大，倘有洩漏，我和你要蹈滅族之禍的！清之唯唯，由是悉心教授貴誠，課餘令他披閱高宗御書，涉獵古史。貴誠本來敏而好學，更得此名師循循善誘，不到一年，文藝大進。於是彌遠常在寧宗前，申說皇子的短處，說他酷嗜聲色，不求學問；又讚美貴誠仁厚好學。寧宗未曾覺察彌遠意，隔了半月，進封皐為濟國公，授貴誠為邵州防禦使。延至十六年七月，寧宗有病，不能視朝，彌遠遣清之往沂王府告

宋宮十八朝



第九十五回 中途避雨巧遇王孫 平地生波擅易帝主

一三三

貴誠以易儲。貴誠默然不語。清之又道：丞相以清之從遊久，使佈腹心，而今不答一言，清之何以回報丞相？貴誠答道：紹興有老母在，未敢擅專。清之即以言直告彌遠，彌遠益加嘆服。他非凡。辛閏八月，寧宗病篤，彌遠竟矯詔立貴誠爲皇子，改名昀，授武泰軍度使，封成國公。越五日，寧宗崩，彌遠遣后戚以廢立事告楊后，楊后不許廢立道：皇子玠係先帝所立，誰敢擅廢？后兄子谷石，一夜往返七次，后終不許。谷等乃跪地泣奏道：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更立，禍變必生，恐楊氏無醜類了。楊后沈吟了一回，徐徐問道：是人何在？谷答道：臣徑去召來。說着急忙忙走出中宮。彌遠久候在宮門口，谷不及多言，單說：后已允，速去召來。彌遠即遣快足宣召皇子昀，并警告道：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的皇子，不是萬歲巷的皇子；苟誤召，立斫你的頭顱。內侍疾行而去。那時皇子玠得聞帝已崩逝，鼓足以待宣召，候久不至，兀立門前張望，見有快足過門不入，心頗滋疑。一剎那快足護着一人從門前經過，夜深天黑，瞧不出是誰，益覺疑惑。皇子昀應召入宮，向后拜見。楊后附着他肩夾說道：你今爲我的兒子了。彌遠入宮引昀至帝柩前，舉哀已畢，彌遠遣心腹召玠。玠奉召率從吏僧行，每過



宮門，禁衛呵止從吏。既至帝寢殿，彌遠也引竝至柩前舉哀畢，則復引出帳，命殿帥夏震看守，遂召百官立班聽宣遺詔。震即引竝至舊班，竝愕然說道：今日不當仍在此班。夏震假意說道：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竝信以為真，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御座上已有人坐着。响已即位，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竝不肯拜，被夏震強拽他下跪。殿上稱奉遺詔，以竝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宗府，遷楊皇后為皇太后，垂簾聽政。這位嗣皇帝，托賴彌遠扶助，竟得安安穩穩身登大寶，是為理宗。次日頒行大赦，下詔改元，以明年元旦為寶慶元年。追封本生父希瓚為榮王，本生母全氏為國夫人，以弟與芮承嗣。越三月葬甯宗於永茂陵。總計甯宗在位三十年，改元四次，享壽五十七歲。理宗恐竝居都不靖，即封竝為濟王，賜第湖州，并下詔召譚州真德修入直學士院，又召知嘉定府魏了翁入為起居郎。兩位都是理學名家，一時並召，士民都稱新皇帝有志求賢，願孚衆望。不料湖州人潘壬與從弟潘甫、潘丙，因知史彌遠矯詔廢立，頗懷不平，欲奏濟王竝以討彌遠，密遣潘甫至山東與李全共扶濟王。李全與之約期會兵，實則無誠意，坐觀成敗。潘甫歸報，潘壬以為真，遂

第九十五回 中途避雨巧遇王孫 平地生波撞易帝王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九十五回 中途避雨巧遇王孫 平地生波擡易務主

二二四

部分兵士以待。及期，李全兵不至，王懼事洩，即以部下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詐稱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見濟王。王聞變，避匿水竇中，被王尋得，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哭泣不從。王等露刃強迫，王不得已，與王約道：「你能不傷太后官家麼？」王允諾。王即發資，庶金帛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王即僞敕李全名，懸榜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揚言道：「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何愁大事不成！人都深信。次晨諦視，只有太湖漁人，及廼尉卒，統計不過千餘人。濟王知難成事，即命王之春潛告於朝，一面自率州兵討賊。潘壬化裝逃往楚州。甫丙皆被殺。等到朝廷遣彭王到來，亂事已平。潘壬逃至楚州，爲淮右小校明亮所捕，解送臨安正法。濟王以爲可告太平咧，不料彌遠始終忌嫉，詐言濟王有疾，令錦天錫帶送往湖州。由天錫假傳諭旨，逼誘自縊，反以疾薨上奏。隔了月餘，淮東警報傳來，李全已逼死制置使許國，楚州大亂。彌遠尙欲含忍了事，命大理卿徐佈稷爲制置使，代楚州。一味媚事李全夫婦。由是李全益復狡詐，陽領宋朝軍餉，陰降蒙古，且與金人通使訂約，兩不相犯。自是盤踞淮境，常向宋廷索餉，不滿所欲，密地遣人至皇城縱火，燬去御前軍器庫。朝



廷明知是全所使，不敢加責，反授全爲彰化保康節度使。全猶以爲未足，要求增給五千人錢糧，并索誓書鐵券。虧得江淮制置使趙善湘和節制鎮江滁州軍馬趙范趙葵都嫉全如仇，力主用兵。參政鄭清之等也勸理宗討賊。於是下詔削全官爵，一面三趙會兵剿伐。轉戰了三個多月，李全纔被官軍殺死，全妻楊氏出城逃遁。十年強寇，始告盪平。正是：

十年強寇今消滅，
萬戶災民不忍看。

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韓侂胄罪固當誅，然而爾首以獻金人，則大失國體。宋室君臣，祇圖苟且偷安，其他皆非所問，真堪浩歎。

史彌遠之廢立，種種舉動，完全是兒戲。潘壬之劫濟王以造反，種種舉動，亦完全是兒戲。宋室至此，蓋已混亂，達於極點，不復成爲國家矣。



宋宮八十朝義



第九十六回 滅世仇班師獻俘 朝天子論功行賞

五二六

第九十六回 滅世仇班師獻俘 朝天子論功行賞

理宗見蒙古勢盛，遂與宰臣議定，遣使通問。蒙古亦旋報聘。那時蒙古主鐵木真已養病六盤山，勢益沈重，自知不起，遂召大臣至榻前吩咐道：「西夏已滅，金勢益孤，我本據乘勝滅金，奈已不及了！若嗣君能繼吾志，以滅金，宜假道南宋，與金爲世讎，必然充許，我兵可以從唐鄧直搗大梁，比較取道潼關，容易得多哩！」言訖遂逝，遺命立第三子窩闊台爲大汗。當下卽位治喪，辦理完竣，就承父遺志，統兵伐金，進攻潼關，屢戰不下。窩闊台憶及父言，就遣速不罕爲行人，往南宋假道。不料到了泗州，被統制張宣不問情由，竟將速不罕殺死。你想窩闊台豈肯干休，遂命弟拖雷率兵三萬，攻入大散關，略地至蜀，拔取城寨四百四十座。等到宋廷遣李璫爲四川制置使，趙彥呐爲副使，兩使剛正出發，得報蒙古兵飽掠而去了，祇因窩闊台念及太祖遺言，不願遽絕宋好，所以不爲已甚，將兵召還，一意會師攻金。暫且擱過一邊，且說理宗青年嗣位，尙未成婚，直到服喪告終，下二改元，以寶曆四年，改爲紹定元年。後來就議選中宮，一班大臣貴戚，都將生有殊色的愛女送入宮中。左相謝深甫有一姪女，

宋宮八十朝演義



面色黧黑，且翳一目。父名渠伯，早已去世，遺產無多。謝女只好躬親汲飪。等到深甫入相，渠伯妻欲納女入宮，請於深甫道：我女面相端莊，命中且有皇后之分，請伯送入宮中侍奉楊太后，未知意下若何？深甫心想，我有功於楊后，任女入宮，必然保舉，當下就唯唯答應。忽然乃弟釋伯攔言道：看她面目，祇可做一竈下婢，況且奉詔納女，當厚給粧資，一時無從籌措，異日不過做一老宮女，有何益處？事遂中止。等到理宗議選中宮，楊太后因當年爭奪繼后時代，內旨發出，已被韓黨陳日強接去，幸得深甫設法取下，纔得正位中宮。因是深感深甫現在選后議起，楊太后就遣內侍至相府，請深甫送女入宮。深甫膝下無女，祇有一任女在家，就遣僕至天台故里迎接。適值謝女病疹將痊，僕役在家守候。謝女滿面結痂盡脫，面色變白，膚若凝脂，可惜左目白翳仍在。她母親即請著名眼科用手術揭去浮翳，好似脫胎換骨，變成了一個絕世美人。親族聞而驚奇，爭送重金，遂得置辦粧飾，由母親送入都，見過深甫次日，深甫親送入宮，朝見楊太后。太后見謝女姿首頗美麗，就向深甫問道：相公會說令任女，面黑目翳，諒來另是一人？深甫答道：即是此女。接着把病疹脫痂及治目事細說一遍。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九十六回 滅世仇班師獻俘 朝天子論功行賞

二二八

太后聞此異徵，就存心要立她爲后，就對深甫說道：有此異徵，載福必厚。深甫謝恩退出。當時被選入宮的美女共有六人，有故制使賈涉長女，出落得粉裝玉琢，斌媚動人。理宗最爲屬意，卽欲册立賈氏爲后。楊太后便勸理宗道：立后宜取德，封妃則取色。賈女姿容醜陋，體態輕盈，殊欠凝重；不若謝女，豐容盛鬋，凝重端莊，宜正位中宮。理宗不便違拗太后旨意，只好册立謝氏爲皇后，別封賈女爲貴妃。不過謝皇后舉止端莊，只知孝奉太后，不會奉承皇上；那賈貴妃工顰妍笑，百般媚惑理宗，致帝常日眷隆。三千寵幸，只在賈妃一人身上。侍人內侍等，嘗私語道：不立眞皇后，那立個假皇后。蓋言謝后不及賈妃擅寵，故稱她爲假皇后。謝后素性謙和，處之泰然。遇着令節誕辰，后妃宮嬪，都須往太后宮中朝賀。謝后遇見了賀妃，以禮相待，絕無妒意。太后益以爲賢，常在帝前稱讚謝后器量寬洪，絕無疾言遽色，而且節用愛人，確有古賢后的風度。於是理宗待后以禮。賈妃見她如此賢德，也只好以禮相敬。故得相安無事。一日，理宗視朝，披閱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奏疏，報稱蒙古遣使王檉來前，協議合力攻金，臣不敢擅專，呈請聖斷諭遵。理宗就當廷交臣核議。輔臣都說：時機不可失，應



從蒙古所請，出兵會合攻金，以爲徽欽二帝復仇。羣臣皆以爲然。獨有淮東安撫使趙范，偏持異議。理宗不聽，卽命史嵩之遣使往蒙古，約期出師攻金。嵩之奉詔後，卽令鄒伸之往蒙古報聘。先謝前次張宣誤殺來使之罰，然後請示出師。窩闊台以禮相待，并答道：「既往不追，目前貴國旣肯出師攻金，俟奏捷後，當把河南地歸於宋。」伸之道謝，并問明出師日期，始行告歸。把蒙古主的話，轉告嵩之。嵩之如約出兵，先攻唐州，金將烏古論墨罕戰死。遂復唐州，乃令京西兵馬鈐轄孟瑛與統制江海，率兵二萬，往會蒙古軍，進攻蔡州。且說金主守緒，聞得蒙古將出兵攻汴，自知兵微將寡，孤城難守，決定徙都避難。以左丞相李璣，右丞相賽不，平章白赤等，率兵扈從，留捏阿不奴申等留守汴京。太后皇后妃嬪公主等，都留守汴。金主慟哭出城，取道蒲城，擬往河朔，遂用糧船北渡。不料船到中流，忽然大風猝起，波浪滔天，後船不敢再渡。金主還在北岸相望，忽然蒙古將回古乃領兵來追。金主狼狽而逃，遂往歸德暫住。那知屋漏偏遭連夜雨，探報汴京已被西面元帥崔立作亂，殺死留守大臣，迎故主子梁王從恪監國，自稱都元帥。尙書令鄭玉，舉城降蒙古，崔立盛服往謁蒙古將速不台，尊稱

宋宮十八朝義

第九十六回 滅世仇班師獻俘 朝天子誇功行賞

一三〇

爲父，喝得大醉而歸，推說金主要隨駕官吏妻女爲質，連夜徵集婦女至宅，擇有姿色的，牽入臥帳姦污，一面却取金太后王氏，皇后結單氏，梁王，荆王及各妃嬪，一起送至蒙古軍營。梁王，荆王卽被速不台殺死，派兵押送太后，皇后及妃嬪公主等至和林。一班宮眷在途艱苦備嘗，有的被污，羞憤自殺，有的受不起長途跋涉的勞苦，赴水以死。總之比較金人擄徵欽二帝北去時，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此可見祖宗造孽，子孫受報，天理昭彰，報應不爽。至於這一班婦女的結果，要比徵欽二帝的宮眷，慘過十倍。因爲女真快樂被蒙古滅亡，亡國奴安有好待遇呢！閒言休絮，且說金主守緒聽到汴京失守，兩宮被擄，頓足大哭。忽然元帥蒲察官奴舉兵謀反，殺死左丞相李蹊等三百人，囚禁金主於照碧堂。金主便與內侍局令宋琮等謀討賊，恰巧北來招討使烏吉論鑄運兵來歸德，勸金主南徙蔡州。金主遂卽與他定計討賊，始將官奴殺死了事，留王璧守歸德。金主與羣臣選往蔡州。此時蒙古兵已攻陷洛陽。宋將孟洪自襄陽出兵，連破唐州，順陽，石六等諸要隘，斬殺無算，降者七八萬人。於是孟洪，江海遂與蒙古將塔察兒合圍蔡州。蒙古兵攻北面，宋兵攻南面，不分晝夜攻打，外城遂



宋宮十八朝演義

破。金主守緒知斗大一坐內城，已危如累卵，諭令傳位於完顏承麟。承麟泣辭不受，守緒嗚咽道：朕身體肥重，不能馳馬奔逃，你矯捷多智，僥倖得脫重圍，保存一線宗祚，我也瞑目了。承麟只好含淚受璽，草草即位。百官朝賀甫畢，有人飛報宋兵已殺入南城了。完顏忽斜虎忙引兵出去巷戰，無如宋兵蒙古兵越戰越多，忽斜虎見部下只剩十餘人，便殺出重圍，奔至出蘭軒，方知金主守緒已經自縊，他也就赴水殉國。諸將士哭道：相公能死國，我輩情願跟隨同死。只聽撲通撲通，五百餘人都躍入水中。承麟退保子城，聞金主已經死，率羣臣入哭，不及棺殮，改用火葬。無如子城又陷，承麟死於亂軍中。孟洪、江海殺入金宮，擒得金參政張天綱，向他詰問金主下落，方知已死，正在焚尸。孟洪即命軍士撲滅餘火，檢出金主尸骨，拆作兩份，一份給蒙古，一份歸宋。以外寶玉法物及軍器錢糧等，亦分作兩份分派，并議定以陳蔡西北地爲界，宋治南，蒙古治北。就此告別奏凱而回。總計自金太祖阿骨打建國，傳至守緒，歷六世，易九主，共一百二十年而亡。孟洪回到襄陽，嵩之慰勞備至，馬上將俘獲各件，遣使齎送臨安。理宗乃率百官獻俘太廟，藏金主骸骨於大理寺獄庫。孟洪、江海等論



宋宮八十八朝



第九十六回 滅仇班師獻俘 朝天子論功行賞

一三三

功行賞有差。那時史彌遠已晉封太師，因有病乞休。此次加封會稽郡王奉朝請，越五日，彌遠竟病死。他入相歷二十六年，當推南宋諸相中，惟他在位最久。自彌遠死後，理宗始得親政。改元端平，逐三凶，遠四木，三凶四木，都是彌遠的私黨，不用細表。召用洪咨夔，王遂爲監察御史，朝政稍覺清明。理宗知濟王竑遭冤屈死，詔復官爵，按時節有司致祭墳墓。不料趙范趙葵倡議守河據關，收復三京的計劃。右相鄭清之從旁贊和。理宗立即施行，於是南北兵釁復開。卽日下令趙范趙葵移司黃州，一面令知廬州金子才合淮西兵赴汴，卽時由崔立居守汴京，不料都尉李伯淵李瑋素與立不睦，趁此時機，伯淵竟刺殺崔立，宣布罪狀，暴屍市中，一聽軍民腐割，頃刻而盡。伯淵遂舉城降宋。金子才整軍入城，隔了幾日，趙葵率兵來會，催促急攻潼關洛陽，不等發餉到來，卽命徐敏子統兵西上。旣抵洛城，城中並無守兵，遂安然入城。那知次日糧食卽盡，城中又無積儲，只好採蒿和麵，作餅充飢。蒙古主得報，卽派大兵來援，進逼洛陽。徐敏子出城拒戰，雖則勝負未分，無如糧食已盡，只好棄城而逃。蒙古兵怎敢干休，就一面進兵，一面遣使至臨安，責問何故敗盟。理宗答稱非出己意，有詔將



宋宮八十朝義

輕啓兵端的趙葵金子才各削一秩，史嵩之也已免職。蒙古使臣倖倖而去。就此河淮以南，永無甯日了。卻巧這時又出了一位斷送南宋半壁江山的貴戚。看官，你道是誰？原來就是賈似道。他是賈貴妃的介弟，素行無賴，不務正業。自從賈妃專寵，他竟得爲籍田令，益復縱情聲色，每日花天酒地，入夜則挾妓坐燈舫，燕游湖上，倚翠偎紅，其樂無極。理宗在宮中，入夜登樓眺望，遙見西湖中燈火輝煌，就願語賈妃道：想必又是似道在湖中狎游呢？賈妃答道：妾弟不自檢束，陛下宜加飭責。理宗即遣內侍至湖邊偵察，果然是似道，就回宮據實復奏。次日，理宗即令京尹史巖之戒飭似道。巖之要想阿好賈妃，便奏道：似道落拓不羈，原有年少公子的習氣，但才華出衆，可寄以大任，陛下不應拘以小節，畀以下位，宜加大用，命他處理軍國事，他就無暇治游了。理宗竟信以爲真，就此有擢用似道之意。那時宮中，有一個宮女閻氏，具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妙不過一雙黑白分明的剪水秋瞳，簡直比之玉環則嫌肥，比之飛燕則嫌瘦。宮中有了這樣的絕代麗姝，別人都都不注意，惟有賈貴妃頗爲擔憂，恐怕自己的寵奪，被閻氏奪去，所以時時提防，不許她接近天顏，派她侍奉甯宗的



宋宮十八朝義

第九十六回 滅時仇班師獻俘 朝天子論功行賞

一三四

妃嬪，自難與皇上見面了。那知閻氏秀外慧中，頗多機智，早已窺出賈妃的心事，怎奈孤掌難鳴。一個未得承幸的宮女，安能抵制寵冠六宮的貴妃，不過生此花容月貌，終老長門，心猶不甘，左思右想，見內侍董宋臣，頗得皇上信用，心想，只有懇托他援引，許以重報，總肯答應的，打定主意，時時到宮門口探望。有志者事竟成。一日，宋臣恰巧經過。閻氏請他走入宮門，含淚說道：「我也是故制使的孫女，論家世和賈貴妃相等，自窺面貌，也不見得醜陋，父兄送我入宮時，滿指望立后封妃的，如今冷落長門，充個宮娥，真正可憐啊！素知你人極俠義，特地懇托你在皇上前為我一言，使我得承雨露，永遠不忘你的大德。」宋臣凝想了一回，說道：「皇上左右，都是賈妃的心腹，未便替你先容，為防耳目衆多，畫虎不成反類犬，不是要的一法，等機會，我引着皇上經過這裏，你就可跪地叩見，諒你出落得這般美麗，皇上必然愜意；不過你常常要到宮門張望，莫教錯過了好機會。」閻氏誠懇道謝而入。宋臣熱心腸受了囑托，謹記心頭。時逢穀雨，那閻氏等在曹太妃宮中，宮門西首，有一座牡丹台，正值魏紫姚黃，開得十分絢爛。宋臣接觸眼簾，勾起了心事。那日理宗退朝，正在便殿中，兀坐無聊，



宋臣傍說道：今年牡丹，多了幾類，佳種開得格外美觀了。理宗素愛賞花，聽得了就立起身來，只帶了宋臣，逕來觀賞牡丹，由曹太妃宮門外經過。閻氏早已修飾得花朵兒似的，守候在那裏，當下俯伏在道，口稱臣婢閻氏接駕。理宗望了她一眼，暗想：宮中有這樣的美人兒，怎麼朕從不曾見過呢？就向她說道：你且起來，朕不是來見太妃，不必去通報。你那裏人氏？何時入宮的？閻氏答道：籍隸姑蘇，故父鼎，曾知揚州。臣婢於紹定三年入宮的。理宗見她豔如桃李，一口吳儂軟語，好似嚶嚶鶯聲，花外囀，愜意非常，就含笑說道：你且暫退，停一回兒，命人來召你。閻氏就檢衽而退。理宗就移步而前，勸賞了一回牡丹，命宋臣摘取幾朵，帶回便殿供瓶。話休煩絮，當晚閻氏就得召幸，次日即封爲婕妤，後來進封爲婉容。等到賈貴妃得悉，已經無可挽回，於是賈妃和閻氏並寵後宮。正是：

幸逢內侍機謀巧，

纔得長門雨露沾。

女真之亡，其被禍之慘，與徽欽蒙塵時，如出一轍。讀史者於此往往引爲快意，實則因果相等，亦多見其可慨也。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九十七回 喪元良僉王作相 傳捷報節辭欺君

一三六

以金之強，宋之弱，論者無不擬宋之將亡於金，孰知金之覆滅，乃轉先於宋，此事變幻，固未可以逆料也。

闕宮娥設計迎寵，此宮闈間一項事耳。然足見長門永巷，飲恨以終者，正不知有若干人。專制君王，多妻主義，其蹂躪女權，摧殘人道也。至矣。

第九十七回 喪元良僉王作相 傳捷報節辭欺君

蒙古主見宋廷無端背盟，僞襲三京，勃然大怒，即命闕端塔海侵蜀，忒木解張柔侵漢，溫不花察罕侵江淮，同日出師，分三路南侵。宋廷得報，大起恐慌。左相鄭清之，右相喬行簡，同保文臣魏了翁，出握兵符。實在因他等在朝中，敢諫直言，諸多妨礙，特地叫他去挑這副重担。了翁屢辭不許，授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并賜便宜詔書。了翁只好陛辭出京，竟赴江州開封視事。用趙善美翰潛爲參議官，申徹將帥，調遣援兵，派統制曹友聞馳援青野原，擊敗蒙古先鋒汪世顯，又派趙范往援唐州，也把敵兵擊退。兩處捷報到



宋宮八十朝漫義



京左右兩相只道蒙古兵是沒用的，不願了翁得此便宜大功，便在理宗前奏請召還了翁，命專任簽書樞密院事。了翁曉得不可與奸佞同朝，那時真德修已早去世，所以固辭不受。改任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隔不多時，就一病逝世。由是朝無正士，僉王當權。蒙古日益猖獗，西蜀全境，幾乎盡被闖端所攻陷。文州知州劉銳全家殉難，軍民同死數萬人。理宗接到警報，頗悔不該輕啓兵端，只好下詔罪己。鄭喬二相，自覺無顏，上疏辭職。理宗時召史嵩之爲淮西制置使，赴援光州。嵩之檄調孟洪、張順率兵先渡，自爲後應。總算繳天之幸，連破蒙古二十四砦。真洲知州卸岳也戰守有方，設伏誘敵，用砲擊斃古蒙守將，敵兵始退。去時爲端平四年。次年元旦，改元爲嘉熙。蒙古主仍遣溫不花進攻黃州，又遣將撒里塔東征高麗，連戰皆捷。歐洲北部諸王合兵近擊，俱遭殺敗。全歐洲大震。卽溫不花率兵攻黃州，遇着史嵩之調度有方，孟洪、杜杲等足智多謀，勇敢善戰，竟將蒙古兵殺敗。嵩之以功進參政，開府鄂州，督視江西京湖軍馬。得報蒙古將察罕進攻廬州，嵩之、杜杲赴援。杲星夜奔入州城守禦，敵兵共約有數十萬，圍城攻打，并運木築壘，架砲轟城。杲不畏怯，一面就吊樓內饒

宋宮十八朝真義

第九十七回 張元良食王作相 傅捷報飾辭欺君

一三五

立雁翅七層，以塔敵砲，一面用油灌草，燃火下擲，燒燬敵壘，將敵兵燒得焦頭爛額。吳乘勢開城出戰，大敗敵兵，追殺三十餘里，并據險設伏，敵人不能退，始引兵退去。於是進接杜杲爲淮西制置使，孟洪爲京湖制置使。這時的孟杜二將，好似當年的韓岳。蒙古兵雖然步步南侵，遇着杜孟，總是連戰皆北。那時嵩之已授爲右丞相，他是史彌遠的長子，所以酷肖乃父，執拗任性，惡聞真言。等到左相李宗勉病歿，嵩之獨擅朝政，把異己的正士，一律罷黜，惟孟洪是他所推重，始終不變。洪有所請，必定立予施行。將相調和，故能把蒙古兵殺退。延至嘉熙五年，又爲改元淳祐，是年蒙古主窩闊台病歿，由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仍命汪世顯將兵伐蜀，攻陷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全家遇害，人民盡被屠殺。蒙古兵就飽掠而去。忽又進兵攻蜀，弄得人民不得安枕。後經處士冉璉冉璞弟兄倆，進謁四川制置使余玠，密獻移徙州城於釣魚山。余玠採納，就命他們倆趕築城池，因山爲壘，險要非常。等到工竣，就將合州舊城，移徙釣魚山。蜀民始得共慶安居。那時嵩之因母喪去位，改任范鍾杜範爲左右丞相。範係正士，即拔徐元杰爲工部侍郎。元杰知無不言，頗多裨益，吏治將有澄清之望。不料天



宋宮八十朝義



不假杜範以年，居相位祇有八十日而亡。元杰亦以暴疾而卒，相傳是被嵩之所謀斃。原來嵩之已服終，要想復仕了。時值淳祐六年九月朔，臨安居民，都於黃昏時見一大星隕落，南方聲響如雷，見者咸稱不知那位大將要歸位了。次日，果然知江陵府孟洪已疾終江陵。訃達到都，理宗慟哭失聲，震悼輟朝三日，賻銀千兩治喪，追贈至太師，封吉國公，謚爲忠襄，并命建廟享祀，飾終典禮，不爲不厚。不過孟洪是保障南宋的中流砥柱，後任却委了一個賈似道。似道的行誼，看過上文的，諒還記得，實是一個酷好聲色的紈袴子弟。理宗早已看出他性好冶遊，曾加訓勉，何得再付以保障江山的重任呢？就因孟洪訃告入朝，理宗驟失此國家樑棟，終日憂形於色，一時想不出繼任人，瞧見賈貴妃在旁，便向她問道：爾弟是將門之後，幼年曾讀過兵書戰策否？賈妃答道：先父在任時，常教他騎馬射箭，蒙請過名師學習過拳棒的。理宗說道：命他去繼孟洪後任，接統京湖軍馬，諒能勝任嗎？賈妃答道：與其命他做文官，還是叫他去領兵爲宜。理宗於是以似道知江陵兼督孟洪舊部軍馬。賈妃和他本是同父異母的姊弟。似道的生母胡氏，原係貧家婦，他父賈涉因公渡河，見有少婦在河

宋宮八十八朝義

第九十七回 張元良金王作相 傅捷報飾嚴欺君

一四〇

邊洗衣，姿色很爲美麗，不覺觸起情慾，止步而觀。胡氏也用眉目傳情，涉竟色胆如天，隨至她家，問道：你夫何在？胡氏答道：出外未歸。於是互相問答，進以游辭。胡氏含笑不怒，當下就成其美事。春風一度，竟已受胎。涉卽向她丈夫購婦，她丈夫畏涉勢，不敢拒絕，竟以胡氏得錢讓與涉，卽攜歸任所。懷了九個多月，產生一男，就是似道。後來因胡氏色衰，被涉斥逐，再嫁爲民家婦。及似道年長，始將生母迎歸奉養。賈妃擅寵，胡氏時常出入宮中，與隆國夫人嘗同寢處，至是受封爲齊兩國夫人，性極嚴毅。似道頗加畏懼。聞言剪斷，且說似道初被任命，正值蒙古內亂未平，不遑南侵，所以暫無戰事。蒙古有什麼內亂呢？就是第六皇后乃馬真氏，自窩闊台汗死後，她竟臨朝稱制，寵用侍臣奧都剌合蠻、回婦法特瑪兩人，斥正崇邪，胡亂了四年。激怒了太祖弟鈇木格，自藩鎮起兵，入清朝政。乃馬真氏纔着了慌，連忙立長子貴由爲國主。鐵木格才收兵還鎮。不料貴由嗣位後，體弱多病，就往西城養病，朝政仍由乃馬真氏掌握。虧得隔了數月，乃馬真氏逝世，貴由病勢日增，支持了一年，竟然長逝了，號爲定宗。當由皇后幹兀力海迷失挾侄兒失力門垂簾聽政。諸王大臣泰半不服。由

宋宮八十八朝

鐵木格召集庫甲爾泰大會，推戴拖雷子蒙哥爲大汗，擁兵入都。原來那時已建都和林，定國號爲元，當下馳抵都城，官民出城相迎。蒙哥卽入朝正位，殺定宗介海迷失，放失烈門於沼脫赤，命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治漢南。忽必烈素懷大志，自開府後，收攬賢才，整軍經武，遣將察罕侯機南侵淮蜀。宋廷還只道元都內亂未定，毫不爲備。那時謝方叔爲左相，吳潛爲右相，方叔意氣用事，又喜結納外臣，以厚勢力。那時四川制置使余玠鎮守蜀中，川民倚作長城。不料統制姚世安與玠積有嫌隙，他素與方叔互相結納，遂捏劄玠短，密告方叔，遂有旨召玠入都，爲資政院學士，另調余晦爲四川宣諭使。晦尙未到川，玠已暴卒。蒙古將聞余玠死耗，卽遣將汪德臣選精騎夜進，突擊晦將甘閩部卒。閩竟聞警先逃，全軍大潰。所守新城，遂被汪德臣奪去。宋廷得報，便召還余晦，另命李曾伯繼任。理宗還只是苟且偷安，又下詔改元寶祐。屢次改元，從古帝王，改元之多，未有像他這樣的。於此可見他心志游移，不足有爲了。那年賈貴妃病逝，以閩婉容晉封貴妃。內侍董宋臣有功於閩妃，時常乞賈賞賜優差。閩妃許可，卽在理宗前稱讚。宋臣忠心任事，不辭勞怨，陛下宜少事體恤。理宗就命



宋宮十八朝義

第九十七回 喪元良貪王作相 傳捷報飾辭欺君

一四二

宋臣幹辦佑聖觀。一般佞臣逢迎帝戀，就假公濟私，擅奪民田，闢作佑聖觀餘地。於是建築樓台亭閣，大興土木。宋臣的私囊中，遂得飽滿。等到工竣，且引倡優入宮，盡惑理宗。內侍盧允升也是蚤緣閹妃，得邀主眷，遂與宋臣狼狽爲奸。丁大全出身微賤，倚仗着他的妻子是貴戚家的婢女，極力趨奉善盧兩官。暗中以巨金運動，托他倆在閹妃前先容，并餽獻金珠於妃。閹妃遂在帝前極力援引。大全竟以一縣尉，累遷至殿中侍御史。那時謝吳兩相，都已去職，即進參政董槐爲右丞相。槐素著政聲，直言敢諫，入相後力請理宗親賢遠佞，除害與利。理宗尙未施行，丁大全却已視槐若眼中釘，屢次上章劾槐。一個良相，怎能敵得過許多奸佞小臣。槐遂罷相出都，改任程元鳳爲右相。進大全爲簽書樞密院事，任賈似道知樞密院事。次年，程元鳳罷職，竟進丁大全爲右相。一丁一賈，同握樞要重權。宋宮江山，就此要不保了。理宗在位日久，後宮仍無所出。似道屢請立儲，理宗始下詔，立榮王與芮子玟爲皇子，賜名爲禕。初封永嘉郡王，進封忠王。那時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上疏，論他二部將縱兵殃民。似道即毅然求去。理宗忙下溫諭慰留。餘姚人孫子秀將授淮東總領，有人告右相道：



似公已密奏保舉咧！右相遂不敢遣子秀，即以似道所保陸壑往代。似道的恣橫，於此可見一斑。時值蒙古兵分道南侵，詔以賈似道爲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兼督江西兩廣軍馬。任馬先祖爲沿江制置使。且說蒙古主蒙哥汗自將兵伐蜀。宋廷遣呂文德率師往援，祇因勢處逆流，連戰不利，率衆後退。蒙古主命將汪德臣圍攻合州。幸得守將王堅守禦有方，反用飛石把德臣打落馬下。這也是天意不欲亡蜀。德臣竟因傷重身死。蒙哥汗得悉良將喪亡，竟憂鬱成疾，登釣魚山養病，竟爾長逝。諸王大臣載屍北歸。合州解圍。宋廷得報，即擢王堅爲牽遠軍節度。慢表王堅整軍防敵，且說蒙古將忽必烈自將兵渡淮，進大勝關，命張柔趨虎頭關分道並進，勢如破竹。忽必烈進抵黃陂，進忽宗王穆格，遣人以蒙哥汗凶訃來告，且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道：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而遠？遂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只見宋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自告奮勇道：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願去一試。忽必烈許諾。文炳疾趨下山，命弟文用載纜，鼙鼓權渡江爲接應，自率敢死士數百爲先驅，既近岸，即率衆登岸搏戰。水陸宋軍不下五六萬，忽見蒙古兵衝來，



宋宮十八朝義

第九十七回 袁元良食土作相 傅捷報節辭欺君

一四四

不知道有多少，竟不戰而潰，沒命奔逃，不多時江岸已無。宋軍忽必烈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同時臨江亦失陷。兵入瑞州，宋廷主將始悉。原來初時戰報，被左相丁大全，匿不上聞，直到都人士皆知，方才據實奏聞，並乞罷職。理宗乃下詔罷黜，一面詔諸路出師，并出內府銀幣犒師，進似道為右相，令進軍漢陽，以援鄂。等到似道行抵漢陽，鄂州副都統張勝已經自刎殉國。幸得各路重兵都來援鄂，城池尚未失守。不過各路統將，都輕視似道。如高遠嘗語衆將道：他只知道選妓徵歌，懂得什麼軍情，竟敢來督制軍馬呢！由是每遇接戰，必請似道親自督戰，又常使兵譁警軍門。惟有呂文德獨尊重似道，每見兵士在軍門口談笑喧嘩，必親自走去呵止道：宣撫正在會議軍情，你們何得在此喧擾！兵士始稍稍斂跡。貴似道見各路重兵齊集，正擬出戰，忽有詔命他移軍黃州。似道驕得黃州是兩湖與江西的要衝，不易駐守，但既奉朝旨，只好冒險前往。由統制孫虎臣率精騎護送。不料行抵蕪草坪，忽然偵騎入報道：前面蒙古兵殺來了。嚇得似道汗流浹背，慌忙想逃遁。虎臣道：待末將去擋他一陣，使相且暫避一程。虎臣本是有名勇將，所以毫不畏怯，帶着七百騎兵，自去迎敵。



似道却慌做一團。直到黃昏，偵騎來報，孫統制已大獲全勝，擒得敵將，先赴黃州，候使相入城。似道就連夜趕到黃州，虎臣入報北兵係是游騎，已將爲首儲再與擒獻使相發落。似道命將再與牽入，叱罵一番，喝令推出斬首。不料歡喜未完，愁又至，接連鄂州潭州失守的警報傳來，急得手足無措，想了一條求和的下策，即遣心腹宋京赴敵營乞和，情願稱臣納幣。忽必烈初尙堅決不允，部將郝經諫道：現在國遭大喪，宗室諸王且都心懷叵測，覬覦神器，倘若僭竊主位，發兵來襲，大王勢將腹背受敵。還是與宋議和，立卽北歸，召集諸王，議定嗣位，那末社稷有主，自無禍患了。忽必烈聞言頓悟，遂與宋京議定納江北地，并歲奉銀絹各二十萬，卽日拔隊北歸，并解潭洲圍。不料似道偏又命將夏貴躡敵歸路，追殺殿卒百數十人。似道遂拜表捏報諸路大捷，把稱臣納地的和議隱匿不報。理宗閱表大喜，只道似道果有再造功，卽詔令班師還朝。等到似道將至臨安，百官效勞，似道入覲，理宗溫語慰勞，論功進封少師，爵衛國公，戰功以呂文德居首，授檢校少傅，其餘從征將士進秩有差。正是：

不知人間羞恥事，

喪師失地轉邀功。



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南宋固多專權誤國之丞相，而卑劣未有如賈似道者。賈似道不足為所可怪者，理宗明知似道縱情聲色，行為乖謬，而不能罷斥，擢昇以統兵重任，以致師徒捷敗，危及宗社。有臣如此，又有君如此，雖欲不亡，烏可得耶！

第九十八回 拘使臣擅開外覈 畏權奸慘殺宮嬪

邪正不並立，左相吳潛是正士，似道既操政柄，即擬將他排去。聽得吳潛嘗言皇子禛難勝嗣君之任，似道就趁賀捷的時候，密請理宗立禛為太子。理宗詢問吳潛，潛答道：「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還請慎重為宜。」似道便令侍御史劾潛，請羣臣都請冊立忠王，惟潛獨持異議，居心不可問了。於是下詔罷潛相位，即日冊立忠王禛為皇太子，相傳禛的生母黃氏，與似道生母胡氏都是德清縣人，兩氏同出貧家，均生貴子，可稱得無獨有偶。話休煩絮，且說忽必烈北還，行抵開平宗室諸王來會，推戴為大汗。忽必烈推却不過，遂登大位，建



宋宮八十朝遺義

元中統，命劉秉忠等改定官制，大致和宋廷稍有異同，不遑細表。不料阿里不哥也在和林稱帝，忽必烈汗就三路進兵，平定了內亂，然後遣郝經爲國信使，至宋修好，通告即位，並促踐鄂州所訂的和約。那時似道正在大權獨攬，志得意滿的時候，忽接宿州來報，謂蒙古遣使郝經南來，請示入國日期。似道心想：若許郝經入都，以前的私訂和約，捏詞報捷，都要敗露，這是那裏使得。馬上遣使止住郝經，便貽書三省及樞密院，且告淮東制置使李庭芝，請示期入都。似道接閱經書，竟想以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密令真州忠勇軍營，拘住郝經。蒙古遣官訪問郝經所在，且以稽留信使，詰問宋吏。宋吏惟有藉詞延宕。似道仍然把和議嘴住，尙恐有人漏洩，便借看會計邊費爲名，構陷異己諸將。趙葵、史嚴之等，均算不如額，罷官索償。似道因呂文德媚己，倍作干城，命爲四川宣撫使。理宗一味寵任似道，賜第建家廟，并賜錢百萬，寵眷之隆，堪推南宋一人。忽然蒙古大都督李璫舉京東地來歸，似道奏請理宗封璫爲齊郡王，兼保信甯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璫忠心事宋，潛迪蒙古宰相王文統引爲外援。不料被忽必烈覺察，先鞏文統正法，次令哈必赤總領諸道兵擊

宋宮八朝演義

第九十八回 拘使臣攪開外畫 皇權奸機殺宮闈

一四八

瓊被困濟南城中，向宋乞援，候久不至，糧食早盡，遂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卒被蒙古兵擒住，一刀殺死，把屍骸支解，號令軍中，忽必烈汗因宋先敗盟，決意南侵，命阿朮爲征南都元帥，調集大兵南下。似道尙不爲意，只是作威作福，有意斂財，劉良貴、吳勢卿等，希承旨，獻一條買公田計策。似道遂疏請頒行有田二百畝，出賣三分之二，每畝定官價四十緡，不分肥磽。當時浙西田畝，好的要值數百緡或千緡，如此抑價勒買，民間大譁。似道不恤人言，只管派員收買。且浙西諸路開收以外，又創行推排法，并造銀關，仍然用票代銀。理宗老昏顛倒，只要似道說如何，便如何施行。至景定五年十月，理宗駕崩。太子諶受遺詔即位，尊皇后謝氏爲皇太后，改元咸淳，是爲度宗皇帝。計理宗在位四十年，改元六次，享壽六十二歲。度宗以自己得登大寶，全賴似道請立己爲太子而來，將授似道爲太師，督封魏國公，稱爲師臣，每遇似道入朝，必離座答禮。似道得此異數的寵眷，格外恣橫了。次年正月，度宗册立全氏爲皇后，后籍隸會稽，是理宗生母慈憲夫人的姪孫女寶佑中，后父昭孫歿於王事。理宗以后爲生母面上親，后父又死於國事，嘗召后入中宮居住。一日，向后問道：你父歿於



宋宮十八朝義

王事，每一念及，很覺可哀！后隨口答道：妾父可念，淮湖間的被難百姓，更可念咧！理宗很爲驚異，心想她年紀尚輕，竟已能識大體，頗加憐愛，偶語丞相道：全氏女出語能知大體，宜配冢嗣，以承宗祀，遂納爲太子妃。本來理宗從右相丁大全密請，已爲太子擬聘定知臨安府顧嵩女，因年未及笄，未曾入宮。等到大全被斥，顧嵩亦連帶罷職。臺臣咸稱宜別選名族，以配皇儲。理宗採納臺臣言，擬爲皇子另聘，憶及母族，召孫女，會隨父至岳州任所，秋滿還朝，道出潭州，適遇蒙古將兀良合台，率兵圍潭，后與父都避難入城，援兵不至，焦急萬分。忽然兀良合台，接到蒙古哥汗計告，連夜解圍而去。於是潭人咸謂全氏女有神人護衛，閣城百姓賴以保全。昭孫挈女至臨安，會在理宗前提及潭人語。至是理宗忽然想及，遂召后入宮。這也是全后的福澤，現在果然冊立中宮，並封楊氏爲淑妃。册后禮畢，加封貴戚勳臣。道已知蒙古興師問罪，一再上疏乞歸。偏偏度宗不許，遣內侍日夜交守，似道賜宅外，只恐他潛逃，一面特授平章軍國事，三日一朝，又賜第西湖邊的葛嶺，似道遂鳩工庀材，建築樓閣。宅中建一大堂，取名半閒堂，供着自己的肖像，召集鑄衣在堂內做預修功德。他却徵歌選舞，



宋宮十八朝義

第九十八回 拘使臣擅開外殿 晏權奸慘殺宮嬪

一五〇

日訪麗姝，命僕役帶入賜第，供他取樂。宮中有一葉宮女，豔麗非常，也被他逼出宮去，收作小星。每到秋天，廣收蟋蟀，在半閒堂鬥蟋蟀，賭彩，且召集博徒，作樞蒲戲，男女雜坐，無所不爲。每間五日，乘湖船入朝，並不赴都堂治事，命吏抱文書，至葛嶺賜第呈閱。大小朝政，都決於館客廖瑩，及堂吏翁應龍之手。不過似道，雖則終日嬉游，凡臺諫彈劾，諸司荐牌，及京尹幾漕等一切大事，不先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罷斥殆盡，滑吏爭獻賄賂求美職。一時貪風大興。兵敗於外，匿不上聞；民怨於下，誅責無算。國事已弄得不可收拾。度宗正在壯年，何得會一無所聞呢！要知度宗爲太子時，就以好色著稱，所以吳潛說他不及理宗。等到即位以後，益復沉湎酒色，以軍國大事盡委諸似道，他却只管縱情色慾。宋宮定例，妃嬪召幸後，次日，例須詣閣門謝恩。由知閣事書明月日，將來如果產生皇子，便有稽考。度宗朝每日至閣門謝恩的妃嬪，多至二三十人。你想他還有什麼功夫處理朝政呢？君臣既如此荒淫，那知蒙古的忽必烈汗，因宋廷收納李璫，不踐和約，反將郝經拘住，就命阿朮爲征南都元帥，帶同降將劉整等南下攻襄陽。兵抵馬頭山，阿朮登山察看形勢，就命進抵白河口，築城斷



宋宮十八朝義

繼宋兵糧道。知襄陽府呂文煥得報，很是着慌，飛報乃兄宣撫使呂文德。偏偏文德並不着急，反責文煥妄言微功，就使白河口有了敵城，襄樊城池堅固，儲粟可支十年，有何足慮。文煥只好繕城練兵，爲固守計。那阿朮在白河口造戰船五千艘，編練水軍七萬，然後命史天澤圍攻襄陽，又分兵襲擊樊城。文德命都統張世傑往援樊城。行抵赤灘，被蒙古兵遮殺一陣，世傑大敗而退。文德只好飛章向朝廷告急求援。那時似道忽欲願從衆望，特召素有令譽的葉夢鼎爲右丞相。夢鼎初尙堅辭，經似道再三勸駕，始入都就職。不料不滿一月，因夢鼎擅准轉運使王玠的兒子給蔭，似道怒他未曾稟白，卽罷斥部吏數人。夢鼎憤而辭職。適爲似道母胡氏所聞，面責似道：葉丞相就是你強他出山的，又復牽制他，照你所爲，後必得禍，我甯可馬上絕食而死，免得和你一同遭害。似道素來畏懼其母，卽出留夢鼎。夢鼎適聞襄陽告急，連夜遁去。度宗至是始聞襄樊警信，卽使夏貴爲沿江制置使，往援襄樊。時值漢水漲溢，貴卽率舟師，襲攻敵兵所築的新城。阿朮早作整備，分兩路殺出，混殺一陣，貴軍溺水而死的無算，統制范文虎率舟師援貴，也被蒙古兵殺得大敗。呂文德聞援師失



宋宮十八朝義

第九十八回 拘使臣擅開外釁 長權奸慝殺宮嬪

一五二

利憂悶非常，竟發生背疽而死。似道就調兩淮制置使李庭芝督師援襄樊。范文虎是文德的女婿，貽書似道，願提兵援襄。一戰可平，惟不願受李節制，幸得成功，願歸恩相。似道允許，提出文虎一軍歸樞府節制。因是李庭芝約文虎進兵，文虎只是觀望不前。似道在都，日益傲慢，往往累月不朝，只管與妓妾取樂。一日，正與羣妾鬪蟋蟀，拍手歡呼的當兒，忽報有欽使到來。似道答道：大驚小怪什麼，就使御駕親來，也要使他等一回咧。說着只管鬪蟋蟀，隔了良久，方才出見。欽使傳度宗命，請師王入朝。似道允於次日入朝。欽使告別而去。次晨，似道入朝。度宗先加慰問，後說襄陽被圍日久，危在旦夕，如之奈何？似道佯作驚異狀說道：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不實的消息？度宗答道：是女嬪告朕，特召師相商議。似道冷笑道：陛下豈可聽婦人的說話？難道滿朝大臣，都是無耳目的木偶，反使深居宮中的婦人先曉得呢？度宗不敢多言。似道含怒而退，就命心腹內侍，入宮查明報告軍情的女嬪，方知是新承幸的林氏，竟誣她與外人有曖昧舉，強逼度宗將她賜死。度宗不敢不依，只好令林氏勒帛自縊。可憐一個好女子，爲了關心國事，無端送了性命，就此嚇得無人敢在度宗前說及軍



宋宮八十朝演義

國事咧！似道明知襄陽危在旦夕，就促范文虎統諸軍往援。文虎就帶領衛卒，及兩班舟師十萬，進至會丹灘，與蒙古兵會戰。蒙古兵鼓噪突陣，順流衝擊。文虎早已嚇得心慌意亂，略一交戰，就棄甲倒戈，向東逃去。幸得李庭芝部將張順、張貴、智勇兼全，統轄民兵，屢與敵兵交戰。先則互有勝負，後來二張俱戰死。庭芝收得兩人屍骸，合葬于襄陽城外，立雙廟以祀二忠。話休煩絮，那襄陽被圍五年，樊城被圍四年，被困城垣堅固，糧道未絕。兼之呂文煥植木江中，上造浮橋，藉通援兵，與樊城互相策應。蒙古兵雖勇，一時竟不得下。都元帥阿朮遂親出督兵，將江中植木鋸斷，燒燬浮橋，先絕援兵之路。然後四面進兵，薄樊城。猛攻一日，城始陷落。守將范天順自縊殉難。部將牛宮王福也赴火盡忠。樊城既失，襄陽益覺危急。守將呂文煥日望援軍不至。蒙古兵以精銳來攻，并用西域所獻新式大砲，轟燬譙樓。士卒多越城出降。蒙古將阿里海涯在城下力勸文煥，願全滿城百姓。早日出降，定加遷擢。這是我主的詔令，決不相欺。文煥允許出降，先納管鑰。次日，迎阿朮入城，交出圖籍，即同阿里海涯赴燕京。原來蒙古主已遷都燕京，改國號爲大元，以後小子也改口稱爲元朝。文煥入覲元主。

宋宮十八朝義

第九十八回 拘使臣擅開外臺 畏懼奸慘殺宮嬪

一五四

忽必烈汗元主即授他爲襄漢大都督。文煥遂上呈攻郢策略，并願前驅。元主命他暫且休息，再圖大舉。宋廷得報襄樊已失，似道自請行邊。度宗初尚不許，後聞鄂州已失，蒙古兵將直下赴臨安，三學生及朝臣上疏，都言非師相親出不可。度宗不許，似道乃奏設立機連房，藉董樞密院，洩漏軍情弊病。隔不多時，似道母胡氏死，詔命用天子鹵簿送葬，并令百官襄辦喪事，築墓淮做山陵。葬事畢，似道就起復入朝。他本奏請守制百日，不料度宗忽然也患病，召御醫診察，都知他自少好色，伐性過甚，體質已虧，得不可救藥，猶未便直說，但稱病症不輕，所以內旨立召似道入朝。隔了幾天，度宗竟然崩逝。計其在位十年，壽祇有三十五歲。遺詔命皇子熈即位。熈係全皇后所出，年僅四歲。尙有長兄名昞，年齡較長，爲楊淑妃所生。羣臣都說：當此外患迫於眉睫，宜立長君，方能決斷朝政。立嫡不如立長爲宜。臣等爲宗社許安危，遠望師相徇衆議以作主張。似道悻悻然答道：有嫡不立，便是內亂的厲階。難道諸公嫌外患不足，尙思助長內亂麼？羣臣聽了，都面面相覷，誰還敢發言呢。在似道以爲幼君嗣位，他可獨攬大權，立了長君，與己大爲不利，故爾執意請皇子熈嗣位，奉謝太后臨朝稱



制，尊爲太皇太后，尊全皇后爲皇太后，封兄昱爲吉王，弟昺爲信王，命似道獨班起居。不料帝篡嗣位，尙未及改元，消息傳到元朝，元主忽必烈聞得度宗去世，嗣君只有四歲，心想這是統一中國的好機會，豈容錯過，就任命兩個大元帥，一是伯顏，一是史天澤，調集諸道兵馬二十萬，用降將劉整呂文煥爲鄉導，渡河南下，隨城檄示賈似道，拘使改盟的罪狀。檄中有云：

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征，被賈似道遣宋京師我軍前，懇請罷兵息民。朕卽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枕籍，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啓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佈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與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宋廷上面，小兒爲帝，曉得什麼。似道還在那裏朝歡暮樂，歌舞太平湖山，那得不要亡國呢！



正是：

設計有心欺幼主，

背盟無術退雄兵。

欲知似道如何拒敵，下回分解。

結遼攻金，金亡而元勢大振，不可復制，是大患甫除，又樹一敵。在宋室原未爲得計，特旣已締結盟約，又未能永修和好，輕開兵衅，自速其亡。此亦古今歷史最可笑最可怪之事也。

襄樊扼南北咽喉，二城旣失，元兵於是順流而下矣。呂文煥堅守五年，乃始而降元，對於宋室，雖不得謂爲盡忠，要亦可告無罪矣。

度宗一夜而御妃嬪二三十人，殊出情理之外。此殆史家傳述，過甚其辭，特以狀其荒淫耳，未可信爲事也。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九十九回 汪立信舍身殉國 陳宜中上疏除奸

却說似道雖然歌舞湖山，逍遙葛嶺，究竟襄樊失守，更兼元朝又派二十萬大兵南下。他得到了警報，就將李庭芝罷職，改任汪立信爲京湖制置使，趙潛爲沿江制置使。監察御史陳文龍素知趙潛少不更事，告語似道道潛年少，難勝此重任。似道非但不聽，反把他斥退。嗣後起用李庭芝爲淮東制置使，夏貴爲淮西制置使，陳弈爲沿江制置使。這班都是貪生怕死，全無韜略之人，仗着諂事似道，得掌兵權。惟有汪立信不是買黨，并且忠勇有謀。他知元朝添派伯顏、史天澤，總制諸道兵馬南侵，急得他什麼似的，連夜草書，遣人送至都中。堂吏就轉送賈師相賜箋。似道拆閱來書，只見書中有云：

今天下大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尚不以爲憂。夫天之不易假也，從古已然。此誠宜上下交修，以逆續天命之機，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揚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鬱深怨，欲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



宋宮十八朝義

第十九回 汪立信舍身殉國 陳宜中上疏除奸

一五八

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其策有二。夫內即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現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屯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委任之。成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歸期。不三二年，邊連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與櫬之禮，請備以俟！

平心而論，立信此書，確爲救時良策。似道若能採擇施行，雖不見得就能戰勝兀兵，也不見得就會亡國。不料似道閱書，惡其有語侵己，勃然大怒，擲書於地，罵道：「瞎賊竟敢如此狂言！即於書後批道：喪心病狂，着卽罷斥。」一面另調朱頊孫爲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似道依舊若無其事，享他的師相幸福，還不曾曉得末日將至。且說元朝命伯顏、史天澤將兵南下，不料天澤至鄂，患病甚重，知難督師，奏請元主給假就醫。元主召還天澤，諸道軍盡歸伯



顏節制伯顏，遂分大軍爲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令博羅干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復分三路前進。索多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雅山窺荆南。自與阿朮率阿樓罕、張弘範諸軍趨鄂。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水陸並進，直抵鄂州，離城西十里安營。那時鄂州守將張世傑統兵屯鄂。鄂在漢北，以石爲城，非常堅固。新鄂在漢南，由邊居誼率兵駐守。世傑早知元兵早晚要來攻取，預爲設備，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於漢水中，夾以砲弩，要津並皆施設。攻具分軍把守，防禦如此周密。伯顏屢次出兵襲城，皆被世傑力戰而退。元軍雖勇，竟不得逞，反爾傷亡無算。伯顏很爲納悶，遂召阿朮問道：你居處襄陽五六年，江漢路徑，諒必熟悉，不知有無別路可以趨鄂的？阿朮答道：我也不得而知，祇可詢諸土人，苟有捷徑，必然曉得。伯顏遂令他往拘土人。阿朮遂易服出營，沿江閒步，恰巧遇見一耒營偵卒，拘之入營，先用好言撫慰，然後問道：你可曉得有無間道可趨鄂城的偵卒答道：沿江九郡精銳，皆取於二鄂，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這是險道，不若襲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入藤湖，轉而下江，只有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九十九回 汪立信舍身殉國 陳宣中上疏除奸

一六〇

三里最爲便利。阿朮據實告轉伯顏。伯顏復問呂文煥道：「偵卒話是否確？」實文煥答稱：「確係實話。」伯顏遂命文煥爲前驅，進至沙洋，命俘卒持榜入城招降。不料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整軍禦敵。伯顏遂用金汁砲先焚廬舍，於煙焰中攻破其城，生擒虎臣、王大用，進薄新鄂。文煥列沙洋所俘於城下，傳大用等使往招降。守將邊居誼不答，反用伏弩亂箭，中文煥右臂并馬腹。馬仆，元兵挾文煥跨他馬奔去。越日，宋將黃順、任寧俱出降。文煥乃麾兵奮勇攻城。居誼見大勢已去，赴火自殺，城遂陷落。伯顏入城，以居誼忠烈殉國，收屍瘞葬，遂進軍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那時宋將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王達守陽邏堡，朱禕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元兵不得進。伯顏乃用聲東擊西的計策，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一面遣阿樓罕出奇兵，倍道襲沙蕪口，一戰而下。夏貴果然中計，率軍援漢陽。伯顏却已棄漢陽，自漢口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遣人招降陽邏堡。不應。伯顏仍用老法子，密語阿朮道：「敵人以爲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很堅，攻之不易；你於今夜引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爲搗虛之計。」阿朮守至黃昏，率四翼軍溯流至青山磯，適值大雪。等到天明，遙見南



岸多露沙洲，卽登舟指示諸將渡江，載馬後隨。史格一軍先渡，被荆鄂都統程鵬飛所阻，接戰失利。幸得阿朮引兵繼至，大戰中流。鵬飛却阿朮率軍登沙洲，殺敗敵軍，直追至鄂東門。鵬飛受重創而逃。伯顏得報，阿朮已抵鄂州，遂揮軍進攻陽邏堡。夏貴聞得元兵已飛渡至沙洲，驚得目瞪口呆，卽引水軍三百艘先逃，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縱兵大掠而還。廬州都統制王達、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兵遂入憲，分兵把守。伯顏遂渡江，與阿朮會師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獻降。朱禕孫開元兵趨鄂，率兵往援，行至中途，得報陽邏堡已失，嚇得不敢赴援，連夜奔還江陵府。那鄂州全恃漢陽爲屏蔽，現在漢陽已失，援師又皆遁去，鄂勢益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招降。程鵬飛和張晏然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元。獨有幕僚張山翁不屈，見元兵入城，破口謾罵。諸將掣刀欲將他斬首。伯顏喝阻道：「此乃義士，命部下送之出城。」伯顏入城查點倉庫，卽命阿爾哈率四萬人守鄂，自率大軍與阿朮東下趨臨安。官似道聞得鄂州已失，不得已始開府都督於臨安，以黃萬石等爲參贊，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并令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勒令王候邸



宋宮十八朝義

第九十九回 汪立信舍身殉國 陳宜中上疏除奸

一六一

第，輸助錢穀，以充軍餉；且收沒釋道租稅以備用；一面下詔天下勤王。那時正值咸淳十年的殘冬，天降大雪，似道絕足不至都督府，還只是等在葛嶺賜第中，與妻妾等圍爐賞雪，憑窗遙望，六出紛飛，萬山皆白，就拍着愛妾的香肩說道：「未下雪時，滿山都是枯草，一剎那變成了白銀世界，好似我未開府以前，手頭沒有現款，一經都督府成立，黃白物已堆滿庫中了。言下哈哈大笑。這班姬妾懂得什麼，自然隨聲附和。殊不知末日將至，元兵將要殺來了。似道難道全無心肝的，還會酒綠燈紅，歡天喜地的過年。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便是帝爨嗣位後，改元德祐的元旦。宮廷裏面，依然循例慶賀。似道免不得入朝向謝太后朝賀。震地警報似雪片般飛來，知新州管景模舉城降元，沿江制置使陳奕、同子巖也俱降元。原來陳奕駐守黃州，伯顏使降將程鵬飛至城下招諭，奕即使人過江，向伯顏請求名爵。伯顏道：「吾主早有明諭，凡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如肯率衆來歸，當授以沿江大都督。使者歸報，陳奕大喜，即親齎圖籍出降，并迎伯顏入黃州。奕既得沿江大都督，一面以書誘子巖也，以安東州降元。所有沿江諸郡，由奕致書勸降，一律望風款附。當下似道聞得



宋宮十八朝演義

元兵已抵黃州，不免有些着慌，即調呂師夔入都，參贊都督府軍。不料師夔不受命，即以江州降元。初，師夔提舉江州興福宮，疏請募兵以禦元。奉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現在似道召他入都參贊都督府事，任自由調遣。師夔早知大勢已去，且見呂文煥劉整等降元後，皆得重用，所以不受似道命，即與錢真孫降元。伯顏即命師夔知江州。師夔請伯顏入城，就廬公樓設宴招待，并選宗室二美女侑酒。伯顏大怒道：「吾奉天子命，與仁義師問罪於宋，爾何以女色來盪惑我？」說得師夔滿面羞慚，即令二女退去。伯顏爲收服人心計，就和顏悅色的入席，喝了幾杯，始離坐而去。師夔馬上遺書范文虎，勸他舉安慶降元。文虎久有此心，一面覆書許可，一面遣使至江州迎迓伯顏。伯顏統率大兵入安慶，授文虎爲兩江大都督。那呂范兩人原是貫黨，似道素視爲心腹的，而今相繼叛宋降元，似道得到江州安慶叛降的消息，正在憂悶，忽爾得報元將劉整死於無爲軍中，又復轉憂爲喜。那劉整何故猝死呢？原來他與呂文煥同爲元兵鄉導，既至鄂，伯顏命他將兵出淮南。整意欲渡江，請於伯顏，說道：「大軍自襄樊東下，宋軍必然悉力西拒，東方空虛，可以逕趨臨安，一鼓而捷。」伯顏不可，命他



宋宮十八朝義



第九十九回 汪立信舍身殉國 魏宣中上疏除奸

一六四

率騎兵進攻無爲軍，日久不能克。及聞呂文煥入鄂捷報，失聲長嘆道：「主帥迫我，使我成功，後於人。於是憂憤成疾，竟嘔血暴卒於無爲城下。」似道素畏整謀勇兼全，不敢出師，今得聞整死耗，大喜道：「上天助我，豈容錯過？」遂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舳艫相銜，百數十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須關白督府，不得擅行。進次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曾得復。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書，示似道道：「宋歷只有三百二十年。似道俯首不語。貴乃退去。似道料知夏貴等都不可恃，心想還是瞎子汪立信忠勇，遂授立信爲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募兵。立信受詔，卽至蕪湖會見。似道見面，就說道：「悔不曾早用公言，以至如此，現將奈何？」立信答道：「今江南已無一寸乾淨土，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語畢卽行。那知回至建康，守兵已大潰，四面皆是元軍。立信知己無可挽回，長嘆道：「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於爲國一死，但就死殊覺無益。」遂率所部數十人，至高郵，以作後圖。似道見軍無鬥志，將都叛降，料知戰則必敗，還是再如前法，仍命宋京至元軍，求見伯顏，請稱臣奉幣，如開慶原約。伯顏不許，以復書交宋京帶回。似道拆閱，上面寫着：「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



宋宮八十朝義



江州郡皆已我屬，有何和議可言。汝若必欲求和，速來面議，緩則不及了。似道情知去則凶多吉少，只好置之不答。伯顏命軍渡江，進圍池州。池州王起宗棄官遁去，由通判趙卯發攝州事，繕城固守。都統張林屢諷卯降，卯發不理。林率兵出城，陽稱巡視，陰實至元軍納降。卯發知事不濟，謂夫人雍氏道：城將破，我守臣不當去，你先出走。雍夫人答道：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麼？次日，元兵攻城益急。卯發提筆寫几上道：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又成雙。遂與夫人同縊死。城遂破。伯顏問道：太守何在？左右以夫婦同死對。伯顏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似道見元兵愈逼愈近，命孫虎臣率精兵七萬軍於丁家洲。遣夏貴率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屯魯港。伯顏令軍中作大樁數十，探薪芻置其上，陽言焚燬敵艦。陰遣步騎夾岸以進。阿朮與虎臣對陣，用巨砲擊虎臣中堅。宋軍搖盪。阿朮揮刦船數千艘，乘風直進。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愛妾所乘舟，全軍大亂。夏貴不戰而走。扁船掠似道坐船，呼道：彼衆我寡，勢不可支。似道驚愕失措，鳴金收軍。阿朮與伯顏橫蹙深入。宋軍殺死溺死的不計其數，江水為之變赤。似道退駐珠金沙，召諸將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九十九回 汪立信舍身殉國 陳宣中上疏除蔡

一六六

商議夏貴說道：吾軍已日落，不可復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議畢，解舟而去。似道與虎臣進奔揚州。於是鎮江甯國、隆興、江陰等守臣，皆棄城遁去。太平和州無爲軍相繼降元。似道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師韓震乃是似道的親信，也以遷都爲諂，詔命公卿集議。王掄請堅蹕，尙未決定。他已自請罷政，不待報，連夜出都而去。時值張世傑率兵入衛，遷都之議始息。江西提荆文天祥見了勤王詔，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盡散家資爲軍費，率之入衛。無如國勢已危如累卵，雖有一二忠臣義士，奮身衛國，也無濟於事。時值郝經弟郝庸奉元主命來宋訪兄，知樞密院事陳宣中奏請以禮送經歸國。太皇太后下詔令總管段佑護送郝經出境。總計經留宋十六年，歸至燕都，際不多時就病歿。且說汪立信在高郵，意欲控引江漢，以擋元軍。嗣聞似道帥建康已失，江漢守臣都望風叛降，不禁長嘆道：時勢不足有爲，吾可死在宋土了。遂作遺表，誓謝三宮，并與其子書，屈以後事，從容扼吭而終。似道至此已窮迫無計，遂命翁應龍徵還都督府印。陳宣中問應龍道：似道現在何處？應龍隨口答道：不知。宣中只道他已死，卽上疏乞誅似道。



正是：

惡貫已盈終有報，

救亡無術復何如。

欲知似道被誅情形，下同分解。

汪立信所陳二策，即行後策，亦可緩和時局，南宋未即亡。詎轉因此邀怒似道，反遭罷斥。一范增不能用，雖欲苟延宗祚，亦不可得矣。

敵兵壓境，危在旦夕；而買似道猶挾妾飲酒，酣歌縱樂，真可謂不知死活。

南宋之亡，事與北宋相彷彿。外患有蒙古，猶北宋之有女真；權奸有似道，猶北宋之有張邦昌；北宋都城失守，二帝蒙塵，賴有江南夷壁，猶可支撐，故南渡復尚能偏安百餘年也。

南宋自襄鄂失守，江淮守將望風而降，國內已無一片乾淨土，安得不亡。



第一百回 虜幼君宗社覆亡 支殘局忠臣效死

陳宜中請誅似道，太皇太后謝氏初尚念他勤事三朝，不忍遽置重典，僅謫爲醴泉觀使，一面將似道創的弊政，一律革除，公田收回原價，退還原主，放寬諸官，一起復職，在朝賈黨一律罷斥，刺配翁師龍於吉陽軍。不料臺諫侍臣，連章請誅似道，似道權位已失，不能再作威嚴，只好上章乞求保全。有旨命李庭芝遣送歸越守制。似道這只是逗遛揚州不歸。土倫遂上論似道不忠不孝，宜下詔嚴責。謝太后遂頒下詔旨，似道不得已，遣反紹興府。不料守臣閉城不納。於是孫燦、方應發等，連章上言，罰雖罪重，必須遠投四裔，重懲奸黨，方足以謝天下，平元人的怒氣。乃下詔斬翁應龍籍沒家產，謫似道爲州州總使，安置循州。家產充公。福王與芮素恨似道，趁此募人爲監押官，密令於途次除奸。會稽縣尉鄭虎臣應募請行。原來虎臣的父親，爲似道所傾陷而死，久欲爲父報仇。現在巧遇這差使，既可爲國鋤姦，猶替父報仇，公私兩盡，自然奉命維謹。那時似道安置建甯，有許多姬妾在傍侍候。虎



宋宮十八朝演義

臣到後，驅逐姬妾，令似道登程，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轎唱杭州歌以諷之，并直呼似道名，窘辱備至。一日，行至古寺山，壁上有吳潛題字，虎臣故意向似道問道：「貴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原來是被似道所害。」似道慚不能答。行至泉州洛陽橋，虎臣令似道觀水，并道：「此水甚清，可以就死，還是你的便宜。」似道以未奉朝命對。復前行，至潭州木綿砦，似道內急如廁，虎臣向轎夫說道：「我今爲天下人殺此大惡語畢，就廁上用鎚擊似道胸，折骨而死。」權奸結果如此，還嫌未足。那陳中是夤緣似道而得躋顯職，當似道繳還都督府印位時，宜中疑似道已死，始敢請誅似道，現在都中得聞虎臣擅殺似道，一般人都說是宜中所指使，恩將仇報，也是個沒有天良的。宜中得聞此言，立捕虎臣下獄，且置諸死地，一面奏請許似道歸葬，并賜潯田廬。開言剪斷，且說元朝愈逼愈近。謝太后命王綸平章軍事，以留夢炎陳宜中爲左右丞相，一面命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拒敵元兵。臨安一夕數驚，嚇得一班輔臣和臺諫皆不別而遁。謝太后遂下詔戒發，榜示朝堂，無如仍有逃逸的。最可恨的宗社已危在旦夕，那邊境守將，還敢亂殺元使，至於一誤再誤，真所謂自取滅亡了。那時元禮部尙書廉希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一百回 慶劾君宗社覆亡 支廢局忠臣致死

一七〇

賢及侍郎嚴忠範，齊奉國書南下至建康，見伯顏請兵自衛。伯顏乃遣兵五百送行。不料行抵獨松關，宋守將張滯竟貿貿然遣人襲殺忠範，并執希賢解送臨安請功。希賢至半途病死。宋廷得悉，曉得惹了大禍了，亟使人至建康投書謝罪，謂朕使實係邊將誤會，朝廷實不知情，當依法誅戮罪魁，還請貴國釋嫌修好。伯顏總算有耐性的了，再命議事官張羽，偕宋使同赴臨安。那知竟像有郝經的冤魂跟着似的，行至平江，張羽又被守將遣人攔路刺死，惹得伯顏好似火上添油，誓不再與宋廷議和。馬上下令四路進攻，收降常州、岳州，再進破沙市城。監鎮司馬夢求自縊。朱禔、孫與商遂聞得元兵勢如破竹，不敢交戰，就舉江陵降元。湖北諸郡都聽禨孫勸，相繼歸降。伯顏已無西顧憂，統兵南下至真州。阿朮遣使招降守揚州制置使李庭芝。庭芝焚書殺使，即命張俊出戰。不料俊反持孟之縉書，回城勸降。庭芝斬俊首級示衆，另遣統制姜才出戰，身中流矢，敗入城中。幸得庭芝守禦有方，城未遽陷。張世傑、劉師勇等進次焦山，大集舟師，決計與元兵決一死戰。結果被元兵殺得七零八落，不復成軍。世傑敗回盪山，表請濟師。適值執政互生意見，平章王爚與陳宜中大鬧皮氣。宜中



宋宮八十朝義

意倖去都。太皇太后罷免王倫，召遷宜中。時值文天祥提兵入衛，宜中請授天祥知平江府，李芾知潭州，天祥臨行，上疏請建四鎮。宜中與左相留暮炎都以為迂闊，難行不報。天祥嘆息而去。元統帥伯顏分兵東下，自將中軍趨常州，用呂文煥為先鋒，水陸並進，將攻常州。文天祥派尹玉、麻士龍、朱華、張全等合將兵往援。至常州，士龍先戰死。尹玉殺傷敵兵數千人，相持一日，受重創而死。麾下無一人降元。華與全收軍而還。陳宜中得報元兵攻克廣德軍、泗安鎮，倉皇無措，令臨安居民，年在十五歲以上的，皆籍為兵，號為武定軍。一面遣使之平江，召文天祥入衛。再說伯顏圍攻常州。姚訥、陳炤、劉師勇、王安節等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降，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大怒，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連人，一併築入土中，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燬牌權，日夜攻不息。訥等守志益堅。伯顏叱令帳前諸軍四面並進，奮勇環攻城。遂破。知州事姚訥、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皆戰死。惟劉師勇以八騎突圍而出，奔往平江。同時元將蘇都爾岱、李恆等與伯顏分道進兵，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連拔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安撫使黃萬石聞兵至，逃避建昌。都統密佑率眾逆戰於集賢坪，奮勇突進，元兵

宋宮八十朝演義



第一百回 糜幼君宗社覆亡 支殘局忠臣教死

一七二

圍之數重，佑身中四矢三槍，仍揮雙刀，死元兵數十人，突圍南走，渡板橋，橋斷被執。蘇都爾岱嘉州忠勇，勸降一屈，令他長子勸道：父若死，兒何以爲生？佑怒斥道：你行乞於市，口稱是密都統子，誰不憐你呢？語畢，怡然解衣就刑，遂被殺。元兵進取建昌，黃萬石降元。統制米立被執不屈死。元兵降定江西，進攻獨松關，守將張濡聞風遁去。元兵遂入關。宋廷接各抽警報，嚇得左和留夢炎不辭而遁。由陳宜中一人營國，弄得一籌莫展，一面請謝太后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前，請班師修好。岳奉命至無錫，求見伯顏，涕淚交流的說道：嗣君幼沖，況在衰經中，自去禮不伐喪，凡前此失信背盟，皆奸臣賈似道一人欺君誤國，今似道已伏誅，貴國亦可恕罪退兵了。顏伯潑然答道：汝國一再執戮我行，故我與師問罪，從前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係汝國的成制，況汝國天下得於小兒，失於小兒，天道如此，尙何多言！岳無言可辯，只好拜別還臨。伯顏遂進駐平江。原來是平江府通制王拒之，統制王邦傑獻城迎降。那柳岳還都覆命，陳宜中復奏請太后，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兵部侍郎呂師孟同柳岳赴元軍，求稱姪約幣，不從，則稱姪孫，并令與呂文煥洽，乞他通好罷兵。秀



宋宮八十朝演義

夫等即赴平江，求見伯顏，轉達乞和意。伯顏冷笑道：「事至今日，還有什麼和議可言呢！說罷，拂袖退入。」秀夫慚愧而退。那呂師孟是文煥的猶子，秀夫就叫他往見叔父，乞爲疏通和議。文煥答道：「失之太晚了。郝經南來促和，就算爲似道所誤，後來元主兩次遣行人南來，原爲罷兵息民起見，俺中是我等獻議，爲什麼一再把行人殺死，如今叫我有何面目再向主帥去疏通呢？」孟默然而退。就同秀夫等遠都轉達。宜中還不死心，再請於謝太后，願章表求封爲小國。謝太后主見全無，惟有涕泣一任宜中取決。宜中即命直學士院高應松草求和表，應松不肯奉命。改令京官局劉褒然起草，仍命柳岳奉表前往。不料行至高郵稽家莊，被土民穉叢所殺。於是元兵步步緊逼。宋廷急得寢食不安。時已德佑二年正月，忽接湖南警報，潭州已失。原來潭州爲元將阿海涯所圍，已三閱月，由李芾竭力守禦。元兵不得逞，阿海涯與諸將畫地分圍決隄水，以砲攻城。城中大窘。諸將向李芾泣語道：「吾屬爲國盡忠，與城共存亡，爾所當然。其如城中百姓，何芾怒答道：「國家平時，厚養你們，就爲今日計，惟有死守，誰敢復言我先戮之。」至元年除夕，元兵蟻附登城，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聞警即

宋宮八十朝義

第一百回 廢坊君宗社覆亡 支璣局忠臣致死

一七四

與家人自焚死。帝命酒祭畢，又聞參議楊震也已投水自殺。帝同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入向他說道：「吾力竭分當死國，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你盡殺之，然後殺我。」忠辭以不能。帝定晏他奉命，忠始垂淚應諾，取酒飲帝，家人盡醉，揮淚循刃之。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芾亦死。頭受刃，忠縱火焚衙舍，還家把妻子殺却，還至火所，慟哭再拜，自刎而死。幕僚陳億孫、顏應森皆死。潭民聞芾全家自殺，多舉家自盡。城內無虛井。次日，便是元旦。吳繼明、劉孝忠以城納降。阿里海涯入城後，傳檄諸郡一律歸降。臨安得此警耗，人心大震，又遁去兩個輔臣，遂以吳堅爲左相，常楙參知政事。謝太后見元兵將迫都城，陸秀夫已還報元人不肯從，伯任稱呼，太后命用臣禮請和。宜中有難色。謝太后嗚咽道：「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遣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兩絹匹各二十五萬，乞存境土，以奉祭祀，且約伯顏會於長安鎮。劉岳奉命而去。」文天祥眼見國祚將亡，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宗親亦申請。謝太后下詔封吉王是爲益王，判福州，信王焜爲廣王，判泉州，并命駙馬都尉楊鎮及外戚楊亮節、俞如珪等，提舉二王府事。宜中見元兵將臨城下，率羣臣入宮請遷都。謝太后不



宋宮八十朝演義

許宜中慟哭復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不見宜中入宮，謝太后怒道：「吾初不欲遷都，大臣數以爲請，此時却又又不見，明明是欺我。」語畢，脫簪珥投地，慟哭而入，遂閉閣。大臣請見，皆不納。且說伯顏允許宋廷奉表稱臣，約期會見。劉岳還都復命，不料伯顏如期至長安鎮，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率軍進次皋亭山，游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他們倆率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即請謝太后遣楊應奎上傳國璽乞降。顏伯受璽遣使召宜中議降事。宜中不敢往，是夜即遁歸溫州。張世傑劉師勇因見不戰而降，即棄所部兵入海。世傑行次定海，卜彪奉元將命往見世傑招降。世傑誤會彪來從已歸南，宰牛宴會。酒半，彪從容進言勸降。世傑大怒，拔劍斷彪舌，亂刀剝死，遂入海。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隔不多時，就憂憤而卒。且說楊應奎歸報太后，言伯延必欲執政往議。謝太后見宜中已遁，就以天祥爲右丞相，與左相吳玠偕往議和。天祥不願爲相，即與堅同至元，見了伯顏。天祥侃侃說道：「北朝若以宋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乃是上策；若欲毀宋宗社，則淮浙閩廣，尙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運禍結，必自此始。」伯



宋宮十八朝演義

第一百回 廖幼君宗社覆亡 支殘局忠臣效死

一七六

顏以遵奉詔命爲辭，卽遣吳堅、疑天祥有異志，留住軍中。天祥怒問道：「我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答道：「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遂令蒙回岱、袁多館伴天祥。伯顏奉元主命，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蒙回岱、范文虎、城治都督府事，又令張惠阿樓罕、董文炳、張弘範等入臨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赦，罷官府及侍衛軍，并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而去。宮女赴水以死的百數十人。次日，伯顏自潮州市入臨安城，城建大將旌鼓，率左右翼巡城，觀潮於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勢。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接見，略慰數語。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拒絕。明日，伯顏自臨安啓行北去，乃遣安塔海入宮，詔宣促帝及太后入覲。元主於是帝黑與全太后肩輿出宮。福王與芮、沂王乃獻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劉襄、松三學生等相隨。帝后北去。大皇太后因疾留宮，後來亦至燕京，封爲壽春郡夫人。帝及全太后被虜北去，行至瓜洲。李庭芝令姜才率兵截擊，謀奪兩宮。元兵擁帝避去，姜才追至浦子市，與元兵接戰多時，不能勝，只好退還。帝至燕京，見過元主，封爲瀛國公。全太后自願爲尼，令居正智寺。南宋至此，可



宋宮八十朝義

算滅亡了。不料文天祥被俘北去，行至鎮江，深夜遁去，奔入真州，泛海至溫州，訪求二王。途次聞昀益王已在福州，謀興復，天祥就星夜趕往覲見益王。適值陸秀夫、蘇劉義、陳宜中、張世傑等接踵前來，議立益王為帝，改號景炎元年，尊楊淑妃為皇太后，同帝聽政。授陳宜中為左相，都督諸路軍馬；文天祥為右相，以外都加官職。天祥固辭不受，改授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元主阿朮督軍剿撫，轉戰二年多，世傑奉帝坐舟入海。帝熈年纔十一歲，竟得病而死。世傑、秀夫等立廣王 昀為帝，擇得廣州外海的厓山，以為天險可恃，奉帝移駐。元主命張弘範為都元帥，率兵下閩粵。你想世傑、天祥等兵微將寡，怎能敵得住元兵？結果天祥戰敗，被執遇害；世傑戰敗，投海殉國；陸秀夫負帝昀蹈海而死。南宋遂亡。自高宗至帝昀，凡九主，共一百五十二年，若與北宋合算，共得三百二十年。宋宮演義至此已終，爰賦一絕，以作收場。

陳橋兵變正當陽，三百年來國祚長，一代興亡成逝水，獨留正氣有天祥。

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三人，於宗社覆亡之後，猶奉千王少主以與強敵抗，明知無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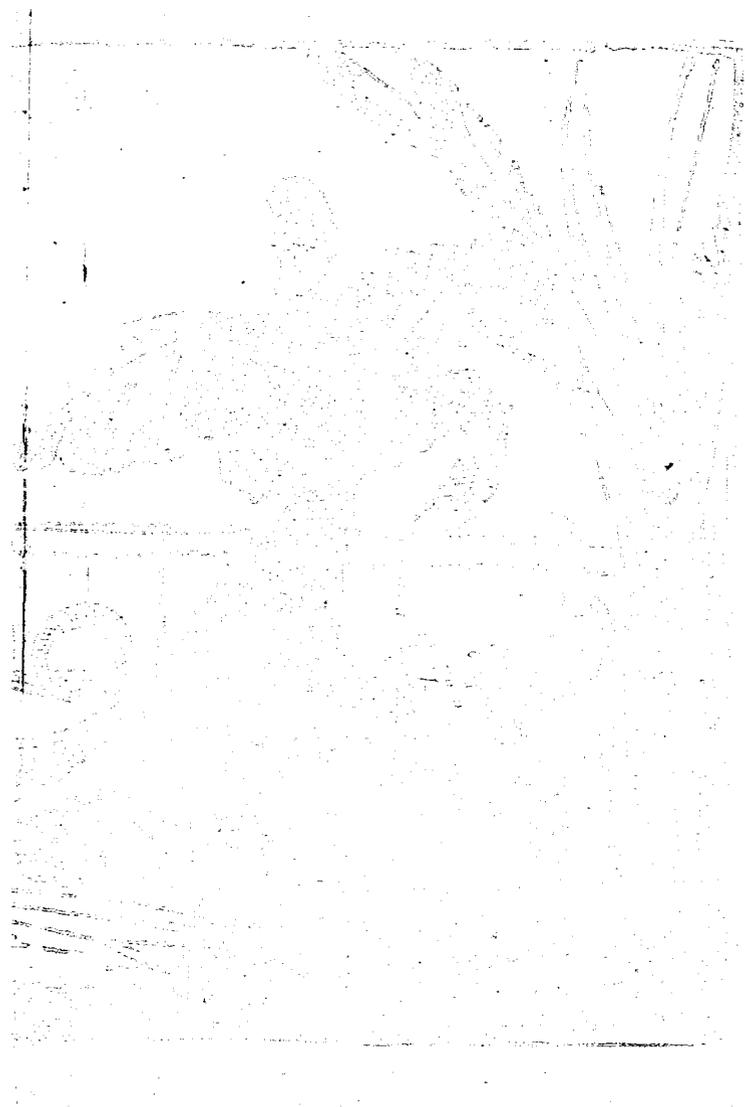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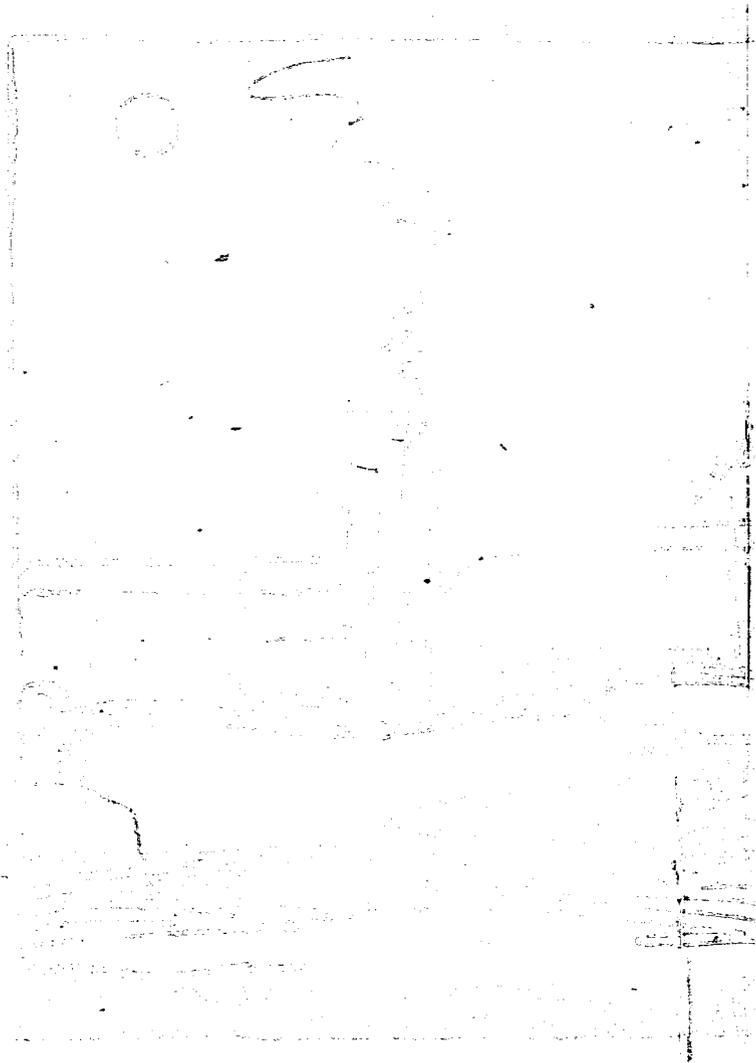
第一百回 糜幼君家遭覆亡 支庭扇忠臣致死

一七八

聊爲最後之奮鬥。此卽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原非忠臣烈士所暇計及矣。

全書至此，已告結束。作者敘宋室一代興亡，凡廷朝大事，宮闈瑣聞，皆與正史不甚相遠；較諸塗飾附會，流於淫穢者，固稍勝矣。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一日付印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發行

宋宮十八朝演義 (甲種) 精裝二册 價洋十元
 (乙種) 洋裝六册 價洋五元

翻	不
所有	版權
印	准
出印 版刷 者兼	繪圖者 沈幽竹
五權書社	評點者 嚴獨鶴
	編輯者 李趙逸雲

總發行所 上海 校經山房 時還書局
 掃葉山房 新文化書局
 分發行所 全國各省各鎮各大書局



48

8